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八册目次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册（二）

〔明〕林兆恩撰

明萬曆刻本

林子小序

子壽初覽林子一貫章茫然也既而從三教先生受學乃始知一者心也太極也兩儀四象皆在其中而天地萬物亦不能外焉邵康節曰心爲太極朱子曰中間空處是也周子曰聖人者立人極者也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人極也者心極也心極既立而兩儀自生兩儀既生而四象自著上天下地以奠以位品物萬形以生以成是一貫之旨固如是其微矣若非曾子其孰能唯之無惑乎子貢而下而有所未達也門人林子壽謹識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訂

林子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儒者之學至一以貫之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真為學之領要也。林子曰。即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為孔子之的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予能知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即七十子之賢。求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顏悟莫如子貢。雖啓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予言之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猶不悟。廼曰。非子之高明。其孰能知之。林子於是呼諸僧而語之。咸曰得其意矣。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得其意矣。由斯而言之。余亦孔子也。而諸僧及途人。皆曾子也。何春秋之時。得人之難。而今乃反人才之盛也。何

諸僧及途人之所知者。而七十子乃反不達也。二人復變其說曰。孔子只言箇一字。而門人昧之。朱子添箇理字。而萬世唯之。林子曰。孔子何不添箇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傳。萬世而下。皆知其道。豈孔子闇道之秘不若朱子歟。抑孔子教人之心不若朱子歟。二人默然無以答。林子又曰。曾子之與朱子孰賢。二人即曰。朱不如曾。然則忠恕之道。子知之乎。幸為我言之。林子三問而三不答。曰。幸無多讓。即其所聞知者而言之可乎。二人乃曰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忠存於中。而恕以推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林子復以此呼諸僧而語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豈曾子之學不若朱子。而忠恕之說。不如添箇理字之為真切明白邪。余以朱子之註。不達孔子之心。而吾子之言。又不得朱子之意也。於是二人憪然而悟曰。終身在迷途之中。自以為得

矣因聲附和習而不察者然也迺今知聖人之道真非淺學之徒所能測其藩籬也子真儒者得聖人之意矣且聖人之道非子而孰啓其秘哉迺固問一貫之旨林子曰堯舜之執中也復問執中之旨林子曰老子之得一也復問得一之旨林子曰釋氏之止止也三人嘆曰雖未達一貫之旨而俗學之陋三教之同迺今知之矣迺今知之矣

有以老子爲邪而非之者造林子林子曰老子之道與儒者異乎曰然然則堯舜之執中與老子之守中孔子之一貫與老子之得一堯夫之天根月窟與老子之爲天地根亦以爲異可乎其人率爾遂以爲異林子曰請問其所以異其人不能答反以爲同林子曰請問其所以同其人又不能答反以爲異

時有談佛者自謂有得西來之旨與林子語及無所住而生其心林子曰上文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降或如字或平聲對曰當作平聲林子曰豈以心敵外物而降之邪對曰然信如所言則降當作降敵之降而伏亦當作慴服之服歟其人默然

林子一日偶與數人談及心性之學林子曰人之所以得於天者先有性歟抑先有心歟或以性先而心後或以心先而性後或以心性本無先後林子曰諸君所學儒者之道同也師同也何其所言而大相倍戾若是耶衆咸默然於是三問而林子迺言曰天之所付

於人者只一性而已獨不觀之書乎書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又不觀之中庸乎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字從生從心心由性生也善言天者曰天無心也善言聖人者曰聖人無心也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老子之得一皆所以全其性以復天地之初也

林子曰石有性故兩石相搏而火生木有性故兩木相摩而火生物之有火猶人之有心也

林子曰世人於君臣則思義而或有不義於父子則思仁而或有不仁於兄弟夫婦朋友則思序思別思信而或有不序不別不信所謂勉強爲善猶爲未善也聖人遇君臣則卽義而止於義遇父子則卽仁而止於仁遇兄弟夫婦朋友則卽序卽別卽信而止於序止於別止於信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兆豸問聖人之所以同天林子曰易曰天行健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樞也晝夜不停而歲功斯成矣聖人之所以同天者亦惟執其樞而吾身之北辰安其所而不動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老子之得一聖人之北辰居其所矣聖人亦何言哉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羅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林子曰仕以行其道也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仕道之有益於人國也若道不有諸己而以仕爲通者何歟冉求之仕魯孰與顏子陋巷樂道之爲高子貢之結駟孰與原憲蓬戶自守之爲貴故開也不仕孔子說之費宰之使孔子賊之今之教人者率以科舉不足以累人雖未嘗一日講明乎道而速使之仕是以美錦而令其學製也不亦惑乎嗚呼出處之義不明於世久矣非有孔孟之道德而欲歷聘諸國焉亦論語所云患得也歟然則科舉不足以累人而人自累科舉也斯言非歟林子曰有其道則科舉亦不以累人無其道則人自累科舉矣

僧如固問顛之義林子曰顛者顛也爲時所怪而顛之堯舜傳賢當時怪之是堯舜顛於傳賢也湯武放伐當時怪之是湯武顛於放伐也時安於名而去名者爲時所怪時安於利而謝利者爲時所怪然則顛之名亦美乎曰亦不美也亦不惡也顛於古則君子羞之顛於俗則時人怪之周有太顛文王臣之唐有大顛昌黎友之張顛草書後世宗之想其

時怪之故以爲顛而諸君亦遂以顛自號是顛之名亦未嘗惡也

林子曰周易一書伏羲始之而文王周公特成之何爲遽以易繫周而文王周公之心必有所不然者蓋周者反復之義也由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至於六陽之乾由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至於六陰之坤所謂反復其道也天之氣下降而山川出雲地之氣上騰而天降時雨凡夫人之有男有女物之有雌有雄莫不皆然故觀太極之圖可以明周字之義矣或者以爲人之男女物之雌雄難以言周林子曰即其氣之相軋精之相摶斯謂之周所謂絪縕摩盪情相感通也豈必如天地之輪轉而後謂之周耶

林子曰周易一書伏羲始之文王周公成之孔子終之所以闡性命之微明心身之學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悉備爲萬世豪傑之士而設也吾嘗謂易之經始而秦皇以卜筮之書而獨存之得以窺聖人之奧也終而後世因占者之語而易視之反不達聖人之心也

林子曰易者日月也日月者陰陽也一天一地一男一女一雌一雄夫是之謂日月夫是之謂陰陽如此而周之則能生故曰生生之謂易如此而周之則能變故曰易者變也如此而周之則謂神之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分則陰陽岐而爲二交則陰陽合而爲一一者太極也易曰易有太極

林子曰周易者亦周天之義也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所謂陰陽迭運剛柔爲經天且不違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矣凡先天圖後天圖六十四卦圖皆以圓而布列之豈無意哉周天之義也夫周易旣謂之周氏之易則周天亦謂之周氏之天歟且天之氣以圓而運地之質以方而凝聖

人者亦惟執天之樞則吾身之八卦自相摩盪而日月運行於其間是聖人之易一天也故能陰陽而剛柔之變化而進退之春秋在我而天地不得而寒暑之晦明在我而天地不得而晝夜之則始終之理備而死生之說明矣

黃封問曰當今之時以宋儒之註制科而取士者何也林子曰此立制之善也宋儒之註雖未得聖人之大即其易知而可持循者亦

孔子所謂可使由之道也

林子曰金剛之降伏其心道德之虛心實腹周易之洗心退藏其道一也而坐禪以學佛運氣以脩道支離以明儒三教之名於是乎興矣

兆居問曰知者有所愚而愚者有所知歟林子曰愚者豈無一知可幾於知者而道之大雖知者有所不知也又問曰賢者有所不肖而不肖者有所賢歟林子曰不肖者豈無一能可幾於賢者而道之大雖賢者亦有所不能也

林子曰棄知者之愚不可以此而遂愚知者也棄賢者之不肖不可以此而遂不肖賢者也用愚者之知不可以此遂知愚者也用不肖者之賢不可以此遂賢不肖者也

林子曰知者知之而愚者之知亦知之愚者愚之而知者之愚亦愚之賢者賢之而不肖者之賢亦賢之不肖者不肖之而賢者之不

肖亦不肖之故天下無遺知而愚者不得而罔之天下無伏賢而不肖者不得而欺之此用人之大方非聖人不能也

林子曰愚者詐其知而復指知者之愚不肖者詐其賢而復指賢者之不肖後之人主能不爲之所惑者希矣

林子曰知者之知知之大也愚者之知知之小也賢者之賢賢之大也不肖者之賢賢之小也愚者之愚愚之大也知者之愚愚之小

也不肖者之不肖不肖不肖之大也賢者之不肖不肖之小也故聖君用知者之知以及愚者之知用賢者之賢以及不肖者之賢暗君用知者之知而棄愚者之知用賢者之賢而棄不肖者之賢庸君用愚者之知而愚知者之知用不肖者之賢而不肖賢者之賢

林子曰廉者廉之而貪者必詐其廉貪詐其廉故貪者反爲廉矣貪反爲廉則廉者不得不反爲貪也直者直之而曲者必詐其直曲

詐其直故曲者反爲直矣曲反爲直則直者不得不反爲曲也

林子曰廉者有時而貪貪而廉也貪者有時而廉廉而貪也直者有時而曲曲而直也曲者有時而直直而曲也廉而貪者非爲廉也以爲貪之地矣直而曲者非爲直也以爲曲之地矣貪而廉者勢不得不貪而廉在其中矣曲而直者情不得不曲而直在其中矣

林有棟問顯親林子曰將欲爲古之人而顯其親乎抑將爲今之人而顯其親乎今人之顯其親也則爲公爲卿而古人之顯其親也則爲賢爲聖夫我能爲公爲卿而顯之於朝也則必曰公卿之父矣若我能爲賢爲聖而顯之於世也豈不曰聖賢之父哉吾子將欲爲賢爲聖乎爲公爲卿乎有棟曰敢不佩明訓以修身思無忝於親者乎

鄭榮問曰學道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苟其志之果堅意之果誠也而訴詆之來爲吾

脩身之一助也故曰士憎茲多口文王孔子猶且不免況後世乎故我所爲而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人也我所爲而不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已也子曷不反而思之我之所從與爲善者非乎而人之非我爲善者非乎我之果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未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學立異於俗而人非之乎我之學不得不異於俗而人非之乎其將執德之必弘信道之必篤不受變於俗而任其非

之乎。抑將用意之未誠。立志之不堅。欲和同於俗。而求免於非之乎。我苟非也。雖天下是之。而我自以爲非。我苟是也。雖天下非之。而我亦以爲是。鄭榮又問曰。我之所是。而人非之。而人之所非。而我亦非之。如何。林子曰。人之非。非也。而我非之者。亦非也。人之非我非也。而我非人之非我者。亦非也

柯維藩問坐禪。林子曰。坐禪者。非禪也。問運氣。林子曰。運氣者。逆氣也

林子曰。世之學佛者即坐禪。而問人之學佛者。必曰能坐禪乎否也。如此則磨磚之譏非乎。世之脩道者即運氣。而問人之脩道者。必曰能運氣乎否也。如此則鼓脹之徒是乎。不坐禪而心自禪。不離這箇也。不運氣而氣自運。無暴其氣也

鄭泳問河圖洛書奇偶之數。林子曰。河圖以偶起數。洛書以奇起數。偶則二而八之。奇則三而九之。九虛其中。亦八也。八實其中。亦九

也。堯舜之中。老子之玄牝。吾身之河洛也。田畫九區。蓋取諸奇。圖列八陣。蓋取諸偶

鄭泳又問曰。皇極經世用四者。何也。林子曰。即其中之虛者而五之。猶言仁義禮智。而信在其中矣。言金木水火。而土在其中矣

林子曰。商湯夏臺。文王羑里。箕子爲奴。周公居東。古之聖賢。何嘗不遭詬訕而蒙戮辱哉。君子惟盡其在我。爾至於禍變之臨。則亦寵辱不驚而已

時呼林子爲顛。而諸生不悅。林子曰。當今之世。與春秋之世何如也。我之道。與仲尼之道何如也。仲尼之在春秋也。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歷聘諸國。人以爲佞也。爲君者諱。人以爲黨也。每事必問。人以爲不知禮也。甚至於削迹伐木。纍纍喪家之狗之譏。則當時爲人之所詬訕者亦至矣。況余不逮仲尼。世不及春秋。而以我爲顛。不亦宜乎。不亦宜乎

林子曰。三代以上。三教之道出于一。三代以

下三教之道分爲三論語七篇民可使由之之道也道德周易民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夫可使由者則索隱之徒遂鄙夷之不可使知者則支離之徒遂荒唐之

吳三樂問曰予夏篤信聖人何爲其出見紛華而悅也林子曰甚矣哉攝心之難也甚矣哉攝心之難也

林子曰按今人之善惡而賞罰之有權存焉按古人之善惡而是非之有道存焉故少正

卯春秋之聞人也惟仲尼定其罪而辟之老子古之聖人也惟仲尼知其神而龍之又有非老子者林子舉五千言之首章道可道句以問之其人不能答又舉無名天地之始句以問之其人不能答於是知世之非老子者皆未知老子之道也

周如絲問老子之無爲林子曰得其一而萬事畢老子之無爲也

林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而賦粟倍他日豈聖

人之教有未至歟

林子曰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下章又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百姓亦惟若崩厥角而已何爲前徒而倒戈也況革車特三百兩而虎賁特三千人乎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林子曰大學曰在止於至善說者謂明德新民所當止者即至善之所在也此以其在外言之下文曰定靜安慮似不在外也若知明

德新民所當止者不過想像之知也安能定靜而安慮邪愚謂止至善者即易之艮其止止其所也書之安汝止欽厥止也釋氏之止止勿說也且以明德言之文王猶望道未見也以新民言之堯舜其猶病諸況天下後世不及堯舜文王遠甚安能知其至善之所在耶

黃棣問病之所由生林子曰其氣逆也問氣之所由逆林子曰其神馳也神定而氣自順

氣順而病自除矣

林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所謂內不見已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所謂外不見人也

林子曰。世之詭譎者。即謂其得老子之術。豈非妄執必固張之之數言而詬訛之邪。固字訓義與故不同。若固作故。則老子不能無心於其間。謂之老子之術可也。且盈而必缺。中而必昃。寒往而暑。晝往而夜。天道之常也。吾嘗即天道而倣老子之詞曰。將欲缺之。必固

盈之。將欲昃之。必固中之。將欲暑之。必固寒之。將欲夜之。必固晝之。謂天之有術可乎。萬物之生而死。榮而悴。成而毀。亦天道也。天何心哉。至於柔勝剛。弱勝強。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等數語。亦惟推物理之自然爾。由是觀之。則世之非老子者。非惟心不達老子之意。亦且目不涉老子之文。以固作故。不亦重可咲乎

林子曰。人之所貴非我也。我之所貴非人也。非我則貴不在我。我不得而有之。非人則貴不在人。人不得而奪之。人不得而奪。則可以處榮。可以處辱。榮辱不在我也。我不得而有。則人得而榮之。人得而辱之。榮辱不在人也

黃似問曰。貴賤得而一乎。林子曰。因人之所貴而貴之。未嘗有貴之之心也。因人之所賤而賤之。未嘗有賤之之心也

兆詰問曰。死生得而齊乎。林子曰。如此而生。未嘗以生為心也。如此而死。未嘗以死為心

也

林子曰。我無善而名譽流者。非身之福也。我無惡而詬訛興者。非身之災也

林子曰。矜名以為高者。因名而喪其志也。溺利以為榮者。因利而喪其志也

林子曰。工文章者謂道德為迂。有道德者謂文章為技。迂者不文而文。技者文而不文。星辰昭布。天無心也。天之文也。草木敷榮。地無心也。地之文也。典謨訓誥。聖人無心也。聖人

之文也
林子曰世有處山林之中以抗巢許之迹者亦有居廟廊之上以振周召之勲者然欲為巢許即能為巢許志在已也欲為周召不能為周召權在人也況無周召之志而希周召之顯榮者乎
羅烈問曰先生之學何其易簡何其平正而外人以為怪以為顛者何也林子曰君子為已不求人知人之不知我者由我之不為人

所知也我之道如其怪也如其顛也而人怪之顛之啻無羞乎非其怪也非其顛也而人怪之顛之吾何愧焉
吴雲龍問一陽来復而天氣之寒甚於積陰之候一陰来歸而天氣之暑甚於積陽之候者何也林子曰一陽来復迫陰氣以上升故寒至於三陽之泰而陽氣始出地而和矣一陰来歸迫陽氣以上升故暑至於三陰之否而陰氣始出地而涼矣故復姤為陰陽之始

而否泰為陰陽之中
時有造林子者自謂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物皆已達其微而會其要矣又盛言孔子之所以是而老子之所以非者林子曰老子之道果非乎曰然林子舉天地之間其猶槖籥句以問之其人不能答良久曰所言之理令人不能解豈大中至正之道哉林子又舉天之所以能運轉者何如而聖人之所以同天者何如以問之其人又不能答林子曰

造化之理令人不能解亦豈大中至正之道哉其人出林子嘆曰不知天地之理安識聖人之道邪
林子曰黄帝鼎湖非今之所謂道歟何其歴帝而五之於是知三教之名三代以上未之有也
林子曰天不言而所以立天之極則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者在是矣聖人不言而所以立身之極則四時之合序萬物之皆

備者在是矣

林子曰北辰居其所而天之所以爲天者易簡盡之矣執中立其極而聖之所以爲聖者易簡盡之矣

兆詰問曰康節曰太玄見天地之心敢問何說也林子曰楊雄作太玄以擬易得易之意也易用八而虚其中中之虚者神無定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太玄用九而實其中中之實者神立其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虚

者虚之而未嘗虚實者實之而未嘗實天地之心也

兆居問曰道可以一言而知之乎林子曰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亦一言也故曰半言片句便通玄者此也

兆瓊問曰儒者不言玄而楊雄之書以玄煕名者何也林子曰舜之德曰玄德則唐虞之帝曷嘗諱言玄也

黄大本曰道不以貴而榮而諸生之貴者忌其貴矣道不以年而尊而諸生之長者忌其年矣

林有棟問曰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何也林子曰道喪久矣而卒然以樂道爲事者無惑乎世人之笑我也若不能勤而行之而有無於存亡之間其不爲上士之所笑者乎

昔日之友數人願從林子而師事之林子曰友可以爲師乎數人曰昔日之友先生者以文也今日之師先生者以道也林子固謝之

數人曰黄州非先生之友乎而先生與之者何也林子察其意之果誠也不得已而諾之於是數人遂從諸生而齒列之黄州曰師者事也事先生之禮不至傳先生之道不習則亦非先生之徒也數人咸曰事先生之禮敢不至乎傳先生之道敢不習乎

林子曰坐禪以學佛運氣以脩道雖大失釋迦老子之本意然亦能忍嗜欲絕聲利其於孳孳爲名而爲利者亦大不侔矣

林子曰後世之儒者壞於支離之習亦甚矣苟有返本還原之道驟以語之未有不驚且駭也投人夜光誰不按劍則余之所言安得不爲時人之按劍也哉

林子曰君子爲道不爲名小人爲名不爲道苟爲道也天下非之而不顧苟爲名也一夫言之而遂阻

陳所聞曰道可得而悟乎林子曰道可聞而不可悟論語曰朝聞道又曰可以語上又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授者語之而受者聞之既聞之後則天下之物理斯可悟而知矣若道可得而自悟則堯舜何不令舜禹自悟而必以執中授之邪孔子何不令曾子自悟而必以一貫傳之邪

林子曰分庭抗禮諸侯不得而友也足加帝腹天子不得而臣也雖云士之自重亦在上之忘勢有以成之也

林有棟問老子之無爲林子曰行其所無事也以脩身言之不亂其神也以處事言之不鑿其智也

林子曰苟可以仕謂我爲任可也苟可以處謂我爲偏可也孟子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吳雲龍問曰學道之人必謝時事而後可歟林子曰其在上也堯舜之萬幾文王之日昃周公之吐握其在下也大舜之歷山伊尹之有莘傅說之傅巖亦何嘗謝時事而無爲哉

林子曰聖人無心而有心有心而無心也無

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也

兆復問曰老子無爲乎林子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又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使老子居周公之位而所以行政治民者亦周公之道也

兆瓊問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何謂也林子曰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兩精者陰陽之精也其間有不可得而擬議之者神在其中矣神者火也石石相搏而火自生至於萬物而兩之

莫不皆然故一男一女而人生不測之神也
一雌一雄而物生不測之神也

陳所聞問人身之水火林子曰人之始生也一點真水在上水性潤下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水反居下矣所以人老目眩而耳聾人之始生也一點真火在下火性炎上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火反居上矣所以人老便數而脚冷故常人順其水火之性道人復其天地之初

黄州問曰雲何為而從龍風何為而從虎林子曰水之氣上升則為雲而龍乃水之精也故龍之噓成雲而雲自附之一氣之相感也若夫風乃東方之木魂也虎乃西方之金魄也天地之理魂自歸魄月魄也而日之魂自應之虎魄也而風之魂自應之州又問曰虎交而月暈月暈而風生者又何也林子曰天高地下而一氣之相感者無高無下也蓋虎交則魄少衰上感乎月而月之魄亦不能載其魂而暈魂溢而暈則風亦魂也遂從類而生矣州起而賛曰一氣之相為感也何其微歟何其微歟

兆豸問性林子曰性至無也亦至有也兆豸曰何謂也林子曰四端具焉未嘗有四端也萬物備焉未嘗有萬物也然則老子何謂於仁義而搥提之林子曰老子豈以仁義為不美也而固搥提之哉蓋性立天下之有而為天下之大本也故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所謂本立道生感而遂通也故舍性以為仁未必不害仁也舍性以為義未必不害義也於是知孟子之仁義蓋有得於性善者然也

兆居問顛亦有顛倒之義乎林子曰天在地上謂之否地在天上謂之泰火在水上謂之未濟水在火上謂之既濟夫易非為卜筮而設也蓋吾身亦有天地亦有水火故順則為

否爲未濟逆則爲泰爲旣濟

黄豁問日之烏月之兎何義林子曰烏者黒也非烏鳥之烏盖陽明而陰暗也以月之兎推之則日之中乃鵕也又問曰月之中豈有兎而日之中豈有雞邪林子曰聖人之設象也日生於卯卯乃日之精而謂之兎者月中有日陰中有陽也月生於酉酉乃月之華而謂之雞者日中有月陽中有陰也

有談儒者之學者造林子而問曰神僊古有之乎曰不知也神僊可學乎曰不知也然則子之學也豈儒者之道哉何其不以儒者自名也曰通天地人曰儒惡有其名而無其實也如此則子之學也與世之儒者異乎曰未嘗異也若外心性以爲學則世之儒者與我異也

黄大本問曰世以老子爲虚無何謂也林子曰性本虚而無也惟至虚而天下之至實寓焉惟至無而天下之至有寓焉此老子之所

以能還天地之初復淳朴之原也故實其腹則能得其一得其一則能虚而無大本又問曰虚無之説世人以外言之何也林子曰豈非以天下之事而率歸之無有歟然此非老子虚無之大義也大本又問曰天下之事虚而無乎實而有乎林子曰虚實之間有無之際也聖人者以事處事而不以事累其心其老子之無爲乎

兆詰問聖人不死大盗不止掊斗折衡而民不爭何謂也林子曰以聖人字而觀之便識老子之心矣豈有尊之爲聖人而固譏之邪善哉莊子有言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是聖人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也豈非以竊聖人之道而援以爲奸者發也子獨不觀老子之言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其方用兵也必不銷鋒鉏鏑以坐視其危則其當立制也亦豈掊斗折衡以空抱其信哉盖傷時俗之流弊不能復

如洪荒之無事也。故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林子曰。時之所安者。安而危也。時之所利者。
利而害也
兆豸問曰。老子有言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何謂也。林子曰。是非之心明。則是非從而生
矣。利害之心明。則利害從而起矣。聖人者。不
以利害惕其外。是非搖其中。故其民皡皡熙
熙。至於耕田鑿井。猶曰帝力何有於我。其利
害是非之心。尚未明歟。故曰。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
林子曰。聖人者。因所是而是之。忘其所謂是
也。因所非而非之。忘其所謂非也。因所利而
利之。忘其所謂利也。因所害而害之。忘其所
謂害也
林子曰。是非不在我也。然後可以是非人。喜
怒不在我也。然後可以喜怒人
黃州問曰。既曰運氣者逆氣也。又曰逆則爲
泰爲既濟者。何也。林子曰。順而逆之。所謂行

其所無事也。逆而逆之。所謂正而勦長也。黃
州未達。林子曰。運其氣者。逆而逆也。氣自運
者。順而逆也
僧如固問西来之旨。林子曰。即達磨二字而
觀之。可以得西来之旨矣。如固曰。何謂也。林
子曰。天立其樞而輪轉之。磨之所以能輪轉
者。得天之樞也。達磨之身中一天也。亦猶磨
之得其樞也。故達其磨之理者。亦達磨也。世
之坐禪而頑空者。不亦大可咲乎

周大臬悉焚業舉之書。来從林子。林子曰。焚
書欲何爲。大臬曰。聞先生之風而興起也。林
子曰。累不利於有司。而以分義自安。非道之
正也。仲尼不用。乃明六經。余私心慕之。何至
焚書以驚衆邪。大臬曰。朝市徒以喧人之情
而山林足以寂已之心。是以不願仕也。林子
曰。有其道。則情不喧於朝市。無其道。則心不
寂於山林。大臬遂悟。願復習舉子之業。林子
曰。仕非爲名也。以爲道也。非爲已也。以爲民

也故不棄科舉以謀身不累科舉以溺志斯
得之矣

或問曰羊奴菜傭天下之賤役也陳氏之子不耻爲之豈子教之邪林子曰此不待教而能也以天下之賤役教人則天下其孰從之然則陳氏之子孰教之林子曰昔陳氏之子問曰道可學歟曰可如勸者豈學道之人歟曰不知也敢問何如斯可以學道歟曰孔子之所謂狂者又問何以謂之狂也曰我之安

於名而溺於利也而卒然切心身以慕道德能不驚時人之耳目邪猶人之習於禮而飾於外也而卒然爲羊奴而作菜傭能不駭時人之觀聽邪此惟狂者能之不知人之有是非而人亦不得而是非之豈意陳氏之子遂執賤役於道路以示已之有大力量而謂天下之人不得而是非之此奚待於教而余亦奚爲教之哉

兆豸問曰陳氏之子志雖銳矣然豈必羊奴菜傭而後可以學道歟林子曰否不然也又問曰周氏之子心亦專矣然豈有焚書棄儒猶不足與入道歟林子曰否不然也陳氏之子入試主司過余而訪道以斯時言之猶有功名之志也志在功名不可與言道德矣故彼幡然而悟欲絕其外慕之私周氏之子悉焚業舉從余以學道以斯時言之不復有功名之心也心外功名斯可以取功名矣故余欣然而喜欲反之中正之歸因人而施其心

一而已矣

或曰原壤自放於禮也而曰孔子之故人者何也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歟林子曰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必不當有夷踞之非若以孔子喜原壤之曠達也亦不當有叩杖之舉由此言之則孔子之所以與原壤者非夫人之所得而知也

吳三樂曰或以道家務爲身圖不免有自私自利之病敢問何也林子曰老子柱下莊生

漆園綺季定嫡冷謙作樂亦何嘗以隱爲高
我惟先正其心而後推以及人矣
魏岑問何以懲忿而窒慾林子曰攝其心則
忿自懲而慾自窒矣
羅烈問曰當今之時專用儒者凡海內外特
設一儒學足矣而又有僧綱道紀者何也林
子曰三教之道聖人所不廢也特以其所可
使由者與天下共之爾
林子曰後世不知釋迦之道爲何如也乃即

今之和尚而非之可乎不可乎又不知老子
之道爲何如也乃即今之道士而非之可乎
不可乎然幸而孔子之道顯明於世也苟即
今之儒者而非之可乎不可乎
林子曰人皆曰聖人之異乎人也而余則曰
人之異乎聖人也聖人每同人以爲道而人
每異聖人以爲人
林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觀聖人之外一衆
庶也安汝止而執厥中觀聖人之內一聖人

也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人
曰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
當以誠意爲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實
無先後次序之可分林子曰然此果出於一
人之私言乎抑或有所受之也曰夫有所受
之也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
而逆其命意立字之志以心感心是爲得之
今若果以誠意爲主余亦從而易其語曰欲

正其心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物
在誠意豈不明白何爲顛倒以罔人耶若果
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
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且脩齊治平先
後之序既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之
序何如是其無差別耶其人默然
林瑞新曰聖人有不死之道乎林子曰有之
敢問林子曰聖人以死爲歸不以死爲念故
其死者身而所以未嘗死者心也孟子曰殀

壽不貳聖人不死之道也若夫萬物皆敝而
聖人不過同得是氣以成形爾安能獨存於
天地之間邪

林子曰聖人者未嘗生未嘗不生未嘗死未
嘗不死不生不死聖人之所以超乎形也有
生有死衆人之所以局於形也

黃鎗問出處之道林子曰君子之在天下也
其君用之必如成王之於周公也然後得展
其才其子弟從之必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

然後得施其教如是則出不徒出而其道可
行於時也處不徒處而其道可明於後也

林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憂其道之
不明於吾身也吾身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
明於當時也當時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
於後世也夫憂其道不明於吾身所謂爲仁
由己我之憂可得而釋也而其道不明於當
時及於後世君子不能致力於其間此其所
以有終身之憂而不能一日忘於其懷矣夫

以當時爲己任而當時之薰其教者是一時
之師也以後世爲己任而後世之聞其風者
是萬世之師也

林苞問曰學道之人或謂之迂或謂之矜或
謂之立異者何歟林子曰我之道非爲迂也
苟或偏於迂焉當反之以時我之道非爲矜
也苟或偏於矜焉當守之以謙我之道非立
異也苟或偏於異焉當矯之以同有則改之
亦自反之道也

黃鎗問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互
鄉之難與言也亦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歟

林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也特未聞堯舜之
道爾若聞堯舜之道也安知其無豪傑之士
出於其間乎此孔子之所以與其進也雖然
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焉豈非下愚之
不可移邪然聖人終不忍以薄待天下也故
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歸斯受之而已矣

敘曰。癸丑之秋。閩中諸生從先生遊者數十人。先生之所以與諸生者。心性之外。不過明三教之同俗學之病。天地聖人之所以合一者。言釋。則曰坐禪之非也。言道則曰運氣之敝也。言儒。則曰支離之陋也。與子言以孝。與弟言以悌。與臣言以忠。又令時誦論語之入孝九思等章。孟子之牛山我所欲等章。或登高以暢其情。或歌詠以養其志。于于猶猶。不事矯飾。諸生咸忻忻

然以爲得所依歸。僅再易月。遂辭諸生。諸生咸願先生終惠教之而不可得也。廼各紀其所聞。共爲一帙。間有不達先生之辭而少違明誨之旨者。大本等立雪至旬餘。始獲一見。廼固請先生筆削之。遂編成集。頗有次第。故聖道殊途。原無二致。故先之以三教。道外無聖。性外無道。故次之以心性。本立道生。居安資深。故次之以人倫。壯辰立樞。聖人合德。故次之以同天。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故次之以仕道。身隱道晦。爲時所怪。故次之以顛義離群索居。佩服不忘。若自叛去。先生之棄。故終之以互鄉。中間紀録。本無倫序。潛心玩味。至理咸備。集雖不多。亦可槩先生之大都矣。諸生得與斯集者。因有所述。故標其名氏。若紀其名而不槩之姓者。皆先生之諸季也。廼命梓人敬刻于清源洞之虛白室。廣之同志。庶知先生之學得其大矣

嘉靖甲寅春正月元日門人泉南黄大本

謹撰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宗孔堂帖戒諸生

余少時寡識漫以道術學業兩相妨礙遂棄去舉子業以從事於道殊不知

御製明經之科明經者明道也幼而學之壯以行之道術學業豈有二邪龍江林子兆恩

士者能持受孔門心法能時習舉子業而兩不相妨礙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即與俗儒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以舉子業為相妨礙而輕棄去之謂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舍毋越他舍混坐農者工者商者能持受孔門心法各守常分各安常業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即與俗農俗工俗商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守常分不安常業謂之農謂之工謂之商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舍毋越他舍混坐布衣之士能持受孔門心法無理家政而仰足事俯足畜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即與俗流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仰不事俯不畜謂之布衣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之東舍毋越他舍混坐道釋

之徒能持受孔門心法又且誦習經典而奉其戒律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即與俗僧俗道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習經典不奉戒律謂之道釋之徒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之西舍毋越他舍混坐

戒弄口頭

心經曰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常清靜經曰觀空

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無亦無
無無既無無湛然常寂論學之士竊之
以為話柄以事口頭者蓋多有之諸
生其痛戒之若也不知孔門心法而
專事口頭以辯給也將以欺人乎抑
以欺已乎諸生其痛戒之
世之論學者每曰忠矣如此而謂之大忠如
此而謂之小忠如此而謂之恭如此而謂之
敬如此而謂之賊如此而謂之周公亨忠如

此而謂之屈原之忠每曰孝矣如此而謂之
大孝如此而謂之小孝如此而謂之敬養如
此而謂之色養如此而謂之志養如此而謂
之舜之孝如此而謂之申生之孝凡類此者
反覆辯論非不侃侃而足聽也然察其生平
稽其素履則所謂忠所謂孝者豈曰躬行未
之有得而退而寔之則亦有所不遑及矣至
於談本體者亦且鮮有能識本體者也其曰
寂然不動心之本體也又曰無動無靜心之

本體也又曰有善無惡心之本體也又曰無
善無惡心之本體也又曰毋毋意至於毋毋
意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毋必至於毋毋
必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毋固至於毋毋
固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毋我至於毋毋
我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又曰心本正也而
又奚待於正性本定也而又奚待於定又曰
勿曰止念即此止念便是起念勿曰求靜即
此求靜便是不靜若論學之士能談及此者

孰不自以為得矣然其見聞之末支離之病
是亦口頭釋子問禪而荅禪者爾矣縱說得
天花亂墜則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君子之學
貴自得也淅有何中悟者會習此話柄而肆
其辯給以禦人也每每自以為得一日造林
子而與之語甚喜曰本體之說微乎其微先
生其殆非常人乎若非真有所得於心則亦
安能剖析精微而如是其詳明邪林子曰此
乃乾慧不足多也豈非孔子之所謂有言者

未必有德邪余不談此者且十餘年矣吾子幸毋襲燕石而珎之而取笑於卞氏也於是中悟遂惜然悔悟介贊受業而林子乃語之

孔門心學

答論作聖

區區以聖人為可學而子疑吾言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豈非以吾心一聖人也而能不失吾心之聖人是亦聖人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况非狂乎惟在克念而已

願吾子試反諸心而吾性之善自能充實光輝而化而神完完全全原是一箇聖人也顧乃退讓於古之聖人不自克念也亦獨何與

又

夫學也者學為聖人也若不知有吾心之聖人而惟知有仲尼之聖人徒述其言而踐其迹殆非所以善學聖人也故子夏之篤信聖人終不如曾子之反求諸己

又

以此心而見之言即是言孔子之言而言為法言矣以此心而見之行即是行孔子之行而行為法行矣豈非吾心之孔子與孔子無異邪試反諸心以自考之如何

又

向所聞於區區者果能見於行乎否耶果能持之永久而不變乎否耶蓋上天之所以賦畀於我者不薄無貴賤賢否無不備具此聖人之道吾子自視與孔子何如也而本體之

常明真與孔子原無異也若或不能自信而以孔子之聖殆非我之所能及也不亦孤負上天之所以生我之意與區區之所以惓惓望子之心耶勉之

又

區區所謂三教合一者合儒道釋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蓋孔子以儒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老子以道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釋迦以釋之教教人

而入於道也吾弟既已知之矣而曰儒歸於儒者區區非與竊孔子之名者道也乃與篤信孔子而不得孔子之心者道也吾弟曾聞之否也其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此朱子之學亦惟朱子能之若區區之聰明不如朱子記憶之性不如朱子顧欲即凡天下之物之不可得而勝紀也表裏精粗而盡格之無不到乎至於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此乃釋氏頓教極則語也而世之人輒

以易言之者何歟且人未生時只是虛空所謂本體者此也豈當下之際不落階級而習氣盡去即能忘我之身乎藉能忘我之身矣即能忘我之心乎藉能忘我之心矣復即能并其忘而忘之而無所於忘乎故余之教先求放心以存心也又必至於不失赤子之初而後方可語之以虛空本體者學之序也然氣禀則原於有生而習俗又成於積漸是習氣之難除也如此若習氣未除而放心猶故

而曰能持心法者豈其然哉勉之

荅論學

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以外物之物為物也而以心之物於外物而物之者物也大凡意之所向皆物也豈曰意之向於聲向於色而聲色之物於心者物也而硜硜然言之必於信行之必於果而信果之物於心者亦物也故物也者物交物之物也人化物之物也物而不化之物也格物也者格其物交物之物而

不為物所引而去矣格其人化物之物而天理常存而不滅矣格其物而不化之物而不凝滯於物而與化俱徂矣然此猶有待於格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是乃人性之初原無一物之可格也若司馬溫公扞格之說則又不識無物之本體而與外物相為敵矣至於即體即用之言夫誰得而非之而以用為體之旨區區寔竊疑焉蓋嘗譬之樹然即此是根即此是

枝無非樹也。但指其枝以語人曰此樹之根也可乎哉。又嘗譬之水然。即此是源。即此是流。無非水也。但指其流以語人曰。此水之源也可乎。抑謹此附使與復教我

先求放心

林子居榕之借借室。浙有二生来見。一人請曰。其雖有慕道之誠。而病於好色。每欲改之而不能也。敢問何以去此好色之心乎。一人請曰。其雖有慕道之誠。而病於好利。每欲改之而不能也。敢問何以去此好利之心乎。林子曰。其内自訟乎。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其用武火乎。白玉蟾曰。奮迅精神。驅除雜念。謂之武火。其發殺機乎。陰符經曰。天發殺機。移躔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而汝以爲好色好利之心之不能改矣。其爲病也不亦重乎。汝當先自訟之於心曰。我以好色好利而忝吾之生也。我其何以生爲哉。行而訟之。住而訟之。而坐而臥。亦復如是。此之謂自訟。不曰自訟焉已也。又當奮迅精神。發大猛烈。而好色好利之心。苟或一動。即自拚命。如有不能生者。此之謂武火。不曰武火焉已也。又當察其好色好利之心。從何而生。而生則必有所生之處者。乃病之根也。故必自其根而驅除之。一刀兩段。盖寗死而不復有一毫姑息之心者。此之謂殺機。而自訟。而武火。而殺機。而曰好色好利之心之不能改者。豈其然哉。二生喜曰。其等雖至愚也。從今以始。豈復有好色好利之心哉。敢不相爲戒勉以爲先生羞。於是林子乃授之以艮背止念之功。曰。第歸而行之。以先去此好色好利之心。而復来見。尚有言也

瓦片厝戲答林萬竹

莆俗兒童嬉戲。或疊瓦片爲房子。呼曰瓦片厝。或剪色紙爲亭子。呼曰孔子亭

昨見教云云。不曰瓦片厝。而曰孔子亭者。兆

恩雖不知其爲誰氏之談，然亦可爲能知我者矣。竊惟兆恩之所論著者，豈敢曰孔氏之亭，特效兒童嬉戲，以疊瓦片爲能耳。且疊瓦中有許多缺典，安可不知其缺而思所以補之者乎。盖三教合一，歸儒宗孔，乃兆恩之所詳言者，疊瓦中之所有也。而孔子之所以可宗，乃兆恩之所未詳言者，疊瓦中之缺典也。夫孔子之所以可宗者，以孔子之所以聖者心也。心之所以聖者，以心之虛靈，心之本體

也。此心聖教言之所由以作也。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繁難零碎，不勝其勞。惟是之故，故人之視聖人，真如天之不可得而階也。况一草一木之細，在所必察，而至於表裏精粗無不到焉，亦將奚爲邪。惟茲心聖之說，以明言孔子之所以可宗者，易知簡能，以補作聖人之缺典焉耳，豈徒喋喋不已，而爲此贅詞也哉。

藉言四章 并小引

農人知稼，圃人知圃，場人知梧檟樲棘，工人知梓匠輪輿，若聖人者，知有性與天道之大而已矣，知有人倫日用之常而已矣。不知稼，不知圃，不知梧檟樲棘，不知梓匠輪輿，非不知也，以其瑣瑣之不足知也。非以其瑣瑣之不足知也，縱敝精神，亦且不能徧物而知之。縱敝精神而能徧物而知之，其有裨於性與天道之大，人倫日

用之常乎否邪。孔子之所謂小人之可以小知者是也。作藉言

昔后稷播時百穀，乃以始生之苗而問於堯與舜曰：此何草也。堯曰：不知也。舜亦曰：不知也。后稷曰：堯舜豈聖人也，苗且不識矣，又况能察其理而窮之至於其極邪。

鄒有場師，而孟子賤之。嘗以梧檟之所以爲梧檟者而問諸孟子，不能荅也。復以樲棘之所以爲樲棘者而問諸孟子，不能荅也。場師

曰我舍梧檟而養樲棘我固曰賤場師矣而子既不識梧檟又不識樲棘豈非即物窮理之學而有所未能邪

鄉有梓人匠人而孟子弗之尊也自以其工於木也而以木之表裏精粗反覆而問諸孟子咸對曰不知也輪人輿人而孟子弗之尊也自以其工於車也而以車之表裏精粗反覆而問諸孟子咸對曰不知也梓匠輪輿曰一物不知不以爲耻顏乃徒尊仁義而以梓匠輪輿爲弗尊也何歟

樊遲請學稼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曰吾乃今知夫子非聖人也不然何其不能即物窮理而若稼與圃一無所知邪吾固知夫子非聖人也

訊諸生

曾造著代疊級以尊　聖製以祀乎其先也不耶幸速爲之蓋人之行莫大於孝孔子曰祭之以禮故孔子之行在孝經勉之

又

余每與諸生言者皆心法也而心法也者乃所以造乎其道也雖然心法尚矣而德又安可少耶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即道即德即德即道故余之教必合內外以成其功者此也然德莫大於孝親忠君悌兄信友用之以爲行則行爲法行用之以爲言則言爲法言行相顧君子之所以慥慥而仲尼自以爲未能也諸生中固有能習余之心法

者而躬行有所不勉則是無其德矣無德之人豈足語道諸生戒之宋儒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蓋氣質之性不除則天地之性不存天地之性不存而曰能習心法以造道者余未之知也近聞諸生亦有自謂能悟性者縱有悟性而氣質之性不除亦無益也然此乃人心之靈而仲尼之徒所不道者何也以其馳我之志而其流之弊必至語怪以炫奇矣諸生戒之至於治病之說非真有治病

之術以利人之生也聊取心法緒餘以少試於人而爲倡教之一助耳今既信於人矣勿談可也諸生戒之

答東

區區初以性本不殊道惟一體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空同昌黎之留衣於大顛何嘗以其我

儒也而於道釋則並棄之耶伊尹農夫太公屠叟傅說築於傅巖仲由薪於蘊丘孟子曰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今之道釋雖非空同大顛而其性之善亦皆可以爲聖爲賢也今之農工商雖非伊傳仲由而其性之善亦皆可以爲聖爲賢也區區以此性善之故竊效孔門無類之訓義聚而齒列之不敢復生分別之意者雖云萬物一體之心

是亦不能隨順世俗之過也區區今既不復受徒不復談三教矣而舊時所相從以受業者偶爾相會亦當別儒道釋而三之士農工商而四之庶不忤世違俗不謂之廣大之中且盡精微之致耶況壙誌既已豫譔而雲水逍遥乃區區今日事也而於世之所謂正者邪者貴者賤者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正之邪者邪之貴者貴之賤者賤之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不得不正之邪者不得不邪之貴

者不得不貴之賤者不得不賤之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未必正邪者未必邪貴者未必貴賤者未必賤區區安得而知之有正有邪有貴有賤是世俗之見生分別心無正無邪無貴無賤是性善之初無分別心區區安得而知之無分別中有分別有分別中無分別區區安得而知之有分別者分別也無分別者亦分別也區區安得而知之既安得而知之又安得而分別之既安得而分別之又安

得有正有邪。有貴有賤。而有分有別也。無正無邪。無貴無賤而無分無別也。區區亦惟脩身俟死已爾他復何與焉。謹具奉答幸惟教之

又

覽來教似有傷於峻。與鄙意稍有不同。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人人有貴於己者。若斯人也。而為天之所不覆。為地之所不載。則亦已矣。如斯人也。而亦為天之所覆為地之所載則又安不可以共由之大道而不與之並生於天地之間邪。故曰。道不以貧賤而不與惟高明者教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欲仁篇

門人盧文輝校正

陳生問仁林子曰余今以其所謂仁所謂未始仁者以與二三子道也亦以告諸天下萬世之欲仁者陳生曰仁且不知矣況曰未始仁乎而所謂仁與未始仁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蓋自父母未生以前本體太虛而已矣其余之所謂未始仁者乎既而父母

媾精之後一點靈光而已矣其余之所謂仁者乎而一點靈光之仁元從太虛中來者我之元神也由是而氣由是而形人惟知有此形氣已爾美衣美食以奉養此身也功名富貴以尊崇此身也知此而生知此而死自以為得矣而孔子之所謂仁者非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而其所不願知者豈非孟子所謂不可以已而失其本心者乎若能知所以反而求之則便知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

所以生者在此而不在彼而養氣而存神以復還我太虛一氣之本初一點靈光之舊物而孔子之仁即在我矣

林子曰人之生也以耳而聞以目而見以心而思而至於死也不惟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而能思之心亦且隨之以亡縱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於我奚益則生平之所以奔奔忙忙者何為也哉故學道之士必當思我之耳之所以能聞目之所以能見心之所以能思

者何物以主之不有所謂一點靈光長存而不滅者乎而一點靈光者仁也乃耳之所以能聞也目之所以能見也心之所以能思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黃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仁从二从人二其人也若有其仁而無其人焉則仁無所於寄何以借假而修其真耶若有其人而無其仁焉則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幸而免也故仁也者仁也而為人之真者仁也仁則可與天地相為存

亡矣然人生如寄即有百年特旦暮耳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志士仁人豈不愛其身哉以有仁在則身爲輕矣而古人之所以可生可殺可榮可辱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與爲非者亦惟有見於朝聞夕死之義而有不死者存焉若夫忠臣之忠孝子之孝勇士之勇抑豈其能知仁耶盖亦知此身是假之不可以久生也而以死爲歸者以有此忠孝與勇之名爾

柯生問卒免之義林子曰今我先以果實之仁而設言之譬之已蠹之仁而自矜其味之甘美矣而爾以爲甘美之味能久存乎故與其自矜乎甘美之味而孰若自全其生生之仁生生之仁萬古而不息矣然我此身之重豈曰果實之甘美耶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其所養豈特尺寸之膚哉故身可存也仁可成也二者得兼豈非君子之至願耶至於不得已之時臨患難之際存其身可也

而不能不害乎仁成其仁可也而不能不殺其身於此二者而權其輕重焉故寧殺身以成仁毋寧害仁以存身孔子所謂顛沛必於是也至於微服過宋而又能以身爲重者如此故比干之死以其可以死而死之死之以成仁也微子之去以其可以無死而不死之不死之以成仁也不爲萬古之一大公案耶然死非難也死而能成其仁之爲難也而召忽之諒豈非其不知果實之甘美而反不作

其身與柯生問曰比干之死豈曰能仁其身耶林子曰剖心之際而身中之仁其不萬古而久生耶故殺其身矣而有以仁乎其身可也殺其身矣而反有以不仁乎其身不可也然而殺其身矣而何以仁我之身乎盖成我之仁乃所以仁我之身也夕死之際萬古不滅

林子曰聖人不死者心長生者仁

林子曰心與仁一也自其統體者言之謂之

心自其生意者言之謂之仁

林子曰聖人無心而有心石中無火而有火也

林子曰石擊而火生者性萌而心生也

劉生問不生不滅林子曰火在石中則未始生也而石中之火得而滅乎然而心即火也有生則有滅

林子曰石擊而火生也火炎則反焚其石矣性萌而心生也心熾則反滅其性矣

蘇生問曰生意之謂仁者何謂也林子曰果實之屬生意全在於仁也又問心之生意之謂仁矣而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何也林子曰今亦以果實之仁言之仁之種於地也而芽而樹生生不息而其仁之可以爲種子也殆不可以千萬計者皆由此樹地種子之仁而生焉宋儒有言曰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夫萬川之月皆由此一月而圓如此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謂之天上之月樹地之仁乎而釋氏所謂阿彌陀佛者亦猶是也然而何以謂之阿彌陀佛也林子曰阿者無也彌者滿也陀者光也蓋言無處不充滿無處不光亮譬之月焉而川川皆其月也譬之仁焉而顆顆皆其仁也而其所謂佛者何義也蓋言佛者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孔子所謂抑亦先覺者是也若待安排若待擬議便不名覺便不是佛而所謂阿彌陀佛之義其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乎

孔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林子曰孔子之所謂中心者非吾身之河洛乎林生問曰夫洛書則用九而實其中矣而實中之五位則曰皇極者是乃孔子之所謂安仁之仁者是也然而河圖用八而虛其中也則又何義焉林子曰洛書之實其中者其仁乎而河圖之虛其中者其未始仁乎林生又問曰河圖八卦矣而重之以六十有四者何也林子曰此自其未始仁者而仁之芽之樹之枝

之葉之也。故未始仁也者。本體之太虛者。無極也。然而洛書九疇矣。而重之以八十有一者。又何也。林子曰。此自其仁者。而芽之樹之。枝之葉之也。故仁也者。本體之始萌者。太極也。林生曰。洛書之實其中而仁。河圖之虛其中而未始仁。而聖人何不自其本根而明言之。而惟推而演之。枝之葉之者。何也。林子曰。夫仁固孔子之所罕言矣。而況曰未始仁乎。故曰仁。曰未始仁者。可與上智者道也。而枝

而葉。乃因人之所易明者。而使之由爾。故余之爲教也。豈其而枝而葉而使由哉。而其所可與言者。立本未也。而必申之以入門。而仁之。而洛書之矣。入門未也。而必終之以極則而未始仁之。而河圖之矣

林子曰。夫道豈必待言而後顯。而上智之士。豈必待言而後知哉。故伏羲八卦。而文王重之矣。大禹九疇。而箕子演之矣。世代之相去何其遠也。而闇知之下。自有心相感通者在焉。余於是而知傾蓋目擊。孔子之無言也。而愚曾之授受。則言矣。言之不其罕乎。而不可使知之人。而枝之。而葉之。而使由之可也。則又焉得而言之。而使之知耶

鄭生曰。河圖而八卦之。而重之以六十有四。洛書而九疇之。而重之以八十有一。列之以圖。紀之以文。不既明乎。而宋元之季。而圖河圖洛書者何其紛如也。而使聖人之道。卒晦而不明者。何爲也哉。林子曰。必也其仁乎。我

而仁矣。我卽在大禹之先。而其洛書也。亦可得而九疇之矣。必也其未始仁乎。我而未始仁矣。我卽在伏羲之先。而其河圖也。亦可得而八卦之矣。故不知吾身之河圖。而言八卦。不知吾身之洛書。而言九疇。則余不能知之矣

詹生問曰。夫河圖乾坤矣。而洛書則只言五行者。何也。林子曰。河圖之虛其中者。無極也。無極一太虛也。洛書之實其中者。太極也。太

極而天地也此其演也則亦有不同矣余嘗謂易以道精微也故以河圖繫之易先天而天弗違而乾坤在其中矣書以道政事也故以洛書紀之書後天而奉天時而五行不能外矣

林子曰古先聖人蓋直欲以洛書之仁河圖之未始仁者以示人已爾至於河圖圖矣洛書書矣殆非聖人之得已也而况曰八卦而六十有四乎九疇而八十有一乎而又列之

以圖而又紀之以文蓋眞非古先聖人之初心而每以爲枝葉之既繁而支離之益甚矣後世之人猶然不知求之自己而所謂河圖之未始仁所謂洛書之仁者顧乃徒索之於其圖考之於其文而枝之而葉之而使聖人之所以示天下萬世者益以晦矣豈不悲哉

伍生問曰洛書之實其中者不曰心而曰仁何也林子曰仁人心也天地之心也心之生意之謂仁即心而即仁也若河圖則無其心矣夫惟其無心也故曰未始仁故能知河圖之所以爲河圖者則能體太虛之體以爲體也能知洛書之所以爲洛書者則能心天地之心以爲心也然而太虛之體得而體之乎體之而無所於體然後能體太虛之體以爲體矣天地之心得而心之乎心之而無所於心然後能心天地之心以爲心矣而八卦而六十有四而九疇而八十有一皆其枝葉以與不可使知者道以寄此洛書之仁河圖之

未始仁而不亡爾

鄭生曰昔者有問於先生曰何以謂之一貫之一也而先生則曰有不二之一有眞一之一夫一豈有不同歟林子曰不二之一乃余所謂混沌中一片皆太虛也其河圖之未始仁者乎眞一之一乃余所謂太虛中露出一端倪也其洛書之仁者乎故眞一之一者一也不二之一者未始一也一而未始一者仁而未始仁也

林子曰。仁之道其至大乎。仁之用其至廣乎。故天開於子。地闢於丑。而天地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天地矣。而天地之所以而人而物者。亦此仁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男女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男女矣。而男女之所以而子而孫者。亦此仁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鳥獸之所以生者。仁也。鳥獸生矣。而鳥獸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或曲或直。或夭或喬。而草木之所以生者。仁也。草木

生矣。而草木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由是觀之。仁之道不其大乎。仁之用不其廣乎。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殆爲是爾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生生不息也。生生不息。則皆天地之仁也。天地之仁。則皆仁者之仁也。夫既曰天地之仁矣。而又曰仁者之仁者。何也。林子曰。天地之仁。仁者之仁也。若不有聖人者出。而致中和以仁之。萬物其能育乎。萬物不育。天地其能位乎。要

而言之。仁之以生萬物者。天地無心而成化也。仁之以育萬物者。聖人有心而無爲也。

夏語序

或問何以謂之夏盧子文輝曰夏也者大也儒而孔子道而老子釋而釋迦合而一之者大也而其所以大者中也一也心身性命之學也有心身性命之學則不可無三綱五常之德有三綱五常之德則又不可無士農工商之業由是觀之孔子之聖豈曰儒焉已哉而道而釋則孔子兼之矣老子之玄豈曰道焉已哉而儒而釋則老子兼之矣釋迦之禪豈曰釋焉已哉而儒而道則釋迦兼之矣孔子嘗有言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又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焉由孔子之言而觀之則三教之道又焉有不同耶

萬曆庚子年五月夏至日門人盧文輝

薰沐百拜書于三一堂之心聖軒

三教正宗

夏語常原教

門人盧文輝訂正

林子曰。聖人有常教。有原教。是故常也者。達也。以達天下萬世而公之者。倫屬也。原也者。一也。以一天下萬世而同之者。心性也。

林子曰。釋迦釋氏之宗也。妻耶輸氏多羅。妃瞿姨鹿野。妾嬌曇彌。黃帝老子。道家之祖也。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林子曰。余於是知黃帝之道之大也。故列於帝而五之也。尚矣。繫於易而贊之也。尊矣。

林子曰。設釋迦復生而入中國也。必群釋流而昏之。使不圜坐矣。設黃老復生而教天下也。必群道流而昏之。使不林棲矣

州生應麟。生大本。生對生。人茂生。侍立於鳳凰山之梵樓。大本生問道。林子曰。道其無乎。無則無不入者也。無能生氣。復能成形。陰陽得無。乃鬼乃神。物之芸芸。以生以成。無也者。物之藉也。是以聖人觀物以知無。物生於無。而死於無。無乃不生。生亦不德。無不能生。生即不無。充滿宇宙。聲臭俱泯。故天地。形氣也。形氣物也。天地法道之無也。而萬物生死焉。聖人法天地之無也。而萬民生死焉。

州生問曰。有無者二歟。林子曰。物與道而相含。有與無而相入。造化無窮。生生不息。

對生問曰。謂道爲無者。何也。林子曰。道也者。無也。道不可見。故曰無。天地之所以覆載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萬物之所以化主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道不可見。物不能離。物竅其虛。道斯來居。豈惟其虛。道無不入。與物無私。混合爲一。故物也者。有氣有形。有氣而無無則不生。有形而無無則不成。是物則皆有也。皆有則皆陰而鬼之。陽而神之。而生於無也。設道非無也。而有可見之迹焉。是亦物也。

豈能生氣生形而無不入哉遺骸形也槁木形也以其無氣而無無也然無不終無氣不終絕形不終息物不終滅微乎微乎莫究其原不可得見不可得聞

應麟生問曰道以生物爲大歟林子曰道不能生物感而生道不終無物形而有

人茂生問曰晉人以無爲宗也豈知道歟林子曰世之言無者襲也崇有者矯也

林子曰格之而知者仲尼也流而爲多識矣滅之而寂者釋迦也流而爲斷滅矣無之而虛者黃老也流而爲迂怪矣

林子曰矯二氏之誕也而益近易之斯儒流之不仲尼矣矯儒流之文也而益玄遠之斯二氏之不釋老矣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徹生問曰豈非即心即佛之謂歟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林子曰艮其止者止其止也止其止者止至善也定靜而安其重艮而止乎

獻策生問仁林子曰中心安仁者爲仁之仁也博愛之仁者愛人之仁也

兆居生問曰仲尼之教亦有頓漸與林子曰一以貫之者頓教也先博文而約禮者漸教也

三樂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滅也者園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

林子曰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姙房以情溢而闢也

林子曰儒流威儀詞章而無實學之者失其原也二氏清虛孤高而無用學之者失其常也

文命生問道之虛釋之空也是歟林子曰心

本虛空也。故太虛太空者。天也。

林子曰。知乾坤之不在天地也。而闔之闢之。知寒暑日月之不在天地也。而來之往之。便能參兩天地。而春秋晝夜之機在我矣。

林子曰。坤☷之中。乾☰也。故陽得而升降之。然金擊之。熱石撲之。火亦非以其中。陽邪。

應麟生問曰。合鬼與神而為教之至者何也。林子曰。陰陽會矣。鬼神合矣。氣則浩然盛也。而志有所帥矣。魄則皜然清也。而魂有所棲矣。

孔子嘗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知今。是吾師也。又子夏荅魯哀公曰。吾夫子學乎老聃。夫孔子自以老聃為師。而門弟子亦以老聃為孔子師也。何歟。

林子曰。漢武帝以郤老而尊道也。故尚其女於方生。梁武帝以徼福而佞佛也。故奴其身於釋子。

對生問易。林子曰。日之月之。天之易也。呼之吸之。人之易也。

兆詰生問儒之仁道之丹。林子曰。碩果之有其仁也。藉其土而芽之。牝雞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雛之。故仁。人心也。丹。赤心也。又曰。復禮者。妊仁也。伏氣者。胎丹也。

林子曰。滅之至於無可滅也。寂矣。故曰寂滅。無之至於無可無也。虛矣。故曰虛無。

林子曰。亥子之間者。寂也。六時曰。日午三更。其亦喧而寂者乎。至入廟而心肅。登山而神怡。日午而三更者暫也。

林子曰。一者。玄也。太極也。玄而又玄者。太極之先而未始一也。

法從生問曰。凡夫亦圓覺歟。林子曰。佛圓覺也。具圓覺而不增。凡夫煩惱也。具圓覺而不減。

林子曰。日也者。丹也。故堯舜之聖。其日之中天乎。仲尼之聖。其萬古之不長夜乎。

獻策生問曰。仲尼果賢於堯舜歟。林子曰。為

天下而生者堯舜也為萬世而生者仲尼也

夏語致用教

林子曰馳驅駿奔而心靜者雖謂之禪定之釋子可也禪牀面壁而心不靜者雖謂之伽梨之獼猴可也起元生問曰學問之道主靜而已歟林子曰達則致其用於天下窮則致其用於萬世若二氏之荒唐枯槁不知致用也故必其盡人物之性以參天地贊化育也斯謂之盡性之聖人矣

四十二章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林子曰豈非以二親之氣與我常相流通者乎

林子曰正位居體者安土而敦仁矣

林子曰孔子之壽仁者壽也老子之壽死而不亡者壽也故曰天真自性元不亡也若以身之生死為生死焉是以夭壽而貳其心也又曰仁則心生身雖死不死也不仁則心死身雖生不生也

有儒流而喜談釋氏者嘗謂孔釋之學誠不異矣而黃老之道豈與儒者有同歟林子曰老子猶龍之贊姑且未論而黃帝之道亦與仲尼有不同邪

林子曰仁也者性也而外性以為仁害仁也義也者性也而外性以為義害義也故曰大道廢有仁義

林子曰天子者天下之丹也武而火之則烈秦是也文而火之則弱周之季是也候其火

而武之文之者不烈不弱則天下可得而理矣

林子曰心也者天也謂之天君心也者神也謂之神仙心也者覺也謂之佛者覺也故無主則逐有物則危

林子曰禪也者靜也反也者逆也

林子曰不思善不思惡者無思也

林子曰敦復則心生迷復則心死頻復之厲則死而生生而死釋氏所謂輪廻者心也

廷柱生問曰釋氏之慈悲也則刑不用矣如天下何林子曰慈悲者仁也人仁矣爾不可以爲天下邪故刑期無刑者慈悲也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慈悲也

林子曰舜之德玄德也武之書丹書也

林子曰時至春秋天地既剝矣而仲尼之陽充滿一身是天地之初陽者復也與七十子共明此道是天地之二陽者臨也見可而仕三月大治是天地之三陽者泰也漸於四海

之內者其大壯歟及於四海之外者其夬歟流於萬世而萬世信之則陽純而乾矣

應鈇生問佛林子曰心存便是敬心存便是佛也

林子曰不以身之死爲死也誰得而死之故曰匹夫不可奪志者事心也

雲章生問曰呪不幻與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螺蠃之負螟蛉者呪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清靈照徹晃朗是之謂大明呪能存其心則真實內主萬邪莫干是之謂大神呪若後世之呪而入於幻也術矣

林子曰氣化神而合虛者神氣而歸天也

或問釋迦不生於夷歟林子曰玄德之舜華人得而夷乎

林子曰顏魯公嘗問道於慧明嚴峻而持其戒文文山命其子曰道生次佛生

林子曰古人有財類能施之故凡若所識得我者抑又下矣

林子曰仁義之根於心也故以心爲丹而仁義從此出矣

林子曰凡人之所謂生死者身也聖人之所謂生死者心也

林子曰桀紂蹻跖之愚欲天下萬世謂已爲賢也不可得矣堯舜周孔之聖欲天下萬世謂已爲不肖也不可得矣

明一生問曰如何是佛心林子曰有作佛之心者佛心也如何是衆生心林子曰無作佛

之心者。衆生心也

林子曰。與一氣相爲往還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也。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殲而兵不襲者。格亦物也。又曰。惟格物物。然後能無物。故逐於外而聲色臭味者。物也。著於內而意必固我者。物也

待科生問事心。林子曰。惟識心然後可以事

心。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收放心。而邵堯夫曰心要放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林子曰。與蒲人盟而適衛者。仲尼也。故曰。要盟也。神不聽

時有談長生者。造林子。林子曰。仲尼長生之至術。賢於道流遠矣。如陵生侍側問曰。仲尼亦長生歟。林子曰。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與天地相爲終始而不窮者。仲尼之長生也

林子曰。文王有崇侯虎之譖。周公有管蔡之言。孔子有武叔之毀。子思有樂朔之圍。朱文公有事魔之誚。蔡元定有佐妖之竄。真西山有真小人之謗。魏了翁有僞君子之譏。故曰士增茲多口。

林子曰。志道也者。志而存之者。上也。據德也者。存而存之者。次也。依仁也者。不忘不存。違而依之者。又其次也。故失道而德者。據也。失德而仁者。依也。縱生請問依仁之依。林子曰。

倣之而依者。依也。傍之而依者。依也

林子曰。行蹻跖之行者。蹻跖也。而心仲尼之心者。獨不仲尼乎

林子曰。未證佛果。本無六欲。既登彼岸。亦無涅槃。

林子曰。非鬼之靈也。鬼於心者靈也。非鬼之形也。鬼於目者形也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謂也。林子曰。性各足也。終其身迷焉。衆人雖迷。然亦不離。又曰。

性在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林子曰。城復于隍。其詞悲乎。先否後喜。其情怡矣

林子曰。日其神乎。東海而復東之。日之午。中也。南西北海而復南之西之北之。日之午。亦中也

林子曰。天氣也。遠而望之。似若數百里之外。而爲天之際者。目之窮也

林子曰。聖人之神。日也。可得而遠近之乎。聖

人之氣。天也。可得而内外之乎

夏語不獨懲教

或曰。二氏之學。可勿談乎。林子曰。荒唐枯槁。誰其正之。而一夫之不德。不獨二氏者之懲也

林子曰。三教之書。類多寓言。故女媧非補天也。帝堯非射日也。齊人必非丐乞。鄰人必不盗雞。朱漫豈精屠龍之技。梁鷰豈擅馴虎之能。至於水火之入。蕉鹿之夢。草木之俱去。猶

猴之習定。闘雞解牛之義。斷臂割體之忱。玄微之旨。都在言外。余於是知信而惑之者。非也。怪而辯之者。亦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何謂也。林子曰。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

林子曰。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又曰。潛於淵者。躍之性而心也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何物非道也。山河大地。皆吾妙用。何處非佛也

林子曰。玻瓈赤珠。琿璖玳瑁。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

林子曰。無欲者。無意也。無意。則元神爲用矣。若思慮之神。即元神也。但思慮之神。則意矣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同出而異名也

林子曰。日月往來之機。易備之矣。天地生殺之權。春秋備之矣。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異流而竝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

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稽之庶彙豈必夔夷復生哉。而禮樂可與矣

林子曰。佛者。覺也。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

林子曰。割截身體而不嗔者。出生死而離之其亦所謂三年之後不見全牛也歟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無念為宗也

林子曰。道家謂之旁門者。黄老之異端。而非

正道也。釋氏謂之外道者。釋迦之異端。而非內道也。儒門謂之由徑者。仲尼之異端而非大道也

州生問執中。林子曰。思不出位者。執中也

明豐生問曰。古之人不以物累其心也。故以積珍而沒之海。有諸乎。林子曰。珍沒於海者。心藏之淵也。夫物豈能累心。心累於物爾

林子曰。元神為用。故不慮而知也

大本生問黄中。林子曰。黄中者。中黄也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又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

林子曰。反身而誠者。反而身之者。誠也。人茂生曰。忠臣之忠。孝子之孝。而至於誠者。亦神仙也。神仙非幻術也。誠而神者。神仙也。若茂也可與語三教之大矣。故比干之剖心。申生

之待烹。丹心一點。萬古不滅。雖謂之刑解而去可也

林子曰。誠而明者。寂而照也。

林子曰。無以生為者。長生也。夕死可者。不死也。

林子曰。好貨好色。與民同樂。邪道而歸正也。故曰天機只在嗜欲中。

林子曰。上自天地。下至黎庶。及諸昆虫草木。莫不有陰有陽。而道釋者流。顧乃抗其志而

靜孤也。不知道矣。

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林子。林子曰。兆恩嘗考三氏之書。黃帝住世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十。孔子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死之訣。顧兆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逸不豫。庶幾或能於身死之際。如黃帝之僊去。帝堯之殂落。一點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兆恩羽化飛騰之至術

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爲炳煥。相爲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黃老孔釋相爲存亡。相爲始終。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要訣也。

明珪生問曰。日求一餐。夜則樹下一宿。不亦難乎。林子曰。釋迦不爲也。明珪生曰。載之四十二章可考也。林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林子曰。棲跡於斷澗絕谷。飄倏於綠霧白霞

剝其陰以復一身之陽者。陰丹也。達其道以憂天下。窮其道以憂萬世。剝其陰以復天地之陽者。陽丹也。

佛放大明光。普照十方世界。林子曰。光四方而顯西土者。文王之日月也。

法一生問往生之旨。林子曰。五濁惡世。倏變而爲阿彌陀佛國者。往生也。實非有所往而生也。

蔚生問天地之始。林子曰。天地亦物。亦氣亦

形。無氣無形。渾淪無名。

標芳生問曰。不圜坐則不寂。不林棲則不淨也。信乎。林子曰。堯舜兢業萬幾。禹惜寸陰。文王不遑暇食。是其寂也不圜坐。而淨也不林棲矣。

林子曰。惟龍虎鉛汞芽雪龜蛇。而辯之亟焉。故不知黃老之心也。惟黃花翠竹露柱剎竿。而言之詳焉。故不知釋迦之心也。

二氏者流。則曰仲尼之學。惟在拱手安足而

心性非所先也林子曰苟即儒者之書而細觀之則知仲尼之學原於一矣儒門者流則曰釋老之學惟在荒唐枯槁而倫屬非所重也林子曰苟即二氏之書而細觀之則知釋老之學達其常矣

瑋生問主敬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

林子曰地也者形也內也天也者氣也外也人之形外也氣內也養成此氣則天地之氣皆吾之氣也天地之氣皆吾之氣則人之形又在內而氣又在外也若混而言之則氣在人中人在氣中形與氣相渾淪而不相離矣

林子曰楊朱後孔子而生去老子世代甚遠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何歟

林子曰玄牝之翕闢者乾坤之象也天根月窟之來往者日月之象也

佐生問曰仲尼亦有丹歟林子曰仲尼其至矣始則以其中胎一身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一身既則以其身胎天地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天地充滿一身者是有一身之陽也充滿天地者是有天地之陽也

夏語歸儒教

林子曰三教曷歸乎歸於儒也曷歸於儒也釋歸於儒也道歸於儒也儒亦歸於儒也既儒矣又曷歸於儒也世之儒者雖學仲尼而不以其心也然其君臣父子之際序列既詳則固可以群二氏者流共之而使由之矣使其不外仲尼也而心之是亦仲尼而已矣是之謂儒之儒也

林子曰天地之始終也聖人得而旦暮焉天

地之南北也聖人得而只尺焉
林子曰身之極樂國也如來禪定於其中矣而釋流則西方之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遥於其中矣而道流則海外之
易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達磨曰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黄庭經曰出日入月呼吸存又曰皆在心内運天經
林子曰天經也者黄道也而吾身之日月往來於其間矣程伊川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也張横渠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朱文公曰氤氲闔闢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

林子曰學也者學以復其虚明之本體也教也者教以曠其相通之妙機也故真學不積至教無傳
林子曰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言故而不及於利者非以明性也故利也者性而情之者利也希朱生問曰敢問天之故林子曰以迹而求天之故則天可得而考矣以情而求性之故則性可得而明矣
林子曰剥一身之陰而陽純者李吕也剥四海之陰而陽純者堯舜也
林子曰心本清淨者釋迦也心本平直者彌陀也
林子曰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賜不受命
人茂生問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其

旨如何林子曰莫非外也莫非内也故日月星辰者法身之照臨也山嶽河海者法身之流峙也若謂法身特與天地之氣能相通則是有我而有外矣故曰仁者渾然與天地同體者天地即我我即天地也
兆詰生問鬼神之盛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且伸則無一物而不鬼且神也
林子曰百姓之不知與仲尼之無知一也但百姓不能忘知而鑿之則始與仲尼異矣

林子曰。心無動靜。而住心觀靜。不識心也。又曰。心本虛明。亦本活潑。

林子曰。反求諸己者。知聖人之在我。信聖人之益篤矣。

林子曰。忌之而允執之者。堯舜之中也。外之而度取之者。子莫之中也。

兆瓊生問曰。玄牝者心歟。林子曰。非心非不心也。

啓寅生問曰。儒亦空歟。林子曰。空空者。仲尼也。屢空者。顏淵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者。空也。億則思慮起而不空矣。故不億而知。寂而照者。先覺也。

陽生問曰。既多識而非之。又先之以博文也何歟。林子曰。博之以文。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循循之善誘矣。

勳生請問後身之說。林子曰。不知也。幾於誕矣。豈其一點清靈之氣。復屬於後人之身者歟。

兆詰生問正位。林子曰。天下之正位。天下之大中也。坤。腹也。正位則居體矣。鼎。身也。正位則凝命矣。

林子曰。陽貨之言。七篇錄之。魔說而密語也。

紹科生問曰。謂密語爲外書者。又何也。林子曰。人而不仁矣。雖以夷之禮。夔之樂。而日陳於前也。特文爾。

仕欽生問金丹。林子曰。丹者。心也。有一點爲善之心也。金者。剛也。以天下萬世非之而不顧也。

璋生問黃帝之道亦邪歟。林子曰。世人既以其帝而尊之。復以其道而邪之。則吾不能知矣。

林子曰。約禮之禮。復禮之禮也。

諸生有以身富貴而不能事心爲憂者。亦有以身貧賤而不能事心爲憂者。林子曰。汝之富貴。不大堯舜。而堯舜猶能執中。汝之貧賤。不過孔曾。而孔曾亦曰一貫。故耄期倦勤。一

日萬幾伐木微服七日不食豈其以不能事心爲憂邪

應麟生有疾林子曰爾知所以生而生所以死而死者乎應麟生對曰豈非所謂未嘗生者不生未嘗死者不死歟林子曰然

明俊生問曰儒亦有彼岸歟林子曰回以愚而登仲尼之彼岸也參以魯而登仲尼之彼岸也

林子曰絕苦海者不假筏而誕登也而出悅

紛華則亦望洋而竊嘆矣豈其風逆而浪惡邪由其棹之者之未力也

文命生問窮達林子曰達達也窮亦達也文命生又問曰窮豈能達邪願聞古之人林子曰皇帝王君天下而爲天下君者達之達也孔釋老師萬世而爲萬世師者窮之達也

林子曰心性明矣復在家而倫屬之是二氏而釋老即二氏而仲尼也

大本生群三氏者流而教之之蕭以告林子且訪爲師之道林子曰師也者義而君仁而親也況復等天地而匹之故天地君親師五之而列矣大本生曰始不追其往而察其心也斯受之豈其能持之久而不變邪林子曰孔子所謂與其潔也又焉知其來而逆之也

林子曰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堯舜之春天地之春也

林子曰道之明也聖人也天地也道之行也聖人也天地也天地啓其運聖人執其機

夏語續

夏語續中一教

林子曰道原於一一統於中中而一者無極而太極也一而中者太極本無極也余於是而知中無定在者寂然不動之本體也一無不貫者感而遂通之妙用也

林子曰唐堯以道統而傳之舜也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豈不以一之太極而立乎其中邪孔子以道統而傳之參也曰吾道一以貫

之。豈不以一之一貫。而敬以直內邪。

林子謂文輝生曰。儒而聖也。以中以一而闡道統之傳矣。故曰執中。曰一貫。道而玄也。以中以一而闡道統之傳矣。故曰守中。曰得一。釋而禪也。以中以一而闡道統之傳矣。故曰空中。曰歸一。

文輝生問中一之旨。林子曰。中無不包。非中非非中。而自有真中者在焉。一無不貫。非一非非一。而自有至一者存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中也者。太虛也。夫惟其中之太虛也。故其庸而無所不宜者。中庸也。一也者。太極也。夫惟其一之太極也。故其貫而無所不達者。一貫也。

林子曰。中也者。體也。一也者。用也。易曰。寂然不動者。中之體所由以大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一之用所由以神也。

林子曰。我之非身大身。充塞乎天地。而天地皆我也。我之非身大身。徧滿乎虛空。而虛空皆我也。

文輝生問竅竅光明之旨。林子曰。心七竅也。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自能透滿於一身之內。身大竅九。小竅八萬四千也。竅竅俱闡。竅竅光明。自能透滿於天地之內。至於天地之竅。無數無盡。不可得而紀也。無數無盡。竅竅光明。自能透出於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矣。始而虛其心也。既而虛其身。又既而虛天地。虛而無虛。無虛而虛。虛也不知。無虛也不知。

此三氏極則之教。所以能卓越千古。而曰道統中一之傳。有不在於斯者。余不能知之矣。余不能知之矣。

林子謂文輝生曰。心也者。豈曰在於吾身之內。而亦在於天地之外矣。身也者。豈曰在於天地之內。而亦在於天地之外矣。至於天地。豈曰在於虛空之內。而亦在於虛空之外矣。此余之所以大闡三門。同歸於一。夏者。此也。

邵康節曰。天地大竅在夏。余於是而知無心

無身。無天無地無内無外。同此一虚空也。余今復與汝言之。内観其心。心無其心。汝以為是心乎。非心乎。外観其身。身無其身。汝以為是身乎。非身乎。上観乎天。天無其天。汝以為是天乎。非天乎。下観乎地。地無其地。汝以為是地乎。非地乎。無心無身無天無地。汝以為是虚空乎。非虚空乎。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書心鏡指迷卷端

魯張子方造宗孔堂問天地之道於林子林子曰觀之吾身則知天地矣張子方曰吾身至小也天地至大也以吾身而觀天地吾豈能釋然於夫子之言也林子曰此非余之言也中庸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非所謂參三才而為吾身之一天地耶載觀之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是易之言益又甚焉斯亦不足異矣而吾心之分量則固若是其大也乃復指堂所懸鏡以語之曰惟此一鏡亦云小矣物物皆備何廣大也纖悉不遺何精微也又况此心之廣大精微者乎特患不能致之盡之而有以塵之爾於是子方幡然悟曰吾塵吾鏡久矣一聞夫子之言殆如眊者復能覩焉遂強為着書以與同志者共之余乃譔心鏡指迷篇龍江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衷瑜恭閱

心鏡指迷

余嘗懸一鏡于宗孔堂其製圓度其圍尺又嘗懸一鏡于心聖軒其製方度其徑寸有六是雖大小方圓之不同而其中之所涵何其深遠而廣大也夫鏡有形也特一物爾而其中之所涵能深遠廣大如此又况吾心之鏡非形非物非大非小非方非圓非內非外非有邊旁非有上下不可以廣大而擬議之也不可以深遠而測量之也然是鏡也仲尼得之於周公周公得之於文王文王得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得之於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得之於盤古氏盤古氏得之於自然

林子曰鏡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鏡

塵矣而謂之鏡可乎心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心塵矣而謂之心可乎或問心之鏡之塵林子曰眾人外物於聲色臭味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學者內物於意必固我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又問何者謂之物林子曰物也者物之也夫心本無物也而物安能物之邪物之所以能物之者以心之物乎其物也心物乎其物則心凝乎其物矣故塵積而不散鏡豈能明物凝而不化心豈能虛

林子曰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是不能廓然大公而餂其所以照之之體矣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畏敬而辟之其所賤惡而辟之其所哀矜而辟之其所敖惰而辟則是不能物來順應而乖其所以照之之用矣

林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不以天下之大塵乎其心之鏡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者不以一介之微塵乎其心之鏡也

林子曰怒者鏡之塵也而不遷怒者不使塵之之也過者鏡之塵也而不貳過者不使塵之也非禮者鏡之塵也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不使塵之之也

林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鏡明矣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其鏡照矣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惟恐其有以塵之也

余嘗謂心其一聖人乎又嘗謂人之所以能

虛靈知覺者心也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心之虛靈知覺邪然心固在我矣心在我則虛靈知覺在我矣虛靈知覺在我則聖人在我矣故曰聖人與我同類者而心之鏡又焉有不同邪故夜氣清明仁義之良心之與聖人同也而旦晝梏亡禽獸不遠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蹴爾不屑良心之激發之與聖人同也而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故曰陷溺其心者然也而

非其心之鏡之初也。

林子曰。老者朋友少者。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安之信之懷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上而天。下而地。中而萬物。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位之育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前乎千百世之旣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亦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通之而一息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

或問仲尼而下。此鏡亡歟。林子曰。仲尼之鏡在人心。不惟知者有此仲尼之鏡。而愚者亦有此仲尼之鏡。不惟賢者有此仲尼之鏡。而不肖者亦有此仲尼之鏡。但知者以其知而塵其鏡也。愚者以其愚而塵其鏡也。賢者以其賢而塵其鏡也。不肖者以其不肖。而塵其鏡也。

林子曰。心之鏡。太虛也。仲尼之心之鏡。太虛也。仲尼之心之鏡。非有異乎人也。仲尼之心之鏡之太虛。非有異乎人也。

或曰。鏡以古而珍。而仲尼之鏡。由春秋以來至于今。不謂其古之可珍耶。林子曰。若曰仲尼之鏡。始自春秋。則仲尼之鏡。亦不可謂之古矣。殊不知仲尼之心之鏡。未有天地。先有此鏡也。吾人之心之鏡。亦未有天地。先有此鏡也。故人雖有古今也。而人之心。則無古今矣。鏡雖有古今也。而心之鏡。則無古今矣。

林子曰。以鏡涵鏡。則彼鏡之所涵者。又涵於此鏡之內矣。以心鏡心。則先聖之所鏡者。又鏡於後聖之心矣。或曰。六經之道。燦如日星。豈不涵於聖人之心之鏡歟。林子曰。豈惟聖人。人皆有之。而聖人之心之鏡。能不塵爾。吾惟吾心之鏡而不塵焉。則聖人之心之鏡在我也。聖人之心之鏡在我。則雖未有六經之先。而六經也。我可得而作之矣。至旣有六經之後。而六經也。我可得而述之矣。蓋心無彼

此。而聖人六經之道。不過先發吾心之鏡之所同然。以照臨天下萬世爾。故以鏡涵鏡則鏡鏡相通。以心鏡心。則心心相照。

林子曰。鏡此鏡之所鏡。則彼鏡之物物色色可得而數也。鏡吾心之所鏡。則聖心之淵淵浩浩。可得而知也。鏡固無異照矣。聖其有異心乎。故不特以此心。而曠然以通聖人之心焉。聖人即我。我即聖人。而聖人之心無異鏡也。抑且以此心。而曠然以通天地之心焉。天地即我。我即天地。而天地之心。無異鏡也。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衷瑜叅閱

本體教上

常明其本體歟。林子曰：日月有明者，本體也，容光必照。

本體之昭昭者，明也；本體之不息者，常也。

本體者，未發之中也。

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

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本體也。

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者，本體也。

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者，本體也。

虛靈者，本體也。

寂然不動者，本體也，而感而通之者，利於用矣。

知來其本體之神乎，藏往其本體之智乎。

洗心退藏於密者，復此本體也。

堯舜之所謂允執厥中者，其本體之謂中乎。

孔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其本體之謂一乎。

本體之寂然不動者，誠也；本體之神妙無方者，聖也。

本體則本自廣大，故曰浩浩；本體則本自靜深，故曰淵淵。

明此本體，則建諸天地而不悖；明此本體，則質諸鬼神而無疑；明此本體，則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

本體教中

先天一氣，混元至精者，本體也。

生身之源，受氣之初者，本體也。

本體則湛然常寂，本體則常應常靜。

七返者，返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

復命者，復此本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

本體者，自然也。

損之又損，以至無為，以復自然之本體也。

得此本體，而一真不妄，謂之真人；得此本體，而神化不滯，謂之神仙。

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

刼不壞者金丹也
本體則為鉛汞之根本體則為陰陽之祖
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
若稍屬之知且識焉即非本體即非天也
守此本體謂之守中得此本體謂之得一
綿綿若存者本體之常存也
本體謂之元始本體謂之太乙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者此本體也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者此本體也先天地生而不

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此本體也

本體教下

自性者本體也
本體能生萬法本體能生智慧
本體本自金剛本體本自圓覺
本體本自清淨本體本自平直
本體本不住色亦不住聲香味觸法
本體本不着我相亦不着人壽衆生相
本體外離一切有相本體內離一切空相

本體則為不二法門
佛者覺也謂本體虛而能覺也
識此這箇〇麽這箇者本體也
惟此本體本不生滅
惟此本體本無無明
本來面目者本體也
人人具足者具足此本體也
本體則無色無空本體則無人無法
本體則妙湛圓寂本體則體用如如

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則本體之障蔽徹矣
本體本無邪見亦不愚迷憍誑亦不貪求執着
論聖則衆聖中王者此本體也論神則六通自在者此本體也論覆則四生普盖論載則六道俱承者此本體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之謂誠誠也者本體也
惟此本體孔子得之以為儒也黃帝老子得之以為道也釋迦得之以為釋也先生

得之以為夏也惟此本體儒之所以為儒也道之所以為道也釋之所以為釋也夏之所以為夏也惟此本體堯舜文武之所以君天下也惟此本體皐夔伊周之所以相天下也惟此本體仲尼孟軻之所以師萬世也以此本體上而為天則有天天者存而天道以清以此本體下而為地則有地地者存而地道以寧以此本體中而為人則有人人者存而人道以明以此本體

徵而為物則有物物者存而物道以生以此本體而行達德則知為天下之極知仁為天下之至仁勇為天下之大勇以此本體而行達道則君臣以義父子以仁昆弟以序夫婦以別朋友以信本體之功用固若是其大矣要之易簡焉盡之而為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與能者若愚夫愚婦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焉即非本體即非聖人之道也

門人劉獻策謹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秉瑜叅閱

常明教

常明也者。心性常明也。常明心性也。心性常明者本體也。常明心性者工夫也。

聖人者。心性常明也。賢人者。常明心性也。心性常明者。性之也。常明心性者。反之也。

聖人者。明之而至於盡。無常而無不常也。賢人者。常而明之。不使昏也。

以其生意之謂仁。以其常惺惺之謂敬。以其寂然不動之謂誠。

聖人之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惟此常明之體。隨感而應爾。

日月常明也。深穴而處之。而謂日月之不常明。心性常明也。一點昭靈。烱烱不昧。晃朗宇宙。照徹古今。但常人徇於私欲。學者謬於意見。譬深穴而處之。而謂心性之不常明。

人知動之之謂妄。而不知靜之之謂妄。常明則無妄矣。

常明有動靜歟。林子曰。未嘗動。未嘗不動。未嘗靜。未嘗不靜。惟無動靜。故無寂感。寂然不動者。此常明也。感而遂通者。此常明也。

夜氣之際。常明也。而旦晝則梏亡之。

遷善者。復此常明之本體也。改過者。去此常明之障蔽也。

喜怒哀樂者。情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者。適也。惟常而明之。則能御乎其情。而安於所適矣。

何思何慮者。常明也。憧憧往來者。不常明也。

常明之謂一。常明之謂中。

當行而行。當止而止。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者。常明也。

常明則識量自大。常明則渣滓自消。

常明則譽不喜。毀不怒。利害生死不入其心。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常明矣。

德之不脩。脩此常明之德也。學之不講。講此

常明之學也。
心性有一刻之不常明。則不足以合德天地矣。
心存便是主敬。主敬者。常明也。
造次顛沛能常明方是工夫無間斷。
行不著習不察。不常明也。
心有一毫之偏向。即是不能常明。
變故一臨。而不能平心易氣以處之。是不能常明也。
抑亦先覺者。常明也。逆詐億不信者。不常明也。
常明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念念不忘者。常明也。
必有事焉者。以常明為事也。
忘之則不能明。助之則有以傷其明。惟勿忘勿助者。常明也。
視聽言動。處事應物。無非此常明運用。學者當常自提撕警覺。

正心者。恐其不常明也。勿正心者。亦恐其不常明也。
讀書不務博。欲以印證此常明也。
堯舜與人同者。性善也。性善者。常明也。
不能人人而面悉之。假之論著。以發揮此常明也。
常者。常之也。常之而復常之。故存存而匪懈。
明者。明之也。明之而復明之。故昭昭而不昧。
人人有箇大常之道。不可得而易者。與天地相終始也。人人有箇貞明之道。不可得而熄者。與日月相炳煥也。
擴此常明而大之。欲盡天下之人。而常明之。而常明於天下。欲盡萬世之人。而常明之。而常明於萬世。斯謂之一體之學。盡性之功也。
以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惟擴此常明而大之也。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原教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衷瑜參閱

說夏上

夏也者大也。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而陰陽也。陰陽統於夏。陰陽而五行也。五行統於夏。退藏於密。即儒是夏。谷神不死。即道是夏。如是降伏。即釋是夏。光明藏者夏也。活潑潑地者夏也。玄關竅者夏也。呼吸根者夏也。樂處者夏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夏也。一貫者夏

也。而得一歸一者亦夏也。執中者夏也。而宗中空中者亦夏也。以言乎其居吾身之廣居。以言乎其位吾身之正位。以言乎其道吾身之大道。恍恍惚惚。杳杳冥冥。涅槃妙心普現一切。塞乎天地之內。超乎天地之外。先乎天地之始。後乎天地之終。

說夏中

儒亦夏也。而仲尼之道在我矣。道亦夏也。而黃帝老子之道在我矣。釋亦夏也。而釋迦之道在我矣。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在太極之上不為高。在六極之下不為深。先天地生不為久。長於上古不為老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論覆則如天。而四生普蓋。論載則如地。而六道俱承。論明則如日如月。而光騰八表。輝徹古今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儒世間法也。道與

釋出世間法也。而所謂夏者亦夏亦儒。亦世間法也。亦夏亦道。亦夏亦釋。亦出世間法也。

說夏下

先天之理。夏備之矣。先天也者。天之先也。生天生地生人。而為天之先者。先天也。故天者氣也。而先天不屬氣。地者形也。而先天不屬形。惟夏則非天非地。非氣非形。微乎微乎。其不可得而名言乎。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而天地人之至妙至妙

者於夏爲盡之矣皇之所以爲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而皇帝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爲盡之矣儒之所以爲儒道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釋而儒道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爲盡之矣天得夏以清地得夏以寧人得夏以聖皇得夏以道帝得夏以德王得夏以功儒得夏以仁道得夏以玄釋得夏以空莫非天也而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得夏以照以臨莫非地也而山岳河海之屬於地

者得夏以峙以流大而元會運世之終始乎天地者得夏以綱以維小而飛走動植之茲育於天地者得夏以生以成

心教

人有人心亦有天心欲識天心先空人心惟此天心即汝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湛然常寂者心寂而常感者心汝甚毋以思慮心爲汝真心惟汝真心即我之心惟我真心即天下人之心天下人真心即萬古聖人之心

萬古聖人真心即天地之心惟此真心通天地人心惟此真心歷萬億劫不壞心爲學初心先求放心心無出入便識真心

玄鏡銘

玄鏡混成常照常寂徹古徹今夜月晝日中涵太虛天地一粒不着些塵何勞拂拭

無佛秘旨

佛本無佛我不是佛我即是佛我不名佛我不名佛人不我佛人不我佛我不是佛儒者

需人是世間人仙者山人出世間人佛者弗人盡虛空界我不是佛無虛空界

盡虛空界有界有盡無虛空界無界無盡

無虛空界盡無虛空界無盡虛空界非有

盡虛空界非無盡

佛與無佛是平等佛佛佛無佛世尊曰佛

長生者神

神也者亙古今而長存者也故神者陽也鬼者陰也爲善者陽也爲不善者陰也陽則氣

清而屬天。陰則氣濁而屬地。氣濁則神濁。而神反為鬼矣。劉經邦曰。神寄於人之身。身死而神不滅。鬼寄於人之身。身死而鬼不滅。

世間法

世間法最大者。莫大於綱常。若舍綱常之大而遽談出世之旨。豈不誕哉。其所謂祝髮毀形。以斷棄倫屬者。果能超出形骸之外乎否也。乃若世之儒者。手恭足重。榮華其言。似亦足人之聽聞矣。至於綱常斁裂。猶然置而不

論。其殆謹厚之遺與。然孔子之道大矣。或有竊其餘緒。以資清談。猶晉室也。忽心性而畧綱常。余恐孔子之道似不如此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聖人之學。盡於此矣。故舍一以語達德則德非其德也。舍達德以語達道。則道非其道也。

三門一致

三教聖人之所以養之於內。而身心性命之學問也。但以此而為世間法。以正三綱。便是儒者之道。以此而為出世間法。以超物外。便是二氏者流。

因教

大抵聖人之教有三。有以世間法。而語世間人者。有以出世間法。而語世間人者。有以出世間法。而語出世間人者。若夫外而能明其三綱五常之大。內而能明其性與天道之微者。是在世間而出世間。乃余之所願見而不

可得也。

本教

三綱五常者。世間法也。性與天道者。出世間法也。必也內能明夫性與天道之微。外能明夫三綱五常之大。有家者。以一家為己任。有國者。以一國為己任。有天下者。以天下為己任。內外合一。兼而脩之。實下工夫。十有餘年。又必了得世間事。然後方可飄然物外。而出世間。此乃萬古不易之常道。而二氏者流之

所當持循也。

二

林子見時有不昏者。而必語之曰。子之一身至重也。天開地闢而人生焉。世世不絕。而至於子之身。自是子而復孫。孫而復子。至於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尚未艾也。是子之一身。上而為天地開闢以來祖宗精神之所聚。下而為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子孫命脈之所寄。所繫之重。至於如此。而子乃忍於斷棄倫續。而

自以為高且潔者。殆亦未之思歟。

三

或問邵堯夫之學。亦有同歟。林子曰。程明道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然其學也。必須林下相從三十年。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堅苦刻厲。至於如此。然後可也。若兆恩之學。則異於是。必內蘊乎心身性命之學。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或六七年。或十有餘年。或二三十年。隨其分量磨煉純粹。又必綱常既備。俯仰無累。然後飄然相從於林下。方為可也。堯夫又有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由此觀之。則堯夫之學。亦有同者。

釋先淨戒

有釋氏子覽林子非三教等集。艴然不悅。遂造林子而言曰。釋氏之教。所由來尚矣。而子乃欲盡滅釋氏之教歟。林子曰。豈其然哉。劉謐有言曰。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顧余何人也。乃欲盡滅釋氏之教邪。夫既曰釋氏之教。終不可滅矣。而子必欲其嗣續而綱常之者。何為也哉。林子曰。子獨不聞釋氏之教。而有在家出家之異者乎。又不聞釋氏戒律之嚴。而在家出家。皆所當守者乎。戒律有曰。離非梵行。而所謂離非梵者何也。永斷色欲也。又曰。離邪淫。而所謂離邪淫者何也。不犯他人妻女也。故余每欲其嗣續。而綱常之者。豈有他哉。蓋為其不識清規。而與破

戒壞律者道也。

二

林子曰。能守戒律矣。在家可也。出家亦可也。不能守戒律矣。在家猶之可也。出家則斷乎其不可也。若維摩詰之有得於佛之大者。豈曰出家。至於傅大士龐蘊等輩。亦皆在家之賢者。釋氏者流。不可不知也。

立教之異

或問三教之道同歟。林子曰。其道同。其教異。

也。故孔子者。以世間法。以語世間人。而儒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綱常以正。倫理以明。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者。乃其畧也。老子者。以出世間法。以語出世間人。而道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膠轕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為之境者。乃其畧也。釋迦者。亦以出世間法。以語出世間人。而釋氏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偽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者。乃其畧也。故曰儒與釋老。迹異而道同。不善用者用其迹。用其迹則滯。滯則可得而攻。善用者用其心。用其心則通。通則無得而議。又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是一性上起用。迹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無相解

或問釋氏無有男女等相。林子曰。此自其佛之性言之。以佛之性。本無男女等相也。又問

平等無有高下。林子曰。此亦自其佛之性言之。以佛之性。本無高下等相也。然自其佛之性言之。固無男無女。無高無下。而無分無別也。若以其人之情言之。則有男有女。有高有下。而有分有別也。近有竊佛之聲者。不知了性。不能忘情。而傅會於無相之說。漫將男女而羣列之。能無瀆乎。瀆則壞禮。漫將高下而等夷之。能無凌乎。凌則奪分。故授受不親。以禮之別。而類聚有秩。乃分之宜。

明經堂

林子曰。古之爲師者。教人以修道。今之爲師者。教人以學文。今諸生之所以從我者。固專在道。而我之所以與諸生者。必兼以文。獨不觀之仲尼之徒乎。問政爲邦。仕曾仕衛。蓋幼學壯行。聖人所不廢也。況科舉之興。出自國制。而仲尼之聖。亦曰從周。是知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而明經之學。亦當時之載質也。其惟正心修身。以爲兼善之地。業舉遵制。以爲進身之階。斯謂之有體有用之學。大中至正之道也。條列于左。諸生其惟遵而行之

一作文。以四九日爲期。每期作文一篇。辰候至午候而止。諸生所習之經不同。會日俱作四書文經文。隨便自作

一作文以理爲主。氣輔之。平淡中取奇。詞苑之巨匠也。蘇子瞻曰。凡作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眞可謂文章之評矣。近來作文者。不會漢人六代之意。漫襲漢人六代之詞。自以爲高古美麗。又有一等。專用新奇之字。文以艱深之詞。斷手截足。令人難句。爲高是。皆才不足而氣不昌。故不得已假此以取名爾。今後作文。理要精微氣要昌大。轉折處亦要圓活。然此非可以易言也。蓋由養之於内。既至而後發之於詞。自順矣。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諸生毋徒求之文字之間可也

一看書。每日上午四書。下午本經。各一葉半。所看書。白文務要熟誦。小註亦要熟誦。

一讀書。每十日義二篇。論策表各一篇

一每月四九日下午。會齊明經堂。先將本日所作之文。私相筆削批點。然後呈覽

覽畢。聽掣籤背。經書白文。得籤者卽背首五句。依次左旋。各背五句。遇而復始至所看書畢而止。次掣籤講說經書。每掣二人。相爲問難。若講解不明。另舉一人再講。餘者靜坐以聽。毋得譟言以亂規矩。其所講者。只要發明本文及體貼小註。截段明白。若有疑者。先書於起止簿上。俟講書畢時問難。且便掣籤時查考。又次掣籤背義論策表。只掣三人。務要應聲朗誦十數句

一各備起止簿。書所讀某義論策表若干。所看某經書若干。以便查考

一會日俱早膳後來。午膳要回家。不必輪流辦會。務以恬淡省事爲主

一遇期有事。預先稟明

一自立會之後。除會期外。不必相爲往來。其親友之禮所不可廢者。朔望寬假一日。免看經書

一背書掣籤。若有事時。或令東揚仰先代攝

一書程甚簡。中間有不能自解經旨。欲從他師。及私加作論策表等文。讀五經性理鑑綱目等書者。聽之

一諸生務要除去惡習。私齋中不許招集外人。及議人是非長短

一言語貴簡。當以忠信爲主。衣服貴莊。又以質素爲先

一不許飲酒。及街坊遊戲。以蕩心性。以妨書程

一讀書以有常爲貴。不宜困憊精神。諸生於大暑三伏之時。夜分不必讀書。務要靜坐養心。餘時至一鼓而止。一鼓之後。亦要靜坐養心

一崇禮堂條示諸生者。與外人相爲往來云。若會中有吉事。或召燕。更宜恬淡。不必殺牲。每席務要四人。五肴二菜。麪湯

一行麪食二碟清酒一壺先期帷具單帖至期自來毋俟催速凡吉凶大禮衆帷具一果酌行之所謂君子之交淡若水也諸生其體之

一奭召公名也而周公乃曰君奭貴其質也後世因字而諱其名復因號而諱其字今後須以字相呼其惟於少者則字之於長者則字而兄之此亦古人之質也

一諸生實有弟兄之義坐次不必分主客惟以齒爲序若不便於他賓則因時而異其禮可也

一朔望日下午或登東山及附郭之有勝境者以效曾點浴沂風雩之樂晚膳後俱至明經堂清坐或誦四書一章或歌詩一篇要皆切我心性者

林子曰諸生肄習舉子業當以此爲事不可以此爲心所謂事者蓋爲之自我當如是也若汲汲以功名富貴爲心則徇外而忘內是亦鄙夫之患得也安足道哉又曰諸生固不可有重功名富貴之心亦不可有輕功名富貴之心惟當遵奉

國制肄習舉業偶得取第而顯用於時也亦足以展吾平生之志或在一府即以一府爲已任或在一縣即以一縣爲已任若志不得遂道非所宜則當賦靖節歸來之辭可也今諸生每曰吾不願仕矣豈不失之偏邪故以仕爲通不爲民謀者非也以隱爲高徒爲身謀者亦非也

昔余棄去舉子業退處山中不免以道術舉業岐而二之然舉業正所以明道術也夙夜之所莊誦者非聖人之遺言歟夙夜之所講明者非聖人之微旨歟反求心身而躬行之是亦道術之一助也今諸生其依此明經條約時而習之以自考也果能涵泳義理之精微者乎果能不以功名富貴爲心者乎幸而

得第焉能不自以爲喜者乎。不幸而失利焉。能不自以爲悲者乎。以此應迹常自反照。其爲心身之益。道術之助也。不既多乎。凡我諸生。戒之勉之

示諸生學道之方

君子之達也。不特進則治民而已。雖兵凶戰危。亦不得已而用之。君子之窮也。不特退則脩己而已。雖耕稼陶漁。亦安其分而爲之。諸生每欲棄去舉業。以爲不奪於外慕。殊不知。

處功名之中。而不爲外慕所奪者。乃爲可貴也。每欲寂然無爲。以爲不惑於他岐。殊不知處日用之間。而不爲他岐所惑者。乃爲可貴也。諸生凡有爲子之責者。當盡其爲子之道有爲弟之責者。當盡其爲弟之道。有訓蒙之責者。當盡其訓蒙之道。即此是道。即此是學豈必遺落世事。然後爲學道之勤邪

示諸生從政之道

諸生知朝廷待士之厚乎。諸生肄習舉子業他年或仕而郎官之秩也。或進而大夫之列也。不惟身處顯爵。口食天祿。而上而祖父沐其寵。下而子孫席其餘。此可謂至厚矣。諸生其惟處常而思爲良臣。以爲民也。處變而思爲忠臣。以爲國也。蓋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爲國爲民之心。其可以少替乎

示諸生自反之道

凡人以我爲是者。則我未必是也。以我爲非者。則我未必非也。諸生不必是非人。亦不必

因人之是非。以爲己之喜怒也。且諸生中。前日亦曾有以我爲非者。而今乃反以我爲是安知其前日以我爲非者而是乎。又安知今日以我爲是者而是乎。安知外人以我爲非者而非乎。又安知諸生以我爲是者而非乎。是非不必責之人。而善惡自當審之己。此亦君子自反之道也

訓諸生

諸生從我遊者。或數月。或一年二年。亦云久

矣果能先立其大不為小者所奪者乎果能不溺志於名與利者乎果能不充詘於富貴而隕穫於貧賤者乎果能於我之所言守之不敢怠荒者乎果能言必信行必果而慎其樞機之發者乎果能於惡少逸蕩之流避而遠之者乎又果能不惡而嚴者乎果能於明經所條者敬而守之者乎又果能不以功名富貴為心者乎果能於崇禮所條者率而由之者乎又果能不激厲以傷和氣者乎此皆

余之所欲聞者幸為我言之如或安於舊時之陋習速改之可也

戒諸生

古之君子欲希賢卽為賢人欲希聖卽為聖人以其志也苟無其志雖左堯右舜而周公仲尼為之後先亦且無如之何矣故曰君子能與人以道不能與人以志諸生毋徒專望之人可也且諸生之所以從我遊者非以道乎苟出見紛華而舊習復作其於道何如也

我必峻其詞以斥之於是而有悛心焉耳也不然我必正其罪以絕之諸生其惟以志責之已毋甘於暴棄而卒流於汙賤之歸也

明經答問

或見林子明經條約謂林子教人以正矣林子曰不正則不模不範安可以教人哉或曰仲尼正也老子邪也林子曰豈非以攝性為老氏者流而明經乃仲尼之徒歟然攝性者事仲尼之心也明經者誦仲尼之言也

詩文浪談 弁小引

曰浪談者何也不能詩而談詩不能文而談文者浪談也或曰二太子書及陳玄氏傳非文歟林子曰學語嬰兒不足道也醒心集非詩歟林子曰聊以闡明三教已爾不聲不律又安敢以言詩也若予少時之作能唐人語矣而予自儗於唐人何如也林子曰此乃襲唐人語莫以附其名於藝

苑之後爾識者耻之而可謂之詩乎龍江林子兆恩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言詩之貴聲也而聲必有律唐虞以前有近體乎而曰律者何也豈非無其律不足以和聲哉故聲之有律非特近體爲然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又曰鄭聲淫然豈惟雅樂之聲得其情性自得而能興也雖至鄭衛之什亦皆有其聲矣靡靡動人邪淫溺志記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也者詩之可被於聲者樂也

夫詩之聲也豈曰平而平仄而仄焉已哉即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此天地自然之聲也而唐以後鮮有知之者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且不可以循古之恒裁而況能盡詩之變體邪今以律之變體言之如曰昔人已乘白雲去又曰北城擊柝復欲罷又曰七月六日苦炎熱

等若干章此又專在於輕重清濁之間爾平仄云乎哉由是觀之則唐人之所謂變體者乃以變其平仄之聲者也而輕重清濁之間盖有不可得而變之矣

或曰平仄尚矣豈復有輕重清濁之聲歟林子曰然若平仄之聲即幼童能辨之豈其盡詩之情耶然而輕重清濁之聲亦皆出於自然也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之自然而曰能盡詩之情者余弗知之矣

或曰古體亦有聲歟林子曰古體亦皆聲也即如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又如有客有客字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夫平仄既不論矣而輕重清濁之聲其可以不知乎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詩也

林子曰非惟古體之有其聲矣而三百篇之什亦皆聲也非惟三百篇之什之有其聲矣而明良喜起之歌亦皆聲也

或問集詩亦貴聲歟林子曰集詩亦以爲詩

也而詩安可以無聲耶今且以淫聲言之海鹽之聲弋陽之聲類乎不類乎設令梨園子弟一句作海鹽之聲一句作弋陽之聲二聲並作而欲按之管絃也斯亦難矣即有善於管絃者其能翕如雜奏以皦以繹而足人之聽聞乎

林子曰三百篇之什與近體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知也至於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不知也而集詩者槩以其句之駢麗而耦之自以爲奇矣雖云雙美其如聲之不相涉入何哉不謂之海鹽弋陽之聲而並雜於管絃之間乎

或問李杜之詩均一盛唐也豈其聲之不相涉入耶林子曰李杜之詩雖美而李杜之聲迥別李杜之聲豈相涉入耶夫宋以來集杜者多矣而一人之聲有不相涉入者乎林子曰亦有不相涉入者譬梨園子弟才作海鹽之聲頃作弋陽之聲又頃作鄉曲之聲而槩

謂一人之聲卒相涉入也可乎哉

林子曰三百篇之後有漢魏漢魏之後有六朝六朝之後有唐唐之後有宋雖其美惡不齊要之恥相襲也又曰騷之後有賦賦之後有文賦亦恥相襲也

林子曰唐虞三代之文譬花之蕋春秋戰國花矣此天地自然之氣亦天地自然之聲而文也者以宣天地之氣以達天地之聲者也天地之蘊因文以示雖有聖人之文亦且不

能違時矣或問聖人文矣而不能違時者何也林子曰夫聖人一身原與天地相爲流通焉者也惟其與天地相爲流通也故其氣也則皆天地之氣而其聲也則皆天地之聲矣譬春之氣溫其聲和秋之氣索其聲悲是一春一秋時固不可得而違矣雖有聖人者其能使春索秋溫而反其氣乎復能使春悲秋和而反其聲乎故不通於時者不可與言詩也此豈迂談惟可與知者道之

林子曰自生民以來而先王禮樂文物之盛至武王周公花矣先王危微精一之學至孔曾思孟花矣若漢之賦晉之字唐之詩亦皆得其時而花矣

林子曰莊孟之文古今之至文文之聖者也雖曰神變不滯而其無端涯之詞則又不可得而擬議矣

或問史遷氏林子曰奇矣耻襲前人能自著一家言矣然不免有意於文又問莊孟之文至矣而世之作者不莊不孟而必曰史遷氏者何也林子曰史遷氏之史雖云奇矣尚有蹊徑可得而循也若莊孟之文有蹊徑乎否也南華七篇其殆神化所至乎况莊孟之才而莊孟而下誰能及之無其才而欲襲其語焉擬之史遷氏抑又難矣

林子曰氣從竅而出者聲也氣從竅而入者亦聲也至於風之撼木水之激石以金戛金以木考木莫非氣也莫非聲也然爲天地間莫非氣也而莫非我之氣也莫非聲也而莫非我之聲也夫詩文一也本之性情精蘊以宣吾之氣以達吾之聲焉者也故宣吾之氣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氣乎達吾之聲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聲乎

林子曰若鳳之鳴也鶴之唳也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也鶴不能作鳳鳴猶鳳不能作鶴唳而天地自然之聲可得而變乎藉鶴而自醜其聲也而必欲希鳳之鳴焉然而能鳳鳴乎

否也。又曰。鐘不能作鼓響。鼓不能作鐘音。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不可得而變也。若人之聲則亦有然者。譬鳳鶴鐘鼓之不能相爲也。故有得氣之粗而聲洪者。有得氣之薄而聲微者。有得氣之促而聲疾者。有得氣之緩而聲遲者。今復以人擬之。殆亦華夷之語之不相通矣。縱相爲學也。而其聲果能相似乎。卽夷人華語而聲似矣。而華人能辨之。卽華人夷語而聲似矣。而夷人亦能辨之。然豈惟華夷之界爲然哉。卽四海之內。而江南江北。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抑豈惟南北之限爲然哉。卽一省之內。而各州各縣。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

林子曰。今復以一人之聲擬之。年而童矣。其氣弱。故其聲細。年而壯矣。其氣剛。故其聲大。及其老矣。其氣衰。故其聲也無力。然而壯之不能作童年聲也。老之不能作壯年聲也。豈非其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歟。夫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矣。而況希人之聲以爲聲焉。其將能之乎

余嘗考其聲於其天焉。天有其時。而古今異也。考其聲於其地焉。地有其氣。而山川異也。又考其聲於其人焉。本於所習。而少成若性者異也。故不通乎天地人者。難與言聲矣

林子曰。詩文之聲。世鮮知之。而論詩者。只曰此詩人也。能作大曆以前語。彼非詩人也。不能作大曆以前語。論文者。亦曰此文士也。能作西京以前語。彼非文士也。不能作西京以前語。斯蓋徒求之於篇什章句之末已爾。而非其所先也

或問篇什章句末矣。而其本之所當先者何也。林子曰。聲本於氣。氣本於虛。虛也者。無氣而有氣。所謂虛室生風者是也。程子曰。虛者道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夫天地之氣。且從虛中來矣。而況人乎。此蓋聲氣之元也。故忘其虛而氣自生。忘其氣而聲自律。一宮一商。乃

文乃質神而明之錯綜靡失不謂之詩文之至自然之聲乎故曰擲地有金石聲

林子曰不知有宮不知有商而宮商迭響不知有文不知有質而文質錯陳或縱或橫或抑或揚或闔或闢或陰或陽其誰尸之其誰爲之譬草之聖也筆去而手不知矣

林子曰氣從竅出而聲者自然也不從竅出而希人之聲以爲聲者非自然也世之作者每致詳於篇什章句之末鮮有能知聲者縱

或有意於其聲矣顧乃反其竅之所出而希古人之聲以爲聲焉鶴作鳳鳴鐘爲鼓響學聲而失聲者何限也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故聲然而不逆則不能聲藉喬與唇之俱亡也其能聲乎若風之撼木也水之激石也亦皆逆之而聲矣故不通於虛實順逆之故者不知聲也

或曰詩文特小技爾而子大之者何也林子曰夫詩文也者以洩天地之秘也以顯鬼神之微也以拾日月之華也以執四序之機也至於風雨之潤也星辰之紀也川海之流也山嶽之峙也禽鳥之音也花卉之致也形上形下亦莫不備此余之所以大於詩文而詩文斯其至矣然世之作者亦或未之知也學步效顰尋章摘句雕之琢之粉之飾之是亦工匠之一技而人小之者宜矣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曰充實而有光輝

之謂大又曰若決江河沛然而莫之禦也夫詩文則亦有然者而其時出之宜成章之達光輝之大沛然之機養盛自致蓄極而充其殆神之不可致思化之不可助長者乎

林子曰詩之聲出於自然矣而復吟之而復咏之乃所以求合乎自然者也若也不知詩之有聲出於自然剪綵爲花無復生意謂之詩可乎哉

古人有言曰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曰

此子欲吐出心肝乃已。夫輕重清濁之聲。雖由吟咏而得矣。而其最所自得處。又豈專在於吟咏間耶。不屬於思。若或啓之。而合節從律。蓋有不知爲之者。故風生而水自文。春至而鳥能言者。氣機之自然也

林子曰。豈惟篇章之大之有其法哉。是雖至於一句一字之間。則皆有其法不可得而損益之者矣。此固成之變化。非屬擬議。然而不有擬議焉。又安足以成其變化之能哉。心哉

時有以詩自名者。每作一詩。旦吟夜咏。至月餘曾不輟口。林子曰。何耽於詩也。曰。詩不吟不工。林子曰。有所授乎。曰。未也。林子曰。豈其無師自悟耶。夫雅樂淫聲一也。今雅樂且勿論矣。不有所授而能作靡靡之聲以動人乎。故上而爲聖爲賢。中而習舉子業。下而百工雜技。莫不貴於得師也。不得其師。而曰學由心悟者。自誣而誣人也

浪談之作。在歲甲子之復月日也。距今且十年矣。或曰。詩文之談。皆昔人之所未嘗道者。若不有以得其大焉。又安能談之。而入於微如此也。然而有索子之詩之文也。而子輒曰不能詩不能文者。何也。林子曰。余委不能詩。不能文。若詩文之談。眞浪談也。余豈敢曰有所得於詩文之大耶。昔余棄去舉子業。而嘗從事於心身性命之學矣。朝夕惟其道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又嘗闡明乎心聖非三教之旨矣。朝夕惟其教

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夫已之憂且不可得而釋矣。又何暇事其心於詩若文之間。妨功而奪志耶

諭馬　附

齊人方君有知。少習詩文。乃今老矣。一日覽林子詩文浪談。造林子而問曰。夫輕重清濁之聲。子之所以啓我者至矣。而曰篇什章句之非其所先者。敢問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馬乎。馬一也。而曰神馬者。何

也。蓋有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也。夫牝牡驪黃之間，固不足以盡馬之神矣。而篇什章句之末，抑豈足以極詩文之致耶。然詩文既以極致為工矣，寧能不取材於古人歟。林子曰：此亦非其所先也。子其不見至尊御極，而天下之臣庶莫不奔命而聽令矣。故我用古人而不用於古人者，取材之巨匠也。壇經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故通於詩文之極致者，詩文之三昧也。然

馬之能千里者，不以形而以神。而人之善相馬者，不以目而以神。神也者，神也。非形非目，而亦不離於形，不離於目也。非非形非非目，而亦不屬於形，不屬於目也。微乎微乎。不可得而致詰乎。若也不知神本於虛，而徒索於形之內焉，即既竭目力，且不足以躡古人之迹矣，而況可以極詩文之致耶

答論詩

詩取諸聲而已。所謂聲者，天地自然之音。而可歌可詠者也。故凡天籟地籟，與夫蛙鳴蟬噪者，亦皆有自然之音矣。今之為詩者，不知有聲，亦惟以唐人為鵠爾。嘗見詩人之相為論評也，惟曰此體裁果類唐人乎否也，此命意果類唐人乎否也，所練之句果唐人乎，所用之字果唐人乎，至於標題亦惟唐人之是法也。昔人有言曰：詩有別趣。又曰：詩有別才。是無其才，而不得其趣，徒取唐人之糟粕而

含哺之，安能知酒中之精華耶。且兆恩不能詩，然時或有作，亦惟寫吾心之微爾。其詞語之工與不工，不暇計矣。而天地自然之音，亦未知其果有合焉否耶

答論文

文特一小技爾。善為文者，惟求文於心焉足矣。涵養內充，靈關中啓，而搦翰揮毫之下，自如水之赴壑，不可得而禦也。然以文自負，已非其至也。而為文者又不知求之於心，徒索

之於古人之糟粕或學漢人或宗六代不能自出一體裁獨立一門戶詞語雖工不過躡漢人六代之遺蹤爾且中心休者其文易而達中心平者其文順而暢中心荒者其文謬而雜中心浮者其文支而虛此孟子所謂知言也今徒盜漢人六代之語襲漢人六代之意雖文藻之爛然安能知其人之善否也猶以桃李之鄙材附以桃李之嘉植雖果實之甘美又安能知其根之善否也故君子亦雖

三教正宗　詩文說　一五

善事其心而不求工於文也然不求工於文者正所以善工乎文也道充而自達心靈而自悟爾故世人以博物爲學而余以事心乃爲學之大也世人以藻繪爲文而余以事心乃爲文之要也蓋求之外者常不足而求之內者常有餘也

歌學解 并小引

書曰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賡相勉勵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而見之歌詠者雝雝洋洋充滿宇宙降及後世蓋有深可慨者艷曲靡靡之音徧於天下以淫溺其情縱志而成風也於是平淡之聲更不復作遂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

音由人心生也故撰著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反漓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然春夏秋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爲春夏秋冬下三字稍倣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首二字稍續上句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以第三句少變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閉藏已極然陰不獨勝陽不終絕消而必息虛而必盈所謂既剥將復而亥子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來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畧

開聲要融和第二字口開聲要洪大第三字聲迄於喉秋收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洪大者達其氣而洩之俾不閼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之以滌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遲夏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則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闢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

日月往來而適其運。大而元會運世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强而然哉。廣大之懷。自得之趣眞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鐘逸響而聲出於自然者。融溢活潑。寫出太和眞機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心怡神醉。恍乎若登堯舜之堂。舞百獸而儀鳳凰矣

第一章。總一章。分作春夏秋冬。章四句。每一句分作春夏秋冬者二

一春之春。口略開氣春之夏。口開。天春之秋。聲在喉。然春之冬。聲歸丹田。相始終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春聲

右第一句春口略開。春聲也。亦能作夏聲。秋聲冬聲。蓋有高下大小亦有疾遲慘舒也。

屈夏之春。口略開伸夏之夏。口開。闔夏之秋。聲在喉闢夏之冬。聲歸丹田。自無窮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夏聲

右第二句夏口開夏聲也。亦能作春聲秋聲冬聲

徘徊雲影天光外首二字稍續前句。末三字。不相疾遲輕重。俱不疊前韻。只要有蕭索之聲。而春夏秋冬之氣。亦明備於此矣

右第三句秋聲在喉。秋也。亦宜春宜夏宜冬

自冬之春。口畧開。在冬之夏。口開清冬之秋。聲在喉。風冬之冬。聲歸丹田。明月中上四字。至冬之冬。則時物閉藏。剝落已盡。故此三字。須知一陽初動。剝而既復。亦須知有春還消息。靜以當之之意。第五字聲要高者。以振起坤中不絕之微陽。而十月謂之陽月者此也。然陽氣雖動。而發端於地中者甚微。固不可不扶以振之。而鼓其機。亦不可不靜以養之而藏之固。不先而秋。不後而春。而夏要得冬時。不失冬聲

右第四句冬聲歸丹田。冬也。亦宜春宜夏宜秋

第二章亦依上章歌之。每歌二章。則四時相禪之機。方爲大備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天有四時。而一不用者。冬也。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天之道且然。而況人乎。然此猶知有冬。囿於其時。而非其至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不有天地之先。不可得而見乎。斯乃無聲無臭之至。不覩不聞之時。太極之先。茫乎無極。不顯惟德。而聲氣之元統於此矣。歌者知此。則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慍。而太和之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酌古文武禮射圖說

家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文武合一。古之道也。近世射禮儀圖。以端身正立。挽弓當胸。爲外體之直。分文武之道爲二。此儒者所以不切於事情。後世之病也。殊不知左手乃四體之一。而左手如推太山。實射之法。欲其直而固也。若挽弓當胸。能持弓審固。而至於彀乎。不能至彀。能射疏及遠。而爲有用之學乎。故書贊堯之德。必曰乃武乃文。詩稱吉甫之賢。必曰文武吉甫。堯與吉甫。儒者之盛也。亦曷甞分文武爲二。而爲迂闊無用之學哉

通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射者各比耦。（射者各張弓上弦而比耦。通唱。）司馬命布侯。（司馬執弓矢出立中階。請曰。布侯者遂布侯。司馬復位。通唱。）司馬廷射。（司馬執弓矢由中階出立大門外廷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司馬復位。通唱。）司正揚觶。（司正執觶由中階。就觀射者前。揚觶曰。）

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否在此位也。（司正復位。通唱。）副司正揚觶。（副司正亦執觶由中階。就觀射者前。揚觶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否在此位也。（副司正復位。通唱。）請射者。（請射者二人。各東西降階。就誘射者前。請曰。）請誘射。（請射者復位。通唱。）詣射位。（誘射者報弓出次。揖。當階揖。升階揖。然後就射位。通唱。）向鵠正立。（誘射者向鵠正立。通唱。）設鹿中。（司正設鹿中畢。又出向誘射者前戒曰。）內志既正。外體要直。勝飲不勝者。（司正又就司樂者前。請曰。）樂奏采蘩之詩。（樂生俱應曰諾。司正又就誘射者前請曰。）請發矢。（司正退立鹿中前。如右中一矢。司正視司旌者舉旌。宪安筭於右。左亦如之。射畢。司正視筭。如右勝一矢。進誘射者前。報曰。）右賢於左一奇。（如右勝二矢。報曰。右賢於左一純。如右勝三矢。報曰。右賢於左一純一奇。左亦如之。如左右均。報曰。左右均無賞罰。司正復位。通唱。）復位。（誘射者復位。勝者張弓上弦如初。不勝者弛弓上角。通唱。）請射者。請射。（請射者二人。各東西降階。就耦射者前。請曰。）請射。（請射者復位。通唱。）詣射位。向鵠正立。樂奏采蘩之詩。請發矢。（右左）賢於（左右。）（一奇。一純。左右均。）復位。（二耦如初耦之儀。射畢。通唱。）約矢。（禮生約矢。通唱。）飲不勝者。設豐。（司豐者遂置豐於堂上之西。通唱。）酌酒。（司酌者遂酌酒置於豐上。）

通唱。揖不勝者升。勝者乃揖不勝者。依次而升。詣豐前。跪。置弓於豐上。取觶立而揖。勝者曰。賜灌。勝者曰。敬養。飲畢。揖復位。俟衆耦俱復位。通唱。司馬命徹侯。司馬出立中階。請曰。徹侯。布侯者遂徹侯。通唱。徹豐。設豐者遂徹豐。通唱。退鹿中。司正者遂退鹿中。通唱。禮畢。

古者席地而坐。故跪而設豐鹿中者。禮也。今既變古之禮。豐宜如古之制高之。鹿中更設一臺。庶可立而取觶置筭。蓋孔子之所從者。以今用之也。若必欲行古之禮。以考古之遺亦未爲不可。惟秉禮君子擇而行之。

射義曰。士以采蘩爲節。又曰。士以不失職爲節。古之士者。有爵有土。今之郎官是也。故曰不失職。若無職守。亦奚取於采蘩之義。或歌他詩。當唱奏樂。其曰節者。歌詩以爲發矢之節也。所謂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者也。

司馬命布侯。司馬延射。司正揚觶。副司正揚觶。請射者請誘射。請射者請射。司馬命徹侯初學之士。宜令唱之。及至習熟。不唱爲是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輯

著代禮祭圖説

著代禮祭神位當疊作四級。每級各高低數寸及長短廣狹隨宜。第一級最高。中祀高祖考妣。第二級次之。東祀曾祖考。西祀曾祖妣。虛中二位。以高祖考妣在上也。第三級又次之。東祀祖考。西祀祖妣。虛中四位。第四級又次之。東祀考。西祀妣。虛中六位。各各南向。令不相背。四代之中。如有再室高祖考居中夾

兩妣於東西。曾祖考以下。則以兩妣同祀西列。應祔祭者各側立其考妣之旁。若力不逮者。只疊四級。崇而陳之於壁可也。又置香一爐。燭二臺。弁懸火於前梁。雖不及祠宇之隆崇。亦足以報本始而重所出也。況歲時稱家致祭。朔望薦新獻茶。而朝夕瞻依。出告反面。或擬之祠宇爲尤便也。如兄弟異居者。四代祖考。當祀於長嫡之家。歲時合祭。睦以聯情。次長以下。亦宜各祀考妣。俾歲時朔望。而庶

子之婦。得以伸敬也。至於指揮千百戶。及諸軍士之有功於國者。當疊級而五之。上級祀有功之主。次級祀高祖考妣。亦虛中二位。如上儀

聖祖禮祭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欽准庶人祭三代曾祖考。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欽奉

旨意頒降祝文祭高曾祖考。

聖祖御製臣民時祭祝文

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虫。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

附考

周制祖廟。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始封之祖爲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始封之祖爲三昭穆則以次遞遷始封之祖百世不遷適士雖無始封之祖亦有三命采地故立一廟以祭祖禰而中士下士乃有司之長所謂官師也雖立一廟祭禰卻於禰廟幷祭祖庶人無廟祭於寢程子曰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卻祭高祖又曰服既如此祭祀亦須如此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服雖窮於緦矣而親固未盡也按禮再期而大祥改題曾祖考妣爲高祖祖考妣爲曾祖考妣爲祖乃奉主入祠爲考其所祧之主禮埋于墓側又按天子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語錄中亦有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之說或者以宋諸儒猶有所議而損益之如此而子每曰我惟直遵

時制已爾不曰議而曰考何其迂邪乃應之曰非天子不議禮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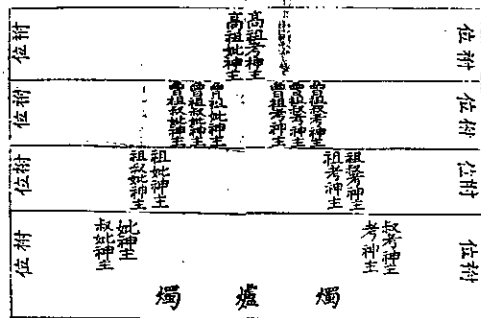
國朝之制四代也視古諸侯二昭二穆蓋已曲盡臣庶報本之心而宋諸儒議之而損益之者又且先得其所同然矣如或損之而不及乎四代也則失之薄豈曰親親之仁而君子不忍也如或益之而過乎四代也則失之悖豈曰遵

王之義而君子不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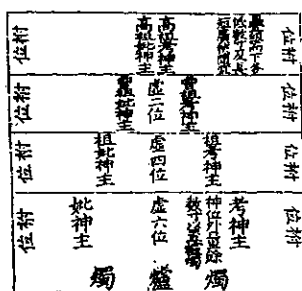
著代禮祭神龕圖

著代禮祭神龕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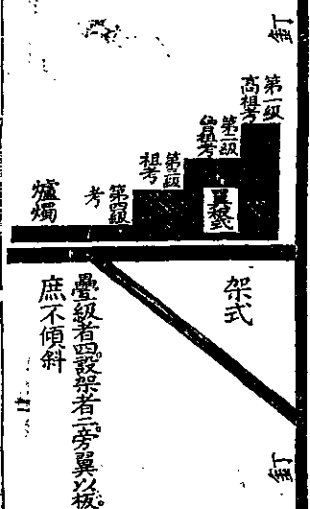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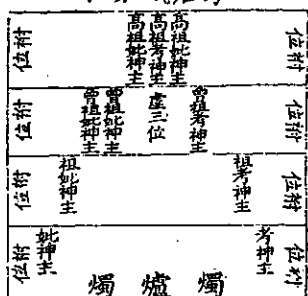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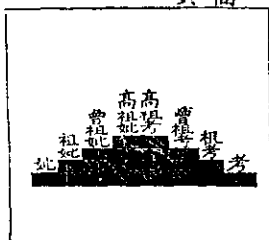
夫著代疊級之制寔所以爲重本之義而列行伯叔者衆亦不可無合族之仁當依此式絜而長之庶妥靈之有地而尊尊親親之道亦兼舉而無遺矣設或居處稍邃而設龕於堂固無不可若限於褊狹者終不免賓客之坐立家人之往來雜沓褻慢容或有之寔不若崇之於壁蓋爲尊且嚴也或設門啓閉或垂簾卷舒各從其便惟貴盡文此亦仁人孝子不儉其親之意也如能建祠葺宇亦當特設著代疊級內之神龕中庶祖考臨之在上各有行次等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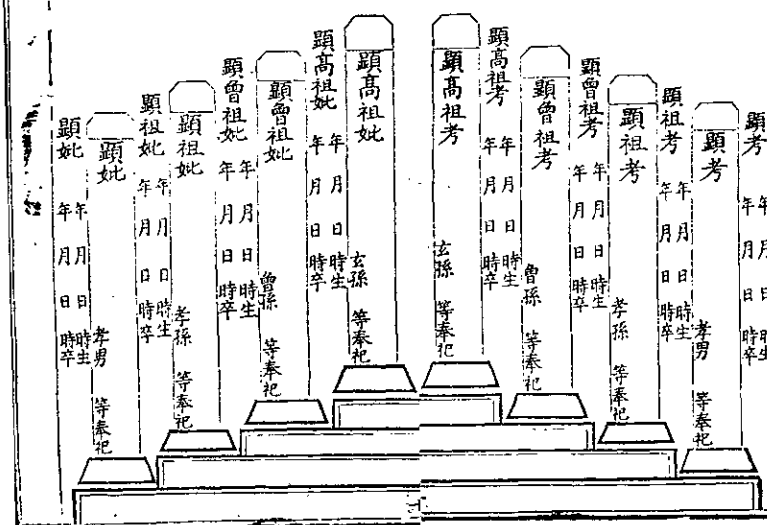
著代禮祭合族神位圖

此圖較上式而長倍之以列行伯叔者衆也或倍而差之或只增一二尺隨主多少而量度其宜也

著代禮祭神位圖

祔位				祔位
祔位	疊級以下參[illegible]	高祖考神主	高祖妣神主	祔位
祔位	曾祖考神主	虛二位	曾祖妣神主	祔位
祔位	祖考神主	虛四位	祖妣神主	祔位
祔位	考神主 神位外虛餘[illegible] 燭	虛六位 爐	妣神主 燭	祔位

著代禮祭神位圖說

只宜崇之於壁。以不用疏格神龕也。儉約易製。世次昭然。然貧而寢食一室者。豈無水木本源之思邪。特奉先之禮。屈於力之不逮爾。惟兹著代疊級。壁而崇之。則不徒朝夕之際。得以瞻依。而尊居在上。亦不爲褻也。

著代旁級圖

此式尤爲易簡易製而便於貧者

著代祠堂四室圖

室各一龕主皆南向設櫝啓閉垂簾卷舒仍列以疏格之門斯爲雅觀。

題主儀式

諸考下。書行書號。有官者書某官。諸妣下書某氏。幷有封者書封。有贈者書贈。俱要神主二字。若貧而無寢室者。只將四代考妣神牌架而崇之於壁。至於仕宦行商雲遊谷處者。可特表一軸。奉之以行。庶節序諱誕。得以張掛在上。致敬興思也。若在慈親侍下。當另書一紙。黏之神屏上爲是。

袝主儀式

按古禮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袝。伯叔祖父袝於高祖考。伯叔祖母袝於高祖妣。伯叔父袝於曾祖考。伯叔母袝於曾祖妣。兄弟袝於祖考。妻兄弟之妻女兄弟袝於祖妣。子姪袝於考。子姪之婦。女。女姪。袝於妣。今附儀式於左

子姪

兄弟

伯叔父

伯叔祖父

伯叔祖母

伯叔母

妻兄弟之妻女兄弟

子姪之婦女女姪

伯叔祖父以下。俱袝神屏之東。伯叔祖母以下。俱袝神屏之西。亦俱要書神主二字。書行書號書名書氏書官書封書贈。女兄弟子姪。當依俗書娘書姐

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亦以時之所尊者左。故以左爲尊也。若曰神道尚右。而必欲以右爲尊。亦古禮也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所謂薦者。亦歠粥水飲事生之禮也。若貧而必祭。則非禮矣

祭用明水者。反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樂記曰。大饗之禮尚玄酒。玄酒者。明水也

國初禁淫祀。今庶人之家。或有不祀其先。惟
列諸非鬼而祀之。以要福也。釋迦四十二章
曰。祀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

跋

夫禮不在彌文。而貴於重本始。故建祠葺廟。以崇奉乎先者。古制然也。其或有限於力。而不得以伸其情者。則將廢之而莫舉乎。抑或舉之而必備乎。吾

師三教先生痛古禮之不復。懼世風之日靡。時與及門諸同志。講明尊尊親親之大期不失乎古先聖王制禮之常。迺遵

皇朝之寶訓。究先賢之格言。出自淵衷。立爲祭禮。著代圖說一書。眞曲盡仁人孝子之情。亦稱家有無之遺意也。是故辨其等於疊級。則父子不相竝。別其嫌於兩序。則翁婦不相遡。列其行於伯叔。則親族不相遺。纖悉備具。不疏不費。不惟富者貴者得以盡禮。而貧者賤者亦得以盡情矣。明乎其禮。通乎其情。則祠可也。龕可也。壁而崇之可也。先生惟以著存之念望乎人。初不求其備焉。庶得因分

以盡情。因情以盡禮也。記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先生兼而有之。眞可謂之錫類之孝。而有功於世教也大矣。天下後世有尊祖敬宗之念者。覽斯圖也。能不惕然油然而興起其無所解之至情也哉。門人

黃懋顔百拜謹跋

門人盧文輝訂正

崇禮堂

一宴賓客。近來過於奢侈。肴饌多者三十餘品。少者不下二十品。至夜深飽酣之後。厨人猶屢進不已。蓋主以文而娛其賓。賓亦以文而樂其侈。忠信之薄。不以甚乎。然中產之家。好行其禮者。則不免稱貸於人。或憚於靡財而遂輟之。又無以伸其情而盡其禮。今權其不謬於禮

不靡於財者。凡宴賓客。每席四人者。八肴二菜。果四品。湯三行。麪食二碟。酒一壺或二壺而止。蓋酒以行禮。不繼以淫。而內亂心志。外喪威儀。亦君子之所深戒也。每席二人者。肴五大碟。五小碟。五果五湯。蔬菜麪食春籃。隨時增益。蓋禮爲稍隆。而文亦稍飾矣。若大宴會。如請親家召子壻之類。再加肴二小碟。湯二行。水果之類。隨時增益。亦云豊美。貴不

及奢。如力不能舉者。即前所云親家子壻之類。禮之不可以已也。合席八肴。除之果酌。賓主迭獻。亦足稱文。又其次者。一菜一魚。一酒一飯。猶可盡情。庶不廢禮。况澗溪之毛。既可薦之神明。而雅淡之素。不可羞之嘉客耶。然古人盛宴。未卜其夜。近來一鼓入席。啓明始罷。主賓既疲於爲禮。而聽役又怠於伺命。長夜設歡。何殊商季。今後以午爲期。晝申而

止可也。夫數次候速。薄暮而來。子茲之時。入席固已晚矣。果酌迭酬。文采可覩。猶陳小席。竟亦何爲。蒸鵞告虔。豬首特設。而又申之以數酌。雜之以庶羞。如此綢繆。是亦不可以已乎。今後珍肴麪食各致二品。固非狗俗。亦不廢禮

一近來留客。所陳盈席。縱酒肆情。窮其晝夜。然中產之家。固所不堪。而富貴之人。或難卒辦。又有一等儉嗇之徒。若有遠

客來醼遂至逃避不出者豈無爲哉夫徇乎俗則限於財吝其財則廢乎禮今後留客少者二肴二菜多至四肴五肴而止若常往來之人隨其家中所有之物一菜亦可

一舊俗大宴會或五鳳卓面或鳳鸞鳳雞徒爲虛費今後湏陳單席以盡宴樂之情而承筐是將無失先王之意如五鳳卓代之以表裏值銀貳兩者盛之筐篚

甚爲雅觀鳳鸞鳳雞等卓以次減損隨其所值之價如力不能舉者或將之以布帛或易之以書帕稱家所有不爲不文

一舊俗嫁女特髻必盛裝首飾甚至高二尺許或蕩其家以從乎俗或詭其物以罔乎人蓋主婚者以之爲榮辱觀人者以之爲臧否風頹俗弊甚可慨嘆今後只如俗之所謂小裝素髻者則中産之家亦得爲之若富者或遺之莊田金銀匹帛等物有何不可豈必盛飾以誇美于人哉近來貧者假借他人真可傷悼以女家言之始以欺人而侈其飾終以盜行而歸其物以男家言之始以美詞而誘其來終以貪心而利其有甚至兩家生隙翁壻爲讎姑婦相稽夫妻反目道甚夷虜豈曰論財迺若六禮之行亦競侈美漫爲飾觀之具及勝聘定之儀

從事無益最宜深戒稱家所有稍濟以文然而女家望其聘定之奢故男家覬其奩粧之盛商賈之行責以厚償雖男家之傷廉是女家有以啓之也至於聘定之柬家禮可按近來寡質從事於文不知何者奉啓何者報詞又不知男之名字女之行次習爲艱深難於句讀真誠可笑自以爲文自是以後直遵家禮無巳則畧加修飾詞達其情可也

一大夫士庶人死三月而葬古之道也近來富者惑於風水貧者困於無財以故暴骨最可傷憐殊不知葬者藏也骨肉復歸於土而藏之也但風水之說入人之深世所信從真難卒變其惟於卒哭之外登山卜地而逢春之候擇吉舉行權其遠近之宜不出一年之內可也若曰山川紆曲皆可以葬日者謬妄奚必良辰是豈先王因俗爲政之道緣情制

禮之宜哉夫得之有財用之盡情仁人之心能無恔乎若不幸貧無以葬則所謂歛手足形縣棺而封固無財不可以爲悅亦君子甚不得已而爲之也然親膚之悲古人所重而縣棺之舉寔可酸心蓋時非所宜勢有不可但惟致哀而止終無所用其情如曰道不終否姑待其來苟如其心誰曰不可然富貴自天得喪有命或終身窮約亦將柰何况身

懽無常之變家適回禄之災卒然之虞古今所有回思至此能不亟圖由是觀之則一年之內亦已云遲而三月之期不以爲速矣後世不知縣棺之義多有火葬之慘生則小有所傷而不忍之人之情也死則付之烈火而旁觀之於心安乎乃若飾人觀聽炫其侈美無益之舉亦所當懲盍附身附棺必於誠信而不儉之訓非侈儀文也

一喪禮弔慰須情義相關者乃可舉行近來不問親朋亦泛然相爲往來殊無誠心實意甚至設宴喪次諠笑行酒古人猶未嘗飽於其側况可縱飲以至於醉乎

一近來祀典亦多違訓稽之周制庶人祭禰攷之

國朝亦云四代今所祀者上推宋元以及唐代豈特天子之廟七世已哉自是以後

宜遵
國制。親盡則祧。毋仍流弊
一舊俗祭祀多用羊。大夫無故不殺羊。非士庶之家所宜用。今後只用猪頭鵞。或猪蹄雞可也。然安靈祠宇。藏魄丘山。春秋登壠。拜掃而已。近來墓祭陳羊。雜以庶品。沿習流弊。亦甚拂經。今後特設果酌。稍存古意。無巳則雞鵞之類。抑亦可行也。雖非古訓。亦存孝心。至於后土之儀。誠不可廢。蓋時其保護。乃神之休。而仁人孝子。能忘其德乎。乃若中元之節。牲醴之遺。固女子之所以少盡其誠於其親者。雖云俗禮。頗順人情。然終女子之身則亦巳矣。不然。則終女子之子。亦或可也。繼子而孫。繼孫而子。不知何義甚可駭愕。然而子孫之所以祀乎其先者。七月之望。陳祀家廟。徵之古禮。亦爲協經。若以十三日禮迎其來。來從何方

十六日禮送其去。去亦何去。或曰。來自家廟。去亦安靈。而祀於其家者。竟亦何往。邪尚鬼之俗。真爲可笑
一舊俗喪祭。一猪一羊。固巳悖禮而拂經矣。近來尤爲僭越。以牛代羊。其意以弔慰人多。便於致胙。殊不知天子郊牛。禮爲特盛。庶人之家。亦將奚取。夫以庶人而僭大夫。罪巳甚矣。以庶人而擬天子。不可言也。孰不可恐。最宜痛懲。
余所條者。亦惟禮之不可廢。情之不可巳也。然俗之不美。由情之縱。而情之無節。由禮之奢也。故節情莫若禮。而閑禮莫若儉獨不觀之老子乎。保而持之。其寶在儉。又不觀之魯論乎。與其不孫。寧失之固。夫侈靡既不可訓。而苦節又非人情。故君子之禮。禮而儉也。君子之儉。儉而禮也。蓋禮者。文而有節之名。儉者。止而不過之義也。故曰儉而得中。是乃禮也。若夫儉不中禮則

亦非儉之儉也禮之失奢則亦非禮之禮也司馬遷曰千乘之君萬戶之侯而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若匹夫編戶之民不以禮自閑而奢僭君侯能無展轉流離之苦邪故達而奢也則不得不取非其有窮而奢也則不得不失身可賤揆其所由亦惟忘禮之本而徇其末飾其耳目以侈人之觀聽爾夫飾耳目者未有不喪心志之大而喪心志者又以爲飾耳目之資所

謂多與多取輕施好奪也諸生其戒之哉然余之所條或陳禮而一遵乎古者乃存羊之義固余之所深願也或緣情而少狥乎俗者乃獵較之意亦余之不得已也嗚呼世風之不古亦已甚矣人安於非禮亦已久矣雖有聖人亦不能卒然而遽革之禮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樂也所以使人歡欣鼓舞無一毫勉强之意此非有以入人之深而久於其道者不能也故曰

禮非强世也中間一二余亦未能卒變蓋勢有所不便也惟陳其禮之中正俗之易爲者如是爾諸生其惟潤澤而舉行之不徒可以崇儉黜奢亦且可以存誠去僞隆禮由禮有方之士也風淳俗美職此之由矣然亦毋得過於激厲以傷和氣蓋仁與義而並施禮與樂而兼用而潛消默奪之下庶幾推之而必達矣若曰我苟是矣雖一家非之而不顧吾恐反傷父兄之心夫

豈通變之宜哉故先王之道和以用禮而家庭之間恩常掩義也

䟦

莆素稱秉禮之邦。余生也後。猶憶識前輩
風致。大都樸雅真澹。民間四禮。多遵文公
先生所訂定者。豐不及靡。質有其文焉。奈
何浸淫奢僭。遂濫觴以至于今。抑亦甚矣
余竊悲之。近罷鎮驕思與四三君子。黽勉
從事。及獲覩是編。寔有先得我心之同然
者。酌今昔之宜。順人情之則。損過就中。鑿
鑿可行。寔於縉紳宴會間一語及。無弗首

肯者。信為人心所同然。而力倡先之。非吾
黨之責誰責哉。因識此于末簡。兆恩余諸
孫也。學古善論著。玆其最切時宜云。紫帽
山農退齋林雲同識

門人林堯貞 堯咸 命梓

擬撰道釋人倫疏稿自序

兆恩竊以二氏無父之教以遺人倫悉皆異端者流而非黃帝老子釋迦之舊也故欲挽之歸儒宗孔以明人倫以崇孝養已爾而非他也昔王龍門獻太平十二策程伊川請補正學至我
明泉南布衣陳先生亦兩詣闕上書區區微忱竊慕效此耳兆恩嘗以君子之

所以自信於心者惟其是爾而利害毀譽有所不恤也故凡建大議決大疑以定天下萬世之公是若少有利害易其慮毀譽貳其志則將怵然內熱見義而沮矣兆恩奏疏謬自謂大議大疑以定天下萬世之公是寔欲羣二氏者流而儒之而三教之所由以一也非若宋人所謂道冠儒履釋袈裟鼎足而立而謂其道則相同也此皆兆恩山中二十年之所自得者每自以爲是雖有毀譽雖有利害亦且置而不恤惟欲使吾
君吾相知之吾
君吾相行之天下萬世知之天下萬世行之而已然今世之所謂格物者特程朱之緒餘耳而陽明之致良知也又不過欲與程宋相爲雄長爾若兆恩之所

謂自根自本之論執中一貫之旨羣二氏而歸之儒者寔惟欲以贊仲尼之所不及矣蓋仲尼之學之大一天地也無不覆幬無不持載若有一物之或遺則亦非天地之大仲尼之學也林子兆恩

旹

萬曆丁酉仲秋門人盧文輝百拜謹述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擬撰道釋人倫疏稿

門人盧文輝校正

布衣臣林兆恩謹疏為明人倫以崇儒教事。臣竊惟斯道之大也。在內則有心性之學。在外則有人倫之重。內外兼修。古今所同。臣每以心性人倫之大。而考諸二氏之初。實未嘗有異於儒者。但二氏之失傳。乃遵無父之教。以遺人倫。而

始與儒者異矣。臣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三教論曰。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仙佛有所悞國殃民。又曰。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弗識。故弗用。又曰。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設僧綱道紀等司。以表立二氏教門。俾守出家清淨戒律。殆甚嚴矣。臣又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諭天界寺僧曰。世之不可絕而絕之。嗣祀之不可無而忘矣

大明律曰。凡僧尼道士女冠。並令拜父母。祭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違者杖壹百還俗。至於

降牒單丁長子。並不許出家為僧為道。此又示之以孝道嗣續之常。祭祀喪服之重也。且道家之教。非始於黃帝老子乎。黃帝老子人倫之大。載之史書可考已。臣請得而詳言之。黃帝四妃二十五子。

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顓頊帝嚳。以及唐虞夏商周。皆其孫子。是黃帝未嘗遺人倫也。老子之子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孝文帝。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是老子未嘗遺人倫也。至於釋氏。臣亦嘗考其故典矣。若釋迦為釋氏之宗。曾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夫婦之別。父子之恩。釋迦亦兼而有之。是釋迦亦未

嘗遺人倫也。但釋氏者流。違其本教。至於祝髮以毀形。依僧以去姓。殆有甚於道家之流弊。尤為深可慨者。

陛下盍亦即古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以變今道釋無父之俗。著之話言。申之禁令。俾兩京十三省。各府州縣。各寺觀僧道。悉得娶妻生兒。以服行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亦以令天下之人。悉知黃帝老子釋迦不惟能明心性之學。又且能盡人倫之大。非如世之所謂道釋者流。荒唐而枯槁也。臣竊惟今之真人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于今不絕。是道家之人倫。臣嘗見其人矣。鳩摩羅什已證大乘。乃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是釋氏之人倫。臣又聞其語矣。夫上觀之黃帝老子釋迦。下觀之張道陵鳩摩羅什。皆有人倫如此。竟不知今之道釋者流。所學者誰之學也。

所道者誰之道也。若不申之禁令。則臣恐無父之教。以遺人倫。以敗壞人心風俗。曠夫怨女。上干天和。可勝慨哉。臣愚以為惟當悉令而人倫之。以別住廨舍。俾日至寺觀之中。迭主焚修。及講明二氏經典。兼之以儒門孝經論語等書。冠婚喪祭鄉射等禮。入而講經。出而事事。身雖處於塵世之中。而心則超於塵世之外。若徒知人倫矣。而不知講明經旨。心性工夫。則天下之夫夫婦婦而人倫者何限也。又奚足貴哉。或者以為在家而人倫矣。而入主焚修。恐非清淨教門道釋之初意也。殊不知今之火居道士。養髮和尚。亦皆有妻有子。亦皆赴壇焚修。况今之張真人。乃道士之冠也。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乃西僧之酋也。室家俱有。嗣續相傳。亦未嘗以非清淨教門而廢焚修之職也。臣愚以為道童新戒

限以若干歲各納銀若干兩。
降牒一紙。許其娶婦。仍令日至寺觀焚修
講經。然寺觀既有定所。田租亦有定額。
惟當計其租額之多少。而限以定數。其
孫子能紹其業者。必須請
牒。方可許之。其不願者。一如儒門之孫子。
聽其為農為工為商。歸還原籍。為民當
差。不許憑依祖父。倫閙寺觀。以為游手
游食之民。且道釋者流。非誠樂於為僧

為道。特以為貧之故。棲跡寺觀。以斷棄
倫屬。真非得已也。或有一等橋僻之徒。
而甘心以斷棄倫屬者。閒亦有之。但方
今僧道之盛。每省無慮數千人。豈皆橋
僻之徒。甘心於斷棄倫屬者乎。
陛下誠能行臣之言。悉羣而人倫之。不祝髮
以毀形。不依僧以去姓。將見生息日熾。
戶口日增。百姓殷富。教化大行。昔孔子
嘆衛國之庶。而富教可施。孟子羨齊民

之聚。而仁政可行。況今天下一統。海宇
乂安。而既庶既聚。又非齊衛之比。
陛下苟以臣之言為不妄。果而行之。則民不
招而益庶。不改而益聚。非惟在國無遺
倫之民。而在官亦多赴工之旅矣。至於
有等橋僻之徒。及老而不願倫屬者。每
寺觀中。各許存留一二。以遵
舊制。餘令婚娶。以續綱常。庶無違
制之嫌。而無父之教。以遺人倫者。不復得

以充斥於天下也。臣嘗即天地人物之
常。反覆而申論之。一天一地而造物者。
天道也。一夫一婦而化生者。人道也。一
雌一雄一牝一牡。而生生不息者。物道
也。夫所謂黃帝老子釋迦者。亦惟率乎
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耳。若學
黃帝老子釋迦。而有外於天地人物之
常。一陰一陽之道。則亦非黃帝老子釋
迦之學矣。借使黃帝老子釋迦不娶妻

不生兒。今亦可以義起而人倫之。又寧必遵無父之教。以遺人倫。以求異於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而蹈孟子無後為大之譏哉。且臣生世五十年矣。先憂之志。壯行之懷。繫情
闕下舊矣。如臣所言。果有可採。乞
勑各該部臣議覆施行。臣無任祈懇之至

擬上宰相書

上天之所以賦畀於我者不細也。故有以其賦畀之不細。而或專心於文詞。或以功業。或以節槩。而其大者。則固不在此三者。而在於心身性命之學也。兆恩僻處海濵。而為心身性命之學者。二十年于茲矣。始而求於儒者之儒。而有所未明也。復索之於道門之道。既而索於道門之道。而有所未明也。復討之於釋氏之釋。於是又通三氏之教。而考其義焉。竟亦茫然無所得於心也。幸而天不喪道。即有所聞於人。而契於心。而所謂三教合一之說。歸儒宗孔之旨。非徒謂為空談。以欺天下萬世也。然明德而不知所以親民。則非大學之道也。成己而不知所以成物。則非中庸之誠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猶且思以易天下。況兆恩以孝道之大人倫之常。以明道釋無父之非。而不思以易天下萬世焉。豈所謂明德親民之道。成己成物之誠哉。昔者仲尼欲以儒教易天下萬世也。而栖栖惶惶。席不暇煖。蓋以天下萬世。皆吾分內事。故其一念為儒之切。人且毀之罪之。佞之諂之。削迹伐木。微服絶糧。而有所不恤者。今兆恩之於仲尼。相去何如也。而栖栖惶惶。欲以孝道之大。人倫之常。思以易天下萬世者。是亦竊效仲尼之心也。夫人生於天地間。孰有切於孝道之大人倫之常哉。孝道之大。人倫

之常者。布帛菽粟也。天下之人。有可以
棄布帛而遺菽粟者乎。夫既不可以棄
布帛而遺菽粟。抑豈可以棄孝道之大
而遺人倫之常者乎。故敢以孝道之大
人倫之常。以易天下萬世道釋無父之
教而爲
聖君
賢相告焉。竊惟今之在上則有
好道之君。在下則有

好儒之相。夫以
好道之君。而能任
好儒之相。明良相逢。一德同心。正斯道大
明之一機也。況
閣下復以定性識仁之旨。敷之教言者詳
矣。則凡天下有志之士。孰不歡欣鼓舞
於仲尼孟軻之儒。而獨使道釋者流。自
外於儒者之道。豈非天地覆幬之大。猶
有一物之或遺耶。兆恩曾以上天賦畀

之不細。而切於心身性命之學。與夫孝
道之大。人倫之常。筆之於書。裒爲數集
以俟夫後之君子。亦有年矣。今幸而在
上既有如是
有道之君。在下又有如是
有道之相。若以無補空言。徒垂之後世而
不爲吾
君吾
相告焉。則是上負

君
相。下負所學。而孝道之大。人倫之常。終無
以變易道釋者流。齎志以死。兆恩竊有
遺恨焉。此其所以不敢不告也。至於既
已告矣。而其言之或用與否。亦非兆恩
之所敢知也。兆恩生平所學。舍孝道人
倫之外。無他學也。而以之爲吾
君吾
相告焉。庶三綱之重。得以變易乎道釋之

流而
敬一之箴復以大明於
朝廷之上則兆恩之志願以慰即死亦當
瞑目於地下矣謹此先
稟仍將道釋人倫疏稿呈
覽伏惟
裁教幸甚

入山寄別諸生

人莫大於無君臣父子夫婦若余有三

教歸儒之說以二氏之廢其大而正之
以三綱也昔者邵堯夫有詩曰勿謂聖
人無缺典夫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自秦
漢以來遠其本教矣莫能正其罪而三
綱之豈非聖人之缺典歟此余崇儒明
倫之疏寔以闢二氏之異端也今
上登極尊寵儒教而進秩舉廢悉皆仲尼之
徒講學之士矣儒術既昌則二氏自悉
而更化善治之初不謂人心之一大快

邪若欲復疏於
朝則是疏也是亦南山之徑路爾俯仰希
世君子羞之余今遍遊名山去矣更無
他言惟願努力自愛做箇天地間第一
流人物第一等事業以無負生平相期
至意若余每以聖人為可學而時咸以
余為誕殊不知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
亦若是而非誕也余每以綱常為已任
而時咸以余為迂殊不知殷因夏周因

殷古今莫之有改而非迂也年力雖邁
此志未衰惟當與賢輩共圖之望望余
兒子之婚娶既畢矣雖家政瑣細不復
相關而祠墓屬情不能自已相見有期
各宜珍重

山中寄復諸生

魏生鶴鳴來書曰先生以今
上尊寵儒教而崇儒之疏即不復登奏
大廷俯仰希世先生寔恥為之自守之嚴如

此日者與同門友生共謀梓氏庶天下後世道釋者流得而見之以悔其所學之非是是亦闢邪崇正之一助也此意極好覽之欣然標題余意欲易作道釋人倫疏稿盖人也者人之也人道之大莫踰三綱故謂之人者以群道釋而人之也倫也者倫之也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以群道釋而倫之也且道釋二教其來尚矣歷漢唐宋以來至於

今諸賢人君子每從而闢之而卒不可得而闢者豈若示之以天地之量招而徠之而容蓄於覆載之內如此則道釋者流未有不憣然反情易嚮而歸斯受之固有不待闢而自息矣鄭生霖序以德禮代刑政甚得余心余竊以爲明人倫以正三綱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上天之所以相協者此三綱也皇極之所以敷錫者此三綱也庠序學校之

所以設教者此三綱也學此謂之善學而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聖之所以希天者亦不外此三綱也治此謂之善治而皇之所以皇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者亦不外此三綱也三綱之所繫固若是其大矣又安可使道釋者流而獨外哉鄭生霖序曰任道之責確乎不疑即有不亮而非之者弗顧也又曰不知知先生者何人繼先生者何人

夫群道釋以正三綱道莫大於此矣余惟確然爲之夫復何疑余惟以三綱之大而天下後世必有知之者乃今輙以聲而議余者以未詳余所談三教之旨之爲何如也至於能繼余志以闢道釋之迷端於二三子有屬望焉山中得覽新刻草此以復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六美條答 夫以寺田之利利天下。而天下之獲利者衆。而今只曰六美者何也。盖一時之所陳。特舉其槩而例其餘爾

林子居武夷。浙有陳姓者。名古道。造林子。謂昔覽擬疏道釋人倫。欲以振綱常而廣儒教。誠可謂萬世常行之道也。如疏矣而

聖天子信之。敢問所以舉而措之於天下者何如也。林子曰我

朝無隱逸之科。故凡隱逸之士。竟老死於山林已爾。然兆恩之所以擬疏道釋人倫者。惟陳其理之可行如是而非有他也。若有能疏之

當宁之上。以振綱常。以廣儒教。則廉節可倡也。人才可作也。文學可優也。歲荒可救也。戶口可增也。風俗可善也。此兆恩之至願也。殆非兆恩卑微之分之所能為也。兆恩早歲棄去舉子業。棲息於南山寺者數年。故以得知南山寺。今只以南山寺寺田條答如左。敢曰所陳六美。即可舉而措之於天下云。

一南山寺。古有百庵十院。今只有廣化寺。法海寺。月峰院。東塔院。西塔院。南山庵。普門庵。共租稅四百餘石。除山地外。約寺田六十頃

一廣化寺殿宇雖廣。只須僧八人。法海月峰東西塔。各僧五人。南山普門。各僧二人。每僧給寺田五十畝。以為仰事俯畜之資。而釋氏之人道斯備矣。又每寺給寺田若干畝。以為脩緝殿宇香燈焚脩之一助也。度殿宇之廣狹。量僧徒之衆寡。寺各有差。多不過百畝。少亦不下二三十畝。尚餘寺田。槩有四十頃。竊謂可以義助儒流。拯貧救荒。如下所云者

一廉節里居而貧者。助寺田百畝。終其

身。仍令其爲之講明三綱五常之大禮樂文物之盛。與夫佛經大旨。戒定慧貪嗔癡。及何須要去妻孥。作名教中罪人等義。宋朝故事、李綱趙鼎提擧洞霄宮。尹焞提擧萬壽觀。朱熹主管西太乙宮。又主管武夷冲佑觀

一居官而持廉節者固多。中間亦有非性廉節者。夫既非性廉節矣。則未有不反思而退悔者。即不自反思。則室人亦必交徧謫之。以廉節固美稱也。若廢而里居矣。將何以爲計。仰事俯畜。安所利賴。如此。則諸凡非性廉節者。其有不反而思退而悔之者。亦無幾矣。非利無以和義。吾見廉節之難能也。設使廉節而里居矣。輒與之寺田百畝。則人咸有所利賴。而願廉節者衆。此所以倡廉節也

一學校中有學有守之士而貧者。歲助租穀若干石。俾俯仰有所利賴。得以專志明經。操持不失。此所以作人才也

一有學有守之士。至四十五十不第。願退休而貧者。歲助租穀若干石。終其身。儒生少習擧子業。不知所以謀生。至於老而無所利賴。亦足悲矣。然必其有守者方可與之。此所以優文學也

一時或旱澇。亦可以拯饑寒之怨咨者。此所以救歲荒也

一僧尼道士各令擇配。生齒自當日繁。此所以增戶口也

一女妓非所以善風俗也。而僧道之賢者固不願娶矣。若寄食於寺觀。而爲僧道之所役使者。隨其年之少壯。各擇配焉。是亦風俗之一助也

一寺田五十畝。募傭耕耨。歲可入田租百餘石。即未娶之先。亦可以爲聘

定之禮。

一南山寺多曠閑餘地，將歲所入田租蓋房一所，令彼婦居之，更不許入佛殿。

夫以一寺而槩一萠之寺若觀，則田土之饒，租稅之富，殆十倍于玆矣。以一萠而槩天下之寺若觀，則田土之饒，租稅之富，又殆不可以億萬計者。是盖天下之大利存焉。以天下之大利而利天下，可以倡廉節，可以作人才，可以優文學，可以救歲荒，可以增戶口，可以善風俗。有此六美，其與徒令道釋者流，坐而食之，而無所利益於天下者，相去何如也。兆恩雖抱先憂之懷，竟不敢疏之當宁之上者，分也。然必欲喋喋而不已焉者，何爲哉？庶或有知而信之，舉而行之者。

跋

世之論先生者，皆曰方今天下之事，所當謀畫者甚多，天下之民，所當恤養者甚衆，然則奚汲汲於昏僧道而割寺田也。鯁應之曰：古今論至治之極者，必稱三代。三代之時，寧有男不昏而女不嫁者乎？昔孔子序卦傳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三綱爲萬事之首，而夫婦又爲三綱之首也。烏得不以爲本而先圖之乎？必是之先，使天下之人，盡爲夫婦，盡爲父子，盡爲君臣，然後從而謀畫天下之事，以恤養天下之民。凡天下之疲癃殘疾，煢獨瘝寡，顛連而無告者，悉躋於仁壽之域，如血氣周流於一身，蕩乎無纖微之不入，無幽遠之不至，此固三代之治，而孔子之敎也。

夫豈迂遠而濶於事情者哉。先生早歲
雄文大筆。足以自致於功名。未壯即棄
去舉子業。以明斯道之根原。慨然以歸
儒宗孔爲己任。著書立言。垂教萬世。然
以鯁竊窺先生。使得以猗
天子建極之治。贊大臣燮理之功。則其所設
施之大略。亦若是而已爾。近撰六美條
答一集。據莆之南有南山寺。總田六十
頃。議以其田分給各僧昏娶衣食若干。

及寺中各庵院。脩緝殿宇香燈焚脩若
干。且僧限其數。而田各有差。尚有餘田
三分之二。則以厲廉節。以作人才。以優
文學。以救歲荒。而令天下之男女悉相
配焉。以增戶口。以善風俗。題之曰六美
條答。是不徒使道釋者流。脩綱常之教。
而所謂謀畫天下之事。以恤養天下之
民者。此不可以見其端耶。或者以爲先
生以匹夫之微。而談當世之務。咨未免

有出位之思者。噫。君子之道。出與處而
已。出則達其道於政。而澤當時。處則脩
其道於辭。而教萬世。先生挽二氏以歸
儒。世既知之。而既信之矣。至其所以經
理之法。使順乎人情。宜乎土俗。行諸天
下而不以爲難者。得不有賴於是集之
作乎。不揣疏陋。謹書卷後。門人黃鯁頓
首百拜謹跋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井田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而井田之制蓋不過欲使君民兩足而非他也然亦惟在其人潤澤而舉行之爾余嘗考之尚書稷既教民稼穡矣乃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載觀魯論孔子適衛惟曰庶而富之富而教之而已至於孟軻七篇而井田之説且諄諄焉豈不以庠序之教從此而設孝弟之義從此而申也夫養固先於教矣而養之之道莫大於井田今以井田之制言之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井田之舊制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余竊以爲雖至國中抑亦可以九一而行助法矣然不曰國中爲然也甚而至於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度田計畝均授而變通宜民之下槩取其中之一區以爲公田刻石作公字號其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金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石字號至於而絲而竹而匏而土而革而木莫不皆然是皆不執方井之常而使國中之人深谷峻山咸得以與於擊壤之謡樂樂而利利也其詳散見之諸拙集中以補古先聖王制作之所未備者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

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或人未達林子曰余嘗徧叩之諸老農曰一夫所耕不過今之二十畝終歲勤動乃望有秋由此推之夏之五十畝今之二十畝也商七十畝周百畝亦今之二十畝也溝洫廬舍一仍其舊而其制之不相沿也其亦以立一代之規模新斯民之耳目者乎

林子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譬人人

之易其田也春而耕焉夏而耨焉不浹旬越月而天下之大無不耕不耨之田矣若蘇洵其骨已朽之說豈其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故直待百年而後成歟夫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則亦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易之者歟井天下之田也直待百年而後成則其易天下之田也亦待百年而後熟歟何其迂也堪發一笑

或曰今之民能受田百畝者何也林子曰井田壞矣民各私其業矣而無田之民之可傭者衆也田復井矣則天下無不受田之民矣八夫迭耕又安有無田之民之可傭耶

或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林子曰井富人之田矣世其子孫而差其官焉又奚以亟奪爲憂哉然則曷官詩曰田畯至喜又曰嗟嗟保介則田畯保介其官矣公田量入其家而農人之易其田也復令治之書所謂與國咸休是也然富人之田或不再世而屬之他人

者亦多有之第令官矣又且及其孫子矣則富人卽甚愚也其有不歡欣以獻其土於上以享其利於世世者未之有也

文中子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宋儒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者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夫井田之制始於黃帝萬古之所不能易也而竟壞之商鞅遂使天下萬世之

民不復聊生而漢唐宋之治之不古若者蓋職此之由矣余今不知死期之將至乃復摘輯生平之所論著者裒爲一帙庶天下萬世或有舉而行之余之心也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導河迂談

林子居麥斜新石巖之心聖軒。有宗念九者。冠裳肅如也。來問導河之道。林子曰。余惡足以知之。又問。林子曰。余特濱海之一迂儒爾。尚不識黃河作何狀。余安能言。余惟以生平淺近心身之學。而擬議之。而億言之爾。若非有君相之位。而積德之久者。則亦不能爲已。子幸毋以余爲迂而笑余也。

上古之世。洪水橫流。至午之運。唐虞之時也。火氣既盛。水氣漸衰。人事正與天運相合。此其會也。然此特泛溢在外爾。而今則逆氣在內。是猶癰疽內作。而膿血外潰也。故治癰疽者。不自其本治之。而只因其膿血流注。剝其皮肉以順導之。吾見潰於東未已。而復潰於西矣。豈其治癰疽之要道耶。蓋癰也者。壅也。疽也者。阻也。而黃河之內瘀。癰疽之內作也。黃河之外衝。膿血之外潰也。若徒因其外衝而疏之導之。濬之鑿之。不謂之癰疽內作。而剝皮肉於其外乎

林子曰。黃河而謂之神河者。何歟。以其神也不可得而度之矣。夏禹而謂之神禹者。何歟。以其神也不可得而知之矣。夫以不可知之神禹。而治此不可度之神河。猶且手足胝胼。無脛無毛。而又況唐虞之水。特泛溢在外爾。可以疏。可以導。可以濬。可以鑿。而禹之所以治之者。又豈專在於疏之導之濬之鑿之之間者哉

宗念九曰。夫治癰疽者。固先治乎其內矣。而黃河之水。不過疏之導之濬之鑿之已爾。而又安能先治其內耶。林子曰。噫嘻。豈其然哉蓋聖人之生也。自有醫天醫地手段。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致中則和。而天地之和自應之。天其有不清。地其有不寧乎。地既位而寧矣。河海有不晏然而順流乎。故曰。中國有聖人焉。海不揚波。又曰。聖人在上。鳳凰儀志

一之動氣也以志通志以氣召氣在我而已

宗念九問志一動氣林子曰以堯舜在上而爲之君以神禹在下而任其事其所以位天位地自有不顯之德抑豈夫人之所能測而知之者哉地平天成志一動氣之明驗也至於苗民逆命則亦不過誕敷文德以舞干羽於兩階爾夫以文德代武事以干羽易戈矛固唐虞之盛治也然以今觀之豈不迂遠而濶於事情耶殊不知苗雖負固是直人爾余

嘗以我之意逆益之志而得其所以賛禹者益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夫天且可以德而動矣而況人乎神且可以誠而感矣而況人乎余復因益之志而推言之記曰四靈畢至書曰百獸率舞易曰中孚豚魚吉夫物則亦有然矣而況人乎故曰贊亦允若又曰矧玆有苗夫苗至逆也瞽至頑也物至無知也尚可以德而若之而格之而至之而舞之而乎之況上天下地至神至靈顧不可以德而清之而寧之乎余嘗即天即地即神而推之於人於物又嘗即人即物而推之於天於地於神反覆極論志通氣召則知德也者可以窮天極地幽而神明而人微而物無不合而一之焉者也

宗念九問海不揚波林子曰以一氣之相爲流通而無所於逆焉一潮一汐順水之性之自然也然水由地中行而其來也不可逆今既内淤矣逆流衝決不免泛蕩又況塞而乍

通其氣自激盖風氣也勢必怒號夫水之性既以逆而泛蕩而風之氣又以逆而怒號水風相薄能不揚波故海之揚波猶人之喘氣也氣之喘者由於痰之逆而淤也書曰民若有功釋者曰民猶水也順之則有功夫民既若矣水其有不順乎余於是而知善治水者豈特順我之性以順水之性已哉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此參賛之要道王者之極功也書曰

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由是觀之。天一之水。五行之始也。而五行之以治以汨。彝倫之以叙以斁。咸繫之矣

宗念九曰。水一也。而曰汨陳其五行者何也。林子曰。凡水之性有不順者。以土之淤。而木不能制土也。土能尅水。今且爲逆流之所衝決焉。則是火也。反受制於水。而不能生土。火既不能生土。而土衰矣。土既衰矣。而又安能生金。故曰汨陳其五行。宗念九曰。水自水也而曰彝倫攸斁者。又何也。林子曰。在天則有五行。在人則有五倫。天人一也。而其相因之理。焉可誣耶

宗念九曰。五行之先。水也。而何者爲彝倫之始。林子曰。夫婦乃彝倫之始也。然則夫婦者五行之水歟。林子曰。非也。一男一女者。一陰一陽也。一陰一陽者。一天一地也。而父精母

血。乃五行之水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而父子主恩者也。有父子然後有兄弟。能無禮乎。而長幼之序。不可廢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四海之內。皆吾同胞。朋友之交也。而無其信可乎。有朋友然後有君臣。蓋萬姓既繁。不有以統之不可也。故立之君以主之。使不亂也。

宗念九曰。五行汨矣。豈無咎徵之可言乎。林子曰。水汨則淤而壅。壅則欝蔽而不通。其咎乃慫乃矌。水汨則走而決。決則散亂而無統其咎非偶非倫。而木。而火。而土。而金。則亦可以類而徵矣

林子曰。昔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禍當景公。以景公有三善言。而熒惑三徙。夫熒惑之守心也。尚可以善言而徙其舍矣。而黃河之衝決也。獨不可以修德而安其常耶

宗念九曰。天不言也。我不知其天之所以錫命於禹。而禹之所以受命於天者。林子曰。以禹之心。具有此洪範九疇也。而天之所以錫

之者蓋有以通其機而若或啓之也然則鯀
之心原無此洪範九疇歟林子曰鯀亦人也
而洪範九疇原其所自有也既自有之而自
迷之而又安能範圍乎天地之化而使之以
清以寧耶故天地之洪範九疇即吾心之洪
範九疇非有二也而天之所以錫命於禹者
豈曰諄諄然命之歟書曰次五曰建用皇極
故皇極建矣而天而地而日月星辰而山嶽
河海而昆蟲草木無不統於皇極之中矣

宗念九曰皇極之中洪範之中也豈其人也
亦有此皇極之中歟林子曰天地且然而况
人乎故天則有三百六十度矣而其所以運
之者皇極之中也地則有三百六十軸矣而
其所以持之者皇極之中也人則有三百六
十節矣而其所以統之者皇極之中也
又問天之中也地之中也人之中也同歟異
歟林子曰天自有天之中地自有地之中人
自有人之中惡可謂之同然天之中即地之
中地之中即我之中惡可謂之異故聖人者
亦惟以我天地之中而通天地之中而非有
他也
夫天之中也地之中也人之中也豈不相爲
間隔歟則亦惡得而通之林子曰天之中虛
也地之中虛也人之中虛也虛虛相通共成
一片儒者所謂太虛同體釋氏所謂虛空本
體本體虛空者是也夫如是則人皆有此中
矣何獨至於聖人而後能虛而後能相通耶

林子曰人皆有此中也有此虛也而其所以
不能相通者以其心之七竅有所於瘀有所
於壅也
林子曰七竅也者所以通乎其虛達乎其氣
而周流於一身之內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爲
瘀瘀爲壅血而一身之內不相聯屬矣天地
亦然土中之竅虛也而上而崑崙下而瀚海
竅竅相通氣氣相貫殆以吾身驗之而無不
同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爲逆流爲衝決而天

地之內。不相聯屬矣。故聖人視天地猶其身也。而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其身舉而措之而已矣

宗念九曰。人皆有此七竅也。而竅竅何以相通。林子曰。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而氣氣爲之相貫。則自有真呼吸者存焉

林子曰。土中之中。其竅虛也。若上不能通之崑崙。下不能達之四海。豈土中之中有不虛耶。以其竅有所於痳。有所於壅爾。譬人之黃中非不虛也。而五臟之竅不通於黃中。則五臟病矣。四肢之竅不通於黃中。則四肢病矣。天地雖大。豈有異於人之身耶

林子曰。洛陽土中也。即人之黃中。黃中之中虛也。人之呼吸不在此。而其所以呼所以吸者在此也。土中之中。亦虛也。天地之呼吸不在此。而其所以呼所以吸者在此也

林子曰。人有呼吸。海有潮汐。宗念九問海之潮汐。林子曰。人之一呼一吸。即海之一潮一汐也。人一吸也。而至於首。首。崑崙山也。一呼也。而散於四肢。四肢。四海也。若五臟。五嶽也。五嶽之中則有嵩山者。天地之中也。故天地之氣。一吸而復歸於崑崙山者。所謂汐也。一呼而復散於四海者。所謂潮也。其所以主張乎潮汐之氣者。天地之中土中也。人身亦然。其所以主張乎呼吸之氣者。一身之中黃中也

宗念九曰。潮汐之說。何其與人異耶。林子曰。余乃得之吾身之天地爾。而非異也。昔人有不出戶而知天地者。豈其有外於身哉

宗念九曰。海之潮汐。果與人之呼吸不異歟

林子曰。豈惟海之潮汐。而天之春秋亦猶是也。故成能乎天地者。亦不過以我之呼吸。而通天地之呼吸者爾。蓋天之春秋。天之呼吸也。地之潮汐。地之呼吸也。而與人之呼吸相爲流通矣。余醒心詩有曰。呼吸便能贊化工。不謂之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乎。且子

獨不觀之古先聖王之所以制禮作樂乎其曰禮樂必待積德百年而後興者何也禮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又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蓋天地有此中和之氣矣而聖人亦一天地也亦有此中和之氣矣相爲脗合相爲感通今且以作樂言之以管實灰而置之土中以候氣也或若秦之暴先時而飛或若周之衰越時而發故必能明吾心進反之機而後禮樂可興也不失吾心清寧之體而後天地可位也

宗念九曰清寧之體果可以位天地歟林子曰清寧之體天地之本體也以我清寧之本體以位天地天地有不位乎此蓋以天而清天以地而寧地不顯之德無爲而成也

林子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而運之於於穆之際矣夫豈但曰垂衣拱手焉矣哉則自有運合天地之心宣和陰陽之氣者在焉而三公之所以燮理陰陽三孤之所以寅亮天地咸以贊佐天子以參兩以化育焉者也然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可也有其位而無其時不可也若天子公孤則有其位矣以建中和之極而燮理而寅亮則有其德矣天啓其運而人遘其會則有其時矣故漢高雎水之圍而風作光武滹沱之役而氷堅夫此二帝者豈其能致中以致和哉而創業之主中興之君自有天助之順遘其會而乘其運者然也由是觀之有其德固矣而位而時則又焉可少也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林子曰黄中之中吾身之河洛也而伏羲之圖神禹之書皆得之黄中之中矣然則河圖洛書之説豈寓言也林子曰非也天地神其迹而聖人通其神矣故天地有河洛矣而出圖出書以洩其心之秘焉聖人亦有河洛矣而出圖出書以顯其心之藴焉惟其能顯吾心之藴也故能洩天地之秘惟其能洩天地之秘也故能成天地之能

林子曰聖人太虛也而不自知其有聖人天地也而不自知其能然洪纖高下孰非太虛之有乎而太虛不知也生成長養孰非天地之能乎而天地不知也若聖人者以何思何慮之體而流通於無聲無臭之中故能體同太虛而用妙天地矣以此而禮則為無體之禮以此而樂則為無聲之樂以此而勸則不賞而民勸以此而威則不怒而民威遐哉邈矣而渾渾淳淳之風豈真不可復於天下後

世哉於是宗念九喜曰夫子之所以教我者至矣然此豈曰導河之道已哉諸凡內而心身性命之學外而家國天下之理大而天地微而萬物而彌綸參贊無不備於此矣請余紀之余乃令二三子書之而命之曰導河迂談

門人 林堯貞 林堯咸 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三綱卦

一卦以乾坤日月爲象。

一乾爲君坤爲臣日爲君月爲臣。

一乾爲父坤爲母日爲男月爲女

一乾爲夫坤爲婦日爲夫月爲婦

一卜用三錢三錢俱仰爲純陽爲乾三錢俱覆爲純陰爲坤一錢仰爲少陽爲日一錢覆爲少陰爲月。

一時日方向先卦以乾戌坤未日午月子後卦以乾子坤午日卯月酉。

一乾之數三坤之數四日之數二月之數一

一三綱禮之大者。殷因夏周因殷而莫之有改也故循三綱而行之未有不吉者逆三綱而行之未有不凶者由是觀之吉凶無常亦惟在於三綱之循逆而非他也故以三綱名卦以前民用俾二氏者流各率乎嗣續之常而盡其人倫之大也。

先乾後坤卦

純陽純陰三綱既明。

先坤後乾卦

純陰純陽三綱既張。

先日後月卦

鳳凰噦噦三綱始備。

先月後日卦

牝雞喔喔三綱日隳。

先乾後日卦

純陽而陽陽道未亢。

先坤後月卦

純陰而陰陰道未極。

先日後乾卦

陽而純也陽寖昌也。

先月後坤卦

陰而純也陰寖長也。

先日後日卦

日中而昃。三綱漸失。

先月後月卦

月盈而虧。三綱漸非。

先乾後月卦

純陽而陰。綱乎中也。

先坤後日卦

純陰而陽。柔乎中也。

先乾後乾卦

其陽已亢。厥咎外緜。

先坤後坤卦

其陰已極。厥咎內怨。

先日後坤卦

陽變純陰。女戎方撅。

先月後乾卦

陰變純陽。陽德方亨。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也。綱以明人倫也。性命之微。非有上智。不可得而知也。人倫之大。雖有至愚。亦可得而由也。噫。占者能明乎綱之理則君臣以義。父子以仁。夫婦以別。邦乃其昌。家用以寧。而唐虞三代之盛。復見於後世也。若占者復參諸易。則性命之微。亦思過半矣。但人倫之大。尤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而為趨吉避凶之要路者。不能遠也。

跋曰。卦以三綱名者。以三綱而定吉凶。所謂有其德。則應其占者是也。我

三綱宗師嘗有言曰。循三綱而吉者。常也。抑或有時而變。亦吉也。故忠而剖心。恭而

待烹。節而劓鼻。豈非變歟。自今觀之。吉耶凶耶。夫卦以陰陽匹偶為吉。孤亢為凶者何也。以夫婦為人倫之始。而三綱之卦。實為二氏者謀也。大本竊以為先乾後乾。亦可為全陽之羽客。先日後日。亦可為繼照之大人。先坤後坤。亦可為厚德之君子。先月後月。亦可為久節之嫠婦。占者不必滯辭。變而通之可也。然三綱為萬事之根。而一心為三綱之本。故一念而善。即陽也。陽

而昌也。寧無吉乎。一念而不善。即陰也。陰
而長也。寧無凶乎。稽之行事。灼有靈驗。是
蓋以一心之微。而見之人倫日用之際。固
不待叩之龜筮。自有以執鬼神之機。而為
吉之先見也。此亦得聞之。
宗師者。謹書末簡門人黃大本頓首拜跋

書九序摘言卷端

林子曰余以三教為教矣而諸生初来受業者必先令其疏天矣言而余亦時復申之以致嚴焉而二疏所陳悉皆生人之戒行天地之常經此教之所以立本也既立本矣而後方可與之以入門自一序艮背止念以

及六序凝神媾陽此教之所以入門也至於七序之身天地八序之身太虚似為至矣以其猶有工夫者在焉而非其至也然必到此地位而後方可語之以極則九序之虚空粉碎此教之所以極則也人有言曰夫人之生於天地間也藐乎其小何以能身天地而況太虚乎

林子曰此特以其小體言之爾孟子曰先立乎其大故我既能了我之心則必能以我之心脱離形骸而為天地之心也夫我誠能以我之心脱離形骸而為天地之心矣而其所謂天地之廣大也不為我之身邪我既能了我天地之心則必能以我天地之心超出天地而為

太虚之心也夫我誠能以我天地之心超出天地而為太虚之心矣而其所謂太虚之空洞也不為我之身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殆非人之所能致力於其間也故曰虚空粉碎而以極則終焉子谷子龍江兆恩

門人盧文輝校訂

九序摘言

其一曰艮背以念止念以求心

易曰艮其背背字从北从肉北方水也而心屬火若能以南方之火而養之於北方之水焉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者是也其曰以念而止念者蓋以内念之正而止外念之邪也然聖人貴無念而内念雖正是亦念也豈程子所謂内外兩忘耶此蓋以妄離妄以幻滅幻而古先聖人所相傳受之心法也故必先忘其外而後能忘其内者學之序也

其二曰周天效乾法坤以立極

心為太極而乾旋坤轉周乎其外者所謂四時行焉而吾身一小天地也

其三曰通關文竅光達以煉形

能知所以通關以煉形矣而所謂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與夫形神俱妙與道合眞者其不由此而入乎

其四曰安土敦仁以結陰丹

天之極上處距地之極下處相去八萬四千里而天地之間適當四萬二千里之中處也若人身一小天地也而心臍相去亦有八寸四分而天地之間適當四寸二分之中處也其曰土者何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苟能以吾心一點之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水火既濟乃結陰丹

其五曰採取天地以收藥物

亥子之間天地一陽来復而吾身之天地亦然巳午之間天地一陰来姤而吾身之天地亦然故亥子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陽亦以採取天地之陽夫既採取天地之陽矣則天地之陽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巳午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陰亦以採取

天地之陰夫既採取天地之陰矣則天地之陰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然天地遠矣敢問所以採取之方林子曰天地非遠也而陰陽之氣常與吾身相為流通吾身非近也而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為聯屬故天地雖甚廣大然亦不過取之吾身而有餘矣

其六曰凝神氣穴以媾陽丹

兩腎之間名為氣穴竅中之竅玄之又玄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若能以心臍之間之所凝結者而下藏之氣穴焉送歸土釜以牢封固蓋以俟夫真陽之丹自外而來也然神即丹也移丹於土釜即凝神於氣穴也

其七曰脫離生死以身天地

夫天地則甚廣大矣而曰身天地者豈不以天地之廣大而以為我之身乎蓋我之氣天地之氣也故我能先氣我之氣然後

能氣天地之氣以為我之氣也既能氣天地之氣以為我之氣則能以我之氣而驅通於天地之氣而與天地之氣為同流矣如此則天地廣大之中自然有所凝結而與我之丹相為配合然後方可名之曰陽丹也

其八曰超出天地以身太虛

夫太虛則至空洞矣而曰身太虛者豈不以太虛之空洞而以為我之身乎蓋我之虛太虛之虛也故我能先虛我之虛而後能虛太虛之虛以為我之虛也既虛太虛之虛以為我之虛則能以我之虛混合於太虛之虛而與太虛之虛為同體矣如此則太虛空洞之中自然有所凝結而與我之丹相為配合然後方可名之曰舍利光也

其九曰虛空粉碎以證極則

此其至矣不可以復加矣何思何慮無意

無為豈其有則也而必曰則者何與豈其有證也而必曰證者何與極之一字且不可得而言矣而曰則曰證特借其言以發明之爾故以天地之廣大以為身矣而身其身者猶為未也以太虛之空洞以為身矣而身天地者非其至也然必至於虛空而粉碎之則是虛空又且忘之而況於天地況於身乎到此地位而求之三氏蓋亦鮮其人矣

右九序摘言以摘錄諸拙集中要言序而九之蓋欲以便人之觀覽者左附疏啓二章訊戒二章帖勉一章

初學諸生告

天矢言

三教門人某謹籤日齊沐介贄啓領孔門傳授心法於是始知吾性之善即孔子敢不戰兢惕厲夙夜奉行誓發一念之誠學不至於孔子不已也又敢不遵守明訓以三綱五常為日用入孝出弟為實履士農工商為常業脩之於家行之於天下以為明體適用之學也至於義利之辨不可不明也沉湎之凶不可不戒也方剛之氣不可不創也嗣續綱常固於人為最重而淫邪之僻亦不可不懲也如或敗綱亂常不忠不孝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義利之辨有所未明沉湎之凶有所未戒方剛之氣有所未創

淫邪之僻有所未懲即是孔子罪人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為此肅啓不勝悚慄之至

附啓

一自愿諸凡所授心法惟當勤而行之所示明訓惟當遵而守之誓發一念之誠真有若

上帝之臨汝更不敢稍違於終食少離於斯須也

一、自愿曰捘已過痛自懺悔其嘗竊聞之衆生舉止動念無不是罪其亦衆生也而生平之所舉止動念惡得無罪或為不善於明而明為人之所非或為不善於幽而幽為神之所譴自今伊始誓將以前日所為不是之事自怨自艾志心懺悔更不敢有一毫自昧之心如有不捘已過不自懺悔抑或懺之於前而不悔之於後即是得罪於

天惟

天鑒之。

申嚴諸生戒行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竊以三綱孰不知其當惇也五常孰不知其當植也父母孰不知其當孝也兄長孰不知其當弟也此蓋秉彝之心之不容泯又奚待臣之諄諄而誥教之耶義利之辨孰不知其當嚴也方剛之氣孰不知其當剬也沉湎之凶孰不知其當戒也淫邪之僻孰不知其當懲也此蓋羞惡之心之不容泯又奚待臣之諄諄而戰懼之耶

臣惟以是之故乃撰疏啓三章是皆所謂世間法而不可一日無焉者也故必先令諸生詳覽而細玩之自省自察自度其能行也然後方許當

空焚之自是諸生亦能知所警惕矣毋敢不

三綱也毋敢不五常也毋敢不孝其親不敬其兄也至於義利之辨方剛之氣沉湎邪淫毋敢不嚴不剬不戒不懲也而仍前為非不自警惕蓋亦有之臣初倡教臣惟一聽諸生之言而信其行也退而省其所為多有不是處乃今既令

啓

告矣若復仍前為非不自警惕則是以

天為不足畏也。

天且不足畏矣臣其柰之何哉為此具
疏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
疏

已上疏啓二章乃所謂世間法也若不先之以世間法以自戒勵而曰可以入道者余弗能知之矣

戒訊諸生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何謂也固有不待生而存而自有不死者在焉然此[illegible]其既聞道者言之而初學之士亦惟從生死關頭不貳心始中庸曰居易以俟命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又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命懸於天也不可得而易焉而貳之者惑也故余之所謂去病者蓋以去其所以害我尺寸之膚也而身斯不病矣余之所謂作聖者蓋以去其所以穢我清明之躬也而心斯不病矣然去病之與

聖非有二道也余每以體胖生色之餘緒以必試之貧且病者而豈有他哉蓋欲知余之學內有所主庶幾得以倡明羲黃堯舜湯文周孔之道於天下萬世也豈曰去病云乎哉故居易行法脩身以俟不惟不貳心於生死之際亦且不貳心於疾病之間以善吾生以善吾死而作聖之功夕死之可亦不外是矣若夫大而不釋然於生死之際而以生死累其心小而不釋然於疾病之間而以疾病累其心內無所主安能適道殆非余之門弟子也甚而至於以病而來而病愈之後諸凡有非義之事亦或冒而為之余不知其昔日所焚三啓是皆生人之戒行人倫日用之常經也乃今尚能記憶之否也

又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故以其氣

之充滿於一身者言之則曰體之充也以其氣之充滿於天地者言之則曰塞乎天地之間若醫書所謂手足痿痺不仁者豈非其氣之不充體而失其所以養之耶故苟得其所以養之復能知其所以充之養之而充而曰病之不去體者未之有也朱子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匹夫匹婦含冤呼天而天且為之烈風為之迅雷則亦何異於手足之疾痛也而心輒為之不寧矣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豈不以天地萬物本同一氣而精神命脉自相流通乎余於是而知持志而無暴其氣非徒以為一身謀也而天地萬物皆囿於我矣中庸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雖曰致中致和之極功矣然亦自持志而無暴其氣始余豈習於岐黃之術哉余惟以此小試而利導之庶有微效亦足以興起其為賢作聖之心矣如或無有乎為賢作聖之心而以持志無暴以為去病之良術也豈余所謂小試明道之初意耶諸生戒之

帖勉諸生

三教先生孔老釋迦也豈曰徒念三教先生以念心以歸依孔老釋迦而為初學之第一義耶而耳之所聽聽於無聲殆有如孔老釋迦之法言之在吾耳也目之所視視於無形殆有如孔老釋迦之法容之在吾目也心之所存存而無體殆有如孔老釋迦之真心而無異於吾之心也夫既如此則是耳也一皆孔老釋迦而無不正之耳矣目也一皆孔老釋迦而無不正之目矣心也一皆孔老釋迦而無不正之心矣諸生今尚未能無念故當以正念為先而諸凡有不

凡[illegible]匪之耳不正之目不正之心有不即時而消鑠者乎以此持念以此攝心而耳之聽目之視自能中乎禮而不違矣此乃初學之先務而為入德之門也諸生其勉之

九序摘言跋

此篇係夏心集錄出以當跋文

盧子曰孔門傳授心法以求仁也林子九序心法亦以求仁也李生樹南問九序求仁之旨盧子曰始而艮背者止念以求仁也次而行庭者立極以求仁也又次而通關者煉形以求仁也至於安土則以其艮背行庭通關之所得者安

於真土之中以敦養之敦養此仁也猶未也復採取天地之氣以敦養之而吾心一點之仁內與外合矣猶未也復疑神氣穴之中以敦養之而吾心一點之仁陰與陽姤矣由是進而上之則形骸不能囿而吾心之仁與天地同用而身天地矣又進而上之則天地不能囿而

吾心之仁與太虛同體而身太虛矣又進而上之則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虛空粉碎方露全身不惟身太虛而且忘太虛其殆仁而未始仁未始仁而復仁之生生化化無窮無盡蓋有不可得而擬議不可得而測識者矣樹南生起而言曰九序心法林夫子作之盧夫子

又發明之樹南雖不敏敢不蚤夜佩服循序漸進以求所謂仁所謂未始仁未始仁而復仁之庶幾不負吾夫子之至教而後已也

門人　陳衷瑜　謹錄命梓

萬曆庚申孟秋穀旦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疏　門人盧文輝校輯

天文稿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爲依靠
天地神靈以自恐惕以求無忝所生竊念臣兆恩棄去舉子業以從事於道以倡明三教以歸儒宗孔者舊矣誓愿自今伊始如有一念不協
天心而存於心也即是愧天即是怍人即是

心死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心也心既死矣而可謂之人乎惟
天其鑒之以崇降不祥以殛死臣兆恩無悔也誓愿自今伊始如有一事不協
天心而見於行也即是愧天即是怍人即是心死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心也心既死矣而可謂之人乎惟
天其鑒之以崇降不祥以殛死臣兆恩無悔也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兆恩則曰罔之生也不幸而免夫心既死矣而愧
天也而怍人也不謂之罔之生邪縱
天心仁愛而憐我也而不崇降我以不祥而不殛死我也則彼有識者雖不言殆將於我乎禽獸之矣是非不樂乎生也而彼有識者將於我乎禽獸之矣豈非生之不如死哉臣故曰不幸而免爲此具疏日日焚
告臣兆恩不勝悚慄戰懼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竊念兆恩不自揣分欲以倡明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易天下萬世故諸凡有來受學者雖至巾帕之微悉皆卻之是臣兆恩爲道之心慎於其始者如此後因遠遊無以充路資乃受贄賸諸儀以爲舟車往來之費飲食衣服之需茲無分金以爲私家之利此則義利之辨不敢不致其潔也若夫遺臣幣帛及諸他物以將

其恍者必其交以道接以禮也而後受之然亦不願多取焉此則交際之恭又不敢不致其嚴也昔者孔子歲受魯衰公粟六萬石孟子於宋餽兼金七十鎰而受於薛五十鎰而受今臣兆恩之所願宗者孔子也豈徒學此狷介之行不私分金不願多取以為硜硜之小廉哉蓋臣之學既不逮孔孟之學而今之時又不逮孔孟之時況借其道以媒名利

者比比皆是也惟是之故故敢冒死疏告如臣或汩沒於利而與疏之所陳者相為違叛即是臣兆恩自欺以欺
天矣赫赫昭鑒其有不罰殛死我邪自疏自陳自違自叛自作之孽又將誰咎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稿念臣兆恩愚昧寡識至壯年始志學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春島夷既退入省以父遺下田若干畝載租若干石低其直賣與鄉官知州陳南星銀　百三十兩以刊刻三教會編及裝刷二千餘部用銀七十五兩助送黃生州諸子倭營買命銀一十兩臣既歸家而五弟兆誥不幸沒於省札贖棺衾銀二十兩買米回莆收埋城內外屍骸超度灑道并省中日用飲食往來盤費親朋求助及來投食者用銀二十五兩外繼以家資銀若干兩四十三年

甲子入省用銀若干兩四十四年乙丑入鎮東用銀若干兩四十五年丙寅入省用銀若干兩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入省并遊雪峰寺秋八月到家用銀二十五兩尚不足用諸生請受贄儀曰非此將何以宣其教於四方以易天下萬世也臣始受贄儀冬十二月入武夷二年戊辰春三月到家用銀一十兩外贄銀若干兩又不足用諸生請受贐儀曰

非此將何以宣其教於四方。以易天下
萬世也。臣始受贐儀。夏四月又入省。秋
七月到家。用銀若干兩。外贄贐銀若干
兩。三年己巳春二月欲往武當不果。遲
留江西萬年縣。至秋八月到家。贄贐足
用。又羅絹數疋自製衣服。并分二兒各
一疋。餘如鞋襪墨扇諸物。瑣瑣難以疏
告。隨帶銀一十兩。內銀一兩買青段女披
風。遺我女兄氏。三兩買綠絹女披風二

件。紅絹裙二件。與二兒婦。六兩帶回整
門漆門之需。若贄贐諸儀。悉以為舟車
往來之費。或以刻刷心聖非三教歸儒
宗孔等集。或以應助貧病之來求者。並
無分金自私自利。為此疏
告。惟
天鑒之。
聰明明畏。恢恢不漏。而臨下有赫。豈必臣
兆恩之自疏其罪也。然後得而知之。但

以臣兆恩質性庸下。若不以
天以自恐惕。翼翼毋貳。則斯須不防不畏而
慢易之心入之矣。自速罪戾。
天其不罰殛我乎。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
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四年
庚午夏六月念一日。入金陵。為莆人有
以三教為聲而規利於金陵者。臣實恥
之。以故諸生贐遺諸儀。悉卻之。只收黃

生仕欽、汪生汝楫。各絹一端。至若贄見
常禮。令具一數。雖至巾帕之微。亦且悉
議其直。俱付之余芹。為刻刷心聖非三
教歸儒宗孔諸集之需。後以隨帶盤費
既盡。遂於秋九月初二日。別金陵諸生
而歸。為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五年

辛未秋九月初一日到省冬十二月初二日起行歸家約有九十日除饋送酒米肴錯有數不算外共用厝租及買辦器皿蔬菜諸物銀二十八兩九錢一分五釐收銀記數俱付之饒生民郭生文昇黄生垣分理之出入二簿一樣二本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五年辛未冬新構儒道釋三亭子東西四小軒六年壬申春改作三綱五常堂中爲合一堂合一者合道釋者流而三綱之五常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以與儒者爲一也至若扁其堂也不曰二氏宗孔而曰三教宗孔者何也以今之儒非孔子之儒也故亦儒之而亦孔子之也比東西次二堂而三之爲三綱堂又比東西邊二堂而五之爲五常堂諸生日來趨事者曾其工槩有三十金諸生寄助及賀贄諸儀槩有九十金義田所蓄積及義會槩有八十金舊時木石磚瓦槩有五十金是雖地尚未磚庭尚未石壁尚未朽門尚未整瓦尚不蔽風雨然亦聊足以列侍諸生以講明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之大義矣臣以薄力創構計必遲之數年方能竣事爲此先具二

年工料數一紙諸生寄助及賀贄諸儀數一紙附疏以

聞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六年壬申夏四月十九日往邵武至秋九月初二日回省尚剩銀二十七兩二錢六分向歲遠遊回省將所剩銀兩分送貧者而省中諸生以臣宗孔堂地尚未磚

庭尚未石壁尚未朽門尚未整瓦尚不
蔽風雨以此剩銀修而飾之以處遠近
諸生豈不勝於分送貧者臣亦以爲然
遂托邵武饒生民到莆支用記數彼時
洪生子文助送銀四十兩先塔寺僧惠
廸等募緣買杉少銀四兩八錢爲人迫
取如數施助尚銀六十二兩四錢六分
又諸生贊銀二兩四錢八分賀升梁銀
一兩六錢二分五釐通計銀六十六兩
五錢六分五釐又義田中槩用銀二十
兩先以起蓋宗孔堂二門及東西兩船
亭兩廻廊俱係邵武饒生民支用記數
一一可查爲此附數一紙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諸生每以臣兆恩
島夷入城之後家且不足用矣又安能
剞劂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諸集以

易天下萬世以繼統垂來耶遂共謀隨
分出銀以協助臣其銀或多或寡俱付
與陳生道清收管令置出入二簿一樣
二本一留公所與諸生查照一與陳生
道清家藏臣不與知如臣或有分毫自
私自利卽是喻利小人又將何以倡明
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
易天下萬世耶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或外出諸生贊
贐諸儀命諸生一人收管或命僕子一
人代理之又命諸生一人記數或命諸
生一人兼理之亦置出入二簿一樣二
本一留公所與諸生查照一與記數諸
生收藏若臣在家諸生有來受業者只
收盒酒一具其贊銀悉付與劉生獻策
爲剞劂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諸集

亦令具一數。臣俱不與知。如臣或有分毫自私自利。卽是喻利小人。又將何以倡明心聖。及非三敎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易天下萬世耶。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三年巳巳回自江右。洪生嘉善携來銀一百兩。洪生文誼携來銀一百二十兩。且同致辭曰。願爲先生建一書院。以講明心聖。及非三敎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易天下萬世之人心。此物尚不足用。嘉善等當有所處。不敢吝也。惟先生裁之。臣固卻之曰。我所云心聖及非三敎歸儒宗孔。尚未信於人矣。爾等可收回此物。俟數年後旣信於人。而爲此書院未晩也。嘉善等又曰。願先生令他諸生姑且受之。俟數年後爲之。不亦可乎。臣復卻之曰。幸速持去。俟數年後。復携來代我爲之。亦未爲不可也。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洪生嘉善。初從臣受業。具贄儀銀一十兩。臣卻之。爲其過多也。懇臣再四。臣不得已。乃令陳生轉惠顧生大琳。以其商於省。貧而負貸也。至此再易月矣。復送蔬銀四兩。意又甚懇。臣以轉贈江西顏姓者。亦以其困於吾省。衣食無所賴也。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初儒者。以無所得於儒也。遂棄儒而學道。又以無所得於道也。遂棄道而學釋。今日叅叩儒門。或從而師事焉。明日叅叩道門。或從而師事焉。又明日叅叩釋門。或從而師事

焉其尊之也而君父之其奉之也而神
明之雖有珍食不敢不陳也猶懼以我
爲褻焉雖有重幣不敢不將也猶懼以
我爲瀆焉又況侍立拜跪之間有若渾
身無骨而屏氣之不敢息者然非特如
此焉已也或有儒服玄裝而未必其言
之能幾乎道者雖甚庸流亦且長跪請
教故莆人每爲臣羞之而以臣爲顛也
豈惟人顛之而臣亦且自以爲顛也是

數年之間誠可謂如癡如迷如醉如夢
如窮人之無所歸也古人有言曰師師
有道弟子無緣臣之用心竊自以爲勤
矣乃竟不得師之一眄幸而
天不愛道憐臣之愚鑒臣之衷啓我翼我俾
臣得悟心聖微旨足以貫串三門之經
教而致一之臣嘗靜夜復自忖量豈意
卑微如臣兆恩者薄德踈才乃荷
天心之垂愛如此邪臣今若不乘時體

天設教豈不孤
天之所以啓我翼我者則臣之罪眞無所逃
矣若必乘時體
天設教以不孤
天之所以啓我翼我者則臣乃卑微一布衣
耳果孰尊而孰信之以此二者交戰胷
中又復如癡如迷如醉如夢如窮人之
無所歸也當是時也亦似有啓我之思
翼我以行者於是乃敢剽竊心身性命

之餘緒心廣體胖生色睟面以少試於
貧且病者亦以竊效孔子之於嘗仕道
而獵較也臣雖至愚豈敢自小其道以
狗人哉自是以後人或有信之者知臣
之學內有所主而非搬弄口頭如今之
空談者流自欺欺人也然臣有所不能
釋然於心者殆非得已而不已也臣嘗
稽古聖考往哲矣堯爲天下得人也而
薄其子禹爲下民昏墊也而忘其親湯

武救民水火也而取其殘箕子以陳洪
範也而奴之不恤人之以我爲辱也柳
下惠以抱寒女也而可之不恤人之以
我爲淫也凡此皆非其所得已也變而
通之有權存焉况其冒而爲之而似有
以傷乎其大者如此也若臣者特以少
試其道欲以倡明心聖以易天下萬世
而委曲不得已之心終有所不能釋然
者爲此匍匐冒死具疏以

聞伏乞
鑒臣之衷而復憐之俾臣得以少試其道
以倡明心聖以易天下萬世臣雖萬死
亦且以爲幸矣臣無任懇切哀
告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爲廣儒教以補聖
學事竊念臣兆恩寡識不自揣度每欲
以三綱五常之重以羣道釋者流而儒
之以開斯民所必共由之大道以補先

聖所不及爲之缺典似此重任殆非臣
之薄德微才之所能勝也然非有天人
相與以有爲交助以協力則將何以啓
我翼我使臣得以述其事而成其能邪
歲月易邁慄然憂危伏願
上天仁愛日監臣之所爲有不當
天心者即當降臣以不祥而譴告之使臣愚
昧知所警省庶能以所必共由之大道
以羣道釋者流而儒之以擴大仲尼之

門墻而補其所不及爲之缺典以負荷
此重任以無忝
上天之所以生臣之意啓翼之功也臨下有
赫敢貳臣心謹於每日清晨焚疏一紙
庶幾瞻
天知懼覩疏興心而陟降在
帝之誠不敢夙夜而或懈也爲此日日具疏
臣兆恩不勝警惕危懼之至以
聞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爲明經傳以宗孔
子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相
受者至孔子而既明矣曾子之大學
子思之中庸也孟子之七篇也其所
發明論語所未曾發之旨亦且盡矣
既明且盡如此而欲學孔子之學者舍
顔曾思孟吾誰與歸若孟子而下臣無
取焉以其釋經傳者不明經傳之旨也
經傳之旨不明則孔子之學不著矣孔
子之學者求在內者也求在心者也而後
人之釋老者求在外者也求在物者也
臣嘗謂道釋者流所當歸儒宗孔也而
衆人莫不以爲是者此固然矣世之儒
者亦當歸儒宗孔也而衆人莫不以爲
非者又獨何歟臣每竊嘆孔子之學不
惟不遇於當年亦且不遇於後世者非
以道釋者流叛孔子者而悔孔子之學
也寔以世之儒者學孔子者而悔孔子

之學也此臣之所以栖栖皇皇而自以
爲已憂者殆二十年于茲矣毀譽不足
爲臣憂榮辱不足爲臣憂利害不足爲
臣憂死生不足爲臣憂而臣之所憂者
實惟以世之儒者主於先入安其故常
遂使經傳之旨不明而孔子之學不著
焉以爲憂也伏望
察臣之愚而憐愍之啓我翼我務使臣得
以反世之儒者所釋之非以由顔曾思

孟所傳之是以明經傳以著孔子之學
於天下後世也臣雖即死亦無所憾而
況於利害況於榮辱況於毀譽者乎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臣
復何求哉臣惟以生乎孔子之前者而
先王之道則賴孔子以明生乎孔子之
後者而孔子之道則賴後人以著臣特
甲微一布衣耳若不賴
天之靈啓我翼我則臣亦安能以反世之儒

者所釋之非以由顏曾思孟所傳之是以明經傳以著孔子之學於天下後世邪臣今行年既逾五十而臣老矣臣豈復能久生於世也臣惟以臣之老之不能久生也故立志益堅用力愈篤而一念眞切之誠蓋有必至於死而後已者臣若以臣之老之不能久生也而或秉之以怠心焉不以孔子之學以倡人不以經傳不明爲已病則昔年之所以栖

栖皇皇者何如而今乃如此也然臣之所以宗孔子以明經傳者敢曰有所聞有所知而云然也如臣無所於聞無所於知而必欲反成說以爲高焉則是臣之所以疏

天者乃以欺

天也

天其有不罰殛我也哉自作之孽蓋有不可得而逭焉者也爲此具疏臣兆恩無任

激切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爲誓志度世倡明三教臣兆恩曾得聞三教之旨直欲倡而大之使天下萬世盡知世間則有世間法出世間則有出世間法教雖有三道則惟一而立本而入門而極則次其後先而力行之亦不爲悖此乃臣兆恩設科度世一點之眞心也非敢爲鑿空臆議自欺欺人夫亦有所受之也臣兆

恩每以三教之旨必能信之人人而無疑即當道貴顯亦必有信之者或有召見固不敢往而有來請見者亦當分庭爲禮求無愧於古之孔孟又豈敢以一毫非義加乎其身而爲孔孟之一大罪人耶臣兆恩嘗竊聞之人皆可以爲堯舜故無分於貧富貴賤以至於智愚賢不肖其天命之性則本善也欲爲儒則儒以吾心之有一孔子在也欲爲道則

道以吾心之有一老子在也。欲爲釋則
釋以吾心之有一釋迦在也。必欲倡而
大之使天下萬世。皆能盡知儒教人倫
日用以立本也。皆能盡知道教脩心煉
性以入門也。皆能盡知釋教虛空本體
以極則也。而後臣度世一點之眞心始
愜矣。然此非有大力量不能爲已。不惟
是非不足以貳其心。而利害亦且不足
以易其操。然後可爲也。不惟利害不足
以易其操。亦且死生不足以變其節。然
後可爲也。故將軍無必死之志。固不足
以統百萬之師。而匹夫有求生之心。亦
不足以守殉身之道。今臣兆恩發大誓
志以倡明三教於天下萬世者。亦已審
矣。豈其死生可得而奪之也。而又况於
利害是非之細者乎。夫臣兆恩特卑微
一布衣爾。然亦不能不賴天地神祇之
所夾持護祐。使臣兆恩能得無畏法力。

不爲是非利害死生稍稍動念。是則臣
兆恩得以荷
天地神祇無邊功德。生死不敢忘也。爲此具
疏不勝悚慄之至。

附錄報柬

其一

辱翰遠問。附使奉答。辛亥之春。兆恩乃
始倡明三氏。信古以傳述。擬議而酌裁。
其所當先者先之。其所當後者後之。序
而次之。第而列之。始而立本。中而入門。
終而極則。旣了世間。乃出世間。俾三氏
之教。如出於一人之所建立。盡利宜民
而始中終之條理。相爲融貫。相爲聯屬。
庶可行之萬世而無敝。此乃區區合一
之本旨。以集三氏之大成也。然歸儒宗
孔。固莫先於道業以立本。而樂道忘勢。
豈有外於孔門之家風哉。而召不往見。
分庭爲禮。此乃孔孟之公案。孔門之家

風也舍此不務則凡可以枉尺而直尋者無不爲已此寔區區之所耻也遂不自量力疏

天誓志而以生死以之以振起孔門之家風歸儒而宗孔也

其二

來翰以召不往見分庭爲禮雖曰孔孟之家風也自孔孟以來鮮有能舉而行之者而子乃今欲舉而行之吾懼其不免也區區亦自知其不能免矣然而必爲之者蓋以道爲重而以身爲輕者也今試與兄論之直道事人其與曲學阿世相去何如耶上下無交其與一鄉原人相去何如耶區區於是

疏爲誓志故寧以直道事人而死毋寧以曲學阿世而生寧以上下無交而死毋寧以一鄉原人而生然生死之大有數存焉縱至身死而一點炯炯不昧之靈光與將與孔孟相輝映於宇宙間而不磨滅者此則區區之至願而誓

天以必爲也

其三

來翰謂何不入山隱處而必欲舉孔孟之公案而行之以與世人相是非者何爲也哉殊不知入山隱處此乃釋氏所云小乘法以爲一身謀也若區區不自揣分嘗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我一人之身也若舍此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而入山隱處規規焉以得免是非爲幸謂之能仁其身可乎夫孔孟豈不知有入山之樂耶而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梁之楚轍迹徧於天下者蓋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皆吾人分内事也佛身非身是名大身故曰天地萬物莫非已也辱末交已十有餘歲矣願兄毋以丈人荷蕢長沮桀溺之所謂小乘法者姑

息而愛我也。萬幸。

其四

孔孟公案孔孟之所以爲孔孟也。區區旣已誓願而必欲舉而行之。兄其不以我爲迂乎。區區亦自以爲迂矣。而又惟恐行之而不勇。爾設區區能勇而行之。愼終如始。而未有不孔孟也。

其五

兄以爲孔孟公案。不可行於後世。而喪

身之禍。不可不知也。區區委不識時宜。卽舉孔孟之公案而喪其身焉。是亦區區之至願也。而又况得以竊附於孔孟之驥後者乎。

其六

覽來諭。豈非以孔孟之公案之不可行與。夫以孔孟之學無以自見。而進禮退義。乃孔孟之學之措之於行而可見也。然以孔孟之公案之不利於時也則可

若以孔孟之公案之不可行於時也則不可。我惟能信而行之。卽區區雖狂。亦可以爲孔孟也。其曰利與否。區區委不能知之矣。要之聖賢之心。只論是非。不論利害。若孔孟之是非旣已審矣。豈其以利害而稍動其心耶。而學孔孟者。亦只論利害。殆非所以善學孔孟也。然區區復有言焉。血肉之軀。雖曰有利有害。而吾心之孔孟。其有利有害乎。夫吾心

之孔孟。旣曰無利無害矣。吾將行吾之志。以善事吾心之孔孟可也。則亦何必曲學阿世。而爲此血肉之軀謀耶。况人生七十。古來所稀。而區區行年。今已三十有九矣。七十稀年。已過其半。而復惓惓爲此短促血肉之軀謀也。不其愚乎。

其七

兄以孔孟遠矣。而世無復有孔孟者。旣無孔孟。則孔孟之公案。抑亦不可行於

世與區區不敢以爲然。區區竊以爲能舉孔孟之公案。是亦孔孟而已矣。夫豈有孔孟之不可爲耶。

其八

區區以爲孔孟非性生者。有爲者亦若是。孔孟之公案。特患我不肯爲之矣。我肯爲之。而未有不孔孟也。

其九

召之固不往見矣。而卑詞厚幣。則亦不

之往與。林子曰。余安得違禮而不之往耶。又問或有造林子之廬。而林子不之見乎。林子曰。余安得不見。余豈踰垣閉門者流哉。若不致敬盡禮。余亦不願見也。

其十

區區之所以不敢往見者。非有他也。孟子曰。孔子進以禮。蓋禮主於退遜。而難進易退。孔門之家風也。萬一有不協於禮。豈不謂之學孟而反爲孔孟羞耶。此區區所不敢往見。既天誓志之眞心也。

其十一

辱翰教謝謝。今由翰教前所言而觀之。是以妾婦之順教我也。復由翰教後所言而觀之。是以姑息之心愛我也。夫兄之教愛我者至矣。皆非區區之所能行也。區區雖不才。而猶然欲庶幾於大丈

夫之門。以居廣居。以立正位。以行大道。托之以終其身焉。惟兄以德愛我而教我也幸甚。

其十二

世之學孔孟者。徒誦孔孟之言已爾。然而誦孔孟之言。當先行孔孟之行。若徒誦孔孟之言。而不先行孔孟之行。則未有能孔孟者也。分庭爲禮。召不往見。此乃進禮退義。孔孟之行者然也。而來書

乃曰必舉孔孟之公案而行之則人必以我爲傲者何與夫孔孟垂訓萬世必不以傲之一字教人也明矣且兄之所謂傲者豈丹朱之傲耶象之傲耶區區之所未能解也夫朱象之傲誠不可爲矣若孔孟者不徇人以爲同而以道自重以有類於傲也故兄亦以傲言之與區區則日夜孳孳惟恐不能一徹孔孟之傲之藩籬以爲憂也兄其以爲何如

幸有以教我也

其十三

來翰召不往見分庭爲禮難曰孔孟之公案矣今則無此事典然兄所謂事典者果出之何帝何王而孔孟舉而行之乎抑或此乃孔孟事也而非後之欲爲孔孟者之所宜行也又豈非此一大事典乃可行於春秋戰國而專爲孔孟設乎來翰又曰孔孟公案亦惟孔孟能行之區區則以爲能不恤是非不驚利害不顧生死而以道自重如孔孟者便能行之蓋我能爲孔孟之所爲即是孔孟孔孟人也我亦人也而曰孔孟之不可爲也區區弗能知之矣

其十四

來書謂孔子特一布衣爾而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其所自處何其重也殊不知聖人抱道於身焉得而不自重

夫豈惟孔子爲然哉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是曾子之自處亦有如此其重也子思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是子思之自處亦有如此其重也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又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孟子之自

處亦有如此其重也。

其十五

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囿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己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爲是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其十六

論語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若伯夷叔齊。可謂蹈仁而死矣。故曰求仁而得仁。若比干仁者。以諫而死。豈不以不仁而生。實不若以仁而死也。自唐虞三代以來。聖賢何其多也。或生或死。而亦未嘗稍離乎仁也。中庸曰。脩道以仁。離仁則離道矣。離道則生爲徒生。死爲徒死。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區區非眞能仁也。然而竊有志焉。

其十七

凡以爲孔孟遠矣。無復有孔孟者矣。無復有浩然之氣如孔孟者矣。殊不知浩然之氣。本至大也。本至剛也。我與孔孟本無異也。直養無害。配義與道。而塞乎天地之間。是亦孔孟也已矣。若夫曲學之士必好名也。而未有不阿世以規名曲學之士必好利也。而未有不阿世以

規利規名規利必不浩然而分庭爲禮召不往見殆非規名規利之所能爲也區區亦惟先求吾性之善之孔孟爾善養浩然而浩然之氣有不塞於天地之間耶此孔孟之道所以卓絶千古而隱處之士之所願學也

其十八

或問人皆可以爲孔孟與林子曰孟子道性善而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既皆可以爲堯舜矣而獨不可以爲孔孟乎又問浩然之氣何以養之林子曰氣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而其所以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以自有盡性至命之一大工夫在焉此其所以道通於有形之外而氣塞乎天地之間也浩然之氣自反而縮不謂之善養浩然聖人之大勇乎

其十九

召不往見分庭爲禮孔孟之公案也區區豈敢舍孔孟之公案以狥時耶孟子曰皆古之制也違古之制以媚今之人區區不能爲之矣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若請辭雖峻區區猶有取焉而彊而後可不過欲以自見其微才爾要之執藝之徒未聞大道露才揚已則亦無足怪矣

其二十

夫栁下惠和者何不枉其直道以承事人以爲和也故曰不以三公易其介而三黜之辱其能免乎槩而言之自春秋以來直道之可行於世者未之有也區區豈不之知耶天地父母全而生之而孟浪曲其學以狥乎人也其如天地何哉父母何哉身可死也道不可枉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况枉道未必能生而

直道未必能死者乎。

其二十一

子以儲子既曰得之平陸矣。而以幣交而不之受也。不亦可乎。受矣。而又不[illegible]見也。則亦不能無惑矣。區區嘗考古聖賢之所以往來交際者。自有天則存焉。不違道不越禮。孟子曰。其交也以道。斯孔子受之矣。彼既以道而交矣。而孟子焉得違道而不受耶。禮曰。來而不往非禮也。彼既以禮而來矣。而孟子焉得越禮而必往耶。要之古聖賢之所知者道而已矣。禮而已矣。若夫五十鎰七十鎰百鎰。蓋自孔孟視之。特一芥爾。而[illegible]於幣交之細者乎。故可受則受。不可[illegible]則不受。可見則見。不可見則不見。此乃聖賢居身之珍。而天下萬世莫之能[illegible]莫之能越也

其二十二

子以之齊不見儲子。終不見有巖巖氣象。區區亦未敢以爲然。若儲子則未之先也。而之齊而不之見者。豈非孟子禮義之中正耶。

其二十三

天下之大制。命於天子。而列國分爭。則制命於列國之諸侯。若齊則沃土千里。帶甲百萬。而孟子於齊。稱疾往吊。如入無人之境。至於醫來。而孟仲子則曰。今病少愈。趨造於朝。則是孟子之心不自於齊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喋喋然以明其不往見之義。然履齊之地即齊之民。設言景丑氏執之以逢其君孟子其將奈之何哉。縱有他虞。而有所不能恤矣。萬世之下。孰有能知此義

其二十四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伯夷叔齊。寧清而仁而死。

毋寧不淸不仁而苟生也。龍逢比干寧忠而仁而死。毋寧不忠不仁而苟生也。至於虞人。特一賤獵夫耳。招之以旌。而猶然不之往者。豈非所謂勇士不忘喪其元與。載之七篇而萬世而下。孰不想見其丰采。

其二十五

來翰謂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今子之年尚未。又且初棄去舉子業只有六年。乃能振起孔門之家風。而是非有所不恤。利害有所不驚。生死有所不顧耶。使旋附答。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區區雖鄉人也。亦不敢以秉彝之性。爲天所薄。而自謂無分於聖賢之學也。周子曰。道豈遠乎哉。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區區行年三十有五矣。殊非可畏之年。歲月易邁。更不待人。從今以始。敢不

及時進德。而至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是亦鄉人也已矣。爲此旦夕疏天。誓志惟兄毋以鄉人而薄視乎我也。幸甚。

疏天文稿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衷瑜叅閲

倡道蹟啓條答 并小引

林子曰告天三蹟及諸門弟子所受教諸啓皆所以即事以明心也或謂古之至人寂寞而無為宜心而離事也今林子所談性命之旨微矣而猶然即事以明心者豈其無為之教宜心之學歟條答如左

林子曰心其心矣而不知即事而即心者則是槁滅其形也事其事矣而不知即心而即事者則是外馳其志也

林子曰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孟子則曰行吾敬故謂之内者内外一道也

林子曰以義為外者是外心也

林子曰老子書謂之道經德經者何也以道之蘊於中者道也以德之見於行者德也道與德亦非二也若孔子之教人也只曰德行而性與天道與命與仁皆其所罕言者故曰不可得而聞也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顔子之復禮曾子之一貫非以其可以語上而始得聞之歟

林子曰道非内也藏諸用也德非外也顯諸仁也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

性本善也而改過乃所以遷善也六祖壇經亦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由此觀之改過以遷善者儒佛同一道也

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矣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氣質之既除而天性之自見也故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而改過以遷善者君子之所以逐氣質之偏以還天地之性也

道書曰人道不修仙道遠矣林子曰為子而

孝者人道也仙道也為臣而忠者人道也仙道也若外人道以求仙道未有能得仙道者也故曰自古至今未有不忠不孝而能成仙作佛者以人道至重故也

程子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夫以洒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而至於精義入神如此而況孝其親忠於君而能純一而不變焉則聖人之地位豈非其所優入者哉

自書心聖直指卷端

或問人之一身背則無所於用矣而諸生之來受業也必以艮背語之者何也林子曰天有四時而冬則不用矣人有四肢而背則不用矣由是觀之人之背亦天之冬也豈其無所用耶故人知有用之為有用而不知無用之為有用焉

天人一也又問易曰黄中而道亦曰中黄易曰行庭而道亦曰黄庭自羲文周孔以後而世之儒者皆諱言之懼其有以類乎其道而人異端之也今子必欲舉之以教人者何也林子曰豈曰諱言之云乎哉亦且別求其義以訓釋之矣若以黄中行庭之有類乎其道者非也

而作易之聖人其亦非邪又況羲文周孔古今之神聖也後雖有作者不可得而及矣顧有不明夫心身之大性命之微而專有在於言語文字之間手容足容之細也豈其然哉且道家亦嘗飲食矣而子亦將以其飲食之有類乎其道也而異端之而諱言之而不復飲食之

歟余聞之師而直指行庭心法如此是雖天下萬世非之而有所不能恤矣子谷子龍江兆恩

門人盧文輝訂正

心聖直指

艮背心法

林子曰背字从北从肉背乃北方之肉也北方屬水今以北方之背之水推之而南方之心則火矣火陽也南之而居前水陰也北之而居後今以心之火之南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孔門傳授之心法也

林子曰洗也者洗之也心屬乎火而藏之以背之水者洗之之義也退也者退之也心居乎前而藏之以背之後者退之之義也

林子曰五臟皆繫於背心既背而水之則心清淨矣心既清淨則五臟亦皆清淨矣

或問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以背之水之北而心之火也其不為背之水所熄滅耶林子曰世間之凡水凡火則以形用焉者也而吾身之真水真火則以神用焉者也水多則火滅火多則水乾此凡水凡火之性者然也若夫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於背之水之北豈惟水不能乾火不能滅而亦且能交相養而互相用者其神之所為乎今以常人言之神則寄之於目矣而夜寐既熟則藏之於腎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夙興之時而目之神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腎神豈能清今又以天道言之日則麗之於天矣而夜淪地中則藏之於海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

至啓明之候而天之氣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海氣豈能清夫觀之常人則如此觀之天道又如彼則夫艮背之說前且後之南且北之而易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精至微至深切矣

或問日之神也而養之以海之水心之神也而養之以腎之水亦皆可得而定在之矣至於背也其亦不可得而定在之者乎林子曰

是亦不可得而定在之矣或前或後或上或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須參看行庭章中無定在微旨方能知之

林子曰心之火易燃也諸凡功名富貴與夫聲色臭味有順吾情而可喜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喜此是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有逆吾情而可怒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怒此亦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始則旦晝梏亡終則夜氣不存夫至於夜氣不存矣豈曰燃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而熄滅也

林子曰初學之士先須念三教先生四箇字孔老釋迦三教先生也孔子之時中老子之清淨釋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體者然也故無時無處而不念三教先生者蓋有似於侍立三教先生之側而不敢須臾遠也念三教先生者初從口念而至於背之腔子裡久則念念只在於背念念只在於背則心常在背矣念即心也念起於心而非心之外復有能念也

林子曰艮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以其念之逐於外焉者妄也今則返之於內矣或者以念之逐於外也固妄矣而念之返於內也不亦妄乎林子曰凡屬有念皆妄也皆妄則皆非也而何分於內外邪故以念而止念者以妄而離妄也以妄而離妄者以夷而攻夷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此為學之極則也尚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為

治之極功也然始學之要忘外為先外既忘矣然後方可語之以忘內之功者有漸之教也

林子曰或目交於物而動我好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耳交於物而動我好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曰此非其心之咎歟林子曰若復咎其心

馬。豈不反動其心哉。蓋我元無此好色好聲之心矣。以見色而聞聲也。而始有此好色好聲之心焉。今則惟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不知有色而不知有聲。而不知有心。夫一念之誠而至於心且不知矣。則又奚有於色奚有於聲耶。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士者以讀書為業。或讀學而時習之句。即如念三教先生四箇字。亦念入於背之腔子裡。自一句而至於百千萬句。無不皆然。

由此觀之。一日讀書。則是一日行我工夫。一歲讀書。則是一歲行我工夫。若不讀書。而馳逐乎其外矣。便是放心。便是不能行我工夫。至於講論酬荅。辨議衆喧。亦復如是。然後方為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然此道也。自古聖賢皆從三綱五常中實煉得之。而非他也。若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公之兄弟。不亦可槩見乎。又皆從士農工商中實煉得之。而非他也。若伊尹之莘野。傅說之版築。膠鬲之魚鹽。不亦可槩見乎。然此道之不明久矣。而世之為學者。率皆不知所以煉之。即有高明之士。而語之以道也。則彼必曰。非入山習靜不可也。我今則靡於俗矣。又奚敢以少窺斯道之藩籬哉。此蓋道流釋流之邪說有以入人之深也。抑豈知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以士以農以工以商。乃所以消磨氣質。而為吾進修之一大助耶。且財色人之大欲存焉。最人之所難離也。若處山中。而財心暫隱

未見矣。而自以為能忘財者。非也。色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為能忘色者。非也。入山以求靜者。其試思之。然艮。山也。而山其心者。艮背之義也。若不求艮於心。而求艮於山焉。心豈能靜。心不能靜。而曰有得於山者。豈其然哉。借曰。心亦能靜。而有得於山焉。是亦暫隱而未見爾。見則輒復如初矣。況綱常倫理之大道。士農工商之常業。乃反以求靜之心。而毀裂之。而棄去之。可乎。不可乎。

或問道家所謂煉者不其非乎林子曰何可非也蓋煉也者煉之也以火燒金煉之之義也道書曰未煉還丹莫入山故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煉之以士以農以工以商者煉之也然煉有四義焉神而煉之一也形而煉之一也我而煉之一也人而煉之一也神而煉之以煉其神而操其存也形而煉之以煉其形而去其病也我而煉之以我而煉我也人而煉之以人而煉我也或問何謂我煉林子曰即余之所謂煉神煉形者是也何謂人煉林子曰乃古人之所謂困內困外者是也何謂形煉林子曰以病而去病猶以念而止念借假以還真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形不清則不能明不清不明而志氣反為其所污矣又安能如神而可以前知邪易曰神以知來至誠之道清明之在躬也又問清明在躬林子曰夫人之躬有氣有形而未必其皆能清也氣不清則濁形不清則穢而其

氣之濁形之穢也皆足以塵吾七竅而病之者病也而不清而不明而不聖人也職此之由矣病而病之以去其病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然而道家之所謂煉者則異於是何也林子曰不知也而余之所謂四義者乃余之所以自煉日用之良方也然其義四也其實三也要其歸一而已矣一者何曰心也心主乎中也心主乎中矣神其有不定乎形其有不清乎神既定矣形既清矣即有如周公之困內孔子之困外而其中自有不亂者存焉此煉之之要道也孔子曰操則存夫既煉矣而又操之者何也林子曰必其先有以操之操之而後煉之也然則何者謂之操林子曰譬匹夫懷璧而心心在於璧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故操之者煉之也

或曰易艮其背也吾乃今始知之矣而曰不獲其身者吾甚惑焉敢問林子曰此自其工

夫之純一者言之也吾知有吾之背而已矣吾知艮吾之背而已矣抑豈知外其背也而復有所謂身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吾知有吾之庭而已矣吾知行吾之庭而已矣抑豈知外其庭也而復有所謂人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此乃不獲之實義也豈非其純一之守邪然獲也者失之反也子獨不聞之志士仁人乎志士仁人惟知其心之有此仁也是雖至於不獲其生焉殆

亦以仁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惟知其心之有此義也是雖至於不獲其身焉殆亦以義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如此而日操之如此而日煉之故不特廟廊之上可得而為之而三軍之中亦皆可得而為之矣不特三軍之中可得而為之而之夷狄而患難亦皆可得而為之矣蓋身在此則心在此心在此則念在此而念念不忘之下尚且不獲其身矣而又況身外之物也得而奪之乎

林子曰人之身有九竅八竅南嚮而其一也稍後以通穢也至於背也皆無其竅有若墻壁然退而藏之何其密乎本義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惟其不隨身而動也故能不獲其身矣然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亦元不隨天而轉矣或問真去處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是也易曰止其所處即所也而止其所者居其所也故居其所而不動者天之所以為天也止其所而

不動者人之所以為人也又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北辰之居其所也而天忘之艮背之止其所也而聖人忘之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若人之一身至細也亦有北辰而居其所歟林子曰人之一身一小天地也孰不知而信之何獨至於天之北辰也而疑之夫以天之北辰而擬議之則是人之一身也似

獲乎背之北辰以為用矣而艮背之不獲其身者何也林子曰人之一身固獲艮背以為用矣若精神命脉之以和以調視聽持行之以運以用而艮背則但止其所而已夫何為哉獨不覩之天乎天之全體亦獲北辰以為用矣若日月星辰之以照以臨雨風露雷之以鼓以潤而北辰則但居其所而已夫何為哉抑嘗覩之磨焉磨之為物也豈不獲其心以為用哉而其心之止乎其所也則亦不隨

磨而轉者天之北辰也觀磨則知道矣故君子之始學也亦惟所其背之北辰而居之爾艮之六四曰艮其身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或問既曰不獲其身而又曰艮其身身其有不同乎林子曰不獲其身者身也乃以人之身而槩言之也而艮其身者身也豈非所謂身之中而為背之腔子者哉故特於六四言之蓋艮之初趾也二腓也三限也五輔也而六四者其心乎

行庭心法

林子曰人之首崑崙山也四肢四海也腹中國也腹為中國而北則恒山南則衡山東則泰山西則華山而腹之中中國之中也嵩山峙乎其中矣嵩山乃古洛地以其在天地之中也曰土中易曰乾為首坤為腹又曰正位居體體亦腹也坤屬土又曰行其庭庭亦坤之土也獨不覩之天地乎天之極上處至地之極下處總八萬四千里而吾身一小天地

也心腎相距亦八寸四分若心腎之間乃天地之間中心之中者庭之中也而一點靈光元在乎其中者天地生人之初也又不覩之雞子乎雞子之中黄者土中也天地之間也易曰黄中是亦中黄之義也中黄之中有一點者雞子之太極也故天地之中曰土中而吾身之中亦曰土中雞子之中曰黄中而吾身之中亦曰黄中然此中也豈無定在歟林子曰亦無定在也譬之子宮焉有深有淺有

浮有沉而黄中亦然有上有下有前有後。或問天地之間天地之中也而亦無定在與林子曰亦無定在也今以易之六爻言之一陽來復也而天地之間似乎在地之下三陽而泰也而天地之間又似乎在地之上若以間字之義而必曰當在於地之極中處者迂也蓋天地之神化也無方無體固有不可得而執之而度之也若果植之仁寄息乎其尖矣運肉之心貫徹乎其内矣況雞子之得陽

也或在於黄之極中處焉上之下之前之後之其亦無定在也有如此由是觀之則夫間字之義又豈必於天地之極中處也而後謂之間邪。

林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而易之太極者中也心也今合内外二卦而言之上二爻者天也下二爻者地也中二爻者人也人也者天地之中天地之心也又分内外二卦而言之若内之中者中也心也而外之中者中也心

也至於八卦六十四卦之環乎其外而其中中也心也易曰易無方又曰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而其所以無方而冒天下之道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夫豈惟易道為然哉而諸凡上而極其天之所覆下而極其地之所載而盈於天地間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由是觀之中也心也天地人焉一也孰為天之中地之中人之中乎又孰為天之心地之心

人之心乎故中也者心也心也者中也一而已矣。

夫曰庭矣而又曰行其庭也敢問行之之義林子曰行也者行之也天行健之之行也天之行也日一周天何其健與若吾身亦一小天地者周天之行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吾身之庭太極立焉而天則旋之於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艮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時行則行周天行焉又不觀之繫

辭乎。繫辭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行庭之心法也。或問行庭心法豈不有所謂真實工夫之可言邪。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余今請試言其方。須先以五行之心安扵中心之心。而為土中者。以敦養之。自有消息真機。而心身性命。相為混合矣。一屈一信。一往一來。真若有日月之代明。寒暑之錯行其殆天運之自然。是亦吾身之一天地也。始而有意。終於無意

或問行其庭行矣。而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者。何也。豈行其庭也。而有止之之功乎。林子曰。止之者。所以行之也。故止也者。艮乎其庭之中者。吾身一太極也。行也者。環乎其庭之外者。吾身一周天也。子不觀之天乎。而包羅乎地之外者。莫非天也。故北辰之居其所者。天之止也。而儼之以吾身之太極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三百六十五度者。天之行也。而儼之以吾身之周天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敢問何者之謂位。豈非其所止之位者中歟。林子曰。背之中。位也。庭之中。亦位也。故思不出扵背之中也。位之以有心矣。思不出於庭之中也。位之以立極矣。

林子曰。一陰一陽。而一點之善。落扵庭之中焉。成之而為性也。其陰陽妙合。而凝不測之神乎。猶一夫一婦。而一點之善。落扵子宮之中焉。成之而為人也。其夫婦妙合。而凝不可知之道乎。夫既妙合而凝。成之而人焉。子而又孫。孫而又子。而生生之無盡矣。夫既妙合而凝。成之而性焉。而聖而神。而文而武。而變化之無窮矣。

林子曰。人未生以前。未有性命。未有此一點靈光。至始生之時。天乃命之以性。即有此一點靈光者。繼善而成性也。即此一點靈光。易

謂之太極而性命未始分也至太極而陰陽焉則性命分矣性則寄之於肉團心裡即名曰神命則寄之於臍於腎即名曰氣曰精

林子曰性而神也既寄之於肉團心裡矣神火也遇物則燃其能不為物所引而去之者乎然而夜氣清明之候而神則猶在於肉團心裡矣日復一日人化為物豈特為物所引而去之而已耶故先收此放心而艮之於背以立基也然後將此神氣復返性命而歸於一者所謂陰陽而太極也若也不知艮背則不知存心不知存心則不知立基基不立矣神其有不馳乎神既馳矣氣其有不散乎氣既散矣則亦安能返陰陽而太極之以復我一點靈光耶

林子曰菓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先天也者

太虛也神由此明化由此出而一點靈光之妙用固有若是其大矣

孟子曰君子引而不發若所謂約之以禮者即孟子之所以引之也約禮也者復禮也約之以禮者中道而立也中道之中堯舜之中也而允執也者立也孔子三十而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皆此立也然豈曰中道而立而允執之者哉而知及之者知及此中也仁守之者仁守此中也知之好之樂之者知此中而好之樂之也成之者性而成性存存者存存此中也

林子曰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修之於身為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治焉不惟觀之人道為然也而遠而察之天道則有不能違矣天有天極而衆星拱之者天建其

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焉，萬物由此而生焉。夫天且不違矣，而况人乎。而况皇而出治，聖而為學乎。是故君子貴立極也。或問道無為也，而子每曰立極者，何也。不幾於執着之者乎。林子曰：夫天且有其極矣，而天亦執着歟。譬之樹藝然，根既固矣，更復何為。由此而條而華而實，而自有不容息之生理存焉。固無俟於助長，而亦惡得而助長之。若余之所謂立極者，亦猶是也。極既立矣，更有何事。由此

而賢而聖而天，而自有不能已之真機存焉。固無俟於執着，而亦惡得而執着之。故樹藝在於固根，而為學本乎立極。此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流言也。

林子曰：易以此一點靈光謂之善，曰繼之者善。而孟子亦謂之善，曰可欲之謂善。又謂之幾希，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即此可欲之善，特幾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己之謂信者，何也。蓋天之生人也，雖曰性有此幾希之善矣，但百姓日用此幾希之善，而不知為吾性之所固有之可欲也。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己，不可也。如能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是我之所日用者，而安之於吾身之上，以敦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為我之所實有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充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既曰充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殊不知此可欲之善，

本自太虛中來，至靈至聖至神至明。唐堯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方，以顯西土。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充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也，固若有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

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烱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中者。幾而形也。以新傳新。明明之無盡矣。至於新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

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林子曰。夫太虛也。而天之矣。而地之矣。而復日之矣。若聖人之太虛也。則亦氣天之氣形地之形。而一點靈光。是亦天地之日也。故日之光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至矣。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其有異於日乎。然有神則有氣。而天之氣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周矣。而我浩然正氣之充塞也。其有異於天乎神本無神也。氣本無氣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固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而無不太虛矣。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其有異於太虛乎。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林子曰。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而非五行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若余所謂一點靈光者。中心之仁也。孟子

曰。仁。人心也。而忠臣孝子。丹心一點。耿耿而不昧者。亦此一點靈光也。然此仁也。元安於中心之心。與生而俱生也。而中心安仁之聖人。則亦不過復反此仁於中心之心。而安安之也。然此聖也。仁也。皆本於性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若或物矣。必不神明而又安能聖邪。必無生意。而又安能仁邪。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以致知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或問聖人

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有以致之。若存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為物所遷也。或問致之之道。林子曰。先致之於其中焉。而允執之者。致也

近有秦姓者。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初聞守中之說。以問林子。林子曰。中在何處。答曰。

心腎之間者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數年復以守泥丸為問。林子曰。泥丸在何處。答曰。頭有九宮。宮之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為問。林子曰。丹田在何處。答曰。臍之下一寸三分。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秦姓者曰。三者之傳於其人者。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歟。林子曰。守之

而又安能有其功乎。蓋此三人者。皆以口耳之見聞。欲以窺老氏之大道。而老氏之大道。顧有在於見聞之末。得以億逆而知之邪。若夫所謂心腎之間者中也。九宮之中者泥丸也。臍之下一寸三分者丹田也。載之道書可得而考也。又奚待此三人也。始得而知之。始得而言之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林子曰。道無定體。中無定在。從古以來。未有能以見聞之末。億而逆之。以窺此玄微之大道也。而

口口相傳。心心相授。自有真機存焉。即有顏冉之知慧也。則亦安能不由師傳。可得而知也。而又況知慧之不及顏冉者乎。夫道流之所謂道者。今且不復論矣。而儒流之所謂儒者。余竊惑焉。其曰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其曰勿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其曰無意矣。而不

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者何如爾。至於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亦惟襲取聖經之片言。以自立一門戶。而又且旁搜遠索。以為口頭套子之資爾。豈其有所自得於心。而能體之於身耶。

虛空本體

或問太虛虛空矣。而天地亦虛空歟。林子曰。天地亦虛空也。然天地有形氣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虛空也。又問聖人亦虛空歟。林子曰。聖人亦虛空也。然聖人有心身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虛空也。夫既有形氣矣。則又安能無形氣歟。林子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忘其形。忘其氣也。夫既有心身矣。則又安能無心身歟。林子曰。有心身而無心身者。忘其心。忘其身也。

林子曰。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

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身之外。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而氣形盈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盈於天地之間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故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特其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爾。而其所以覆載照臨。所以錯行屈信。所以流峙生生化化者。亦皆太虛之妙用也。亦皆天地之妙用也。亦皆聖人之妙用也。同一虛空也。同一妙用也。余故曰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幾非在我。化不可為。若今教人者之所以教與夫教於人者之所以學也。余不能知之矣。其教人者曰。汝本體本虛空矣。汝面前光景皆汝之妙用矣。而猶有待於脩證而擬議耶。其教於人者曰。我本體虛空矣。我面前光景皆我之

妙用矣而又奚待於修證而擬議耶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此絶德豈其遠之云乎抑遐哉邈矣遠之而無方望之而猶且不可而又況能遵而行之者乎豈其高之云乎抑峻而極之高之而無上仰之而猶且不可而又況能躋而登之者乎余惟以此絶德無以用吾心而致吾力也故甘守自邇自卑之訓庶幾得以漸復本體下學而上達也或問本體虛空矣而子顧有所不能學歟林子曰

余固不待學而得之矣夫既曰不待學而得之矣而曰無所用吾心致吾力而難之者何歟林子曰余未生前余亦虛空也但余既得之而今且忘之矣聞之者無不發一大笑要之我自有之我自復之則亦何難之有然此乃仲尼不踰矩之時極則之地也若非有天下之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斯而乃今學者之為學也豈不失之太早乎

林子初棄去舉子業而欲學聖人之學焉嘗從儒門聽講格物之旨而問曰何謂格物師曰即凡天下之物而表裏精粗格之無不到焉是雖一草一木之微諸凡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間者皆當有以察之矣林子彼時難之而又以為問之不可以不審也乃復問曰何以格之夫豈無其要乎師曰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或問不有是言乎林子曰即凡天下之物何其衆也而兆恩亦嘗自

慎思之若兆恩之癡且魯也則將何以格之然即此一松一梅也何者謂之事為之著何以考之而念慮之微又何以察之將從其根也而考之察之乎抑或從其枝與葉也而考之察之乎又不知從何文字中可以求松也梅也之理乎縱知有此文字也又將何處可以得此文字以為我考之察之之一助乎且海宇之內誰能講論此松也梅也之理而從而索之乎如此格物豈能今日格此一松乎

明日格此一梅乎況人之生世也不過百年而物之繽紛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縱有萬年之壽亦且不能即凡天下之物而盡格之矣此兆恩自思自忖不能服行夫子之教殆非敢於夫子之前強為辯論也於是林子去之而偶值玄門之師師曰子求長生乎曰非也求飛昇乎曰非也求拔宅乎曰非也師曰三者皆非子之所頭學者而今子之所求者何道也林子曰老子所謂先天地生巍巍尊高

何者謂之尊高而為天地先乎其師不荅也又所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何者謂之玄牝而為天地根乎其師不荅也林子固問之師曰吾子欲學道先須辯識何者為鉛汞龍虎何者為封爻斤兩何者為進退抽添何者為年月日時無一而不明之於心而得其精且微焉然後方可語汝以玄牝之門天地之先也林子曰夫既如是辯識矣豈不起種種心生分別見邪於是乃談運氣之說林子曰

心靜則氣自運矣而顧有在於運氣以反傷其氣乎又於是復談調息之功林子曰心靜則息自調矣而顧有在於調息以反爽其息乎已而復去而從禪門以請釋氏之教師曰子知釋氏之頓教乎林子曰不知也固兆恩之所頭聞也其師即默然趺坐刹那間豎拂而問曰會麼林子不覺發一微笑師曰子豈迦葉邪吾之教張矣林子曰兆恩委不知吾師之所以豎拂者何教也而師乃曰吾之教

張矣者何也敢問師曰吾言輕不足以度子矣我有師在方丈可往見之當自明矣林子遂入方丈請見師曰凡邪聖邪林子曰無凡無聖師曰有堦級否林子曰若有堦級即非西來意旨師曰如是如是林子曰此不足異也此乃僧僧相傳口頭套子也師曰是固然矣然子曾齋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染污而為心之齋者兆恩尚未之知焉抑曾坐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起念而為心之

坐者兆恩尚未之知焉。抑亦曾經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歷萬刼而不壞。而為心之經者。兆恩尚未之知焉。明日遂去。而復造一書院而某先生講論於其中。適有來受業者。而以正心誠意為問。某先生曰。子何以問正心誠意為哉。獨不有孟子之所謂勿正心論語之所謂無意耶。其人茫然不能復問。林子乃言曰。心不正。而心之猿有不跳弄乎。意不誠而意之馬有不奔馳乎。荅曰。心本不猿而邪也。意又何待於正。意本不馬而妄也。而又何待於誠。林子曰。心本不猿而邪固也。今既猿而邪矣。不有以正之。其如心猿之跳弄何哉。意本不馬而妄固也。今既馬而妄矣。不有以誠之。其如意馬之奔馳何哉。荅曰。我本體虛空矣。豈復有心猿之跳弄意馬之奔馳哉。林子曰。豈其然哉。若子所謂虛空本體者。豈非釋氏之言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無脩無證。而直超最上一乘者。即堯舜之神聖

其猶難諸而精一執中。又非堯舜之所以修所以證乎。昔者孔子之贊堯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至於舜也。只曰。君哉舜也。而亦未嘗以天許之矣。今子曰心不復猿意不復馬。豈子之神聖。遠過堯舜。而以堯舜為不足大歟。且子獨不聞成章後達之訓乎。譬之水焉。以漸而進。譬之木焉。以漸而升。而子即欲以頓教接人乎。殆非余之所能及也。故正心也者。亦學也。由正心而至於勿正心者。下學而上達也。誠意也者。下學也。由誠意而至於無意者。下學而上達也。此孔子有漸之教。而人莫我知者以此。但余不知心之所以正。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憂愁憤悶。殆若窮人之無所歸焉。而兆恩求道之心至此亦云勤矣。豈意天不愛道。而鑒我一點不退真心。不十年間。幸遇明師。憐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聖。而所以與兆恩言者。一皆四書五經。曰由孔孟以來。而此書乃為疏釋所晦。而不明至於今

矣若夫艮背行庭微旨尤且諄諄為兆恩言之及別乃復謂兆恩曰汝布衣也不有以小試之其孰從而信之兆恩曰何以試之而使人信之師曰試之以病病已而人信之然則何以已人之病乎師曰汝少小時豈不誦體胖睟面之書乎體胖由於心廣睟面本於根心況易之黃中也而條理之竅刻足以宣暢四股者乎汝亦惟持其志而無暴其氣焉已也兆恩曰請問其方師曰醫者意也而方固在汝之心矣於是乃著心聖直指分作艮背行庭心法二及虛空本體三章如左雖曰顯泄殆盡然亦其可得而言也至於次第工夫微詞奥旨則亦有不可得而言者龍江林兆恩

自書心聖直指卷後

始而艮背行庭終而本體虛空此乃君子之所以不外心以作聖而爲有漸之學也或問艮背行庭矣而不察識擴充可乎不可乎林子曰悪乎其可哉蓋余之意則以為作聖之漸固不可不知所以艮背行庭亦不可不知所以察識擴充矣又問艮背行庭之功或有所未至而即欲察識擴充焉可乎不可乎林子曰悪乎其不可哉蓋余之意則以為作聖之漸固當無時無處而不艮背行庭亦當無時無處而不察識擴充矣內外之交致其功也動靜之不遺其力也眞積之盛久當渾化其有不契機知性而復其虛空之本體邪子谷子龍江兆恩

門人林堯咸命梓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衷瑜閱梓

心聖教言

林子曰心其一聖人乎。

或問心林子曰聖人是也又問聖人林子曰心是也心之本虛靈能知覺者聖人也。

林子曰神明不測者心也聖人也變化無方者心也聖人也。

林子曰渾然在中者渾然一聖人也粹然至善者粹然一聖人也。

林子曰凡民之心既為氣質之偏有以戕之物欲之交有以引之而謂巳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亦惑矣。

林子曰聖人外其心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猶之可也然而聖人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皆不外於心如此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可乎哉。

林子曰知聖人之可為覺聖人之可為者上知下愚一也知聖人之可為覺聖人之可為而必為之者上知之所以為上知也知聖人之可為覺聖人之可為而不為之者下愚之所以為下愚也。

林子曰纔知聖人之可為纔覺聖人之可為而為之者上知也忽然而不知不覺而不為之者便是下愚雖知聖人之可為雖覺聖人之可為而不為之者下愚也忽然而能知能覺而必為之者便是上知。

林子曰知覺也者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也之為難也為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為之者之為難也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為之者之為難也為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為之必要其成者之為難也。

林子曰聖人之知無所不知者也聖人之覺無所不覺者也聖人之知非以知人之所不

能知以為知也。聖人之覺。非以覺人之所不能覺以為覺也。聖人之知。為能知人之所共知。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知也。聖人之覺。為能覺人之所共覺。而充之至於無所不覺也。

程子曰。充得盡時。便是聖人。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以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者。擴而充之也。無所往而不為仁。無所往而不為義者。充之而至於盡也。故即其善端之發見者。驗其心之一聖人也。充其善端之極致

者。純其心以為聖人也。

林子曰。知所以致曲而誠矣。由是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而化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脩身矣。由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盡己之性矣。由是而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而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充之而至於盡也。

林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苟能充之。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以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者也。非惟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亦且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天地也。惟其能包羅乎天地也。故其能斡旋乎天地。

林子曰。乍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充之足以包羅乎四海。足以包羅乎天地者。心之全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林子曰。夫人之心。與聖人之心一也。而必曰

聖人之心者何也。惟聖人為能充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盡也。

林子曰。心其可得而見乎。心可得而見者。非心也。心其不可得而見乎。心不可得而見者。非心也。心其可得而言乎。心可得而言者。非心也。心其不可得而言乎。心不可得而言者。非心也。故謂心可得而言之。則心亦可得而見之。而其所可見者。果何心也。謂心不可得而言之。則心亦不可得而見之。既不見心。又

安識心

程子曰人須識其真心世儒不識真心而其所相告語者乃憧憧往來之心也列之肝脾肺腎身中之五行也真心者太極也太極而陰陽也陰陽而五行也而謂五行為太極也可乎哉

或問心即是聖人矣何其聖人之不多見也林子曰常人屈於物欲而不識心也學者溺於所聞而不識心也既不識心又安能聖

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朱子曰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分也真心者一也誠也寂然不動也善惡之幾者陰陽之義也然孔子之所謂兩端者非周子之所謂幾善惡歟而曰叩其兩端者蓋因其所以問乎我者而我反以叩之也叩亦問也端者端緒之義也故既即其動於天理而為善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為善之端者從何而發見乎復即其動於人欲而為惡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為惡之端者從何而潛萌乎反復詳說俾其知所察識反而求之而得其本心也豈非聖人之心教而為學者趨善去惡之一大樸也哉

林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此何心也夜氣不存而違禽獸不遠者此何心也嘑爾蹴爾身死而不受者此何心也萬鍾於我何加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此何心也既見

牛則不忍其觳觫者此何心也未見羊則以羊易之者此何心也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此何心也吾退而寒之者至此何心也是皆所當察識焉者也

林子曰視聽言動察其心之果能禮乎出門使民察其心之果能敬乎造次顛沛察其心之果能仁乎立而在輿察其心之果能忠信果能篤敬乎察之者所以防之也防而制之以養其中此存養省察之功不可偏廢也

林子曰平旦之氣平旦之心一聖人也旦晝以存旦晝之心一聖人也又曰一念而不昧其心焉一念之聖人也一事而不昧其心焉一事之聖人也唯在乎察識而擴充之爾

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蹠天下之至惡也而其心之聖人未始與舜異也但舜能充其善之端無所往而不為善也而蹠則縱其利之端無所往而不為利也此蓋善利之幾仁不仁之路其端甚微誠不可不辨也

林子曰心之聖人即性也性即中也中即一也一太極也太極者心極也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真心也人人本自有也而無有不善者故曰性善或為色所交而起其色心遂以色心而蔽其真心或為利所交而起其利心遂以利心而蔽其真心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林子曰能離妄心方名真心不離妄心不名真心以有妄心謂之妄人妄人也者離聖以為妄也以有真心謂之聖人聖人也者離妄以為聖也

林子曰心本無思也心本無為也思則憧憧矣為則擾擾矣憧憧擾擾者妄心也

林子曰心本無意必固我也意必固我者妄心也

林子曰離物者心也不離物者心也若不離物心亦妄也若必離物心亦妄也

林子曰心能離物故能不物於物

林子曰三皇以其心之聖而皇也五帝以其心之聖而帝也三王以其心之聖而王也

林子曰堯授舜也舜授禹也湯放桀也武王伐紂也伊尹放太甲也周公誅管蔡也此數聖人者豈非其心之能權乎心之能權心之聖人也

林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以其心之聖無方而無體也若清若和若任則有方有體而非其

心之聖之神矣。

林子曰孔子之春秋即湯武之放伐。盖所以奉天之命而是非之者天之事也豈徒操南面二百四十餘年之權巳哉王不稱天桀可見矣故春生秋殺天之事也是而春之非而秋之聖人之所以體天以行事也。

林子曰天無私也聖人無私也故無私所以奉天也以此而存諸心也謂之天心以此而見諸事也謂之天事。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所以發明乎其心之經也非以六經之文為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故經之文亦以名經若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况心乎。禮非心不叙政非心不飭文非心不徵。

林子曰楊子求義於義而不知求義於心也墨子求仁於仁而不知求仁於心也孝巳求孝於孝而不知求孝於心也尾生求信於信而不知求信於心也

林子曰聖人者以其心而義也故義為盡義以其心而仁也故仁為至仁以其心而孝也故孝為大孝以其心而信也故信為止信

林子曰心必聖而義矣心必聖而仁矣心必聖而孝矣心必聖而信矣。

林子曰真心自能義而或有不義者妄心也

真心自能仁而或有不仁者妄心也真心自能孝而或有不孝者妄心也真心自能信而或有不信者妄心也。

或問妄心非心歟林子曰妄心非心故曰妄心心本无妄而妄又安可以名心耶。

林子曰妄心者人之所本無之心也真心者人之所本有之心也

林子曰聖人者以心養心以人治人不過去其所本無以復其所本有者而非他也。

林子曰真心者誠也黄帝無為也舜無為也
故曰誠無為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故曰
誠則無事矣
大學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豈其有闕
文邪林子曰其文備矣明德親民之本於至
善者知本也由知止而定靜安慮者知本也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者
知本也正心由於誠意誠意由於致知致知
由於格物者知本也然聖人之學知止者也
不交於物而無物可格者書之所謂安汝止
者是也學者之學格物者也必格其物而後
止可止者書之所謂欽厥止者是也知本而
謂之此者通一章而言之也知至而謂之此
者專格物而言之也
或問物交物之物與格物之物也有以異乎
林子曰無以異也心之未交於物者至善也
既交於物為物所引而始失其初矣故格物
也者乃所以復吾心至善之初而為學者作

聖之功也
林子曰人之所以喪其心者非其心之去已
也特交於物而為物所蔽爾無論途人及至
不道者孰不以其心之既喪而無有乎所謂
聖人者殊不知其見所可哀憐者則惻隱之
心即此而在矣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
忍人之心心之聖人也
林子曰見君子而後厭然者羞惡之心也以
無所不至之小人而猶有羞惡之心如此不
謂心之聖人之明驗邪
林子曰聖人形凡民之形則亦心凡民之心
也凡民形聖人之形則亦心聖人之心也形
其形也而謂其形之不類也可乎哉心其心
也而謂其心之不類也可乎哉
林子曰聖人心凡民之心而充其心以成聖
也故謂之聖人凡民心聖人之心而牿其心
以入凡也故謂之凡民
林子曰萬形一形也而或有不類者蓋陰陽

雜揉之氣也。而心則無陰無陽。不屬於氣矣。又焉有不類之心者哉。

林子曰。心在乎人之中者。中也。心舐千變萬化。而統於一者。一也。

林子曰。心也者。寂也。放之則彌六合焉。心也者。我也。而萬物皆備焉。

林子曰。仲尼顏子樂處者。心也。

林子曰。物物也。人物也。天地亦物也。而心則非物。若心可得而物之。是亦物也。又安能妙萬物。然則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

林子曰。天子有天下者也。以其心乎天下也。故能覆載乎天下。諸侯有其國者也。以其心乎其國也。故能覆載乎其國。大夫有其家者也。以其心乎其家也。故能覆載乎其家。

林子曰。聖人之心。心乎天下者也。聖人之心。心乎萬世者也。惟其心乎天下。故能覆載乎天下。惟其心乎萬世。故能覆載乎萬世。

林子曰。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人異矣。而其心則不異也。天其有心乎。曰。有。天無心則不能清。地其有心乎。曰。有。地無心則不能寧。故天地也者。人資之以始。人資之以生者也。心也者。地資之以平。天資之以成者也。

林子曰。天也者。氣也。而有未始氣者存焉。地也者。形也。而有未始形者存焉。人也者。形也。氣也。心也者。未始形也。未始氣也。人之所以小於天地者。非以其形乎。非以其氣乎。人之所以大於天地者。非以其心乎。

林子曰。心也者。無所不包者也。心也者。無所不入者也。

林子曰。天之體。不足以擬其大者。心也。物之微。不足以擬其細者。心也。

林子曰。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之上非先也。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下。而千百世之下非後也。

林子曰。上天下地。以清以寧。聖人之心。為能出入造化也。先聖後聖。不謬不惑。聖人之心

為能進退古今也。華夏蠻貊率俾。鳥獸魚鱉咸若。聖人之心。為能表裏人物也。

林子曰。獨善其身者。善止於其人之身焉已也。若與人為善。則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天下人為善。則天下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萬世人為善。則萬世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蓋天下萬世皆吾度內。而此心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且遠也。

林子曰。心之高明。心之聖人也。而卑暗則非

其初矣。心之廣大。心之聖人也。而狹小則非其初矣。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赤子之心也。奚假人為。但不失之爾。

林子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心之本體者。聖人也。

林子曰。心一聖人也。若曰心能作聖。則聖人與心猶為二也。而人之所以不能聖人者。以有以蔽乎其心也。蔽乎其心。則喪其所以為心矣。喪其所以為心。則喪其所以為聖人矣。此作聖之功不可無也。

林子曰。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假此心法。以復此真心爾。真心既復。又安用法。若未得此真心。而無有所謂法者。譬舍舟楫而渡江河。未有能濟者也。

林子曰。德性不可不尊也。而其所以尊德性者。則由於問學也。問也者。問此心法。以尊此德性也。學也者。學此心法。以尊此德性也。此

親師取友之道。不可廢也。若或耻於親師。不能取友。而馳其心於冊子。而自以為得者。是自欺也。

林子曰。德性者。天之所以與我。吾心之聖人也。若外心法以為學。則其所學者。非德性也。學雖博。亦奚益哉。若外心法以為問。則其所問者。非德性也。問雖審。亦奚益哉。故道問學者。正所以尊德性也。

古人有言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由是觀之。

唐虞以上未有所謂冊子者而聖人何其多也三代以後冊子既繁而聖人之不多見者何歟此德性之知見聞之知所由以異也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若徒口誦其言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雖日玩索竟亦何為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是也

林子曰孔門心法不可不知也三綱五常不可不振也士農工商不可不業也故心法也者所以振三綱五常而業士農工商者也三綱五常至德也士農工商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求所謂心法者果何為也將以此而為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持之有其本歟抑將以此而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為逍遙物外之遊歟夫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為逍遙物外之遊者是乃敗風壞化孟浪遊食者流也縱與之言必不見信縱或信之亦不能行故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林子曰中也者真心也而執中心法也一也者真心也而主一心法也至善也者真心也而止於至善心法也況能察而識之擴而充之則未有不復其心之聖人而為聖人也

林子曰德性之知者心知也若不知有所謂心法而馳其心於外焉則是人也未有不矜其冊子之緒談而自以為知也冊子曰人性皆善而是人也亦曰人性皆善冊子曰求其放心而是人也亦曰求其放心至於所謂一所謂中所謂誠與敬者皆冊子之緒談也又至於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陰陽五行者皆冊子之緒談也如此見解將以欺人乎抑以欺已乎有志者其試思之

或曰六經非冊子歟林子曰冊子莫大於六經六經亦冊子也而孔門心法存乎其間矣故誦六經者非徒誦其辭章焉已也蓋必求

其所謂心法。以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也。

林子曰。世之誦六經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惟當就有道之人。而問焉而學焉。何章何句。而切於吾之德性者。何章何句而為吾之心法者。既致叩之。復繹思之。果有契於吾心之同然乎否也。果不謬於六經之微旨乎否也。不知而恥問於人焉。不可也。不能而恥學於人焉。不可也。如無志於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也。則亦已矣。如有志於尊德性。以復吾

心之聖人。而猶然恥問於人。恥學於人焉。譬昏夜無燭。而有求於室中者。則亦無所見矣。

林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性之知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見聞之知也。

林子曰。昔有風奴者。奴於王侯之家。有顛氣。人咸以風奴呼之。風奴每誇於人曰。我奴也。雖貧且賤。而所見聞者。則盡富貴也。又嘗與他王侯家奴鬬其富貴。而不知其非己有也。若夫以人之見。為己之見。以人之聞為己之聞。又且訑訑然而自侈其美者。是亦風奴之富貴也。故曰。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見聞之狹。難以體道。豈其所謂孔門心法。以尊德性。而為孟子自得之學哉。

林子曰。夫人之心。皆明鏡也。而聖人特不塵之爾。夫人之心。皆止水也。而聖人特不波之爾。

林子曰。君子之學貴信。信也者。信吾心之一聖人也。信吾人之一天地也。信吾心之本自

美大。本自聖神也。信吾心之本自高明。本自博厚也。

林子曰。學者之於道。惟恐其不能知。不能信爾。苟知矣。而未有信之。而不篤也。苟信矣。而未有為之而不力也。故信吾心之一天地也。則必思所以同乎天地也。而博厚高明之本體在我矣。信吾心之一聖人也。則必思所以造乎聖人也。而美大聖神之極功在我矣。不知則未有能信者也。知之而不信者何邪。正

信則未有能為者也。信之而不為者何邪。
林子曰。達之所以相天下者。周公此心也。吾心一周公也。吾復吾心之周公。是亦周公也巳矣。窮之所以師萬世者。孔子此心也。吾心一孔子也。吾復吾心之孔子。是亦孔子也巳矣。夫周公孔子。天下後世所望而震者也。而子何言之之易也。林子曰。孟子曰吾何畏彼哉。又曰有為者亦若是。使孟子之言而是也。則余之言是也。而世人之信孟子者亦是也。

使孟子之言而非也。則余之言非也。而世人之信孟子者亦非也。但世人未有能信孟子者也。信孟子也者。信吾心之聖人也。若不信吾心之聖人。而徒信孟子之言。雖謂之不信孟子可也。

魯論發語則曰。學而時習之。最後一句則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夫所謂命者。非以其貴賤貧富壽夭之一定於天乎。故人而善也。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人而不善也。亦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善而貴也。富也壽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賤有貧有夭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不善而賤也貧也夭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貴有富有壽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然此皆在外者也。而非君子之所患也。君子之所患者。患其不能學。患其不能聖人也。聖人也者。心也。我也。學之而復其心之聖人焉。求在我者也。若夫富貴貧賤壽夭者適也。君子則無所用其心矣。而亦

何患之有哉。

林子曰。人而善也。而賤而貧而夭焉。則有貴有富有壽者存矣。人而不善也。而貴而富而壽焉。則有賤有貧有夭者存矣。故君子不以貴為貴。不以賤為賤。不以富為富。不以貧為貧。不以壽為壽。不以夭為夭。而有出於貴賤貧富壽夭之外者。心之聖人也。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何以謂之狂也。何以念之。即能聖邪。林子曰。念也者。念也。念天之所

以命乎我而我之所以成其性者一聖人也苟知所以念之則必知所以作之作之不已是亦聖人也然聖人也者人也人與聖人異矣而其心之聖人未始異也但人則不知所以念之不知所以念之則不知所以作之雖不為惡亦不能善無所短長於時故謂之鄉人也是亦草木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為草為木焉是則可憂也顧乃不之憂而必欲為草為木為鄉人也何歟又况蕩其狂

於聲色貨利之間功名富貴之際不復顧畏無所用耻故謂之狂人也是亦禽獸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為禽為獸焉至大垢也顧乃不之垢而必欲為禽為獸為狂人也何歟誠可謂失其本心而為下愚之不移者矣諸生其痛戒之

劉獻策曰獻策嘗有疑於輪廻之旨而問

先生曰有諸

先生曰有之但輪廻之說非以其身之生死實以其心之生死也故有虎狼之性者身雖人而心虎狼也有狗彘之行者身雖人而心狗彘也若能率其人道之常而無違

焉方名為人奉其天道之大而無私焉乃名天人天人也者與天為徒天之人者聖人也然則地獄之說果可信歟

先生曰使地獄之說果可信焉惡固不可為也使地獄之說果不可信焉惡亦不可為也然余之所謂地獄之說則異於是族誅殊死地獄之大也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及至桎梏縲絏之中亦莫非地獄之義也故曰明則有典刑又曰為不善於明者人得而誅之此尤為切近之災比之既死之後又何其顯而甚速耶若其人果能知所警惕而不至敢動於惡而善焉不謂之克念而何既克念矣必不至於為草為木而為鄉人也又况念所謂為禽為獸而為狂人邪由此而念念不已焉是亦作聖之階也大抵

先生之教甚大且遠要其歸則三者盡之矣心身性命之要道也三綱五常之至德也

士農工商之常業也故羣儒道釋以歸儒宗孔而一之者夏也直指此心之本體而倡天下萬世以聖人者心聖也敬紀

先生數言以為訓釋且及

先生立教之大亦以當一小跋云

元神實義夢中人總序

林子曰夢中人之所說元神者蓋以反識為智而元神之釋氏所謂權語也元神實義之所說元神者蓋以自造性命而元神之釋氏所謂實語也余自十數年以前以此二語每與人言之而莫不以夢中人之所說者能令人驚愕而互

相戒勉者有之若夫元神實義則不免而疑而駭而至是乃始有知而信之者故癸未之春先著夢中人逮今甲申之夏乃著元神實義而有志之士其將自造性命而元神之乎若不有釋迦之精進歷三大刼不能為已其將反識為智而元神之乎不圜坐不可也不槁形不

可也曰惟以此元神以戰勝此識神而不復有一毫他慮雜乎其間者抑或可為也或者以先生之所謂元神實義眞可為能解如来之真實義矣若夢中人一帙毋復示人直惟以此元神實義以接上乗不亦可乎林子曰子之言豈不然哉但非余之意矣余之意欲以斯道

徧滿於天地間俾凡曰儒曰道曰釋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得聞之而其所得聞者毋曰上乗焉已也而中乗下乗亦皆在余所樂育之中以俾世無遺人人無遺教而後余之心始安矣子獨不覩之六祖壇經乎若神秀時勤拂拭之偈只在門外未見本性而五祖乃令門人

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其意何也豈不以天下萬世能得此無上菩提之自性蓋有不可以多見者然非惟釋氏而孔子之罕言命罕言仁而以其所可使由之道曰孝親曰敬長而謹行而信言乃其所雅言者又豈不以所謂民者比比皆是也若夫豪傑之士乃千百

年或一遇焉此其所以罕言也由是觀之余惟此夢中人一帙是亦足矣而元神實義乃為二三子所強而論著而二三子又且命之梓氏矣姑兩存之俾知所以正脩行之路以自造自化亦俾知所以通晝夜之說以自驚自惕故知有元神之義而不知有夢中之人者則必

無自驚自惕之真心而修為之功其能力乎若知有夢中之人而不知有元神之義者則亦無自造自化之實行而彼岸之地其得到乎今兩存之而能並觀之庶或為後學之一少助也然此元神也乃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之實義也至若父母初正性命而為生生不息之種

子者是之謂種性種性含靈皆有佛性故佛性也者佛性也以其有佛之性而堪作佛為者佛性也龍江兆恩

萬曆丁酉孟夏門人盧文輝百拜謹述

自書元神實義卷端

林子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衆生皆可作佛圓覺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又曰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脩行路根無大小皆成佛果而一切衆生之所以不能成佛果而證圓覺者是豈無其故哉寔惟邪師過謬以故不得脩行正路以成一切衆生之咎爾然而何以謂之脩行正路也林子曰父母之種性含靈之佛性也以此佛性而自造化之而脩

行之路孰有正於此哉故以父母之種性以為性命是名為人人之所同也以自造之性命而返虛空即名為佛佛之所獨也若六祖而下既不聞自造性命之大道又不識種性含靈之種子而有一等乾慧之徒復從而語之曰即此種性是佛而所謂當下可以成佛者此也豈非邪師過謬自迷以迷人耶殊不知種性中各各含靈各各皆有佛性而謂此含靈佛性能自造化各各皆能作佛者是也

而謂此含靈佛性無俟脩行而當下可以成佛者非也汝獨不聞雀化為蛤乎既名蛤矣而復雀其性焉雀其形焉而謂之蛤也可乎哉汝又不聞田鼠為鴽乎既名鴽矣而復鼠其性焉鼠其形焉而謂之鴽也可乎哉故觀物類之所以能變其形而易其性也如此則知佛之所以為佛而衆生之所以能作佛矣圓覺經曰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故知所以自為造化矣則無六根既

無六根則無六塵既無六塵則無六識若不知所以自為造化矣則有六根既有六根則有六塵既有六塵則有六識余於是而知六識之神皆自六根六塵中來爾心經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豈非所以變易其身而為非身大身變易其心而為正覺妙心如雀蛤鼠鴽之各以其類而變而化與楞嚴經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由是觀之則六識之神本

於六根。染乎六塵。殆自無始刼以來。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雖曰內守幽閑。以離塵。塵而去塵爲。然心即是塵也。縱能離塵以去塵矣。其能離心以去心乎。若余昔歲所撰著心經釋略。及諸緊論。所謂色空不到處者。近復所撰著金剛緊論。及此元神實義。所謂自為造化者。雖以驚駭俗聽。而質之釋迦。則咸有默契為。故不知所以正路脩行。則必不知所以自為造化。不知所以自為造化。則必不知所以

色空不到處。學佛之徒甚毋驚駭余言。如有得遇如来正脩行路。而其所謂無上菩提。固在我矣。而曰。不能成佛果而證圓覺者。未之有也。時

萬曆甲申夏六月　　日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元神實義

門人盧文輝校輯

林子在上生寺。有僧無名来見。而問曰。夫子之所謂夢中人者。非我元神而化之為識神與。林子曰。此乃識神也。而非元神也。僧無名曰。反識而智。便為元神。而謂此非元神也。然而何者謂之元神乎。林子曰。若後世之所謂佛氏者。悉皆以汝之所謂元神者。以為元神。蓋亦有所由来矣。釋氏有言曰。蠢動含靈皆

有佛性。惟其皆有佛性也。故其皆有含靈也。惟其皆有含靈也。故其皆有知覺也。汝其以此含靈之知覺。乃為汝之元神乎。然元神無知也。而無所不知。無覺也。而無所不覺。無識也。而無所不識。而識神雖曰有所於知。而知非其所知。雖曰有所於覺。而覺非其所覺。亦惟逐乎其識以為識者。識神也。元神識神。莫辨於此矣。若必去識以復無識。如嬰孩時。而汝以為汝之元神乎。苟有一毫繫念。便是識

神使是生死之本然生死之本皆出於心故曰一切惟心造故心之有所於識者識神也而必曰去識以求復無識而此去識之心亦是識神也如此見解蓋不過以心之一動一靜而為我之識神元神爾殊不知元神則無動無靜顧乃於動靜之間相為戰勝以求復所謂元神者不亦惑乎然則何以謂之元神也林子曰余之所謂元神者非今汝之所謂元神乃釋迦之所謂元神也又問釋迦元神

林子曰夫釋迦之所謂元神者豈易言哉蓋自男女媾精之候而一點落於子宮者氣合之而為命也而性即在其中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亦惟以母之性命以為我之性命爲爾矣及至十月而生剪斷臍帶乃始自為性命若今汝之所謂元神者而非所謂投胎之神乎故曰無量刼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来身生死之本投胎之神也或者以為結胎之時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此不是生死之本

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亦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投胎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為結胎之時自有一神處乎其中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自有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為只此一投胎之神爾自其寂然不動言之則謂之元神自其憧憧往来言之則謂之識神我惟以此寂

然不動之元神以戰勝此憧憧往来之識神而非他也惟此三言末世相傳孰不各自以為釋氏之微密實義也而以余觀之則皆有悖釋氏之教而圓覺經所謂種性外道也圓覺經又曰若謂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廻愛為根本又曰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若所謂元神之元者本来之義也而投胎之神乃生死之本也而謂之本来之元神可乎既非本来之

元神而謂之真性命可乎。於是僧無名不覺啼泣而言曰。無名之在空門中也。五十有餘載矣。而師師之所相傳授。徒侶之所相談議者。莫不以此投胎之識神。而為我之元神也。亦莫不以此愛欲之性命。而為我之性命也。無名乃今始知之。願夫子明以告我。使無名得證最上一乘。無名之大幸也。林子曰。夫以識神而為元神也。豈惟今世之空門為然哉。而其所由来者舊矣。余今請試言之。父母媾

精而一點落於子宮者。乃圓覺經之所謂一切種性者。性命也。故此性命也。豈曰反識為智。而可以為元神與。亦惟建立吾身之造化。而造化此性命也。夫性命既造化矣。則於父母性命中。而自然養出一點性命。如在母腹而為我之性命矣。不謂之性自我出。命自我立耶。至是則自然於我之性命中。而還我於無。而為我之太虛也。而又不謂之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耶。至是則自然於我之虛空中。露

出端倪。而為我之性命也。夫既能由我虛空而為我之性命矣。則必復能由我性命。而為我之元神矣。如是則我之性命。非我之性命也。以我之虛空而性命之。而非我母胎中之所謂性命者性命也。其視乾道之變化也。相去為何如耶。我之元神。非我之元神也。以我之性命而元神之。而非反識為智之所謂元神者。元神也。其視蠢動之含靈也。而相去為何如耶。惟此元神也。豈曰不屬天地。而亦且

能造化乎天地。豈曰造化天地。而亦且能同體乎太虛。以此而言覺。而謂之無上妙覺。以此而言法。而謂之微妙法門。以此而言境界。而謂之住不思議解脫之境界。以此而言智慧。而謂之一切世間莫能測量之智慧。以此而言功德海。而謂之窮未来際。盡於法界。以此而言妙法燈。而謂之能照法界無邊無盡。故自造性命。乃釋迦之所謂教外別傳也。而反識為智。非後世之所謂斷常邪見與。夫既

自造性命而元神之矣而前之所謂識神者其將仍其舊識而識神乎亦將反識而智而元神乎林子曰而此識神也亦惟在我元神滅度中爾然此識神也不謂之我色身中之衆生耶林子曰然夫豈曰吾身之識神爲已哉甚而至於三千大千世界則皆種性也皆種性也則皆識神也皆識神也則皆衆生也皆衆生也則皆滅度之而佛矣譬日中天也而三千大千世界有不在於光照之中者乎

故曰眞根既成十方衆生皆我本性性圓成就此古先諸佛之不可思議不可測識者有如是夫故知此則謂之無上菩提不知此則謂之外道種性無名喜曰我乃今始知我之眞虚空我之眞性命我之眞元神所謂如來之眞實義也從此而返我虚空以再造性命而我之元神有不自如如不動中而徧照於三千大千世界者乎釋迦以此而證最上一乘豈曰非後世之所能爲亦且非後世之所能知適有吳君來相訪浙人也七十有餘歲矣自謂老於釋氏而卒聞之頃且驚且疑僧無名乃爲之誦楞嚴圓覺及六祖壇經各數十語以爲證據而吳君遂悟昔聞之非是頭從爲弟子列余乃以無名之所誦者附之末簡以告天下萬世之可使知者

附楞嚴經語

楞嚴經曰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既遊

道胎親奉覺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眞住形成出胎親爲佛子名法王子住表以成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刹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

附圓覺經語

圓覺經曰善男子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

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善男子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廻及非輪廻善男子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况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以輪廻心生輪廻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先斷無始輪廻根本善男子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華用此思惟辨於佛境猶如空華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善男子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偈曰金剛藏當知如來寂滅性未當有終始若以輪廻心思惟即旋復但至輪廻際不能入佛海譬如銷金鑛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一成真金體不復重為鑛生死與涅槃凡夫及諸佛同為空華相思惟猶幻化何况結虛妄若能了此心然後求圓覺

附六祖壇經語

壇經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自書元神實義卷後

或問曰。天地造化也。而吾身亦有天地之造化歟。林子曰。吾身一小天地也。亦是造化。然非惟吾身有此天地。有此造化也。而父母媾精。亦是小天地。亦是造化。故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眼耳鼻舌身意。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眼耳鼻舌身意。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

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無明。亦有老死。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無明。亦無老死。余於是而知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不曰世間人乎。虛空本體。無有盡時者。不曰出世間法乎。若所謂吾身之自為造化者。乃所以建立吾身之一天地也。而所謂建立吾身之一天地者。乃所以脫離世間而出世間也。離世出世。建立天地。而去假歸真。斯其為反識而智者大矣。故儒。世間法也。道與釋出世間法也。

古詩有之。詩曰。我命由我不由天。又曰。壺裏乾坤可自由。豈不以再造性命。即是別一乾坤也。既曰別一乾坤矣。則我之命。其屬之我乎。其屬之天乎。余嘗覽陶靖節桃花源記。是亦別一乾坤之微旨也。其曰不足為外人道者。而其自得之學。殆非世俗之人之所能知也。故曰後遂無問津者。豈不以寥寥絕學。無有能繼之耶。蓋傷之也。至矣。然此乃道家之所謂自造性命。而余之所謂以道教為入門

者此也。然而釋氏則何如。亦惟造化父母之種性。以再立一性命爾。而道教則以此性命。翱翔天外。逍遥太虛。數則不得而限之。命則不得而拘之矣。若釋氏復自造化以歸還我虛空也。則虛空中。自然有箇性命。性命中。自然有箇元神。釋氏至此。則不惟不知有元神。亦且不知性命。不惟不知有性命。亦且不知有虛空。此釋氏分量之大。而極則之地。夫誰得而及之。故道氏而不知所以自為造化。以

再立一性命。則謂之旁門。而道非其道也。釋氏而不知所以自為造化。以歸還我虛空。則謂之外道。而釋非其釋也。或者以為靖節乃儒也。而曰别一乾坤之微旨者何也。林子曰。子其未知余之所謂三教者乎。而余之所謂三教者。蓋以三教之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故不以服儒之服者。儒也。而以立本為教者。儒也。不以服道之服者。道也。而以入門為教者。道也。不以服釋之服者。釋也。而以極則

為教者。釋也。此余所談三教而散見於諸拙刻中。亦既詳且盡矣。若靖節。儒也。而桃花源一記。非道家之所以為道耶。要而言之。三代以上。有所謂儒也。不有所為道也。不有所謂釋也。不。而漢唐以後。乃始名儒。乃始名道。乃始名釋。各自分門。互相同異。此其流也。而不知其本也。夫既不知其本矣。而逐流之徒。則曰此河也。此江也。此海也。殊不知水之本。則混混爲爾。而亦何有於河。何有於江。何有於海。道之本。則渾渾爲爾。而亦何有於儒。何有於道。何有於釋。故觀水則知道矣。三教主人

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夢中人

門人盧文輝校輯

林子曰。學道須識夢中人。而推其所由來也。則我夢中之人。乃我所本有始生之元神也。然觀之覺。則知生矣。觀之夢。則知死矣。故我而夢也。而此元神離乎其形而夢。則為夢中之寃。我而死也。而此元神離乎其形而死。則為死後之鬼。夫此元神也。元從太虛中來。顧乃游其寃而夢之。死而鬼之。是則可哀也已。

余故曰。學道須識夢中人。豈曰識之。又當知所以養之。養之者何。養此元神也。俾其不寃而夢。不鬼而死。一如父母初生之時一般。超乎其形之外。炯炯而長生也。然夢中之人。我之釋迦也。而釋迦之所以為釋迦者。亦惟養此元神而寂定之。而非他也。夢中之人。我之老子也。而老子之所以為老子者。亦惟養此元神而清淨之。而非他也。夢中之人。我之孔子也。而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亦惟養此元

神而時中之。而非他也。故識之也者。以識乎釋迦老子孔子。皆我夢中之人也。養之也者。以養我釋迦老子孔子。不為夢中之人。而寃之。而鬼之也。陳生問曰。士夢治經。農夢易田。工夢執技。商夢貿易。有無者。何也。林子曰。此識神也。又問何以謂之識神。林子曰。吾前所謂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也。知慮日長。而元神遂化而為識神矣。士識治經。農識易田。工識執技。商識貿易。有無。故其夢也。都從識神而變。孔子曰。游寃為變。至於吉人為善。多夢善事。凶人為不善。多夢不善之事。不謂之游寃逐夢而變耶。豈惟夢哉。死復如是。適有方僧來乞飯。趺坐而聽。喜而言曰。先生之所以語諸門弟子者。豈非因夢而可以知死耶。林子曰然。徐而復言曰。先生因夢知死之論。甚為凱切。聽之真足以令人寒心。而世人耽著於形骸之小。而不知修者。以其不知死也。不知死者。以其不知夢也。然而釋氏四生六道之

說皆從游魂而變。而孔子之言。豈非釋氏之旨耶。林子曰。不知也。方僧忽爾不說。曰。我少儒也。嘗考月令之書。與夫
國朝之曆。如雀化為蛤。田鼠為鴽。種種族類。皆能以其形而變之如此。而況魂也。而為夢中人乎。而先生則曰不知也。何歟。願先生歸儒宗孔。而歸於孔子之通儒。毋為後世之迂儒。林子曰。余之言過矣。但余不達於幽明之故。而輪迴之說。余則不能知之矣。諸佛不說輪迴而說輪迴者。釋流之弊也

林生問曰。雀之為蛤。田鼠為鴽。天然之造化。固如是矣。而所謂夢中人而釋迦之。而老子之。而孔子之。豈非其能自為造化耶。林子曰。豈惟人哉。物亦有之。汝未學詩乎。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負之者何。負而咒之也。負而咒之而曰似我似我。尚能變其形而蜾蠃之矣。而況曰我形中之神。而為夢中之人耶。螟蛉蜾蠃。特一氣耳。而況我夢中之人。初與釋迦老子孔子不異乎。故我能咒我之神。而釋迦之。其有不似釋迦者乎。我能咒我之神而老子之。其有不似老子者乎。我能咒我之神而孔子之。其有不似孔子者乎。

梁生初來介贄。既受業矣。林子乃復語之曰。爾知夢乎。爾知夢中之有覺乎。不知夢中之有覺則不可以入道矣。梁生驚而問曰。何謂也。林子曰。爾知夢中之有覺。則知死中之有生。梁生曰。夢中豈其能覺。死中豈其能生耶。

林子曰。余所謂夢中之有覺者。以夢之中。而自有真覺者在焉。死中之有生者。以死之中。而自有長生者在焉。爾獨不聞高宗之恭默。而帝賚良弼。乃其夢之所以覺也。爾又不聞唐堯之徂落。而神氣歸天。乃其死之所以生也。然夢。夢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之覺焉。不可不知也。死死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之生焉。不可不知也。夢而覺之。死而生之。乃爾之一點元神為之也。且爾之始生也。而此

一點元神落於陽氣陰精之中。而爾知之乎。爾能知之。又能知所以養之。則便能不昧覺性。而即其晝之所為。固自有不因夢而迷者矣。不虧生道。而即其朝之所聞。固自有不隨死而亡者矣。如此而夢。如此而覺。如此而生如此而死。比而觀之。則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者。其可不知所以持而養之。以復還我所本有始生之元神。而釋迦之。而老子之。而孔子之者乎

林子曰。不知覺之所以覺。則不知夢之所以覺。而夢之所以覺者。乃其覺之所以覺也。不知生之所以生。則不知死之所以生。而死之所以生者。乃其生之所以生也。

林子曰。生則從何而生。而其所以生者。夢中之人為之也。死又從何而死。而其所以死者。夢中之人為之也。然不知所以夢。則亦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覺。則亦不知所以生。故不以生死為大。則亦已矣。如或以生死為大。則

所謂因覺知生。因夢知死。抑亦可以寒心矣

林子每語諸生曰。汝知汝之夢乎。知汝之夢則知汝之覺矣。一日復反其辭而語之曰。汝知汝之覺乎。知汝之覺。則知汝之夢矣。故汝之覺也。耳其有不能聽乎。目其有不能視乎。手其有不能持乎。足其有不能行乎。心其有不能喜不能怒乎。而汝之睡也。耳固在也。何其不能聽乎。目固在也。何其不能視乎。手固在也。何其不能持乎。足固在也。何其不能行乎。心固在也。何其不能喜不能怒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為無知而無覺矣。而汝之睡而夢也。而夢之時。亦有耳能聽矣。而其聽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耳乎。亦有目能視矣。而其視也。何其不屬於汝之目乎。亦有手能持矣而其持也。何其不屬於汝之手乎。亦有足能行矣。而其行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足乎。亦有心能喜能怒矣。而其喜也怒也。何其不屬於汝之心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為有知而

有覺矣然死生通乎晝夜是亦夢覺之謂也
而以死為無知也其殆未通乎晝夜之道夢
覺之常者乎而有志之士可以深長思矣
林生問曰人之睡而夢也而聽而視而持而
行而喜而怒何其不屬於我之耳之目之手
之足之心乎林子曰夢中之人元不屬於我
之身矣古人有言曰生寄也蓋言人之神特
寄於我之身爾惟其以生為寄也故其謂死
為歸

林子曰夢中之人人也而身舍也人不守舍
故其離舍而為游魂之變矣然而心經之所
謂舍利子者抑亦所謂夢中人耶故苟得其
養則為舍中之利子而所謂人皆可以為堯
舜者此也苟失其養則為夢中之游魂而所
謂去禽獸不遠者此也
王生問曰神鬼之辨既已知之矣而何以謂
之神而又曰魂也林子曰此五行之辨也心
屬火而神則寄其心之火乎肝屬木而魂則

寄其肝之木乎夫木固能生火矣而無既生之
火則鬱而不舒昏昏泯泯如烟如霧其在吾
身則謂之無明火者是也而曰神曰魂者言
其清濁之分也
雍生問曰人有言曰釋氏怕死道家貪生者
何謂也林子曰此蓋自其夢中人而有以復
還我之元神者言之也而非謂此身之可以
長生而能不死也後世不知此義而即其所
謂長生者則曰貪生所謂不死者則曰怕死

斯言過矣然而孔子之所謂仁者壽者其亦
貪壽而怕夭乎必不然矣

門人林堯咸命梓

門人李學仕謹跋曰學仕入莆得覽先生夢中人篇而語諸人曰吾驚焉先生問曰爾惡乎驚學仕答曰仕乃今始知此身直寄爾惡得而不驚今而後敢以形骸為重而馳逐於功名富貴之細以苟生於一時哉用是而知孔子殺身成仁孟子舍生取義蓋有以夫苟或不知所以居仁而違仁不知所以由義而背義雖曰惺時之人是亦夢中之鬼也先生曰汝曾知胎中之神

乎女人之胎其子也即有神而投乎其中者胎神也胎神逐月逐日而棲於其外如外而棲於床褥間者床褥一動而胎墜人之所知也故即此未生之時而神仙出神之道可少槩見於此矣豈非所謂神無方無體而道則無內無外耶由是而生也暫去形骸而為夢中之鬼者此也由是而死也永斷形骸而為死中之鬼者此也若謂夢中之鬼而非惺時之人不可也若謂惺時之人而非夢中之鬼不可也然生一大惺也死一大夢也而謂原始而生而非死時之鬼不可也返終而死而非生時之人不可也余於是而知何惺何夢而惺之不知所以惺是亦夢也何生何死而生之不知所以生是亦死也故惺而夢之何貴於惺生而死之何貴於生是又汝之所當知也於是學仕聞之而喜敬録之而驥附於夢中人之末簡㫖

萬曆十一年春三月門人李學仕百拜謹跋

三教正宗統論

佛菩薩義

門人盧文輝訂正

林子曰我其一如來乎而如來者真我也然則何以謂之佛也而佛之所以為佛者非他也佛則以我而常寂矣何以謂之菩薩也而菩薩之所以為菩薩者非他也菩薩則以我而常感矣此所謂菩薩者豈其有所待於修持而初證菩薩果者菩薩與而此所謂菩薩者佛而菩薩也性之而情矣故情也者有感即應順以出之者情也而非有所取於相牽乎其情者情也若所謂初證菩薩果者雖曰有佛之覺矣則亦不免有衆生之情也

林子曰佛以我而常寂也則曰如如不動菩薩以我而常感也則曰不動尊王我如如也來無所來去無所去住無所住充滿法界本自非動特以其寂感異而有佛菩薩之别名爾

林子曰夫衆生豈不有如來耶而著乎其情也故不能見如來然而菩薩是亦情也蓋菩薩之情情順萬事而無情焉者也而衆生之情情猶一己之情而有情焉者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不空而空如來而佛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豈曰空之而性以其有不空者在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不空也若必曰佛之性本空也而頑空之徒安能見性

林子曰佛而菩薩者性而情也

林子曰空而不空矣我之真體不可得而窺也性之而情矣我之應用不可得而度也

林子曰性之而情常寂而常感也情之而性常感而常寂也

林子曰寂也者寂而不知所以寂者寂也感也者感而不知所以感者感也體也者體而不知所以體者體也用也者用而不知所以

用者。用也性也者。性而不知所以性者。性也
情也者。情而不知所以情者。情也。空也者。空
而不知所以空者。空也不空也者。不空而不
知所以不空者。不空也。故未感之先。則感在
寂。而寂即感也。既感之後。則寂在感。而感即
寂也。無寂無無寂。無感無無感。無體無無體
無用無無用。無性無無性。無情無無情。無空
無無空。無不空無無不空

林子曰。寂其無所於寂乎。即我即寂。而非我

之所得而寂也。若我得而寂之。則是我有寂
相。而著於寂矣。感其無所於感乎。即我即感
而非我之所得而感也。若我得而感之。則是
我有感相。而著於感矣。體其無所於體乎。即
我即體。而非我之所得而體也。若我得而體
之。則是我有體相而著於體矣。用其無所於
用乎。即我即用。而非我之所得而用也。若我
得而用之。則是我有用相。而著於用矣。性其
無所於性乎。即我即性。而非我之所得而性
也。若我得而性之。則是我有性相。而著於性
矣。情其無所於情乎。即我即情。而非我之所
得而情也。若我得而情之。則是我有情相。而
著於情矣。空其無所於空乎。即我即空。而非
我之所得而空也。若我得而空之。則是我有
空相。而著於空矣。不空其無所於不空乎。即
我即不空。而非我之所得而不空也。若我得
而不空之。則是我有不空相。而著於不空矣。

林子曰。寂。我也。而必我必寂者。非我非寂也。

感。我也。而必我必感者。非我非感也。體。我也。
而必我必體者。非我非體也。用。我也。而必我
必用者。非我非用也。性。我也。而必我必性者。
非我非性也。情。我也。而必我必情者。非我非
情也。空。我也。而必我必空者。非我非空也。不
空。我也。而必我必不空者。非我非不空也。

林子曰。寂而感也。感而寂也。而必曰如此而
寂。如此而感。則不可謂之寂。不可謂之感矣。
體而用也。用而體也。而必曰如此而體。如此

而用則不可謂之體不可謂之用矣性而情
也情而性也而必曰如此而性如此而情則
不可謂之性不可謂之情矣空而不空也不
空而空也而必曰如此而空如此而不空則
不可謂之空不可謂之不空矣

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色空不到處與林子
曰爾獨不聞迷妄之有虛空耶楞嚴經曰空
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曰一人發真歸源
十方虛空悉皆消隕故色而空之猶有見於

色也空而空之不謂之有見於空乎金剛經
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見色見也而非我
也見空見也而非我也其爲虛妄一也

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所謂先行之先與林
子曰莫爲之先者先也空而不空而不空者
其先乎而天地而日月而星辰而山嶽河海
而昆虫草木皆其先之所行不空而空也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見性篇

林子曰夫性也者無生無滅無動無靜本無一法固非昭昭靈靈而屬於相也能生萬法亦非窈窈冥冥而落於空也賢聖不增凡愚不減禪定不寂煩惱不亂然而不依法修行不可也而其所謂法者聖諦不爲不落階級亦無漸次頓悟頓修離相離空離迷離妄亦

不思善亦不思惡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故能妄念俱滅三毒即除開佛知見入佛地位無念無憶無著無礙自能萬法盡通無數方便自能應語隨答應用隨作自能萬境如如神通自在昔者五祖有言曰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天人師佛而儒曰知性道曰得性則是見性之教三氏之所同也

林子曰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中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得未發之中邪若未見性而定在之中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悟不二之一邪若未見性而真一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契天道之誠邪若未見性而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

或問何以謂之未發之中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中而無不中也何以謂之不二之一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紀者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

寂然不動之誠也林子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亦不可得而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

或曰中一之旨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己焉以爲仁也由此而成物焉以爲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爲仁何以能成己也非誠則無以爲智何以能成物也又問物之終始林子曰未

發之中非中非不中而中無不包也不二之一非一非不一而一無不統也中無不包則亦何者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一無不統則亦何者非一何者非誠皆一則皆誠也然則物之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外於誠乎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爲貴也

中庸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林子曰誠卽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爲也而混

然無爲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古人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揜也故誠也者誠也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不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爲不顯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而發皆中節何莫而非誠也不二之一莫非

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卽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即火者無火而有火也

林子曰火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既無生矣而火則從何而火乎故無火而火火於無火者真火也知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既無生矣而知則從何而知乎故無知而知知於無知者真知也

或曰無生妙義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性謂之神林子曰性本空也而未始有神性既萌之而神矣神卽火也然石之性亦本空也至於擊之而火生者乃以爲火之性原蘊於石之中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擬議億逆愈測愈迷法華經所謂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者此也

林子曰石性中本無一火可得擊之而復擊之則火火而無盡人性中本無一法可得叩

之而復叩之則法法而無窮此其所以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無生密義其孰得而測之

或問何以能見性也林子曰余嘗稽考古先天地混合則有盤古氏而謂之盤古氏者譬天地一盤也而盤之底蓋猶然未分也嗣是而後天開地闢而人生焉則有三皇氏夫未有三皇氏而先有盤古氏然則人之身也亦有盤古氏與林子曰夫人之身亦一天地爾

而我之盤古氏尚在母胎之中雖曰混混沌沌而已屬之氣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而釋氏所謂長養聖胎者豈非所以長養我之盤古氏邪

少微通鑑外紀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而周靜軒嘗為之斷曰混沌之世天地始分有盤古氏所以繼天而出治也厥後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夫既曰首出御世繼天出治矣而又曰天開於子者何也豈其天未開時而亦有天之可繼御世以出治邪然所謂繼天御世以出治者君也天曰未開則地之未闢也從可知矣地曰未闢則人之未生也從可知矣人曰未生則將何者而為之君御世以出治而亦何者為之臣何者為之民而欽若而從乂邪

或問釋氏所謂威音王已前者何義也林子曰儒者所謂無聲無臭太虛是也然則何以謂之王也林子曰其所以王張威音者太極

乎故謂之王余於是而知學佛者但覓其王之所在而尊之爾既尊王矣而又且併其王而無有之太極本無極者太虛也

林子曰威音者色聲之義也金剛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豈不以如如不動之體而色聲之塵則固本空也吾惟復吾如如不動之實體已爾故曰威音王已前即得若欲見性而徒索之威音王已後而住色而住聲則未有能見性焉

者也。

林子曰。天地之盤以胎天地之本原。天地之性命也。人之胎。即天地之盤也。以胎人之本原。人之性命也。

林子曰。天也者。盖也。而覆幬乎其上矣。地也者。底也。而持載乎其下矣。故天地一盤也。而吾身之天地。亦一盤也。余於是而知未脱胎以前吾身之天地。尚未分也。而所以主張乎混沌者。則有盤古氏。既脱胎以後而吾身之

天地。而開而闢矣。而所以主張乎威音者。則有威音王氏。然則威音王已前者。其在於未始脱胎之前乎。抑亦在於未始結胎之前乎。

林子曰。夫豈曰人之胎焉。已扒而禽鳥之殼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此。兒乃胎於玄黄之冲氣。然而不抱則不能雛。又豈曰禽鳥之殼焉已扒而桃李之核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一點乃胎於二儀之渾同。然而不土則不能芽。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而欲悟性以見性者。其將求之昭昭而有倫乎。抑亦求之冥冥而無形乎

壇經訊釋

壇經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脱。又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林子曰。惟論見性。斯其爲指授也大矣。何以謂之二法。何以謂之不二之法

林子曰。何以謂之佛性也。壇經曰。若識衆生。即是佛性。何以謂之真佛也。壇經曰。我心自

有佛。自佛是真佛。何以能求見佛也。壇經曰。欲求見佛。但識衆生。何以能成佛道也。壇經曰。自見本心。自成佛道。

壇經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林子曰。佛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在世間。而又曰不離世間覺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邪。不曰心。而曰本心。不曰性。而曰本性。豈所謂本心本性。乃真心真性邪。抑豈心是

地而性是王邪。
林子曰性在作用應物隨現不識本心安見本性
林子曰心地無非何者非戒心地無亂何者非定心地無癡何者非慧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念何以謂之於念而離念邪何以謂之真如自性何以謂之自性起念。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相何以謂之於相而離

相邪何以謂之法體何以謂之能離於相即是法體清淨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邪何以謂之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邪故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名禪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名坐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清淨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空寂
林子曰性本不動性本是禪而曰衆生即佛者蓋言衆生之性亦本不動亦本是禪然禪

乃靜義而心不坐則不能禪故坐也者坐也。坐則能定而靜而安壇經曰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若也不知性本是禪心安名坐而徒索之枯坐著相以求禪焉豈南能所謂最上一乘之旨而明心而見性邪故曰未入門內只在門外。
壇經曰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林子曰豈非所謂說不得邪故曰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則亦

惟在於自性自悟爾
林子曰世人妙性本空而心之分量豈不廣且大邪其曰小根者何也壇經曰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能悟性乃名大根余於是而知無智無愚無佛無衆生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壇經曰小根之人亦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若能常起正見自開自悟即能見性成佛道矣何名小根。

林子曰何以謂之開佛知見也壇經曰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又曰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然則止惡行善抑亦可以開佛之知見與壇經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夫靈光既顯現矣顧乃不能開佛之知見邪

或問何以謂之一念也林子曰夫所謂一念

者蓋謂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如此而無復有他念也猶言心心如此而無復有他心也故心心念念自懺前愆心心念念自悔後過心心念念去假歸真心心念念離假離真心心念念棄邪歸正心心念念無邪無正心心念念見性以為功心心念念平等以為德心心念念內心謙下以為功心心念念外行於禮以為德心心念念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心心念念和光接物通達無礙凡若此類是皆一念之大旨也如此脩行定成佛道

林子曰何名真度壇經曰各須自性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

壇經曰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林子曰夫佛豈無法邪若迷若妄不即自除而性中萬法豈能自現壇經曰不脩即凡一念脩行自身等佛而曰佛無有法者余弗能知之矣然豈曰

未見性為然哉至於見性亦須有法而脩行依法復當參求壇經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脩行又曰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壇經曰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或乃索之般若經卷日夜莊誦以求見性林子曰汝欲見性其將索之般若經卷乎抑將索之自性真經乎壇經曰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若也不識自性

般若終日口念而以外求之縱有所知都屬聞見以此悟性豈能見性。

壇經曰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夫所謂不離見聞緣者豈不以從耳目而入可以觸機而悟性邪但著於見聞而以為見性之地者余未見其可也或問何者謂之機林子曰古之為師稱善教而弟子稱善學者亦惟在此機爾故真機不動則靈關不啓靈關不啓則神理不彰而徒索之經卷著於見聞而曷能

識心而見性者未之有也

壇經曰迷人脩福不脩道只言脩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林子曰布施供養豈不是人天小果邪心中三惡不自懺悔縱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得福雖多終成有漏然而古人亦有言曰先須作福福至心靈而桀機悟性蓋亦有在於此矣或問何也林子曰夫心既靈矣顧有機之不能桀而性之不能悟邪。

林子曰佛之妙義雖曰不屬之言語文字矣而其所以發之言語見之文字者亦非有待於擬議而安排也故曰思量即不中用

林子曰悟性之人雖在於虛極靜篤矣然而動上亦有不動而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者不可不知也然則何以謂之動上不動壇經曰性本不動故也

或問林子嘗曰見性性見豈其見性之有可見邪林子曰但聽其言也便能知之矣而壇

經所謂蓮花從口發者豈非見性之有可見邪。

壇經曰心如虛空名之為大而百無所思自稱為大而謂之真心之本空乎

壇經曰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而空心靜坐着無記空而謂之妙性之本空乎

壇經曰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若也百物不思當令念絕不謂之法縛而名邊見邪。

壇經曰。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若執一行三昧。坐不動。妄不起心。不謂之障道。而同無情邪。

壇經曰。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若必看心觀靜。不動不起。不謂之相教住法。以自縛邪。

古人有言曰。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豈非所謂實性中元不染善惡邪。若能如是解。即得真如自性。而頓悟無生矣。故能斷百思想者。卧輪之斷滅也。不斷百思想者。六祖之寂滅也。

昔者大通和尚。嘗語其徒曰。汝見虛空否。虛空無相貌。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六祖謂之猶存知見是也。故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由是觀之。則大通和尚之所謂了無一物可見可知者。其殆與卧輪之伎倆。亦無以異。是皆斷滅者流。而學佛者之所當戒也。

林子曰。惟此佛法。人所易知。人所易行。但釋氏者流。無有不知。無有能行之者。無相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脩禪。夫不曰持戒。而曰心平。豈不以心平則自有至戒者在乎。不曰脩禪。而曰行直。豈不以行直則自有真禪者在乎。由是觀之。則釋氏脩為之功。殆無出於此矣。又曰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夫知所親養。乃所以為仁也。豈有仁而遺其父母者乎。知所相憐。乃所以為義也。豈有義而忘其上下者乎。由是觀之。則釋氏立本之教。槩可見於此矣。若或戒矣。而心有未平。禪矣。而行有未直。父母且不知所以仁之。上下且不知所以義之。此其大本已失。而曰能依法脩行。以見性者。豈其然哉。此釋氏者流之所當知也。

常道篇

門人陳衷瑜訂正

或問一者其常乎。林子曰常非一也未始一者常也又問未始一。林子曰未始一者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其爲物不二不二之一。而偏滿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只此一箇一爾而無有二也故天得此一以常而清地得此一以常而寧日月得此一以常而明四時得此一以常而序孔子得此一以常而聖老子得此一以常而玄釋迦得此一以常而禪。余於是而知天地日月四時而聖而玄而禪皆得此真常之道而不能外也如此

或問道德經常道之旨。林子曰乃常清靜經所謂真常之道也壇經曰佛性非常非無常若曰有常則便有無常若曰無常則便有有常而非常非無常者乃是不二甚深法門而不落於斷常邪見矣

林子曰夫道元不屬於有無也若道屬於有有而復無則是斷常而非道矣若道屬於無無而復有則是斷常而非道矣故以有而道道而道非有也有則不可以道道以無而道道而道非無也無則不可以道道故曰道可道非常道然而道終不可得而道乎林子曰余令以釋氏色空二字之義而倒言之故色可道也空亦可道也而色空俱泯不可得而道矣有可道也無亦可道也而有無俱泯不可得而道矣

或問夏語有曰道其無乎而令乃曰道不屬於有無者何也林子曰汝以為道其有乎汝以為道其無乎夫無固不可得而道矣而況無無者乎故無無有而道之體何其寂然而無朕也而無而有而道之用何其周流而莫測也夫既曰無無有而又曰而無而有者何也林子曰道非無也而無則皆道也道非有也而有則皆道也無而有有而無無無而有無無有而有有道其可得而有乎道其

可得而無乎。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道其隱於有乎。道其隱於無乎。而孔子則與道為一者也。而有而無。而有無俱泯。而語而默。而語默兩忘。一皆道也。何隱之有。此道之所以為大。而聖人之大。大於道而已矣。

道德經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林子曰。無無無有者。天地之始也。自無而有者。萬物之母也。然有即色也。而色有色相。故可得

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無即空也。而空有空相。故可得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至於無有無無。無色無空。夫誰得而道之矣。夫誰得而名之矣。

釋氏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何謂也。夫既無天地矣。則此這箇也畢竟安在何處。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這箇。而天地非此這箇。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汝以為此這箇果何物也。釋氏所謂識此這〇麽。這箇也者。這〇也。太虛也。太虛無朕。而天地乃此這〇中之一物爾。壇經曰。刦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真常也者。這〇也。豈惟聖人。而天地亦有此這〇。天地之這〇。天地之真常也。汝以為天地有壞。而天地之真常。其有壞乎。其不壞乎。其有所安之處乎。其無所安之處乎。知天地。則知聖人矣。余嘗有言曰。天地無形氣。聖人無心身。心身都是假形氣亦非真。夫豈其有此心身。而聖人之這

〇。然後有可安之處乎。亦豈其有此形氣。而天地之這〇。然後有可安之處乎。縱或有可安之處。則亦無可安之物也。然而無可安之處。無無可安之處。無可安之物。無無可安之物。語大語小。莫載莫破。其為處也。不可得而限量之矣。其為物也。不可得而擬議之矣。

白真人曰。形中以神為君。神乃形之命。神中以性為極。性乃神之命。林子曰。形生於神者。命也。形離神則形壞。神生於性者命也。神離

性則神滅。故見性盡性。而元命自我作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曰可者。豈曰不屬於形。而形則有時而壞邪。抑且不屬於神。而神亦有時而滅也。余於是而知古人之所謂長生不死者。而形而神皆非所論也。

或問性本空也。而況命乎。然則命其不屬之無乎。林子曰。命若屬之無矣。而天地萬物安所資之以為命也。又問命其不屬之有乎。林子曰。命若屬之有矣。而天地萬物。又安所資

之以為命也。然則命其有邪。其無邪。其非有邪。其非無邪。林子曰。無命則無生。有命則有壞。故天地萬物。皆有壞時。而自有不壞者在也。

或問我之命。其不屬之我乎。林子曰。我之命。而屬之我矣。則我可以長生。可以不死。若我也不能長生。不能不死。則我之命。不屬之我也明矣。

或問天之命。其不屬於天乎。地之命。其不屬於地乎。林子曰。若天之命之屬於天也。天則不壞。至於天之氣。亦有壞時。則命之不屬於天也可知矣。若地之命之屬於地也。地則不壞。至於地之形。亦有壞時。則命之不屬於地也可知矣。天地且然。而況人乎。而況於人之心若身乎。

或曰我命由我不由天者。何也。林子曰。此乃養成之效驗也。余所謂自立性命者。其此之謂與。夫既曰自立性命矣。則命自我立。夫誰

得而死之。故天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天者。無時而壞也。地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地者。無時而壞也。人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人者。無時而壞也。

林子曰。知命則可以仁吾身。可以仁斯人。可以仁萬物。可以仁天。仁地。天地人物。皆是吾身之一氣。而吾身之氣。豈不流行於天地。長育乎人物邪。然氣原於命。故天地人物之氣皆是我之氣。則天地人物之命。皆是我之命。

由是觀之，天地人物之氣，雖有壞時，而天地人物之命，安有壞時。夫我之命，既與天地人物為命矣，則這箇天地，雖有壞時，而那箇天地亦開亦闢，我與天地同其開闢，而安有壞時。這箇人物，雖有壞時，而那箇人物化化生生，我與人物同其化生，而安有壞時。此乃長生之學之眞實義也。

林子曰，聖人之至命，非曰能了已之命已也，亦且能了人了物之命矣，非曰能了人了物之命已也，亦且能了天了地之命矣。蓋天地人物，莫非我也，天地人物之命，莫非我之命也，我既能了已之命矣，則天地人物，自有不壞者在焉，此聖人盡性至命之極功也

林子曰，人能了性命，虛空都是我，人能了性命，虛空不是我，而曰虛空不是我者，以我有所以能運虛空者在也。

盧生文輝問虛空本體，林子曰，我之本體，其虛空乎，我之虛空，其本體乎，故不知虛空，則不知本體，不知本體，則不知虛空，虛空本體一而二，二而一焉者也。

或問天地我與，林子曰，天地之呼吸，我之呼吸也，非我而何，又問太虛我與，林子曰，太虛之呼吸，我之呼吸也，非我而何，然則我其天地，我其太虛與，林子曰，太虛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為一息也，天地之呼吸，通於吾身而為一息也，或人疑之，林子曰，吾身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為一息也，天地之呼吸，通於太虛而為一息也，故天地之形氣壞矣，而天地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者在焉，惡得而壞諸，吾身之心身壞矣，而吾身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者在焉，惡得而壞諸

林子曰，闔闢之機，呼吸之義也，故吾身之呼吸，以胎吾身之陰也，天地之呼吸，以胎天地之陽也，虛空之呼吸，以胎其陽之所以為陽也，夫陽之所以為陽者，其有陽乎，其無陽乎，不可得以陽而名之，非無陽也，非無無陽也，

故有陰則有壞。有陽則有壞。而至於非無陽非無無陽。夫誰得而壞之。

易曰。闔戶之謂乾。闢戶之謂坤。一闔一闢之謂變。故始而以吾身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然有一點真陰之丹。落乎其間矣。既而以天地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然有一點真陽之丹。落乎其間矣。終而無天無地。無乾無坤。既無乾坤。安有闔闢。則自有不乾之乾。不坤之坤。不闔之闔。不闢之闢。不屬於吾身。不屬於

天地。萬古所不能壞一點之真丹。落乎其間者。其殆不可得而擬議之。不可得而名言之者乎。

或問林子所言。出自何經。林子曰。夫言必出之經固也。而古先最初作經之佛。又襲何經。而能作此經耶。余則以為即心即佛。即佛即經。經固在我之佛。而佛亦在我之心矣。然而以心為經也可乎。林子曰。釋迦以其心之正覺而佛之。乃作佛經。老子以其心之正覺而道之。乃作道經。孔子以其心之正覺而儒之。乃作儒經。故心外無覺。覺外無經。

林子曰。我之心。聖人之心也。而聖人之心。則以我之心而心之。以為萬古常寂之正覺也。我之覺。聖人之覺也。而聖人之覺。則以我之覺而覺之。以為萬古不易之常經也。

林子曰。夫經不本之正覺矣。而謂之萬古不易之常經也可乎哉。夫覺不本之真心矣。而謂之萬古常寂之正覺也可乎哉。

林子曰。天地聖人。無異心也。惟其無異心也。故其無異覺。惟其無異覺也。故其無異經。或問曰。天地豈有經與。林子曰。汝以何者為經。汝豈非以聖人之六籍以為經與。然聖人之六籍。乃聖人之經之文。而非經也。天地之所以不壞者。天地之經也。聖人之所以不死者。聖人之經也。

門人俞鰲梓

書先衍卷端

人問易也。卦有内外。爻有變動爾矣。而乃今所謂先者。有縱有横。有員有方。而與易異者何也。爾虚子曰。吾心本虚也。寂然不動而已矣。吾而感之而大生焉。

我即天也。由是擴而衍之。縱之横之。員之方之。無所往而非天也。凡有血氣。莫不覆幬。吾而感之而廣生焉。我即地也。由是擴而衍之。縱之横之。員之方之。無所往而非地也。凡有血氣。莫不

持載。吾而感之而明生焉。我即日也。即月也。由是擴而衍之。縱之横之。員之方之。無所往而非日也。而非月也。凡有血氣。莫不照臨。夫如是則吾心太虚之本體。至大至廣至明庶乎其盡矣。

若或不達余先衍之旨。而專以之筮吉筮凶筮休筮咎。則是術數者流。此豈余衍衍之初心哉

門人盧文輝訂正

先衍

爾虛子曰。何以謂之先也。先也者。先也。太虛也。即先即太虛。即太虛即先。故天也而忘乎其天之先而太虛之斯。其天之所以先也。地也而忘乎其地之先而太虛之斯。其地之所以先也。人也而忘乎其人之先而太虛之斯其人之所以先也。夫先且未之知矣。而又惡

得而忘之。爾虛子曰。必其忘之。乃其所以先也。故能忘乎其先者。乃所以知乎其先也。若曰天之先。地之先。人之先。而即此是先而先之。未可以為先也。若果能忘乎其天之先。忘乎其地之先。忘乎其人之先。而即此未始先而先之。不謂之先之所以先與。故作先衍。蓋所以衍乎其先之未始先也

混虛氏曰。先衍也者。衍先也。先能生天。先能生地。先能生日。先能生月。先能生人。人惟得其先也。故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而天地日月咎足於人之先。而人莫之知也

天

此衍當令圖之以象形體為是今乃文之以字者抑豈不知當其時也不有文字乎蓋直取其便爾

爾虛子曰。此太虛之衍也。夫既曰先衍矣。而又曰太虛之衍者。何也。先也者太虛也。而莫為之先者。太虛也。而自生之。而自成之。而無所待於衍者。衍也。其衍北天。南地。東日。西月。斯時也。而人尚未生焉。故其中虛然太虛者。虛空而已矣。而其曰北天者。何也。但虛空中自浮其氣於其上爾。蓋有莫之為而為之者。其始天乎。其曰南地者。何也。但虛空中自凝其形於其下爾。蓋有莫之為而為之者。其始地乎。其曰東日者。何也。但虛空中自陽其氤

於其晝爾蓋有莫之為而為之者其始日乎
其曰西月者何也但虛空中自喰其晁於其
夜爾蓋有莫之為而為之者其始月乎

爾虛子曰此混虛氏之衍也衍之而未嘗衍
矣仍其所自生也仍其所自成也其衍亦北
天亦南地亦東日亦西月斯時也而人則旣
生矣故其中人人曰混虛氏非人與爾虛子
曰混虛氏人也然則位天地日月之中者非
混虛氏其人與爾虛子曰豈必混虛氏後世
有混虛氏者出焉則亦能位天地日月之中
矣

混虛氏章

爾虛子曰天未始天也而太虛其始生天乎
夫太虛之所以生天者豈其有以虛之而氣
氣之而北北之而天乎藉言有以氣之北之
天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氣而
北之以生天乎地未始地也而太虛其始生
地乎夫太虛之所以生地者豈其有以虛之
而形形之而南南之而地乎藉言有以形之
南之地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

形而南之以生地乎日未始日也而太虛其
始生日乎夫太虛之所以生日者豈其有以
虛之而寬寬之而東東之而日乎藉言有以
寬之東之日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
惡能魂而東之以生日乎月未始月也而太
虛其始生月乎夫太虛之所以生月者豈其
有以虛之而魄魄之而西西之而月乎藉言
有以魄之西之月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
而又惡能魄而西之以生月乎

爾虛子曰太虛比其氣而生天焉天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氣之北而名之為天乎天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氣之浮者天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群而呼之之謂天矣太虛南其形而生地焉地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形之南而名之為地乎地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形之凝者地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群而呼之之謂地矣太虛東其魂而生日焉日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

魂之東而名之為日乎日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魂之晝者日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群而呼之之謂日矣太虛西其魄而生月焉月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魄之西而名之為月乎月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魄之夜者月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群而呼之之謂月矣

爾虛子曰有以混虛氏為天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天也有以混虛氏為非天乎則混虛氏乃天之先矣而非天也有以混虛氏為地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地也有以混虛氏為非地乎則混虛氏乃地之先矣而非地也有以混虛氏為日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日也有以混虛氏為非日乎則混虛氏乃日之先矣而非日也有以混虛氏為月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月也有以混虛氏為非月乎則混虛氏乃月之先矣而非月也故以人之形而言之形其有大小乎而人之形其小於天小

於地小於日小於月者乎以人之先而言之先其無大小乎而人之先其大於天大於地大於日大於月者乎

爾虛子曰混虛氏其先乎人而先者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天而先也人之先也其天之先乎天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地而先也人之先也其地之先乎地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日而先也人之先

也其日之先乎日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月而先也人之先也其月之先乎月之先也其人之先乎人曰如此則我其天地日月乎爾虛子曰天地日月我也先也天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天乎故天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天之先而先天也地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地乎故地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地之先而先地也日不先其能我

乎我不先其能日乎故日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日之先而先日也月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月乎故月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月之先而先月也人曰太虛也者太虛而已矣先衍也者先衍而已矣何以謂之混乎何以謂之先乎其有混乎其無混乎其混之先乎其先之混乎爾虛子曰混其先乎故先也者混也混天地日月而先之也先其混乎故混也者先也先天

地日月而混之也其有所混而先乎其無所混而先乎其有所先而混乎其無所先而混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混其先而行之乎行之而無待於混乎先其混而行之乎行之而無待於先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其有所混而虛乎其無所混而虛乎其有所先而虛乎其無所先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

爾虛子曰太虛以其虛而混混虛氏之虛乎

混虛氏以其虛而混太虛之虛乎人曰混虛氏其混太虛乎太虛其混混虛氏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太虛乎其混太虛乎太虛其混虛氏乎其混混虛氏乎人曰太虛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其不可得而混乎爾其觀之河海乎族乎水者莫神於龍而諸九賴水以水者一水也其有不混於水者乎爾其觀之天地乎靈乎氣者莫貴於人而諸九賴氣以氣者一氣也其有不混於氣者乎

謂其觀之太虛乎附於虛以積氣積形者莫大於天地而諸凡賴虛以虛者一虛也其有不混於虛者乎人曰信斯言也則凡徧滿諸太虛中皆物則皆混太虛也而況人乎而奚獨混虛氏之混太虛乎爾虛子曰混虛氏人也惡乎人而不混太虛乎人曰人混太虛矣惡乎我而不混太虛乎爾虛子曰爾亦人也惡乎爾而不混太虛乎人曰我其混太虛矣惡乎人而不以我為混虛氏乎爾虛子曰惡乎人而以爾為混虛氏乎而混虛氏之所以為混虛氏者非爾也

爾虛子曰太虛之虛其生天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天太虛之虛其生地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地太虛之虛其生日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日太虛之虛其生月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月人曰夫人上而覆於天也豈其能生天乎夫人下而載於地也豈其能生地乎夫人晝而照於日也豈其能生日乎夫人夜

而照於月也豈其能生月乎爾虛子曰我之心先天而天天也故其能生天乎我之心先地而地地也故其能生地乎我之心先日而日日也故其能生日乎我之心先月而月月也故其能生月乎故天而覆也其皆我之覆乎地而載也其皆我之載乎日而晝也其皆我之晝乎月而夜也其皆我之夜乎而況乎天也不有我之先天而天天焉則其天也其能覆乎而況乎地也不有我之先地而地地焉則其地也其能載乎而況乎日也不有我之先日而日日焉則其日也其能晝乎而況乎月也不有我之先月而月月焉則其月也其能夜乎

人曰混虛氏豈其能先天而天天乎混虛氏豈其能先地而地地乎混虛氏豈其能先日而日日乎混虛氏豈其能先月而月月乎爾虛子曰惡乎混虛氏之不先天而天天乎太虛之先天而天天者混虛氏之先天而天天

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地而地地乎。太虛之先地而地地者。混虛氏之先地而地地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日而日日乎。太虛之先日而日日者。混虛氏之先日而日日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月而月月乎。太虛之先月而月月者。混虛氏之先月而月月也

人曰。混虛氏其先乎天而混天之先乎天其可得而先而天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天之不可得而先而天之先也

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地而混地之先乎。地其可得而先而地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地之不可得而先而地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日。而混日之先乎。日其可得而先而日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日之不可得而先而日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月。而混月之先乎。月其可得而先而月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月之不可得而先而月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

爾虛子曰。天天也者。心乎其天焉者乎。地地也者。心乎其地焉者乎。日日也者。心乎其日焉者乎。月月也者。心乎其月焉者乎。人曰。天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天無心也。其能天乎。人曰。地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地無心也。其能地乎。人曰。日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日無心也。其能日乎。人曰。月其有心乎。爾虛子曰。

有。月無心也。其能月乎

爾虛子曰。太虛其有心乎。人曰。惡乎太虛虛也之有其心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虛也之不有其心乎。而諸凡太虛中之靈而心者。其皆太虛之有以心其心乎。爾虛子曰。太虛其有身乎。人曰。惡乎太虛虛也之有其身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虛也之不有其身乎。而諸凡太虛中之形而身者。其皆太虛之有以身其身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無心乎。人曰。惡

乎混虛氏人也之無其心乎爾虛子曰惡乎
混虛氏人也之有其心乎太虛之無心混虛
氏之無心也若混虛氏之心其心矣惡乎其
能混虛而太虛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無身
乎人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無其身乎爾虛
子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有其身乎太虛之
無身混虛氏之無身也若混虛氏之身其身
矣惡乎其能混虛而太虛乎
爾虛子曰太虛其無心乎其有心乎太虛雖

虛也而不得不炯之而神矣惡乎太虛中之
心而非太虛之心乎太虛其無身乎其有身
乎太虛雖虛也而不得不散之而氣矣惡乎
太虛中之身而非太虛之身乎混虛氏其有
心乎其無心乎混虛氏雖人也而不自有其
心矣惡乎混虛氏而非太虛之無心乎混虛
氏其有身乎其無身乎混虛氏雖人也而不
自有其身矣惡乎混虛氏而非太虛之無身
乎太虛其無心而有心乎混虛氏其有心而

無心乎太虛其無身而有身乎混虛氏其有
身而無身乎
人曰混虛氏其虛乎而天也地也日也月也
其亦虛乎爾虛子曰天有其氣矣而天之所
以為天者不在於氣而在於虛也地有其形
矣而地之所以為地者不在於形而在於虛
也日有其魂矣而日之所以為日者不在於
魂而在於虛也月有其魄矣而月之所以為
月者不在於魄而在於虛也然而氣也形也

魂也魄也豈足以礙其虛也而不太虛乎若
混虛氏身矣天之氣也地之形也日之魂也
月之魄也故混虛氏之身其身矣而夷猶於
天地日月之中乎混虛氏之不自身其身矣
而超出於天地日月之表乎人曰混虛氏身
矣惡乎其不自身其身乎爾虛子曰惡乎其
混虛氏之自身其身乎混虛氏以其身而毀
器之而敝衣之爾而又惡乎自身其身乎人
曰身也者生人之至貴也而混虛氏而毀器

之而教衣之而又惡知貴其所貴者乎爾虛子曰混虛氏豈曰貴其身而美器之也亦且貴其身瑚璉而美器之矣豈曰貴其身而美衣之也亦且貴其身袞裳而美衣之矣予獨不觀之志士仁人乎當其仁也而以其身為貴也否乎當其義也而以其生為貴也否乎而況於混虛氏焉此混虛氏之不自身其身也故其能先天地日月而先之者矣

人曰太虛虛也而生天而生地而生日而生

月而謂之太虛也可乎爾虛子曰太虛虛也而生天而生地而生日而生月而謂之太虛也不可乎豈其太虛虛也顧有在於不生天不生地不生日不生月虛其虛也而後謂之太虛乎人曰混虛氏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名日而名月而謂之混虛氏也可乎爾虛子曰混虛氏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名日而名月而謂之混虛氏也不可乎豈其混虛氏虛也顧有在於不名天不名地不名日不名月

虛其虛也而後謂之混虛氏乎

人曰太虛也者太虛也而生天而生地而生日而生月不其有象乎不其有形乎不其有可見之迹乎爾虛子曰其無生無象無形無見者其太虛乎其有生有象有形有見者其亦太虛乎人曰混虛氏也者混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名日而名月不其有文乎不其有字乎不其有可言之實乎爾虛子曰其無名無文無字無言者其混虛氏乎其有名有文

有字有言者其亦混虛氏乎故太虛其虛乎惡得以無生無象無形無見而謂之太虛乎惡得以有生有象有形有見而不謂之太虛乎而太虛之所以為太虛者其殆非人之所能測識者乎混虛氏其混虛乎惡得以無名無文無字無言而謂之混虛氏乎惡得以有名有文有字有言而不謂之混虛氏乎而混虛氏之所以為混虛氏者其殆非人之所能測識者乎

人曰。太虛也者。固不自知其能行天能行地。能行日能行月矣。而混虛氏之行天行地行日行月也。豈亦不之知乎。爾虛子曰。惡乎其知之乎。人曰。豈其真有所不知乎。爾虛子曰。惡乎其不知之乎。人曰。惡乎其謂之不知乎。又惡乎其謂之知乎。而其所以不知。所以知者。幸以告我也。爾虛子曰。余惡乎知混虛氏之所以不知。而以告爾乎。又惡乎知混虛氏之所以知。而以告爾乎。

爾虛子曰。藉言天而自有其氣也。而曰我天也。是亦天而已矣。惡乎其為天之先。而先天乎。藉言地而自有其形也。而曰我地也。是亦地而已矣。惡乎其為地之先。而先地乎。藉言日而自有其蒐也。而曰我日也。是亦日而已矣。惡乎其為日之先。而先日乎。藉言月而自有其魄也。而曰我月也。是亦月而已矣。惡乎其為月之先。而先月乎。藉言人而自有其身也。而曰我人也。是亦人而已矣。惡乎其為人之先。而先天地日月之先乎

人曰。人也者。後乎天地日月而生焉者也。而天地日月之先。豈不太虛而無有乎。爾虛子曰。惡得其謂之無有乎。人曰。願聞其所以有。爾虛子曰。我也。既我矣。非有而何。人曰。人既無有矣。而惡乎有爾之所謂我乎。爾虛子曰。我非以我之我為有也。我乃以我之先為有也。我之先。太虛也。而天地日月之先。孰非太虛之先乎。孰非太虛之先。孰非我之先乎。孰非我之先。孰非我之有乎

人曰。混虛氏先矣。豈其盡乎人也。亦皆有其先乎。爾虛子曰。惡乎人之不有其先乎。人曰。豈其能以其先也。行天行地行日行月。如混虛氏者乎。爾虛子曰。惡乎其人之不能以其先也。行天行地行日行月。如混虛氏者乎。特混虛氏能以其先也。行天行地行日行月。而無愧於太虛之所以虛而先之也。而人之不能行天行地行日行月也。豈其太虛無以虛

而先之。而異於混虛氏者乎
人曰。人也者人也。人固不能混太虛矣。其亦
不知其能混混虛氏乎。爾虛子曰。人豈有不
能混混混虛氏乎。人能混混虛氏。則亦混太虛
矣。人曰。敢問人之所以能混混虛氏。以混太
虛者。爾虛子曰。太虛而已矣。人曰。人安能太
虛。敢問太虛之所以太虛。與夫混虛氏之所
以太虛者。爾虛子曰。太虛者太虛也。而混虛
氏之何思何慮亦太虛也。人而不能太虛混

虛氏者。鑿乎其思也。鑿乎其慮也。人豈其無
有何思何慮之時乎。即此無思何慮之時。便
是混虛氏。便是太虛。惡乎人而不能混虛氏
以混太虛乎

先詠
我先天地用。我用天地先。我起天地外。我在
天地前
太虛是我體。天地皆吾用。太虛天地我。無共。
無不共
太虛天地我。渾淪一大道。何處非我身。生可
死亦可
未發之謂中。無復得而論。將先問太虛。太虛
不可問

問先向天地。天地莫能對。天地總不知。覆載
自成位
問先混虛氏。混虛氏不對。豈其不欲言。似有
塞其兌
先天弗違。大易繫之辭。孔聖無知也。知者
其阿誰
望道未之見。文王亦不識。聲臭俱泯時。於穆
眇無迹
豈曰文尼父。犧堯夏氏禹。藉言共一堂。相對

亦忘語
太虛能生天天亦能生我天地太虛中與我
同一道
太虛能生我我亦能生天太虛元是我天地
共一先
渾沌迨於今今古只一瞬跬步距天外其間
不能寸
終乎其無終始乎其無始終始始復終太虛
而已矣

大虛混混虛混虛混太虛太虛混虛氏神化
自如如
周流於六虛六虛何者是天地此無窮我心
亦不異
天地皆我心我為天地先日月皆我心我為
日月先
盈盈太虛中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心莫非
我之先
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先我心即我先浩乎
其無邊
莫非我之先莫非我之心我先即我心勿向
心外尋
太極不為先尚有太極前太乙不為先亦有
太乙前
夫靜而曰先有靜即非先六體而曰先有體
即非先
天地如許大吾身何其小大小非所論反觀
得其妙

其妙竟何如天人一太虛茫茫太虛裡天地
非有餘
其妙不可言太虛是我先天先即是我我先
即是天
人曰夫太虛能生天生地固矣惡乎人也其
能生天生地乎爾虛子曰太虛之太虛人之
太虛也惡乎人也其不能生天生地乎人曰
天開地闢而人未始生矣惡乎人也其能生
天生地乎爾虛子曰信斯時也人固未始生

矣。而人之太虛也。不既先而有乎。故太虛也
者。徹天徹地。徹人徹物。徹古徹今。徹內徹外。
徹大徹小。徹通徹塞。而莫非太虛也。故未有
天地也。而天地之太虛在太虛。既有天地也。
而太虛之太虛在天地。未有人也。而人之太
虛在太虛。既有人也。而太虛之太虛在人。夫
未有人也。而人之太虛則在太虛矣。惡乎太
虛之生天生地。而非人之生天生地乎

先行衍

爾虛子曰。先行衍也者。衍先行也。太虛之衍
北乎其天。南乎其地。東乎其日。西乎其月。先
衍之衍。亦北其天。亦南其地。亦東其日。亦西
其月。仍其定位也。而中其人。先行衍之衍。北
之南之東之西之。縱之橫之。員之方之。而人
乃心天地日月之心。以為心焉。故不列於衍
而其衍也。不居左。衍縱衍二。衍橫衍二。衍縱
橫還元衍一。衍縱橫復初衍一。衍縱橫。方員

衍二。凡八。其例也

衍縱衍

天

天初衍　地次衍　日又次衍

上　中　下

爾虛子曰。天位乎上。其衍自上而下

地

日又次衍　月次衍　地初衍

丅　中　丄

爾虛子曰。地位乎下。其衍自下而上

衍橫衍

日

日 初衍 東
天 次衍 中
地 又次衍 西

爾虛子曰。日生於東。其衍自東而西

月

月 又次衍 東

爾虛子曰。月生於西。其衍自西而東

日 次衍 中
月 初衍 西

衍縱橫還元衍

天 天 元
日 日 元
月 月 元
地 地 元

爾虛子曰。元也者。先也。衍之先也。不可得而衍也。如天衍天位。而值其變焉。是變天復天。天天而未始天者。其元也。重作縱衍。亦自上而下。地衍地位。而值其變焉。是變地復地。地地而未始地者。其元也。重作縱衍。亦自下而上。日衍日位。而值其變焉。是變日復日。日日而未始日者。其元也。重作橫衍。亦自東而西。月衍月位。而值其變焉。是變月復月。月月而未始月者。其元也。重作橫衍。亦自西而東

衍縱橫復初衍

日 初位
天 初位
地 初位
月 初位

爾虛子曰。此先衍之定位也。定位者。初位也。如天西之而月也。數值月位。變天而月。以復其月之初位也。變衍自西而東。地東之而日

也數值日位變地而日以復其日之初位也變衍自東而西日南之而地也數值地位變日而地以復其地之初位也變衍自下而上月北之而天也數值天位變月而天以復其天之初位也變衍自上而下

衍縱橫方員衍

心天後衍

爾虛子曰天衍人位者是心中有一天也而數值焉不變變則失其心之天矣由是以心之天北之南之而縱其衍也由是以心之天東之西之而員其衍也由是以心之天隅而四之而方其衍也先北後南先左後右者天以陽而衍也其地陰也反是

心日後衍

爾虛子曰日衍人位者是心中有一日也而數值焉不變變則失其心之日矣由是以心之日東之西之而橫其衍也由是以心之日北之南之而員其衍也由是以心之日隅而四之而方其衍也先左後右先北後南者日以陽而衍也其月陰也反是

先衍衍究

爾虛子曰先衍也者衍乎其天之先者也而天之先者天天衍乎其地之先者也而地之先者地地衍乎其日之先者也而日之先者日日衍乎其月之先者也而月之先者月月以混虛氏之先乎其先者而猶語人曰我其衍天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天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地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地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日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日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月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月焉已爾而非先也而況余乎衍其所衍之天尚恐不足以達天而況天之先乎衍其所衍之地尚恐不足以達地而況地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日尚恐不足以達日而況日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月尚恐不足以達月而況月之先乎故先衍也者衍乎其先而與上知者衍也先衍衍也者衍乎其衍而與知者衍也

爾虛子曰衍以先名者何也曰易曰連山曰歸藏曰先皆其名也故先也者先也而未始一也一尚未有而況所謂天地者乎而況所謂日月者乎所謂天地日月者先之衍也

爾虛子曰衍之義衍也故衍也者羨也羨之而廣大之者衍也衍也者演也演之而文字之者衍也衍从水从行如水之行也水自混混中溢出而放於海者流衍其義也故有不待疏決而水自行者衍之而未始衍也有有待疏決而水乃行者衍之而有所衍也

爾虛子曰未始一者先也先而衍之而一生焉衍之未始衍也一也者太極也太極而復衍之而天地日月生焉衍之而未始衍也

爾虛子曰太虛之衍而自生之不衍而生也而自成之不衍而成也如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生成之數而非有所於衍者衍也若先衍之衍仍其所自生也而非有所於生而衍之也仍其所自成也而非有

所於成而行之也故太虛之衍是乃本然之體而非人矣混虛氏之衍雖曰本然之體而做之者人矣

人問衍之先於爾虛子爾虛子曰不知也又問爾虛子曰不知也然則孰知之爾虛子曰惟能衍先者其知衍之先乎故知衍之先者則能天而天之而不知有天者先也地而地之而不知有地者先也日而日之而不知有日者先也月而月之而不知有月者先也

爾虛子曰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天之先乎然則天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氣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地之先乎然則地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形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日之先乎然則日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魂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月之先乎然則月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魄異而先同也

爾虛子曰北亦有中者天之中也南亦有中者地之中也東亦有中者日之中也西亦有中者月之中也若中也者中天地日月之中為中者人之中也人曰豈其人也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乎爾虛子曰人之所以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非以其人焉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也乃以其人之先焉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也然則天地日月也不有其先乎爾虛子曰天地日月亦皆先也夫天地日月先矣而奚獨人之先也而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乎人之

所以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以其有以先天地日月而先也人惟有以先天地日月而先也故不徒足以三才乎天地亦且足以成能乎天地不徒足以並明乎日月亦且足以增光乎日月

爾虛子曰先衍之衍衍之體也先衍衍之衍衍之用也夫先也者體也衍也者用也先衍之衍而謂之體者用之體也先衍衍之衍而謂之用者用之用也

爾虛子曰一天一地者日月之體也一日一月者天地之用也人亦天地之用也而天地為體天地亦人之用也而人為體人亦日月之用也而日月為體日月亦人之用也而人為體

爾虛子曰夫世人而以形為用也則有內有外有內有外則有體有用至於不以形用而用乎其先者則無內無外無內無外則無體無用故言乎其體體乎其用也言乎其用用

乎其體也然天地日月體也而體人之用人用也而用天地日月之體人體也而體天地日月之用天地日月用也而用人之體

爾虛子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孰為體孰為用混而一之者先也故天之能覆物者天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天之所以能覆物者天之體也亦我之體也地之能載物者地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地之所以能載物者地之體也亦我之體也日月之能照臨乎物

者日月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日月之所以能照臨乎物者日月之體也亦我之體也諸凡雨風露雷之變態也山嶽河海之流峙也昆虫草木之生生化化也亦莫非我之體也亦莫非我之用也

爾虛子曰我而靜也則天地日月與我而同其靜也我而動也則天地日月與我而同其動也天地日月而靜也則我與天地日月而同其靜也天地日月而動也則我與天地日

月而同其動也人曰靜非其體而動非其用與爾虛子曰若以靜為體則靜非體也若以動為用則動非用也然則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與爾虛子曰惡得其有體有用有靜有動乎夫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則皆有體有用有靜有動矣而曰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者吾竊惑焉爾虛子曰惡乎其無體無用無靜無動乎故體而無體用而無用靜而無靜動而無動者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一也人

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豈其靜也果能與之而同其體而其動也果能與之而同其用與爾虛子曰莫非體也莫非用也莫非靜也莫非動也而莫非先也故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而以我也為體為用為靜為動者其先乎我也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而以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為體為用為靜為動者其先乎故先也者始天地而始之而至於未始始也終天地而終之而至於未始終也人曰何其久與殊不知特在我一呼吸間爾而非久也北而北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北也南而南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南也東而東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東也西而西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西也人曰何其遠與殊不知特在我一只尺間爾而非遠也夫其先也本如是其久且遠矣豈其靜也不能與天與地與日與月而同其體乎又豈其動也不能與天與地與日與月而同其用乎

爾虛子曰靜也者天地之體也動則天而地之亦復為月地而天之亦復為日動也者日月之用也靜則日而月之亦復為地月而日之亦復為天

爾虛子曰天而日之地而月之體而用也日而天之月而地之用而體也

爾虛子曰縱而衍之天衍始於北也地衍始於南也橫而衍之日衍始於東也月衍始於西也縱縱橫橫則東西南北之位定矣縱而橫之橫而縱之則東西南北之位易矣

爾虛子曰天北也而南之則地矣地南也而北之則天矣日東也而西之則月矣月西也而東之則日矣

爾虛子曰天北也而東之則日矣地南也而西之則月矣日東也而北之則天矣月西也而南之則地矣

爾虛子曰初衍而天當作縱衍初衍而地亦作縱衍初衍而日當作橫衍初衍而月亦作

横衍

爾虛子曰。初衍而天。自上下也。初衍而地。自下上也。初衍而日。自東西也。初衍而月。自西東也

爾虛子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皆內嚮。而人南嚮不變者。人背陰而面陽也。故天而人焉。天即人也。天亦南嚮。地而人焉。地即人也。地亦南嚮。日而人焉。日即人也。日亦南嚮。月而人焉。月即人也。月亦南嚮

爾虛子曰。中衍天焉。人而天也。天其心乎。中衍地焉。人而地也。地其心乎。中衍日焉。人而日也。日其心乎。中衍月焉。人而月也。月其心乎

爾虛子曰。人天而天其心也。即天即人。即以天為用矣。人地而地其心也。即地即人。即以地為用矣。人日而日其心也。即日即人。即以日為用矣。人月而月其心也。即月即人。即以月為用矣

爾虛子曰。人有定位。而不列於衍者。天有天心。地有地心。日有日心。月有月心。而人也者。心乎其心者也。人曰。此所謂心者。豈非世人之所謂心也。而在身之內與。爾虛子曰。否。若余之所謂心者。充滿太虛。而非有內外矣。故宇宙之內。皆太虛也。而亦皆我之心也。宇宙之外。皆太虛也。而亦皆我之心也。此其所以能心天地日月之心以為心乎

爾虛子曰。人也者。以衍天。以衍地。以衍日。以衍月焉者也。若天也。地也。日也。月也。而不得其人焉。其誰與衍之。而況人也。亦惟自其身中之天也。地也。日也。月也。推而衍之爾

爾虛子曰。衍以四為準。天一。地二。日三。月四。衍或以文字。或以日時。或以金石。或以草木。諸凡見聞之所可衍者。數其三而衍之。無不可者

爾虛子曰。衍觀其變焉。數之而值其位者。變也。值天。值地。值日。值月。變值人。不變

爾虛子曰天而日也而月也地而日也而月也變衍當作橫衍天而地也地而天也變衍亦作縱衍日而天也而地也月而天也而地也變衍當作縱衍日而月也月而日也變衍亦作橫衍

爾虛子曰衍北乎天矣而地也日也月也或入天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天之元始者天之天也衍南乎地矣而天也日也月也或入地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地之元始者

地之地也衍東乎日矣而天也地也月也或入日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日之元始者日之日也衍西乎月矣而天也地也日也或入月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月之元始者月之月也

爾虛子曰天變地變日變月變而人不變者何也蓋天也地也日也月也我得而衍之我得而變之我得而東之西之南之北之我得而縱之橫之員之方之故其人不變人或變矣而失其中之主矣是豈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陳而列之者乎又豈能變天變地變日變月斡而旋之者乎

爾虛子曰人天也數起於子人地也數起於丑人日也舒精於卯人月也吐華於酉

爾虛子曰變人天也即其衍之數而益以子之成數順而數之矣人地也即其衍之數而益以丑之生數逆而數之矣日上法天數益以卯者成數也月下效地數益以酉者生數

也故陽也者先乎陰而生陰也者後乎陽而成

爾虛子曰衍縱橫方員衍不曰變而曰後者何也後也者後乎其前而非變也

爾虛子曰衍或從北而南或從南而北或從東而西或從西而東而北也南也東也西也其皆由於人之心乎變或縱而縱或縱而橫或橫而橫或橫而縱或員或方而縱也橫也員也方也其皆由於人之心乎

爾虛子曰人而天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天也而心之天不可變矣人而地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地也而心之地不可變矣人而日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日也而心之日不可變矣人而月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月也而心之月不可變矣人曰心其不可變乎爾虛子曰心也者惡得而變諸故心而天矣無所往而不為天焉而有時乎其地者地而天也而有時乎其日者日而

天也而有時乎其月者月而天也亦循心而仁矣無所往而不為仁焉而有時乎其義者義而仁也而有時乎其禮者禮而仁也而有時乎其知者知而仁也又不觀四民之有定業者乎人而業乎其士也終其身士焉斯可謂之士矣人而業乎其農也終其身農焉斯可謂之農矣若今日士矣明日農矣又明日工矣商矣其能士乎其能農乎其能工乎其能商乎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則其凶也咎也

從可知矣豈必謀之鬼神而後能知吉知凶知休知咎也哉

人曰美演二義則既知之矣而曰流衍之衍者何也爾虛子曰水之混混者水之元初也故混混而出者實而虛也盈科而行者虛而實也由是自東自西自南自北隨其所值縱而縱之橫而橫之員而員之方而方之而無有乎不宜者故太虛虛也可以天可以地可以日可以月可以人虛矣而未嘗虛也天固

囿於太虛焉而亦虛也可以元可以亨可以利可以貞虛矣而未嘗虛也人亦囿於太虛焉而亦虛也可以仁可以義可以禮可以知虛矣而未嘗虛也故先衍也者非徒為人之衍吉衍凶衍休衍咎焉已扎蓋欲衍者因其衍而衍之而得其所本有之先混混之始爾故作者能以我之先而感彼之先而述者能以彼之先而感我之先則萬世而下其有不先我之先而先彼之先者乎犧堯禹文周孔

聖之盛也。而其所相授受者。此其先矣
人曰。犧堯禹文周孔不言先。而爾虛子則言
先矣。爾虛子曰。惡乎犧堯禹文周孔之不言
先乎。包犧氏八卦者先天也。周易曰先天而
天不違。則是犧堯禹文周孔亦言先矣
人曰。犧堯禹文周孔不言虛。而爾虛子則言
虛矣爾虛子曰惡乎犧堯禹文周孔之不言
虛乎。周易曰周流六虛則是犧堯禹文周孔
亦言虛矣。故六虛者。虛也。廣矣。大矣高矣深

矣。上而極其上之虛焉。莫非虛也。而莫非其
先之周流也。下而極其下之虛焉。莫非虛也。
而莫非其先之周流也。東而極其東之虛焉。
西而極其西之虛焉。南而極其南之虛焉。北
而極其北之虛焉。亦莫非虛也。而亦莫非其
先之周流也。人曰。六虛者。六爻之列位也。爾
虛子曰。畫而爻矣。列而位矣。豈其虛乎
人曰。惡乎人心之虛也。而能生天。而能生地。
而能生日。而能生月乎。爾虛子曰惡乎人心

之虛也。不能生天。不能生地。不能生日。不能
生月乎。太虛之虛。我之虛也。我之虛太虛之
虛也。一而已矣。惟太虛之虛。而與我之虛為
一也。故太虛之生天也。即我之生天也。太虛
之生地也。即我之生地也。太虛之生日也。即
我之生日也。太虛之生月也。即我之生月也。
抑亦觀之包犧氏之畫卦乎。卦而乾矣。不謂
之天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乎。卦而坤矣。不
謂之地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乎。卦而離矣

不謂之日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乎。卦而坎
矣。不謂之月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乎。而其
未畫之前也。不其先天先地先日先月。而太
虛者乎。夫包犧氏人也。亦能以其虛也。先天
而生天。先地而生地。先日而生日。先月而生
月也。如此豈其人心之虛也。而不能先天而
生天。先地而生地。先日而生日。先月而生月
乎。特其自失其先。而不能虛爾。人曰。豈其人
也。果真能生天果真能生地果真能生日。果

真能生月與爾虛子曰。我而高明能覆物焉
我即天也謂非人之能生天乎。我之慱厚能
載物焉。我即地也謂非人之能生地乎。我而
光朗焜曜通乎晝夜而能照物焉我即日也
我即月也謂非人之能生日。能生月乎

先衍跋

跋曰。先衍之書。自犧堯禹文周孔以來。所未嘗道也。吾師龍江先生始言之。其所以發神靈之秘。闡斯道之微者。夫豈可以易而明言之者哉。

廷潤竊窺其大要。殆悉本於吾心之內。太虛之先。所謂畫前之易者是也。故未有文字也。而其易之爻也以畫。既有文字矣。而其先之衍也以字。然而爾虛子者。亦混虛

氏也。故謂之混者。以混太虛。不可得而別也。彼即此。此即彼。混之而為一矣。而謂之爾者。以爾太虛不可得而岐也。汝即我。我即汝。爾之而兩忘矣。廷潤嘗由此而推言之。先衍而虛其中者。即虛而即人也。衍衍而實其中者。即人而即虛也。縱而衍之者升降之機也。橫而衍之者。往來之理也。貫而衍之。則效天於崇矣。方而衍之。則法地於卑矣。變之復之。吉凶悔吝之途。判焉。順

也逆也進退消長之漸基焉生成氣運也四象八方也配之則各有定位陰陽支干也四序五行也屬之則各有定籌諸凡晝地分野七政曆紀律呂量衡品節度數綱常倫理事物細微而囿於天地日月之內者其皆囿於此衍之中乎故分縱橫而衍之其衍凡二十有四合方員而衍之其衍凡六十有四數其陽而十八之數其陰而十八之者三十六也五天數而五之五地

數而五之者五十五也偶則二而八之八八者河圖也奇則三而九之九九者洛書也錯之而復綜之經之而復緯之則其衍也誠不可得而窮矣其所以主宰而綱維之陳列而斡旋之皆本於人之心者乎先之復於先也虛之還於虛也以契於穆之表以通天載之神微乎微乎其殆不可以致思矣故雖不必求合乎往迹而馬負龜呈之旨先天後天之爻大象大衍之易

繫辭洪範之章又推之而至於楊子雲之太玄周茂叔之太極邵堯夫之皇極經世此皆有以得其先立其大而集其成者與故天地日月各以太虛而藏其用也犧堯禹文周孔各與太虛而同其體也若吾先生則又以其心之先也而虛太虛之虛矣豈非有以立天地日月之宗會犧堯禹文周孔之盛者乎此蓋因數寓理之意遠矣夫豈曰為人之衍吉衍凶衍休衍咎已扎苟

有能直反之於心以求吾先生之所謂先者而先之則至誠之道不可以前知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所謂抑亦先覺者將在是矣若徒謀之鬼神以知未來事則是貳心於吉凶休咎衍數之學爾豈吾先生所以衍先還元混虛爾虛之至意耶門人林

廷潤齋沐百拜跋

人問爾虛子先矣。而其道則何道也。爾虛子曰。我之先。我之道也。非道非先。非先非道。蓋我之道。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人曰。願聞其旨。爾虛子曰。譬之樹然。夫樹一也。分而為三大枝。曰儒曰道曰釋。儒之一大枝復分為三

小枝有專生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道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道之一大枝復分為三小枝清淨也。彼家也。爐火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釋之一大枝復分

而為五小枝者五宗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道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自是枝而復枝葉而復葉。紛紛籍籍。是是非非。蓋有不可得而勝數者矣。然而唐虞三代之時。有儒乎否也。有道乎否也。有釋乎否也。而人始生之時。知有儒乎否也。知有

道乎否也。知有釋乎否也。故儒道釋者。枝也。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者。根也。人曰。根根矣而未始有根之先。可得而言乎。爾虛子曰。仁也。人曰。仁仁矣而未始有仁之先。可得而言乎。爾虛子曰。無聲無臭。是亦一太虛矣。雖欲言之惡得而言。諸人曰。夫豈終無可得而言

耶。爾虛子曰。天之所以為天者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文王之所以為文者則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人曰。敢問不顯之德。爾虛子曰。舜之所謂玄德也。人曰。舜之玄德。文王不顯之德。豈其所謂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

先之道與爾虛子曰然

旹

萬曆丁酉孟夏門人盧文輝百拜謹述

門人林堯咸命梓

書三教會編卷端

三教會編始自盤古氏以及元代會而編之以直指其流之非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然孔子之儒之所以可宗者心身性命之學也三綱五常之德也士農工商之業也此盖咸備於孔

子之教而見之六經四書者燦然而可考矣噫安得有同志之士不入於辟不流於僞而與之共講孔子之學共脩孔子之德共守孔子之業以共宗孔子也

附錄

或者以會編者會而編之以直指三教者流之非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矣而孔子之儒之所相與以授受者夫豈無可言哉林子曰孔子之儒之所相與以授受者自有心法在焉夫所謂心法者何法也林子曰心在腔子裡者是也夫心在腔子裡

豈非宋之儒者始言之邪林子曰子獨不聞堯之欽孔子之敬者乎欽也者敬也敬也者心之主乎中也易之艮曰艮其止止其所也繫辭曰洗心退藏於密所也密也即所謂腔子裡也止其所而藏於密者非所謂心在

腔子裡乎。他如中心安仁者安此心於此腔子裡也。操則存者。操此心於此腔子裡也。先立乎其大者。先立此心於此腔子裡也。求其放心者。求此放心約之而復返此腔子裡也。然心在腔子裡。固聖學之所以事其心矣。

豈不從靜中而後能存存不息歟。林子曰。靜不在靜。而心在腔子裡。便能靜矣。故靜而心在腔子裡者靜也。動而心在腔子裡者靜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由此觀之。豈特動而心在腔子裡而靜邪。雖至造次之際。亦要心在腔子裡而靜也。豈特造次心在腔子裡而靜邪。雖至顛沛之頃。亦要心在腔子裡而靜也。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離人絶物。荒唐枯槁。以此求靜。豈曰能

靜。縱曰能靜。豈所謂孔門心法。而為聖人之學之大哉。此會編之作。所以直指其流之非。而群之以歸儒以宗孔焉者也。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重刻三教會編序

盧文輝曰萬古之不變者道千聖之不易者心心與道一道與心符自能統會根宗折衷同異以定道術之權衡爲億代斯文之鼻祖則孔聖仲尼其人也夫仲尼刪述六經其大者莫如春秋春秋一書褒善貶惡賢賢絀不肖壹稟天心

以從事故亂賊莫敢肆而斯道賴焉吾師林夫子後孔聖二千餘禩而生慨三氏之失傳而爲儒爲道爲釋者各執其末流之偏以爭鳴於世工訓詁而畧心性耽枯槁而棄綱常庸詎知孔子老子釋迦之教元不如此也於是廼以性天默覺業爲歸儒宗孔之旨而三教會編

作焉上自盤古以迄唐虞夏商周而漢而唐而宋而元合三氏之紀載綜其要者彙而編之中加斷案以直指其流之非以共宗孔子之儒之是蓋宛然尼父家法可以剖疑似而定從違雖謂三教之信史可也雖謂林子之春秋可也夫道一耳其得傳正印以維而持之羽而

翼之者伯而什其勦襲臆說以支而離之决而裂之者伯而千蓋自漢以來漸漸泯泯貿貿寥寥至于今抑又甚焉不有大聖人挺生其間以振鐸之則彼異端之說簧鼓羣聽者安所取衷也傳曰萬物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析諸聖夫聖惟此心耳以心照心猶以鏡涵鏡無

遺明也。吾師惟心鏡不塵。虛涵萬象。故能提一腔以鑑別千古。而會編之作。寔以訂昔人道術之純駁。寓眞是眞非於一句一字之間。俾後之學者。不惑於似是之非。異同之謬。而攷古辯今。昭如指掌。去邪從正。較若列眉。則以扶世教。以淑人心。以壯維持羽翼之精神。以剗支離決裂之弊。以挽道釋枯槁者流。歸於吾儒之綱常。以挽儒門訓詁者流。歸於孔子之心性。其度世度人之功。即泰岱滄溟。難埒其高深矣。文輝既秖承吾師之托。益晉意是編。以為不可不令天下萬世之士。共知而共見之也。爰是再加校訂。重新剞劂。以廣遠其傳。竊惟斯

道流行。本與元運相終始。況歸儒宗孔之旨。寔詞謂古今不易之定論。而一段精光。浩然充塞。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也。梓事告成。用識數言于首簡。旹

萬曆庚子夏門人盧文輝廷徵父百拜

謹叙

三教會編小序

三教會編者何也會儒道釋諸書統而編之者史也而况所謂心身性命之微又存乎其間邪子壽初覧此編尚未會夏時商輅周冕之旨至從三教先生受業乃始敢請問焉先生曰夏商周之所因者天地之常經三綱五常之大禮也若子丑寅之迭建忠質文之異尚其所損益可知者朱子謂之不過文章制度者是也而夏時商輅周冕之章則曰以立萬世常行之道者何也豈其夏時商輅周冕非所謂文章制度歟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其作春秋也而曰春王正月者行夏之時也余於是知孔子之所以告顔子者乃為繼周者以立一代之規模而非以此為萬世常行之道也萬世常行之道必不膠於文章制度之末而夏商周已然之迹抑亦可明徵矣敬述所傳書於卷端門人林子壽謹識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目録

一卷盤古氏至周景王
二卷周敬王至秦二世
三卷漢高祖至漢後帝
四卷晉世祖至隋恭帝
五卷唐高祖至唐睿宗
六卷唐玄宗至後周恭帝
七卷宋太祖至宋神宗
八卷宋哲宗至宋光宗
九卷宋寧宗至元順帝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一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黃　陽校　盧文輝訂

盤古氏

盤古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天皇氏

天皇氏繼盤古氏以治澹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林子曰史稱天皇之德曰澹泊無為夫制干支以定歲果無為與所謂無為者順事之自然而非鑿以自智也若云一萬八千歲則誕矣

地皇氏

地皇氏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人皇氏

人皇氏繼地皇氏以治萬物群生淳風汾穆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歲

有巢氏

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有巢氏作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禽獸之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取其皮以蔽前後

燧人氏

燧人氏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猶未知熟食也有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為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

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林子曰履巨人跡意有所動是後人以伏羲德合上下故特神其說耳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同一語怪也至於孔子之生也二龍繞室五星降庭神女擎香霧於空中端麟吐玉書於闕里亦果足信乎否耶

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廚

作琴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故以龍紀官

林子曰八卦畫而周易作矣易者日月也周者日月往來相摩相盪周天之義也余林子嘗言之故日月往來於天地之中而天地生生之機不息吾身之日月往来於吾身天地之中而吾身變化之機無窮故曰易與天地準

女媧氏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太昊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假亂天常竊保冀方壅防百川以害天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裂女媧氏戮之因鍊五色石以補天而共工氏遂亡女媧都於中皇之坂是謂女皇

林子曰共工假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頭觸不周山崩取譬之詞也至於天經地義為之泯滅故曰天柱折地維裂五色石

者五常之喻也鍊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

炎帝神農氏 姜姓在位一百四十年

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耕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救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黃帝軒轅氏 公孫姓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子也在位百年

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

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頤而絶帝之弓衆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以故人咸傳之為僊去帝四妃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林子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黄帝者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黄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甲子容成蓋天萸蘆置閏隷首筭數伶倫

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内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監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而謂黄老之道無所作為可乎且黄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封於段干考之史氏較然著明彼為黄老之學者乃欲斷棄倫屬以為高且潔蓋傳之失其宗也神氣歸天僊去之大義也後世虚誕之徒思欲以假合之軀白日而登昇者亦

可笑矣子華子有言曰夫黄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神鼎熟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陽化也鍊剛質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所謂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成

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弓衆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懐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誑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

輕舉而為羡慕者。其左右佞諂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智之所弗去免焉者也。

少昊金天氏（己姓名摯黃帝之子玄囂也在位八十四年）

少昊之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

顓頊高陽氏（姬姓昌意之子黃帝之孫在位七十八年）

顓頊之母。曰昌僕。是為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紹金天氏為天子。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自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無相侵瀆。華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始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

林子曰。民神雜揉者。明有爽德。故幽有鬼靈也。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而朱文公解之曰。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此顓頊之正氣。所以能華九黎之亂。使神人不雜也。

帝嚳高辛氏（姬姓名夋少昊之孫在位七十年）

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帝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源。與帝禋祀而生稷。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有娀氏女曰簡狄。祈于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

帝堯陶唐氏（帝嚳之子摯之弟在位七十二年）

元年（甲辰）初帝摯立。封堯為唐侯。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為天子。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猰貐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

林子曰。射所以比德也。堯有峻德。而天變頓消。如射之繳之之速也。十日竝出。甚言暘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暘而僭。亢之災也

堯之子。名丹朱不肖。以舜為賢。遂使之攝位。命之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林子曰。允執厥中。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也。孔子之所謂仁。所謂一貫。中庸之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老子之所謂得一守中。玄牝之門。釋氏之所謂歸一。正法眼藏者。是也。

舜攝位二十八年。堯乃殂落。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舜避位於河南。天下朝覲謳歌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舜乃即天子位。

林子曰。繫辭謂黃帝堯舜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論語曰。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黃帝堯舜其道一也。後世乃以黃帝為道家之宗。堯舜為儒家之祖者。亦獨何與。

帝舜有虞氏 姚姓或曰名重華黃帝之孫在位六十一年

元年丙辰帝之父瞽瞍。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常欲害舜。舜盡孝弟之道。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之。舉於畎畝。妻以二女。遂相堯攝政四海之內。咸戴舜功。

林子曰。楚先生嘗謂余曰。舜之父母及弟象。語其心。則足以殺舜。然舜之有天下也。實惟其父母及弟象之功。若父不頑。母不嚚。弟象不傲。則舜之玄德。四岳安得而舉之。帝堯安得而聞之。又曰。舜上父母。下惟弟象。父母及弟象。嘗欲殺舜。則其怨詈訕毀。以暴其惡於人者。何所不至。而邑人聚人都人。不信其父母及弟象之言。而信舜之心者。何耶。舜不幸遭人倫之變。其亦詩

之所謂他山之石。孟子之所謂拂亂其所為者與。

舜之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即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即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之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蓋仁義根於性生。知性。則當仁而仁。當義而義。順以出之。以利為本也。若此心念念常在於仁義。而勉強以行之。豈聖人所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之道哉。

夏

大禹 姒姓。黃帝之玄孫。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 丁巳

禹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蝘蜓。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禹崩。啓即天子位。

林子曰。孔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不曰堯舜。而曰舜禹者。何也。蓋舜之傳賢。禹之傳子。曷嘗認天下而有之。寔達夫天命曆數之微矣。

帝啓 禹之子。在位九年

元年 甲申

太康 啓之子。在位二十九年

元年 癸巳

仲康 太康之弟。在位十有三年

元年 壬戌

帝相仲康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乙亥

少康相之子在位二十二年

元年壬午

帝杼少康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元年甲辰

帝槐杼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元年辛酉

帝芒槐之子在位十有八年

元年丁亥

帝泄芒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乙巳

帝不降泄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元年辛酉

帝扃不降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庚申

帝廑扃之子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辛巳

帝孔甲不降之子在位三十一年

元年壬寅

帝皐孔甲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癸酉

帝發皐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元年甲申

履癸發之子在位五十二年

元年癸卯

商

成湯子姓黃帝之後在位十有三年

元年乙未

初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来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伊尹相湯伐桀。遂放于南巢。

林子曰。湯之誓衆庶也。曰。夏氏有罪。天命

殛之。而數桀之罪。則曰矯誣上天。桀之矯誣不待論矣。豈湯之伐桀也。天固命之邪。要之非知天之聖人。真不足以語此。

大甲 湯之嫡孫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 戊申 太甲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于亳。

林子曰。始則放桀以華夏正。終則放太甲以定商邦。蓋莅於立君爲民之微。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也。

沃丁 太甲之子在位二十九年

元年 辛巳

太庚 沃丁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庚戌

小甲 太庚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元年 乙亥

雍巳 小甲之弟在位十有二年

元年 壬辰

太戊 雍巳之弟在位七十五年

元年 甲辰

仲丁 太戊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元年 己未

外壬 仲丁之弟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 壬申

河亶甲 外壬之弟在位九年

元年 丁亥

祖乙 河亶甲之子在位十有九年

元年 丙申

祖辛 祖乙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 乙卯

沃甲 祖辛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辛未

祖丁 祖辛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 丙申

南庚 沃甲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戊辰

陽甲 祖丁之子在位七年

元年 癸巳

盤庚 陽甲之弟在位二十八年

元年 庚子

林子曰。商俗尊鬼。而盤庚遷都。乃以高后之崇降不祥。祖父之斷棄乃死。以告諭臣民。豈非所謂神道設教者與。孔子錄之。齊宣王好貨好色。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故善事君者。即其機而陳其言。善治民者。因其俗而出其政。

小辛 盤庚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 戊辰

小乙 小辛之弟在位二十八年

元年 己丑

武丁 小乙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元年 丁巳

祖庚 高宗之子在位七年

元年 丙辰

祖甲 祖庚之弟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 癸亥

廩辛 祖甲之子在位六年

元年 丙申

庚丁 祖甲次子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 壬寅

武乙 庚丁之弟在位四年

元年 癸亥

太丁 武乙之子在位三年

元年 丁卯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彭。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及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

言。

林子曰仲尼所嚴事者老聃所竊比者老彭或云論語所稱老即老聃彭乃籛鏗也若曰七百餘歲既已怪矣又曰開左右脇而産者六子其怪尤矣

元年庚午 帝乙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元年丁未 紂帝乙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周

元年丙午 文王姬姓名昌棄之后季歷之子為西伯三十三年受命九年

文王嘗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遂瘞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況其人乎於是歸者三十國

元年丁卯 武王名發文王之子為西伯十三年即帝位六年

王既即位召師尚父而論焉曰黃帝顓頊之道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屛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

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户牖劒弓矛各為銘焉

林子曰三代以上人惟以道自重而人君亦以道為尊故箕子之不死以洪範之未陳也武王齋受丹書而師尚父且不北面三代以下此意微矣

十三年己卯 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

覭。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遂東伐紂。

林子曰。或者以為武王既殺商受命何不遜其位於微子啓。而白其心於天下萬世哉是內不足以自信。恐人之議已者之言也。蓋未達天命曆數之微矣。故堯舜之禪讓天之與賢也湯武之放伐亦天之與賢也。

成王 名誦武王之子 在位三十七年

元年 丙戌

康王 名釗成王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

元年 癸亥

昭王 名瑕康王之子 在位五十一年

元年 己丑

二十五年 癸丑 七月摩耶夫人夢白象乘日輪入于腹中。覺而自知身重遂孕釋迦

林子曰。少昊星虹華渚之瑞顓頊瑤光貫月之祥。慶都赤龍而孕堯簡狄飛燕而生

契豈其然哉或者以為後世見其人之神聖。而遂奇其迹云。

二十六年 甲寅 四月八日。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吐水。沐浴金軀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林子曰。陳致虛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淨倮倮。赤洒洒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為第一。斯言得之矣。

是日也。北方江河泛漲。泉井溢出。大地皆動。五色光貫太微。遍於四方。王怪而問之。太史蘇由卜而奏曰。乾之九五飛龍在天。是君王之位。西方大聖人也。王又懼其入此中國也。由曰。今不入中國後一千年。聲教流被此土王命刻石為記。埋之南郊祀。

林子曰列子書載孔子答太宰嚭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焉即列子書而觀之則孔子之所以尊釋迦者至矣

五十年戊寅十二月夜明星現時釋迦豁然大悟成佛號天人師入鹿苑說法

林子曰釋氏寂滅之旨余三教要旨書備矣夫所謂滅者此心不住於聲色臭味而滅絕之矣既不住於聲色臭味而滅絕之

豈不無思無為寂然而誠哉至大學之所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之所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故釋之寂滅道之虛無儒之格致其旨一也

穆王名滿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

元年庚辰

五十二年辛未二月佛入般涅槃是時乾坤震動有白虹十二道貫日經天王大驚怪太史扈多奏曰此西方聖人入滅之象王大悅曰西方聖人既已入滅朕今無憂也釋迦字悉達多娶耶輸氏多羅長子羅睺羅住世七十九年說法四十九年

林子曰釋迦之夫婦父子之倫備矣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釋迦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破顔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

迦葉

共王名緊扈穆王之子在位十有二年

元年乙亥

懿王名囏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丁亥

孝王名辟方懿王之弟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壬子

夷王名燮孝王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丁卯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在位十有七年弃共和三十七年

元年癸未

宣王名静厲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

元年甲戌

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庚申

平王名宜白幽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

元年辛未

桓王名林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壬戌

莊王名佗桓王之子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乙酉

釐王名胡齊莊王之子在位五年

元年庚子

惠王名閬釐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元年乙巳

襄王名鄭惠王之子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庚午

頃王名壬臣襄王之子在位六年

元年癸卯

匡王名班頃王之子在位六年

元年己酉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乙卯

三年丁巳九月十四日老聃生于楚國陳郡苦縣瀨鄉曲仁里李樹下。故以李為姓。名耳。字伯陽。聃其謚也。聃在母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一云老子二月十五日生。

林子曰。余謂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其旨。而以老子二字而揣逆之。謂子之老。至八十一歲而始生。不亦妄乎。若夫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其於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同入於誕矣。

元年丙子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在位十有四年

四年己卯老子為柱下史。

林子曰。黃帝為天子。老子為柱下史。柱下史今之侍御史秩也。果如後世道家者流入山之深而一無所為者等歟。或問玄牝之說。林子曰。玄牝之門。譬蓮子也。為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即孔子之言仁也。故曰。仁人心也。而釋氏之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是此意。由是觀之。三教之道。曷嘗

有不同哉。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苦空以槁。此三氏之教所由裂而分也。

靈王 名泄心簡王之子 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 庚寅

老子為守藏室史。

林子曰。老子之道大矣。後世學之者衆。而未聞有得其宗者。若孔子傳之曾參。曾參傳之孔伋。孔伋傳之孟軻。孟軻死。而孔子之道始不著。釋迦牟尼佛尚矣。傳一祖摩訶迦葉。二祖阿難。三祖商那和修。四祖優波毱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彌遮迦。七祖婆須蜜多。八祖佛馱難提。九祖伏馱蜜多。十祖脇。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馬鳴。十三祖迦毘摩羅。十四祖龍樹。十五祖迦那提婆。十六祖羅睺羅多。十七祖僧伽難提。十八祖伽耶舍多。十九祖鳩摩羅多。二十祖

闍耶多。二十一祖婆修盤頭。二十二祖摩拏羅。二十三祖鶴勒那。二十四祖師子。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蜜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達磨西方二十八祖。入中國為初祖。傳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惠能死。而釋迦之道始不著。

二十一年 庚戌 孔子生。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山。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三歲父叔梁紇卒。

景王 名貴靈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丁巳

十三年 己巳 孔子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

十四年 庚午 孔子為魯乘田。畜牧蕃息。

二十年 丙子 剡子来朝。孔子見而問官。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二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黄 陽校 盧文輝訂

周

敬王 名丐景王之子 在位四十四年

元年壬午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舘。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宫室崇峻。車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二年癸未孔子訪樂於萇弘。

三年甲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

乎。

林子曰。此言禮。乃後禮之禮。若忠信之薄。是禮後之禮也。余嘗竊論之。孔子所謂仁者。即碩大之果。生生不息。而仁在其中矣。由是而芽而根。而條而實。燁然華美。咸備於果實之仁。是猶燦然之禮具於渾然之中也。故曰。復禮為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世之儒者。既已惑矣。而孔子賛之。又如是其至。世之儒者。豈能釋然不疑貳於心哉。但世之儒者。不思已之膚淺不足以知聖人。而以家語之文為不足信。則又惑之甚也。蓋世之儒者。徒知周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然自有之禮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為不足信也。噫

孔子問禮老子。既辭去。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林子曰。釋氏者流。以老子出關訪道於西

域則曰老子者釋迦之弟子也道家者流又以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則曰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也若儒家者流則又以世之和尚而病釋迦以世之道士而病老子各自標門互相訾毀豈能明其師之教而得貞一之原哉

四年乙酉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反乎魯

林子曰子貢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其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之旨而片餉之間可以立躋聖道耶

五年丙戌老子乘青牛車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乃強為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後與喜西遊流沙死於扶風郡葬於槐里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

林子曰達不出命則無以教天下窮不著書則無以教萬世若夫死於扶風葬於槐里乃知長生久視之說謂元神炯炯萬古不滅也後世道家者流乃欲以假合之軀長存不死亦甚惑矣

關令尹喜得老子之道著關尹子九篇行於世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學之狗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林子曰或問玄之始林子曰書有玄德詩有不顯之德或曰不顯之德言聖人之德豈不顯哉非玄之謂也林子曰中庸曾釋不顯之德謂聲色則顯矣毛雖微亦顯矣

至無聲無臭則為不顯之至也非玄而何
又曰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又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
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又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
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
所自生者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
又曰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
又曰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抱神者時晦明

時強弱
又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
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
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
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
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為
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
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林子曰精神魂魄非內也水火木金非外
也謂水火木金非吾之精神魂魄非也謂
精神魂魄必折之為水火木金亦非也大
抵吾身與天地只一氣耳精神魂魄相為
混融水火木金相為流通孰為我孰為彼
孰為合孰為離
又曰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陰陽雖妙
不能卵無雄之雌
又曰萬物之來也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
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又曰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
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
有皆吾魄
又曰庖人羮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羮而遺足
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
林子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是生死之道
一晝夜之代謝耳孰為生孰為死關尹子
又有言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
為妖不名為道蓋不達於聚散之氣不明

乎晝夜之常故名為妖。

又曰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又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

林子曰火生而木焚矣心生而性晦矣。

又曰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林子曰意有往來心無往來事有起滅心

無起滅關尹子又有言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是吾心之大常者存也。

又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

又曰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

又曰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

又曰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林子曰吾之形氣天地也故踐形養氣可以位乎天地吾之形氣萬物也故踐形養氣可以育乎萬物。

又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淮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林子曰關尹子章章句句悉顯妙道莊周聞其風而悅之曰古之愽大真人哉漢劉向曰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莊列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輕輕冷冷不使人狂晉葛稚川曰縱橫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甞言宋陳顯微曰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

露五千言所未述之旨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是書也所述無言之書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然關尹子一書人得見之者鮮見而能解之者為尤鮮余不能盡取而錄之

辛汧師事老子博學無所不通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子可得聞乎汧對曰道德匡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

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

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嘗著書曰夫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道之人

十年辛卯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十五年丙申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二十年辛丑魯以孔子為大司寇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

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

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倡優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讙龜陰汶陽之田。以謝過

三十二年癸卯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先墮郈。季氏遂墮費。將墮郕。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郕齊人必至于北門。且郕孟氏之保障。無郕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郕弗克。

二十三年甲辰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與聞國政。其初人謗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之懼。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之。怠於政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肉于大夫。孔子行。遂適衛

二十八年己酉孔子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遂微服過宋。適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二十九年庚戌程本去晉適齊。本字子華。博學

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聞爽善
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
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
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
者奉纁幣聘以為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
及舜華孔子為作臨河之操本亦逡巡不肯
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
齊景公不能用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
曰子華子

子華子曰接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
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
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
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
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陽上赤下黑左青右
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
焉水涵太乙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
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
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

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
也

林子曰天非中無以運地非中無以承人
非中無以參此三才之通道而三教之聖
人不能違也

又曰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
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
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
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

而有所決擇謂之智

三十年辛亥孔子適蔡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
觸王舟使使問之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
蜜使曰何以知之孔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
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

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
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
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

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

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

三十六年丁巳孔子在魯。知道不行。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三十九年庚申魯西狩獲麟。以為不祥。孔子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泣漣洏。因歎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數隱公元年。下訖哀公之十四年。舉十二公之行事。蓋寓賞罰於褒貶。以正一王之法

林子曰。春秋者。其孔子賞罰之書乎。賞以法天之春。以仁物也。罰以法天之秋。以肅物也。故命之曰春秋。然以春秋為魯史者何也。豈不以周之失道。道在於魯。魯之失道。道在於我歟。故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則知聖人之意微矣。

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年七十三。

顏回字子淵。魯人。嘗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林子曰。克己者。能自之謂也。與下由己之己同。訓作克去己私。似為穿鑿。且聖人之學。先其大者。則其小自不能奪之。又奚必己私之是克哉。或問曰。復禮為仁。載之問禮條備矣。若以一日之近。而天下即以仁歸之。恐必不能如是之速也。況舜仁也。而瞽瞍不慈。周公仁也。而管蔡流言。孔子仁也。而子路則曰。意者夫子其未仁與。是父子兄弟師生之間。其所以相為周旋取與者。既密且久矣。而猶如是。況於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乎。林子曰。此即所謂收天下

春歸之肺腑也。凡夫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以明星辰之所以列風雨之所以潤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深飛走動植之所以生生不息則皆是氣也則皆是仁也蓋以吾一身之中斂之而有餘矣釋氏之所云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其以是乎。又問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旨林子曰所視者禮而非禮則勿視焉所謂參前倚衡視聽言動念念常在於禮而未嘗

須臾離也。

又嘗問為邦。

林子曰有王者作改正朔易制度不沿禮不襲樂其以新斯民之耳目定一代之規模乎然其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使農不失時可也奚必子丑之為非而建寅之為是耶如必建寅之為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為哉且商革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

有商也周革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周也此蓋聖人之微權矣昔者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耶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公曰奚為非大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去不肖明並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龍叶瑞公獨以冠冕為問故非大也不以冠冕為大則不以輅車為重也可知矣若夫佞人之遠鄭聲之放蓋萬世帝王之所

不能易也。

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

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日客至搤臂以呼汝爾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孔子以其能

通乎道故以一貫授之

林子曰孔子一貫之旨與釋老之得一歸一不殊也曾子闡其學而為至善之旨子思明其道而為未發之中若子貢之多識以為學猶商賈之殖貨以為富也（時有此說用之）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之微殆非窮

至事物之謂矣朱子有云向來以察識端倪為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豈其晩年方有悔心耶

閔損字子騫魯人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何也閔損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内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内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冉雍字仲弓子貢稱之曰居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録舊罪是冉雍之行也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徳行稱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林子曰史遷載宰予官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以夷其族而孔子恥之豈非其傳之者妄耶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善為説詞齊景公問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

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
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景公曰子得無大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
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
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
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

林子曰賜也多學而識其所學不得聖人
之大固矣而曰說田常也以美言傷信蓋
史遷之不闕疑也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為季氏宰孔子在
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
以求治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
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
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
至舍哀公館焉子貢嘗稱之曰恭老慈幼不
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有之行
也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初
見孔子冠雄雞佩猳豚拔劍而舞孔子設禮
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
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
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
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
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且直斬而用之
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
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後為衛大
夫與孔悝之難結纓而死孔子曰自吾得由

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既哭進
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言偃字子游吳人也至魯受業於孔子以文
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
云

林子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作貴聲也余嘗聽
黃生起元歌醒心集詩章令人有雅淡之
想又嘗聽釋子僧生明俊看金剛經令人

有寂滅之心。又甞聽道士何生妙弼誦北斗經。令人有虛無之懐。故曰。樂者動於內者也。以是知聽鍾聲。思武臣數語。盖達於樂之情矣。然木之聲濫而浮。金之聲實而沉。故木之器只一二具。而金之器數而倍之。豈無謂哉。盖因人心以作樂。而非有他也。

卜商字子夏。衛人。受業於孔子。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若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户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孔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

林子曰。書契未興。道在心性。書契既顯。道在六經。若詩之為教也。托之里語以發其情。俲之女流以婉其詞。如後世之宫情閨怨。農談漁歌。而此意猶有存者。然里巷女流之作。亦不終無也。大抵詩之道。出之心者志也。宣之口者聲也。考其聲而本其志。則人心之淑慝。風俗之美淫。可知矣。後之作者。徒竊昔人之意。即數篇之內。而異其旨者有之。雖欲續詩。安所本其志乎。徒韻昔人之語。即一篇之內。而殊其音者有之。雖欲陳風。安能考其聲乎。故曰。刪後無詩。若中和之聲。未甞不周流充塞於天地之間。而飛走動植之自然者。皆詩也。詩豈亡乎哉。

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黄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國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鮌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子夏之在聖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甞屬其傳春秋云。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有若。字子有。魯人。為人强識。好古明習禮樂。孔子既歿。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以師之。有子避師位。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為單父宰。請其耆父賢者而與之共治。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

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有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南宮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師事孔子。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惟是周禮存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吾將往矣。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孔子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

之。遂三復白圭云。

原憲。字子思。憲居魯之室。蓬戶甕牖。桷桑無樞。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

下陳之富人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也使汝以是願也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才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

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滅明之行也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曲徑之說也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子張進而問禮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

而已矣嘗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托僕夫而告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敢托而去子貢嘗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

高柴字子羔齊人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為衛士師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子

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子貢曰。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
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
商瞿。字子木。魯人。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林子曰。豈非所謂心之虛明。自足以知之者乎。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元王 名仁。敬王之子。在位六年

元年 丙寅

貞定王 名介。元王之子。在位二十八年

元年 壬申

考王 名嵬。貞定王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 庚子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

元年 丙辰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閭必軾。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於是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遂按兵不敢攻。

魏武侯擊。文侯之子也。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

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安王 名驕威烈王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

元年 庚辰

孔伋自宋歸於魯伋伯魚之子也受業於曾子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孔子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

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蓋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下文即曰時中者以其內有大中之極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或曰時中者隨時而取中也其說是與林子曰擬議安排豈感而遂通之機哉故堯舜之傳賢

湯武之放伐是遇變而通定之以吾心之中而時以出之若燕國之堯舜秦民之湯武是小人之無忌憚而自以為中庸也故常而執其經變而通其權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安而為萬世不易之常道者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也

乃自宋反魯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林子曰先師後臣思孟之出處一也不如是則道不尊五季燕主守光謁趙州稔禪師而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對曰若在人人王尊若在法法王尊傳所稱隨在致隆者非耶

魯繆公謂子思曰或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

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己。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烈王 名喜安王之子在位七年

元年 丙午

顯王 名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

元年 癸丑

鄭人列禦寇著列子書。書曰。黃帝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去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駭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林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氣也。皆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物物皆戾。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夫惟其虛也。則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皆我之神也。山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皆我之神也。水火之燥濕。則皆陰陽之神。則皆我之神也。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神。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形。不知有形。不知有氣。不知有神。境有順逆。而神無順逆。形有生死。而神無生死。遇有善惡。而神無善惡。時有古今。而神無古今。氣有虛實。而神無虛實。故曰神遊而已。列子之寓言也。

又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千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

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求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乎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

林子曰與齎俱入與汨偕出所謂入水不溺也隨燼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焚也然不溺不焚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萬劫而不壞道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渝也哉

又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狼虎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林子曰列子此言孰不以為誕而不經也狼虎鵰鶚之類以擬此心之難馴也抑豈知其物之至暴者猶可以媚養而馴而人

之至頑者獨不可以善養而化乎列子言多玄致余摘一二章而例論之以世人習其辭而不能逆其志者道也

魏人莊周惠王時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

林子曰老子之道至莊子而益明亦至莊子而益晦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能逆其寓言之微則道為益明惟習其無端涯之詞則道為益晦

莊子逍遙遊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

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林子曰鯤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莊子書行於世精深玄妙難以盡述余錄其篇端數句聊見其寓言之微也邵子曰莊周雄辯數千載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踟躕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又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又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十八年庚午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强

林子曰夫刑名者果黃老之學與黃帝之世至和氤氳群生樂育老子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豈有慘刻少恩如申不害韓非者流哉

十九年辛未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

林子曰嗟乎自商鞅開阡陌之後豈黃帝經土設井之法卒不可復於天下後世哉惟知助法之善不執方井之常而變通宜民之下雖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制形計畝均授要之不失黃帝之初意而君民兩足可也

三十三年己酉鄒人孟軻適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行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本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軻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因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所言不合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以盡心知性之學浩然剛大之氣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大丈夫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林子曰。孔子常言仁。而孟子得之曰。天下廣居。是吾心專直翕闢之機。與天地合其德。而廣生大生者。即道家虛無之谷。釋氏寂滅之鄉也。惟此廣居。實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在吾身之正中。故曰正位。易之所謂黄中通理。正位居體者是也。以此而聖神文武。以此而兩天貳地。大中至正之道。易知簡能之學。千變萬化。都由此中出也。不謂之大道而何。後世儒者不識其原。而徒

索之流。剽竊支離。自相同異。其去孔子之道亦云遠矣。故曰。軻死不得其傳。

慎靚王 名定顯王之子在位七年

元年 辛丑

赧王 名延慎靚王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元年 丁未

五十八年 甲辰 趙人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髠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髠。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掌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

林子曰。荀卿以桀紂性也。堯舜偽也。是其學不識性。而彫其本根矣。雖序列數萬言。不過徒煒其條枚。以為華美爾。

東周君 名犨惠公少子主盟七年

元年 丙午

秦

始皇帝 名政莊襄王之子實姓呂氏在位二十五年即帝位十二年

元年 乙卯

二十八年 壬午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遂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僊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

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林子曰余著三教妻旨書大意謂藏神之室乃道家之所謂海外蓬萊島者即儒之靈臺靈府佛之西方極樂國是也此心之神乃道家之所謂神僊真人者即儒之天君主翁佛之如來舍利子是也世豈有不死之藥長生之人哉且天下後世之迷於神僊杳冥之學者不特一始皇也縱海上果有神僊亦非無道之主如始皇者所得而見也遣發童男女數千人於海上欲何為耶噫亦惑矣

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韓報讎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為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

二十九年癸未沙門室利房等一十八人齎佛經來自西域勑令囚禁後始皇悔謝厚遣室利房等並經還歸竺國

三十四年戊子丞相李斯上言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

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于上黨與成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林子曰焚詩書而先王之典籍未亡也註詩書而先王之心性斯晦矣陸子靜曰秦不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至漢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壞

三十五年己丑 侯生盧生相為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朕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林子曰因室利房坑儒焚書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不死藥於海上孔子老子釋迦之道蕩然矣或者以為三教之分其始於秦乎故余嘗謂三代以上教出於一故道術明而天下所由以治三代以下教裂為三故道術晦而天下所由以亂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之子在位有三年

元年壬辰 陳涉自立為王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之孔甲為涉博士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二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三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黃　陽校　盧文輝訂

西漢

高祖皇帝　姓劉名邦以布衣起兵五載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

元年乙未

五年己亥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產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林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若留侯者豈不智哉厥後蕭何逮獄黥布離刑彭越葅醢韓信夷族乃知留侯之飄然遠去者蓋明於天之道矣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以曹參為齊相國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林子曰世傳曹參治黃老師事蓋公時稱重厚長者吏之言文刻深者輒斥去之而謂申韓刑名之學本於黃老者何耶曹參粗得黃老之緒餘而民以寧壹老子所謂其緒餘可以治國家者非歟若賓客有言不事事輒飲以醇酒其殆失無為之本旨矣

六年庚子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

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十一年（乙巳）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今成敗。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十二年（丙午）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林子曰。漢高不事詩書。而過魯祀孔子。豈情也哉。寵幸戚夫人。屢欲易太子。一時功臣戮沒殆盡。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際。恐非孔子之道也。

上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張良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林子曰。應曜隱於淮陽山。與四皓俱召。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要之四皓定太子之功。其於區區守一淮陽山者。亦有間矣。

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

附高皇后 姓呂名雉 臨朝八年

元年丁未

四年庚戌除挾書律

太宗孝文皇帝 名桓高帝中子 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壬戌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十六年丁丑得玉杯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先是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遂詔以是年為元年明年人有告平所言者皆詐也下吏治誅平

孝景皇帝 名啓文帝太子 在位十六年

元年乙酉

三年丁亥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后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受書於伏生伏生名勝故為秦博士時求能治尚書者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

孝武皇帝 名徹景帝之子 在位五十四年

建元元年辛丑 年號始於此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去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乃以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上雅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史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

林子曰武帝好儒而溺於文辭慕道而惑於幻妄若興師致討以拓地於外夷者乃其好大喜功之真心也

二年壬寅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

上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平原人東方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令待詔公車。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主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柰何乎陛下。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后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簒。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

林子曰。文中子謂東方朔人隱也。豈非其詭迹混俗。不求別於人耶。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固遂罷歸。

五年。乙巳。始置五經博士。

元光二年。戊申。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僊事矣。

林子曰。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鍊性修心。滌渣鑠慝。欲不為累。辟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群生樂育。興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為而治。此其為利

之大傅之子孫。世世不絶。雖不雜以黄由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元朔二年甲寅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元狩四年壬戌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元鼎二年丙寅春。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脩。自此日盛。

林子曰。書無逸載三宗文王。卓然賢聖之主也。近則享國之永年。遠則聲稱之異代。由是觀之。則帝王益壽不死之方也大矣。

四年戊辰丁義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欒大大悅。拜為五利將軍。尚公主。貴振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後竟坐誣罔要斬。

林子曰。武帝惑於神僊。至以方士尚公主。悖之甚矣。且好大喜功之心。與清淨無為之學。豈不大相遼哉。

六年庚午以倪寬為左内史。寬治尚書。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初為掌故。次補廷尉。見上語經學。上說。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内史。時議

欲封太山。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問倪寬。對曰。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

元封元年辛未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公孫卿見大

人跡甚大群臣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群臣上壽頌功德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林子曰儒曰聖釋曰佛道曰僊余嘗謂皆指心之神言之故心靜則神清而方寸之內便有僊人在焉其曰靜處以須之而武帝猶未悟也噫

德和二年 庚寅 以孔安國為博士諫議大夫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申公弟子治古文尚書以文章政事名當時會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皆科斗文字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朝有巫蠱事不復以聞

四年 壬辰 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林子曰武帝不知方寸為蓬萊而求之海外不知此心之神為神僊而求之方士是自妖自妄故方士得以售其奸耳

孝昭皇帝 名弗陵武帝少子 在位十有三年

始元元年 乙未

孝宣皇帝 名詢武帝之曾孫 在位二十五年

本始元年 戊申

二年 己酉 詔立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奢泰無度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是

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霸在獄中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神爵元年庚申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蜀郡王褒

使持節求之

甘露三年庚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林子曰宣帝不用儒生乃今稱制臨決焉者何歟大抵漢儒之陋失在於記誦辭章訓詁讐駁矣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初元元年癸酉

孝成皇帝名驁元帝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元年己丑

河平三年乙未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向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

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孝哀皇帝名欣元帝庶孫在位六年

建平元年乙卯

孝平皇帝名衎元帝庶孫在位五年

元始元年辛酉

二年壬戌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林子曰世傳梅福僊去然乎不然乎豈詩

所稱明哲保身梅福之謂與

三年癸亥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林子曰余覽神僊傳亦有逢萌者萌未嘗不仕而以三綱為重如此乃知山林僻處之士殊非道家之道也

孺子嬰 名嬰宣帝玄孫在位三年

附王莽 莽孝元后之姪也篡漢天下建國號新僭偽一十八年

居攝元年丙寅

蜀人嚴君平性雅淡專精大易耽於莊老莽篡位遂隱遯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誦老子博覽無所不通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得君平之道為多

蜀人楊雄少而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薦為待詔歲餘除為郎給事黃門雄好古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大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倣依而馳騁之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王莽時歆與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莽復召為大夫

林子曰伊川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

者乎。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明道曰。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若夫善惡混之說。則其謬也滋甚矣。

淮陽王 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二年

更始元年 癸未

東漢

光武皇帝 名秀景帝七世孫在位三十三年

建武元年 乙酉

嚴光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玄纁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由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

二十八年 壬子 以博士桓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林子曰。祿以天下。繫馬千駟。以內重之君子視之。蓋蔑如也。而輜車乘馬。遂有矜色。則桓榮之所養可知矣。

中元元年 丙辰 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

林子曰。決定嫌疑。不謀之乃心。謀之卿士庶人乎。顧乃信用讖文。斯亦惑矣。

孝明皇帝 名莊光武之子在位十有八年

永平元年戊午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

林子曰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幸辟雍諸儒執經問難豈曰能知孔子之道後遣使天竺得梵書真像以歸亦豈曰能明釋迦之旨哉

三年庚申四月八日帝夢一金人身長丈六自稱釋迦牟尼佛生在西域毘藍園滅度已經千載云有大教囑朕取之遂遣使之天竺尋訪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將梵經釋迦真像以白馬馱入洛陽帝大悅勑騰蘭於鴻臚寺翻譯四十二章經仍造伽藍一所以白馬為額此中國造寺之始也

林子曰昔劉向撰列僊傳序云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神僊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見於佛經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予覽典籍往往見有佛書以二書而觀之則二氏之學安有不同而釋典之來亦非自漢明帝始也然明帝徒知求佛於外而不知求佛於心徒知誦佛之經而不知了佛之性世謂明帝好佛豈其然哉

迦葉摩騰竺法蘭所言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為其人死精神不散隨復變形生時所為善惡皆有報應以勸誘世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

林子曰騰蘭二僧此言已失釋氏之旨矣

或問輪迴之旨林子曰人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聚而復散散而復聚輪迴之旨也若報應之說果足以勸誘世俗革其邪念而與其善心以賛夫賞罰之所不及也豈不美哉

佛法入東土。獨楚王英寂先好之。後竟逆謀自殺。

林子曰。王莽受禮經師陳參。而終於篡盜。楚王英事浮屠為寂先而卒以謀逆。豈儒佛之道非耶。

韓崇少好道。遇林屋僊人王瑋玄教之。崇勤而修之。瑋玄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僊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海南太守。披書佐袁安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鑑。崇治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寂。

十四年辛未令所司造寺十所。七寺住僧。三寺住尼。有願出家者。勑騰蘭二僧為之剃髮。此中國為僧為尼之始也

林子曰。余自序醒心集大意謂倫屬道術。二者不可偏廢。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若釋氏不祝髮。安能斷去淫欲。以精進斯道哉。或曰。釋氏祝髮之教是歟。林子曰。余亦未敢以為是也。若不祝髮則不能致志。今日為道而明日叛去未可知也。故釋氏要覽曰。落髮後稱息慈。謂安息在慈悲地也。或曰今之和尚不祝髮歟。林子曰。古之祝髮以謀道也。今之祝髮非謀道也。要之以教下根下器之人。而大根大器亦不以此為重矣。故曰凡屬有相都歸幻妄。若必祝髮是著相也。是幻妄也。

孝章皇帝 名炟明帝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建初元年丙子

元和二年乙酉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主聖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孝和皇帝 名肇章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永元元年己丑
張道陵漢留侯良八世孫也生而神靈七歲讀道德二篇即達其旨於天文地理河洛圖諱之說皆極其妙帝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車駟徵為太傅加封冀縣侯三詔不受語使者曰為我謝天子人生百歲豈能長存惟清心寡慾則天下自治何以臣為後人傳其得道白日飛昇以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玉冊玉印授其長子衡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

之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也

林子曰余嘗書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形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者神也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而白日飛昇豈非神歟黃帝之僊去唐堯之殂落皆此義也或問九鼎神丹之義林子曰鼎譬之身也九陽數也曰九鼎者謂身中之得陽也心屬火而色丹曰神丹者謂心之神明不測也若世俗所傳丹鼎之事以余之智實不足以及此然縱有之亦非馳騁於名利之府恣睢於百欲之場者之所能為也

孝殤皇帝 名隆和帝之子在位一年

延平元年丙午

孝安皇帝 名祐章帝之孫在位十有九年

永初元年丁未

延光元年壬戌 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

閬為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見袁閬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

而測矣陳蕃及周舉掌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矣太原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之子在位十有九年

永建元年丙寅

四年己巳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

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孝沖皇帝 名炳順帝之子在位一年

永嘉元年乙酉

孝質皇帝 名纘章帝玄孫在位一年

本初元年丙戌

孝桓皇帝 名志章帝曾孫在位二十一年

建和元年丁亥

永興元年癸巳鑄金浮屠及老子像禁中供養覆以百寶華蓋帝事之盡敬

林子曰崇浮屠老子之像而不識浮屠老子之心果何益耶

延熹二年己亥郭泰博學善談論性明知人初遊洛陽李膺見之曰郭林宗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九年丙午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襄楷上書曰今宮中立浮屠黃老之祠而陛下嗜慾不去殺伐過理又豔姬艾女以極天下之麗甘肥食美以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佛老乎書奏尚書承旨奏楷誣罔請正楷罪

林子曰即不殺伐寡嗜慾遠色節食去浮屠老子之學亦已遠矣要之事浮屠而不知浮屠事老子而不知老子事孔子而不知孔子天下後世比比皆是也

時宦官用事。而善風角張成交通宦官。上書
告李膺等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
人。皆海內人譽。遂下李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其辭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
人。時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耻不
與焉。

孝靈皇帝 名宏章帝玄孫 在位二十二年

建寧元年 戊申

二年 己酉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

尚其道。而汚穢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
相標榜。為是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為
八俊。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
陟為八顧。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
昱檀敷為八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
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及陳竇用事。復舉抜
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毎下
詔書。輙申黨人之禁。曹節等諷有司奏諸鉤

黨者。請下州考治。上可其奏。李膺死。范滂亦
自詣獄。時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
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
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初范滂等
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
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
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主。至
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
乃絕迹於梁碭之間。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

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孝獻皇帝 名協靈帝之子 在位三十一年

初平元年 庚午

建安十二年 丁亥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
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
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
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
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
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三往乃見。

林子曰孔明出師表古今美稱若木牛流馬列石壘陳抑又奇矣至於論學則曰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又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十六年辛卯以劉翊為陳留太守翊好長生術常能周施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車敗牛困翊逢之語即推車牛與乘不告姓名而去季札意其子翔翊字後還取假乘翊閉門不與相見嘗為功曹時上遷都西京道路寇阻翊舉計掾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拜議郎還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惟餘車馬自載見壯大夫病死道傍以馬易棺脫衣殮之逢知故餓困於路殺駕牛以救其乏人或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林子曰世人每以陰德陰惠惟恐人知以

自傲福報豈所謂順事而無情哉後翊竟以急人之困而自餓死殆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墨氏之害仁也。

費長房初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

林子曰身譬之壺也吾身之壺亦有日月星辰之照臨亦有山岳河海之流峙亦有飛走動植之生生化化在天地之內而非內超天地之外而非外前乎千萬世而非往後乎千萬世而非來何者非形形皆我有何者非氣氣皆我用何者非神神皆我靈故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運虛空者是此壺公之義也。

昭烈皇帝 名備漢中山靖王之後在位三年

章武元年 辛丑

後皇帝 名禪昭烈帝之子在位四十年

建興元年 癸卯

二年 甲辰魏黃初五年 魏陳思王曹植不好黄老惟讀佛經每留連歎玩以為至道之宗。

林子曰不知黄老安識牟尼。

延熙三年 庚申吳赤烏三年 吳主聘葛玄以賓禮待之玄少失怙恃生而頴秀英資振發性識明茂常朗誦莊老安閑澹泊内足無求太子登

為築別室日親訪問玄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此廣成子答黄帝之妙旨也今殿下位居儲宮將嗣大寶要在清心寡慾遠佞尊賢拔擢英豪光宅天下燮調四時撫育群黎此乃四海無疆之休豈特一身之福哉太子稱善。

四年 辛酉吳赤烏四年 康居國沙門僧會初至金陵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主召見會因言靈骨舍利神應無方吳主遂為之建塔於佛陀里。

林子曰大抵言佛多入於怪遂令佛之法不信於天下後世殊不知釋氏之建塔以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天地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或曰塔藏之義既聞命矣敢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盖舍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

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為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安而能慮虚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闞澤仕吳為太子太傅吳主問澤曰孔老之教比佛若何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氏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矣。

林子曰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是儒者所學之大也。而闢澤乃以釋氏為先天。而孔老為後天者。是不惟不知孔老。亦且不知佛矣。

吳魏伯陽性好道術。不耽祿位。嘗擬周易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

林子曰。朱子註參同契。以切字而易其名曰鄒訢。嘗有言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參同契文章極好。其用字皆根據古書。做得極妙極精緻。遂與蔡季通

相訂正而為之解註。解註之詞。尚多闕疑而未詳。

參同契曰。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脉鼎沸馳。不得澄清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懽竟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物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林子曰。參同契此言。真足以破萬古之迷矣。至於子時。冬至。卦爻斤兩等語。亦皆取譬之詞也。

十二年己巳魏嘉平元年 魏何晏好莊老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林子曰。何晏附麗大將軍爽。以謀遷太后。專政樹黨。亦競為清談者何耶。豈非談清行穢。特以老莊之書而飾其詐爾。

十七年甲戌 天竺三藏曇無德。齎四分律至洛。曇諦亦善律學。出戒經一卷。曇摩迦羅見比丘剪髮。未有律儀。遂與曇諦譯四分羯磨。及僧祇戒心圖。此中國受戒之始也。

林子曰。此即儒者不知主敬存心工夫。而外惟勉強以攝伏其心者同也。六祖曰。但

於此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着乃寂上乘之至教也若律學戒經徒以求其外不過小乘法門爾況步趨堯舜而心不堯舜亦未可知也

景耀四年 辛巳魏景元二年 魏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咸河内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騎校尉其母

卒籍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劉伶飲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啣之

孫登好讀易撫一弦琴性無恚怒嵇康從之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故及於難

蘭期初居兗州精修孝行後遇真人弘康語之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

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陳孝道之教後晉當有許遜者傳吾孝道之宗汝當以此授之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三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四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黄 陽校 盧文輝訂

晉

世祖皇帝 名炎司馬昭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太始元年 乙酉吳甘露元年 吳主孫皓遍毀神祠被及梵宇遣使召僧會問佛之善惡報應會曰明主以仁德治天下則赤烏翔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皓曰周孔既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略示其迹佛不止淺言故示其要皆以勸人為善也

林子曰即無善惡報應之理然此言亦足以懼齊民而革其非心亦一助也且孫皓鑿人目剥人面皮所謂周孔之道安在而曰何用佛教者似若有以辨佛教之邪曾留心於周孔之道者亦可笑矣

許遜為旌陽縣令遜少小通疎與物無忤不求聞達朝廷屢加禮命乃起為縣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誡吏消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縶悉開諭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發擿如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近賢遠姦去貪戢暴具載文誡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於户曉乃擇秀民之有德行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後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贏粮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家願服役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故號許家營焉

林子曰老子柱下莊生漆園豈其放志縱情以為高飡霞飲澗以為潔哉昔元黄元吉有言曰都僊許真君曾為蜀郡旌陽縣令吳君 名猛 仕吳為西安縣令天性至孝陳

君（名勲）周君（名廣）皆世族儒生甘君（名戩）乃草澤
布衣施君（名岑）初為鄉壯士。弓劒絕倫。彭君
（名伉）舉孝廉仕晉累遷尚書左丞盱君（名烈）鍾
離君（名嘉）皆都僊姊氏之子。黃君（名仁覽）實都
僊之婿。任青州從事。如上皆坐家修行之
士也。此外惟有曾君（名亨）時君（名荷）從少為黃
冠上士。然皆慕許真君孝道之教而成真
焉。
遜遊丹陽黃堂。問道於女師諶姆。姆以所受
孝道明王之法授之。自是道法益進。戮蛟斷
蛇。功濟生靈。又著八寶垂訓。曰忠孝廉謹寬
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
勿失。修身如此。可謂成德。寬則得衆。裕能有
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接人以此。咎怨滌除。
鄉黨化之。皆還善遠罪。孝弟興行。自東晉亂
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
閭里宴安。年穀屢登。人無災厲。至寧康二年。
拔宅上昇而去。

林子曰。身譬之宅也。神譬之身也。養成元
神。炯炯不昧。離身長往。歸還于天。即如世
人捨宅而他適也。故曰。拔宅上昇。記靈寶
壇有曰。在天為黃中。在地為烏真。在人為
丹扃。是中者。天地人之道一而已矣
鍾離權。少攻文學。初仕晉為大將。後遇東華
先生。授以真訣。洞曉玄玄之道。嘗作破迷正
道歌。其略曰。有如飡松并服朮。如何脫免死
生根。有如忘形習定息。如何百脉盡歸根。有
如呼吸想丹田。到底胎僊學不成。有如息氣
為先天。到老無成也是空。有以口鼻為玄牝。
恰似漏網去包風。有以思心為方寸。怎得歸
元見祖宗。更有積精為鉛汞。轉與金丹事不
同。有執神氣為子母。亦隔天僊萬里程。有以
開頂為鍊養。枉施巧力謾勞神。更有縮龜并
鍊乳。正是邪門小法功。更有行炁為火候。九
載三年誤了人。鼻頭閉息服元炁。引得邪風
肚裏鳴。假若識心并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

知他多少閑門戶勞漉空動骷髏形止念降火為清淨下稍終久是頑空晝夜終行子午法天地豈有惡時辰孤脩閉息行存想執定舌根做赤龍更有周天行卦象更有認脾作黃庭更有指腎為造化執定尾閭為命根更有還元服水火更有採補吸姹精更有仰天吸日月便道地魄與天魂更有咽津為造化斷除五味是修真晝夜一飡為世用身體尪羸似鬼形曲身偃仰叩玉戶抱元守一運雙

睛竦肩縮項思脊骨撇運流珠想太陰更有書符弁念呪破券分環學隱形按摩吁呵六字訣瞻星禮斗受辛勤入清吐濁為丹本陽關緊勒火飛騰炎炎遍身通透熱呼作天真大道根看經念讚持科籙設壇拜醮望飛騰三千六百旁門法不識狂邪盡誤人

○孝惠皇帝 名衷武帝之子 在位十有七年

永熙元年庚戌

元康七年丁巳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寮寀輕出遊晙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用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椽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時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

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

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淡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林子曰。王戎輩挾虛名而執牙籌以自會計。王衍宅心事外。而品人物以為世準者何歟。至於樂廣阮咸等流。悉皆名教之罪人。君子所不道也。若裴頠慾而無厭其於崇有也不已甚乎。

太安二年癸亥 沙門李孝龍有機辯。講放光般若。人皆崇仰。阮瞻庾凱尤敬之。有嘲其胡服者。龍曰。以道觀之。誠不見有容服之異。彼謂我原我棄彼榮。則無心之貴。愈貴無心之安愈安矣。

林子曰。生於胡而胡服可也。生於中國而胡服不可也。

孝懷皇帝 名熾武帝之子在位六年

永嘉元年丁卯

孝愍皇帝 名業武帝之孫在位四年

建興元年癸酉

。中宗元皇帝 名睿宣帝曾孫在位六年

建武元年丁丑 郭璞博學高才有道術。帝初鎮建鄴。遷著作佐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蕩除瑕釁。贊陽布惠。後王敦鎮姑熟。將舉兵向京師。令璞占夢。璞筮之曰。無成。敦曰。子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殺之。

向子平性尚中和。好言黃老。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後男女婚嫁既畢。勅斷家事。徧遊五嶽。

太興三年庚辰 楊都尭官寺竺僧敷。因時人不識心。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耳。敷乃著

神無形論以闢之略云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

肅宗明皇帝 名紹元帝之子在位三年

大寧元年 癸未

顯宗成皇帝 名衍明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咸和元年 丙戌

咸康四年 戊戌趙建武四年 石虎問佛圖澄曰朕為天下主非殺無以肅清海內奈何澄曰帝王事佛惟在體恭心順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頑無賴非化所遷有此罪爰安得不殺若為暴虐害及無辜雖傾財奉佛亦無益也

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亦慈悲也

佛圖澄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為石虎所重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及省視傲然而卧意欲殺之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段干漢高周黨管寧不應曹氏之辟皇甫不就晋世之徵二聖四君共嘉其節激厲貪競以峻清風且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無隱士傳乎虎悅其言

康皇帝 名岳成帝之弟在位二年

建元元年 癸卯

孝宗穆皇帝 名聃康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永和元年 乙巳

四年 戊申趙建武十四年 佛圖澄遣人告虎以死期將至虎愴然即往自慟諭之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定數非所能延苟業造無損雖亡若存而戒律有違生亦何益伏願心存佛理奉法惟恪宜享休祉惠及下民若布政猛烈淫刑酷濫不自懲革終無福祐數日果卒於葉宮寺

七年 辛亥 吳睦少為縣吏掌局枉尅法應死遁入山林餓經日行至石室遇孫先生自首事實冀得改行從善遂留石室為先生掃除驅使四十年後亦得道僊去

林子曰孟子所謂惡人齋戒可以事天者

非與故食既而復則日月之照臨自若也
惡積而更則心性之粹然自在也
哀皇帝 名丕成帝之子在位四年
隆和元年 壬戌
帝奕 字延齡哀帝之弟在位六年
太和元年 丙寅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元帝之子在位二年
咸安元年 辛未
烈宗孝武皇帝 名曜簡文帝之子在位二十四年

寧康元年 癸酉
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道安以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見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沙門皆稱釋種遂為定式
林子曰先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之來尚矣經云釋種猶云儒宗道派者是也豈必去姓而後可以奉佛哉蓋忘其本之所自出也
十八年 癸巳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嘗著實相論二卷并維摩經姚興奉之若神後興以宮女十人與之一交而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嘗曰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泥也
林子曰余所謂先了斯道後屬綱常者羅什之謂也昔唐釋元珪有言曰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余竊善之若其有心便是違心若惟致戒便是破戒違心

破戒去佛遠矣或曰雖柄非權然則佛氏官乎林子曰官矣而心之寂然禪者山林也圭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仁化以美其俗參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大行之一所以為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遯世為佛事哉
安皇帝 名德武帝之子在位二十二年

隆安元年丁酉

四年庚子魏天興三年 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魏主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煑鍊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林子曰陶埴有言曰凡言水銀可以為金丹者妄人也言硃砂可以駐年者不知道也夫試之罪人既不驗矣而又訪求不已者何為也哉

元興三年甲辰 桓玄西奔伏誅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釋慧遠候迎遠遂稱疾帝部賜使勞問遠報書曰釋慧遠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帝又詔答曰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瘳邈無相見之期徒增歎恨而已

林子曰釋慧遠不屈已枉見亦孟子稱疾不朝意也

釋慧遠招陶潛入白蓮社潛謂許飲即來遠許之後亦攢眉而去謝靈運恃才傲物見遠

肅然心服嘗求入社遠以其心雜不許

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来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居常安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每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悋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輔恥復屈身後代及卒世號為靖節先生

林子曰自祭之文出於屬纊而挽歌之作成於暇日胸靖節可謂明於生死之故而

曳杖易簀之後鮮有聞者其詩曰縱浪大
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
慮又曰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又曰試
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
無所先又曰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又
曰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又曰有生必
有死早終非命促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
足又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
軒下聊復得此生又曰客養千金軀臨化

消其寶皆知道之言閑情之適也吳澄曰
貴子有書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若樂之安
一家父子夫婦舉無媿焉忘言於真意委
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余嘗謂東方朔
人隱於廟廊陶靖節人隱於巖谷混世和
塵孰能測識若文中子謂元亮放人也歸
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
閑闢矣豈足以盡淵明哉
嘗作桃花源記以寓意云晉太元中武陵人
捕魚為生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
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
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
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
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
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来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
大驚問所從来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

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来問訊自云先世避
秦時亂率妻子邑人来此絕境不復出焉遂
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皆
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
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及出得其船便扶向
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就
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
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

終後遂無問津者。
林子曰捕魚為業者謂心之活潑如魚之悠然自得也山有小口從口入初極狹謂方寸之地狹也口者方寸之象也豁然開朗土地平曠等語謂心之無量廣大也避秦時亂來此絶境謂離俗之糾紛適吾之閑曠也遂與外人間隔是心遠之義也不足為外人道難與俗人言也尋向所誌迷不復得路心不清淨故也後遂無問津者謂心學之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恭帝 名德文安帝之弟在位二年

元熙元年己未

宋

高祖皇帝 姓劉名裕仕晉封宋王受恭帝禪在位三年

永初元年庚申

二年辛酉帝自西伐長安素籍什僧導名要見謂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一日勅於瓦棺寺開講帝與公卿畢集導謂帝曰護法弘教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沙土瓦礫便為自在天宮
林子曰了其性而明其道則到處便為自在天宮而此心便為自在菩薩學佛之徒能知此意者亦鮮矣。

營陽王 名義符高祖之子在位一年

景平元年癸亥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之子在位三十年

元嘉元年甲子

四年丁卯天竺求那跋摩初遜國出家罽國諸王皆受其戒持遊闍婆國帝聞其名遣使航海往闍婆邀之問曰寡人常欲持齋不殺以身應物弗獲所願幸教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倘不苦節即同凡俗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悦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

亦大矣安在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之言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帝尊為師命居祇園寺講法華經并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法席之盛前所未聞闍婆國王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吉祥天子教化種智安穩衆生我雖在遠亦沾靈潤

林子曰余嘗謂釋氏之教心齋為上若惠能匹夫也亦喫肉邊菜故苦節非以奉佛

而茹葷不為破戒

五年戊辰罽沙門曇無讖善呪術涼主蒙遜甚重之

林子曰所謂符者凡所作書皆符合吾心之妙用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所謂呪者凡所出口皆顯設吾心之靈機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

十二年乙亥帝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元保曰朕無暇讀經因果之説朕然未究以卿輩時彥率皆信敬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為指南比見顏延之釋達性論宗炳難黑白論其說大明性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昨蕭謨之請制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戒去浮淫無傷弘獎者尚之對曰竊謂渡江以來王導周凱庾亮王濛謝安郗超王坦王恭謝尚戴逵郭文孫綽等或宰輔冠冕或人倫羽儀或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

靡不皈依慧遠曰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切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脩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謨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本在無行僧尼然而情偽難分去取未易耳

林子曰天之廣大不以醜類而有所遺海之含弘不以非種而有所棄故儒術昌而偽學得以恣雎焉浮屠熾而奸僧得以肆志焉。

十九年（壬午魏太平三年）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林子曰詣道壇受符籙馳志於死後之富貴亦甚惑矣以私心而慕至道真堪發一笑。

十二月宋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二十三年（丙戌魏太平七年）崔浩勸魏主盡誅沙門毀諸佛像從之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初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見有兵器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為亂耳遂悉誅之。

林子曰二氏者流每以假權逆謀悉皆儒流為之豈其然乎然二氏之逆謀者必特權不在無以為資耳至於風角張成之變沙門蓋吳之謀而曰釋迦老子之罪也可乎。

二十七年（庚寅魏太平十一年）十一月魏主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

世祖孝武皇帝（名駿文帝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孝建元年（甲午）

大明二年（戊戌）詔曇宗法師懺罪帝因曰朕何罪而勞卿為懺宗曰舜稱予違汝弼禹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陛下履道思沖豈得獨異帝大悅

林子曰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夫禱實發於心而懺顧由於人哉六祖曰從前所有罪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此懺罪之義也後之學佛者失之矣。

太宗明帝（名彧文帝之子在位七年）

太始元年（乙巳）

三年（丁未）周顒累遷直侍殿省見帝慘酷不敢顯諫輒誦罪福因緣之事帝為少沮於鍾山

西別立精舍。休沐則歸之。終年蔬食。雖有妻子。而遠居山舍。宰相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蕭子顯戲問菜食何味最嘉。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其標致如是。

林子曰。明帝慘酷為之少沮。休沐山居。不廢政事。稍得釋氏之大意矣。

七年辛亥帝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

林子曰。梁武帝問於達磨曰。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對曰。陛下實無功德。若宋主不過佞佛徼福。與梁武帝等爾。善哉六祖有言曰。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梁宋之主。豈足以知此哉。近有一士者。親病篤。叩之醫生曰。非得人肉難治。士者計無所出。偶夜有熟睡者。輒剜其股。睡者驚起大怒。士者曰。不幸親病。欲得此肉為藥矣。以怒為。此亦宋主之功德也。

泰豫元年壬子魏延興二年 魏顯宗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

林子曰。必其處世。而有遺世之心。居富貴而有薄富貴之志者。斯為得之矣。若魏顯宗。豈其人哉。

蒼梧王名昱明帝之子在位五年

元徽元年癸丑

順帝名準明帝第三子在位三年

昇平元年丁巳

齊

太祖高帝姓蕭名道成仕宋封齊王竟代宋在位四年

建元元年己未

四年壬戌帝幸莊嚴寺。聽行遠法師講維摩經。公卿畢集。帝座稍遠。不聞法音。中書張緒勸

遠遷塵近帝遠不從俄頃帝自遷塵近之

世祖武帝 名賾高帝之子 在位十有一年

永明元年 癸亥

二年 甲子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為難

林子曰以因果而奉佛志則陋矣富貴貧賤都由天定若所謂因果者有因則有果為其事而有其功也豈特為去禍取福者言耶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亦或足以為審去就而召吉凶者之明訓也

十年 壬申魏太和十六年 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要邑周公於洛陽皆命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改謚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

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高宗明帝 名鸞高帝兄子 在位五年

建武元年 甲戌

東昏侯 名寶卷明帝之子 在位二年

永元元年 己卯

和皇帝 名寶融明帝之子 在位一年

中興元年 辛巳

梁

高祖武帝 姓蕭名衍仕齊封梁王受禪在位四十八年

天監元年 壬午

四年 乙酉 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詔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

招內後進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林子曰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則國學為觀客之徒飾。明講授而無心身之益則講授為口耳之贅詞。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須菩提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須菩提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

林子曰無說無聞一天機之相為感也故授者以天說不以言受者以天聞不以耳可謂心相契而神相通矣故曰天若所謂天雨花者道人住處而四時皆春故也。

十四年 乙未魏延昌四年 初魏肅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剎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耳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林子曰上世崇佛以心以性後世崇佛以廟以塔以太后之尊輒又且濁穢落髮事佛豈其本心。

十六年 丁酉 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朝廷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

林子曰以奉佛而廢祭與紂之昏棄厥肆祀者同一罪戾也。

詔凡造寺勑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為扁時人稱寺為蕭寺。

林子曰釋迦豈蕭氏佛耶。大抵以釋為姓與以蕭為扁者皆非也殊不知心乃蕭氏之佛以梁武之誕自不足以知之矣。

十八年 己亥魏神龜二年 魏胡太后好事佛民多絕

户為沙門髙陽王友季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絶嗣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志一身親老棄家絶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靖衆役仍煩百姓之情實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皆為沙門矣

林子曰以釋迦言之惟明心性之旨謂之鬼教則非也以學釋迦者言之惟事妖昏

之談謂之鬼教則是也賦役既煩出家自衆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盖言非規避之徒即是習懶之侶也然學佛雖衆或多庸流而釋氏之旨又未能頓悟乃於男女之大欲即能斷而棄之豈人之情哉必不然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故袈裟昌而倫續滅非釋迦之罪學釋迦者之罪也

異見王外國之王因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

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

林子曰亦孟子所謂因情驗性之旨也

普通七年丙午天竺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至南海達磨乃國王之第三子也初名菩提多羅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行化至南印度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之而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

中法性最大既而祖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廣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達磨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遂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造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表聞帝遣使詔迎十一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達磨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達磨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達磨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林子曰釋氏有言曰以財施者凡以法施者聖故用財布施特以攄其乍見不忍人之心耳若以此便為功德陋亦甚矣馬令南唐書曰說因果以為法飾土偶以為佛將以蘄福利耶而妖孰甚焉將以蘄超脫耶而愚孰大焉

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不領悟達磨知機不契遂往少林寺面壁九年

林子曰自迦葉微笑之後而禪機之說遂興大抵佛祖以心傳心以神感神之微旨也後世釋門者流不知佛法之謂何乃以誕妄不經之言以鼓世惑俗也亦可怪矣至於面壁亦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若謂之九年者九陽數乃得陽也

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侍朝過宗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

林子曰不郊祀則非仁人不廟享則非孝子不視朝則非子民之君三者無一有焉乃欲以遊騁之侈心而邀未來之福報可謂惑矣

大通二年戊申二祖慧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達磨曰諸佛法印非從人得慧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慧

子良父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我與汝安心竟。

林子曰。不安心而心自安者。安心之妙義也。若必安心而後心安者。告子之執着也。

達磨初居少林寺。為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達磨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慧可忽曰。我已息諸緣。達磨曰。莫成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達磨曰。此是諸

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

大通元年酉巳九月癸巳。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清淨行大捨。以便省為房。素床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宮。

林子曰。後世以出離生死之言。遂有捨身事佛之說。殊不知出離生死之旨。蓋言不死者心。而以心為大。終歸於盡者身。而以身為輕也。

魏胡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

林子曰。魏太后落髮。梁武帝捨身。蓋不知釋氏宗旨。而誕妄一至於此。至今天下後世恥言佛。亦無足怪矣。然此豈特帝王之醜。亦非佛教之福也。

達磨欲返西竺。命門人等各言所得。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達磨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達磨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

見處無一法可得。達磨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達磨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来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授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幷授汝袈裟。以為法信。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林子曰。或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六祖亦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者何耶。林子曰。心性之大。自有精深之易。雖卦爻之未畫。今亦可得而畫也。自有疏通之書。雖典謨之未陳。今亦可得而陳也。自有敦厚之詩。雖風雅之未咏。今亦可得而咏也。至於謹嚴之春秋。和序之禮樂。亦皆具於心性之内。則春秋今亦可得而筆削。禮樂今亦可得而興起也。若忘其心性之大。而惟索之之陳辭故紙者惑矣。故守章句者迂儒也。誦佛經者鄙僧也。

五年癸丑二月。帝幸同泰寺。講金剛經。設無遮大會。自皇太子王侯已下百官。六百九十八人。義學僧等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儀。其餘僧尼道士女冠居士五衆。及外國使人。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武衛宿直復數萬人。天監初誌公自持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帝亦未喻其意。至是三十餘

年。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抑有冥符。是講也。東儲啓請。止許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更延二七。而請益之。乃終于三七日。解講之晨。帝躬虔禮大衆。咸矚帝捨施錢銀絹物。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寶經函布施。及六宮所捨六百餘萬。時朝臣至于民庶。竝各隨喜捨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為福田利益則非矣。

中大同元年。丙寅三月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是夜同泰寺浮圖災。帝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林子曰。梁武帝乃盜篡者流。欲以建寺齋僧以求福利。竟困於侯景者。亦釋氏所云。報應之常也。捨身一事。豈其情哉。至於贖錢百萬。許請還宮。則武帝之情見矣。

太宗簡文皇帝 名綱。武帝之子。在位二年。

大寶元年。庚午帝登重雲殿。侯景與帝禮佛誓曰。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

林子曰。豈意西方聖人之教。乃為奸雄之徒竊之以生亂哉。侯景蓋有所挾而要盟也。簡文帝能無從乎。

世祖孝元皇帝 名繹。武帝之子。在位三年。

承聖元年。壬申

二年。癸酉梁主謄好玄談。九月於龍光殿講老子。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入寇。梁主師衆會之。因停講。內外戒嚴。王琛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梁主聞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

敬帝 名方智。元帝之子。在位二年。

紹泰元年。乙亥齊天保六年八月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勑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陳

高祖武帝 姓陳名霸先。仕梁封為王。竟代梁。在位三年。

永定元年。丁丑

二年。戊寅五月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

世祖文帝 名蒨。始興王之子。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庚辰二祖慧可。自少林托化西歸。傳求法嗣。三祖僧璨。聿來投禮。而問慧可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慧可曰。將罪來與汝懺。璨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慧可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璨曰。今見和尚。已知是

僧。不審何名佛法。慧可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

林子曰。不懺罪而罪自懺者。事心之功大也。或問事心懺罪之旨。林子曰。心譬之日也。罪譬之霾也。故心明而罪消。日出而霾滅。

臨海王 名伯宗文帝之子在位二年

光大元年 丁亥

高宗皇帝 名頊始興王之子在位十四年

大建元年 己丑

九年 丁酉周建德六年 周武帝既滅齊。據鄴都。集僧道宣廢教之旨。法師慧遠出而對曰。陛下既統臨大域。憲章三教。而明詔曰。真佛無像。誠如綸音。然耳目蒼生。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將廢之。無以興善。帝曰。虛空真佛。咸自有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以前。經像未至。何故不知真佛。帝無答。又曰。若不藉經。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何不知五常。帝無答。又曰。若以泥塑無情。事之無益。國家七廟。亦是敬順之道。詎可廢耶。又詔旨遣僧反服。以崇孝養。遠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以遠抗旨。怒見辭色。遠坦然無懼。復曰。陛下縱勢力毀大教。佛言幽冥之報。不揀貴賤。貧道切為陛下惜之。帝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趨阿鼻。何處有樂。帝理屈。但云僧等且還。乃勑左右引退。不憚而罷。齊境僧尼。竝令反服。

林子曰。嗟乎嗟乎。慧遠其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否耶。襲佛流之敝。犯不孝之名。釋迦之道。不著其敝一至於此。豈不惜哉。或曰。釋迦惡得無罪。林子曰。木鐸之歌短喪之請。豈孔子之過哉。

周武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讖。乃欲廢佛存道。因大集百僚。命沙門道士。辨其優劣。道士張賓預飾詭辭。竟為沙門智炫

所屈帝怒勅賔下座帝自升座言曰釋迦納妻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此主不淨也又經律中許僧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也又曰僧道罪過好行淫泆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遊相攻伐朕意將除之智炫曰僧衆造罪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而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可以子逆臣叛而遂空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傳豈得以僧尼犯罪而廢帝愕然

智炫又曰陛下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周武庶生帝變色罷朝群臣衆僧皆為炫懼炫曰就戮如歸有何可懼數日下詔俱廢二教

林子曰多羅睺羅釋氏之有妻子也明矣食三種肉釋氏之不茹素也審矣華嚴合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捨菩薩之心以善方便化已眷屬合入菩薩智令生熟解脫雖與同止心無所著又曰佛子言菩薩摩訶薩不離慾界入色界無色界無禪定解脫及諸三昧決疑論云俗間之境畏而離之是二乘法染而愛之是凡夫法維摩詰經云有長者名維摩詰久於佛道心已純熟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云居家不著三界亦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好相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由此觀之淨而不淨者心不淨也不淨而

淨者心淨也後之學佛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亦未矣

長城公名叔寶高宗之子在位七年

至德元年癸卯

三年乙巳隋開皇五年隋主受菩薩戒乃下詔曰菩薩之戒以解脫為先戒行之本以慈悲為始今囹圄幽暗有慟于懷自流罪以下悉令原放

林子曰漢文帝本黄老而除肉刑隋文帝

事浮屠而釋流罪吾恐黃老之清淨浮屠之慈悲似不如是也

隋

高祖文皇帝 姓楊名堅初封隋王尋稱帝在位二十四年

仁壽三年癸亥王通奏太平十二策通少有四方之志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至是西遊長安帝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不售而歸教授河汾受業者千餘人嘗續詩書修元經讚易道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豊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林子曰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不作乎又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不續乎又曰千載之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其自負之重也如此劉炫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文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文中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文中子之學蓋知本矣其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蓋有志於復三代之治矣

煬皇帝 名廣文帝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大業元年乙丑

二年丙寅有沙彌道信來禮三祖僧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

林子曰外能不縛於慾內能不縛於法即所謂內外兩忘也

四年戊辰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命法師慧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

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矣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矣通莽然不知所對

林子曰既曰混成又安有物老子特借物字以強名之且混成者混然之義非混二為一之謂也然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既生即名為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且天地以一而神以兩而化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人惟能得神化之機即與天地相似則參兩之道在我矣人惟能得混成之始即是先天地生則斡旋之道在我矣

五年己巳先是太業初下令僧道有所啓請先須致敬然後盡禮此令僧竟不奉行勑云條式久行因何不拜道流聞命即拜沙門明瞻以僧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致拜瞻曰宋武狂昧而不拜便有嚴誅陛下

有道而不拜不懼顯戮後帝至西郊顧謂蘇威曰朕謂京師無僧耶南郊中有人焉

恭帝 名侑文帝之孫在位二年

義寧元年丁丑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五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黄　陽校　盧文輝訂

唐

高祖皇帝 姓李名淵受周恭帝禪國號大唐在位九年

武德元年戊寅

四年辛巳秦王世民以海內寖平乃開舘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以杜如晦等十八人為文學舘學士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輙至舘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圖像為賛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

林子曰季札之高風子臧之峻節載之文籍可考也當時曾講明之否耶

七年甲申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九年丙戌太史傅奕上䟽請除佛法宰相蕭瑀

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瑀不生於空桑乃尊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林子曰傅奕蕭瑀其不識佛均也傅奕雖不識佛其所論疏皆切釋流之病蕭瑀不明心性之旨而合掌地獄之談不過欲以報應杳幻之機以恐惕之鄙陋甚矣大抵一念之善清靈超拔則方寸之內即天堂也一念之惡妖厲幽昏則方寸之內即地獄也

太宗皇帝 名世民高祖之子在位二十三年

貞觀元年丁亥

京兆人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言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艱隱於太白山貞觀初盧照隣嘗就見之問以人事奈何思邈對曰心之為君

君尚恭故欲小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故其文學也頴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

五年辛卯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林子曰此萬古不易之常道也非孝無親悖亂常道如地獄之說果有是事則地獄之入必此其首惡也

法融在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四祖道信入山訪之融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

十五年辛丑帝幸宏福寺自製疏文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顧謂大道德懿曰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名位在釋迦之上朕非不好佛也欲以重有生之大本耳

林子曰釋迦遜太子之位太宗刃同氣之親所謂菩薩戒者果能蹈之否耶若自稱皇帝弟子不過欲倿佛以徼福爾至於祖老子以自侈其宗則又無稽拂經之甚矣

胡隱遙學道居焦山帝詔入內殿問攝生之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尤為神速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後固請歸山

高宗皇帝 名治太宗之子 在位三十四年

永徽元年庚戌

顯慶二年丁巳初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帝即位復詣長安帝復遣歸顧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僊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

林子曰不死者心不壞者性若云身能不死容亦不壞者乃方士之誕也

三年戊午六月召僧道七人入內帝幸百福殿時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六通釋慧立昇論席曰夫洞者豈不於物通達無擁義耶答云是難曰若使於物無擁未知老君得洞否答曰老君上聖何得非洞慧立曰若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云天下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患也據此則老子於身尚礙何能洞於萬物榮茫然無對

林子曰為吾有身者謂自有其身而以心性為輕也及吾無身者謂不自有其身而以心性為重也心經云乃至無老死其不自有其身之謂歟余嘗觀裴子野高僧傳曰晉惠帝時沙門帛遠與祭酒王浮共爭邪正浮屢屈乃托西域傳為化胡經以謗佛法時無知者隱子論曰魏道士姜斌等撰太上開天經盛言化胡之事太宗僧史

會要曰隋大臣楊公素嘗遊嵩山見畫指問道士曰此何像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楊公曰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耶道士不能答此三書不必深論要皆惟相讎駁誹訾乃後世三氏之常態各標門以自尊也

七年壬戌二月制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衆致拜君皇后太子及其父母又恐爽恒情下有司議奏大莊嚴寺僧威秀上表以荷國重恩優以方外之禮修齋念佛得弘出俗之心今遽

伸拜跪之儀而釋氏之教安在若遵奉儀俗之詔而俯仰之際實慙時大司伯開國侯劉祥道等議皆以依舊為允帝乃下詔曰朕商確群議沉研幽賾然貧其顛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自今後不必跪拜依舊施行

咸亨三年（壬申）五祖弘忍說法於蘄州黃梅東禪寺有惠能者范陽人也少孤移居南海值家貧乏於市賣柴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

語心即開悟蒙客取銀十兩令充其母衣糧教往黃梅叅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六代祖有神秀上座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惠能聞之亦便知此偈未見

本性自作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来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深器之為之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

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来無令斷絕祖復言曰昔達磨大師初来此土人未知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六祖壇經有曰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又曰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

林子曰古人道盡大地是箇法王身盖字

宙內無非是氣之充塞無非是氣之充塞則無非法身之妙用也

又曰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又曰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

又曰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

又曰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又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又曰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

又曰常應諸相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又曰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

又曰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離念

又曰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

又曰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着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又曰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

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

又曰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

又曰凭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惡来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

上元元年甲戌武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之子即位後廢居房州十四年還居東宮七年復位五年

附則天順聖皇后 姓武氏名曌僭位二十一年

嗣聖元年甲申六祖惠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議論不已六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奥義請傳来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黄梅付囑何如指授六祖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脱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脱六祖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六祖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甚喜遂師事之

十五年戊戌天后聖曆元年 天后欲造大像用工凡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其工

狄仁傑上疏諫云臣聞為政必先人事陛下於群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侈繪畫盡工寶度殫於綴飾瓌琳竭於輪奐游僧一說矯陳禍福皆托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寶坊閭閻亦立精舍化誘所給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

又劫人財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煩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不堪雖斂僧錢百未支一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群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

既失田時自然棄本況無官助義無得成君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不納

林子曰後世但知莊嚴梵宇而不知莊嚴淨土但知莊嚴佛像而不知莊嚴法身惑之甚也若狄梁公之疏可謂切中奉佛者之病矣

十八年辛丑天后長安元年四月天后復詔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靡費巨億天官侍郎李嶠上疏略曰天下編

戶貧弱者衆造佛像錢現有一十七萬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生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現在果報

林子曰後世佞佛徼福者能辨未來因緣現在果報之旨亦必不窮民之力竭民之財矣

神龍元年乙巳帝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六祖

速赴上京六祖上表辭疾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通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何如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

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

僧志誠初參神秀後往曹谿質疑六祖曰汝師若為示衆志誠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六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林子曰六祖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為坐後人不識坐字而以為行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行禪之說余醒心集亦有卧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卧之間亦是坐也

六祖謂誠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誠曰秀大師

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
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
人六祖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
接最上乘人吾所說法不離自性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
亂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
昧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五蘊幻身幻何究
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六祖然之
永嘉僧玄覺來參六祖遶師三匝振錫而立

六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
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
常迅速六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
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六祖曰如是如是玄覺
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六祖曰返大速乎
曰本自非動豈有速乎六祖曰誰知非動曰
仁者自生分別六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
無生豈有意耶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
非意六祖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僧法海初參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
六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
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
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
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云即心元是
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六祖曰
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

願垂開示六祖曰惟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
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
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
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
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
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
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
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踴躍歡喜以
偈讚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

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
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六祖曰汝今後方可
名念經僧也
僧智通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
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六祖曰三身者清淨法
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
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
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
僧智常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叅禮六祖

六祖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
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
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大通嘗曰汝見虛空
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
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
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
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
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
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六祖曰彼師所

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不
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
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
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
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
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僧志道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

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六祖曰汝何處
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
為樂於此疑惑六祖曰佛為一切迷人認五
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
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斷虛假枉受輪迴
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
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
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
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

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

僧行思。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叅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六祖曰。汝曾作什麽來。曰。聖諦亦不為。六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六祖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六祖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

僧懷讓。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叅扣。

讓至禮拜。六祖曰。甚處來。曰。嵩山。六祖曰。什麽物恁麽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六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奥。後往南嶽。大闡禪宗。

僧志徹。遠來禮覲曰。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六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

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六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麽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無常義。

僧智隍。初叅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六祖弟子玄策。至河朔。聞隍名。造

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麽。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

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來謁六祖具述前緣六祖愍其遠來遂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後歸河北開化四衆

西域崛多三藏於六祖惠能言下大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三藏問曰孤坐何為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是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如何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

彼僧茫然三藏曰汝出誰門耶曰秀禪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

一日六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六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六祖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謂荷澤禪師

睿宗皇帝名旦中宗之弟在位二年

景雲元年庚戌夏四月帝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帝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二年辛亥帝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帝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

則天下理矣帝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帝許之

林子曰司馬承禎之學本之天隱子天隱子曰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汙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凝滯又曰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又曰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五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六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黄 暘校 盧文輝訂

唐

玄宗皇帝 名隆基睿宗之子 在位四十四年

開元元年 癸丑

二年 甲寅 姚崇上疏曰佛不在外求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慈悲行事利益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帝從之令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一萬二千餘人

林子曰漢武帝不知即心即道而入海求藥唐明皇不知即心即佛而造宇徼福文中子曰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京師之廣為釋氏之道場也大矣宮殿之美為道家之蓬島也華矣九重之上為老子釋迦之尊也至矣百官之富為道儒釋侶之衆也文矣況發慈悲即是佛子但能逍遥即是神僊清心寡慾身其康疆即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即是長生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成道作佛也

九年 辛酉 太史上言麟德曆寖踈日食屢不效帝詔一行禪師更造新曆奉詔推數立術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曆一行於癸亥十月制黄道儀成帝自為之銘詔安武成殿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一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有準立木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則自撞之皆略施輪軸交錯相持稱其為神功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愔曰

一行禪師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太初曆記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必有聖人以糾正之今年期差澌而行師造太衍以糾數家之謬則洛下閎之言不誣矣愔亦以為然

林子曰唐室之曆定於一行國朝之樂成於冷謙孰謂二氏之教而不用於時哉昔者軒轅為五帝之宗文帝統漢家之緒老彭為大夫伯陽為柱史甯封為陶正方回為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

殷馬丹宦於晉范公覇越而浮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生藏器於小吏是帝王卿相慕道以成僊者難以勝紀也裴相國之禮希運韓昌黎之禮大顛李刺史之禮藥山范文正之禮古塔主李文和之禮石門楊翰林之禮廣惠璉張無盡之禮雪峰悅于相國之見紫玉陳尚書之見睦州陸大夫之見投子是王公大夫參禪以作佛者難以勝紀也抱朴子曰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久治國而國太平圭堂居士曰諸佛以利生濟物為業謀國利民所濟大矣一政可以仁天下一令可以澤四海較之隱居山林區區飼一雀活一鱗仁者間矣

十二年乙丑李含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君父帝召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師也昔漢文行之躋民於仁壽之域若求生徇欲不亦難乎帝甚嘉之

二十五年丁丑春正月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

二十七年己卯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之服追贈弟子皆為公侯伯

林子曰文宣謚而祿山作亂戎服講而素衣出降犧牲麫而侯景逆謀豈三教之聖人非耶由道之非其道也

五月制天下僧尼並令祠部給牒僧尼之給牒自開元始

天寶十四載乙未平原太守顔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顔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懐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林子曰歐陽永叔謂顔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不免惑於神僊之說豈知忠義之節不從學道中來耶蓋學道之士以心為重而以身為輕故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也

真卿嘗語人曰吾早遇道士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亦異事也附録之

張順少事母孝嘗曰不孝不忠而學道求僊是猶舍舟楫而涉大川也仕為縣尉後竟棄官去

肅宗皇帝名亨玄宗之子在位七年

至德元載丙申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初帝為太子時與泌為布衣交嘗謂先生後隱居潁陽帝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帝大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帝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帝乃止

帝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絶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懐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乾元元年戊戌敕五岳各建寺選釋門耆德居之仍賜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為僧或納錢一百緡請牒剃度亦賜明經出身闢輔諸州

納錢度僧者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

代宗皇帝 名豫肅宗之子在位一十七年

廣德元年 癸卯

永泰元年 乙巳 元載杜鴻漸王縉三人為相。皆好佛。縉尤甚。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因果為有無。縉等奏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不能為害。所以祿山思明毒流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於是禁中立內道場。常引沙門百餘。饌供珍滋。有寇至。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傾權貴。京師良田美利。多歸僧寺。

林子曰。信如是也。則西方之佛。勝於三軍之帥矣。不能造福以安民。顧乃頌經以去寇。豈不惑哉。故何充符融之敗滅。齊襄梁武之災殃。實非奉佛之禍也。祿山被刺而流血。吐蕃不戰而退兵。亦非奉佛之福也。要之禍福在我。不由於佛。佛之妙義。實生於心。外心求佛。則報應之說。斯興矣。

德宗皇帝 名适代宗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元年 庚申 帝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四年 癸亥 初帝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以帝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贄論諫數百篇。皆切時病。可為世法。

貞元四年 戊辰 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

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所以亡也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之子在位一年

永貞元年乙酉

憲宗皇帝 名純順宗之子在位十有五年

元和元年丙戌

十一年丙申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渤曰然智常曰摩頂放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渤俛首而已

林子曰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邵康節收天下春歸之肺腑者是也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孟子塞乎天地之間者是也

帝晚節好神僊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以使之臨民者帝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十三年戊戌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帝遣中使帥僧衆迎之

十四年己亥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帝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拜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産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

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兒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

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貶愈為潮州刺史

林子曰不知即心即佛之旨雖羅什之於秦佛圖澄之於趙寶誌公之於梁猶無益於身心之學存亡之數也況佛之指骨其無益於歲豐人安也明矣退之一表古今稱快但退之不識佛而盛言佛之惡則非也後謫刺潮陽時三啓大顛帖縣奉迎者數矣其意又何為也豈乃今始知佛教之是而悔昔日之言之非耶余嘗謂退之雖聰明人傑文士者流其所以發之詞章者特一時率爾之言而是非相左者何限也故其論孟子也則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其序墨子也則曰孔子必用墨子墨

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又嘗以孔墨並言之則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何其言之先後不相比類其大顛所謂其守易改與周濂溪嘗有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歐陽永叔讀退之別傳而序之謂大顛非常僧也若別傳非深達先王之法言者莫能為也退之復生不能自改免觀濂溪之詩永叔之序則退之之學

可槩見矣然退之之學最為謬戾者以不
知性善之旨而有三品之說焉
愈嘗作原道篇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林子曰此孟子七篇卒章之旨也夫聖人之所以曠萬世以嗣續道統之傳者非他也一神之相為感也譬之一雌一雄而以形交者人咸習於所見以為常也至於鶴則雄鳴風上雌鳴風下而卵生者以神而交也然猶一雌一雄亦未足以為異也若水鳥之屬鳴也一雄而衆雌以水而交特一雄耳而衆雌之雛咸得陽以生不亦異乎然猶其匹類也嘗觀玉兎則望月而生孔雀則聞雷而孕不惟非其匹類而上天下地又且如是之絕遠矣然玉兎於月猶得而望之孔雀於雷猶得而聞之而孟子則曰由堯舜至於湯則聞而知之其亦以神之所為乎故神之所在無方無體無形交無形不交無一雌一雄無上天下地無前乎千百世之既往無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吾於是知以心感心以神傳神者聖教之大也若口得而言之耳得而聞之而曰聖人之至德要道盡在於是終歸於聞見之小矣故曰予欲無言
愈貶潮州遇釋氏大顛三上書求教大顛不赴忽一日自往詰之愈曰三請不來為甚麽不招而來大顛曰三請不來為侍郎不請自來為佛光顛嘗註心經有曰還識這箇〇麽大虛雖廣不能包其體日月雖明不能逾其光達磨云覓則遍法界收也不容針
又曰廓然無我自然到家
又曰到這裡方知佛法平等無有高下會歸一體無佛可做無衆生可度
又曰屋舍倒壞利子常存所以道皮膚脫落

盡惟有一真實又道大千俱壞這箇不壞

又曰有色有空墮落二見不見空色不被物縛

又曰動念即乖安排即錯

又曰眼是色不能見只是真空能見耳是色不能聞只是真空能聞

十五年庚子春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

林子曰余要旨書謂心屬火而色丹丹之義也故謂丹之能長生即言心之能不死也憲宗竟以服丹多怒而死於非命可謂愚矣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之子在位四年

長慶元年辛丑

四年甲辰春初栁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帝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皐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況無疾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言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帝善其言而求之不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帝崩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之子在位二年

寶曆元年乙巳

文宗皇帝 名涵穆宗之子在位十四年

太和元年丁未

武宗皇帝 名炎穆宗之子在位六年

會昌元年辛酉 呂洞賓岳兩舉進士不第因於長安道擬遊華山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長鬚碧眼自西而來亦憩此肆遂與共炊髯者親爨洞賓因就日昃瞌不覺睡着夢舉進士登科策歷任顯官奏對稱旨遂除翰苑入臺閣擢侍從俄拜執政居朝二十餘年偶上殿應對差誤被罪謫官南遷江表路值風雪僕馬

俱瘁。一身無聊。方自嘆息。忽然夢覺。髯者飯猶未熟。倏然嘆曰。黄粮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公安知我有夢耶。髯者曰。公適來之夢。富貴不足喜。貧賤不足憂。大抵窮通榮辱壽夭得喪。往古來今。皆如一夢。洞賓大悟。因拜曰。公真異人也。敢問貴姓。居何邦。髯者曰。吾乃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也。居終南山。公若省悟。可從吾去。於是師事之。遂得道。

林子曰。夢一也。但蝴蝶之夢。莊子遊方之外。而周公之夢。孔子遊方之內也。

施肩吾師事呂洞賓。傳受。後隱西山。常授其徒李文英十六字曰。一靈妙有。法界員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世罕知之。

林子曰。易曰。黄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氣。混合百神。譚真人曰。灝氣之門。元神之囊。呂純陽曰。窮取生身受炁初。張平叔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白玉蟾謂之念頭動處。陳沖素謂之元氣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此意到處。便見造化。此息起處。便是玄關。人一身。天地之正中。正此處也。天地循環。乾坤反覆。亦不離此一息。况所謂沐浴温養。進退抽添。自然密合天機。潛符造化。而不容吾力焉。故曰。火雖有候。不須時。些子機關。我自知。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明弦朔之節。無冬至夏至之分。無陽火陰符之別。無十二時中。只有一時之說。無三百日內在半日之訣。亦不在攢簇年月日時之說。

由是觀之。則道家之道。豈不易知。豈不簡能。後世道流。不識易知簡能之妙。妄意揣度。以何者為沐浴温養進退抽添。何者為子午卯酉。弦望晦朔。冬至夏至。陽火陰符。起種種心。生分別見。辨析愈明。去道愈遠。豈老子所謂無為之旨。自然之妙哉。王溪子曰。以正心誠意為中心柱子。斯言得之矣。

六年丙寅帝受三洞法籙。

宣宗皇帝 名忱憲宗之子在位十三年

大中元年丁卯

八年甲戌終南山有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伽梨。乃遍尋覓，則一獮猴披在巖間宴坐，又見群猴皆習定。間有坐脫者。今有五猴塔。帝聞其事，有偈贊云，嗟汝獮猴能入定，心猿不動幾千春，罷攀紅樹三冬菓，休弄碧潭孤月輪，雙眼已隨青嶂合，兩眉猶對百花顰，自從坐脫終南後，悟了浮生多少人。

林子曰。心本靜也，而世人謂之心猿者何也。蓋心之憧憧往來，如猿猴之性輕狂不定故也。後世不識寓言之微，而謂獮猴能習定也，惑矣。

九年乙亥帝好神僊，迎道士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集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十二年戊寅帝餌方士藥，已覺燥渴。

十三年己卯帝餌道士藥，疽發於背，八月崩。

林子曰，憲宗既為丹所誤，而穆宗襲為之，穆宗死，而宣宗復襲為之，不懲其覆轍，可見之迹，而信其誕妄無稽之言，則愚之甚也。

懿宗皇帝 名漼宣宗之子在位十有四年

咸通元年庚辰

三年壬午帝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疏諫，帝不能從。

九年戊子或問儒釋道三教同異於釋慧海，海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是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釋景岑居青原山，嘗曰，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裡，盡十

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或者以為若是其小與曰未也獨不曰須彌最大納於芥子乎林子曰山河大地皆吾妙用或者以為若是其大與曰未也獨不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乎要皆取喻之詞中庸語大語小之義也讀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僖宗皇帝 名儇懿宗之子在位十有五年

乾符元年 甲午

昭宗皇帝 名曄懿宗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龍紀元年 己酉

昭宣皇帝 名柷昭宗之子在位三年

元年 乙丑

後梁

太祖皇帝 姓朱名溫仕唐賜名全忠封梁王竟移唐祚在位六年

開平元年 丁卯

劉玄英以明經擢第仕燕王劉守光為相素喜性命之學一日忽有道人來謁玄英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玄英順風請益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旣竟累卵若浮屠狀玄英驚異之嘆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玄英大悟遂解印綬而去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

末帝 名友貞太祖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癸酉

老峰顒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麽還知起處麽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

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後唐

莊宗皇帝 姓朱邪名存勗先世仕唐賜姓李氏存勗襲父克用王職

位三年

同光元年癸未

明宗皇帝名嗣源克用養子莊宗遇弒諸將立之在位八年

天成元年丙戌譚景升好黃老嘗作化書授南唐宋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顧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屨而去齊丘奪為已有而序之人傳景升入水不濡入火不灼隱化青城山

林子曰不濡不灼蓋指神而言也既謂之神則無形矣無形則水安能濡而火安能灼耶他如儒之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道之所謂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釋氏所謂論覆則四生普蓋論載則六道俱承論聖則眾聖中王論神則六通自在亦皆指神而言也若言形則塊焉小爾又安能變化無方隱顯莫測耶

化書略曰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

又曰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

又曰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為彼孰為我孰為有識孰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

又曰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

又曰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

又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

聞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又曰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翱翔蒼蠅之營營無所不主也

又曰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中藏所以為珠玉之房

又曰夫蠮螉之虫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

又曰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毋而生蝤蠐

又曰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

又曰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萬物之情

閔帝 名從厚在位半年

應順元年 甲午

廢帝 名從珂姓王氏明宗養子初封潞王廢閔帝而自立在位二年

清泰元年 甲午

後晉

高祖皇帝 姓石名敬瑭唐明宗之婿初與潞王有隙乃借契丹兵滅唐在位七年

天福元年 丙申

四年 己亥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為道士通莊老之說上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上大其言延入內殿忽一日聞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一者萬事之本也能守一則天下自治矣上甚善之

齊王 名重貴高祖兄子在位四年

開運元年癸卯

後漢

高祖皇帝姓劉名暠字知遠仕晋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乃即位在位二年

乾祐元年戊申

隱皇帝名承祐高祖之子在位一年

元年庚戌

後周

太祖皇帝姓郭名威仕漢為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

廣順元年辛亥在位四年

世宗皇帝姓柴名榮太祖后兄之子太祖無嗣養之以承大統在位六年

元年乙卯彭曉少好修煉蜀主孟昶屢召問以長生久視曉曰以仁義治國名如堯舜萬古不死長生之道也

恭帝名宗訓世宗之子在位半年

元年庚申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六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七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黄　陽校 盧文輝訂

宋

太祖皇帝 姓趙名匡胤代周而有天下國號宋在位十七年

建隆元年庚申初華山隱士陳摶。周世宗召見禁中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為天子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世宗不以為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摶尤精易學有經濟之才歷五季亂每聞一朝革命輒顰眉數日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帝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帝召之不至。

林子曰世傳周濂溪太極圖受自希夷先生然乎非歟但希夷得之以遂華山之隱。濂溪得之以開道學之宗。此其有不同也。

二年辛酉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帝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

乾德四年丙寅春正月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子祀。

五年丁卯三月五星聚于奎

開寶二年己巳龍興觀道士蘇澄隱通老莊。年踰八十容貌甚少帝召掖升殿上問以養生之術澄隱曰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神凝太和。帝軒帝堯享國永年皆得此道帝嘉之寵賜殊厚。

三年庚午三月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帝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太宗皇帝 諱炅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

太平興國元年丁丑

雍熙元年甲申十月，賜華山陳摶號希夷先生。太平興國間，摶兩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見，帝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僊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號，放還華山，尋卒。

端拱二年己丑，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高二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林子曰：塗膏釁血，豈釋氏所謂慈悲之心哉。窮民之力，殫民之財，以此佞佛以徼福田之利，益亦末矣。

真宗皇帝名恒，太宗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咸平元年戊戌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之鴟尾。大赦改元。帝謂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内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緘書甚密，其書黃字三幅，詞類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天書之詐，王欽若為之計，既行，陳堯叟

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林子曰若王旦以美珠而不能異議固也而陳堯叟亦以經義附和取容朝廷之上皆若狂不亦重可嗟哉

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于泰山西南具威儀奉導跪授中使詣闕帝御崇政殿召群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

天書于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得其奏果與夢協旦等再拜稱賀於是群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林子曰女道士劉妙德治巫出入丁謂家謂嘗語之曰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遂以此欺其君與王欽若太山天書之詐一也故曰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則臣自表異君無見其欲君見其欲則臣自雕琢

二年己酉夏五月詔追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從祀兗國顏回為兗國公費侯閔損以下九人為郡公郕伯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為侯命兩制以上文臣為贊又封先儒左丘明等十九人為伯

林子曰封謚之崇事孔子者飾也神人之夢奉天書者心也

李沆有長者器頗通釋典尤厭榮利為相

所居湫隘庭之褊如家人勸治居第答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亦可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耶人生朝暮焉能久居巢林一枝聊寄足耳

五年壬子五月賜杭州處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三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為墓於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

賜謚和靖先生。

十一月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

七年甲寅春正月。帝謁老子于亳州大清宮。加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帝至自亳州大赦。

天禧三年己未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祐山。巡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迎入禁中。魯宗道孫奭知能所為。咸諫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

林子曰。天書之誕。至寇準亦借之以為召用之資也。惜哉。

召道人張無夢至京師。無夢好窮老易。篤孝聞於鄉里。及冠。遂入華山事陳希夷先生。多得微旨。帝嘗問以長生之術。無夢曰。臣野人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令講易。即說謙卦。帝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帝善其說。後召講。自撰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帝遣使賜金帛。皆不受。乞還山。復賜處士暢飲先生號。亦不受。

仁宗皇帝 名禎真宗之子 在位四十一年

天聖元年癸亥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地震。帝就大慶殿集僧道設齋醮祈禱。右司諫韓琦上疏曰。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尼庸

之人。繼日累月。喧雜其上。非所謂正法度尊威嚴也。

五年丁卯十二月。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巵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

以為生事且開爭端。帝問之道輔。曰毋漢使至彼。輒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帝然之。

林子曰。嗟乎嗟乎。豈特俳優者流。以仲尼為戲。以取媚於人而相為呰毀哉。

明道二年癸酉。劉昉初為丞相府卒吏。至是出為左殿直。歎曰。為吏徒勞耳。吾將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茲遊。乃屏居東都委巷中。又往郴州。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謂昉曰。吾燃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昉曰。異乎吾所聞。修行人以身為藥。以戒行為膏油。以方寸為燃器。照破一切無明。古有燃燈佛是也。

林子曰。此釋氏傳燈之旨也。以一燈之光。傳之數千燈。不熄不滅。而此燈之光固在焉。蓋神屬火。而火則以神用也。

杜衍毋笑張齊賢佞佛。一日衍呼醫者朱承事切脉甚急。朱謂侍者曰。汝先往白公。但云看楞嚴經未了。既而朱至。衍曰。所謂楞嚴者

何等語。乃爾耽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其不及孔孟。袖中出首卷與之。衍受而閱之。不覺終軸。忽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取讀之。悔其得之之晚。而謂齊賢之不我告也。

趙抃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閱道撞彩耳。

景祐元年甲戌。判官朱炎因讀楞嚴經。於真心明妙處有省。遂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

慶曆元年辛巳秋九月。以章得象監修國史。兼譯經院潤文使。韓琦充譯經潤文官。自是譯經潤文。降麻入御矣。

六月開寶寺舍利塔災帝遣中貴人取舍利迎入內廷供養頗有光景靈異合京王公貴人瞻禮爭施金帛重修復之起居注余靖上疏其略曰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燬況藉其福以庇於民乎昔梁武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

林子曰佛氏之教豈曰為人禳請以希福報哉若所謂報應之旨謂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與儒者之道又奚異也昔者鄭火而定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若韓琦余靖等疏亦子產修德意也

嘉祐四年己亥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摶源流最遠之才遂授雍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四卦圖像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

英宗皇帝 名曙濮安懿王之子在位四年

治平元年甲辰

神宗皇帝 名頊英宗之子在位十有八年

熙寧元年戊申

二年己酉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帝謂安石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

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哉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程顥嘗與雍

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嘗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雍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程顥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堯夫之詳也雍疾病危篤時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尋卒年六十七贈著作郎後賜謚康節先生顥嘗為雍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

誠矣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林子曰朱子曰邵子腹裏有這箇學故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又曰邵子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又曰其骨髓便是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是詩

予按康節詩曰聖人喫緊些兒事又曰弄丸餘暇時往時來又曰行已須行誠盡處此堯夫之所自得也所謂誠盡處者即中間些兒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是也程伊川乃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為道非能盡也由此觀之則是伊川不知弄丸之妙些兒之事矣當時堯夫何不與言乃直從而戲之曰且就平仄昔人謂其玩侮不恭不其然乎其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

風来面上吹。又曰。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其胸襟之灑落也何如哉。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又曰。尭舜揖讓三杯酒。湯武放伐一局棋。其雄視千古也何如哉。又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氲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又曰。讀書毋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實仲尼無知之妙。無言之境也。非不欲言也。不能言也。非不欲答也。

不能答也。然非實探天根之處。親詣恍惚之域。其孰能知之。至於疾革之際。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只是諧謔須臾而去。蓋通乎晝夜之道。而明於生死之故矣。

以張載為崇文館校書。尋辭歸。載居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呂公著薦載有古學。乃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載慕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東西銘。行于世

張載有言曰。釋氏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葉采乃以釋氏所云。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以註解之。

林子曰。釋氏以心性之不生不滅為大。而此身之生死。既已為之幻妄矣。而況於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許多塵緣。一

皆身外之物也。乃足以易其心性之大乎。故曰。惟有一真實。一真實者。心性不滅之謂也。

又曰。釋氏蔽於小也。幻妄人世。

林子曰。釋氏以普度徧濟為心。而謂之幻妄人世可乎。若普度徧濟。而有出於人世之外。謂之幻妄人世則可。若普度徧濟。而惟在於人世之中。謂之幻妄人世則不可。昔達磨不以中國之人世為幻妄也。遂踰

海越漢不遠而来豈不以老子之教既不
傳而孔子之道又不著最上一乘之旨可
不令中國之人共知之而共由之一花五
葉廣度有情令不斷絶以惠来世其用心
亦可謂大且遠矣

又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林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来爾東
坡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
敬然亦有為而言也故不戒慎而自戒慎

不恐懼而自恐懼者敬也朱子曰心存便
是敬若於不覩不聞而必欲戒懼焉則心
反為之動矣豈易所謂寂然不動之體哉

三年庚戌貶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常上疏曰
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
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
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帝詰安石常落職

林子曰王莽妄援周官以毒天下王安石
傅會經義以誤蒼生豈其六經乃先王經
綸之迹顧不可行於後世哉

四年辛亥二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
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既而
安石請廢春秋儀禮從之

學士刁景純問達觀禪師佛教於世間何用
觀云日用少不得云作麼用觀云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云干佛什麼事觀云若不干佛事
將何為見聞云自有眼耳在觀云雖盡一切
人佛皆有耳目只為無佛了不能見聞佛是
覺義為有正覺號之為佛若無正覺盡是邪

解

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王安石嘗言
春秋為斷爛故貢舉不以春秋取士至是帝
命復之

五年壬子周敦頤知南康軍敦頤博學力行著
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
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為南安司理時通
判程珦以其學為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

業焉敦順既至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林子曰宋儒惟周子識誠字通書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誠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間之則不可謂之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通書又曰誠無為幾善惡所謂無為者蓋得之天者本寂然而無為也而幾之所動則善惡始形矣釋氏謂之真空老氏謂之能無知乎孔氏謂之吾有知乎哉此正寂然無為之旨也吾嘗謂周子之學得其大矣呂氏童蒙訓謂周子之書用意高遠豈周子之學專務於高遠哉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吾恐周先生之學非二程之所能究其微也而謂非全資於周先生者則吾不知矣

愛蓮說略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者焉

林子曰周子愛蓮之本旨以喻心也予華子曰心之精為火其色赤其狀如覆蓮故釋氏之所以有取於蓮者以心之不染塵故也

時佛印禪師寓居鸞溪之上敦頤謁見相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得謂無心是道佛印云疑則別參敦頤曰參則不疑畢竟以何為道佛印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敦頤心醉一日忽見窗前草生意勃然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佛印云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窗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佛印和云大道體寬無不在何拘動植與飛潛行觀坐看了無礙色取聲求心自厭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追媲白蓮故事

林子曰朱子謂濂溪拙賦雜以道家語今即佛印事而玆觀之則二氏之學亦濂溪之所不廢也

六月頒王安石所修詩書周禮義于學官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焉

太史黃庭堅訪道於黃龍釋晦堂心心遂舉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公如何會庭堅擬議心曰纔擬議便成剩法庭堅箋注至再心

不然其說時秋香滿院心曰聞木犀香乎庭堅曰聞心曰吾無隱乎爾庭堅領解曰迷時今日如前日悟後今年非去年喫飯着衣誰不會何須要會祖師禪心領之

或諷釋晦堂心不當以儒書採佛語心曰若不見性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是見性魔說狐禪皆為密語

富弼鎮亳州聞華岩顒禪師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顒為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

旋公微有得乃趨函丈會侍僧請為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弼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心要及致仕居洛以頌寄釋圓照云因見顒師悟入深齋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日對靈光與妙音書曰弼留心祖道爲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雖久聞盛德而無由瞻謁昨幸出守亳州與顒師相遇幾一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其於楷磨淘汰則殊未有功衆病相仍

昏鈍難入弼雖得法於顒師然本源由老和尚而來更望垂慈攝受速賜接引未至令至即為南岳下龐蘊百丈下裴休何以異哉

九年丙辰王安石捨宅建寺為子雱薦冥福

林子曰史載王雱陳三十策以陰佐其父安石必行新法民怨不恤此其罪大也若有報應之事必罹不祥之災捨宅建寺可得免乎其愚甚矣

張用成少修道著悟真篇筆有言曰道家以

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略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略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于西方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為最上乘法故號曰金僊釋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鍾離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為根豈知此寸神僊訣不在三千六百門亦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滅度之意也

林子曰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由是觀之則理是性命之理也明矣而儒者乃以理性命列而三之者何耶蕭廷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為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為性之樞矣

馬自然少習修真煉氣之方至年六十四始遇劉海蟾為演金丹之秘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夫能抱元守一回天關轉地軸則陰陽會而乾坤合矣於是開坎離之戶使龍虎交噬入戊己之變化此天上之靈寶妙中之妙也是法者人皆有分焉惟其識昧神昏沉湎愛欲或有知之而未達者乃閉息孤坐存神入竅漱津則嚥唾導引則勞形辟穀則中餒吐納則召風邪外荒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丹夫如是則中不煉而神不存矣爾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精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道

林子曰以淫陰丹謂之內荒以燒鉛汞謂之外荒至於吐納召邪辟穀中餒等數言亦足以破道流之迷矣若夫天關地軸乃天根月窟之義也

元豐元年鈸司馬光嘗作釋氏解禪偈曰文

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而解之若其果然則中國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所知一曰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期長戚戚是名阿鼻獄二曰顏子安陋巷孟軻養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三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四曰言爲百

世師行爲天下法久矣不可掩是名不壞身五曰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

林子曰温公雖不識佛而此言乃與佛旨暗合若隱語相迷大言相勝又切中後世學佛者之病也文中子以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中國則滯余於是知文中子之言悖矣夫既曰聖人則人之至也而神道設教之下顧不能通其變以宜中國之民哉

二年耙春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

林子曰明道嘗有言曰若不能存養只是

說話今之學者不鼓舌飾詞以欺世盜名者誰與然明道一團和氣亦惟以誠心感人雖執拗如安石猶且爲之愧屈此其誠能動物亦一世之儒也若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害亦經孟氏闢之所以廓如也今於佛氏姑且未論而老子之學孟子何不辟而闢之可謂無其故乎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中矣夫如是則孟子何不究其害

之所由生而辭而闢之耶且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可乎唐韓退之亦有言曰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並世而生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歟若定性論一篇內外兩忘廓然大公等語是明道之學蓋得其大矣

程顥遺書嘗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又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似當有助

又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又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曰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

又曰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又曰世事與我了不相關

又曰張天祺不思量事強把此心來制縛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字所制縛

林子曰程子曰彼釋氏之學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葉采解之曰絕倫滅理何有於義豈有敬以直內而不能義以方外耶且釋迦釋氏之宗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周武帝亦嘗譏其不淨也以此謂之絕倫滅理可乎又曰釋氏本怖生死豈知其乃至無老死而顧以生死為怖耶又曰彼固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豈知釋氏以了性為大而出家

者多寔非佛教之福也故六祖曰剃髮出
家於道何益又曰盡心知性彼所謂識心
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豈知
盡心者寔聖人無心之大而存心者乃學
者操守之功哉以盡字對存字看便明白
若所謂養性者猶有待於養與聖人之知
性而性自我立者自不同也所謂事天者
猶有待於事與聖人之知天而與天為一
者自不同也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七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八

門人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黄 陽校 盧文輝訂

宋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之子在位十五年

元祐元年丙寅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林子曰伊川嘗有言曰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豈孔子一貫之旨哉乃子貢多學而識也然其操守之嚴力量之大不可少也

頤一日講顔子不改其樂章講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

林子曰春秋之季天王之相咸稱曰周公召公而謂季氏富於周公者蓋言諸侯之大夫而富於天子之宰相也說者乃以周公為周公旦誤矣若周公旦之聖人必不積財以為富而論語顧可以富稱之耶

頤入侍容貌極莊時文彦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人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林子曰伊川此言蓋欲以師道自尊也

頤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不說

林子曰若為人臣者能使其君樂於受諫斯為善諫矣

呂公著晚年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司馬光博學有志行獨不喜佛公著毎勸其留意且曰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

習為方外人也自以儒服衣冠燕語講道未嘗為沙門讖發語獨於先佛祖師之言掇其至要而識之大率以正心無念為宗光然之

二年丁卯春正月詔毋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

林子曰老子尚矣若莊列寓言雖云玄悟超拔然習其詞而不領其意其不流於縱恣者幾希以此取士吾恐竹林之徒輩出矣如誦其書而契其秘其為心性之助豈少我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以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林子曰朝廷不可不尊師道不可不重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嫉之每加玩侮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

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

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豈日呂公著以順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豐熙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

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順之論釋氏也則曰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葉釆乃援釋氏所云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以註解之謂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滅絕

林子曰此正釋氏有體有用之學也或者以塵幻固也而根亦有幻歟根幻固也而心亦有幻歟林子曰心本寂然不動而憧憧往來便是幻也心本廓然大公而私意一生便是幻也在儒者則以聲色臭味為心之幻為根之幻在釋氏則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心之幻為根之幻塵之幻起於根根之幻生於心故心幻則種種皆幻心不幻則種種不幻儒者所謂人須要識真心釋氏所謂常住真心幻心亦滅之旨也

順之論神僊也則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

有之又曰修養之所以永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裡則有此應

林子曰白日飛昇乃黃帝僊去唐堯神氣歸天之意也且生人之命有所懸矣而引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乎三皇之萬餘歲彭鏗之八百皆誕也余醒心集亦有詩曰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余嘗自謂此詩非迂也昔有語導氣者問

於程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言得之盖三教之所同也

順門人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静坐伊川毎見人静坐便嘆其善學

林子曰上蔡嘗曰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

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余嘗謂心性一也性之既萌即為心心之未萌即為性若釋氏所謂常住真心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此言心即性也釋氏之所謂明心了性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又分心性而言也尭舜之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專指心而言也商書之所謂維皇降衷若有恒性專指性而言也然心之所向之謂意心有所向便是幻心故釋氏所住者

真心所滅者幻心幻心既滅則真心自存真心既存則真性自復若夫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此則上蔡之所自得也朱子嘗謂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以余論之上蔡徒好佛而寔未知佛也

顯道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嘗別一年而来見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喜曰是子可謂力學切問而近思者

游酢好為禪學呂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定夫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嘗

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以為不然也

林子曰不惟儒者之所以破佛乃佛書不以為然而釋氏之所以學佛亦佛書不以為然也惟其學之者不得佛之大故其詆之者多失佛之意

馬伸自務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時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伸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鋭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伊川初以其非時恐貽累伸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伊川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而不顧也

林子曰御史林希附麗章惇欲誣擊程伊川時伊川之徒邢恕言于哲宗曰臣於程頤嘗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頤斬作千段臣亦不救其視馬時中聞道雖死之言相去何如耶

侯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来耶侯師聖嘗有言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

三年戊辰夏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公著作相好佛士大夫競往叅禪寺院中入室升堂者皆滿當時號為禪鑽

紹聖元年甲戌釋志添遊京師徐國大王問如何是佛法底事志添云見性即是王曰如何得見性志添云不離十二時中行住坐卧皆是古佛道場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

靖國元年辛巳

崇寧元年壬午陳瓘立朝骨鯁有古人風嘗祭

釋靈源云空實無花手拈者譏飲光眼笑不墮世機及考其舊閱儒佛等書有數千萬言如珠丈取火於日鉛炭出金於鑛皆應手自然之妙璀奏議有曰儒與釋老迹異而道同儒是也善用者用其心如我祖宗是也用其不善用者用其迹如梁之尚齋戒漢之求神迹則滯滯則可得而攻用其心則通通則無得而議漢梁之迹可得而攻也祖宗之心孰得而議焉用老子之無為而斯民休息用釋

氏之饒益而天下莫爭此祖宗已試之效也老子曰知者不言釋氏曰止止勿說孔子曰默而識之此祖宗之所躬行豈有言之士所能擬議哉

二年癸未二月詔釋惟岳詣慈德殿岳嘗有言曰只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並須同去見佛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

林子曰山河大地即我我即山河大地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須到得充塞兩間收春帡幪地位然後方能見性成佛

以荊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五年丙戌呂希哲少從二程先生遊學問日進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顒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却佛學希哲曰只為見得太近

政和四年甲午陳楠嘗作丹基歸一論其畧曰一者金丹之基也實千經萬論之原千變萬化之祖也以要言之天魂地魄即日精月華也紅鉛黑汞即金精木液也烏兔即龜蛇也馬牛即龍虎也硃砂水銀乃黃芽白雪之骨也丹砂秋石乃白金黑錫之由也別之為男女夫婦體之為金木水火類之為青幽徐機象之為乾坤坎離或曰河車者或曰黃舉者

或有言交梨火棗者。或有言金砂玉汞者。又如丁翁黃婆之名。嬰兒姹女之號。折為黑白。分為青黃。有如許之紛紛。其實陰陽二字。是皆一物也。又如守一壇。戊巳户。玄關一竅。玄牝之門。神水華池。鉛爐土釜。硃砂鼎。偃月爐。中黃宮。丹元府。神室氣府。關元丹田。呼吸之根。凝結之所。此又皆一處也。復如冬夏二至。春秋兩分。卯酉甲庚。弦望晦朔。子午巳亥寅子坤申。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一年交合。一月週廻。離坎之時。兔雞之月。乾巽之穴。二八之門。朝屯暮蒙。晝姤夜復。人不知以為果須依時按節。推氣測候。分折數法。准則銖爻。故日視土圭。夜瞻刻漏。謬之甚矣。又豈知周年造化。乃周身之精氣。日夜時刻。乃精氣之變態耶。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金丹也。金丹即道也。

林子曰。丹即心也。心即道也。金之經萬劫而不壞。即道之歷萬世而無弊也。

水丘子。始業儒。已而遇至人有徐文中者。見水丘子再拜求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為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文中大悟。

薛道光嘗為僧。遇道人石得之。受口訣真要。遂幅巾縫掖。不復為僧。後解悟真篇傳於世。

林子曰。此可見道釋之道一也。未聞道。則祝髮出家以為僧。既聞道。則縫掖在家以混俗。或問在家出家之旨。林子曰。心靜。則身在家而心猶出家也。心雜。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

劉元道。少慕莊老。賦性雅淡。金人犯闕之後。有溺於浮屠者。問云。主上好道如此。金人犯闕何也。元道曰。梁武舍身為僧奴。竟不免侯景所迫。是亦事佛所致耶。

六年丙申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善妖幻大言。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宣和元年己亥召楊時為秘書郎。時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于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

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甯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甯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

宗保晁迥。嘗遇方士劉惟一。訪以生死。劉曰。人常不死。公駭之。劉曰。人死性不滅。

欽宗皇帝 名桓徽宗之子在位二年

靖康元年丙午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病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不欲留。賜號遣還。

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蠹國害民。幾危宗社。實安石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帝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時言。群論藉藉。於是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時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

林子曰。二氏者流。去釋老遠矣。余每非之

曰此非釋老之教不信也儒門者流去孔子遠矣余每非之曰此非孔子之教不信也又況習王氏之學以取科第以顯榮其身苟與之言其不見信也宜矣。

楊時與釋東林總友善時每謂總曰禪與儒雖高與儒學未有所得總曰儒學緊要處也記得此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箇什麼時默然總又與時言十識第八菴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性善則可謂能探其本言善惡種子乃是於善惡未萌處看時然之於是服膺

羅從彥初為愽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二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

林子曰仲素有言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殊不知老子芻狗之言順事無情因物賦物天地聖人之大也老子又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聖人之憂不與天地同也要之聖人之言各有攸當安可執一言而遂訾之竟不原其意之所在耶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之子 在位三十八年

建炎元年丁未帝幸維楊詔釋克勤詣行在引對時軍國多故有司未暇習儀帝遣八輩翊克勤升殿賜坐顧問佛法詞旨明亮帝云朕一一記得聆過泗州見普照佛心長老稱是師弟子朕亦素知師道高妙可得聞乎克勤云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光澤雖草木昆虫各得其所此佛祖所傳之心法

也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帝大悅賜號圓悟

二年戊申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性空妙普庵主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普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普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普如常齋畢乃曰孰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普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

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筯飯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亂離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普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賭普見佛不拜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普曰家無二主

白雲寺端禪師開堂以示衆云昔者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

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是麼分付將箇是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為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諸人還識得麽若也不識為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然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

李侗初從羅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從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絶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林子曰李延平嘗有言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怨尤而已故其教人也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若不知靜中有箇主宰存養工夫徒守章句苟免怨尤豈儒者之大哉

紹興元年辛亥以王蘋為秘書省正字蘋師事程顥孫公祐薦之於朝帝召見除秘書省正字因言於帝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徒事章句文義帝王務求其要措之事業苟得其要舉而措之無難也

林子曰儒者之學豈徒從事於章句文義間耶道流胡隱遙嘗對唐太宗曰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釋流求那跋摩謂宋文帝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蓋不知自根自本之學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七年丁巳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既知永州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氏之學上疏爭之公輔與中丞周

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欲貶安國嘗答曾鞏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為障而於用處不知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

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撿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前塵為妄想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何哉

林子曰聖人之盡心知性則知天矣其次則存心養性以事天也惟其分量不同故其見解因之以異其曰理障者是內不能忘也曰事障者是外不能忘也四端莫大於仁而普度倫濟所謂怵惕惻隱之心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而娶耶輸氏多羅亦未嘗斷絕綱常以廢倫續也物物而察子貢之多識也一以貫之曾子之得傳也釋氏之所謂塵者不淨也即儒者之所謂欲

殄滅妄想則復無妄矣故曰宗門要妙兩不相妨

八年戊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又謂趙鼎曰安

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又曰頃陳公輔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為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也

林子曰余嘗謂高宗能不用秦檜之議以復不共戴天之讐斯其為知春秋之大義也徒習其詞亦奚益哉然春秋仍魯史之舊文而筆削之其義自見後世往往索之

太深而聖人之心不白矣

尹焞在侍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焞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焞曰衆人皆迎我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又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

林子曰受業於程氏之門者衆矣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而二子俱好佛今尹焞亦儒者見觀音之賢誠敬而拜之又日誦金剛經一卷豈無謂哉蓋有見於釋氏之學與儒者不異也或曰日誦金剛經一出於母命不敢違也林子曰佛之道果邪也則金剛一部乃邪人之語耳其母所訓是亂命也亂命其可從乎

尹焞在經筵時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歎然但拱手安足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然恐

亦只如此也

林子曰此亦佛書所謂奉戒持律也要之拱手安足以檢束此心也誦習經書以維持此心也

孝宗皇帝（名眘秀王之子高宗立為太子在位二十七年）

隆興元年（癸未）召張浚子栻赴行在以為右文館修撰栻穎悟夙成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分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也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張栻見萬庵頴禪師曰道之所在可以心寓不可以力求師謂如何頴曰曾醫少病栻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又作麼生頴曰知有還同不知有栻曰正當知有時如何頴曰聞聲見色只如常栻豁如

呂祖謙學以關洛為宗少辯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

可為後世法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乾道九年癸未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屬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後就學焉及舉進士為同安主簿歸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

林子曰延平答問有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姑負此翁耳又曰熹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言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所歸又嘗答何叔京曰李先生教人

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劉子翬太師忠顯公韐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朱熹從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

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胡憲安國從子。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頫。二人往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已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
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還崇

安。卽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胡憲劉子翬日相往来講論。學者號為白水先生。
淳熙十五年戊申。周必大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帝嘉納之。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之子在位五年
紹熙元年庚戌

四年癸丑。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擴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
以朱熹知漳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待制陸放翁。問靈隱松源岳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岳云。既是心傳。豈從聞得。放翁領解。
五年甲寅。禮部侍郎楊傑。從天衣懷禪師遊。懷每引老龐機語。令研。後奉祠泰山。雞一鳴。覩日如盤湧。大悟。因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別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懷。懷大稱善。
林子曰。唐龐蘊在家修行。故號居士。釋氏

所云四衆之優婆塞者是也。嘗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坐。共說無生話。夫在家之所以異於出家者。以其無念為宗。內不失乎心性之大。而嗣續為重。外不悖乎人道之常也。若龐蘊者。誠能男而婚之。女而嫁之。然後超然方外。了此無生。上則為釋迦靈山之會。次則為向平五嶽之遊。不亦善乎。然不剃不染。雖云在家。而不婚不嫁。何異出家。昧綱常之本。徑邪迷之路。使釋迦之道不著。余於在家之龐蘊。有餘憾焉。龐蘊又有言曰。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夫神通妙用。既不妨於運水搬柴。而無生至理。獨有礙於男婚女嫁邪。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八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九

林鳴陽編　林兆誥選

門人黃　陽校　盧文輝訂

宋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之子 在位三十年

附元太祖 姓奇渥温氏名鐵木真蒙古人為部長諸部來降即 帝位二十二年

慶元元年 乙卯 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

林子曰。黃裳天下一人之對。寔未若韓侂胄事魔駕誕之論。更足以見朱子之賢者。何也。盖韓侂胄不善之尤者。為不善之尤者所誹訕。則我之善益彰矣。故曰。不如不善者惡之。

二年 丙辰 韓侂胄令沈繼祖誣論朱熹十罪。且言熹剖竊程顥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通州。元定生而頴異。既長。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會偽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

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踰年卒。學者尊曰西山先生。

三年（己巳）王處一學道居牛僊山。聞王重陽至、即詣全真庵、請為門弟子。重陽知其為玄門大器、遂授以道。後隱雲光洞九年、鍛鍊心地開明。金主聞其有道術、徵見於便殿、凡有所對、莫不允合。金主謂曰、先生凡有所問而必知之、何也。處一曰、偶然耳。金主曰、無讓朕頑闇之處。一曰、鏡明猶能鑒萬物、而況天地之

鑒。無幽不燭。何物可得而逃。所謂天地之鑒、自己靈明之妙也。金主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其兆必先、先生之謂也。

林子曰、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此自己靈明之鑑也、

六年（庚申）時攻偽學日急、而朱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及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門人黃榦。

林子曰、或問朱子之託、林子曰、朱子嘗答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躭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

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又答張敬夫曰、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貫了、直是

意味深長也。

朱熹嘗曰皇極經世書云先天圖者環中也謂中間空處是也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而太極居其中也在易為太極在人為心

又曰伏義以上無圖書有天地自然之易

又曰五居中央為天地沖氣

又曰鬼神屈伸往來只是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人自不見爾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於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又曰程子以伯有為厲別是一理謂非死生之常理也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此語窮理煞精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林子曰未發之蘊太極之微先天之易鬼神屈伸之情狀此朱子見理之學也

又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又曰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又曰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

又曰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林子曰敬靜之說無事之旨涵養之先自在之趣此朱子心得之學也

又曰蔡云上蔡也雜佛老又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

林子曰若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宋儒之卓然者亦喜佛老如此故得其道者則為儒門之領袖不得其道者則為二氏之異端

開禧三年丁卯元太祖二年丘處機少好道聞王重陽在寧海全真庵即往師焉後隱終南載揚祖教元太祖召見問以至道處機曰道人治心之功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為夫道人一身耳治心猶難矧天子富有四海日覽萬幾治心豈易哉

林子曰堯舜兢業萬幾猶然允執厥中蓋明於即事即心之旨也

嘉定十七年甲申以魏了翁為起居郎。閣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改起居郎。

理宗皇帝 名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𤍠之子在位四十年

附元太宗 名窩濶台太祖之子在位十三年

定宗 名貴由太宗之子在位三年

憲宗 名蒙哥太祖之孫在位九年

寶慶元年乙酉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提舉萬壽宮。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梁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者衆。

二年丙戌贈金州教授陸九齡官謚。九齡幼頴悟端重。性周謹。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歲選子弟。分任家事。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與兄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九淵生而頴異。年三四歲。問其

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學者稱為象山先生。初九淵與朱熹會于鵞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来往。論辯不置焉。

九淵語録曰。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以成其私耳。

林子曰。釋氏之所以出離生死者。以生死之大不足以入其心也。夫生死之大不足以入其心。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一矣。此君子之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故天地之一晝一夜。日月之一代一謝。四時之一春一秋。鬼神之一屈一伸。人物之一生一死。皆自然而然也。釋氏之所以出離生死者。亦惟明其自然之故耳。

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林子曰。或者以為儒之六經。道之五千言。釋之心經金剛經。皆有訓解。玩味之久。當有開悟從入處。殊不知三氏之經。皆吾心之註釋也。心有未明。安能明經。李延平有言曰。以常人之心。輕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蓋為後世之註經者言也。

又曰。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

又曰。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林子曰。仲尼適周。問禮於老聃。是其師同。故其言亦同也。

又曰。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通疏。

林子曰。朱子之患。在於註訓之太早。而伊川之失。在於檢束之太嚴也。或者以檢束之嚴。果足以病道與。林子曰。心本活潑。道曰自然。故外無安舒之適。則内無自得之真也。帝堯之安安。文王之雝雝。孔子之申申。自能與心而相忘。與道而為一矣。

又曰。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

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
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
了此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
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林子曰朱子晩年嘗答陸象山書曰邇年
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時支離之病
甚恨未得從容議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
有異同否耶

又曰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
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
此意
又曰告子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做
林子曰心本活潑若操持堅執則非天然
自在之初矣
紹定五年壬辰白玉蟾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
言成章文不加點嘗有言曰世人執着藥物
火候之說以為有形有為而不能頓悟也夫
豈知混沌未分以前烏有年月日時父母未
生以前烏有精血氣液道本無形喻之為龍
虎道本無名比之為鉛汞
又曰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超出萬幻確然一
靈
又曰三毒無根六欲無種頓悟此理歸於虚
空
又曰心者神也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
藥而成丹者即是以神御氣而成道也

又曰形中以神為君神乃形之命神中以性
為極性乃神之命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
性此謂歸根復命
又曰天地未嘗乾坤而萬物自乾坤日月未
嘗坎離而萬物自坎離
端平三年丙申元太宗八年元人初破許州獲金軍
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
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
焉繼拔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

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言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學焉

資政殿學士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帝嘉納之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丰釆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

真德秀問僧六波羅密菩薩修行之漸必有理在僧曰此六波羅密分為前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俱有漸次階級猶聖門教人以下學為先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德秀喜曰今所謂前之三者猶充實之謂美充實光輝之謂大後之三者猶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後為徑山三塔記云權形雖謝真體弗移誠非章句之儒所能道也

嘉熙三年己亥以陳子塤為國子司業塤史彌遠之甥紹定中為太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至是為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淳祐二年壬寅朱橘嘗遇一道人手握一橘朱橘乃拜而問之道人因為之說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者為不能了此心耳了心則見性見性則去聖不遠矣橘恍然自失厥後茹葷肉食一無所忌嘗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異爾吾但心與道冥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外有身故非

世俗所得而知也

林子曰天地之元會運世者息也四時之春夏秋冬者息也日月之往來代謝者息也渤海之潮汐盈虛者息也是天地四時日月渤海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初祖達磨曰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𡋯轉如是經百千億萬卷程伊川曰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此三教之所同也若所謂身外之身釋曰

佛道曰僊儒曰聖是也

陳顯微嘗作周易參同解及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其言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為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為寒暑

又曰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為吾之精神魂魄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

林子曰凡屬於天者皆吾之氣也凡屬於地者皆吾之形也夫屬於天者皆吾之氣則吾之氣復還於天而氣安有壞屬於地者皆吾之形則吾之形復還於地而形亦安有壞故曰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又曰孰為生孰為死

又曰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為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為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

此永不輪迴不受生之妙用也

又曰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

又曰蓍之與龜本枯莖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蓋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可折不可合不可踰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亦不可折不可合不可踰

不可思也易不云乎著之德員而神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度宗皇帝 名禥理宗之姪在位十年

附元世祖 名忽必烈憲宗之弟滅宋而混一天下在位三十五年

咸淳元年乙丑

六年庚午 元世祖至元七年 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世祖嘗令受帝師西僧八思巴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

七年辛未 元世祖至元八年 元以許衡為國子祭酒衡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析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

恭宗皇帝 名㬎度宗次子在位二年

德祐元年乙亥

端宗皇帝 名昰度宗長子在位三年

景炎元年丙子

帝昺 名昺端宗之弟在位一年

祥興元年己卯

元

世祖皇帝

至元十六年己卯 張弘範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

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為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孛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二王之立所以為宗廟社稷計耳孛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怒命囚于獄嘗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光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

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死生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十九年壬午殺故宋丞相文天祥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帝欲用之天祥不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欲取

文丞相乃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

二十六年 己丑 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至燕死之初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盍棺事始定天祐曰強辭枋得不食二十餘日當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枋得平生無書不讀嘗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揭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為謝侍郎也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在位十三年

元貞元年 乙未

劉順真之學本於淨明忠孝見於真履實踐語錄有曰大忠者一物不欺大孝者一體皆愛

又曰何謂淨不染物何謂明不觸物不染不觸忠孝自得

又曰只要了得核中有箇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才動根生幹長都出自然

又曰人事盡時天理自見

又曰至誠一念未動以先一念纔動便屬後天

武宗皇帝 名海山順宗之子在位五年

至大元年 戊申 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之弟在位九年

皇慶元年壬子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之子在位三年

至治元年辛酉

三年癸亥右丞相拜住言吳澄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遂以澄爲翰林學士澄經傳悉通貫用力聖賢之學成宗元貞初澄游龍興時元明善爲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

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澄嘗爲學者言朱子於其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爲本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顯宗之子在位五年

泰定元年甲子

四年丁卯趙宗子友欽幼遭劫火早有山林之趣遇張紫瓊授以金丹大道嘗有言曰道家以妙有真空爲本多借喻曰朱砂水銀紅鉛黑汞姹女嬰兒丁公黄婆黄芽白雪等類近於著實致令迷人妄亂猜度學人將以是而非者執以爲有却謂金丹是凡外藥滯於有形滓質採戰織行而終莫悟真空之妙釋氏以妙空不空爲宗多喻之曰狐孫狗子露柱刹竿黄花翠竹棒佛花草燈籠佛殿西江水趙州茶等類全無意義使人不可解悟學者思之不得議之不及遂云禪教因執爲無流爲頑空靜坐入定出神而終莫悟不空之妙

林子曰嗟乎嗟乎豈知硃砂水銀狐孫狗子等語本以明道而今反以晦道亦可悲矣然妙有真空妙空不空與夫盡性至命之旨執中一貫之微曷嘗有不同耶要之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武宗之子在位半年

元年戊辰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明宗之弟在位五年

天曆元年戊辰

二年己巳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剌思為帝師帝師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孛木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栗然

至順二年辛未陳致虛師事趙緣督得金丹妙道嘗有言曰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大道歌云神是性兮氣是命達磨西來直指明心見性成佛是三教之道皆當明性與命也孔子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六祖教旨亦云日與月對陰與陽對是三教之道皆不出乎陰陽二物之外也孔子云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佛云無上真實衆妙之門是云三教各門而同歸者也

又曰綱常之道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脩煉之道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無為而無不為為之而有以為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頑坐守性持齋坐禪之道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

林子曰上陽子嘗註悟真篇而惓惓於命以術延之旨取譬褒謙命意又玄終不免鑿駁斯人之視聽矣白玉蟾曰我今若見張平叔直把悟真篇罵倒豈無謂哉然判惑歌一章真足以判道流之惑又不可少也其略曰聰明的談性理橫言强辨惟他是性與天道有誰明顏子坐忘曾子唯讀大學講中庸不偏不倚朱文公正心誠意求章句誠意元非章句中

黄元吉師事劉玉真傳淨明忠孝之旨嘗有言曰真者一真無僞人者異於禽獸淨明教

中所謂真人者非謂吐納按摩休糧辟穀而成真也只是懲忿窒慾改過遷善明理復性配天地而為三極無愧人道謂之真人

又曰人生十六歲為春十六歲為夏十六歲為秋十六歲為冬通成六十四歲以配六十四卦當春夏之年體元亨之義元者始也元氣渾淪宜善保護亨者通也元氣宜通以淑其後至秋時宜漸收斂冬時尤宜深藏若不獲已於秋冬之時方有嗣息然亦貴有樽節念念以景迫桑榆為懼耳

林子曰黃元吉春夏秋冬之喻惓惓於嗣續綱常為大者此天下之達道而三教之所同也

寧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在位二月

元年 壬申

順宗皇帝 名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在位三十六年

元統元年 癸酉

至正二年 壬午 學士劉謐作平心論有曰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膠膈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為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偽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為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林子曰平心論嘗曰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余則以為正而未有不尊尊而未有不大者也宋孝宗原道辨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余則以為治世而未有不本於治身治身而未有不本於治心者也若李士謙之所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張商英之所謂儒療皮膚道療血脈佛療骨髓亦豈知三教之道

同歸而一致哉近世有好持論自竒者謂一日之間能寂滅者佛也能虛無者道也能事事者儒也豈不以三教之道合之一人之身隨時而為儒隨時而為道隨時而為釋余則以為三教之道混於一身之內無適而非儒無適而非道無適而非釋蓋能寂滅便能虛無便能事事也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九

三教會編後序

吾師三教先生抱不世出之學而會千古不傳之秘使三教之理昭然復明於世兆詰不才亦以同氣之愛而修門弟子之禮領受心學者十年于玆矣每見先生之書若林子若醒心詩若要旨無不歡悅而心領之然其書固已刊布以與天下後世共之若去歲夏秋之間又有三教歷代會編之作則先生避暑於天心樓之所論著者

道兄林鳴陽供編輯之任黃陽任考校之勞兆詰亦時以師命服勞其間無非所以嚴異端之辯會合一之理使似是之非異同之謬不足以為天下後世惑也書方就錄遂有倭夷陷城之變兆詰寔痛斯集之不傳使天下後世之惑終不釋乃以繩挾是集於左袖而右手扶吾母至經百死而無恙者豈天意欲使天下後世之不終惑故保護是集於寔寔并我母子之身而全

之。此非獨兆詰之幸。抑亦天下萬世之幸也。兆詰既脫出先生喜曰。余輩以此集。卜斯道之興替。今既挾而出矣。意者吾之道可終明於天下後世也。汝其為我再加選摘。即以鬻田餘貲授之同門諸友曰。為我速命梓人。以與天下後世共之。俾天下後世。不終惑於似是之非。異同之謬也。

嘉靖癸亥孟夏朔日門下不肖弟兆詰頓首百拜謹識

刻三教會編自序

莆僻處南海之濱文史多不備加以兆恩懶慢之性又無記憶之資以故不能引該雅洽而會編之作惟取昔之所聞知者而論著之聊以見平生所學之槩及三教所共由之理平常心是道云爾至於案錄故實惟仍舊

文不復葺而飾之作一家言如史氏者流也若夫考古摘遺編年次月訂訛證誤則又命諸生俱分蒞之是集落稿在壬戌之秋至仲冬不幸有倭人入城之變而五弟兆誥以繩約是集於左袖而右手挾其母諸凡身外之物一皆棄去不復顧念惟曰吾能

俾是集之傳於世世及母氏得以生存者他復何恤既而濱於死者數矣幸得脫出是一念愛親之誠在吾家則為孝子而一念為道之切在吾門則為高弟矣余因命選而摘之復棄薄業以少充徵費梓人竣事時

嘉靖癸亥首夏念又五日子谷子龍

江林兆恩自序

萬曆庚子季夏　涵江夏心堂重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三教無遮大會

洪生問釋氏無遮大會之義林子曰余委不知釋氏無遮之義余請言余之所以爲教者而不知謂之三氏之無遮可乎余每以三氏爲教而其教人也貴者賤者富者貧者老者壯者少者智者愚者賢者不肖者而諸凡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其爲教也始之以立本旣之以入門終之以極則或語之以上而所謂出世間法也或語之以下而所謂世間法也或最上一乘或上乘或中乘下乘多方以教之矣而又不奏節而施焉者蓋欲將以斯世斯人而悉歸於道化之中儒而孔子之道而老子之釋而釋迦之而又不名儒而又不名道而又不名釋合而一之渾渾然以復還太古之初者此余之教余之心也余以是心而設教也二十有餘歲矣然亦不免驚駭時人之耳目故余之教有所未明而余之心有所未盡也洪生喜曰天至大也而無所不覆地至廣也而無所不載而夫子之所謂無遮大會者不謂之配天配地而廣且大者乎然而孔子亦有無遮大會歟林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孔子無遮大會之心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無遮大會之志也故其之魯之齊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亦以明其志於春秋之時使天下萬世悉皆包羅於我天地覆載之中而無外矣洪生喜曰吾乃今始知孔子之會不惟無遮於春秋之時亦且無遮於萬世天下矣其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豈非儒門所謂無遮之一大會耶今專爲儒門設一大會令人不驚不駭如何林子曰子之言善矣然必曰儒門便不廣大便不無遮是亦偏安於儒門之一隅爾謂之則天之大可乎謂之莫不尊親可乎

書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夫山川鬼神鳥獸魚鼈亦無所遮如此而况
人乎儒者亦有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豈惟人哉而此心且無遮於萬物矣豈惟
物哉而此心且無遮於天地矣豈惟天地易
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虚而此心亦且無遮於
六合之外矣釋氏之書有曰徧大地是箇法
王身惟其大地也即是我之身故其萬物也
而皆備於我矣由是觀之宇宙之內天地之

間皆我之身也皆我之身則皆我之氣也故
堯舜太和元氣自能流行於宇宙之內而孔
孟浩然之氣自能充塞於天地之間者此其
盛也而無遮大會特以示其迹以寄其心以
教天下萬世俾其有所遵而守之爾此無遮
大會之義告朔之存羊也洪生曰敢問無遮
大會之眞實義林子曰而所謂眞實義者亦
惟在於心爾苟不迹以示之則其心亦有不
可得而見矣於是而徧諸天下而必有以會

之而必有以語之會而語之以儒之所以爲
儒而儒則未始儒也道之所以爲道而道則
未始道也釋之所以爲釋而釋則未始釋也
語之以立本未也而申之以入門語之以入
門未也而申之以極則日而語之而繼之以
月月而語之而繼之以年年而語之至死乃
已又如孔子之周流侯國而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而必有以會之而必有以語之豈其儒
也無有乎孔子道也無有乎老子釋也無有

乎釋迦出乎其間者哉借言無有孔子老子
釋迦出乎其間焉則亦足以俾孔子老子釋
迦之道得以倡明於天下萬世人人得而與
知之人人得而與能之而若是乎其大者蓋
亦不過以示其迹以寄其心俾其有所遵而
守之者爾洪生曰其如弗尊弗信而人之我
遮何哉林子曰夫弗尊固弗信矣而人之弗
信者則當知是人之自絶以遮乎我而非我
有所峻而絶之以遮乎人也然事有待於尊

而人信之則人有得而遮之無待於尊而人信之則人無得而遮之若前所云徧大地是我法王身而萬物皆備於我矣而太和元氣於此而流行而浩然之氣於此而充塞山川得而限之乎民物得而違之乎知此則知無遮大會非徒會之以迹而亦且會之以心又豈在於尊之而後信者哉故以其迹之有限言之能會於會之所及而不能會於會之所不及以其心之無窮言之不惟能會於會之

所及亦且能會於會之所不及夫且能會於會之所不及矣則迹惡得而限之而人惡得而遮之者耶夫既如是矣則所謂無遮大會者直以心運之不亦可乎而奚以迹爲哉林子曰又焉可以盡棄其迹而專事於心耶蓋心之所以能盡者固有出於迹之外矣殊不知迹之所在心之所存也故迹以寄之雖曰顯而易見也而人之得於觀感者斯得而興起之矣心以運之雖曰微而難知也而人之

得於默契者有不知爲之者矣余於是而知有其迹而無其心君子謂之徒法則將何者可以爲運用之妙有其心而無其迹君子謂之徒善則將何者可以爲象教之瞻二者並兼而有之寔所以相濟而相成也洪生又問大地法身之言不亦異乎林子曰不足異也儒者亦有言曰聖人通天下爲一身若以大地法身之言之足異矣而曰天下爲一身也不亦異乎惟其以天下爲一身也而天下之

大特在我一身之內方寸之間爾擧心動念其運至速此感彼應其機甚微而古先聖王之所以風動四方而廣運於無外者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故干羽舞矣而有苗格簫韶成矣而鳳凰儀此蓋不過以吾一身之運用而是氣之相爲感通者爾余今復與汝而申言之設言盡四海之內而有以會之而有以語之孰不以爲大耶而余則曰未可以爲大也又設言盡四海之外而有以會之

而有以語之孰不以爲大耶而余亦曰未可以爲大也此皆有迹而會而會於會之所及也故必會於不會不會而會精神之所潛通氣機之所感召而諸凡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則皆吾身也皆吾身則皆吾氣也皆吾氣則皆吾虛也而無復有能外於我之身以爲身外於我之氣以爲氣外於我之虛以爲虛者鼓而舞之而動而變而化其誰爲之蓋有不可得而知矣洪生曰夫子之言至矣然亦何修而可以至此耶林子曰汝獨不聞所謂神不可以致思者哉夫神且不可以致思矣而况於虛空之體不神而神而猶有待於修之之功有作而有爲與且釋迦之釋孰不以爲不可得而及乎殊不知人皆釋迦也以人之性本寂定故也老子之道孰不以爲不可得而及乎殊不知人皆老子也以人之性本清靜故也孔子之儒孰不以爲不可得而及乎殊不知人皆孔子也以人之性本時中故也

由是觀之則知釋迦老子孔子初無遮於天下萬世而其所以潛通之所以感召之者蓋真有不知所以爲之而無所與吾力焉而天下萬世亦初無遮於釋迦老子孔子而所以鼓舞之所以變化之者蓋真有不知所以爲之而無所與吾力焉夫苟有以知之者則必有以爲之也有知有爲是亦不免有藉乎力而涉於迹而謂之無聲無臭之至聖神功化之極者未也然必至此而後方可謂之無遮大會之真實義矣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真我昌言

或問何者謂之我。林子曰。我也者。我也。何者謂之真我。林子曰。真我也者。真我也。夫既曰我。而又曰真我。敢問何謂也。林子曰。我我也。而天地我也。天地我也。而虛空我也。故以我而我之。而我在我。我我也。以天地而我之。而我在天地。天地我也。以虛空而我之。而我在

虛空。虛空我也

林子曰。我其非我乎。非我其我乎。而上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上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下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下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東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東之西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西之。而南而北。而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南之。而復北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蓋

天地特我虛空中之一器爾。一器之內。日月臨焉。星辰繫焉。雷霆鼓焉。風雨潤焉。山嶽峙焉。河海流焉。與夫靈而為人。蠢而為物。而散殊於一器者。何者非我方寸中生生不息神變無方也。由是觀之。虛空我也。而天地一器乃我虛空中之一方寸爾。故我虛空也。而未始儒也。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尚矣。而帝天下。則有庖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唐放勳氏虞重華氏者。王天下。則有夏后氏禹。商曰成

湯。周曰文王武王者。相天下。則有周公。師萬世。則有孔子。孔子傳之曾參。曾參傳之孔伋。孔伋傳之孟軻。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聖人。而君子。而善人。諸凡有以儒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道也。若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尚矣。而六御天尊。則有昊天玉皇上帝。東極青宮慶生上帝。玉虛上宮天皇

大帝。週天星主北極紫微大帝。太微南極長生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五方五老。則有東方青靈始老九炁天君。南方赤靈丹老三炁天君。西方鬱靈皓老七炁天君。北方玄靈眞老五炁天君。中央元靈黃老一炁天君。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天仙。而地仙。而人仙。諸凡有以道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釋也。若清淨

法身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尚矣。而有以祖稱者。初祖迦葉。二祖阿難。二十八傳。則有達磨。達磨西來。五傳則有惠能。是謂三十三祖。有以聖稱者。二十有五聖。又有以祖師稱者。列而爲五。曰臨濟。曰潙仰。曰雲門。曰曹洞。曰法眼者。五宗也。過去恒河沙無數佛。現在恒河沙無數佛。未來恒河沙無數佛。諸凡有以釋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

虛空中矣。由是觀之。何者不是儒。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道。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釋。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天地。何者不是我之妙用。何者不是虛空。何者不是我之本體。故孔子儒我以爲儒。老子道我以爲道。釋迦釋我以爲釋。天地用我以爲用。虛空體我以爲體無儒。無道。無釋。無天地。無虛空。而無非我也。我而無我。無我而我。無我無無我。無無我無我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衷瑜叅閲

道業正一篇

余所謂三教合一者欲以羣道釋者流而儒之以廣儒門之教而大之也然三教合一之旨有二謂三教之本始不待合而一者非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也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者蓋欲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三綱以明其常道而一之也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四民以定其常業而一之也如此則天下之人無有異道也無有異民也而天下之人亦無曰我儒也亦無曰我道也亦無曰我釋也此其唐虞三代之盛而無有乎儒道釋之異名者故謂之一一之而歸於正也作正一篇

林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莫大於三綱故均是人也人皆有君臣人皆有父子人皆有夫婦而道釋者流獨無君臣獨無父子獨無夫婦是道釋者流獨非人乎道釋者流亦人也而獨無君臣獨無父子獨無夫婦者何也豈天既生其人而固薄之邪抑亦其人無分於斯道之常也蓋由於好奇索怪之士不識寂滅清淨之旨而妄倡為寂滅清淨之説於是聾瞶之徒遂從而信之以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謂寂滅清淨之教乃在於此者惑之甚也又有一等之欲求其寂滅清淨之旨而不得乃從而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以為寂滅清淨之教亦不過如此此三綱之所由以滅絶而人道不幾於廢乎

林子曰余歷觀天下人而士焉人而農焉人而工焉人而商焉而獨道釋者流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何也豈黄帝老子釋迦之教固有在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歟抑其寂滅清淨之旨亦非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者之所能

學也。蓋由於遊閒之侶。而樂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遂妄倡為寂滅清淨之說。有不在於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者。此民之所以無常業。而道釋者流。之所以充斥於天下也。

林子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既無夫婦。安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既無父子。安有君臣

林子曰。令之僧尼道士。散處於寺觀之中者。雖曰不饑不寒矣。然乃於不父不子。不夫不婦。而是耳焉者何歟。不謂之失其本心哉。此兆思之所以不忍。而思有以先之也。或問何以先之。林子曰。父之子之。夫之婦之。所謂文王先之也。

林子曰。君臣之義也。父子之仁也。夫婦之別也。雖道釋之書。亦多有之。其書曰。天下未有不忠不孝。而能成僊作佛者。又曰。休妻不是道。陰陽失宗位。又曰。何須要去妻孥。作名教中罪人。由此觀之。則夫道釋者流。又何必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以為不忠不孝。作名教中罪人耶。

或者以道釋之不君臣也。不父子也。不夫婦也。若痌瘝之在身。而諄諄言之。不置者何歟。林子曰。天地之大。一人之身也。今道釋者流之必棄去君臣之義也。父子之仁也。夫婦之別也。是吾一身之中。氣脉之不相流通。程子所謂不仁者是也。故道釋不昏。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則天地不位。天地不位。則萬物不育。由此而無父子之仁。由此而無君臣之義。故昏道釋者。正所以和陰陽。以位天地。以育萬物。以仁父子。以義君臣。所以流通氣脉。以成吾之身。而為中庸盡性之極功也。

林子曰。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能得道也。不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且不可以為人。而況能得道乎。然而道釋之書。亦有之。道書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鑿井。於

道何妨又曰耕雲鋤月自家生活釋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曰神通與妙用運水及摋柴夫所謂不作不食自家生活者東漢孺子非其力不食者是也然而耕田鑿井運水摋柴又皆其所不廢也則夫道釋者流顧乃欲棄去其士農工商之常業者亦獨何歟

或者以道釋者流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子别之以夫婦是亦足矣又奚必士農工商之是務邪林子曰士也者所以明此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别也若不農也不工也不商也則將何所賴藉以成其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别邪

林子曰余嘗考其道於三代而三代之道可考而知也又嘗考其民於三代而三代之民可考而知也是故三代之為道也同有此君臣同有此父子同有此夫婦而無異道也三代之為民也均之為士均之為農均之為工為商而無異民也至於道釋者流之昌且熾

也人始而不有君臣不有父子不有夫婦而有異道也人始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而有異民也今則必欲正而一之以君臣之義正而一之以父子之仁正而一之以夫婦之别蓋所以使之無異道而道三代之道也正而一之以士正而一之以農正而一之以工以商蓋所以使之無異民而民三代之民也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道釋者流則必欲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别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亦獨何歟此其無知入井蓋有甚於孺子之可哀者仁人君子能無怵惕惻隱之心乎

論語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之僧尼道士誠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有同胞之念者能無錫類之思乎

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今天下之溺於邪也舊矣而仁人君子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

子別之以夫婦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而以道援之可也顧乃不之援而又且從而遠之者何歟是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仁人君子之心能恝然乎

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而仁人君子母曰天下溺焉已也乃實吾之赤子無知而入井者吾之兄弟顛連而無告者如其無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則亦已矣如其有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能不援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耶此余一念慈愛友于之懇切者真有出於至情之所不能以已也

或者以道釋之教必斷棄倫屬者何也林子曰釋迦有妻有子黄帝有妻有子老子有妻有子載之書可考而知也豈其身親有之乃反以斷棄倫屬也教人哉必不然矣

林生欲入山隱居告之林子林子曰如子所見謂之求靜則可謂之修道則非也林生曰以山之靜也顧不可以修道歟林子曰辟之金焉愈試之火則愈精矣故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金之火也林生未達林子曰天地之性吾之真金也人人之所必有者氣質之性金之濁滓也上智之所不能無者若以人倫日用之火而日煉之則氣質之性日除氣質之性日除則天地之性自見故堯舜之父子也湯武之君臣也周公之兄弟也仲尼之夫婦也乃人倫日用之火之最大者而數聖人者惟能以其火而日煉之遂得以動心忍性而成其盛德大業矣然道釋之書不有言乎道書曰何必西山守靜孤又曰鬧處煉神釋書曰雖不出家於道亦得又曰喧閙繁擾何處而非道場毀罵叱辱何者非我本師亦所以煉其金而日試之於人倫日用之火也今吾子顧乃欲入山隱居去矣猶襲金而笥

之是金之未試於火也金未試於火則金必不能精吾子甚毋襲金而笥之以求靜於山也於是林生不復有入山之志遂借其火於人倫日用之間。

胡生以其商之足以妨道也遂棄其商而受業於林子林子令復商於浙浙人必欲低其值而易之曰道人之商也必不顧諸商矣若計其資本以取什一之利殆非三教先生之教也胡生復入閩以其言告林子且曰學道

者不業商業商者不學道令即低其值而狥之而浙人且有言矣不若棄其商學道之為愈也林子曰我之所謂道者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所以樂堯舜之道也許衡曰學者以治生為先務令吾子必棄其商以其足以妨道也則是率天下之人而廢士農工商之常業以從事於山雲水月之間以遂離父母妻子不養不畜不謂之不孝不慈而為天地間之一大罪人耶安可謂之道設大舜之

歷山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農可也傅說之版築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工可也膠鬲之魚鹽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商可也然而農之工之商之皆不足以妨道如此則夫學道之人奚必棄去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從事於山雲水月之間以遂離父母妻子而為天地間之一大罪人耶於是胡生乃復商于浙。

或者以事事不可以冥心而即業之勞非所

以學道也林子曰書曰堯舜一日二日萬幾又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何其勞也顧其心有不靜哉非唯儒者之書為然也雖道釋之書亦有之道書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釋書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故事事者應迹也而萬事之來也豈足以礙吾寂然之真心虛空之本體哉。

林子曰鄉有人焉衆咸以不孝不慈目之者何也以是人也以喜酒而離父母而棄妻子

也又有人焉衆亦以不孝不慈目之者何也以是人也以好色而離父母而棄妻子也若脩道之人唯知枯槁之為高斷滅之為潔於父母則離之於妻孥則棄之其與喜酒好色之徒之為不孝不慈者均也

林子曰若此道可行於富貴而不可行於貧賤道非其道也若此道可行於貧賤而不可行於富貴道非其道也盖道也者合富貴貧賤而一之者也故上自天子下至於公卿大夫百執事又下至於士農工商皆可為也然後謂之道

或者以子之信黄帝老子釋迦也而必三綱之必四業之者何歟豈信其人也而顧反其教邪林子曰使黄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從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使黄帝老子釋迦之教之不有常道不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反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余即其教之可信也而信之矣必黄帝老子釋迦之是信邪令余之所以信黄帝老子釋迦者以黄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有常業而足信也

林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地之心必不忍其人之為僧為道也明矣聖人以好生為德則聖人之心必不忍其民之為僧為道也明矣父母孰不愛其子也則父母之心必不忍其子之為僧為道也明矣人孰不愛其身也則人之心必不忍其身之為僧為道也明矣而其所以必為僧必為道者亦嘗考其故而不得焉豈命邪

或者以充黄帝老子釋迦之志豈其欲盡天下之人而僧之而道之邪林子曰盡天下之人而清淨之而寂滅之黄帝老子釋迦之心也若盡天下之人而僧之而道之以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豈黄帝老子釋迦之心哉然釋氏慈悲太上好生即天下之大有一人焉

如今之所謂僧所謂道者其心固必有所不忍矣又況盡天下而僧之而道之則其所謂慈悲好生之德者果安在邪

或者以林子之言皆儒者之迂談也若黃帝乃五帝之尊而老子又柱下之秩固其近人而道焉而與儒者之儒不甚異也至於釋氏之斷滅枯槁與世之人蓋有所不相涉入者若不山棲禪坐又安能成佛道邪顧可以儒者之儒而三綱之而四業之也是子之言何其迂歟林子曰佛之教莫明於六祖佛之書莫明於壇經余嘗覽壇經而考六祖之蹟矣壇經曰父既早亡老母遺孤艱辛貧乏於市賣柴當是時也採薪以養猶恐其不給也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又曰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充母衣糧能安置母畢即便辭親不經三十日便至黃梅當是時也兼程以往猶恐其或遲也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又曰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當是時也破柴踏碓且有所不暇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又曰在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獵人常令守網當是時也避難獵中且不能聊生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在家則有以養母也辭家則有以安母也孰謂釋氏之教有外於三綱邪市柴可也踏碓可也獵而守網可也孰謂釋氏之教之不可以四業邪設六祖而山棲也而禪坐也則為佛者而山棲而禪坐可也然而六祖之不山棲也不禪坐也則為佛者奚必山棲禪坐以蹈釋流之敝而與六祖之壇經異邪

或曰三綱之常道四民之常業既諄諄言之矣其如道釋者流之不吾信也何哉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之吾信也而三綱之而四民之乃余之所深願而不可得也使道釋者流之不吾信也而不三綱而不四民亦豈余之所欲哉乃余之不得已也余之言諄諄矣似若可信於天下者然余不敢必天下之人之余

信也。余雖不敢必天下之人之余信也。而敢於必天下之人。之不能外其三綱。不能外其四業也。夫天下之人。不能外其三綱。不能外其四業也。安能於余之言。而不余信也。然余之言。非苟焉而已也。是雖仲尼復起。必信余言矣。仲尼復起。必信余言。則夫天下之人。豈能外其三綱。外其四業。而不余信。以信仲尼之所信邪。

林子曰。使道釋者流。而信常道也。而信常業也。豈非余之言。信於天下邪。使道釋者流。而不信常道也。不信常業也。則亦奚有於余之言。又安能使天下之人之必余信邪。

林子曰。常道也者。萬世常行之道。不可得而變也。常業也者。萬世常守之業。不可得而變也。彼若不信余言。以信萬世常行之道。常守之業。則常行之道。常守之業。固達之天下萬世而無斁者也。而彼自不信爾。豈其常行之道。常守之業。而有所謂損益於其間邪。彼道釋者流。抑亦可以反而思之矣

林子曰。使天下之人。之不三綱也。不四民也。而可以為僊為佛焉。猶且不可。況其不三綱也。不四民也。不惟不可以為僊為佛。亦且不可以為人。則夫道釋者流。奚必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耶。

林子曰。使我學道。而父母有不豫焉。則是我慕道之名。而遺孝也。蓋孝即道也。安有遺孝而可以謂之道耶。使我學道。而妻子有不畜焉。則是我慕道之名。而遺慈也。蓋慈即道也。安有遺慈。而可以謂之道耶。

或曰。設仲尼復生也。豈其必盡道釋者流。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而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耶。林子曰。仲尼天地也。中庸曰。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若道釋者流之不君臣也。不父子也。不夫婦也。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則是仲尼之天地。亦有不持載覆幬

者豈其然哉。

或者以為旣稱儒者之道而復舉道釋之書者何也。林子曰此無位之士之所以明其道於世之難也。蓋無位之士弗尊弗信始而以儒者之道巽言而化導之旣而道釋者流之不吾信不吾從也然後復以道釋之書巽言以印證之庶幾言之者易信而聽之者易從也至於弗之信弗之從則亦無如之何矣此無位之士所以明其道於世之難也若夫有

位之人亦惟申之話言以詔告之爾故於其不有君臣也直義之而已矣於其不有父子也直仁之而已矣於其不有夫婦也直別之而已矣於其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直常業之而已矣此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其有不信而從之者乎即有不信而從之者則政以正之刑以驅之其誰不遷善遠罪敢有自取於不義不仁不別外其常業而為不道化外之民耶夫有位之人行其道於時則如此其易無位之士明其道於世又如此其難此余之所以不得辭好辯之名又且諄諄言之而不置也。

林子曰余之教有二有語之以其人者有語之以其道者人不三綱是無常道也不可以為人人不曰民是無常業也不可以為人故明其常道而三綱之者所以人之也定其常業而四民之者亦所以人之也旣人矣然後方可以大道語之然所謂大道者非他也孔

門心法之外無別學也惟此大道則君臣之所以義父子之所以仁夫婦之所以別者胥此焉故三綱有經而常道以正也惟此大道則士之所以為士農之所以為農工之所以為工商之所以為商者胥此焉故四民有理而常業以紀也其始也人其人其旣也道其道余之教教此二者而已矣。

或者以為旣曰常道常業而復語之以大道而曰孔門心法然則學者將何所用其功耶

林子曰動靜不違內外交養如此而已矣或者以內外交養則吾既知之矣而所謂動靜不違者敢問何也林子曰不視不聽不言不動此心法也而視而聽而言而動此心法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心法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心法也此其所以動靜之不違者歟

或者以既欲合其人而一之矣而又必羣其人而分之者何歟林子曰天地之所以為大者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而聖人必因俗以為政者其聖人之所以為天地歟余不識因俗之教每以為斯人皆性善也學道皆道人也齒而坐之序而列之行之且二十年孰不以為矯世而遠俗也於是遂因其俗而導之儒自為儒道自為道釋自為釋貴者貴之未嘗有貴之之心也賤者賤之未嘗有賤之之心也因人而施付之自然此其所以合儒道釋而教之而不相為害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亦此意也

跋曰吾

師以天地父母之心倡三教合一之旨欲盡天下萬世之人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使夫國無異人人無異道以極中和位育之功以復唐虞三代之盛若是篇也實諄諄言之而不置也柰何今之道釋者流猶然不三綱也猶然不四民也自外於聖化而且不知其非嘖嘖然簧鼓天下夫使天下而盡為僧也為道也則不續綱常人類從此絕矣果誰為之徒乎天下而盡為僧也為道也則不事生業人人皆行乞矣果誰為之施乎況其為僧為道者非有成仙作佛之真心或出於事情之矯激或貪夫施利之餘饒呼朋引類遊手遊食其聚樂談笑總與俗人何別至于貧者病者與老者孑然獨立不能聊生求欲為俗人而不得吾每察其行坐寢食之間未嘗不長吁短嘆

悔恨其出家之擔悞者特可自知之而不敢以告人云爾其有毋焉而不悔者往往逃刑亡命之輩忍心害理之人豈其有真能了心身性命之大破生死利害之關者乎使其真能了心身性命之大破生死利害之關則必能忠能孝能慈何必外三綱耶則必可以明經可以治生何必外四業耶唯其逃刑亡命之輩忍心害理之人無父無君寡廉鮮恥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無所賴藉逞其任俠其不至於倡白蓮而為亂首也者幾希可如天下何我

國家昌隆景運蠻夷向化而獨此道釋者流不復常道不守常業生居華夏之中反越

聖化之外此其未有以正之未有以一之

秉瑜不揣甲微而欲以是

疏之

當宁願將此輩正而一之以三綱正而一以四民則天下之人無異道也天下之

無異民也庶幾哉復唐虞三代之盛盡吾人位育之功而慰吾

師惓惓度世之志矣

旹

皇明天啓甲子歲初夏上浣之吉

門人陳秉瑜頓首百拜謹跋

門人陳衷瑜校梓

度世

林子曰。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而分量之大。又無不包。夫性之分量。既無不包矣。是故古之聖人。欲以盡其性也。天地且思以位之。而況人乎。萬物且思以育之。而況人乎。

或問林子每云度世。豈其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而悉皆度之。以為儒為道為釋哉。林子曰。此余之心也。余豈敢曰能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儒而孔子也。道而老子也。釋而釋迦也。而余之心。蓋必欲以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知儒之所以能孔子。而孔子之儒固在我也。道之所以能老子。而老子之道固在我也。釋之所以能釋迦。而釋迦之釋固在我也。三氏之教。如日中天。而燦然著明於天下萬世者。余之心也。而亦非余之所能為也。

金剛經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林子曰。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諸法界之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滅度之爾。此釋氏度世之大。渾然一太虛也。

林子曰。以一人之身言之。以滅一身之衆生而度之。以為佛也。以天下萬世之大且遠言之。以滅天下萬世之衆生而度之。以為佛也。故纖惡不除。不謂之度一身之衆生。而有所未盡者乎。一夫不德。不謂之度天下之衆生。而有所未至者乎。

或問度世乃釋氏之教也。而孔子亦豈有度世之心與。林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於老者必思所以安之。朋友必思所

以信之。少者必思所以懷之。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豈非釋氏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而盡滅度之者哉。又問度世至教也。豈其無位之士之所能行哉。

林子曰。達而出治。窮以明道。而度世至教。是乃無位之士之所宜行也。若孔子者。特春秋之一匹夫爾。而諸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如有願學孔子者。是皆孔子之徒也。余嘗曰。孔子者。度世之聖人也。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為其心。為其身。為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為其家。為其國。為其天下。為已也。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為君。親聖人以為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者。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為君。親聖人以為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即所以尊聖人以為君。親聖人以為父。而生而長之者矣。今由血氣尊親之言觀之。則知堯舜仲尼度世之功大矣。豈獨釋氏為然哉。

林子曰。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堯舜之春。天地之春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間者。仲尼之春。天地之春也。天地春矣。

物有不各遂其生者乎。堯舜仲尼春矣。人有不各足其願者乎。儒門者流。每於道釋之徒而必驅而遠之。豈天地之春有遺物。而堯舜仲尼之春有遺人歟。

或問老子豈度世與。林子曰。然。又問老子未嘗設科以爲教矣。而子乃曰度世者何也。林子曰。夫度世不在於設科。亦豈必設科。然後謂之度世與。然此乃度世之迹也。而非聖人之所以度世也。道德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其老子度世之微旨也乎。

常清靜經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育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生育之外。而不覆載於天地者乎。又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夫日月且賴大道以運行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運行之外。而不照臨於日月者乎。又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夫萬物且賴大道以長養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長養之外。而不與萬物並生者乎。若老子者。

蓋與大道相爲渾淪而一之焉者也。何處非物。何處非道。何處而非老子之道。由是觀之。老子之道。謂非度世而何。或問孔釋豈不設科以爲教與。何不並其迹而俱泯之者乎。林子曰。聖人不同教。而其度世之心。則自有神機妙用者在焉。則亦何迹之拘。而有所同異於其間哉。

或舉佛果羅漢果以問林子。林子曰。何哉。汝之所謂佛果羅漢果也。或曰。昔者嘗竊聞之。

所謂佛果者。未先自度。先要度人。所謂羅漢果者。只是自度。更不度人。敢問何者。又謂之度人自度也。林子曰。夫佛果者。豈曰度人焉已哉。亦且度世。大涅槃經云。自未得度先度他。懺法曰。先度衆生。然後作佛。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若所謂羅漢果者。亦惟了此一身。而自以爲至矣。昔者孔子之志。在於老安少懷。而顏淵之無伐善。無施勞。子路之車

馬輕裘共敝無憾不謂之獨善其身而釋氏所云羅漢果哉又不觀之禹稷乎禹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己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非爾極夫后稷教民稼穡以粒食萬民矣而天下萬世皆賴之以生以養者豈非其至極之德之足以配天也哉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者殆爲是爾

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故顯于西土者而西土之衆則咸在文王日月照臨之中矣光于四方者而四方之遠亦咸在文王日月照臨之中矣

林子曰自度者以其身爲身也度世者以天下萬世之身爲身也若堯舜達而在上而以天下爲身也仲尼窮而在下而以萬世爲身也或問窮達異矣而其心亦隨之以異與林子曰窮達之迹雖異而其心則未嘗異也且堯舜何嘗不以萬世爲心邪若湯則聞而知之仲尼則祖而述之而其心萬世之心則亦不異於仲尼矣仲尼何嘗不以天下爲心邪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而其身天下之心則亦不異於堯舜矣

或問度世度人不可兼而爲之與林子曰釋迦度世也而正法眼藏付之迦葉之微笑孔子度世也而吾道一貫寄之曾參之一唯故度人者未有能度世而度世者未有不能度人者也

程明道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流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全是心而已故不知有天地之心則不知有天地之身不知有天地之身則不知有天地之四肢百體天天地之四肢百體皆我之四肢百體也

若也不知我之四肢百體而精神氣脉本相流通本相貫屬而故楚越之謂之能仁其身可乎明道又曰醫書以手足痿痺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通其心故也故旣通其心則必能仁其身而所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者此也豈可謂之非我而不知所以仁之者乎此余度世之教是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或問所以度世之旨林子曰夫人以其身爲

身也而一身之內皆其分內事也聖人則以天地爲身也而宇宙內事皆其分內事也又問宇宙內事之所以爲吾分內事者何也林子曰聖人之心包羅乎天地者也惟其心能包羅乎天地故其氣能充塞乎天地惟其氣能充塞乎天地故凡天地間之形形色色如上之日月星辰下之山嶽河海以至於昆虫草木生生化化而無盡者則皆我之形也夫心天地之心以爲心矣氣天地之氣以爲氣矣形天地之形以爲形矣則是天地之間只我一心爾心一則氣一氣一則形一不謂之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耶

林子曰夫人之心心有其心也而有心之心只此一點已爾聖人之心心無其心也而無心之心同體太虛是雖天地之廣且大也亦且包羅於此心太虛之中矣而度世之教乃所以擴此心之分量而非有所加也

西銘曰民吾同胞故以父母爲父母而並生

於父母者兄弟也以天地爲父母而並生於天地者亦兄弟也若道釋者流豈其能外天地以爲生也不外天地以爲生矣謂非同胞之民吾之兄弟而何耶

林子曰人之形也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人之心耶地形也天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天地之心耶若道釋者流則亦形天地之形而與我無異形也氣天地之氣而與我無異氣也而世之人

每欲驅而遠之者。其殆未聞同形同氣之大。天地之心之仁乎。或問天地之心之仁。林子曰。氣不獨氣。而合天地以渾其氣。形不獨形。而合天地以一其形。不謂之天地之大。吾人之心之仁乎。

林子曰。心既為天地之心矣。而於四海之內而楚越之。則是楚越我之臟腑也。四海之外而楚越之。則是楚越我之形骸也。而謂之人也者。天地之心之仁也可乎哉。

門人陳衷瑜訂正

山人

林子曰。夫山人也者。山人也。而所謂山人者。豈以其山而山人之邪。抑豈以其心之山而山人之邪。若以其山而山人之。是求在外者也。舍巢許者流。無復有山人矣。若以其心之山而山人之。是求在我者也。則釋迦之說法靈山。孔子之周流四方。而其心之山也。則固山人矣。至於道家則有黃帝老子。雖曰垂衣裳而史藏室矣。而其心之山者。是亦山人也故山矣。而不知有心者。非余之所謂山人也。心矣。而不知有山者。乃余之所謂山人也。夫山人也者。死生且不得而奪之矣。而況利害乎。利害且不得而易之矣。而況毀譽乎。能忘毀譽。能忘利害。能忘死生。只此一心已爾。只此一心。則亦何者非山。而槩以廟廊而山之者。是皆山人也。抑亦何者是山。而必以巖穴而山之者。即非山人也。

山人以心為山

或問林子每投刺於當道曰山人。而所謂山人者。豈非山中人邪。林子曰。余之所謂山人者。豈巢許者流之所謂山人邪。世不我用。不得不退而處之者。山人也。余之所謂山人者。即古之所謂士也。義不往見。乃士之禮。而士也者。秉禮之嚴。守義之篤。若在深山之中。不可得而致焉者。故名之曰山人。豈其僻於山也。穴而處之。然後謂之山人哉。故山人也者。不以其山而僻之。而以天下萬世之山以為山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余於是而知山人山矣。達為天下。窮為萬世。而其心山者。山人也。故南山捷徑。斯固不足論矣。而遯世以自高潔。則又非余之所謂山人也。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故君子得其時而出。則謂之廟廊。不得其時而處。則謂之山林。夫既山林矣。謂非山人而何。昔者周公復政厥辟。而曰玆

子其明農。豈其真有在於畎畝之中。以明農者歟。若近世之仕也。致其臣而歸。而曰林下者。豈其真有在於山林之下。以栖趾者歟。而山人之所以名為山人者。亦猶是也。如曰入山之深。而謂之山人者。則深山之野人。亦可謂之山人乎。深山野人。可以為山人。則山人之名。亦奚足貴哉。至於孔孟雖聖賢矣。而無其位焉。是亦士也。是亦山人也。孔孟山人矣。而其心則在乎天下萬世。蓋天下萬世之人

則皆吾人也。老吾老以及天下萬世之老而安之。少吾少。以及天下萬世之少而懷之。斯其為孔孟之山人也大矣。然義不往見。孔孟山人自守之家風也。迫斯可見。孔孟山人禮義之中正也。夫孔孟者。豈世之是非毀譽足以動其心哉。栖栖皇皇。歷聘侯國。上能得其君而事之。則可以行其道於天下。此孔孟山人之志也。次能得其人而教之。則亦可以明其道於萬世。此孔孟山人之所不得已也。且

古之歷聘。即今之科舉。皆時王之制之所當遵也。若余既棄去舉子業矣。而栖栖皇皇。則非其時也。違義往見。亦將何為哉。是徒取羞於天下萬世。而為孔孟之罪人爾。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孟子曰。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者三樂也。以繼往聖。以開來學。余竊有志焉。而愧非其人矣。若也入山之深。是乃遯世離群者之所為也。而謂孔孟為之乎。不義往見。是乃曲學阿世者之所為也。而謂

孔孟為之乎。余願學孔子者也。豈敢違義至舍所學以狥人哉。至於泰山巖巖。分庭抗禮而子則曰有傷於峻。似不可行於時者。豈其然哉。然而山人則固不可無此氣象矣。無此氣象。謂之山人可乎。況曰天下萬世之山人乎。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配義配道。則塞乎天地之間者。此乃天下萬世山人之氣象也。不謂之大丈夫而何。余今行年六十有二。而倡明歸儒宗孔之教。嘉靖歲辛亥。距今

萬曆歲戊寅二十有八年矣。氣力既疲。志慮又衰。豈復能周旋人世。而為人之所是非毀譽者哉。其曰孔子之儒之是。後世之儒之非。載之拙集中。自有能辨之者。

林子曰。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

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囿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己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為是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山人分內事

或謂林子山人矣。何不入山隱處。而必欲舉孔孟之公案而行之。以與世人相是非者。何為也哉。殊不知入山隱處。此乃釋氏所云小乘法。以為一身之謀也。若區區不自揣分。嘗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我一人之身也。若舍此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而入山隱處。規規焉以得免是非為幸。謂之能仁其身可乎。夫孔孟豈不知有入山之樂邪。而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梁之楚。而轍迹徧於天下者。蓋以

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皆吾山人分內事也。故曰。天地萬物。莫非己也。辱末交。已十有餘歲矣。願兄輩毋以丈人荷蕢長沮桀溺之所謂小乘法者。姑息而愛我也。

分義之辨

或謂林子能重內矣。昔人有言曰。內重則能驕王公矣。若古所云。見猶不可得而亟。以與分庭為禮。吾乃今於林子見之。林子曰。余安能重內。即能重內。而可以驕王公乎。驕之一

字殆非有道者之所宜有也今試與子言之王公之可以驕山人邪抑山人之可以驕王公也然王公以其位焉者也驕矣而其位豈即以其驕而失乎山人以其德焉者也驕矣而其德不即以其驕而亡乎德則不驕驕則不德是取舍之間而得喪繫之如此可不懼哉余雖固守不見小節亦以布衣之分至微也惟恐為人所驕而卑夷之而非他也至或見矣尤不敢輕介紹往還然後乃敢從命且子獨不聞周之士之貴乎而士之所以貴者

以其能自重也夫惟其能自重矣故能謙謙而泰泰非驕也而人每以驕目之者非其罪矣衆寡小大尚不敢慢而王公大人獨可驕乎夫王公大人世之所儼然而欽服之者以其可以榮辱人可以生死人也一或有不悅於我我其不免矣然而必為此者何也以有孔孟之公案在不敢違也孔孟公案義是也余惟知有孔孟之義矣至於或榮或辱或生或死而有所弗顧焉此余之所以不願見而不見之非迂也

事功之大

嘉靖辛亥林子以三教宗孔倡教於南海之濱最初黄生州介暨受業黄生州得聞天下萬世山人之說而問於林子曰山人山爾而曰天下萬世之山人者何義也林子曰山而山之者山人也灰滅其心木槁其形斯固不足論矣若余所謂天下萬世而山之者天下

萬世之山人也無方無所無窮無逆而其事功之顯諸用也又且能及於天下萬世之遠矣夫山人仁者也樂山而以山名焉今先以其山言之山也者山也豈其一卷石之多而於世顧無所用邪草木禽獸寶藏興焉況山人也者人也豈其遊於方之外而於山又有所不逮邪以繼往聖以開來學此其事功當不在舜禹之下稽之於古則仲尼其人矣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固其

心山矣。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舜禹之業之大也。仲尼之不憂不惑不懼固其心山矣。而春秋之作也。殆將以天下萬世而虞夏之者。仲尼之業之大也。然余每於舜禹。而論其心焉者何歟。以其居帝王之尊。而巍巍不與之為難也。又每於仲尼。而考其業焉者何歟。以其守匹夫之分。而志在春秋之為貴也。豈仲尼之業。賢於舜禹。而舜禹之心。異於仲尼哉。余故曰。天下萬世之山人者。舜禹仲尼是

也。而舜禹仲尼之學。有體有用之學也。設或有其心而無其業。即非天下萬世山人有用之學也。設或有其業而無其心。即非天下萬世山人有體之學也。惟體惟用。乃同一原。而心而業。更無二致。窮而窮之。而亦不可得而窮之者。達而達之。而亦不可得而達之者。可以繼往。可以開來。窮之而為天下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可以地平。可以天成。達之而為天下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孰謂山人也者。無所利賴於天下萬世。而可以有方有所而名言之耶。黄生曰。若古所稱隱吏者。固非其大矣。豈不以吏為山。輕於去就。而其心山耶。林子曰。然。乃請林子紀之以徧叩諸山人。俾知天下萬世山人。事功之大。即不能為舜為禹為仲尼。亦庶幾乎隨其所值。而不置其身於無所用也。或居城市。或在廟廊。抑亦可以為山人矣。

道無窮達

林子曰。達則致其用於天下。窮則致其用於萬世。故內重而外輕者。窮達在心不在身。繼往而開來者。窮達在遠不在近。

窮亦是達

林子曰。達不在廟廊。達而為一身一家謀者。是亦廟廊之窮也。窮不在山林。窮而為天下萬世慮者。是亦山林之達也。

林子曰。皇帝王君天下。而為天下君者。是皆達之達也。孔釋老師萬世。而為萬世師者。是

皆窮之達也。

仲尼無位而達

或問林子嘗謂仲尼不窮矣豈非以其道而達於萬世之遠邪。林子曰若以其位而言之則仲尼不得位矣而謂之達不可也若不以其位而言之則仲尼雖不得位而謂之窮不可也故三皇以其皇而皇於三皇之世而仲尼則以其道而道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皇之所以為皇而仲尼之道不窮矣

五帝以其帝而帝於五帝之世而仲尼則以其德而德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帝之所以為帝而仲尼之德不窮矣三王以其王而王於三王之世而仲尼則以其功而功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王之所以為王而仲尼之功不窮矣。

附　三尼字義

或問尼字之義林子曰尼山也而尼也者是亦鎮靜不移之義也故孔子名丘字仲尼而老子曰清尼釋迦曰牟尼若今之諸僧每自稱曰比丘者何也豈非以其心之鎮靜如丘山者然邪至於女僧亦皆以尼名曰比丘尼

林子曰儒之執中道之守中釋之空中而其心之尼可得而動邪儒之主一道之得一釋之歸一而其心之尼可得而動邪

論語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夫曰立矣曰不惑矣而諸凡天下之物有足以動其心之尼乎故叔孫之毀何傷日月而是非忘矣夾

谷之會乃命有司而利害忘矣在陳之阨遭宋之要而死生忘矣至於釋迦割截身體不生嗔恨而割截身體豈足以動釋迦之心之尼乎老子曰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而呼牛呼馬亦豈足以動老子之心之尼乎

門人[illegible]命梓

林子自書絲銀喻卷端

昔者莆城罹變之後莆之人有以數分眞金易一食不可也有以銀不能分亦且不及色乃反得食夫以眞金與不及色之銀較之其美惡何如也而又况多寡之異數者乎一以得食一以不得食此其故從可知已近夷人入閩有利其金而爭貨之者衆歸試之火銅也而夷人已出關矣余故有取於絲銀也而借以爲喻焉夫寶藏中之絲銀人皆有之隨取而隨足矣而賢知者之所寶在珠玉也夫豈無其謂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雖天德王道之大且不外是矣故以此而存諸心焉則謂之常心以此而見諸事焉則謂之常道而賢知者則以爲見在平常隨取隨足而忽之矣顧乃索之幻術怪行輕舉久生豈曰金云乎哉擬之珠玉抑又甚焉此余絲銀之喻所爲作也林子兆恩

絲銀喻

門人盧文輝訂正

林子教人每取寶藏中本色絲銀爲喻或問何謂寶藏中本色絲銀林子曰乃汝聖人之心也其人瞿然異之曰我非聖人也又安有此聖人之心哉林子曰汝之心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赤子之心也汝豈無赤子之心哉故赤子之心寶藏中本色之絲銀也而聖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其所用一皆純

一之心本色之絲銀也然此本色絲銀天成之自然也悉藏於汝之寶藏中而聖人非有餘矣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卽孟子之所謂性善我固有之也而所謂我固有之者豈不謂之人人俱有此寶藏而俱足此本色之絲銀耶但百姓日用此本色絲銀而不知從寶藏中發出來矣若夫仁者知者則迷於所見溺於所聞又不知有此寶藏中絲銀本色之天成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問靈關固曰乾坤闔闢之義矣至於所謂寶藏者又將何取焉林子曰仁義禮智吾身中之至寶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故心也者至寶之靈藏也

林子曰夜氣清明本色之猶存也旦晝梏亡則非本色矣至於夜氣不存禽獸不遠豈其爲天所薄而寶藏中無此本色之絲銀哉

林子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亦皆從寶藏中發出來爾卽此一點眞心殆混混之泉元

初之水也是故天德非他也蘊此一點眞心於其中則謂之天德矣王道非他也達此一點眞心於其外則謂之王道矣豈非所謂不舍晝夜放乎四海者然耶故曰是心足以王矣至於興甲兵危士臣卽非寶藏中本色絲銀而不忍一牛之眞心果安在哉

林子曰王者之仁義者本色之絲銀也若伯者之仁義殆非王者之純心本色之絲銀也故曰假之而非有也又其甚者則爲賊仁之

賊賊義之殘豈曰假之云乎乃是純用銅鐵不復知有仁義之心矣或問楊墨之仁義林子曰彼盖不識仁者而以非仁為仁矣彼盖不識義者而以非義為義矣亦猶不識銀者而以非銀為銀矣此固非伯者之假也而意見之偏遂流至於無父無君而禽獸焉者是盖學術之不明習矣不察之過也

林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以守此實藏中本色絲銀也至於仕也又且直取此寶藏中本色

絲銀而用之矣今之學者為人不復守此寶藏中本色絲銀以為人可得而欺也至於仕也又不復用此寶藏中本色絲銀日流於偽而不反矣

林子曰愚不肖者之不及不知有此本色絲銀而寶之也若賢知之所寳在珠玉則又以本色絲銀為不足寶矣或問所以寶之林子曰若堯之欽孔子之敬易之洗心退藏於密詩之衣錦尚絅孟子之以仁以禮存心皆所以寶之也

或問堯舜之所寶者不在於中乎林子曰然堯舜以其中而用之以治民焉是以一點真心而與天下共寶之也又問仲尼之所寶者不在於一乎林子曰然仲尼以其一而用之以教人焉是以一點真心而與萬世共寶之也故一點真心者平常心也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未發則謂之中既發則謂之和寂然不動則謂之誠感而遂通則謂之神而其美利以利天下萬世者豈曰絲銀云乎哉若孔孟

而下則有迷於物而忘此一點真心以為寶者亦有荒於虛而舍此一點真心以為寶者此二者皆非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端之於心矣然天下萬世之人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不求端於我之心即異於孔子之心矣既異孔子之心即異於孔子之道矣故曰孔子之道不著雖然孔子遠矣而孔子寶藏中之寶盖未甞不熀耀於天下萬世焉特其民咸用

之而不自知爾噫。

跋

跋曰夫一點眞心者。百姓日用之常心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謂之眞金不亦可乎。不曰眞金而曰絲銀者何也蓋絲銀乃百姓日用之常寶也故失此常寶則無以爲謀生之資喪此常心則無以爲作聖之本其切於人一也而心爲甚從古以來。誰則無死而喪此常心豈非孔子之所謂罔而

生邪。梓人竣事敬書末簡昝

萬曆丁丑又八月八日門人林廷潤謹跋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心聖圖說

林子曰即心即聖即聖即心從古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其有外於心哉蓋心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聖而非他也

心聖合圖

火　土　水

心聖合圖說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通土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而作聖之功則自有孔門之心法在

心聖分圖

黃中　天地之心

性　仁　中心

土

誠　聖　天下

一貫　天地之間

心聖分圖說

林子曰黃中者中黃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天命之性也寂然之誠也仁居其中聖由此出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曾論曰吾道一以貫之記曰中心安仁道德經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皆指我之土中而言也而作聖之功不過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已爾

心聖分圖

乾先天

火

離後天

既能思慮而陰火然矣故謂之離離火也火中有水

心聖分圖說

林子曰三門者流咸指此心爲心殊不知此乃列之肝脾肺腎五臟之心也土金水木五

行之火也故易謂之憧憧往來之心釋氏謂之肉團心又謂之起滅心

心聖分圖

坎後天

水

坤先天

既能媾精而陽水流矣則謂之坎坎水也水中有火

心聖分圖說

林子曰人孰不曰離之中性也而離之中乃神也非性也又孰不曰坎之中命也而坎之中乃氣也非命也或者疑之林子曰坤得乾之中陽而坎者坤之用也乾得坤之中陰而離者乾之用也夫既曰乾坤之用矣謂非神氣而何故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也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也

心聖分合統論

林子曰天之極上處至地之極下處總八萬四千里自天之極上處至地之上四萬二千里自地之上至地之極下處亦四萬二千里人身亦然故曰天地之間而一升一降存乎其間矣

林子曰中有定在者在此中也而曰中無定在者乾坤合處乃眞中也以其可得而允執也故曰有定在然豈特在此一身之內爲然也是雖一身之外而遍滿天地亦皆吾心之中也又豈特在此天地之內爲然也是雖天

地之外而遍滿虛空亦皆吾心之中也易曰周流六虛余亦曰此心滿六虛

或問有定在之中無定在之中林子曰無定在之中者未始中也然以其具此中也故亦曰中汝以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中乎其非中乎若卽謂之中固不可也若卽謂之非中亦不可也非中而中而中之所從出也

林子曰未始氣而謂之氣者氣之所由以氣也未始神而謂之神者神之所由以神也未

始中而謂之中者中之所由以中也然則有定在之中謂之中可乎林子曰惡乎可惡乎不可夫如是則所謂無定在之中乃眞中與林子曰是固然矣而所謂無定在之中當自有定在之中始所謂下學而上達也

或問乾坤合處非所謂無定在之中與林子曰必也其太虛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余之所謂眞中余之所謂無定在之中也若所謂乾坤合處而謂之有定在固不可也而謂

之無定在亦不可也

林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而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故曰天下之大本然黃乃土之正色也而仁在其中矣故曰安土敦仁至於義也禮也智也皆根於此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渾然在中粹然至善故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繫辭之所謂繼之者善中庸之所謂不明乎善孟子之所謂可欲之謂善是皆至善之善也若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欽厥

止止之義一也亦謂之密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林子曰中本虛也原與太虛渾而爲一故曰聖人與太虛同體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論語曰天下歸仁此天下下字與天地之間間字天地之心心字皆指此中而言所謂仲尼樂處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心之本體也人能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焉則心不萌而性矣心不萌

而性則離不陰而乾矣乾爲天而黃中非天之下而何

林子曰乾☰而離☲坤☷而坎☵者先天而後天也離☲而乾☰坎☵而坤☷者後天而先天也故乾坤而謂之先天者後天之先天也而非所謂未始天未始地未始人而能生天生地生人不可得而名言之者先天也

林子曰乾之性情在於坤坤之性情在於乾此坎離之所以交而地天之所以泰也故乾

坤者性情也而謂之先天可乎

林子曰水潤下而火炎上亦其性情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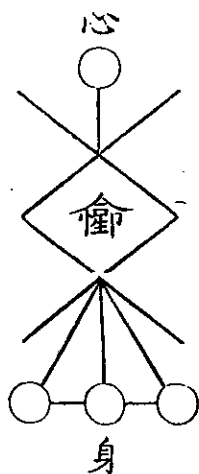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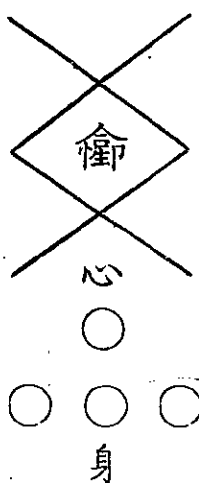
林子曰先天不屬氣而太和元氣浩然之氣皆由此中出所謂無氣而生氣也

林子曰堯舜允執之中孔子中心之中也譬之磨焉心在其中者中心也故中心之心既實則五行之心自虛矣所謂聖人無心而有心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故以其統體而言之則謂之心以其生意而言之則謂之仁

孔子曰安仁而仁安於中心之中也孟子曰居仁而仁居於中心之中也故居仁者知止也由定而靜由靜而安不謂之天下一人矣乎故曰仁者安仁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心身性命圖

此圖以性命之統乎其中者言之也

心身性命圖又

此圖以性命之歸乎其根者言之也

夫以性命之統乎其中者。此學家寥寥。自孔孟而下。世鮮知之矣。況乎性命之歸乎其根者耶。而世之知之者爲尤鮮矣。然猶得而言之。得而言之。則亦得而圖之。又況乎不可得而言。不可得而圖。聲臭俱泯。茫乎其無朕耶。而孔子之欲無言者。蓋謂此也。故作心身性命之圖二。繫之以辭。龍江林兆恩

心身性命圖說

林子曰。何者謂之爻。爻也者。爻也。孔子曰。爻也者。效此者也。何者謂之此。此也者。此也。孔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之義一也。蓋指人之眞心言之。爻之中。身之中也。乾坤之間。而易簡之理得矣。效亦像之義也。然爻必象之。以象者。何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人之身。而效法之。以爲爻也。故通一卦之六爻言之者。身之象也。心居乎四。而性與命。則蘊乎其初矣

林子曰心心也四肢百骸皆身也而屬乎精
與氣矣精藏於腎而化生之機在我也氣原
於臍而呼吸之機在我也則是精與氣也而
又屬乎命矣故精譬之水也水中有火而氣
升者氣也口噓之而成氣也氣着乎物而物
潤者精也

林子曰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
而一氣之周流故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
賢人之學存心以養性脩身以立命也

林子曰聰明睿智者心也而本於性富貴貧
賤者身也而由於命

或問爻之中林子曰堯舜之中也無思也無
爲也寂然不動而何思何慮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先天之氣備於
此矣天地人之道具於此矣仁義禮智根於
此矣先聖後聖見知聞知道統之傳統於此
矣即此爲學便是天德即此爲治便是王道

林子曰河圖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河圖
者在焉洛書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洛書
者在焉故河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
八八六十四而虛其中者中心也洛書之數
一而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而實其中者中
心也譬磨之中心以爲心者俗之所云磨心
者亦猶是也故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
曰中心安仁然世人每以肝心脾肺腎之心
以爲眞心者不識心也豈禮之所謂中心之
心耶中心也者眞心也命由此立性由此出
故混性命於中心者中也爻之中也

林子曰學從爻覺亦從爻故即此而學則爲
聖人之心學自根自本深造之自得也由此
而覺則爲天民之先覺不逆不億寂感之自
然也

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余嘗以人身之爻之動而斷其吉凶焉故一
念之動而善也不謂之一陽生而復乎由此

而舜之徒由此而舜而吉從可知矣一念之動而不善也不謂之一陰生而姤乎由此而跖之徒由此而跖而凶從可知矣故爻也者非他也心之變動即名爲爻而畫前之易廣大悉備盡於此矣故一物各具一太極而一物一爻合天地人之道而一焉者也

易曰爻也者效此也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凡天地萬物皆具此爻而天地萬物之動即此爻之動故聖人之畫爻也以效天下之動而吉凶斷可識矣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由是推之豈特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孽可卜而知也即四體蓍龜之朕兆而吉凶有不先見乎又豈特動乎四體見乎蓍龜可卜而知也即金石草木之微機而吉凶有不先見乎故自其未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此也心之未萌即爻之體而天地萬物之靜時亦猶是也自其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心之既萌即爻之用而天地萬物之動時亦猶是也

或問爻从乂而二者何也林子曰一陰一陽之道也二乂合則能變又問卦从土而二者何也林子曰一陰一陽之道也二土合則能卜故一天一地合而物生一男一女合而人生獨不觀易字之義乎古人謂易从日从月一日一月者一陰一陽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有太極不有太極則無以統陰陽不有陰陽則無以生萬物夫二乂爲爻既聞命矣而二土爲卦則亦不能無疑矣林子曰卜以知來者神也土以神用故能卜此卦之所以名也昔者箕子之敘五行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敘五事也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而其所屬則曰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也其敘庶徵也曰雨曰暘曰燠曰

寒曰風而其所屬則曰雨水暘火燠木寒金風土也朱子曰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木金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豈非所謂土以神用邪思亦屬土而以神用故曰思曰睿睿作聖若風之來也不知其所從來而其去也又不知其所從去故亦以神用而屬土也二土合則神存而吉凶已先見矣易曰八卦定吉凶若曰以通神明之德以知來以藏往而專在卦爻間者抑末矣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性命答語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何謂也林子曰純乎天而不人者是乃天之命所謂性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以其不純乎天者人也故率其天命之性則謂之道若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矣而可率乎哉率之而可謂之道乎哉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今合易詩二經而觀之豈不以天命之性出於本然而不雜者哉夫二經之旨微矣願先生借物爲喻明以敎我也林子曰余嘗譬之火焉火則絪縕於天地流行而無息也故石之擊也則自然有一點眞火生乎其間者一陰一陽之道繼善而成性也又問石而擊之胡然而火林子曰此乃石之性也而其性之所以能生焉則又不可不知矣故旣焚之石擊之則不能火矣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其命之流行不息者乎盈天地間皆是覺靈其性之炯炯不昧者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林子曰諸凡有生皆屬於命諸凡有覺皆屬於性此則別而言之然推其原則固一也

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於是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也然則生謂之命覺謂之性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盖生與理具

於命而覺之靈本乎性也

林子曰性未始神也而神則所由以覺也命未始氣也而氣則所由以生也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至於鳥獸魚鼈之屬而並生於天地者雖曰各有覺性而異於草木之無知矣則亦不免失之偏故曰惟人萬物之靈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中。則天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有不位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人而死者。形骸也。而性命則固未嘗滅矣。此蓋性命之微。其通乎晝夜徹今徹古。而無死無生也乎。但世之人不知性命。而以形骸爲性命者多矣。故有以形骸爲性命者。

有以神氣爲性命者。有以性命爲性命者。至於以性命爲性命。而性命又且忘焉者。然後方可謂之太虛同體。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無心也。無心則無覺。博厚高明。而純乎性命之正矣。人之所以異乎天地者。以其有心也。有心則有覺。見聞思慮。而鑿乎性命之眞矣。

林子曰。聖人固法天地之無心。以全性命。以成其聖。而天地則藉聖人之有心。以致位育。以成其能。故曰天地無心。又曰人者天地之心。由是觀之。天地者。聖人之師也。聖人者。天地之主也。然則何以謂之主也。林子曰。心者。身之主也。人既爲天地之心矣。不謂之聖人者天地之主乎。又問何以主之。林子曰。主之以成其能也。故民之秉彝。各具此三綱五常之性者。天之能也。而聖人則有以振之惇之。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至於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虫草木

之生生化化。亦皆天之能也。而聖人能使之不亂其紀。不失其寧。不咈其性者。亦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然而成能也者。成能之也。以人之道而治人之身。因物之生而遂物之性。是蓋天之能也。而聖人特有以成之爾。

林子曰。非以人爲天地之心也。而以人而聖人之。乃天地之心也。若不有聖人焉。則天地孰與主之。而成其能乎。故人之所以作聖者。

乃所以爲天地立心主之而成其能也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天地之性命以知天地之化育者矣然則何以謂之天地之性命林子曰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然性命所以化育也故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又問我之化育林子曰我非我也非我之我而天地在我矣天地在我則天地之化育不曰我之化育乎故知天地之化育者乃所以盡我之性命也

林子曰致中而後能率性率性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至命故天命之性蘊之於內則謂之天德發之於外則謂之王道而王道之大孰有過於位天地育萬物者乎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林子曰率性而行都是天則然性無不包而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故率性則發皆中節率性則所欲不踰率性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率性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率性則可以盡人物而參三才率性則可以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率性則可以同體太虛而太虛在我

道書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傳林子曰此乃有所謂機焉而感通之際或有以觸其機而動焉性其有不神乎於是而究其神之所從萌也則可以知機而悟性矣然此余得而言之而非其至也至矣則余惡得而言之故曰性由自悟若儒門之唯釋氏之微笑豈非其自悟邪而眞機之相爲感通也且不可以測識

而況可得而言哉至於所謂命者天地人物之所由以生焉者也故天氣也氣則有時而壞而天之所以爲天超乎其氣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地形也形則有時而壞而地之所以爲地超乎其形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人則有心身矣心身亦有時而壞而人之所以爲人超乎心身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得此欛柄則自有不死者在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命其一太虛歟林子曰安可即謂

之太虛。故謂之命不太虛也。則著於有。有則只可以名氣。不可以名命。若謂之命卽太虛也。則落於無。無則安能生氣生形。而天而地而人耶。非有非無。無聲無臭。其殆不可得而致思不可得而擬議者乎。故舜之德曰玄德。文王之德曰不顯之德。亦惟其有得於此。盡性而至命爾。

林子曰。余之立教也。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以盡人道而已矣。次而求放心存心不失

赤子之心。以明心法而已矣。又次而虛空本體本體虛空。是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所謂最上乘者。以復其心之本虛而已矣。若也不知人道。不明心法。而遽談盡性至命之學。則曰我能虛空矣者。妄也。或問先生標摘正義中。有所謂性之神寄於心。命之氣寄於腎者。何謂也。林子曰。此乃所謂性命而神氣之余蓋以人之所易知者而與之言。是亦不得已之意爾。而余心身性命圖說。大抵與正義相爲發明。亦或可以因此而持志存神。集義養氣。以漸契其性命之微矣乎。

跋

一夔謹跋。夫曰性曰命。吾師龍江先生生平之所未嘗言也。或言矣。亦只言其近者。一夔從先生受業亦既有年矣。至巳卯歲始見是集。每請命之梓氏。而先生不答也。一夔遂復進曰。一夔今竊窺先生之意。豈非孔子所謂罕言仁罕言命。

罕言性與天道歟。雖曰上智之士不世出矣。獨不爲天下萬世上智之士者謀耶。况先生之所講明。與其所論著者。皆所以繼往聖之絕學也。顧獨靳此篇而不與天下萬世上智之士共之耶。殆非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也。先生頗以一夔之言爲然。於是一夔乃敢謀之同門。共付梓氏。時

萬曆辛巳人日門生陳一夔百拜謹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陳衷瑜訂正

心爻

或問學从爻覺亦从爻其旨何如林子曰即心即爻而吾心之爻之中本無心也本無極也而所謂河圖者在我一念未起未發之中也無心而有心也無極而太極也而所謂洛書者在我感而後應發皆中節也然有太虛而後有太極有太極而後有

陰陽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有五行而後有八卦有八卦而後有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而後有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即一爻也而太虛而太極而陰陽而五行而八卦而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爻者效此也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又曰道有變動曰爻故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乎皇之所以為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乎儒之所以為儒道之所以為道釋之所以為釋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乎故以此而學則為學之大也以此而覺則為覺之先也龍江兆恩

林子曰易與天地準朱子謂之易書卦爻具

有天地之道也故能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知幽明之故以知死生之說以知鬼神之情狀以通晝夜而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

不相射。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詩人性情之正。春秋是非之公。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吾心之爻

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無所不備。而物並育焉。道並行焉。而川流。而敦化。此聖人之所以為大者。與天地同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而聰明睿知皆由此中出也。而有容。而有執。而有敬。而有別。而無不皆備於我矣。溥博如天。何其大也。淵泉如淵。何其深也。而時出之。何其神妙而無方也。然豈曰見莫不敬。言莫不信。行莫不悅焉已哉。而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此聖人之所以能配天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何其肫肫之至仁也。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焉。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焉。天下之大經。於此而經綸焉。天固大矣。淵固深矣。而吾心之爻之中。則有大於天。而深於淵矣。

林子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非他也。吾心之爻之中也。夫誰得而知乎。得而見乎。故能

不動而敬也。不言而信也。不賞而勸也。不怒而威也。篤恭不顯。百辟其刑。故曰。無聲無臭至矣。而吾心之爻之中。夫豈有聲臭之可言邪。

林子曰。性與天道。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況命乎。而所謂命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地。而無所

不具焉者也。其曰天道者，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乎性。夫誰得而言之。既不得而言之，則亦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林子曰。韶樂之盡美，而又盡善者，而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故曰性之也。

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而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故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為從容

中道之聖人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者，誠也。而形而著，而動而變而化，亦皆自然而然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孟子所謂故也。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當仁而即仁，當義而即義，當禮而即禮，當智而即智者，利也。故一也者故也。而一以貫之者利也。中也者故也。而發皆中節者利也。至於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至於建天地，質

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博厚而載物也，高明而覆物也，悠久而成物也。夫豈必待見而章，待動而變，待為而成耶。雖有亦足以發之顏子。而猶曰欲從之末由。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林子曰。天下之至尊至貴，而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而天爵固在我矣。故曰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林子曰。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孔子之時中，則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順以應之，而非有加也。

林子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而乾知坤作，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易知簡能，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莫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而天下之至精在我矣。

林子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莫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而天下之至變在我矣。

林子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莫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而天下之至神在我矣。

林子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其所以則之效之象之。無不

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而舞之以盡神。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脩已以敬。而心主於吾心之爻之中矣。而安人安百姓。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其大也。

林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其神也。

林子曰。孔子樂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之真樂也。

林子曰。不識不知者。文王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也。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之空空也。

林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之無窮盡無方體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自有真知者在焉。故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孟子曰。不慮而知。知之本體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而正覺在我矣。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詩曰。有覺德行。孔子曰。抑亦先覺。孟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者。

林子曰。吾心之交之中者。中道也。立者立此也。從者從此也。而躍如之秘蘊於此矣。

林子曰。至善之地。乃吾心之交之中。所當止之處也。而大學之所謂止至善者是也。若中庸所謂不明乎善者。蓋不明乎吾心之交之中之至善也。孔子曰。未見其止也。豈其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而顏子尚未之見邪。

林子曰。吾心之交之中。可欲之善也。而信而美而大。而聖而神。以盡吾心之分量。而非有

他也。

林子曰。吾心之交之中。自有德之可尊。自有義之可樂。故達則為天下。窮則為萬世。而天下萬世。皆吾度內。而在於吾心之交之中矣

林子曰。不忍人之心。乃吾心之交之中之真心也。人皆有所不忍。人之真心矣。以心感心。豈不冒天下於無外哉。故曰治天下可運之掌。

林子曰。吾心之交之中。乃百姓之所日用。而自不知爾。在君則用之以為忠。在親則用之以為孝。莫非吾心之交之中之所作用矣。

林子曰。人之有道也。而皆有此秉彝之常性也。而曰使自得之者。蓋得其所自有之常性而各具於吾心之交之中也。

林子曰。堯舜以此吾心之交之中。以開道統之傳也。而其所見知聞知者。蓋不過以此吾心之交之中。而見而聞。而自有相感通者在焉。

林子曰。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一皆本於吾心之交之中。而自有曠百世而相感通者在也。故曰莫之能違。

林子曰。至大至剛之氣。而塞乎天地之間者。蓋自吾心之交之中。以直養之而非他也。

林子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蓋自吾心之交之中發出來者義也。故曰義內而根於心。此孔子之所以無可無不可也。

林子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皆直從吾心之

爻之中發出來爾。日月照臨光于四方。皆直從吾心之爻之中發出來爾。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皆直從吾心之爻之中發出來爾。

林子曰。孔子燕居則申申夭夭。三變則儼然而溫而厲。鄉黨恂恂。宗廟朝廷惟謹。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見齊衰者必變。見冕與瞽者以貌。不尸不容。變食遷坐。色勃足躩。趨翼踧踖。怡怡與與。非外也。皆直從吾心之爻之中發出來爾。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可以明於天之道。可以察於民之故。

林子曰。能知吾心之爻之中。則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為學也。而學術貫乎天人。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為學也。而心思通乎性命。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為學。而天地之所以覆載者在我矣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為學。而日月之所以照臨者在我矣。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為學。而四時之所以錯行者在我矣。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為學。而鬼神之所以屈伸者在我矣。

門人[illegible]命梓

門人陳衷瑜訂正

天人一氣

林子曰夫天至大也而其絪緼之氣其殆充周而不可窮者乎夫人之生於天地間也而其剛大之氣其亦充周而不可窮者乎然天之氣之所從生也蓋蘊於天地之土中而無盡藏矣人之氣之所從生也蓋蘊於人身之土中而無盡藏矣故堯舜太和之氣孔孟浩

然之氣皆由此土中出矣若也不知人身之土中即是不知所以養之而曰我之氣能與天地相流通也余弗能知之矣

林子曰天人之際惟一氣之相為闔闢相為聯屬已爾而非有二也或問天人異矣而曰一氣相為闔闢相為聯屬者何也林子曰天人豈異邪故我而呼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發而散我而吸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翕而聚不謂之我之氣與天地之氣相為闔闢相為聯屬邪天地而春也則我之氣於焉而溫而和天地而秋也則我之氣於焉而嚴而肅不謂之天地之氣與我之氣相為闔闢相為聯屬邪此蓋天人相與之微一氣之感通者然也

或問塞乎天地之間林子曰天地即我我即天地故匹夫匹婦含冤呼天天且為之烈風為之迅雷夫匹夫匹婦至微也又安足以動天地而烈風而迅雷邪天地也風雷也匹夫

匹婦也蓋渾淪於絪緼一氣之中譬手足之疾痛也而心輒為之不寧矣故時而夏焉其氣熱即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且四海之外亦皆夏也皆夏則皆熱也時而冬焉其氣冷即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且四海之外亦皆冬也皆冬則皆冷也此非其渾淪一氣而塞乎天地之間之明驗與又問氣本塞乎天地之間矣而孟子則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何也林子曰自夫人未有所養

之先。而我則渾淪於天地絪縕之氣之中。我即天地。而非有二也。自夫人既有所養之後而天地則渾淪於我浩然之氣之中。天地即我。而非有二也

林子曰。天人一理。本無分別。若我果能執其機矣。其天地之寒暑日月。往來於吾身天地之間乎。其吾身天地之寒暑日月。往來於天地之間乎。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終始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為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天地以為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終始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

謂之充滿太虛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我之氣則無以位。日月非我之氣則無以明。四時非我之氣則無以序。鬼神非我之氣則無以靈。萬物非我之氣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生以長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為也。故得是氣也。無生無死。即有死者身。孔子所謂夕死可也矣。是氣也。有生有死。即不死者身。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虛而已矣。太虛者。先天也。先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則我與天地一太虛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虛中而自相流通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地之氣有不凝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天地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氣本充塞於其身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其身氣本充塞於天地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天地又問何以仁之林子曰直而養之以仁其身則四肢以暢而是氣自充塞於一身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直而養之以仁天地則萬物以育而是氣自充塞於天地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孟子曰氣體之充也又曰塞乎天地之間是雖有天人大小之不同而其所以充而塞之者則固無二道也

林子曰以其心而言之心固我之心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心乎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以其氣而言之氣固我之氣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氣乎故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聖人之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仁而天地萬物莫非己也

或問不位不育豈非天地之病與又將何以成能而仁之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鳥獸魚鼈自爾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亦惟心和氣和以位以育仁之以成其能也

或問人為天地之心與林子曰非以人為天地之心也而以人而聖人之乃天地之心也若不有聖人焉則天地孰與位之而成其能乎萬物孰與育之而成其能乎

或問天地絪縕之氣林子曰譬之水焉堯舜則澄而清之太和之洋衍也桀紂則濁而垢之穢德之上聞也

程子曰至仁以天地為一身以天地間品物萬形為四體百骸故堯舜以太和之氣充乎天地之身而湯武之師乃去其所垢病廓而清之爾堯舜湯武豈非所謂成能天地位育萬物者乎

或問林子之所雅言者孔曾思孟之書作聖

之功也然而從林子受業而病能愈者何也抑豈其孔曾思孟之書而作聖之功固如此邪林子曰是亦孔曾思孟之書而作聖之功可少槩見於此矣故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猶草木之根根於土草木之根根於土自然暢茂而條達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自然生色而睟面孟子又曰居移氣養移體而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能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以生色睟面而移氣移體者又當何如邪大學曰心廣體胖心既廣矣體復胖矣而謂病之不去體者妄也至若枝葉之或憔悴而枯槁也則又如之何亦惟直從於其根焉而培之而溉之培之溉之而生意有不復息乎蓋草木之根病則枝葉病草木之根不病則枝葉不病若人之心猶草木之根也心病則身病心不病則身不病故身病由於心病而體胖數語乃去病之妙方也修身在於正心而體胖數語乃為學之聖藥也

林子嘗曰心病則身病而何氏子惑焉何氏子曰我豈特不釋然於林子之旨亦且不釋然於孟子之言潘生曰孟子何言何氏子曰根心而睟面也潘生曰子獨不見愧一生於心而面便赤者乎於是何氏子始以孟子之言不誣也潘生以告林子曰爾之言豈不然哉謨盖都君二嫂朕棲古今之大惡也一見舜之頃而輙生忸怩之色者聖人俄頃之化睟面之明驗也然非特睟面之為然也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不謂之根心而見於目乎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支不謂之根心而見於言乎甚而志在高山則曰巍巍志在流水則曰蕩蕩不謂之根心而見於一指之微乎高山流水且不能匿於一指之微而播於聲音如此如無有為賢作聖之心則已如有為賢作聖之心則其所以戒慎恐懼而謹之於一念之微者其不可一息而少懈也

或問去病作聖則固有同與林子曰心法一也非惟足以去病亦且足以作聖非惟足以作聖亦且足以位天他育萬物又問心之用至於如是其大與林子曰心之分量本如是而非大也故即此心法以去病即此心法以作聖非有二也特其去其所以害我尺寸之膚澄其所以穢我清明之躬者而有大小之別爾即此心法以養其氣而充乎其體即此心法以養其氣而塞乎天地非有二也特其

充滿於一身之內流行於宇宙之間而有遠近之殊爾

林子曰孔門傳授心法自漢以來世儒鮮有知之者惟此心法見之於言則為法言惟此心法見之於行則為法行惟此心法小而試之可以却病可以養身大而用之可以為賢可以作聖若徒藉之以去病以養其不肖之身病既已矣則諸凡有遺心之事亦或冒而為之殆非余少試之初心也噫

或以病造林子而求所謂孔門心法者林子笑曰顏子三十二而卒而伯牛之疾則曰亡之命矣夫豈其不知孔門心法邪譬之草木有根則生無根則死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余惟小試而利導之庶有微效或足以興起其為賢作聖之心亦或足以發明體胖根心等章殆非孔曾思孟門人之語爾

林子曰世之治學術而病學術者多矣兼愛則為仁之病也為我則為義之病也不動心

則為心之病也疏釋則為孔曾思孟之書之病也故達而行其道而人不病於政治則堯舜其人也窮而明其道而人不病於學術則仲尼其人也今皆病於學術矣而仲尼之心法不著意者疏釋盛而議論多主於先入而揣度逆億以自鑿其智乎此古今之病之最大也而其為害也殆有甚於夷狄猛獸余為此懼則亦安能得倉扁之聖藥播其方於遠邇以瞑眩此先入者流乎

或造林子而問曰。士希賢賢希聖。古人則有是言矣而農與工商亦可以希賢希聖歟林子曰。子獨不觀之舜乎。亦農而耕。亦工而陶亦商而漁。豈非古之所謂大聖人邪。況夫士無定名。苟能希賢。則雖農

與工商抑亦可以爲士矣賢無定數苟能希聖。則雖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賢矣。且農與工商而天性之果與士異乎否也。曰。未始異也。林子曰。使天性之果與士異焉。不有以教之可也。使天性之果與士不異焉。不有以教之不可也。天性

之。師教之。安知不有賢聖出乎其間邪。或者以農與工商則朱之學焉。非以天性之之異也。林子曰。子之所謂學者何學也。曰。經書子史百家言。士之所以能希賢希聖也。林子曰。孟子所謂人皆堯舜。而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豈專在於經

書子史百家言邪。且經書子史百家言。始自何代。文字未製書契未興。而羲黃以前。神聖何其多也。然六經四書。孔門之心法固在也。豈非希賢希聖者之所不可廢邪。而朱子則曰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耳。夫六經四書特爲輔如此。而況於

子史百家言者乎。且孔子之所謂好學者。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焉。而顏回之不遷怒貳過也。則亟稱之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而宋儒亦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而宋儒亦曰學莫貴於變

化氣質。凡此皆希賢希聖之大也若舍此不務。而偏索之子史百家言焉。則是炫多以自侈其博矣。豈曰心身之益。希賢希聖之學哉。龍江兆恩

三教正宗　　門人盧文輝訂正

存省規條

凡諸生從余受業者。須當不分寒暑。不分晝夜。不分動靜。時時刻刻要持孔門心法。能持孔門心法。則心在腔子裡矣。存養省察之功。其可以斯須而或離乎。規條于左。

一士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為士。農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為農。工者商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為工為商。至於一視一聽。一言

一動。無不心在腔子裡。方為能持孔門心法也。

一坐不必趺跏。當如常坐。夫坐雖與常人同。而能持孔門心法。則與常人異矣。卧時亦然。亦如常卧。亦要心在腔子裡。

一晝而坐夜而卧。理之常也。夫坐卧雖有晝夜之分。而心在腔子裡。則無晝夜之分矣。

一坐時不持孔門心法。便是坐馳。孟子所

謂放心者。豈必心放於色。心放於財。然後謂之放心也。即此坐馳。便是放心。

一應事時。須當時時刻刻省察此心。還如靜坐時否。不動心否。不動氣否。不悅色。不悅財。不悅紛華否。

一應事時。如不能不動心。不能不動氣。不能不悅色。不能不悅財。不能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未至也。須當痛自悔戒。如或能不動心。能不動氣。能不悅色。能不悅財。能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有道也。尤當益加勉勵。

一動時固易動其心。靜時亦易動其心。心在腔子裡。則自然不動矣。

一靜而存養。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動而省察。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

一持孔門心法。不特於出門使民之時。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甚而至於造次顛沛之際。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

一省察之功。尤當先乎其大者。其事君也果能忠乎。果心在腔子裡乎。而一念之忠。果出於中心之誠乎。其事父也。果能孝乎。果心在腔子裡乎。而一念之孝。果出於中心之誠乎。至於天顯之序。交遊之信。固人道之所當然。而造端之始。居室之微。尤人情之所易忽。若舍此人倫之大。而不知所以省察焉。縱有身心性命之學。豈不失之荒唐杳妄。非余弟子也。

一心本活潑也。若操存堅執。而必其心之不動焉。是亦告子之不動心也。豈余所望於諸生邪。

一近來習靜之徒。不知孔門心法。而枯坐於一室之中。日不窺戶牖。夜不就寢席。亦既迷矣。又況離父母。絕妻子。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自以為高且潔者。斯其為迷也大矣。蓋由大道久湮。聖學不著。故

邪師邪說得以入人之深如此若諸生中有能宣明余教以開斯人之徒之迷焉是乃余之眞弟子也

或覽林子心聖教言而謂林子之言之易也林子曰聖也者心也故聖人不外心以爲聖者易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非獨余易之雖孟子則固易之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非獨孟子易之雖顔淵則固易之周公曰惟狂克念作聖非獨顔淵易之雖周公則固易之予其疑余之言乎則周公顔孟亦皆不足信歟至是乃始以林子之言爲然遂問作聖之功豈亦若是其易乎林子曰得其門而入雖易而入其域而優則難又問所入之門之易而優入其域之難者何邪林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聖卽心也則心固在我矣聖之存主之謂心心卽聖也則聖亦在我矣余故曰得其門而入者易心雖在我而分量廣博之如地不可得而盡也聖雖在我而至德峻極之猶天不可得而躋也余故曰入其域而優者難然仁與聖一也知仁則知聖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其易也其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之莫能勝也行之莫能至也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爲仁致一之功又何如其難邪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何其易也其曰夫聖孔子不居惡是何言也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由此而美而大而聖是作聖積漸之功又何如其難邪此一動一靜之間而存養省察眞不可以斯須而或離也雖然靜而心在腔子裡而靜不離於斯須也人或有知之者至於動而心在腔子裡而動不離於斯須也豈非人情之所易忽哉惟其爲人情之所易忽也故余每語諸生必於動中而日致其

嚴焉此存省規條之所由作也子谷子龍

江林兆恩

七竅答問

門人盧文輝訂正

或問聖人之心果有七竅歟。林子曰。非惟聖人之心為然也。是雖常人之心。亦皆有之。其人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聖人之心有七竅而常人之心亦有七竅。猶聖人之身有九竅而常人之身亦有九竅也。夫外之九竅既不異矣。而內之七竅有不同乎。余今且先以外之竅。若耳若目以開子之迷矣。而子其試聽之。古人有言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豈真謂耳之聾有所不聞。目之盲有所不見邪。特以其聽所不當聽。視所不當視。而以為聾為盲爾。大學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蓋以其心之有所於奪。而不見而不聞。而非他也。且子獨不思聖人之耳之目與常人不異矣。而聖人則謂之聰謂之明者。何也。又不思常人之耳之目與聖人不異矣。而常人則謂之聾謂之盲者。何也。豈非聖人之耳之目。

聽所當聽。視所當視。而謂之聰。而謂之明歟。又豈非常人之耳之目。聽所不當聽。視所不當視。而謂之聾。而謂之盲歟。故耳不聽惡聲。目不視惡色者。伯夷也。而耳逐於聲。而為聲所奪。目逐於色。而為色所奪者。則非伯夷矣。

或問心是聖人。既已習知夫子之教矣。而聖人之通達萬變。豈不從心中之七竅出歟。林子曰。然。又問常人既有此七竅矣。而不聖人者。何也。林子曰。常人何嘗不聖人邪。但李杜迷其竅於詩。而不聖人也。韓柳迷其竅於文而不聖人也。孫吳迷其竅於譎正。而不聖人也。蘇張迷其竅於從衡。而不聖人也。若此數君者。果能反其竅而聖人焉。又安知其不聖人邪。書曰。惟狂克念作聖。而況非狂者乎。

林子曰。荒其學於多識。役其知於徧物者。忘其竅而不自知其心是聖人也

或問夫子每曰竅一也。心之竅則能知。猶口之竅則能言者。何也。林子曰。吐辭為經。矢言

為訓豈非從聖人之口中出邪而聖人之始生也則亦赤子矣口卽能言乎否也聰明睿知千變萬化豈非從聖人之心中出邪而聖人之始生也則亦赤子矣心卽能知乎否也譬之反舌無聲竅尚未開也春至能言則其竅開矣若二八之男二七之女生人之竅旣開而始有父母之道焉推之至於一牝一牡一雌一雄又推之至於極微極細而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竅莫不有知莫不有此生道也

夫豈惟曰人曰物爲然哉是雖天地之大亦且不能違矣而春而夏則以生以長而秋而冬則以收以藏若不得其心之竅而曰能聖也則余不能知之矣

林子曰蘇張而赤子也口之竅尚未開焉是雖期吃之徒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合從連衡以雄天下而天下之辯士誰能及之仲尼而赤子也心之竅尚未開焉是雖庸鄙之夫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聰明睿知以高萬古而萬古之賢聖誰能及之

林子曰奪於五聲以塞其耳焉而欲爲師曠之聰不可得已奪於五色以蔽其目焉而欲爲離婁之明不可得已奪於五欲以亂其心焉而欲爲孔子之聖不可得已

林子曰余嘗譬之掘井矣得其竅以及泉也又嘗譬之鑿牖矣得其竅以通明也若不得其心之竅以作聖焉則又何異於就石田以種黍禱石女以謀嗣也不其難乎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虛則能靈靈則能知若物之以塞其竅焉則竅爲有物矣竅旣有物則便不能虛不虛則便不能靈不靈則便不能知不能覺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但曰物欲之物也或稍有絲毫意見以存乎其中焉卽名爲物物則不虛虛則不物物則失其心之本體矣豈曰人性之初哉故學也者學以復其性之初也

或問闔戸之坤闢戸之乾林子曰諸凡形而

塞者。盡屬之坤矣。諸凡氣而通者。盡屬之乾矣。故坤闔戶也。而雷霆出地而震。草木出地而芽。山川出雲而通氣者。不謂之闢戶之乾乎。又問乾闢戶也。坤闔戶也。而畫之爻則曰乾☰坤☷者何也。林子曰。☷之戶本自闔也。而☰之健則往來乎其間而闢矣。故☷之中。☰也。

或問吾身之中。何者為乾坤之戶。林子曰。令槩以一身言之。乾為首。坤為腹。由是觀之。則

首與腹。乃乾坤之戶也。又專以心腎言之。心離也。離屬火。而神存焉。以思以慮。若其始之未能思未能慮也。是亦乾而已矣。腎坎也。坎屬水。而精存焉。以生以育。若其始之未能生未能育也。是亦坤而已矣。故伏羲之易。則先天矣。乾南而坤北者。其戶闔也。文王之易則後天矣。離南而坎北者。其戶闢也。如此則乾闢坤闔之說。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而先天後天之說。蓋以坤之闔處。即為乾矣。

林子曰。余之學。淘沙見金者二。有淘心中人欲之沙。以見天理之金。而七竅本自啓者。有淘身中濁氣之沙。以見清氣之金。而七竅亦能開者。或曰。淘人欲之沙於其心焉。則吾既已知之矣。而曰淘濁氣之沙於其身焉。乃吾之所未喻也。林子曰。人孰無心也。人之心孰無此七竅也。特為有知有識者。而人欲之沙。荒此七竅而迷矣。又為無知無識者。而濁氣之沙。蔽此七竅而迷矣。子曷不觀之目若耳

乎。豈必奪於五色而令目盲也。而胬肉攀睛。則目不能見。豈必奪於五聲而令耳聾也。而結核內塞。則耳不能聞。夫耳目則亦有然者。內觀七竅。亦復如是。又曷不觀之水與風乎。水之流乎其渠者。達也。苟有以壅之。則水不能流。風之入乎其竅者。虛也。苟有以實之。則風不能入。夫物則亦有然者。反觀七竅。從可知矣。

七竅答問小跋

邇者吾

師龍江先生所著心本虛篇心本虛直指絲銀喻及此七竅答問九思既焚香拜讀而卒業矣乃問於先生曰所謂七竅者非靈關之謂歟而所謂神理者又非寶藏中之絲銀歟先生曰然然則何者謂之神理先生曰見父之頃而孝之理卽在焉見君之頃而忠之理卽在焉見孺子入井而怵惕

惻隱之仁理卽在焉不待安排不待擬議譬疾呼谷中其應至速不謂之神理而何夫神理固從七竅中出矣而七竅之未卽能通也又將何以啓之先生曰汝不觀之易乎重坤而其陽來復也兼艮而其道光明也九思曰豈非大學所謂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而能慮能得乃由此其基乎先生曰然於是命九思紀之而敬書卷後門人黃九思謹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衷瑜恭閱

初學篇

謝顯道程氏之門人也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明道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又曾往見伊川伊川問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故必始於慎思慎慮之功而造於何思何慮之地斯為學者有漸之學也

昔子夏學於孔子也而曰出見紛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胷中未能自决程明道嘗自謂曰獵令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夫子夏聖門之高弟也猶惑志於紛華明道宋儒之卓然者尚喜心於見獵攝心之功不其難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以其舍之故亡也若能知之自能操而存之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又曰心要在腔子裡此所謂知亡而操存之也

李清庵曰向平常踐履處把箇損字來受用損之又損之損來損去損到不得處此其所謂塵心要日損日消者歟故曰為道日損

司馬子微坐忘論曰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滅務令安靜浮游亂想亦盡除滅晝夜

勤行須臾不替又曰無問晝夜行住坐卧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其可任其憧憧往來而不知所以求之邪故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

坐忘論曰愛欲思慮是心荊棘荊棘未除嘉苗不茂故初學之士當如耨者之去草務拔其根則吾心天然之種子自然發生矣或者以思慮比之愛欲而為心之荊棘也可乎林子曰為心只在愛欲上思慮是心之失則荒

也心既荒矣非荊棘而何

王棲雲曰二六時中理會自己心地看念慮生時是邪是正邪念則便泯滅著正念則當用著又曰要自作得主不一向逐他去如護眼睛但有纖塵合眼不受又曰粉心碎骨惟心莫動又曰居大衆中及有作務專防自心不可易動常搜已過不管人非又曰念念在道遇害不遷拚此一身更無回顧精進直前生死不懼便是個有志底人也

林子曰大學格物之旨最為頭腦工夫或曰何者為物何以格之林子曰物者物也格者即書所謂格其非心之格也故心之能知者猶日月之能照也心之蔽於物而不能知者猶日月之蔽於浮雲而不能照也惟當於有事無事之時專防自心不可蔽於外物而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夫是之謂格物

初學之要惟在自己心上做工夫蓋心辟木之本根也本根既已堅固枝葉自然茂盛若徒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賢大學問亦惟近裏着己都從心上做工夫爾

初學之士惟當有真實念頭真實工夫時時提惺此心不至昏昧放逸戒慎恐懼防乎其防務使此心復其常明之本體而一毫之私欲必克治之然後已也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由是觀之初學之功事心焉盡之矣事心之功主敬焉盡之矣故曰千聖一心而主敬以事心者真初學之要道作聖之良方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乃思慮之心釋氏所謂肉團心者是也而此心之憧憧抑何其危邪故艮其背焉此心則藏乎其後而思慮之心有不虛乎行其庭焉此心則伏乎其中而思慮之心有不虛乎思慮之心既虛而何思何慮之本體固在我矣（此章以下門人陳衷瑜集錄）

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

其曰主靜者。非以靜爲主也。以其心之有所主也。故靜然而主也者。豈非定而主之以立人極者與。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若也不知心法以事其心焉。是雖槁形岩穴。坐老蒲團。外若靜矣。而其心則猶然馳乎其外者。不能敬也。

林子曰。夫事心固有法矣。而心之難持。殆有甚於風馬牛之不可得而馭也。古人有言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不有絡之以馭馬也。馬其可得而乘乎。不有穿之以馭牛也。牛其可得而服乎。而孔門心法。乃所以馭此心之馬牛而不使風也。

林子曰。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假此心法。以復此真心爾。真心既復。又焉用法。若未得此真心而無有所謂法者。譬舍舟楫而渡江河。未有能濟焉者也。

林子曰。堯之欽。與孔子之敬一也。心之主乎

其中也。然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他如經傳之所紀載。有所謂艮其止。止其所者。有所謂安汝止。欽厥止者。思不出位。緝熙敬止。在止至善。不息而久。蓋有不可得而悉述者。是皆所謂敬也。是皆所謂心法也。以先立乎其大。而不為小者所奪矣。

林子曰。磨之利於人也。以其樞也。若磨之失其樞也。則亦無所用於磨矣。磨無所用。而謂之磨也可乎哉。舟之利於人也。以其舵也。若舟之失其舵也。則亦無所用於舟矣。舟無所用。而謂之舟也可乎哉。若夫不知心法。不知心極。是亦磨之無樞。舟之無舵也。無樞無舵。而謂之人也可乎哉。

林子曰。磨之有樞者。磨之心也。而其所以旋磨之樞也。可無其法乎。舟之有舵者。舟之心也。而其所以操舟之舵也。可無其法乎。若夫人極也者。心極也。猶磨之樞。舟之舵也。而其所以立心之樞。操心之舵者。獨無其法乎。易

曰天行健而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居其所也故北辰也者天之樞天之舵也而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獨不有樞獨不有舵獨不有北辰乎

李延平之教人也只要得學者靜中有個主宰存養處林子曰所謂主宰存養者果何處也若能知個主宰存養處雖動亦靜也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

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心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林子曰此非有孔門心法不能知也縱能深思自得須當就正有道則庶乎聖人之所以示人者為不差矣

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或問孔子聖人也亦有師與林子曰此非惟孔子為然也雖古之聖人亦皆有之黄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克學乎君疇舜學乎務成昭禹學乎西國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號叔周公學乎太公古之聖人亦皆有師乃何獨至於孔子而疑之又問講論經旨亦是學與林子曰此亦學也而非其所先焉朱子曰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然而何者謂之本原何以涵養之林子曰此自有心法在焉非得真師則亦莫能知矣

時有欲習匠人之技而恥受命於工師惟日取魯班遺書而莊誦之者數年乃遍叩諸工師而論難之曰如此而柱如此而梁如此而斧如此而鑿工師不能辯也有胡姓者聞其名召之作室洋洋然自以為天下之良工也既而授之斧則不能操也授之鑿則不能持也授之柱授之梁則不能斷也胡姓逐之林子聞之嘆曰此亦趙括之父書也見聞之知終不適於用矣

或問曰見聞不足知與林子曰儒者之學自有孔門心法在焉若不知心法而見聞以爲知者見人之見聞人之聞知人之知也知人之知故言人之言也至於言人之言而每自以爲得者得人之得也譬司人之財者非不有所積也但所積之財寔非其所自有也財非其所自有矣而謂之有財此有用也可乎言非其所自得矣而謂之有德必有言也可乎若夫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而吾身之內則

自有真消息者在焉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故不知心法則不知幾希不知幾希則不知真消息不知心法不知幾希不知真消息是不以德性之知以爲知也顧乃見人之見以爲見聞人之聞以爲聞知人之知以爲知言人之言以爲言得人之得以爲得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而自矜其有也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林子曰昔有風奴者奴於王侯之家有顛氣人咸以風奴呼之風奴每誇於人曰我奴也雖貧且賤而所見聞者則盡富貴也又嘗與他王侯家奴鬭其富貴而不知其非已有也若夫以人之見爲已之見以人之聞爲已之聞又且訑訑然而自侈其美者是亦風奴之富貴也故曰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見聞之狹難以體道豈其所謂孔門心法以尊德性而爲孟子自得之學哉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

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入德之門真莫要於此矣而邵康節乃曰心要放者何與若也不知下學之有爲而着於空焉則謂之落空漢而操存主敬之工夫殆亦未之聞與若也不知上達之無爲而着於相焉則謂之守尸鬼而太虛無我之分量殆亦未之聞與

林子曰心不存則氣質之性不除心不放則天地之性不見

或問曰學以無爲爲大與林子曰何哉汝所

謂無爲者。或曰。聖人無爲也。天無爲也。若有工夫。則是有為矣。豈曰聖人同天之學哉。林子曰。昔者孔子大聖人也。猶曰下學上達。顧我於孔子何如也。而以無爲爲大耶。子以爲不學不立。而可以耳順不踰矩乎否也。不善不信。而可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乎否也。不致曲而能化乎否也。不時習而能悅乎否也。不樂而生。而能惡可已乎否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豈吾子乃性之者。豈與堯舜等爾。而無待於反之之力耶。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豈吾子乃誠者。本體本自寂然。而無待於誠之之功耶。

林子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下學上達之明訓也。若也徒誦行遠登高之言。不識自邇自卑之漸。不曰忠恕。而曰一貫。不曰利仁。而曰安仁。不曰明則誠。而曰誠則明。豈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哉。由邇而遠。自卑而高。不凌節而施。不躐等而進。斯乃下學之士。所宜循序而漸進也。

林子每以大學毋自欺語二三子曰。人其可得而欺也。心其可得而欺乎。心之所以不可得而欺者。以吾心之鬼神。至聖至靈者在焉。夫誰得而欺之。或問所以能不欺於吾心之鬼神者。豈其無有所謂心法也與。林子曰。其不以冥冥惰行。而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而隱之見。而微之顯。而伏之孔昭者。吾心之鬼神。炯炯而不昧也。如此。豈其可得而欺哉。然不欺之要。惟在謹獨。程明道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若能知所以謹獨矣。而存心而主敬。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而天德王道便在我矣。此謹獨不欺之功之所以為大也。

林子曰。君子之學貴信。信也者。信吾心之一聖人也。信吾心之一天地也。信吾心之本自吳大。本自聖神也。信吾心之本自高明。本自悖厚也。

林子曰學者之於道惟恐其不能知不能信爾苟知矣而未有信之而不篤也苟信矣而未有為之而不力也故信吾心之一天地也則必思所以同乎天地也而博厚高明之本體在我矣信吾心之一聖人也則必思所以造乎聖人也而美大聖神之極功在我矣故不知則未有能信焉者也知之而不信者何邪不信則未有能為焉者也信之而不為者何邪

林子曰夫毀譽榮辱利害死生果足以貳孔子之心乎否也若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之足以貳孔子之心也其何以為孔子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亦果足以貳盜跖之心乎否也若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之足以貳盜跖之心也其何以為盜跖夫豈惟孔子之至聖盜跖之大惡為然哉諸凡天下之知愚賢不肖也而其所以為知為愚為賢為不肖者若稍貳心於毀譽榮辱利害死生焉則亦何以為知為愚為賢為不肖也

林子曰二三子從余受業亦有年矣或有直道而利而生者亦或有曲學而利而生者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或有曲學而害而死者亦或有直道而害而死者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抑或有直道而利而生而曲學者豈曰不得利而亦且動之死地抑或有直道而害而死而曲學者豈曰無有害而亦且得以長生二三子何擇焉將

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至於仲尼無上下之交鄉原有原人之譽顏回簞食而夭死盜跖膾肝以壽終夷齊采薇景公千駟凡類此者載之經史不可悉紀豈必有識之士然後能考其得失哉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若於此而不知所擇焉則前日之所以來受業者何為也哉二三子其試思之

林子曰學以三綱五常為先務而古先聖賢有從三綱五常而煉其心者學以士農工商為本業而古先聖賢有從士農工商而煉其心者學以拂亂所為為能動心忍性而古先聖賢有從拂亂所為而煉其心者學以傾覆流離為能了脫生死而古先聖賢有從傾覆流離而煉其心者然靜而心在腔子裏而心不離於斯須也人或有知之者至於動而心在腔子裏而心不離於斯須也豈非人情之

所易忽耶惟其為人情之所易忽也故余每語諸生必於動中而日致其嚴焉昔者有問於謝上蔡曰一日靜坐見一切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曰此只是靜中光景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朱子曰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已上却無此說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若存養之功而必專在於靜坐時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為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已之心也

林子曰不夏臺其能湯乎不羑里其能文王乎不陳蔡其能孔子乎此皆以聖人之金試之以蒙難之烈火矣豈復有渣滓之未化而有待於煉耶無所待於煉而復煉之不謂之聖人之金已精而益精而盛德至善難乎其為繼者殆為是爾

林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此何心也夜氣不存而違禽獸不遠者此何心也嘑爾蹴爾身死而不受者此何心也萬鍾於我何加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此何心也既見牛則不忍其觳觫者此何心也未見羊則以羊易之者此何心也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此何心也吾退而寒之者至此何心也是皆所當察識焉者也

林子曰平旦之氣平旦之心一聖人也旦晝

以存旦晝之心。一聖人也。又曰。一念而不昧其心焉。一念之聖人也。一事而不昧其心焉。一事之聖人也。惟在乎察識而擴充之爾。程子曰。充得盡時。便是聖人。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以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者。擴而充之也。無所往而不為仁。無所往而不為義者。充之而至於盡也。故即其善端之發見者。驗其心之一聖人也。充其善端之極致者。純其心以為聖人也。

林子曰。知所以致曲而識矣。由是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而化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修身矣。由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盡己之性矣。由是而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而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充之而至於盡也。

門人林文章
陳大協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校正

教外別傳

或問不曰傳而曰別傳不曰教而曰教外者何謂也林子曰聖人有至教悟性有別傳故教外之教謂之至教不言而傳謂之別傳而汝以為教外別傳者其有所於傳有所於教乎其無所於傳無所於教乎傳而無所於傳教而無所於教乎無傳而有所於傳無教而有所於教乎其傳而不在於傳教而不在於教乎其傳而非其所傳教而非其所教乎無傳無無傳無教無無教其殆機之相為啟而神之相為通乎然必至於不知有傳亦不知有別傳之傳不知有教亦不知有教外之教不知有機亦不知機之相為啟不知有機之神亦不知神之相為通然後方可謂之無教之至教無傳而有傳也龍江兆恩

谷神靈關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即呼即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歟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靈關靈府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其靈府之義歟林子曰靈關靈府其義一也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夫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充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也

神理

白沙白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林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為天也地惟有此神理而地之所以為地也人惟有此神理而人之所以為人也物惟有此神理而物之所以為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況人乎而況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而人而物亦復如是故天地有壞而這箇不壞所謂這箇者蓋指神理而言也道氏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死者以此

乍見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與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

孟子曰令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是乃順而應之之妙機而聖人之所以聖也其有外於斯乎

以利為本

或問以利為本林子曰豈非釋氏之所謂在事之先取以本利者乎惟其本而利也故其以利為本而孔子則罕言利者何也惟此利字不有顏曾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繫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利也者不屬於擬議而亦無事於擬議自能成其變化順以出之而無所於為也其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者豈非所謂下學致曲而誠之功以造於上達動變而化之地耶故擬議者可得而言之而使由也而利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使知也

鳶魚飛躍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其皆天機之自然乎而吾心之活潑是皆鳶

魚之飛躍。天機之自然也。若也不知自然之天機。而曰能悟性者未也。

無言無隱

或問道其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夫道惡得而言之。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有言者。而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隱乎。道其可得而言乎。無言無隱。亦惟在於知機而契機爾。

契機知機

林子曰。太上契機。其次知機。或曰。敢問何以謂之契機也。林子曰。契機也者。契其機也。機蓋與我相為乎。契而不二者。契機也。故契機也者。不知是機是我。是我是機。又不知即機即我。即我即機。殆將不知有機而忘機。忘我不知有我而忘我。忘機者矣。豈曰知之云乎哉。

一以貫之

余嘗考之曾論矣。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別傳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真機存乎其間者。即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曾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曾氏之傳。既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非孔子者乎。

機通天地古今

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既萌。則即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然而機也者。乃所以通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故我能契其機焉。則天地人物之機。我得而握之矣。微乎其微

不可測識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其機之相為感通也不惟無內無外亦且無後無先若堯舜之於湯湯之於文王文王之於孔子後先相去則固若是其遠矣而其所以聞而知之者豈其有所於傳邪抑豈其無所於傳邪故能明乎無傳有傳之機則後先之遠誰得而限之或者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古今特旦暮爾而又況聖人之機流通於天地人物而未嘗有暫息者乎又問何者是聖人之機林子曰天地人物之機聖人之機也聖人之機我之機也故我有所觸而契其機焉是亦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而天地人物啟我以機也豈必游於聖人之門親炙輝光然後能契其機邪然機也者無天無地無人無物無非此機之所流通但天地人物日啟其機以示人而人莫之知也夫機則固若是其微矣以此教人豈不令人疑畏而自阻邪林子曰天下

無二道聖人無異教抑亦先觸其機而使萌爾若孟子所謂引之者乃所以觸其機也故曰躍如又曰吾如有萌焉何哉有萌之機躍如之秘也躍如之秘戚戚之心也而孔子之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莫非所以因其機而利導之爾

機徹天地人物

林子曰機之未萌則謂之性性之方萌則謂之機夫唯其機之萌之本乎性也故能徹天徹地徹古徹今然豈惟人哉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夫鳳凰遠矣而鳳凰之所以覽德輝而來儀者以物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為感通者在而非天人之所能知也夫物且有然矣而況人乎豈惟物哉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夫天地大矣而天地之所以賴聖人以成能者以天地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為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

所能知也夫天地且有然矣而况人乎

契機知性

或問心之生意之謂仁矣而謂仁為機可乎林子曰心之始萌之謂機機一萌焉而仁則油然而生矣故孔子每言仁豈非欲人契此生機而知其性也哉故其生之性者仁也其動之微者機也

不得吾心

孟子曰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此齊王之觸於所感者然也無所於思無所於慮擴而充之是心足以王矣或曰齊王好勇好貨好色而不忍觳觫之心豈真有得於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邪林子曰齊王不忍觳觫之心固自發之固自忘之殆非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也故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若或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焉則此不忍之心也何為乎反而求之而不得邪但聖人

之心無時而不寂然也無時而不感通也而齊王見牛之頃聊足以見其真心之未嘗亡也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即為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未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未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啟之而自契其機者

孟子因機利導

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

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齕者豈不喜得其間而為轉移齊宣王之一機耶。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耶。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即此見字。最當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啟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以反而求之。

而所謂不忍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其機固顯。蓋亦情然而未之知矣。機且未知。而況可得而契乎。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與危搆怨之問。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與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即此覺悟。便是良心。夫良心既已見矣。顧乃不能轉移此大欲之心。而為不忍人之良心者何耶。然不忍人之良心。人皆有之。若不知所以覺悟而轉移之。則已。苟知所以覺悟而轉移之。欲仁仁至。何遠之有。

擴充轉移

林子曰。善心一萌者機也。因其機而擴充之。而由微而顯之功。不可不知也。不善心一萌者亦機也。因其機而轉移之。而反惡為善之功。不可不知也。

卓爾躍如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耶。林子曰。

顏子之所以稱為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為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機也者其神乎。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言之所能傳也。是雖孟子。亦且不能發其蘊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

強言顯道

林子既已論著別傳矣。而又申之以機說者何也。蓋道之不明久矣。故不得不假之言。以

言其所不能言者亦不得不假之言以言其所能言者夫其所能言者言之可也而其所不能言者則亦懸得而言諸言之愈支而道為之益晦余既知之矣既知而復言之者何也庶天下萬世亦或有因余之所能言而得余之所不能言者是乃余之心也

風旛

或問風旛妙義可得而論與林子曰說什麼是旛說什麼是風奚取於相如如者空空以露真相相以顯真空真相元無相真空元不空辟如眼中童子鏡裏影像生於無生非空非相風旛妙義豈不是機機不可測機不可知不可思議當機契機

林子曰風旛妙義非關文字知忘所知乃契真機汝以為仁者心動其有所待於旛於風耶抑無所待於旛於風耶本來心體蕩蕩寂空勿生一念彼感此通言即非寄豈得而論一觸便悟目擊道存

或問林子嘗曰見而有不在於見聞而有不在於聞者何謂也吾竊惑焉林子曰會得此意則古人所謂無眼人能見無耳人能聞者自當知之矣由此觀之豈曰見而不在於見而其所以見者則又不在於眼豈曰聞而不在於聞而其所以聞者則又不在於耳或人不悟又問林子曰汝之耳也能見汝之眼也能聞汝今必索見於眼求聞於耳則風旛妙義汝又焉能知之夫既曰不在於眼於耳矣抑豈其不在於色於聲耶林子曰見聞有實體悟性有神機非色非見非聲非聞則自有見性聞性之實體者在不生而不滅也又問何以謂之見性聞性而不生滅也林子曰色有生滅矣故見有生滅而其見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聲有生滅矣故聞有生滅而其聞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

無情說法

林子曰無情說法殆非有情者之所能知也

或問無情豈能說法。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我之性也。皆我之性。則皆我之機也。夫豈惟風旛為然也。至於釋迦拈花。衆皆默然。惟有迦葉破顏微笑。不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夫豈惟拈花為然也。至於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釋迦良久。遂能開其迷雲。令之得入。故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不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彌陀經曰。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而後世禪學之士。能會此意

者亦多有之。其曰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曰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曰山河大地。是眞善知識。曰徒費言語。吾嬾寧假曲拆。但日夜煩萬象為我敷演。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曰鍾鳴鼓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着思惟。山僧

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曰簷前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曰盡大地是眞空。遍法界是妙有。此其畧也。是皆所謂無情說法也。若夫儒門則亦有之。其曰滿目江山一任看。而濂溪為之心醉。曰聞聲見色只如常。而敬夫為之豁然。曰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而閱道為之撞彩。至於所謂交翠庭草。自得盆魚。月到梧桐。風來楊柳。一般意味。是亦說法之無情也。故以彼之無

情。若有以獲我之心。以我之無心。又有以得彼之意。而彼我兩忘之下。則自有相為感通之機者在焉。然當是時也。而謂之有情可乎。不也。謂之有意可乎。不也。而彼我兩忘之下。似亦不可謂之有情。似亦不可謂之有意。謂之無情可乎。不也。謂之無意可乎。不也。而相為感通之際。似亦不可謂之無情。似亦不可謂之無意。到此境界。蓋有莫知為之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思之不及。測之不得。則

亦何以謂之有情何以謂之無情何以謂之有意何以謂之無意要之存乎其人而迷悟有不同爾故悟者當知自得而迷者實難與言

了心

胡生覽別傳而以林子為隱也林子曰汝以為性其可得而言與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余必欲強而言之豈不及以晦道邪汝欲悟性曷不以孟子躍如章與余別傳而並觀之

庶乎知機契機而有悟入處也數日胡生復來見曰性由自悟古人雖有是言矣而契機悟性殆有甚於登天之難也林子曰余昔之與汝言者皆大匠之繩墨羿之彀率孟子所謂引之者中道而立是也若巧則在人是雖大匠與羿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又問何者謂之中道何以立之林子曰中道也者中道也吾身之黃中吾身之河洛也故能立此中道而伏羲之圖大禹之書都由此中出矣

而易之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則皆寓言也若也不知吾身之河洛而必索圖於河然後能畫八卦索書於洛然後能叙九疇則天之所以錫聖人而聖人之所以則天者似有涉於跡而非天地聖人神通默會之真機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大禹之叙九疇不謂之見性以後事邪林子曰河圖洛書乃我天命之性中發出來爾而聖人之所以悟性以作聖者則亦與人同爾豈謂聖本生知而非學之

所能至也哉然別傳之教時雨之化也故孟子躍如章即續於五教之後而世之儒者鮮有知之者夫豈惟三氏為然也至於詩文之小技亦皆有別傳若游藝之徒不能自命一意自出一言而惟影響於古人之詩以為詩而非所以為詩也古人之文以為文而非所以為文也夫詩文且然而况於三氏之大道者乎故為儒而不知有別傳豈能盡性而謂之聖學不可也為道而不知有別傳豈能得

性。而謂之玄學不可也。爲釋而不知有別傳豈能見性。而謂之禪學不可也。余今復以躍如章以與二三子言之。若孔子之所謂約禮敦仁。孟子之所謂根心盎背。是皆所以引之者。以立中道也。然性乃人人之所固有者。而躍如自得。又非有所待於人也。二三子甚毋曰高美難及。而自謂不能也。古人有言曰悟性還容易。了心寔是難。故了心也者。了此心也。了心則心無其心矣。無心之心。是謂真心。

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性其有不可得而悟乎。余於是而知了心之學。是乃悟性之第一義也。

致虛

林子曰。心本虛也。若欲悟性。莫先致虛。惟虛故靈。靈則能悟。不虛不靈。豈曰能悟。

天啓壬戌歲仲秋月門人陳乗瑜録補
卓朝日
李大渝 命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陳衷瑜叅閱

何思何慮解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本體也而寂然感通之機在我矣或曰天下何思何慮豈非中庸所謂不思不勉而聖人之地位此其最高者吾子每曰即此擴而充之而已矣者何也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本如是也非惟聖人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而常人之心之本體亦本如是也蓋何思何慮之本體至虛而已矣所謂心兮本虛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昔者詩人之頌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文王孔子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孩提之童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故文王孔子之所以聰明睿智神聖文武者亦惟在於孩提之童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擴而充之矣

孟子曰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此齊王之觸於所感者然也無所於思無所於慮擴而充之是心足以王矣或曰齊王好勇好貨好色而不忍觳觫之心豈真有得於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耶林子曰齊王不忍觳觫之心固自發之固自忘之殆非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也故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若或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焉則此不忍之心也何為乎反而求之而不得耶但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寂然也無時而不感通也而齊王見牛之頃聊足以見其真心之未嘗亡也故五帝之所以為帝三王之所以為王者後有作者不可及矣不過以此不忍之真心擴而充之爾故曰王猶足用為善此孟子之所以予日望之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者自然也順以出

之率性之謂道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有所擬議有所安排則是失其本體之自然矣

林子謂盧生文輝曰釋氏所謂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眞如涅槃者汝其知之乎文輝生對曰豈非所謂八字打開中有現成公案者邪而儒氏所謂寂然不動者豈非何思何慮之本體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不思而得不慮而知耶林子曰輝之言得之矣

林子曰心之本體者性也性上豈容添一物耶故格而去之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也

或問聖人原有此何思何慮之本體也常人亦原有此何思何慮之本體也然則廢思慮也不亦可乎林子曰思慮何可廢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夫豈惟學者作聖之功而貴於思而貴於慮哉是雖聖人亦且不能廢乎思廢乎慮矣孟子曰聖人旣竭心思焉由是觀之思慮安可廢也故何思何慮者本體也而思而慮者乃所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也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然而從之者不其思乎故於此而無所於思無所於慮不可也故曰可逝也不可陷也此蓋自有天則者存焉順而應之者聖人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地思之不得慮之不及又安可以思慮而鑿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耶然則何思何慮之本體終不可以思而得以慮而及乎是雖不可以思而得然亦必由思而後能得也是雖不可以慮而及然亦必由慮而後能及也此豈非慎思慎慮以為從入之門耶

或問咸無心之感也而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何謂也林子曰四心也而初則性也四

而初之心蘊之而性也。初而四之。性萌之而心也。故乾純陽之體也。於初九則曰潛龍勿用。文言曰。陽氣潛藏。此固得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矣。至於四。一變而離焉。只曰或躍在淵而已。不謂之無心而有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耶。若咸則有感之義矣。於初六則曰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此蓋失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矣。至於四。一變而離焉則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不謂之志外而心故憧憧耶。

盧文輝曰。性萌之而心也。心非我之所本有也。心返之而性也。性乃復我之所本有也。張三峯所謂元是我家舊物。而復返於我家者是也。

或問三天下字。林子曰。天下也者。天 下也。此本體之自然。何有於思。何有於慮。而思慮乃本於此矣。故殊途而同歸。同歸於此也。百慮而一致。一致於此也。甚而至於窮神知化而為德之盛者。皆由此出。然非有得於孔子之心。而達乎河圖洛書之秘者。則又焉能知之矣。

林子自書金剛經槩論卷一

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何謂也林子曰无始氏然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爲擘破洪濛而以其虛空中一點眞陽以胎天生天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於丑也廼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過中也誰有能大發誓願以豫爲數萬年眞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爲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眞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

其能也卒成之終廼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闢於丑以漸還眞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賛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爲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爲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眞陽者斯其有功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眞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无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足收而斂之而退藏於一人之

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也。龍江兆恩

旹

萬曆甲午孟夏門人盧文輝謹述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金剛經槩論 并小引

槩論也者。槩而論之。以余之踈淺。不能句釋而字訓之。故特言其槩爾。或問何者謂之金剛。佛性是也。又問何者謂之佛性。如如是也。佛性如如。如是我真經。而亘天亘地。亘古亘今。不可得而變。不可得而壞也。故曰金剛經。余嘗覽金剛經。乃知釋迦如来之所爲作也。其言婉而微。其意疊而複。惟

冀以發明佛性之如如。不變不壞之實義也。豈非老婆心切。欲以盡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以共荷擔此如来也。後世之釋之者甚衆。惟有六祖直指。乃得金剛經實義。餘或勦拾套語。以爲證據。而使釋迦如来之秘旨。反晦而不明。故爲撰著金剛經槩論。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如来所說我義卷之一

林子曰。古之人有此如来也。而以其如来說

如来也。今之人亦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及說古如來之所說如來也。或言我。或言如來。如來卽我。我卽如來也。故以我說我。而我之義可得而明也。不以我說我。而我之義不可得而明也。經曰。是人不解我所說義。故爲說如來。題曰如來所說我義。而所謂如來者。乃釋迦之所以爲釋迦者。如來也

林子曰。徧滿虛空界。則皆道也。皆道則皆我也。故我也者。如來也。夫如來者。豈其無所從

來與。而我之如來。蓋從不空中來爾。然而何處不是我。故來而無所於來者。如來也。又問何以謂之如也。林子曰。如也者。如也如如不動。只如是爾。以其不可得而明言也。而强形容之曰如。又曰如如。縱我終日言之。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卽千經萬卷。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夫既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必强言以形容之者。何也。蓋欲以度脫有情以同證此如來爾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無我之我也。若計有我。卽不名我

林子曰。我如如也。如如卽道。渾然一道。而萬理全備者。我之如如。我之虛空也。何處不是虛空。則何處不是如如。何處不是如如。則何處不是道。故虛空之無邊。卽是如如之充塞。如如之充塞。卽是斯道之流行

林子曰。我無我也。卽我卽道也。我無我也。卽

我卽如如也。我無我也。卽我卽虛空也

林子曰。我其真我與。而無我之我者。真我也。我其無我與。而真我之我者。無我也

林子曰。我其有我乎。我其無我乎。若以我而求我。非我也。而必離我以求我。亦非我也。故我不離我。而亦無我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也。我不離如如。而亦無如如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之如如也。我不離虛空。而亦無虛空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之虛空也

林子曰卽如如卽我卽我卽道道固不可離矣而我也者其可離乎哉我固不可離矣而如如也者其可離乎哉故不知有如如則是不知有我不知有我則是不知有道

林子曰道在天地而天地之所以如如者我也我虛空而已矣道在萬物而萬物之所以如如者我也我虛空而已矣

林子曰如如之在天地也天地得之以造以化在如如固不知天地之造之化在天地亦

不知如如而爲我造我化也如如之在萬物也萬物得之以生以成在如如固不知萬物之生之成在萬物亦不知如如而爲我生我成也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造所以化者道也如如也虛空也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者道也如如也虛空也謂如如之道卽是虛空乎則亦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如如何者謂之虛空謂如如之道不是虛空乎則亦何者不謂之道何者不謂之如如何者不謂之虛空道道而已矣如如如如而已矣虛空虛空而已矣三世諸佛其道與道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道則無有可知焉者也其如如與如如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如如則無有可知焉者也其虛空與虛空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虛空則無有可知焉者也無知則無得無得則無說若曰我則有所於知我則有所於得我

則有所於說卽不可謂之道卽不可謂之如如卽不可謂之虛空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造所以化者是諸法如義也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者是諸法如義也豈非如如不動之中能具一切法邪

林子曰諸法本空卽是諸法無我也而無我之我是諸法之所以如如也

林子曰天地不知有我我不知有天地萬物不知有我我不知有萬物如如而已矣虛空

而已矣此其所以爲道也
林子曰如來如如也而如來之心有不如如乎如來之心如如也而如來之法有不如如乎若不識如如而曰我能見如來矣而謂之如來可乎既非如來矣而謂之如來之心可乎既非如來之心矣而謂之如來之法可乎然如來無心也而謂之如來之心者何與而如如其心者如來之心也如來無法也而謂之如來之法者何與而如如其法者如來之

法也故謂如來有心焉不可也謂如來無心焉不可也若如來也者無心而有心也謂如來有法焉不可也謂如來無法焉不可也若如來也者無法而有法也
林子曰或執或著而執著此如如也而如來之心即不可謂之如來即不可謂之如來之心即不可謂之如來之法不執不著而不執不著此如如也而如來之方可謂之如來方可謂之如來之心方可謂之如來之法然如如

不動之中有如來乎不有如來之心乎不有如來之法乎不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來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來之心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之心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來之法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之法殊不知如來者如如而已矣如來之心如如而已矣如來之法如如而已矣而非有如來也而非無如來也而非有如來之心也而非無如來之心也而非

有如來之法也而非無如來之法也
林子曰謂如來其如來乎謂如來其非如來乎謂非如來其如來乎謂非如來其非如來乎要而言之如來者如如而已矣而惡有所謂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而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而非如來者乎要而言之如來者如如而已矣故未感之先而應用不窮之妙只如是爾既感之際而如如不動之體只如是爾若也不

如如如。而曰此如来也。此非如来也。便不可
謂之如来
林子曰。即心即如。而心本虚空者。如如也
林子曰。先乎我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也。
我固不可得而我矣。而况我也可得而先乎。
後乎我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也。我固不
可得而我矣。而况我也可得而後乎。至於東
而東之。而我不可得而東也。南而南之。西而
西之。北而北之。而我不可得而南之。而西之

而北之。而又至於四維上下。而我亦不可得
而四維之。而上下之。我如如也。而徧滿虚空
界。而莫非我也。我其可得而我乎。我其不可
得而我乎。如如虚空之不可度量也。有如是
夫
林子曰。即如即心。即心即法。而如有所住乎
不若曰如有所住矣。則是心亦有所住與。故
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如来也。若曰心有所住
矣。則是法亦有所住與。故諸法如義者。如来
也
林子曰。如其有相乎。不如其有相。則是心亦
有相與。心其有相乎。不心其有相。則是法亦
有相與。故如如也。而如無如相。心如如也。
而心無如相。法如如也。而法無如相
林子曰。如其有如相與。便是有如。不可以言
如。心其有心相與。便是有心。不可以言如。法
其有法相與。便是有法。不可以言如。故如本
無如也。而又安有如相。心本無心也。而又安

有如相。法本無法也。而又安有如相
林子曰。法。法也。心也。心。心也。法也。若曰法必
本於心。有心而後有法。即是不解如来之所
說義
林子曰。夫如来者。亦有說法與。而曰如来時
乃說之者。何也。而金剛經一部。乃釋迦如来
之所演說也。祢豈知無說之說。是謂真說。故
謂如来有所說法。不可也。謂如来無所說法
不可也

林子曰。如如者。寂滅也。寂滅無相。如如而已矣

林子曰。夫既曰如來矣。而又何以謂之法身也。即如來即法身。以諸法如義。故謂之如來。以清淨之體。而一切佛法。皆從此出。故謂之法身。如來法身。則皆我也。而或者以如來爲釋迦者非也。然釋迦始而具足此如來。終而圓滿此如來。而以釋迦爲如來也。不亦可乎。但非金剛經所說如來義

金剛經曰。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林子曰。真性如如也。故諸佛如如。如如之中。亦豈有法。而作佛者不過欲以復還我如來真性之本體爾。然如來真性。本自如如。若實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元無此真性如如之本體與。殊不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我真性如如中之所有者。殆非求之在外。而有所於得者。得也。既無所得。又焉用法。故曰以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以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諸法如義也

林子曰。寂然而常感。叩之而即應者。如來也若必待於安排而擬議者。即不名如來

林子曰。云何應住。住於無所住而住之。只如是爾。云何降伏其心。降伏於無所降伏而降

伏之。只如是爾

林子曰。何以謂之真如也。如如者。真如也。真如其有相乎。而真如則無相也。真如其有住乎。而真如則無住也。惟其無相。故其無住有相有住。便非如如

林子曰。真如其有體乎。其無體乎。夫真如既無相矣。惡得有體。而不知其體則以無相爲體焉者也。故有相之體。體不虛空。而不名爲大者。色身也。無相之體。體即虛空。而名之爲

大者法身也
林子曰人孰不曰我能得我之本體矣而我之所言者皆以言我之本體也林子曰夫本體者如如也豈其可得而言哉故凡我之所言者都從本體中發出來者如來也
林子曰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者如来也
林子曰如来能離一切相而不離一切相如来能不離一切相而離一切相故一切相應

用則皆如来之如如也
林子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如如不動中自有一如来也故如来也者不可以有相見不可以無相見無相無無相乃見如来
林子曰有身則有相而如来既無身矣惡有身相有心則有相而如来既無心矣惡有心相故不以身爲身而以心爲身不以心爲身而以無心之心爲身無心之心心本虚空虚

空充滿是名大身大身非身乃見如來
林子曰如来無身相又安可以身相見然而徧滿虛空者乃其無身之真身也
林子曰如来無心相又安可以心相見然而徧滿虛空者乃其無心之真心也
林子曰有相則有見惟其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故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然而惡得無相而有相之中能見無相不亦可乎林子曰此猶有見之心者在是亦相也夫

如是則無相之相而以不見見也不亦可乎
林子曰此猶有不見之心者在是亦相也
林子曰凡夫色身也而亦有法身佛法身也而亦有色身但凡夫住於色身故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貪著其事而凡夫矣而佛則不住於色身故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貪著其事而佛矣
林子曰如来者如如也豈有心相若取心相即不名如来如来者如如也豈有法相若取

法相。卽不名如来。如来者如如也。豈有非法相。若取非法相。卽不名如来

林子曰。如如不動中。雖無有法。而法則從如如不動中来爾。故如如不動中。實無有法。實無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而無法。如是而已矣

林子曰。汝勿謂如来有大智慧能到彼岸矣。而如来之如如不動。元無大智慧。元無彼岸之可到也。如来若曰我有大智慧。我能到彼岸。則非如来矣

林子曰。我者真我也。如來法身。乃真我也。真我者。實相也

林子曰。色身者我也。有我相。有人相。有衆生相。有壽者相。有相之相。不名實相。法身者。真我也。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無相之相。是名實相

林子曰。性本無相也。而如如之相。乃實相也

林子曰。有生有滅則有相。無生無滅則無相。

林子曰。實相者如來也。不可以色見。不可以音聲見。而無色無音聲。自有一如來之實相在也。故天地。形氣也。有時而壞。而實相虛空也。無時而壞

林子曰。如来無眼耳鼻舌身意矣。又惡有色聲香味觸法耶。故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起分別心者。妄心也。不住色。不住聲香味觸法。而有分別性者。真心也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金剛經槩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二

林子曰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諸法界之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寂滅之而普度之如來不知也故曰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渾然一虛空也如如不動而所以盡滅度之而無餘者殆有不

可得而思量之矣

林子曰日出而天地皆明明則容光必照而不住相布施者日之光也日沒而天地皆黑黑則藉火之光而住相布施者火之光也

林子曰月落萬川處處俱圓夫月何曾有心於川而川亦何曾有心於月邪至於細而溝渠之水又細而盂盆之水而莫不一水一月知此則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抑亦可少槩見矣而曰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盡滅度之而無餘者則又何疑焉

林子曰月其有所住心乎月無心也而安有住川其有所住心乎川無心也而安有住故施者如月施而無所於施也受者如川受而無所於受也

林子曰天地無心也而以美利利於一切不惟不自尸其功亦且不自知其功者不住相布施也

林子曰不住於相無為而已矣即如是而布施如是而滅度非有二也若必以財與人而謂之布施以法與人而謂之滅度則是生分別心有相而有為也

林子曰譬人之一身焉一呼一吸一動一靜而一身之內無不周徧圓滿充塞之而無遺矣而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與夫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盡滅度之而無餘也何

以異此。然而有所謂布施邪。無有所謂布施邪。有所謂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布施邪。無有所謂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布施邪。有所謂滅度邪。無有所謂滅度邪。有所謂衆生可滅度邪。無有所謂衆生可滅度邪。如來無相也。無相則無心。無心則無知。無知則無爲。而所謂布施者只如是爾。滅度者只如是爾

林子曰。如來無知也。知之於無所知。無所知而無不知也。如來無爲也。爲之於無所爲。無

所爲而無不爲也。故謂如來無所知不可也。有所知不可也。知之於無所知。無所知而有所知。不可也。謂如來無所爲不可也。有所爲不可也。爲之於無所爲。無所爲而有所爲。不可也。凡此皆不識所謂如來焉者也。惟其不識如來。故其不見如來

林子曰。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各各皆有佛性。各各元非衆生。何待於滅。而亦何有於滅也。何待於度。而亦何有於度也。此其不住相布施。而無邊功德之在虛空中者。夫誰得而思議之。得而稱量之也。至於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或迷佛性而衆生也。而其實則非衆生。雖若有所於滅而非有所於滅也。雖若有所於度。而非有所於度也。此其不住相布施。而無邊功德之在虛空中者。夫誰得而思議之。得而稱量之也。

林子曰。色身則有相。有相則有說。有相有說。

則滅度之有盡。法身則無相。無相則無說。無相無說。則滅度之無餘。

林子曰。靈山會上。佛菩薩之所相授受。而必曰如來。如來。不一而足者。以其所說非我也。乃空寂中之我。能使我神通朗發菩提日長者。我之如來也。不見如來。豈證佛果。故金剛經一部。釋迦言如來者五十有九。須菩提言如來者二十有七

林子曰。若謂如來有所於說矣。而如來則無

色相音聲。惡得謂之有說。若謂如來無所於說矣。而如來則善護念付囑。惡得謂之無說。然護念付囑而曰善者。何也。蓋我如如不動之中。則若有以啓我翼我。而護念之。而付囑之。惡得謂之無說。而其實則無所於啓。無所於翼。有何護念。有何付囑。惡得謂之有說

林子曰。說者其有所於說乎。有說而無說也。說者其無所於說乎。無說而有說也。聞者其有所於聞乎。有聞而無聞也。聞者其無所於聞乎。無聞而有聞也。要之說不以言。聞不以耳。而真機之相為感通者。蓋有不可以心思而測量之矣

林子曰。如來者。我之如來也。以我之如來而見我之如來。豈其無所於見耶。然我之如來者無相也。無相則無見。而曰能見我之如來者。則是能見其所不見矣。不亦難乎

林子曰。如來者。不可以見見。而其見也以不見見。不見而見。乃是真見。不可以聞聞。而其聞也以不聞聞。不聞而聞。乃是真聞。不可以覺覺。而其覺也以不覺覺。不覺而覺。乃是真覺。不可以知知。而其知也以不知知。不知而知。乃是真知。故真見無見。無見而無不見。真聞無聞。無聞而無不聞。真覺無覺。無覺而無不覺。真知無知。無知而無不知。然如來無見也。無聞也。無覺也。無知也。而其所以善護念。善付囑者。誰與。而其所謂不護念而護念。不付囑而付囑者。則固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不覺而覺。不知而知也。夫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非惟諸菩薩為然也。至於衆生之所以能發菩提心者。是皆如來有所護念而付囑之矣。夫如來者。果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果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果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而非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果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而非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然而所謂護念而付囑者。亦

惟求之在我而已矣故在我若有可以護念有可以付囑而如來則便爲之護念便爲之付囑若在我無可以護念無可以付囑而如來則孰得而護念之孰得而付囑之要而言之如來者我也而非他也以我之激發真心而有不容已之機也故其思若啓其行若翼而其啓我翼我者我之如來也

林子曰徧滿天地閒者氣也氣之靈者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性也性本空也如如也空而

不空而有所謂來者盖自如如不動中發出來者如來也夫如來者雖曰如如不動矣而真心之所感發而興起者是亦如來之啓我翼我而護念之而付囑之則又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衆生豈有佛性邪而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則皆有佛性也皆有佛性則皆一如來也惟其無作佛之心則亦已矣如其有作佛之心以自願自證如來也則如來固在我矣而我之如來有不啓我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若曰我非無作佛之心也而我原無有乎佛性也我原無有乎如來也則誰爲之啓我誰爲之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此盖因迷失性而不能自見如來也而曰我無有佛性也我無有如來也不亦惑乎然性也者與生俱生我之所自有者性也性即如來如來即性若我果有見性之實心矣而我之如來有不啓我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但無夙

緣亦不能信

林子曰如來善爲說法而未嘗說一字此其所以巧於方便而令人且不能覺縱或覺之抑又疑之而不自知其所以能發菩提心者果何心也要而言之如來者我之性也我之性真呈露者我之如來自現也我自現之我自不察此其所以日用不知而不能自見如來也

林子曰如來者衆生之性也而衆生之性如

來也故曰非衆生夫佛非有異於衆生也而衆生之能盡其性焉則佛矣故以如來言之本無佛也悟而得見如來則名之爲佛本無衆生也迷而不見如來則名之爲衆生然而衆生之如來則固在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有所於說便是說其所能說者所可使知之道也無所於說便是不能說其所不能說者所不可使知之道也

林子曰微密妙義可得而說乎不可得而說乎故能說其所能說而護念之而付囑之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者未可也不能說其所不能說而護念之而付囑之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者斯爲至矣

林子曰汝勿謂金剛經一部乃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而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汝勿謂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而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不能說金剛經一部乃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

非有大乘最上乘者其孰能知之而中乘下乘聞之心即狂亂狐疑不信

林子曰聞人之言心即開悟者是由我之一如來有以啓我翼我也以彼之如來觸我之如來然其實非有二如來也但我之如來旣無所言矣而我又安得而聞之此其所以善護念付囑而爲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若或有可得而言之有可得而聞之便非如來之微密妙義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不可也

林子曰如來之微密妙義即如來不可得而說之若如來之微密妙義如來得而說之便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

林子曰金剛經一部皆如來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今摘取其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而歷言之曰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曰如來不應以具足色相見曰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曰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

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曰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曰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曰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曰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卽不名菩薩。曰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曰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

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曰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夫所謂應。所謂不應。所謂但應。所謂應如是。所謂若。所謂若作是言。所謂卽是。所謂卽非。所謂皆是。所謂眞是。所謂名爲。所謂卽不名。如有能明此十數字之義。則便知如來口氣。作經微旨。而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可槩見矣。

林子曰。經也者。經也。卽如如不動之眞經也。

然此經無相。而有一切諸佛也。不。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不。若謂無此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何處而來。若謂有此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如如不動之中。則惡有所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林子曰。不知如如。則不知眞經。不知眞經。則不知金剛不變不壞之體。不知金剛不變不

壞之體。而謂之佛可乎。不可謂之佛。而謂之虛空可乎。不可謂之虛空。而謂之得見如來可乎。謂之清淨法身可乎。謂之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可乎。謂之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可乎。謂之盡滅度之無餘。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可乎。謂之無法相。無非法相可乎。謂之非身而名大身可乎。謂之希有世尊。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可乎。謂之第一波羅蜜可乎。謂之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可爭謂之能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可乎

林子曰四句偈者乃如來所說四句偈也古今爭辯而不知金剛經之所指者果何偈也或曰以色見我之偈或曰如露如電之偈或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或曰無色聲香味觸法或曰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或曰摩訶般若波羅蜜以上數語未知孰是而我則曰皆是也豈其不有非是者乎而我則

曰皆非是也故我能轉四句偈而令人得見如來則皆是也我若爲四句偈所轉而不能令人得見如來則皆非是也

林子曰如我能見如來矣或隨取金剛經中四句偈爲他人說或隨取他諸經中四句偈爲他人說或我所自說四句偈爲他人說能令人通達無我得見如來便是真四句偈也奚必爭辯此是彼非徒增人我豈曰能知四句偈而復能爲他人說邪

林子曰若所謂四句偈者豈必索之於經而鳥啼花放無假施爲乃我之真四句偈也然而四句偈可得而說乎不而不屬言語非關文字而爲人說四句偈者乃我之真說四句偈也

林子曰有說則有聞有聞則能聞其所聞而不能聞其所不聞也無說則無聞無聞則雖曰無所於聞而其實則無聞而無不聞也然而何以謂之無聞而無不聞也昔者釋氏曾有言曰盡大地是箇法王身法王身者我也

如來也故我而靜也而盡大地則與我而俱靜我而動也而盡大地則與我而俱動而百脈之相爲宣節一氣之相爲流通固不待有所於說而後得而知之無說無聞乃真說四句偈也故以此無聞無說而布施也則謂之不住相布施以此無聞無說而滅度也則謂之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或者疑之林子曰有所布施而曰布施者而非如來之所謂布施

也有所滅度。而曰滅度者。而非如來之所謂滅度也。有所說四句偈。而曰說四句偈者。而非如來之所謂說四句偈也。若如來者。則無所於布施。而無非布施也。無所於滅度而無非滅度也。無所於說四句偈。而四句偈亦非有待於說也。而汝以爲如來有所布施邪。有所滅度邪。有所說四句偈邪。汝以爲如來無所布施邪。無所滅度邪。無所說四句偈邪。而如如不動之中。只如是爾。而汝若曰我能布

施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布施。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而汝若曰我能滅度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滅度。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而汝若曰我能說四句偈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說四句偈。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金剛經槩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三

林子曰。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則皆虛空也。未有天地。先有虛空。虛空。我也。我本如如也。由是而天而地。而盈天地間之生生化化而無盡者。亦皆我之虛空。我之如如也。我其有所來與。來而無所來也。我其無所來與。無所來而無所不來也

林子曰。虛空不二也。如如不二也。不二故一。而其所謂一者。乃一片之一也。故天地之內。只此一如來也。天地之外。只此一如來也。先天地之始而始。只此一如來也。後天地之終而終。只此一如來也。如來一虛空也。虛空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矣。而如來之虛空。則亦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者。夫虛空之虛空。旣不可以思量矣。而如來之虛空。獨可以思量乎哉。此其所以無所於來。無所於去者。如來也。若如來之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虛空也。卽可得而東西南北之。四維之。上下之。而以其無有我相。無有人相。無有衆生相。無有壽者相。而虛空也。是惡得而東西南北之。四維之。上下之。故虛空如來也。如來虛空也

林子曰。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者。是皆如來之一法身也。而無量爲一。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莫不各足此如來也。而一爲無量。譬之四肢百骸。雖異。總是我之一身也。

林子曰。夫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以爲我之身者。而其所荷擔也。不亦重乎。然非有所於加也。而如來之分量本如是爾。以此而荷擔如來。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有邊際。而無復有能外我之身者。此其所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而其實則無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

者若以爲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則雖諸大聲聞及至菩薩不免有所擬議而測量若以爲無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則是如來亦有誑語者必不然矣

林子曰所謂福德性者以是福德皆在我如來之真性中爾性本虛空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此其所以謂之無邊福德而實無有乎所謂福德也故曰福德性

林子曰若以福德有實卽是有貪有著有受而有得矣而以福德無故卽是無貪無著無受而無得矣故有得則有相有相則有盡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無得則無相無相則無盡而如來說得福德多

林子曰夫曰福德者是有爲之福德也有爲之福德是世間之福德也以其可得而思議也可得而稱量也而福德則有時而盡而曰福德性者是無爲之福德也無爲之福德是出世間之福德也以其不可得而思議也不可得而稱量也而福德性則無時而盡

林子曰以世界言之則有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而不虛空也以虛空言之則無有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而一皆虛空也而其所謂無有乎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者豈其世界終於變壞微塵終於斷滅耶此非釋氏之秘密妙義也而所謂無此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者真有不可說不可說說亦不得矣若曰可得而說之卽非釋氏之秘密妙義也我乃今則强而說之我能虛空矣而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悉皆虛空也此乃真語此乃實語豈非所謂虛空本體也

本體虛空邪夫誰得而知之

林子曰卽我卽虛空卽虛空卽我虛空無相貌我亦無相貌虛空無邊際我亦無邊際故非身之身充滿於一切而無音之音普順於十方

林子曰。我真我也。真我如。如也。有真我而後有虛空。有虛空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萬物。萬物之生成。原於天地之造化。天地之造化。原於太虛之虛空。太虛之虛空。原於真我之如。如真我之如。如空而不空也。而不空也者。乃所以主乎其空焉者也。故如來者。雖曰從空中來。而其實則自不空中來也。不空者。真我也。然而空也非真我與。故空也者我也。由是而天地。由是而萬物。而莫非我也。但不可謂之真我。真我無我。真空不空。夫惟其不空也。故能生虛空。虛空無際。故能生天地。天地廣大。故能生萬物。夫虛空之無際。而曰能生天地。天地之廣大。而曰能生萬物。是皆真空不空者之有以主之也。而其所謂不住相布施者。夫誰得而測識之。若夫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天地廣大之中。虛空無際之內爾。余於是而知日月星辰之不有我焉。而日

月星辰。則無以照以臨。雷霆風雨之不有我焉。而雷霆風雨。則無以鼓以潤。山嶽河海之不有我焉。而山嶽河海。則無以流以峙。昆蟲草木之不有我焉。而昆蟲草木。則無以長以養。故萬物之所以為萬物者。雖曰本於天地矣。而其所以主張乎萬物者。是亦天地也是亦我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雖曰本於虛空矣。而其所以主張乎天地者。是亦虛空也。是亦我也。則其所謂不住相布施者。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萬物之所以為萬物者。以其有我也。我而我之。而萬物之所以生成者。我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以其有我也。我而我之。而天地之所以造化者。我也。虛空之所以為虛空者。以其有我也。我而我之。而虛空之所以為虛空者。我也

林子曰。天之道。高也明也。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則無以高以明。地之道。博也厚

也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則無以博以厚先天地之始而始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而天地雖大則無以始其始後天地之終而終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而天地雖大則無以終其終由是觀之天地之高也明也博也厚也始也終也而皆有賴於我之虛空我之如如也如此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始而以神氣而造化之而猶知有性命也既而以性命而造化之而猶知有虛空也然而無生者虛空也豈曰不知有性命焉已哉亦且不知有虛空故無虛而無不虛無空而無不空無生而無不生然後方可謂之圓滿清淨無餘涅槃而爲釋氏之最上一乘極則之地也

林子曰夫無虛而無不虛矣無空而無不空矣則命自我立性自我出而天地且不得而性我而命我也夫命自我立矣性自我出矣則不神而神非氣而氣而天地且不得而神我而氣我也豈曰天地不得而神我氣我性我命我焉已哉我將以神氣而神氣乎天地神氣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神以爲神賴我之氣以爲氣乎我將以性命而性命乎天地性命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性以爲性賴我之命以爲命乎此其不住相布施而又在於神氣性命也如此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如來方便深入衆生之性也而衆生之性如來也此其所以善於方便而非有所於方便也

林子曰如來也者無爲也無不爲也惟其無爲無不爲也故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汝毋謂如來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汝毋謂如來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

析亦能深入虛空之性。以主張虛空而方便之也。而其布施之大。眞無有過於此者。不惟不住於相。而又且無相之可住。微乎其微。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不能忘生。則不能無生。不能無生。則不能成佛。故以父母之性命以爲性命者。則是猶知有身。猶知有身。則是不能忘生。不以父母之性命而自造性命者。則是不知有身。不知有身。則是能證無生。故必至於節節支解。而不生嗔恨者。然後方可謂之忘生無生。

林子曰。如如虛空中。豈有三千大千世界。豈有微塵。如如虛空中。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南北四維。不見邊際。而况於天地之內。所謂世界微塵者乎

林子曰。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法身虛空中。非世界也。而世界其心者。世界也。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都在我法身虛空中。非微塵也。而微塵其心者。微塵也

林子曰。有出世界心者。便是有礙於世界。而故出之。謂之無世界之心可乎。有離微塵心者。便是有礙於微塵。而故離之。謂之無微塵之心可乎

林子曰。有心則有相。有相則有世界。有世界則有微塵。無心則無相。無相則無世界。無世界則無微塵。故一念纔起。便是有相。便是世界。便是微塵。一毫星礙。便是有相。便是世界。便是微塵

林子曰。汝勿謂般若波羅蜜。非般若波羅蜜與汝。汝勿謂非般若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與汝。以何者爲是汝之般若波羅蜜與汝。以何者爲非汝之般若波羅蜜與。若汝之心。有所住於般若波羅蜜矣。亦是有相。亦是世界。亦是微塵。便非般若波羅蜜。若汝之心。有所住於非般若波羅蜜矣。亦是有相。亦是世界。亦是微塵。便非般若波羅蜜

林子曰。有法相。世界也。微塵也。非法。而有非

法相。世界也。微塵也。非非法。而有非非法相。世界也。微塵也。有能所。世界也。微塵也。無能所。而有無能所相。世界也。微塵也。無無能所。而有無無能所相。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有能作佛心。世界也。微塵也。無能作佛心。而起無能作佛心。世界也。微塵也。有能度衆生心。世界也。微塵也。無能度衆生心。而起無能度衆生心。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謂我有所得於無上正等正覺。而猶存能得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謂我無所得於無上正等正覺。而猶存無所得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謂我能具大智慧到彼岸矣。而猶存能證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豈曰不存能證之心。而猶存無所證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以塵垢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塵垢也。以清淨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清淨也。以虛空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虛空也。然猶有所謂虛空者在也。有所謂虛空。則有所謂世界。而必至於不知有世界。不知有虛空。虛空而世界之。而又不知世界之虛空。世界而虛空之。而又不知虛空之世界。然後方可謂之虛空。虛空者。如如也。此豈非自造神氣。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而如如之者。我之如來耶

林子曰。夫人孰不有真性。孰不有真我。孰不有如來。而自見如來。是自見真性也。自見真性。是自見真我也。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亦從如如不動中來。而自覺覺他。清淨圓滿。故名之曰佛

林子曰。不入如來。即不識我。既不識我。安能作佛

林子曰。如來之我。能普現於一切。而衆生之我。則具足乎如來矣。若衆生之所以不如來者。非如來以如來之無我。以迷衆生。乃衆生以衆生之有我。而迷如來也

林子曰。衆生具足乎如來矣。而如來曰非衆

生若衆生能見如來卽能無我相人相衆生
相壽者相而不衆生也惟其有我相人相衆
生相壽者相而不能見如來者衆生也
林子曰徧滿虛空界則無一不是如來藏裏
無一不是如來藏裏則無一不是佛然而衆
生之我且具足乎如來矣而徧滿虛空界鮮
有能作佛者何與
林子曰我無佛也迷我而衆生之則衆生矣
我無衆生也悟我而佛之則佛矣

林子曰佛一我也佛而我矣卽我是佛又焉
有佛之可做邪衆生亦一我也衆生而我矣
卽非衆生又焉有衆生之可度邪
林子曰真性者本性也而所謂本性者豈非
未生以前是我本來之所自有者真性與故
真性者真我也
林子曰凡言我者真我也而曰有我者以身
相而我之者非我也豈曰不有身相若以性
命而我之非我也豈曰不有性命若以虛空

而我之非我也故有我則有我相有人相有
衆生相有壽者相及有一切相者我也我而
非我也無我則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
壽者相及無一切相者我也我乃真我也
林子曰夫作佛豈無法哉而世之所謂佛法
者非佛法也故始而以神氣而自爲造化以
還性命旣而以性命而自爲造化以了無生
似此佛法乃余之所謂以道教爲入門者是
也旣了無生又且忘法豈非所謂最上第一

希有之佛法與然必有此最上第一希有之
佛法以證此無上甚深微妙之佛果而後方
可言如如方可言虛空方可言真經方可言
金剛不變不壞之體方可言無我相人相衆
生相壽者相方可言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
味觸法布施方可言盡滅度之而無餘實無
衆生得滅度者方可言無法相無非法相方
可言非身大身方可言第一波羅蜜方可言
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方可言

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方可言如來。言希有世尊。而所謂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者。由此其選矣。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金剛經槩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四

林子曰。賴父母之造化。以造化我之色身。而色身之如來。非我之如來也。立吾身之造化。以造化我之法身。而法身之如來。乃我之如來也。夫法身之如來。固曰虛空本體矣。而色身之如來。謂之虛空本體可乎。

林子曰。汝勿謂此三千大千世界。而曰三千大千世界也。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者。而非此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也。汝勿謂此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而曰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也。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者。而非此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也。世界無盡。而各各世界。各各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及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亦無盡。微塵無盡。而各各微塵。各各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及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亦無盡。譬之鏡鏡交映。相爲徹入。珠珠互照。乃爾圓融。故曰卽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又曰一合相者。卽是不可說。

林子曰。法身之如來。徧滿於虛空矣。而三千大千世界之在如來虛空中者。是特海中之一漚爾。若夫色身之如來。而可以爲如來乎不。故有時而悟。雖以名佛。而忽爾而迷。又是衆生。

林子曰。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皆籠罩於我之性命而虛空之者。滅度也。而非謂無量無數無邊衆生。能自滅衆生。而自度之爲佛也。

林子曰。一切衆生。元有此性命。而所謂自造性命者。乃以復我之所自有者。由是而虛空之。而所謂本來面目者是也。本來面目。豈曰衆生。但以其迷故。而以父母之所謂性命以爲性命者。衆生也。

林子曰。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卽非第一波羅蜜。若能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者。而不可以得此第一波羅蜜乎。要而言之。而所謂第一波

羅蜜者殆非有所於得而亦非色相中所可得而得之也

林子曰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而虛空中自有一實相在也故曰卽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實相者法身也故必以此虛空之實相實相之法身也然後方可名之爲如來

林子曰可以身相見如來不而如來無身相也而如來之身相乃自爲造化而身相之者非身相也故曰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

林子曰法身如來旣無眼耳鼻舌身意矣又安有色可住而生心邪又安有聲香味觸法可住而生心邪

林子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或不知自爲造化而虛空之卽是不能離此色身不能離此色身卽是不能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不能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曰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弗知之矣

林子曰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而得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非世之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林子曰如來有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如來有所說法邪如來虛空也無所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虛空中來爾則又安有所謂法而又安有所謂法之可說邪

林子曰我而自造性命矣我而復返虛空矣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此而出故曰乃至無有少法可得若所謂自造性命復返虛空而謂之非法而何其曰法尚應捨者捨此法也然乃至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始於有所得有所得而得得而非有所得也終於無所得無所得而得得而非無所得也文殊大士曰乃至於無有言語文字乃真入不二法門而文殊乃至二字亦此義也我於是而

知未到彼岸。不能無法。既到彼岸。又焉用法。古人有言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若也不能離法。即是未到岸之人。夫豈有既到岸之人。乃反濡滯於筏之中邪。故必乃至於無有少法可得。無有言語文字。然後方可謂之真到彼岸。方可謂之真入不二法門。方可謂之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應如是住。應如是降伏其心。乃所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

林子曰。如來說一切法。非世間之所謂一切法也。乃自為造化而虛空之。而自然有所謂一切法也。若世間之所謂一切法。而謂之一切法可乎。故曰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林子曰。虛空中安有善法。其所謂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乎。故曰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林子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蓋不知自性虛空之如來也。不知自性虛空之如來。而謂之非外道而何

林子曰。如來其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如來其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汝若以如來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亦有一切相。非如來也。汝若以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亦有斷滅相。非如來也。夫虛空中。雖具一切法。而實無一切法。雖具一切相。而實無一切相。夫既

無一切法矣。而又焉有一切法之可說邪。夫既無一切相矣。而又焉有一切相之可斷滅邪。

林子曰。自性虛空之如來。不知有相。而況有法乎。不知有法。而況有說乎。故如如不動之中。無相也。無相而有相。如如不動之中。無法也。無法而有法。如如不動之中。無說也。無說而有說

林子曰。如來本虛空也。故其量等虛空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世界。而所謂世界者。非世界之世界也。故曰卽非世界。是名世界。有真虛空則有真佛土。而所謂佛土者。非佛土之佛土也。故曰卽非莊嚴。是名莊嚴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以何者謂汝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而汝之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卽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般若波羅蜜。汝以何者謂汝之般若波羅蜜邪。而汝之所謂般若波羅蜜者。卽非般若波羅蜜

林子曰。佛說如是甚深經典者。卽所謂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若非自造性命。以復還我虛空。而有此甚深經典乎不。有此甚深法界乎不。有此般若三昧乎不

林子曰。如來有所說法邪。如來無所說法也。昔者釋迦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釋迦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

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靈山會上。乃今不可得而考矣。而其所論著諸經。謂非曾轉法輪邪。而曰未嘗說一字者。何與。余每叩之高明之士。未有能解釋迦之真實義者。況其下乎。而謂靈山會上未嘗說一字也。其然與。其不然與。然而諸佛所說十二部經。全無所用於世乎。林子曰。釋迦之真實義。亦惟在我如來之真經中爾。故以我之如來。以通釋迦之如來。則釋迦之真經在我矣真經在我。則又奚必古之所謂十二部經。而又奚患古之十二部經之不可得而明邪

林子曰。何者謂之金剛。曰不知也。林子曰。汝之真經。汝之金剛也。何者謂之真經。曰不知也。林子曰。汝之虛空。汝之真經也。何者謂之虛空。曰不知也。林子曰。此非世之所謂虛空也。汝能知所以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者。虛空也。惟此虛空。乃汝之真經。乃汝之金剛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性命而性命之者。色身之

如來也。以自造之性命而虛空之者。法身之如來也。故色身之如來。則在此岸。法身之如來。則到彼岸。色身之如來。則障礙於形骸。法身之如來。則包羅乎空界。色身之如來。有聰明而無有乎智慧。法身之如來。有智慧而無事於聰明。色身之如來則屬於見聞覺知。法身之如來。則不屬於見聞覺知。色身之如來。則有一切心相。有一切法相。有一切非法相。法身之如來。則無一切心相。無一切法相。無

一切非法相。色身之如來。則於諸法有斷滅相。法身之如來。則於諸法無斷滅相。色身之如來。則於法有取捨心。法身之如來。則於法無取捨心。色身之如來。則於法有生有滅。法身之如來。則於法無生無滅。然而色身亦有如來與。林子曰。色身如來。不知出何典籍。而六祖直解。亦嘗有是言矣。而其所謂色身之如來者。豈非識神邪。林子曰。非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而此佛性。則含於父母種性之中。

乃已靈也。而釋氏所謂不重已靈者。蓋指此含靈之性而言也。從古以來。佛佛相傳。莫不藉此含靈之性。而自爲造化。以再立性命。以復還虛空。然後方能得見如來。而證無上正覺矣。又問佛性非佛與。林子曰。非佛也。然則何以能作佛也。林子曰。以其有此佛性也。故能作佛。汝獨不見雀之爲蛤乎。夫雀。羽虫也。而得氣翼之以翱翔。蛤介虫也。而得水乘之以涵泳。抑豈其形之有所不類哉。而卽其性

若情。則亦有大相遼者矣。然雀化爲蛤。人之所知也。汝曾見月令之書與夫正朔之曆乎未。汝勿謂雀無知也。惡能變而化之而蛤邪。殊不知此乃得之於天。而有所謂含靈之真知者在焉。惟人亦然。故謂此佛性也。有所待於自造性命而變化之。以成佛。則可。若謂此佛性也。無所待於自造性命而變化之。以成佛。則不可。

林子曰。余又嘗譬之果核之仁焉。是亦母胎

中一點之種性也含藏因地萌蘖其芽由是而復枝之而復葉之而復花之而復果之豈非所謂依法脩行以證最上一乘之佛果耶若徒觀靜以空其心而曰含靈種性可以當下成佛必不然矣

林子曰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則皆有佛性也皆有佛性則皆能作佛也故曰一念回機便同本得然而何以謂之回機

林子曰虛化之爲神神化之爲氣氣化之爲形形復返之爲氣氣復返之爲神神復返之爲虛者回機也

林子曰以色身而曰如來者雖曰非真如來也然以其有此佛性也有此含靈也時或善念時有作佛之心抑亦可以名如來與但此善念與夫作佛之心每每爲情識所奪而去而謂之真如來也可乎不可乎蓋此特在於操存舍亡之間爾克念罔念聖狂迥別

林子曰汝謂此含靈之性是真常性耶非真常性耶而諸佛以此自爲造化以見如來汝謂此含靈之性是真常性耶非真常性耶若必以此含靈之性不自造化直可成佛以見如來抑亦難矣然究其極焉是亦不過一陰靈之鬼爾

林子曰一切種性都有含靈一切含靈都有佛性故含靈佛性乃佛種也然必賴此以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者佛種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造化而正性命言之卽名種性種性則入生死以吾身之造化而正性命言之卽名法性法性則不入生死

林子曰有四大則有身相有身相則有生有死乃今自造性命而歸還於太虛矣而惡有所謂生所謂死者哉

林子曰何以謂之離假卽心真也蓋惟離此色身之假相以復還我法身之實相已爾而非他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依法修行邪而自爲造化者是乃依法以修行也而實相固在我矣

林子曰何以謂之清淨心體而又曰得入者而應如是住如是降伏豈非所以得入清淨心體耶故曰若聞開示卽得悟入本來真性自得出現

林子曰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而曰建立一切教門者非所謂自爲造化耶

林子曰何以謂之報身佛自性自見卽是報身佛若不自悟自修不見自性豈曰能自歸依故悟也者是自悟自性也修也者是自修自性也歸依也者是自歸依自性也然而何者謂之自性也自性者本性也本性者實性也若或不知所以自造性命而又安能得此本來所自有之實性耶

林子曰佛本非身而於非身中能見自性如來乃是真見如來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性命而性命之是外求有相佛也以自造之性命而性命之是內求無相佛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圓覺經則曰皆以婬欲而正性命者何也夫旣以婬欲而性命之而又曰正者豈不以男女之構精地天之交泰也若以男女之構精爲非正而地天之交泰抑亦不可以爲正乎然終不免有所夾雜混淆於是始有天命之性始有氣質之性而清濁厚薄從此分矣若或不知所以自外形骸自爲造化以盡去此氣質之性焉其能卒反天命之性以復還我虛空邪

林子曰頓悟無生則知所以自爲造化旣知所以自爲造化則方能得見此法身之如來矣若或不知自爲造化則必求之色身中以爲如來所謂門外漢者此也設有苦行歷於塵劫豈曰能證無上正覺而得見此法身之如來邪

林子曰自造性命而虛空之是以我之真法

而得我之真體也。若或不知真法。而曰能知得我之真體者未也。真體者。真常性也。真常之性。無生無死。而六祖曰。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豈非真常性有不徧之處邪。此其所以自爲造化。而復性命之。而復虛空之之不可以已也。而復性命。而復虛空。不謂之自爲造化我之真常性邪。而此真常性也。豈曰容受生死。豈曰有不徧之處。到此地位。方可名之爲如來。

林子曰。到此地位。乃是菩提道場。乃是涅槃實地。乃是不垢不淨。乃是非色非空。乃是人法兩忘。乃是罪福無主。乃是大道虛曠。乃是性相平等。乃是本性虛無無虛無實體。乃是常住真心。隨心自在。乃是佛之妙用。快樂無量乃是煩惱業淨。本來空寂。乃是一切因果皆如夢幻。乃是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跋

林子曰。如來者。佛母也。而以如來爲佛母者。又何也。以一切諸佛。則皆從此而生者。佛母也。佛母者。如。如之義也。而以其自如如中來者。如來也。故佛母則具足乎清淨法身。而未嘗有清淨法身。佛母則具足乎圓滿報身。而未嘗有圓滿報身。佛母則具足乎千百億化身。而未嘗有千百億化身。佛母其無極乎。由是而太極。而兩儀。而五行。佛母其未始一乎。由是而一。而二。而三。生萬物。老子則謂之無名天地之始也。孔子則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也。乃今則謂之夏。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者。夏也。如如而已矣。由是而名之爲儒。爲道爲釋者。如來也。又謂之先。而未有天。未有地未有日。未有月者。先也。如如而已矣。由是而衍之爲天。爲地。爲日。爲月者。如來也

附答儒氏

不住相

林子曰。夫儒者之盛。莫過於仲尼。而仲尼則亦有欸者。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至善之止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未發之中而位天地而育萬物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而其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豈惟天下之人不知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也是雖聖人亦且曰我未嘗有所見有所動有所爲而何

爲乎能章能變能成之如是耶故曰諸大聲聞及至諸大菩薩不能測佛智者此也

林子曰擊壤之民帝力何有唐堯之不住相也無爲而治恭已南面虞舜之不住相也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仲尼之不住相也他如形之而著著之而明而動而變而化又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賛化育又如未施敬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又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之而不費

又如雖勞而不怨雖死而不怨殺又如至禮無文而與天地同節至樂無聲而與天地同和又如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又如兩階干羽而有苗來格中國聖人而海不揚波又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又如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又如民無能名無得而稱又如不顯之德百辟其刑而爲治之至也又如予欲無言無隱乎爾而爲教之神也又如五百餘歲見知聞

知曠世相感不可致思也又如知禘之説其於天下而視之掌祭義深微不可擬議也又如天地竝立參爲三才非曰口代天言身代天事焉已也而造化且在吾手而元命自我作矣而斡旋之而成能之微乎其微不可測識也而所謂不住相布施盡滅度之而無餘者則豈惟釋氏爲然哉

大身

林子曰達而堯舜也而太和元氣則能施

於宇宙之內矣惟其太和元氣能流行於宇宙之內也則宇宙之內不謂堯舜之一大身耶窮而仲尼也而浩然正氣則能充塞於天地之間矣惟其浩然正氣能充塞於天地之間也則天地之間不謂仲尼之一大身耶然此猶在於宇宙之內天地之間也而况曰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故說非身是名大身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論語又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豈不以道本虛空也無高無下無內無外無遠無近而真性如如之分量者則固有若是其大也然即性即道即仁而天地萬物則咸囿於我如來之法身矣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儒氏之仁者釋氏之如來也故曰能仁是釋迦然而釋氏亦稱仁矣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似此重任不謂之荷擔如來而何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先立其大是謂大人

無說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令由子貢之言觀之則所謂性與天道豈其有可得而言耶有可得而聞耶故曰予欲無言所以教之者至矣子貢不悟而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夫言之不可得而言矣而况可得而聞也聞之不可得而聞矣而况可得而述也孔子曰吾無隱乎爾豈不以無言

之中而自有至言者在乎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

佛果羅漢果

林子曰自度而不度人者羅漢果也未先自度先要度人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夫豈惟釋氏而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佛果也善而無伐勞而無施車馬輕裘共敝無憾顏淵季路之羅漢果也爲

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己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為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如來

林子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如來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者。如來也。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百物生者。如來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如來也。誠者天之道也。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如來也。無聲無臭。而未發之中。發皆中節者。如來也。鳶飛魚躍。而察上下者。如來也。乍見孺子入井。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如來也。故者以利為本。而順以出之者。如來也。良知則不慮而知。良能則不慮而能者。如來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者。如來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者。如來也。常明常覺之體。廓然大公而已矣。而物來順應者。如來也。一點靈光。炯炯不昧。而忠臣之忠。孝子之孝。勃乎其不可得而遏者。如來也。然如來我也。而如來之法身。則充滿於法界矣語大而天下莫載。語小而天下莫破。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而聖人之所以通天下為一身者此也。然天地是亦我道中之一物也。我而致中。我而致和。既中而和。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耶。故以我而為儒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孔子也。而我其不孔子乎。以我而為道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老子也。而我其不老子乎。以我而為釋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釋迦也。而我其不釋迦乎。然而吾身之我。之如來。而有釋迦老子孔子之異與。曰。無以異也。抑豈知通乎天地之內。通乎天地之外。是皆一我也。是皆一我。是皆一如來也。故以我而時中焉。而立本以為教者。即我之如來而孔子也。以我而清淨焉。而入門以為教者。即我之如來而老子也。以我而寂定焉。而極則以為

教者。卽我之如來而釋迦也

已上五章。皆儒氏之言。而釋氏之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者。如有能比而觀之。則釋氏之言。悉皆實語。但以其未能到此地位。則亦不免驚駭而疑謗矣。論語曰。子罕言命與仁。而性與天道。是雖子貢之穎悟。亦且不可得而聞也。況其他乎。故以答問附錄末簡林子兆恩

門人盧文輝讃正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林子曰梵語摩訶華言大梵語般若華言智慧其曰智慧者乃余之所謂實地之眞心也梵語波羅蜜華言到彼岸其曰彼岸者乃余之所謂眞心之實地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也多與少對多多之也行深而至於大智慧到彼岸此其最上一乘之可

多也然彼岸實地中本無一法可得而萬法皆從此出者多之也心經者吾心之眞經也一切現成故從刼至刼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乃所以持吾心之眞經也惟此眞經也以離一切色相以離一切空相而安此色空二字俱不可得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金剛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昔有釋之者曰皆從此經出者非以指此一經文句語言又曰且道此經從甚處出須彌頂上大海波心又曰此經者人人俱有箇箇周圓上及諸佛下及螻蟻亦具此經卽妙圓覺心是也無物堪比又曰茲經喻如大地何物不從地之所生諸佛惟指一心何法不從心之所立

國初僧宗泐曰此經卽世尊所說大部般若之精要故知菩薩之說卽是佛說傳至

中華凡五譯今從玄奘所譯者以中國盛行故也

國初宋潜溪曰心者世間及出世間萬法總相其別有五一肉團心狀如蕉蕾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縁慮心狀如野燒忽生忽滅係妄想攝三集起心狀如草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賴耶心狀如良田細種無厭係無明攝五眞如心狀同虛空廓彼法界係寂照攝

余所言者皆最上一乘之第一義也而於字訓姑且略之故曰釋略今依諸生之請而以昔人所訓字義附於各章之後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林子曰觀與照別未到彼岸則不得不觀既到彼岸則亦照見之而已矣故照見也者猶俗所云看見者是也蓋既到彼岸之時而看見此彼岸中一無所有故曰時照見五蘊皆空一切之現成也菩薩而曰自

在者以其深處於彼岸實地之中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奚有於塵生之色亦奚有於塵滅之空無色無空夫誰得而罣礙之故曰自在菩薩自在菩薩者自性菩薩也而眞如之性則徧於一切處釋氏謂之無形無相無背無面六根四大俱無只有一相亦是無相十方國土無不現身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行深有二義皆不可不知也若以行作去聲而曰行深者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而功行則極其大矣若以行作平聲而曰行深者應如是住如是降伏而脩為則極其至矣摩訶般若者大智慧而見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而入頓也故見性也者以了知此無上正等正覺之佛性悉備於彼岸實地中五陰本空一切之現成也多古語所謂有足多之多時到彼岸之時度度之也度苦海以登彼岸也而衆生則從生至死從劫至劫皆受

此一切苦厄不能出離而彼岸實地元無苦海而又奚待於度耶故照也者照而無所於照也空也者空而無所於空也度也者度而無所於度也若曰照而有所於照空而有所於空度而有所於度即是未到彼岸有假人為而謂之一切現成不可也

林子曰彼岸實地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乃自在菩薩之所住處也然處猶家也自在菩薩所住之處即自在菩薩所住之

家曰處曰家壇經所謂門內甚深法界者是也若能知此甚深法界而為自在菩薩之所住處一超而入便是到家之人然而甚深法界得而入之乎自在菩薩得而觀之乎

林子曰即心即佛而真心元在於實地之中者是真佛深處於彼岸之際也故不詣實地而談真心不到彼岸而談真佛者豈非所謂門外漢耶

林子曰不登佛位安能識佛不知本來安識無物

林子曰若離實地便是離心若離彼岸便是離佛

元古雲曰五蘊即五陰其曰蘊者積聚義也其曰陰者蓋覆義也

潛溪曰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色蘊四大所成受蘊領納苦樂又不苦不樂想蘊即種種境奔馳不息行蘊諸所心法多貪境弗止識蘊於所緣境熾然了別五蘊之中識以分別居先因其分別而領納在心謂之受心既領納相續尋思謂之想想之不已遂成造作謂之行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林子曰此呼舍利子而警之而以色空二字對待言之蓋恐其有着於有無二見也若所云五蘊皆空者乃色空之所不到處

本無空也奚有於色色空俱泯心經之本旨一切現成也而歷代註解皆曰色因空顯空為色亡又曰無空不顯色無色不明空等語如此見解不謂之對待之義耶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豈曰不異而又曰即是者何也以其不能見性二者病在一般也

三祖僧璨曰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此乃本體自然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

其孰能知之。又曰。莫逐有緣。勿住空忍。若逐有緣。即是逐空。以為色。若住空忍。即是泯色以為空。二者蓋胥失之。而非一切之現成矣。

林子曰。余嘗譬之石焉。火之性。蘊於石之中。而石之中。但惟有火之性已爾。本無火也。奚有於滅。既無火矣。而有色乎哉。既無滅矣。而有空乎哉。而人之性。亦猶是也。然石擊之則火生。頃之而火滅。火生則有火

之色。火滅則無火之色。而空矣。而生而色而滅而空。都在石外。殊不知眞性本不在外也。顧乃於塵之色空上做工夫。則亦何異於火之生滅上討分曉。而謂之能見性而入頓也。可乎哉。壇經曰。只在門外。未入門内。

林子曰。余嘗譬之鏡焉。塵來則色。塵去則空。是鏡之色空。皆由於外塵之去來如此。然而鏡之所以能照之本體者。抑亦其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乎。

潛溪曰。凡有形者。皆謂之色。凡無形者。皆謂之空。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林子曰。此呼舍利子而重警之。而專以空之一字言之。蓋惟恐其不知心經之本旨。而有着於法。而有着於相。有所照而空之也。然眞性上不容一物。彼岸中一切現成而無有法。而無有相。而曰法曰相。便是有

物。而非彼岸實地中之現成矣。壇經曰。常離法相。自由自在。又曰。離諸法相。一無所得。是字。指上文空不異色。空即是色。句。

林生問曰。夫既空矣。安得有相。林子曰。豈曰色有色相。而空亦有空相矣。又問何謂空相。林子曰。余嘗指諸空器而問之人曰。器中何物也。答曰。吾但見器中之空爾。夫空可得而見之。不謂之空有空相耶。有相則有見。無相則無見。余於是而知空相之

空是亦色相之色也。著空著色。亦有何異。故曰其為失性均也。

林子曰。空之一字。最易惑人。然凡夫則易惑於色。而二乘則易惑於空。夫惑於色者。猶可得而言之。而惑於空者。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世之註解者。率皆不知佛無有法空無有相。而執着於上文五蘊皆空句。而曰眞空實相。謬之甚也。殊不知無空之空。是謂眞空。無相之相。是謂實相。若曰空相。則是空之亦可得而見之矣。而余之所謂色空不到處之眞空。其有空乎。其有相乎。其可得而見乎。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大抵心經大旨。皆以彼岸實地中。本無五蘊可空也。而學佛之徒。乃不知彼岸實地之謂何。而謂有法可以空五蘊。而空之。終不免入於想像。而謂虛空無有相貌以為空也。豈曰色空俱忘。亦是知見。故曰是諸法空相。以深警之也。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林子曰。若前所謂五蘊皆空者。蓋彼岸實地中。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五蘊本空也。夫五蘊本空矣。則安有生。既不有生。則安有滅垢淨增減。亦復如是。故曰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者。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此章應上五蘊皆空句。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林子曰。此下詳言之。以彼岸實地中。一無所有。非特無色無受想行識焉已也。而彼岸實地。其有眼耳鼻舌身意乎。其有色身香味觸法乎。其有無明乎。而無無明盡。其有老死乎。而無老死盡。其可以智而知。以

若以集以滅以道而得之乎。其有罣碍乎。其有恐怖乎。其有顛倒夢想乎。然此亦皆塵之生滅去來爾。而彼岸實地乃其塵之所不到處。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林子曰。形骸中有眼有耳有鼻有舌有身有意。而有六根矣。而彼岸實地則超出於形骸之外。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身無意而無六根也。夫既無六根矣。而必於屬眼

之色而空之以為空者。何歟。若余之所謂彼岸實地者。則自其眞去處之無色無空者言之。而非謂外著於六根之眼。空其色而空之也。若外著於六根之眼。空其色而空之。則亦不免入山園坐避塵以求靜也。殊不知彼岸實地。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而奚有於塵之可避。又奚有於靜之可求耶。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經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而得之乎。得而無所於得。無所得而得也。故曰以無所得故。若存無所得心。而自以為得者。便是有修有證有所得而不空矣。而色空之所不到處。若一切現成也。而奚有於修。奚有於證。奚有於得耶。故故也者。故也。此無所得故。弁下文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無罣碍故。是皆本體之自然。一切之現成也。故曰故。故故也者。謂我元所自有之故物。本如是也。

潛溪曰。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猶草木之有根也。亦謂之六入。根則主內而言。入則主外而言。眼見為色塵。耳聞為聲塵。鼻嗅為香塵。舌嘗為味塵。身染為觸塵。意着為法塵。是謂之六塵。謂如沙塵之障蔽也。根塵二者。和合為十二處。處所也。言各有所在也。從見為眼識。從聞為耳識。從嗅為鼻識。從嘗為舌識。從染為身識。從分別為意識。謂之六識。識謂妄生辨析。昏翳眞智

也三者和合為十八界界者限也言各有限域也乃至者省文上舉眼界下舉無意識界中間四識可以例知也

宗泐曰此空十二因緣也無明者凝暗也謂於本性無所明了非情然無知乃違理強覺之謂也無無明無無明盡者菩薩以般若智觀此無明其性本空無生滅相故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也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義與前同但舉其始末而略其

中也十二因緣亦曰十二支一曰無明亦名煩惱二曰行謂造作諸業三曰識謂起妄念初托母胎也四曰名色從托胎後生諸根形也五曰六入謂於胎中而成六根也六曰觸成胎後六根對六塵也七曰受謂領納世間好惡等事八曰愛謂貪染五欲等事也九曰取謂於諸境生取着心也十曰有謂作有漏之因能招未來之果十一曰生謂受未來五蘊之身也十二曰老死謂未來身既老而死此十二因緣該三世因果展轉因依如輪旋轉無有休息一切衆生迷而不知良可悲也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林子曰梵語菩提華言覺梵語薩埵華言有情盖謂覺而有情也梵語涅槃華言無為依者皈依南無之義也古所云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者是也而涅槃無為是乃

現成之公案也但皈依之而已矣故究竟之亦可入於涅槃

楞伽經曰涅槃乃清淨不死不生之地一切脩行者之所依皈華嚴經曰有諍說生死無諍即涅槃六祖曰涅槃者圓滿清淨義又曰三界九地各有涅槃妙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此與上章而並言之不曰菩提薩

埵皈依般若波羅蜜多而究竟之可入於
涅槃而三世諸佛亦皆皈依般若波羅蜜
多而成無上正等正覺矣而無上正等正
覺是亦現成之公案也若非親到彼岸者
其孰能知之然菩提薩埵而曰依者有法
而無為也三世諸佛而曰依者無法而無
為也至於究竟涅槃其歸一也
唐僧宗密曰佛者梵云婆伽婆唐言佛佛
者覺也自覺覺他覺圓滿故一切有情咸

具此道悟者即名佛迷者曰衆生
宋王日休曰梵語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
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
語菩提此云覺而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眞性也眞性即
佛故略言之則謂之覺詳言之則謂之無
上正等正覺以眞性無得而上之故云無
上上自諸佛下至蠢動性相平等故云正
等其覺圓明普照無偏無虧故云正覺

潛溪曰三世謂過去莊嚴刼見在賢刼未
来星宿刼也梵語佛此云覺覺者迷之對
以佛之覺見衆生之迷也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
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
林子曰彼岸中一切現成若未到彼岸夫
誰得而知之既不得知必生驚疑既生驚
疑必不信受既不信受必不皈依而曰眞
實不虛者此乃老婆心切蓋欲以釋其驚

疑之心而信受之而皈依之也
潛溪曰言故知者結前起後也呪者佛說
密語即第一義也神者精妙不測之稱明
者鑑照不昧之謂無上無可加過也無等
等獨絶無倫也既言大則己極矣又重言
無上無等等者所以深著般若溥慱無際
也溥博無際惟眞空足以當之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林子曰諦者若集滅道之四諦也曰揭諦者揭此四諦也而又曰揭諦者揭此四諦之揭而揭之揭之而復揭之故能到彼岸而清淨而涅槃而無上正等正覺矣

唐大顛云菩提是初薩婆訶是末

宋何無垢曰若是有志底人一刀兩段更無退轉忽然悟道達本性空即得菩提超出三界了無所了得無所得蕩然清淨則到極樂之所受用無盡故曰薩婆訶

宋僧道川曰山花咲野鳥歌此時如得意隨處薩婆訶又曰算盡目前無一法方能隨處薩婆訶

自書心經釋略卷後

林子曰釋氏極則之教古今現成之一大公案也無言無隱故釋迦住世四十有九年矣未嘗說一字而最上一乘豈其有關於言語文字哉夫既不關於言語文字矣則心經之作已失之支而又釋之者乎慨自六祖而下佛教微矣而

世之學佛者孰不曰我已得正受南能之宗也自悟自解自性自度然究其歸則與北秀之拂拭塵埃者等爾而所謂本來無物而為色空所不到處者則鮮有聞之矣故曰七祖如今未有人然非惟六祖而下為然也而靈山會上五千且退席矣夫有佛出世猶難與言如此

況後世乎。壇經曰。不宜速說佛法難起。余委不知佛法。而亦强為之說焉既槩而論之。復略而釋之。余豈不知心經微旨。不可得而說。不可得而論。不可得而釋之者扎。而必欲說之。而必欲論之。而必欲釋之者。余敢曰能明佛法之第一義。心經之微旨耶。而二乘之著空。則庶乎可以遮其非而最上一乘。或有所聞而知。自悟而興起之矣。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二經釋論小跋

林子既釋釋之心經道之常清靜矣或有撫拾經文以問林子曰此何經也林子曰不知也或有摘取竒字以問林子曰果何義也林子曰不知也夫微密玅義雖曰非關文字矣然將何以釋之林子曰其眞經乎又問何以謂之眞經林子曰眞經也者經之所從出也故不知眞經不可與譚經若孔老釋迦之所以立言以教天下萬世者此眞經也夫天下萬世孰無孔老釋

迦之眞經哉如有能明吾心孔老釋迦之眞經以釋孔老釋迦之經豈其不得孔老釋迦之經之眞實義耶然余乏記性以故不能多識前言而一念惓惓又惟恐見聞之知有以障吾明覺之本體也而余之所以釋釋之心經與道之常清靜經者亦惟有此本體之眞經爾然而二經之字訓不可不知也故必先取二經之舊註而觀之以考字訓既考字訓矣乃始以我之眞經可以質之釋迦老子而無疑者

而論著之以示諸生既示諸生矣。復令諸生旁求他經。而與余之論著相契合者各為采録以備印證此余强釋三經之大都也。是雖不能不假於文字而亦不專在於文字間也讀者當自知之若儒經余則有四書標摘正義矣。余每欲分章而句釋之。以共成一集而未能也。旹

萬曆壬午冬十一月穀旦子谷子

龍江兆恩

心經釋略槩論總序

或問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若未離法便不是佛是耶非耶林子喟然嘆曰此余心經釋略槩論之所由作也而子曾見余之釋略槩論乎未也然佛之地步甚高而必至於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無有一瀌乃可名佛而曰若未離法便不是

佛豈不然哉然必由積久而後能致如釋迦所謂吾一劫至於千萬劫而吾精進之心未嘗少退子豈不聞之乎而曰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者余亦未敢以為然故始於有法者筏喻以渡河也終於無法者舍筏而登岸也他如金剛經所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夫曰住曰降伏謂非有法而何縱是聖賢亦且有無為法矣況其下乎至於楞嚴經所載二十五聖圓通圓覺經之二十一漸教三頓教一圓教天台止觀之十八觀是皆釋氏之法萬古不易之常經也然則心經亦有法歟林子曰然若首下一觀字豈非十八觀之義乎其曰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是乃聖賢之無為法也然呪亦法也揭之揭之又復揭之不為之漸教而何豈曰二十五聖即三世諸佛抑亦不能外法以成佛矣龍江兆恩

門人盧文輝訂正

心經槩論

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朱生曰何謂也林子曰爾能知色空之不到處則此四句當自明矣又問色空之不到處林子曰色空之不到處爾之眞心爾之實地也夫既曰色空不到處而又曰眞心實地者豈色空所不到處尚有眞心之實地耶

林子曰色色也夫既得而色之則亦可得而空之空空也夫既得而空之則亦可得而色之此乃塵生塵滅對待之義殆非爾之眞心實地也而爾之眞心實地本無色也夫誰得而空之本無空也夫誰得而色之而色空之經余嘗倣其辭而襲之曰生不異滅滅不異生生即是滅滅即是生而爾之眞心實地豈得而色之乎無色則無滅又豈得而空之乎無空則無生色空都空生滅都滅此乃色空生滅之不到處也佛書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余又嘗倣其辭而襲之曰色空空已眞空為樂由是觀之色空之空塵生塵滅之滅也然則何以謂之眞空也林子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此其所以為空中而本無色本無受想行識一切現成而又奚待於空而空之耶故眞心也者我所本有之眞性自在之菩薩也實地也者我無所有之境界不動之道場也余於是而知眞心實地不二之門也眞心實地三昧之地也眞心實地無生

之處也眞心實地三世諸佛之母也無取無捨無依無倚金剛經曰若取法相即着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衆生壽者昔有釋之者曰法相屬有非法相屬無其所謂有者豈非色與其所謂無者豈非空與有色有空便是有取有捨有取有捨便是有依有倚而眞心實地而為色空之不到處者其有法相乎其無法相乎其有我人衆生壽者

乎。其有取有捨有依有倚乎。然眞心實地不可以言而顯。而孔子則罕言之矣。不可以聞而知。而子貢則不得聞之矣。不可以才而得。而顏子則欲從而末由矣。昔者唐之大通和尚以不明乎極則之教。而示人見性成佛。則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而六祖謂之猶存知見。而眞心實地其屬於知見乎。其不屬於知見乎。余嘗以此知見二字而觀之。則知大通之知見乃是色空之空。而為塵生塵滅色空

對待之虛空也。而非空中之空。而為不生不滅色空所不到處之虛空也。金剛經曰。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色有色相。空有空相。而如如不動。我之眞心實地。一切之現成也。眞心實地豈落於色空塵生塵滅之二相耶。知此欛柄。到此地位。則亦着衣喫飯已爾。更有何事。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洪生問多字之義。林子曰。余所謂色空所不到處。而為彼岸之實地者。具大智慧。我之眞心也。而我之眞心。則徧滿於彼岸實地中。而有如是其大者。一切之現成也。故彼岸實地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無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而彼岸實地之分量。本如是之可多者。一切現成也。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而彼岸實地之分量。本如是

之可多者。一切現成也。山河大地。從什麽處來。而東方之虛空。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之虛空。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而彼岸實地。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盡之虛空。而虛空之矣。而無盡之虛空。抑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仰望不見天。低頭不見地。故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法王身。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盡十方世界。是如來一卷經。由是觀之。則盡十方世界。豈不在我之彼

岸實地中耶。而彼岸實地中。其有我相乎。其有人相乎。其有衆生相乎。其有壽者相乎。而彼岸實地中。本無我人衆生壽者。一切現成也。故皈依佛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覺也。皈依法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正也。皈依僧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淨也。若舍實地。而求眞心。若離彼岸。而觀自在菩薩。失之遠矣。然所謂眞心者。自性也。而眞心之實地者。心地也。故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

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眞心實地。一切現成。三世諸佛。皆由此中出也。無上正等正覺。皆由此中出也。夫彼岸實地中之妙義。而無上甚深如此。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陳生問曰。若所云五蘊皆空者。豈曰色空之空乎。抑其空中之空也。林子曰。此所謂空。乃空中之空。而無有法。而無有相。無所待於空而空之。一切現成。本體之自然也。又恐其未明乎照無所照之旨。以法空之。而落於空相也。故下文又兩呼舍利子。而謦之以色不異空等語。又曰是諸法空相。豈不以色相。相耶。空相。相耶。夫色相固非空矣。而以諸法之空。以空之。則亦不離乎法。不離乎相。有所待於空而空之。豈曰現成。公案本體之自然乎。壇經曰。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靜坐。即着無記空。又曰。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等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此所謂空。乃是空相之空。豈曰空中之空。

道教大通經三章。其一眞空章曰。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故曰不可思議。夫曰無形。而有生乎哉。夫曰無體。而有存乎哉。生於無生。無所生而生也。存於無存。無所存而存也。形於無形。無所形而形也。體於無體。無所體而體也。知此。則知眞空之妙義。其殆不可以擬議而致思乎。其二玄理章曰。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其

三玄妙章曰。如如自然。廣無邊際。由此觀之
其曰空相則非空中之眞空也。明矣。有相斯
有見。有見斯有着。豈不落於邊際。而曰湛然
圓滿。如如之自然哉。故欲識眞空。無空可識
既無可識。安識是空。是空非空。非空是空。若
言是空。若言非空。皆有空相。不名眞空。眞空
無空。無空眞空。然道教亦有之。曰無空有空
又曰不空中空。又曰空無定空。又曰知空不
空。又曰識無空法。又曰不着空見。是皆空中

之眞空。眞空之妙義也。
蘇生問曰。何以謂之空中。林子曰。汝獨不聞
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乎。未發之中
者。空中也。現成公案。不色不空之謂也。惟其
不色不空。故其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
減。而為實地之本體者。未發之中也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豈惟空無其色。而不倚
於塵生之色哉。而亦且空無其空。而不倚於
塵滅之空也。若曰我空也。而稍倚於空焉。便

是有所着於塵滅之空。而非空空矣。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余之所謂色
空所不到處。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
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
本體既太虛而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
天地其有不位乎。萬物其有不育乎。而位而
育。皆由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為
之者乎。
林生問曰。未發之中。豈非詩之所謂無聲無

臭耶。林子曰。然。然而色空不到處之空。固曰
無聲無臭。而無塵矣。而色空對待之空。夫豈
其有聲有臭。而有塵耶。林子曰。色空之空。雖
曰無聲無臭之塵矣。然而揚其聲於色空之空
焉。則色空之空。抑亦可得以聲而塵之矣。置
其臭於色空之空焉。則色空之空。抑亦可得
以臭而塵之矣。若夫色空之所不到處。其可
得而聲之乎。其可得而臭之乎。其可得而塵
之乎。是乃聲臭之塵之所不到處。一切之現

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我眞心之實地。一切之現成也。而天下之大經於此而經綸之矣。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之矣。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之矣。凡有血氣。於此而尊之親之矣。而我之性。而人之性。而物之性。而天地之性。於此而盡之。參之贊之矣此其天地之所以為大。而文王之所以為文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鄭生問曰。何者謂之眞心。何者謂之實地。林子曰。未發之中者。眞心之實地也。而發而中節。不謂之實地之眞心乎。寂然不動者。眞心之實地也。而感而遂通。不謂之實地之眞心乎。

林子曰。眞心之實地。一河圖也。本無聲臭之可言。實地之眞心。一洛書也。即有端倪之可見。

林子曰。色可反而空者。塵而空也。空可反而色者。塵而色也。譬之器本空也。實之則色矣實之色也而去其實焉。則又空矣。此空之所以有去有來者。塵生塵滅之謂。而非本來之無物矣。

林子曰。知色之空而以為空者。固未可以為空矣。而知空之空而以為空者。則亦未可以為空也。知空之空而以為空者。固未可以為空矣。而知色空之不到處而以為空者。則亦未可以為空也。林生問曰。夫知色空之不到

處而以為空者。豈其未可以為空歟。林子曰。以其猶有知之者在焉。而況曰自以為空乎。

林子曰。夫色空之所不到。而曰處者。其有處乎。其無處乎。其在於吾身之内乎。其在於吾身之外乎。其在天地之内乎。其在天地之外乎。其可得而古之。可得而今之乎。其不可得而古之。不可得而今之乎。要而言之。何處而非我之實地乎。何處而非非我之實地乎。何處而非我之眞心乎。何處而非非我之眞心

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色空之所不到處者其有自在菩薩乎其得而觀之乎無自在菩薩無無自在菩薩無觀無無觀其有彼岸乎其得而到之乎無彼岸無無彼岸無到無無到

林子曰心經一書皆所以接最上一乘者故觀也者觀之也觀雖有法而無所為也蓋有為則有相有相則有着有相有着便不自在而謂之觀自在菩薩可乎

四祖道信年始十四來禮三祖僧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三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三祖曰何更求解脫豈非所謂自在菩薩一切之現成耶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釋氏極則之教既曰性門又曰空門者何也蓋性本空者眞空也故人法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知見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起心之謂妄妄塵也心而空之亦是妄心之塵意之所向之謂欲欲塵也意而空之亦是所向之塵豈曰極則之教而為性門之眞空也哉

經曰是諸法空相林子曰色塵也固非空也而以空之法空其色而空之乃是諸法之空相塵也而非空也受塵也固非空也而以空之法空其受而空之乃是諸法之空相塵也而非空也而想而行而識亦復如是

佛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若認諸色滅之空以為空者即起無相既起無相便是有相

故起有相心者塵也起無相心者亦塵也

三昧經曰心無心相不取虛空不依諸地不住智慧是般若波羅蜜若也未知心本無相而取虛空相以空之豈可謂之大智慧能到彼岸也哉釋氏亦有言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謂眞性也又曰蠢動含靈皆同一性而一切萬物無不是他露其色相豈非實地之無所不徧眞心之無所不該一切之現成耶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黃生曰眞心之實地其有定在乎其無定在乎林子曰是惡得而定在之是惡不得而定在之何處不是太虛何處不是我之實地何處不是我之實地何處不是我之眞心眞心一舉俱大總持不謂之網之提其綱也而其目有不張乎故我之實地譬之綱也可以包羅天地萬物之大而無外矣我之眞心譬綱之綱也可以總持天地萬物之大而不遠矣然則眞心實地豈其若是其大與中庸曰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眞心實地則固若是其大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黃生曰夫大總持之旨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以謂之具也林子曰具也者具之也而其具固在我矣然而其有所於具乎其無所於具乎其有所具而無不具乎其無所具而無不具乎其具於眞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其不具於眞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然則眞心實地豈其若是其神與中庸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則亦若是其神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夫曰六虛者非余之所謂實地乎然而六虛則非實地也明矣而謂之實地者何也以無實地乃是實地以有實地即非實地豈不以有形有相即有壞時耶既有壞時何名實地

道書曰虛空粉碎方露全身夫虛空者虛空

而已矣而曰粉碎虛空者虛空得而粉碎之乎而其所以粉碎虛空者蓋不以色空之空以為空也曾生曰色空之空空矣而色空所不到處之空不亦空乎林子曰夫色空之空則有其空矣而色空所不到處之空則無其空矣無空而無不空故曰有無俱不立無有有又安有色無有無又安有空

釋教有曰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又曰打破虛空只一拳夫既具大智慧而到

彼岸矣豈其有着於虛空邪見哉即此不着虛空邪見便謂之打破虛空虛空且打破矣而況於五蘊煩惱塵勞者乎蓋言彼岸實地中本無虛空本無五蘊煩惱塵勞今既到彼岸矣而昔日之所謂五蘊煩惱塵勞與夫虛空邪見果安在耶故曰打破丘生問打破之義林子曰打破之義蓋謂無也如以其辭而已矣則所謂五蘊煩惱塵勞得而打破之乎然五蘊煩惱塵勞猶可得而言之而所謂虛

空得而打破之乎而曰打破五蘊煩惱塵勞虛空邪見者蓋以復吾之本無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道川曰色聲不礙處親到法王城夫曰親到法王城者不謂之到彼岸乎然彼岸中本無眼耳既無眼耳安有色聲

釋氏曰罪福無主而彼岸實地乃其罪福之所不到處也

圓覺經曰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眞如涅槃其曰大陀羅尼門者非余之所謂實地者乎其曰眞如涅槃者非余之所謂眞心者乎

林子曰余嘗聞楞嚴之遺旨矣有色則有見色滅則無見有聲則有聞聲銷則無聞若將以色滅無見以為空矣則亦何異於聲銷無聞以為空也然色與聲皆塵也塵而生也則為聲為色塵而滅也則為空而彼岸實地中何有於見何有於聞而惟有見聞之實性者

在爾若也不知見聞之有實性而曰我能不為色聲之塵之所轉也是乃蔽目以避色塞耳以逃聲而佛之法似不如此矣

潘生問曰夫曰眞心實地無生之處也而又曰三世諸佛之母者何也林子曰夫母以生生為義而生以不生為大也古人有言曰諸法無生夫諸法既無生矣則亦將何以為三世諸佛之母乎然眞心實地諸法咸備其三世諸佛之所由以生乎而其所以生者其生

於眞心實地。有所生而生乎。不可得而知也。其生於眞心實地。無所生而生乎。不可得而知也。蓋眞有不可說。不可說。說亦不得矣。故不有拈花微笑之迦葉。倚位而立之慧可。豈能默契於其所難言。而眞入不二之法門者哉。

林子曰。色其不屬於有乎。空其不屬於無乎。故指諸有色而說之曰。此色也。色其不可得而說乎。指諸無色而說之曰。此空也。空其不可得而說乎。而甚深法界。而為色空之所不

到處者。其有色乎。其得而色之乎。其有空乎。其得而空之乎。惟其不得而色空之也。故其不得而有無之也。無色無空。無有無無。此其所以說亦不得矣。到此甚深法界。不有以深明乎無生之微。生於不生之妙。其孰能知之。其孰能知之。

翁生曰。先生每曰色空不到處。非所謂不二法門耶。敢問何以謂之眞入不二法門。林子曰。昔者維摩會上。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翁生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非惟釋氏為然也。至於孔門則亦有之。故授者不在於言。而不知所以授之也。而受者不以為隱。而不知所以受之也。若以維摩之默然。以為異矣。則孔子之無言無隱。亦不足異乎。然而眞心實地。終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若或

可得而言之。則亦可得而隱之。豈曰大人俱足一切現成耶。

余生問曰。先生每曰眞心之實地者。非所謂如來地與。林子曰。然。然而一超而直入於如來地者。非所謂頓教與。林子曰。然。曰何以能入頓也。林子曰。其先之以見性乎。昔者六祖既悟本性矣。而五祖便傳之以頓教者。此也。又問先生嘗曰。見性性見。知性性知。微乎其

微顧先生明以告我也林子曰夫既曰不可得而見矣不可得而知矣而不見不知其可得而言乎余將何以語汝也然不見之中則自有眞見而不昧者在焉不知之中則自有眞知而不昧者在焉故曰性由自悟余將何以語汝也

壇經曰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又曰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又曰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又曰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又曰若不自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其曰行曰修曰法曰智慧觀照曰常起正見皆所以教人以見性成佛也若非有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其誰能示人以正路見性而成佛耶

壇經曰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

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夫曰自性者乃余所云眞心實地色空所不到處也其有垢乎其有淨乎而曰自淨其心者心其有垢而可淨乎心既無垢之可淨矣其有待於修於行於度於戒者乎大凡言自者皆自性義也乃所謂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者是也故曰須從自性中起最上一乘之宗旨也六祖又曰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又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故欲見性而不從自性中起者其能見自己法身自己佛者乎

黄生問曰何以謂之自者自性義也林子曰自性自淨自性自修自性自行自性自度自性自戒然性本淨也無待於淨而世人必欲淨之者豈不謂之汚染不得而反生淨妄耶而修而行而度而戒亦皆從自性中起爾若必求之身外則惑矣

二祖慧可來禮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

與安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求心了不可得初祖曰我與汝安心竟林子曰心本無心豈有未寧而曰與汝安心竟者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然而六祖隨方解縛之旨則又不可不知也

初祖達磨居少林寺九年為二祖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初祖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慧可忽曰我已息諸緣

初祖曰莫成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初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其曰無念心體者非余之所謂色空所不到處一切現成乎然息也者息也息而無所於息也若息而有所於息焉豈不起心是妄而成斷滅去耶而曰心如墻壁者正所以外息諸緣無所於息而息也故曰可以入道三祖僧璨曰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然彼岸實地中本無六塵而曰惡六塵者則是

心也豈不與外之六塵相為敵哉便屬對治四祖道信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蓋心本自在若必起心以對六塵不謂之失其自在之本體耶又曰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而曰觸目遇緣者緣固不在我也隨心自在妙用現前六祖惠能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似求兎角若惡六塵便生厭世厭世離世不名智慧豈能見性入頓而曰無上正等正覺也哉

三祖僧璨曰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其曰從空之空者非所謂空相之空乎其曰背空之空者非所謂空中之空乎又曰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夫曰根曰宗我之本來空中之空也而曰返照者返照此空中之空也既知返照此空中之空矣豈不勝前之空而有空相者乎而空門者流其可不知所以返照以入門而妄為從空以背空耶何生問曰三祖返照之照與心經照見之照

有不同與林子曰返照之照觀自在之觀也故照見也者以既到彼岸而照見此彼岸中五蘊皆空也而返照也者以未到彼岸而反觀內照欲以見性也

壇經曰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眞除妄即見佛性余於是而知離迷而覺覺即是迷除妄而眞眞即是妄故覺迷不二眞妄平等此又欲見性者之所當知也

昔者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世尊謂之良馬見鞭影而行其曰世尊良久者非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本來之面目耶而余所謂色空之不到處者此也故知此者謂之門內迷此者謂之外道

林子曰余之所謂實地者乃釋氏之所謂明心之心心是地也余之所謂眞心者乃釋氏之所謂見性之性性是王也如或不能明心之地而又安能見性之王耶然心性一也而眞心之所在處即名之為心故曰心是地也孔子曰中心安仁而心亦以地言之其曰中心者猶言所謂中央者地也余曾考二氏之典而附之鄙見故以其心性而對言之心之未萌之謂性性之既萌之謂心若專以其性言之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又專以其心言之有五行之心有中心之心阮生問曰先生嘗言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而載之心性

教言此又何心也林子曰此乃所謂無方無體之眞心者眞心是性眞性是心而徧滿於虛空界無乎其不包矣然而虛空其有界乎其無界乎其可得而界之乎其不可得而界之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故見性者見此而已矣入頓者入此而已矣

自書心經槩論卷後

夫曰槩論也者，盖以心經之第一義不可得而名言之者，槩而論之爾。余初作槩論，以示性門之善知識者，則甚喜，乃請余分章釋之。余嘗以六祖而下，佛法不明，而於所謂最上一乘，而為現成之一大公案者，鮮有知之。以故苦空頑空，避塵枯坐，而以斷滅為寂滅者，比比皆是也。遂使釋迦之至教不明於天下萬世，而每為儒流之所非者，余竊悲之，故復譔心經釋略，與此槩論，別作二帙。余今老矣，精力亦有所不逮，而二書中豈曰複語，且失倫次，不惟不暇校，抑亦不能校。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附心經釋論就正小東

兆恩拜告

諸善知識者，兆恩嘗以六祖而上，佛法明，六祖而下，佛法不明。法既不明，而其譚佛之最以為得者，相傳寄訣，只有空之一字，當下即能成佛，何其易也。似賢於釋迦遠矣。甚而儒門之士，亦有陰襲其言，互相告語，以為孔子之道，亦是如此。始之以亂釋迦之教，終之以壞孔子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萬世也。噫，兆恩不自揣分，謾著心經釋略槩論二帙，每竊以為釋迦復起，必從吾言。幸今佛法再興，而十室之邑，必有善知識者，若能不以兆恩為愚惠，然遠臨盡言

相正自當有以教我也。

常清靜經釋略自序

余讀常清靜經。而知老氏之清靜皆出於眞常之性矣。世人不識眞常之常。而以俗之所云常常如此之謂常者常也。不亦惑乎。或問眞常之性。林子曰。釋氏所謂不二之地。中庸所謂未發之中者。眞常也。故未發之中。本無聲臭。不二之地本不生滅。眞常之性。本自清靜。夫曰本自清靜矣。而其所以先天而先地者。固有不在我乎。故曰天地悉皆歸。余嘗載考常清靜經之旨。

而知學道之士。則有一大工夫。一大效驗。而其所謂一大工夫者。非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焉已也。而必至於無而無之。無無而無之。不謂之已精而復致其純。以還我眞常之本體耶。其所謂一大效驗者。非曰寂無所寂。常應常靜焉已也。而必至於既入眞道。實無所得。不謂之已至而復臻其極。以盡我眞常之妙用耶。夫既以常而應。以常而靜。以常而清靜矣。豈其不能入於眞道。而又曰漸入眞道者。吾甚

惑焉頋夫子有以發我之矇也林子曰眞道也者大道也無名而生育天地無情而運行日月無形而長養萬物道固有若是其大也而人之弘道也則亦能若是其大矣余嘗愛論語書一弘字弘也者弘

之也以充滿斯道之分量而弘之也豈非濁而清之而天地其與我而俱清動而靜之而天地其與我而俱靜者乎然此乃有意於清有意於弘者為之也雖曰大矣而非其至也必也其不知有清不知有

濁而忘其所謂清所謂濁不知有靜不知有動而忘其所謂靜所謂動者乎無所於弘而無不弘無體無方優優洋洋孰究其眞莫測其常三皇得之而為天下皇五帝得之而為天下帝周公得之樂作而

禮制仲尼得之以垂憲萬世此聖人之神聖所以能參天而貳地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此所謂常是亦眞常之常也而世之釋老子者亦鮮知之然而眞常之道其可得而道乎其可得而得乎余竊謂

老子猶龍乃孔子之所從而問禮者。豈其有所於得。而能道其不可道之常道耶。余亦何知。漫以偶有所聞而寄之陳詞以與同志者共之爾龍江兆恩

三教正宗統論

門人盧文輝訂正

常清靜經釋略 并小引

時有儒生胡姓者。因覽常清靜經。遠造林子而問曰。道能生育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長養萬物。道其有若是其大與。林子曰。子儒者也。豈不知儒者之書哉。故語道之大。而天下莫載。語道之小。而天下莫破。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又況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乎。

然道即中也。而聖人能致中矣。天地且自我而位。萬物且自我而育。凡有血氣。且自我而尊而親。而常清靜經之旨。子又何疑焉。作常清靜經釋略。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常清靜經

日用經曰。靈臺無物謂之清。一念不起謂之靜。此清靜之義也。余每嘗於應事上觀之。而知所以常應常清。常應常靜。然後方可謂之常清靜矣。故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林子曰。無形生形。而天地乃形之最大者。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而況人乎。而況物乎。夫大道生育天地。而天地亦以大道而生育萬物。豈曰天地。而人之所以生育乎人。物之所以生育乎物者。是亦皆大道之所為也。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林子曰。大道固無情矣。日月豈有情耶。而

東而西。以分晝夜。而南而北。以定寒暑。似為無情而有情也。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林子曰。物之大者。莫如天地。而日月星辰。而山川河嶽。而飛走動植。洪纖高下。而無非物也。夫物之初。豈有名耶。無其名。則無以別其物。物而名之。是亦聖人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林子曰天地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天地日月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日月物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物諸凡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盈於天地間則有萬其族而聖人莫不有以名之至於虛空虛空矣而亦有虛空之可見也可見則可名若夫大道也既無形象之可觀亦無虛空之可見是惡得而名之而聖人則強名之曰道是乃聖人之不得已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林子曰夫道不可得而名矣渾渾混混無極而已未始有太極而況於陰陽乎太極既立陰陽斯分易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既有太極陰陽則有天地男女既有天地男女則有清濁動靜故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在男女男女不知若以而清而靜而謂之道矣而濁者動者不可謂之道乎則是道也亦有所不徧之處也必不然矣此道之所以為大而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故曰降本流末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林子曰夫陰陽清濁之分孰不知之而曰

動為靜之基也是雖深於道者猶且疑之抑豈知天以動而生地以靜而養男以動而生女以靜而養此其基字之義也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林子曰此所謂清此所謂靜非天之清而天之清乃氣之浮於上而清也非地之靜而地之靜乃形之凝於下而靜也而此所謂清此所謂靜者先天地而清先天地而靜不屬於天而未始有氣而清也無氣而

氣而天之氣不能外焉。不屬於地。而未始有形而靜也無形而形。而地之形不能外焉。其所謂虛空本體而能生育天地者以此與或問天地一也。何以謂之生育天地。何以謂之天地悉皆歸。林子曰。以其未有天地也。故曰生育天地。以其既有天地也。故曰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

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

林子曰。此曰神曰心。以與下文之所謂性者而並言之。性空故也。寂然不動之誠也。誠則形而神矣。只有一點清靈之可見爾。然神本無心也。而起心是妄。故欲寡而心自靜而欲也者。其可以不知所以遣之者乎。心靜而神自清而心也者。其可以不知所以澄之者乎。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林子曰。父母未生以前。虛空而已矣。奚有於心。而況於形。既無其形。而況於物。觀之一字。是乃道家之一大工夫也。自有相傳心法。以復還我虛空之本體矣。然此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故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清靜。

林子曰。豈曰空無其空。抑且無無其無。豈曰無無其無。抑且寂無其寂。到此地位。方可謂之無欲。而清而靜矣。

眞常應物。眞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林子曰。其所謂清靜者。豈其塊然如一木石者然哉。然此必當於應物上觀之。方可

驗其清靜而果得眞常之性與否。故應物由於眞常之性若也。未得眞常之性。而曰我能常應常靜者。未之有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釋氏曰。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皆常應常靜之義也。夫性而曰眞常者。何也。心則有生有滅。而性則無生無滅。形則有存有亡。而性則無存無亡。物則有成有壞。而性則無成無壞。然常也者。常也。不變不異之謂常。或問不變不異。

林子曰。此所謂道。乃古今之常經。天下之所公共之大道也。夫誰得而變之。夫誰得而異之。至於常而曰眞常者。又何也。林子曰。若他所謂常者。謂之常則可。謂之眞常則不可。而此所謂常。乃可謂之眞常。蓋性本如是。不變而不異也。故不着於清以為清而濁亦清也。不着於靜以為靜而動亦靜也。故曰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眞道。

林子曰。夫曰如此者。蓋指能遣之者以下三章而言也。若上文而曰入能常清靜者何也。蓋此所謂常清靜者。謂其眞道之既入而清靜也。極其清也。無所於清而無不清。故不可以清名。而天且不得以擬其清。極其靜也。無所於靜而無不靜。故不可以靜名。而地且不得以擬其靜。故曰天地悉皆歸。此章而曰如此清靜者。又何也。蓋此所謂清靜者。謂其工夫之既純而清靜也。

無空而空。無無而無。無寂而寂。常感常寂。如此清靜。而猶曰漸入眞道者。豈非極則之地。不可得而驟至哉。故欲得眞道。而不以清靜為入門焉。不可也。

既入眞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

林子曰。道能生育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長養萬物。則固有若是其大也。道雖大矣。是皆人人之所具足。箇箇之所圓成也。

而為道者亦惟復吾之所具足而圓成者何得之有若衆生者則不免以有所得心以求道此衆生之妄心也而聖人亦名之為得道者何也蓋先欲以妄而離其妄爾其妄既離然後可語之以無所得之眞道此聖人之所以通變以教人使人漸入於眞道之中而不自知矣

能悟道者可傳聖道

林子曰聖道也者大道也大道而屬於聖人之身則謂之聖道而曰可傳聖道者則固不在於言語文字而心心相契之下雖欲隱之而卒不可得而隱之者而曾參之曰唯迦葉之微笑豈非所謂可傳聖道耶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

林子曰大道無所不包無所不入大道中無天地無日月無萬物既無天地日月萬物又安有人我釋氏所謂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者亦皆有得於此也道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即有諍心而亦有所不暇矣若夫下士則不知有大道者藐乎其小人相我相自生分別此其所以好爭也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

林子曰上德不德實無所得而無所於執也下德執德為有所得而有所於執也

執着之者不名道德

林子曰既已執矣必復着之故曰執着執且不可而況於着蓋道體本無為也而弘道之人且不可以有為矣而執而着惡乎其可哉

老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求失眞道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林子曰心本無妄而曰妄心者欲牽之也故欲以牽其心而心安得不為欲所引而妄乎心以擾其神而神安得不為心所動而驚乎既驚既妄便着萬物由是而貪求煩惱由是而憂苦濁辱由是而流浪生死沉於苦海而不自知矣豈不永失眞道耶然眞常之道不以清靜而得不以執着而失若執着之者而能知所以覺悟焉無執無着常清常靜而眞常之道又在我矣故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人能弘道道即在人蓋人與道本不相離也而執着之者離之爾雖欲離之而卒有不可得而離者在焉故曰可離非道此又讀清靜經者之所當知也

道德經釋畧自序

林子曰經名道德者皆所以言道德深遠之意也然而道也者非他也常道之道也德也者非他也上德之德也上德之德常道之道也常道上德其可得而言乎讀者悟意而忘言斯為得之然道在天地天地不知也道不知也道在聖人聖人不知也道不知也豈曰無所於知亦且無所於得若天地自以為知乎道為得乎道即是天地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有所於得乎哉聖人自以為知乎道為得乎道即是聖人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有所於得乎哉故道大者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天地大聖人大者亦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夫惟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故能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能滌除玄覽而無疵明白四達而無知乃天乃道沒身不殆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能深矣遠矣乃至大順無為而無不為余初讀道德經憒然而無知也近一二年來稍有所悟漫撰道德經釋畧以就正諸有道之君子云昔

萬曆戊子臘日七十二叟子谷子龍江

林子兆恩

道德經釋畧䟦

道德經五千言。大要以虛無自然為體以隨機順應為用。以守中抱一為根本工夫。解悟其立言之旨。融會其度世之心。雖謂與吾儒之六經相為表裏可也此孔子所以有猶龍之嘆也。世之學老子者。徒狗老子之迹。而不知求老子之心。或知求老子之心。而不得其心之真體真用。與夫根本工夫。以故惑於長生久視。覬於輕舉飛昇。溺於修齋禮斗。誕妄不經。迷謬不攺。甚至刑名權利者。援之以文其奸。縱橫捭闔者。藉之以逞其譎。清談放達者。托之以售其矯。使老子之學。至今為梗。而抱千古不明之恨。竊為老子寃之。今觀斯經。辭古義深意玄理邃。含蓄不窮。廣大悉備。即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畧。亦多寓焉。苟非有至聖至神之資。而負盡心知性之學者。其孰能與於斯。故自春秋秦漢以來。註者非一人。人非一言。竟未聞有以老子之心。揆老子之蘊。而得其所謂真實義者。廼吾

師龍江夫子。倡明三教。慨老氏之失傳。而於是經尤加之意。故撰著釋畧凡六卷。分作乾坤二部。其間為始。為母。為妙。為徼。谷神。玄牝。橐籥。芻狗。谿歸嬰兒。式歸無極。谷歸於樸。欲不欲。學不學。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嗌不嗄。方不割。廉不

劌直不肆光不耀修之身乃眞修之家乃餘修之鄉乃長修之邦乃豐修之天下乃普其微詞奧義靡不闡明裁斷以析衷諸家似是之非豈老子以先天而發後天之秘吾師以後天而終先天之功天天相照無後無先文輝盥讀潛玩不忍釋手兼以吾師所傳中一之旨性

命之微紫金黑鐵之秘再加印證不覺盎然天竅鳴而天倪動爽然靈風襲兩腋而天華墜于懷廼起而嘆曰天生聖人為斯道也而聖人之作經以體天也以弘道也以度世而度人也故經之顯晦斯道之汚隆關焉學者誠能由釋畧以通經文由經文以會於無經之經不

釋之釋則玄珠得於象罔神語發於左公守中而中中而非中非中非非中抱一而一一而非一非一非非一虛無為體體而非體非體非非體順應為用用而非用非用非非用而自性發機不屬擬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謂天地之根無名之樸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此

也蓋必至是然後可以識老子作經之心與夫吾師所以釋畧斯經之本意也持經弟子盧文輝薰沐頓首百拜書于三一堂之觀復齋

道德經釋畧跋

跋曰。夫老子道家之祖也。而老子之道德五千言。則又千經萬論之祖也。由周而來註者數百家。而卒未聞有能窺老子之奧旨者。斯其故何哉。伏羲八卦。文王重之。豈非伏羲而文王之。而自重之邪。神禹九疇箕子演之。豈非神禹而箕子之。而自演之邪。夫老子之言深遠矣。不有老子之復生則亦安能重之演之。以闡明道德五千言

之奧旨。以教天下萬世。如日之中天也哉

若我

師龍江先生。每以道一教三。度世度人。揔持儒道釋之統。而序列之。以開天下萬世之迷。迨今四十有餘歲矣。故其釋儒經也。則有經傳釋畧。四書標摘正義。正義續其釋釋經也。則有金剛經統論。心經釋畧槩論其釋道經也。則有常清靜經釋畧。近又撰著道德經釋畧。凡六卷。二百四十餘條。其間又玄之衆妙。深遠之實義。真足以破百家似是之非。雖謂之以老子而釋老子可也。故讀之者。無不心豁意融。盖有若登尹喜之堂。而親聆老君之至誨也已。然則斯經也。非五千言以前所未有之經乎。斯註也。非五千言以後所未有之註乎。先生昔在宗孔堂。嘗謂大道曰。女曾讀道德五千言未。昔者老子。乃以其自性真經。而草道德五千言矣。而先生之所以註道德五千

言者。謂非從自性真經中發出來邪。故其不屬於思。而非思之所得而知也。非關於慮。而非慮之所得而幾也。不謂之寂而常感。以利為本之自然乎。要而言之。三氏聖人。亦惟以見性為先爾。不先見性。豈識真經。真經之不識。而曰可以窺老子之經。與我先生之註也。必不然矣。門人陳大道謹

跋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卷一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林子曰。何以謂之常道。何以謂之常道。而不可道也。何以謂之常名。何以謂之常名。而不可名也。此言常乃常清靜經所謂真常之常。而武城王氏老子億曰。常者。不變不滅之謂。真常之道。體本虛無。不受變滅。

故不可以言語形容。不可以名狀指擬。才落名言。便屬形迹。才有形迹。終歸變滅。又曰。名則言之命物者。如仁義聖智之類是也。

宋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不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也。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三。演為分者十二。命

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屐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老子億。無名者。道也。莊子所謂常無有。周子所謂無極是也。自本自根。生天生地。故曰天地之始。有名者。道所生之一也。德也。

莊子所謂太一。周子所謂太極是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林子曰。欲也者。欲之也。將之之義也。意也我意欲如此而云云也。余於是而知不安排。不擬議。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無欲也。而安排。而擬議。而不出於常道而自然者。有欲也。然惟此常道也。本無欲也。而我以無欲觀之。便是自然。而衆妙之門。以啓。可

以知其妙矣。若我以有欲觀之，便非自然。而衆妙之門不啓。又安能而不落於徼邪。或問何者謂之徼。林子曰。徼，一偏也。而孔子之聖，無意者也。故曰妙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林子曰。何以謂之同出。而徼妙之所由以從出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之異名。而徼妙之所由以得名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之玄。豈非從萬物之母中發出來也。故玄邪。何以謂之玄之又玄。豈非從天地之始中發出來也。故玄而又玄邪。余於是而知中庸之所謂未發者。其天地之始乎。發之於未發者。其萬物之母乎。故以天地之始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萬物之母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宋呂虛白講義曰。玄之又玄。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在人乃天谷神宮也。為腦血之瓊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自已性真長生大君居之。故曰上游上清。出入華房。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人能以神光內觀於天中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出入。故曰衆妙之門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始生曰作。作亦生也

林子曰。夏忠矣。而夏之天下。孰不以為美以為善也。而商則變而為質。商質矣。而商之天下。孰不以為美。以為善也。而周則變而為文。至於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

隨。豈非所謂美惡善不善。物理之自然邪。而聖人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亦惟順其物理之自然爾。故萬物之作也。謂之自作固不可。謂之非自作亦不可。萬物之生也。謂之自生固不可。謂之非自生亦不可。萬物之為也。謂之自為固不可。謂之非自為亦不可。萬物之成也。謂之自成固不可。謂之非自成亦不可。此擊壤之民。而曰帝力何有於我者。其是之謂與

或問。事矣。而曰無為之事。其將何以處之。教矣。而曰不言之教。其將何以行之。老子之道。之不可行於世者以此。林子曰。恭已南面。非所以處無為之事乎。無隱乎爾。非所以行不言之教乎。然則舜孔之道。抑亦可行於時乎否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不居。不去。譬之有室可居。則有室可去。而我則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則何功之有。我既無功可居。則亦無功可去。大抵老子五千言。蓋以言道德之無所於為也。而天地聖人。原與道德相為渾融焉者也。則亦何美何惡。何善何不善之有哉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或問何以虛其心。林子曰。實其腹而已矣。

又問何以實其腹。林子曰。虛其心而已矣。

林子曰。虛其心矣。而其志有不弱乎。實其腹矣。而其骨有不強乎。

林子曰。虛心弱志。聖人之所以能無知也。實腹強骨。聖人之所以能無欲也。而聖人之所以使民無知無欲者。亦惟在我而已矣。

林子曰。夫為之而有以為。且不能治矣。而

曰為無為。則無不治者。何也。豈非順事無為。以輔萬物之自然邪。

林子曰。舜之禪堯也。而堯之制作備矣。舜惟因之。為之於無所為。以輔萬物之自然爾。故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若武王之伐商。而反商政也。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五教三事。亦惟因先王之舊政。故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漢書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豈非因邪。是乃黃帝

老子無為之遺意也。而漢亦稱治

或問聖人之所以無為。林子曰。夫聖人之無為者。非徒曰順事無為焉已也。而虛心實腹。是乃聖人之所以為無為也。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冲。而又曰用也。豈不以道也者。道也。常道之道邪。冲也者。冲也。冲和之冲邪。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豈非道以和為用邪。然此常道。則盈滿於天地間矣。而曰或不盈者。何也。蓋道本虛也。而用之其可得而既乎。故曰淵乎似萬物之宗。其曰似者。何也。其至虛而至盈。淵乎其不可測。而知乎何以謂之湛兮似若存。其得而存乎。其不可得而存乎。何以謂之誰之子。象帝之先。豈非無名而為天地

之始乎。老子億曰。或曰似。曰若。曰象。皆不可道。不可名之意。蓋道本不可名言。而又不容於不言以示人也。故不得已為之形容如此

金華仙人曰。地户天門出入氤氲。綿綿昇降。臻襲飛根。透關過節。克塞乾坤。採集靈景。去其故氛。冲和入體。以活谷神。其有深旨。非仙不聞。能知冲用。飛昇昆崙。

嚴君平曰。冲以虛為宅。和以無為家。能虛

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

林子曰何以謂之和其光而明乃光之體也其曰復歸其明者和其光也若佛肸公山弗擾之在春秋斯其為塵也大矣召子欲往非所謂同其塵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夏桀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主非不塵也而狄梁公則仕女主至於柳下惠之不恭雖曰君子不由也而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浼我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牛且耻飲其下流矣萬古清風是亦特潔其身已爾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芻狗古者結草為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

林子曰天地以道父萬物而其所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母萬物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而天地則亦何嘗煦煦焉以仁萬物邪聖人以道父百姓而其所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母百姓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而聖人則亦何嘗煦煦焉以仁百姓邪

林子曰天地曰我何以能生萬物哉而其所以生之者非我也道也我何以能畜萬物哉而其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天地且不自以為道自以為德矣而况煦煦焉以仁之邪聖人曰我何以能生百姓哉而其所以生之者非我也道也我何以能畜百姓哉而其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聖人且不自以為道自以為德矣

而況煦煦焉以仁之邪。

林子曰。不曰天地不自以為仁也。而萬物亦且以天地為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萬物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天地之所以不仁。而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曰聖人不自以為仁也。而百姓亦且以聖人為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百姓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聖人之所以不仁。而聖人之所以為大也。

林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也。雖曰天地之道有以生之矣。而非天地之道真有以生之也。然則萬物之生也。其誰生之。生之者。生之也。天地之畜萬物也。雖曰天地之德有以畜之矣。而非天地之德真有以畜之也。然則萬物之畜也。其誰畜之。畜之者。畜之也。故曰天地心普萬物而無心。而聖人之所以父母百姓者。是亦天地而已矣。

或問老子之教。豈不與孔子異邪。林子曰。老子之教。何嘗與孔子異邪。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至於隕霜不殺。春秋書之。豈不以四時自行。百物春生。天地無心也。又豈不以隕霜應殺。草木秋凋。天地無心也。夫孔子一天地也。天地之間。人民何其衆也。孔子亦惟高明以覆之。博厚以載之而已。故能盡天下之老者而安之。而老者亦不知其所以安也。盡天下之少者而懷之。而少者亦不知其所以懷也。程子所謂天地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聖人之所為也。中庸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孔子何嘗身履其地。而煦煦以必仁之也。此孔子之不仁而至仁。所以與老子不異也。夫豈惟孔子為然。釋氏金剛經曰。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則釋迦何嘗徧叩其

物而煦煦以必仁之也。此釋迦之不仁而至仁。以與老子不異也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槖籥鑄冶所用致風之器。槖以皮為之。皮囊以為風袋也。籥以竹為之。袋口之管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豈吾身之中。亦有天地之間乎。亦有槖籥乎。何以謂之虛。而又曰不屈也。何以謂之動。而又曰愈出也

林子曰。莊子之所謂萬物之以息相吹者。天地之槖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天地以好生為德。而萬物之所以生生者。其在於天地之槖籥乎。天地不知也。易之所謂乾道變化者。槖籥也。而性命為之各正。太和為之保合。而天地其知之乎。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而天地其知之乎。一陰一陽之道。繼之以善。成之以性。而天地其知之乎。此乃天地之不仁。芻狗萬物之大義也。故曰生而不有。故物之生也。天地不知也。至於死也。天地不知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蓋天地本無心也。本無知也。盈天地間之物。何其多也。安得盡物而知之。盡物而仁之。盡物而生之也。余於是而知天地之不仁。天地之至仁也。然天地必物物而仁之。則天地不其勞乎。天地不為也。豈曰天地不為邪。而天地亦且不能為之矣。孟子曰。霸者之民。

驩虞如也。釋氏嘗有言曰。老婆心切。甚毋以老婆之心而責德於天地之驩虞也

林子曰。堯舜以太和元氣流行於唐虞之宇宙。而唐虞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太和元氣之中乎。然天下至大也。人物至繁也而堯舜惡得煦煦然盡天下之大而徧仁之也。是雖堯舜欲不芻狗也。不可得已。仲尼以浩然之氣。充塞於萬世之天下。而萬世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浩然之氣之中

乎。然萬世至遠也。人物至繁也。而仲尼惡得煦煦然盡萬世之遠而徧仁之也。是雖仲尼欲不芻狗也。不可得已

講義。天以陽為用。故冬至後。一陽之炁。自地而昇。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天。陽極而陰生。地以陰為用。故夏至後。一陰之炁。自天而降。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昇一降。往来無窮。譬猶槖籥。鼓風以吹火。一闢則炁出。一闔則炁入。炁入炁出則如地

炁之上昇。炁入則如天炁之下降。盖天地之中虛也。元炁得以昇降。槖籥亦中虛也。風炁得以出入。人之一身。鼻為天門。口為地户。天地之間。人中是也。西昇經曰。鼻口通風炁。喘息人命門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朔。

林子曰。言之無本。則其言也雖多。而亦可得而窮也。言之有本。則其言也愈出而愈無窮也。夫聖人守中矣。而未甞以言為貴也。然未發之中。乃言之宗也。若其言也。不從未發之宗發出来矣。鮮無數窮之病乎。

林子曰。聖人守中。乃所以執槖籥之機也。此其所以而虛而動。而不屈而愈出者乎。

莊子曰。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講義。文始先生問老子曰。道德經脩身至妙。至要在於何章。老子曰。在於守中抱一。深根固蒂。曰何謂守中。老子曰。中者。中宮

也。原夫赤子在母腹中。臍蔕與母臍蔕相連。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炁足神備。脱蔕而生。亦由菓之受氣既足。脱蔕而下也。臍間深入三寸。謂之中宮。亦曰黄庭。男子謂之炁海。婦人謂之子宮。吾昔受之於太上大道君口訣曰。懃守中。莫放逸。外不入。内不出。還本源。萬事畢。懃守中。莫放逸者。一意以守炁海。不可須臾離也。外不入。内不出者。令往来之息。兀然

注於中宮炁海之內勿使息之出入也還本源者臍間乃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五臟六腑生炁之本以息還歸本源以神馭之使息住息定者此至聖至神之道非天下真仙之才其孰能與於此也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林子曰何以謂之谷何以謂之神何以謂

之不死豈吾身亦有谷與亦有谷之神與亦能不死與

何以謂之玄牝之門而曰天地根也林子曰吾身之天地吾身之玄牝也吾身天地之根吾身玄牝之根也吾身玄牝之門吾身天地之門也易曰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余於是而知天有天之門地有地之門而天地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天地生而為天地之根乎故天地之根

乃天地之所由以分天而分地也猶玄有玄之門牝有牝之門而玄牝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玄牝生而為玄牝之根乎故玄牝之根乃玄牝之所由以分玄而分牝也然則天地之根也其在於玄之門乎其在於牝之門乎抑亦在於玄牝之門乎知道者自能識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綿綿若存而又曰用之不勤也豈繫辭所謂成性存存之義邪再

子曰勿忘勿助釋氏所謂不得勤不得息者是也

講義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其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名紫府九宮之外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寥天又名大關又名天關又名黃庭又名玉京山崑崙頂大淵池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

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旦日則接於物。夜則形於夢。者神不能安其居也。又曰玄者。天之色也。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字從无從火。自无而生。居於玄元之宮。故為玄。牝者。地之性也。純陰穀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气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為牝。二氣升降於呼吸之間。須當有法以制之。以坤元穀實之氣昇而出之。

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為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魂。天寶金鏡靈樞神景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下玄牝。子母相親。又曰玄牝乃天地之器。守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正道也。

按道書泥丸宮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鼻通六腑。出入輕清之氣。以接乎天。牝元宮之上有黃庭。上通重樓。而至於口。口通五臟。出入重濁之氣。以接乎地。若也不知其門。不識其根。而以鼻為玄。口為牝者。非也。故曰玄牝之門未易窺。或問玄牝有定在乎否。林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者。玄牝之門也。故以玄牝為有定在也不可。以玄牝為無定在也亦不可。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林子曰。夫天也者積氣也。地也者。積形也。天不以積氣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氣者。是乃天之所以能長生也。地不以積形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形者。是乃地之所以能長生也。若世之所謂身者。身也。聖人不以其身為身。而聖人之所以為身者。大身非身。虛空之本體也。故聖人之所後而外者。非身乎。聖人之所先而

存者非大身之身乎余於是而知聖人無私也而欲以復還其虛空之本體者聖人之私也或者以天地之數自子至亥有十三萬五千歲不謂之不長且久然亦有時而盡此蓋以形氣而論天地焉者也故人不能外形氣以爲生也則亦可以百年之期而限之矣若天地則能外形氣以爲生也豈得以十三萬五千歲而限之邪此乃老子天長地久之本旨也蓋氣則有時而散而主乎氣以生氣者則不可得而散矣形則有時而壞而主乎形以生形者則不可得而壞矣故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以其不屬於形氣故也

林子曰老子此章曰氣乃爲我相而有私心者道也其意以爲孰無私心而欲以成其私者衆也而卒未有能成其私者故天地不自生非天地之無私乎而卒能長且久者非天地之成其私乎而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是聖人之德與天同也

太宰薛氏集解程子有言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乃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闔闢之謂哉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集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所私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

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老子億此詳言若水之事。隨寓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隨境而定。不分靜躁。心善淵也。平等行慈。無所簡擇。與善仁也。矢口而談。不妄不誑。言善信也。政以理人。善治者。所過則化也。事以應務。善能者。泛應曲當也。動善時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

存亡不失其正也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卷二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揣冶也

林子曰盈虛消長者天行也天行也者天道之自然也故日不中則不能昃功成矣

名遂矣日之中矣能無中而必昃之處乎月不滿則不能虧功成矣名遂矣月之滿矣能無滿而必虧之處乎鬼神不信則不能屈功成矣名遂矣鬼神之屈而信矣能無信而必屈之處乎余於是而知功成名遂而身退者乃所以順天道之自然也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林子曰此乃帝堯之所以殂落魂升而魄降也而曰魂升者何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然則何以謂之載何以謂之營何以謂之魄何以謂之抱一何以謂之能無離乎豈非形以載魄而魂以營之邪抱之以一而其神自不離矣余於是而知生而有所養也不離體魄以抱一也死而有所帰也能離體魄以帰全也

林子曰深根固蒂抱一而無離也抱一而

為天下式無為而無不治也故抱一以理身而身修抱一以式天下而天下治

林子曰魂魄之義鮮有知之者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又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鄭康成曰口鼻之噓吸為魂耳目之精明為魄楚辭曰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靈魄而上升是其言頗不類覽者詳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人始生曰嬰

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箇是甚麽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麤了集解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講義古人有言曰其養氣也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口不嗄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或問曰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專氣致柔是同是別曰孟子所言立本故曰至大至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氣致柔欲其氣之至柔要在真息也息字從自從心西昇經曰或氣尚麤盛自知尚多事若至人外息萬緣內息思慮心可虛也身可無也虛無本體深深綿綿故能專氣致柔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林子曰玄覽者覽玄也未能玄而欲以見玄者玄覽也人人自有常道人人自有玄故不知常道者不知玄也不知玄而欲以見玄者疵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林子曰人之始生也天門本自開闔以其口尚未能言也至於口能言矣則天門遂闔而不復開或問有道之士天門亦能開闔與林子曰有道之士口雖能言而天門之開闔亦復如孩提時矣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明白四達蓋其心一如空中之樓閣八窓玲瓏豈非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聖人之智無所不知邪。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無知而無所不知也夫至於無所不知而能守其無知之本體焉是乃聖人之知之大也與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集解以有為治生生愈傷以有為治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刳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為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為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埏音羶埴音殖周禮曰轂者以為轉利也輻者以為直指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有車之用以其車中之無有以為用也而其中之無有者以與未始制車之時一皆無有也而器而室亦復如是余於是而知我未生之時一太無也而我既生之後而其中亦太無也

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

集解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為貴也蓋有之為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為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爽爽快之爽喜好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鳩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盲聾何異故目不視惡色明也目視惡色而目固在也不謂之盲於心乎心盲則目盲以其無所見於道也耳不聽惡聲聰也耳聽惡聲而耳固在也不謂之聾於心乎心聾則耳聾以其無所聞於道也

宋呂吉甫曰目之所以為目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為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為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為耳而無異乎聾矣又曰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而聖人去彼取此者以取此無知無欲而虛靜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聖人為腹不為目蓋腹惟知有飽與饑已爾若五色之足以悅目也而腹不知也五聲之足以悅耳也而腹不知也五味之足以悅口也而腹不知也至於所謂驅騁田獵難得之貨而腹亦不知也今先以為腹不為口者言之可以例觀其餘矣百殽並陳五味相濟而易牙之所調無不饜足於人之口者以其先得衆口之所嗜者然也設或以百殽之所並陳者無論山物海錯蔬食菜羹葱韮油醬之屬雜而揉之口得而食之乎故曰口之於味者性也氣質之性也若腹則惟知有饑飽已爾而其味之美惡也惡得而知之

林子嘗曰聖人為腹者以實腹也而為腹之真實義不可不知也吳生曰敢問為腹之真實義林子曰乾為首坤為腹而腹之真去處者衆妙之門也天地之根也至虛至無道德備矣故守此則謂之守中得此則謂之得一然而中也者其可得而中乎中而無所於中者中也一也者其可得而一乎一而無所於一者一也守也者其可得而守乎守而無所於守者守也得也者其可得而得乎得而無所於得者得也無

中無無中無一無無一無守無無守無得無無得是乃聖人為腹實腹微妙之真實義也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林子曰有寵則必有辱豈不以辱由寵而

生邪故君子不以寵為寵而以寵為辱者非所謂寵辱若驚乎有貴則必有大患豈不以大患由貴而生邪故君子不以貴為貴而以貴為大患者非所謂貴大患若身乎

林子曰夫寵寵矣而曰寵為下者何也既不以寵為寵而非以寵為下邪

林子曰何者謂之身身也者身之也而曰大患若身者似若以其身而身此大患也

其曰寵辱若驚者似若以其寵而取辱也能無驚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為吾有身有也者有之也謂吾之心而自有其身也何以謂之及吾無身無也者無之也謂吾之心而不自有其身也故自有其身者不能忘身也不能忘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恤矣不自有其身者能忘其身也能忘其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

所不為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愛即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貴以身為天下也而曰可以寄天下何以謂之愛以身為天下也而曰可以託天下故我既已貴矣而能以其身為天下矣是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寄天下乎寄

也者寄之也寄百里之命之寄也我既為人所愛矣而能以其身為天下矣是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託天下乎託也者託之也託六尺之孤之託也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子曰夷曰希曰微者乃強名之也此三者本混然而為一也其可得而致詰乎既曰混而為一矣無上無下無曒無昧繩繩然徧滿於天地間而不可窮也雖曰不可窮矣然亦不可名而曰復歸於無物者中庸所謂費而隱也其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者何也不謂之隱中自有費者在乎故曰惚恍然道無始也迎之而能見其首乎道無終也隨之而能見其後乎仰鑚瞻忽而不可為象也如此何以謂之執古之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非古與何以謂之御今之有有生於無道本無也無無則無以御有何以謂之古始盖道生天地也既曰生天地矣不謂之天地之先乎夫莫先於天地而曰天地先者故曰古始何以謂之道紀莫非道也天地之覆載者道也日月之照臨者道也四時行焉者道也百物生焉者道也莫非道也而至道之極乃道之道真常之道也而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在我矣故道為天地日月四時百物之紀而道之道乃為道之紀也故曰道紀

宋程文簡所著易老通言其畧曰夫老子

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故師老子而得者為漢文帝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為為治本而不知無為者如何其無為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

集解世俗紬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多然大抵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為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皆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悖其虛無之本爾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通者不滯礙也

集解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為之容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爾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也渙舒散也木未斲削曰樸曠空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安猶安汝止之安生猶虛室生白之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林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故保此道者亦不欲盈大抵人情厭敝而喜新而其所以厭敝而喜新者欲盈之心為之也夫惟其不欲盈也故能敝不新成而曰敝不新成者敝矣而不知其敝也新矣而不知其新也而聖人之無欲無為也則亦何敝何

新何壞何成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林子曰不知常其能虛乎不致虛其能靜乎故常則能虛虛則能靜既虛而靜則有許多生意發出來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

其復夫萬物雖曰並作而芸芸而未有不歸其根焉者也由是而靜由是而復命夫觀復而至於復命乃始可以言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乎不常不明此其所以妄作而凶也惟常乃容無不包也惟容乃公無不周也惟公乃王而王者無私之道在我矣惟王乃天而天無不覆之道在我矣此虛靜真常之性所以歷萬刼而不壞也故曰久我既得虛靜真常之性矣身雖沒焉

而虛靜真常之性其可得而壞乎故曰不殆夫曰久曰不殆者是乃老子所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豈非虛空中一點性靈烱烱長存而與道相悠久而不殆邪

集解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為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

司馬子微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

老子億致虛而至於內不覺乎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始可謂虛之極矣致虛既極則守靜自篤非有兩事也故虛曰致靜曰守云

林子曰何以謂之公乃王楊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吴幼清本作太上不知有之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為民不知有其上也

老子億太上聖人以道化民無為者也民亦與之相忘於道化之中僅知有之而已所謂皡皡如也其次則未免於有為矣有為則有德可就故親之有功可述故譽之又其次則以法把持天下者也天下雖不

懷其德而尚知畏其威上下猶相維也下此則昏亂之君並與其法而壞之而天下之人始潰然離叛肆其侵侮而不可復捄矣

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林子曰何以謂之信不足也畏之侮之豈非其信不足邪故曰信不足有不信而猶然貴言者何與然而貴言不如貴實大道自然至德不德不言而功自成無為而事自遂則百姓自能信之安知其不相忘於道化之中而為太上知有之至治也哉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林子曰何以曰大道何以曰仁義何以曰大道廢而有仁義乎盖聖人之教本大道而行仁義而後世之學為仁義而廢大道

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集註有之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其曰根心而出者豈非其不安排擬議出乎性而以利為本與而曰勉強以行之者又豈非楊子為我以為義墨子兼愛以為仁告子戕賊人以為仁義有以為之而失之鑿與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是觀之道原於性矣性原於命矣原性原命謂非大道而

何若也。不知性命之微旨。不知道德之要妙。而以非仁之仁以為仁。非義之義以為義。則亦不免失之鑿。而落於意見之偏。其不為楊墨告子之仁義者幾希。而大道從此廢矣

集解。昔老子之言。以道為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為至。儒學之紐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為而自然。天之道也。仁義者。有為而後然。人之道也。道者太極。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為無名。而無所不為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為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為。其民無知而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為美。特以為非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即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即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意異者。當各求其旨趣。不可以辭害意也。至於老子之言。亦當因其意而求之。豈可一槩以儒者之言哉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林子曰。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智。故智也

者聖之智也書曰睿作聖聖聖也而睿非智乎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又曰堯舜之智若非有堯舜之聖其能智乎故智而不本於聖而非所以爲智也聖而不本於善信美大而非所以爲聖也非聖而自以爲聖則失之怪非智而自以爲智則失之鑿老子曰絕聖棄智非以絕聖也絕其非聖而聖而入於怪也非以棄智也棄其非智而智而失之鑿也

林子曰聖智之名非不美也而聖人之所以聖智人之所以智者都從道德虛無中來爾而曰絕聖棄智者豈非其先道德而後聖智之意邪經曰五帝書象蒼頡造字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林子在武夷有儒生鄒姓者覽道德經絕聖棄智有疑問於林子曰棄智姑且未論若聖人乃天下後世之所望而宸者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聖孔子且不敢居如是而老子曰絕聖者何也林子曰予曾徧覽老子之言未五千言每舉聖人之教以教人何其多也夫豈有舉其教以教人而固輕絕之邪於是鄒生歸覽五千言乃以林子之言爲然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或問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論語乎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

與又不觀之孟子乎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夫老子曰先道德而後仁義非以仁義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仁義乃道德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仁義之根於心邪余亦曰先道德而後孝慈非以孝慈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孝慈乃道德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孝慈之根於心邪夫孝慈仁義雖皆本於道德之所從出者然而孝慈本也實也而曰民復孝慈者

以悖本也以貴實也若也不孝不慈則是本實之先撥矣而曰能仁能義未之有也由是觀之老子之學何嘗與孔孟異邪

林子曰老子之所以絶仁棄義者豈非以其非仁之仁非義之義與或者疑之林子曰老子之意以爲我而道德矣則當仁而自仁當義而自義何以棄絶仁義爲哉然則非仁之仁非義之義也而孔孟則固與之邪必不然矣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林子曰豈非所謂不貴難得之貨而使民不爲盜邪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老子億聖人以此三者皆爲文之虚而不足不若質之實而有餘也故絶此而屬之於彼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林子曰此言令有所屬以返太朴以復洪

荒之無事也

集解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内全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徒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

道德經釋畧卷三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

林子曰夫絕學者非以絕學也而在學之學為道以為學也然而絕學能無憂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此言悅理義之悅我心之悅也昔者宋儒之釋格物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至於即凡天下

之物亦且求之以至乎其極夫天下之物何其衆也殆不可以千萬計豈其能求之以至其極邪設或有一物之不知也能無耻乎耻之而能無憂乎若為道則日損矣抱一知常知常則明而性靈中炯聖神文武自有不可測而知者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視為學之徒日增聞見其相去為何如邪

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攓性內愁五臟外勞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為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林子曰唯之與阿皆應聲也而善惡之相

去一何其遠然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豈獨一事為然哉夫人之所畏我亦畏之而人之所學我獨不之學邪而其所以不之學者何也蓋以其與道相違背而非我之所能學也

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

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荒者。尚書所謂色荒禽荒之義也央。已也

食母一本作食於母

林子曰。衆人之為學也。荒兮其未央。而老子則一得永得衆人之為學也。乗乗兮若無所歸。而老子則復歸嬰兒。衆人之為學也。昭昭察察。外若有餘矣。而內遺道德。老子之為道也。悶悶似鄙。外若獨遺矣。而內

餘道德

老子億。食者。味之而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為而無不為。而其樂不可量也。又何暇為彼世俗之學。以自取憂苦也哉。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此而已矣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林子曰孔德者。上德也。上德不德故曰惟道是從

林子曰。夫道也者。豈其可得而容之哉。夫惟孔德。則始得而容之矣。而孔德之容。則皆從道中來爾。道之為物也。惟怳惟惚。雖曰惟怳惟惚。而其中則有象。然非徒想之以象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物。然非徒揣之以物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精。甚毋曰怳惚窈冥之中。象則不可得而象之。物則不可

得而物之。精則不可得而精之也。而曰其精甚真者。蓋言真有此象。真有此物。真有此精也。又何者謂之信。信者。信也。信有此象。信有此物。信有此精。而不差爽也。然此皆德之容也。惟其德可得而容也。故其道可得而容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當作一句讀。甫。美也

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閱閱歷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成世

林子曰何以謂之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此身去矣而其所以名為不去者天地萬物皆有真常之性至不變者在焉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是乃老子之所謂長生在於久視者炯炯而不滅也夫誰得而知之

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

林子曰曲其有不全乎枉其有不直乎窪其有不盈乎敝其有不新乎此皆物理之自然也

少則得多則惑

林子曰為道日損少其有不得乎為學日益多其有不惑乎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林子曰少莫少於一少則得者抱一以為天下式也故曰得其一萬事畢

講義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炁之一一炁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一一為生數之根也此言抱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一也

林子曰堯曰欽孔子曰敬所謂心在腔子裡者是也尚書曰以禮制心余於是而知禮也者敬而已矣敬也者欽而已矣其曰抱一者則堯之欽湯之禮孔子之敬者在我矣其曰為天下式者則堯之所以雍黎民湯之所以式九圍孔子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我矣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林子曰學以不爭為大人而自見自是自

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則亦何爭之有釋氏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也故道德屢言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莊周所載商丘之木細枝拳曲大枝軸解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非所謂曲則全邪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林子曰自然之道豈可得而言哉老子言不迫切故不曰勿言而曰希言昔老子之在春秋也每以道之自然為教而人遂以道之自然而為口頭套子之資爾故戒之曰希言自然豈不以飄風驟雨天地且失其自然之道也而況於人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老子億飄風驟雨乃風雨之異常者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夫大如天地一時氣亢而風雨異其常度且有承之者制之而不能久況人與人群者也乃欲立異以出衆焉則凡有血氣而有爭心者其起而制之寧肯待於終日邪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林子曰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同於清濁者同於濁動者同於動靜者同於靜矣既無清無濁無動無靜矣則亦何有於有道有德而亦何有於失道失德也哉若為道者而有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靜於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亦不可謂之道矣惟其無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靜於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是人與道而為一

方可謂之盡道之極而為有道之士也
老子億從事於道者以道為事即抱一者
也下三者皆指他人言道者有道之人也
德者有德之人也失者失道與德之人也
天下之人有道與德者常少而失道與德
者常多若於此有差別相則不惟道之本
體不當如是而天下之不與者衆矣至人
不如是也心地平等普然大同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有道與德者固同之矣和其光

同其塵失道與德者亦無不同也我既不
自異於人則人亦不自異於我故有道與
德者固樂得之而失道與德者亦無不樂
得之也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之意
然聖人所以致此者無他虛中無我至誠
感通而已設使中心之誠一有不足而徒
外立其德以為籠罩之術則機心一萌鷗
鳥不下而況於人乎欲其樂得之也難矣
故曰信不足有不信此即與後章善救人

故無棄人善救物故無棄物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之類前後互參皆明一
理孔子老安少懷天地氣象可因此而默
識之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
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者舉踵而望脚跟不着地也跨越也贅

行行之贅也

程明道曰人能見道則堯舜事業只如一
點浮雲過目視世之功名甚是閑視世之
為仁義者甚煦煦孑孑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講義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
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天地由之而生

萬物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歸根而復命。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老子億凡天下有形之物終歸變滅故乾坤有時而毀世刼有時而壞而況其他乎惟道無形不受變滅雖欲改無可改者雖欲殆無可殆者又曰道生天地而天地生萬物則道乃天地萬物之一大母也聖人食母食諸此而已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老子億自其周流無滯也有逝之象焉自其充周不窮也有遠之象焉近取諸身而退藏於密復歸其根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

林子曰世人每以法地法天法道為句獨唐李約則以地地天天道道為句豈不以地地也而地地者乃地之所以為地也天天也而天天者乃天之所以為天也然人安能法地法天而仲尼之所謂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是乃所以法地之地法天之天而得其所謂寂兮寥兮混成之本體也或問道道林子曰凡道則皆道也而所謂

道道者乃常道之道也常道之道自然而已矣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

老子億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地而萬物皆出於地是重為輕根也天下之至靜者莫如地而群動皆歸於地是靜為躁君也王者法地居重以馭輕主靜以勝躁則自然

之道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水火風雷凡天下躁動之物未有不收斂歸藏於地者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古者車行輜重在後榮觀猶言壯觀奇觀燕安也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轍跡車轍之跡也瑕玉病也瑕讁有瑕可讁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關鍵門關之鍵也繩約繩以束之也

老子億人不見道雖使擇善而蹈未免有方有方則有執所以行未免於有跡言未免於有瑕計必用策閉必用鍵結必用繩是固善矣而非善之善也惟聖人全體至道虛無自然其行也從心所欲應用無方如鳥之飛空也何轍跡之有其言也矢口而出該括無遺如風之吹萬也何瑕讁之有付萬物於萬物而萬物自理也安用籌策藏天下於天下而天下自存也安用關鍵以人心結人心而人心自固也安用繩約斯固道之妙用而始為善之善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襲掩藏也記曰掩而充裘曰襲襲明言藏其明而不露也

老子億人之簡擇凡以為明而已不知用明太過則棄人已多而人之棄我也亦不少矣聖人非無此明也掩藏而不用耳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林子曰善人智者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猶為大迷況不善人之未必智乎故曰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林子曰此見聖人道德之教至要而至妙也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剛強也雌柔弱也白明顯也黑昏昧也

榮尊高也辱卑下也谿谷衆水所注而天下則極言之也常德常道也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乃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

集解凡人之剛強與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強之不可為也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露也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恃也而守其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是以為天下之所歸往為天下之所取法矣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雌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耶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為雄而寧為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為雌則其材固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

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

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也

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林子曰赤子之心不謂之樸乎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全樸也樸散而器殆失其天命之初矣

林子曰君無為也故樸而臣有為也故散之而為器矣

林子曰有所制則有不樸無所制則無不樸制之於無所制者大制也故大制不割夫既不割矣則又安所損其樸乎故聖人直用此樸以為官長已爾官長者天子乃百官之長也而其所以長百官者夫何為哉亦惟抱樸而已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

集解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呴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呴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為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集解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奢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又曰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

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

理也儒者之六經盖往往言之未可專以為道家之說也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果決也

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孫武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早已謂不能久三事三農也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老子億東方盛德在木主生者也西方盛德在金主殺者也故吉禮貴左所以見其好生也凶禮貴右所以見其惡殺也用兵貴右則是以喪禮處之而其不得已之心可見矣

門人鄭施信鄭新科命梓

道德經釋畧卷四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林子曰。道常者。常道也。真常之道也。不謂之無名天地之始乎。無名故樸。樸雖小。而天下不敢臣者。何也。以其至尊至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也。夫誰得而臣之乎。侯王若能守。守此樸也。守樸即抱樸也。抱樸即抱一也。抱一以為天下式。而萬物有不賓乎。甘露有不降乎。百姓有不均乎。然而何以謂之始制有名。道常無名。而聖人則名之以樸。名之以小。不謂之名亦既有乎。名焉既有。而不知所止不可也。故知止也者。

知其所止而止之也。天地有壞這箇不壞此知止之所以不殆也。又何以謂之江海。吾身之玄牝。吾身之江海也。天地之江海。天地之玄牝也。天地之川谷。不能含天地之江海以他歸。而吾身之川谷。亦安能含吾身之江海以他往邪。夫吾身既有天地之江海矣。而獨無天地之川谷乎。而所謂川谷者。豈曰一身之小。而為玄牝之川谷。是雖天地之大。亦皆吾身之川谷矣。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林子曰。乾坤合處。吾身之真中也。真中之中。無名之樸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林子曰。知人者易。自知者難。而能自知者。不謂之天下之大智乎。勝人者易。自勝者難。而能自勝者。不謂之天下之大勇乎。蓋天之所與我者不薄也。若孔子之所以聖。

老子之所以玄。釋迦之所以禪。而皆備於我矣。故自知者明。而明者明此也。自勝者強。而強者強此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林子曰。知性分之有餘裕。而無求於外也。

知至道之在我。而必盡其功也

不失其所者久

林子曰。抱一能無離乎。守中而不失其所矣

死而不亡者壽。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者。未嘗死也。龜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矣。而所謂不亡者。則固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

第三十四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林子曰。大道氾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

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故曰其可左右。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不辭其勞。萬物賴道以成。而道則不有其功。萬物賴道以愛養之。而道則未嘗為之主。夫道至大也。而不為大如此。而聖人則與道相為一焉者也故亦終不為大。此乃聖人之所以為大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常無欲。蓋言真常之性本無欲也。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豈非其所欲者。乃從無欲中來乎。故能所欲而不踰矩。道家所謂無私年間立愛欲也。故無愛而愛。愛不屬情。無欲而欲。欲本於利

林子曰。無名之樸。且不可以小名之。其曰小者。微乎其微。而強名之曰小也。而又曰大者何也。蓋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而道何其大也。余於是而知中庸語道之大也。則曰天下莫能載。語道之小也。則曰天下莫能破。此亦道德之旨也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林子曰。大象者。道也。無象之象。是謂大象。聖人之治天下也。執此大象而已矣。無為而治。天下歸之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集解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為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旨故也。廼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歙。闔也。張。開也。微明者。指歙張弱強等語。言雖微而實明也

林子曰。世之詭譎者。即謂其得老子之術。豈非妄執必固張之之數言。而詬訛之邪。固字訓義與故不同。若固作故。則老子不能無心於其間。謂之老子之術可也。且盈而必缺。中而必昃。寒往而暑。晝往而夜。天道之常也。吾嘗執天道而倣老子之詞曰。

將欲鈌之。必固盈之。將欲昇之。必固中之。將欲暑之。必固寒之。將欲夜之。必固晝之。謂天之有術可乎。萬物之生而死。榮而悴。成而毀。亦天道也。天何心哉。由是觀之。則世之非老子者。非惟心不達老子之意。亦且目不涉老子之文。以固作故。不亦重可笑乎。

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林子曰。柔而勝剛。弱而勝強。亦其理之自然也。何以謂之國之利器。而剛強者。國之利器也。若以剛強自恃。是乃以利器示人也。不猶魚之脫淵乎。亡無日矣

集解。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類。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况權詐乎。按史記陳平。本治黄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有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為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為書以教人者。必不然矣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林子曰。真常之道。本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何為之有。惟其無為也。故能無所不為。下文遂言聖人無為而無不為之道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林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者。以其守此無為而無不為之道也。王侯能守此無

為而無不為之道而萬物有不自化乎旣自化矣作而興起矣而聖人則鎮之以無名之樸然無名之樸亦非聖人之所欲也殆將以無名之樸而並忘之欲無所欲忘無所忘不謂之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故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此聖人之所以能與道為一而無為而無不為也有如此夫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德不德旣曰不德矣而曰有德者何也何以謂之下德不失德旣曰不失德而曰無德者何也集解上德者知道之無所得故不自德此德之盛者是以有德下德者未及無得之道能不失德而已此德之小者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集解無以為謂無所為而為之有以為謂有為為之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集解上仁藹然慈仁汎愛兼利然至誠惻怛猶無所為而為之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以服人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集解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為之也視仁義為愈盛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

態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老子傷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弓矢加遺因之以宴享攘臂之禍蓋老子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林子曰何以謂之失道而後德豈非行道有得之謂德與何以謂之失德而後仁豈非其無所得於德而仁則著乎其外與至

於仁不足焉則托義之名以宜之義不足焉則借禮之文以飾之豈非其內無實德而仁則為非仁之仁義則為非義之義禮則為非禮之禮與

林子曰先道德而仁者仁也不以仁而仁者無為為之而至仁在我矣先道德而義者義也不以義而義者無為為之而至義在我矣先道德而禮者禮也不以禮而禮者無為為之而至禮在我矣故不先道德而仁之者外其仁而仁也不謂之失仁之本者仁乎而其仁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義之者外其義而義也不謂之失義之本者義乎而其義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禮之者外其禮而禮也不謂之失禮之本者禮乎而其禮不足稱矣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何以謂之禮而曰忠信之薄也豈非忠信之本之所當先而禮之文之所當後與故曰禮後乎而朱子謂之禮以忠信為主而禮以行之者然禮之文亦皆老子之所未嘗廢也觀之禮記既可見矣按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又按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

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
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
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
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
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
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
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
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又按禮
記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

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
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
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
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
史佚始也
禮記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
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

也
老子億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
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又曰禮與其奢也
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自
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也戚也非老子
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玉

帛鐘鼓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前識何以謂之道之華
何以謂之愚之始故多學而識是錐子貢
之頴悟猶且不能免焉故夫子非之而曰
予一以貫之老子億莊子曰去智與故又
曰無以故滅命又曰六經者先王之陳迹
而非其所以迹也陳與故皆前識之意
集解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

而為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寖遠。而為德寖異矣。豈誠分而為五。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為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為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乃欲

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所以棄仁義絕禮法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如

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法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亡。士大抵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

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為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發發洩也蹷音厥顛仆也數計數之數指輿之衆材言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二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為清乎地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為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也侯王之貞也而莫非此不二之一也林子曰只此一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或問天之一與地之一其合之一乎分而二乎林子曰無有二也天之清在此一之中而清也地之寧在此一之中而寧也至於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則皆在此一之中也若其可分之而二之也即不可謂之不二又問中庸何以謂之物物也者物之也強名之也太虛已爾太空已爾本無物也設或可得而物之則亦可得而二之物固可得而二之矣而虛空無物也其可得而二乎故形之氣之而物也可得而二之者以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也太虛太空而無物也不可得而二之者以其無貴無賤無高無下也若或以賤而下之豈不以其居之卑邪而其致之之一也其可得而賤之乎其可得而下之乎故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孟子曰得乎丘民

則為天子。此非其以賤為本與
林子曰。何以謂之致數輿無輿。此言致。致曲之致。致為臣之致。致而去之之義也。豈不以衆材合而後可以成輿。而三十輻者。乃所以合衆材以成輿也。若或致而去之。不謂之輿而無輿邪。余於是而知下以基之則能高。賤以本之則能貴。為侯王者。亦可以反而觀之矣。又安可以玉之貴而自貴。以石之賤而賤人也哉。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

集解。道之動。以復為本。故反也者。道之所以為動也。道之用。以弱為常。故弱也者。道之所以為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子曰。天而未始有天者。無也。由是而天。天非生於無乎。地而未始有地者。無也。由是而地。地非生於無乎。人而未始有人者無也。由是而人。人非生於無乎。有無相生。而天地人之不能外也如此。故極而本於無極也。神而本於太虛也。一而本於未始一也

集解。張橫渠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學者以先入之言為主。安知其有未然乎。凡古人名理之辭。多同實而異名。而後世師心之論。恒隨名而生解。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夫大易之寂感。與老子之有無。其實未始不同也。安在其為不言乎。周子曰。靜無而動有。亦將謂濂溪為陋乎。抑有無云者。其辭約。其道大。非知者莫能與知也。莊子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又曰。覩有者。今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學者有見於莊子之言。始可與言有無之說矣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林子曰。衆人莫不學。而老子則曰絕學。衆人皆有為。而老子則曰無為。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昭昭。我獨若昏。知雄守雌。知榮守辱。如是等語。載之五千言。抑已多矣。則亦安能不為下士之所大笑乎。或者以衆人名矣。而老子不為名。衆人利矣。而老子不為利。此非其下士之所大笑與。林子曰。此乃名利中人。下士之下者也。道之一字。且不之知。亦豈能聞道而大笑之邪。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類絲節也。偷惰也。渝變也。

林子曰。建言以下。言下士之所以大笑也。蓋真常之道。不可得而道。不可得而名。況明道若昧十數語。亦皆無為而為。正言而若反也。寧能不為下士之所大笑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大音希聲。何以謂之大象無形。余於是而知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而道也者。其可得而聲乎。其可得而形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為道者。其可索之聲乎。其可索之形乎

夫惟道善貸且成

林子曰。何以謂之貸。而曰善也。夫道乃天之所以與我者。我之故物也。何待於貸。故特患我無欲道之心爾。如使我有欲道之心焉。則其所以與我者。即此而在。倏無而倏有。似若有以貸之也。不謂之善貸而何。夫不曰還我故物。而必曰貸者。彼蓋不知我所自有之故物也。故老子乃以貸言之也

林子曰。下士大笑。豈能不與道相為違背

邪。而卒然激發道斯在我。而其所謂道者特暫貸之以斯須爾。苟能即其斯須之所暫貸者。勤而行之。亦且足以有成矣。故曰

善貸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為教父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

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鄉。嚮暖而冲氣運乎其間

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冲氣為用。乃為不失其所以生之本。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役使也。間。間隙也。無間。無內也

集解。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為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為能入之察其所以。皆以無為而致之。以此見無為

之有益也

嚴君平曰。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與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多。猶重也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殉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名也。貪夫之所殉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于貨也

集解。名之與身。何者其親乎何為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為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為得名貨而亡其身也

道德經釋畧卷五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林子曰成者自以為成非大成也而大成也者其心若缺不自以為成也盈者自以為盈非大盈也而大盈也者其心若沖不

自以為盈也其曰大直若屈者何也似若屈矣而不能直也屈而直之斯其為直也大矣曰大巧若拙者何也似若拙矣而不能巧也拙而巧之斯其為巧也大矣曰大辯若訥者何也似若訥矣而不能辯也訥而辯之斯其為辯也大矣

林子曰躁之能勝寒靜之能勝熱物理之自然也聖人亦惟明此物理之自然而清而靜而為天下正也

林子曰老子之所謂清靜者乃本之常道者然也故名其經不曰清靜經而曰常清靜經者何也蓋此清靜乃從真常之性而清而靜爾故曰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夫苟能知此真常之性矣則自有不清而清不靜而靜而非有待於清而後能清非有待於靜而後能靜也

唐白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寛簡

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子曰。昔司馬季主有言。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滿東南。以海為池。夫天地且不足。而況人乎。其曰常足者。以真常之性。本自足也。夫真常之性。本自足而足矣。故能盡己之性。而人而物。而天地之性。則咸備於我矣。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老子億此。言聖人盡性至命之學也。若夫世儒憒於性命之原。而狃乎口耳之習。繕性於俗學。汩欲於俗思。其心之馳驚也愈遠。而其蒙蔽也愈深。其去聖學也遠矣。聖人則不然。故不待出戶之有所行也。而能盡知天下之情者。以人之情。即己之情也。不待窺牖之有所見也。而能指名天地之道者。以天之道。即己之道也。皆以其樞柄在我也。此所以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不待有所作為。而庶務自成也。與中庸參贊位育之功。皆本於至誠盡性之妙。理正如此

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為。無為者。真常也。未發之中也。私欲淨盡。無復可得而損。益之者。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若也致虛或有一毫之未極。守靜或有一毫之未篤。則亦尚有可得而損者。而安能遽到於無為之地邪。何以謂之無為而無不為。中庸曰。至誠無息。周濂溪曰。誠無為。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有真不

息者在也何為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愽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乃至誠不息之真機也。故曰無為而無不為。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林子曰。夫善者吾善之。固矣。而不善者吾亦善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乎改其不善而復歸於善乎。故曰德善。信者吾信之。固矣。而不信者吾亦信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乎改其不信而復歸於信乎。故曰德信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林子在武夷有二方生。爭論出生入死章。不德氏曰。十有三者。內有五臟。肝心脾肺腎。上有四門。耳目鼻口。下有四肢。手二足二。故其生也以此十有三而生也。其死也以此十有三而死也。若所謂動之死地者。豈非其生生之厚。不知攝生以自促其生

邪。有作又釋無以為氏曰。大抵人之生。內有肝心脾肺腎者。五臟也。外有頭。二手二足者。五體也。惟此十者不能自生。而其所以生者。精氣神三者而已。故精氣神附於人之身則生。離於人之身則死。二方生爭論不已。來質林子。林子曰。余不知不德氏之所謂五臟四門四體者。是乎。不是乎。亦不知無以為氏之所謂內五臟外五體。與夫精氣神三者。是乎不是乎。余惟以善攝

生者非以攝其身而生也乃以攝精氣神而生也非以攝精氣神而生也乃以攝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而曰元精元氣元神者生也夫曰元精元氣元神而生也則是生無其生矣故曰以其無死地

或者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而有道之士惟其不失赤子之心爾故亦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矣今曰不以其身而生也不以其身之曰精曰氣曰神而生也敢

問何謂也林子曰夫赤子含德之厚而不螫而不據而不搏余嘗聞其語矣若不知所謂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焉而徒索之形骸之內曰精曰氣曰神者抑末矣豈老子玄而又玄之旨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之真實微妙義邪

講義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稍可取者二三家而已或曰在天為南北斗在體為九竅四肢在用為六慾七情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中七六覓無蹤此指水火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屬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云一身精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也蓋水火能活人亦能殺人豈非生死之徒乎赤蛇繞動靈龜遂行應速於谷發疾

於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集解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氳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
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
矣林子曰周子此言本之老子老子曰萬
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
之命而常自然夫諸侯命之於天子大夫
命之於諸侯而人尊之而人貴之而道德
之尊貴則曷嘗有命之於人哉乃本之真

常之性自然而然也
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集解此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
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為之而不自恃
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為
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林子曰萬物之母而始於天地故能生物
者天地也天地之母而始於先天地生故
生天地者先天地生也今以我之身而言
之萬物皆備矣而吾身之所謂天地者豈
非吾身萬物之所從生乎吾身一天地矣
而吾身之所謂先天地生者豈非吾身天
地之所從生乎而曰塞其兌閉其門者是

乃所謂知子以守母守母以返始藏其用
而不出也若道家之所謂形中子母氣以
守神神以守氣交相戀守混融為一不可
不知也
林子曰大抵老氏言身蓋不以形骸之身
以為身也老子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夫曰
外其身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存
者此何身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曰死
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不亡者此

何身也豈非釋氏所謂大身之身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之身邪若或以形骸之身為身也則便落於養生之家矣非身大身無我真我而虛空本體者是我真常之一大身也

有儒門胡姓者能詩能文能習於禮能覽三氏經典造林子而問虛空本體之身林子曰虛空本體之身乃釋氏之所謂非身大身者天且不足以擬其大矣地且不足以擬其廣矣故曰非身大身屢問而林子屢與之言且至浹旬尚不能明其義林子於是不得已乃以尭舜仲尼養成之氣言之尭舜太和元氣流行宇宙豈非尭舜有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流行於宇宙而無間邪仲尼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豈非仲尼有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充塞於天地而無外邪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不曰聖人養成之氣充滿於一身者然乎邵子

曰聖人通古今為一息不曰聖人養成之氣充滿於天地古今者然乎而所謂非身大身者可槩見於此矣胡生喜曰吾乃今始識吾之所謂非身大身者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林子曰何以謂之見小見小者知常也道德經言見小曰明者一知常曰明者二以常名小者以其無而無所不入也故小之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即常即性既得性矣而天下之至明在我也而塞兌閉門非所謂守柔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林子曰常者常道之常也光歸其明非以襲常乎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

哉
介然猶言忽然介然有知忽然而有覺也
除修治也盜誇者取非其有夸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大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為己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大道以為天下而王道在我矣以此大道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此大道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甚夷者乎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林子曰有所於建則有所於拔有所於抱則有所於脫而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

脫何也夫所謂善建者以道而建也以道而建其有所於建乎其無所於建乎無所於建而建者夫誰得而拔之夫所謂善抱者以道而抱也以道而抱其有所於抱乎其無所於抱乎無所於抱而抱者夫誰得而脫之由是而推之於身其德有不真乎由是而推之於家其德有不餘乎由是而推之於鄉於邦於天下其德有不長有不豐有不普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以此者蓋指此道而言也豈不以此道之體無所不包而此道之用無所不達也與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螫音釋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illegible]也

林子曰常也者常也而天下之至和在我矣

林子曰老子且無以生為矣而況於益生乎故曰祥不曰益生焉已也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為妖不名為道妖亦祥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林子曰何以謂之言者不知夫道其可得而言哉孔子曰予欲無言道其可得而不言哉孔子曰吾無隱乎爾

林子曰何以謂之知者不言邂逅之際目擊而道存矣道豈有在於言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玄同豈非其同出於天地之始而玄而同之邪然其恍惚杳冥之中渾渾然有所謂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擬議者故以玄名之者玄也老子曰聖人惵惵為天下渾其心豈不以渾天下之心無善無不善無信無不信而玄同之者玄同也

或問老子之道和其光以同其塵而非所謂玄同邪林子曰老子之所謂同者則亦同之以玄而已而無所於同而同之邪猶之曰常善救人矣曰芻狗百姓矣既曰常善救人矣而謂之芻狗百姓也可乎哉既曰芻狗百姓矣而謂之常善救人也可乎哉蓋聖人之心直與天地而同其大固不煦煦然常善救人以為仁也亦不孑孑然芻狗百姓以為義也亦惟付之自然無為而已矣

林子曰。何以謂之天下貴也。夫人之同者。同出於同而非玄也。聖人之同者。同出於玄而非同也。夫同出於同而非玄也。有我有非我。論語所謂比者是也。比矣。則人亦可得而親疎之。亦可得而利害之。亦可得而貴賤之。若同出於玄而非同也。無我無非我。論語所謂周者是也。周矣。則人誰得而親疎之。誰得而利害之。誰得而貴賤之。此其所以為玄同而為天下貴也。故曰聖人通天下為一身。而因物付物。則亦何容心哉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林子曰。何以謂之多忌諱而民彌貧乎。法網密矣。而民則動而觸法抵網。不惟忌而有所不敢為。亦且諱而有所不敢言。夫是民也。則將何以利用而謀生哉。故曰彌貧。林子曰。夫法令本以防姦也。抑豈知法令愈繁。而姦則愈多乎。而盜賊乃竊法令以為姦也。惟其滋彰。故曰多有。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林子曰。何以謂之悶悶之政乎。所謂不以智治國。悶悶而抱一也。何以謂之察察之政乎。所謂以智治國。察察以為明也。何以謂之淳淳之民乎。淳淳龐厚。質任自然。何以謂之缺缺之民乎。缺缺凋弊。風俗以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奇。衺也

林子曰。正而反為邪。善而反為妖者。此豈

非其禍之所伏耶邪能反而正妖能反而善者此豈非其福之所倚耶正而邪邪而正善而妖妖而善蓋有莫知其極矣然正邪善妖其無有以正之邪正也者正之也正其不正而必欲其反之正也但正之以正則必因其正而復邪矣正之以善則必因其善而復妖矣而推其所由來之故也以民之迷於邪於妖也其日固久則亦安能卒變其邪而為正妖而為善耶下文乃言所以正之之道無待於正而民自正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曰割曰劌皆謂芒利傷物也

林子曰此聖人之政之所以悶悶也而方而廉而直而光蓋飾之以正也而不割不劌不肆不耀亦惟以俟其自正已爾故曰正已而物正老子之教也當與孟子格君心章叅看

集解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為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礉少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瞻文傳會而為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言為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

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

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責名實。循勢理。雖畧倣於道家因應之說。迺其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為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後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

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傳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卷六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林子曰。嗇也者。嗇也。豈曰修身莫如嗇。而至於治人事天。亦莫如嗇。何以謂之嗇也。

又何以謂之復也。復之者。嗇之也。復者。復而收藏之義。嗇者。嗇而儉用之稱。故不復則不能嗇。何以謂之重積德。復以積德。早而復之。則謂之重積德。夫曰早復曰重積德。豈非所謂深根固柢邪。深根固柢。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故曰無不克。嗇而早復而至於無不克。則莫能知其極矣。莫知其極者。易之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余於是而知深根固柢。豈曰修身。抑亦可

以治人。故有身之母。而長生久視之道在我也。有國之母。而長治久安之道在我也。

或問老子之學。果在於長生與。林子曰。老子之學。非以學長生也。若老子以長生為學而長生矣。乃今老子果何在邪。又問老子之學不長生矣。而天下萬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既曰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則弟子之惑滋甚。林子曰。汝其反觀

何者是汝之所以不壞。不與汝形而共斃也。故長生不長生。不長生而長生者。豈非所謂先天地生。而為天地之始者。不可得道。不可得名。而死而不亡者。長生乎。

或問長生有諸。林子曰。余不知有長生。而余之所謂長生者。以無生為生也。故常道也者。無生也。無生也者。元精而不屬於精。元氣而不屬於氣。元神而不屬於神者。此其所以能長生也

林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
生也夕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長生
也心不生滅釋氏之常道釋氏之長生也
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
思只要收歛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
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
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
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
積之也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
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
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林子曰大國一小鮮也而曰以道治國若
烹小鮮者何也無為而已矣夫無為之道
豈曰足以蒞國焉已也亦且足以蒞天下
何以謂之其神不傷人老子億傳不云乎
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聖人以道

臨天下則公道昭明人心純正善惡禍福
悉聽於人而妖誕之說陰邪之氣舉不得
奸乎其間故其鬼不神書所謂絕地天通
罔有降格也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何
以謂之兩不相傷老子億陰陽不相侵越
民神不至雜揉鬼神盡其道而為鬼神之
德聖人盡其道而為聖人之德所謂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也故曰德交歸焉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
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
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
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交會也衆水所會也

老子億譬之水焉大國則下流也何也天
下衆水之所會也譬之物焉大國則天下
之牝也何也牝常以靜勝牡也靜何以能

勝牡也。以靜為之下也。牡性剛躁。而牝以陰靜安於其下。久則為柔所伏矣。由是觀之。下人者。取人之道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或下以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有心以下人。有心以取人國也。何以謂之或下而取。而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無心以下人。無心以取人國也。但大國不過欲以兼畜人。而得其所欲已爾。小國不過欲以入事人。而得其所欲已爾。夫何以謂之大者宜為下。上五大字。以國言。故曰大國。此大字。以人言。故不曰大國而曰大者。其曰大者。非古所稱湯文王其人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曰王不待大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奧。妙也。深遠之義

林子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物物皆器也。器器皆道也。道蘊於器。何其奧也。故善人能器此奧而寶之。弥而藏之矣。而不善人者。不知以奧為寶。而常依道以為安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林子曰。人雖自棄乎道。而道則曷嘗有棄乎人哉。人苟能反而求之。則道斯即此而在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此意也。由此觀之。則道之不棄乎人也如此。道不棄人。而聖人亦不棄人。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豈曰聖人不棄人也乎哉。而聖人且以德而容畜之。以俟其自化。以易其惡。以歸於善。此乃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之盛心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

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坐坐致太平之坐罪過也

林子曰此言至貴至富不如坐進此道者以其善人之寳不善人之所保也其曰求以得者孟子所謂求在我者也曰有罪以免者釋氏所謂罪福無主也

第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事即為也所為之事也

林子曰夫道本無為也而曰為無為者非無為也而無為以為之爾道本無事也而曰事無事者非無事也而無事以事之爾何以謂之味無味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曰味無味者蓋以道之無味為味也惟其能味之於無味故能為之而無為事之而無事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大小多少論語所謂無衆寡無小大也常清靜經曰大道無情夫既曰無情矣何怨何德若老子則與道為一焉者也則亦何怨何德今曰報怨以德則是猶知有怨

有德矣殊不知此乃與有怨德私情而為刑戮之民者道也傳曰以德報怨寛身之人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夫老子者豈其能不與世而相為酬酢邪亦惟渾渾悶悶相忘於大順大化之中已爾不知有怨不知有德不知以德報德不知以怨報德不知以怨報怨不知以德報怨而所謂道者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為道道既如是而所謂天地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

不如是足不足以為天地所謂老子之道者
亦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為老子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林子曰安而持之未兆而謀之脆而破之微而散之豈不謂之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乎此非聖智不能也其有利於民也大矣而民不知也若也不知未有而為之未亂而治之為之執之不知慎終常於幾成毎有敗事而猶然自以為聖自以為智而民之受害且百倍矣何利之有如此聖智而非老子之所絶而棄之者乎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復者如日月既食而復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欲不欲謂衆人之欲我不欲也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何以謂之學不學謂衆人之學我不學也故曰復衆人之所過不欲之欲而欲自足不學之學而學日充則亦何為之有又何以謂之輔萬物之自然也而聖人者亦惟輔相天地之宜以順物理之自然已爾抑豈敢有所於為以咈自然之理也哉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林子曰何以謂之明民何以愚之豈不以是非之心明則是非從而生乎利害之心明則利害從而起乎聖人者不以利害惕其外是非撄其中故其民皥皥熈熈至於

耕田鑿井猶曰帝力何有於我其利害是非之心尚未明與故曰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林子曰何以謂之楷式一則為福一則為賊可以為天下萬世之楷式而知所從違矣何以謂之玄德又曰深矣遠矣者豈非玄之又玄乃從衆妙之門出邪深而不可

測也遠而不可窮也故惟其深也則不可以測而知也惟其遠也則不可以度而窮也以此治國而無為為之有不至於大順乎然此言甚正而曰與物反矣者何也蓋以其深遠之德而人莫之能知也

集解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獘絶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旨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老莊云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

吴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為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集解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為大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大而似不肖也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器也者有方有體而局於器矣器則有所於肖道也者無方無體而不局於器矣不器則無所於肖若子貢之器雖曰瑚璉矣然亦有方有體人皆得而器之人皆得而肖之至於孔子無方無體無可不可其誰得而器之乎其誰得而肖之乎或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豈非所謂不肖乎人邪而曰人不得而肖之者何也林子曰惟其

道大而無所肖於人故其人亦無得而肖之矣

夫老子乃孔子所從以問禮者孔子曰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豈周之季真有以老子為不肖與林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而以老子為不肖也不亦宜乎老子嘗有言曰衆人熈熈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又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至於明道若昧矣進道若退矣夷道若纇矣上德若谷矣大白若辱矣廣德若不足矣建德若偷矣質直若渝矣是皆老子之不自見者如此而人安得不大笑而不肖之邪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

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三寶夫孰能持而寶之太史公曰申韓原道德之意矣道德慈矣而申韓之徒其能慈乎道德儉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儉乎道德後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後乎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

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
矣。此所以為老氏
林子曰。惟其不肖。故其不器。惟其不器。故
能成器長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
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
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戰士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配天。蓋天則與道為一。
而聖人則亦與道為一也。故曰配天。何以
謂之古之極。蓋天地古矣。而道則能生天
生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為古之極乎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
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
者勝矣

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

老子億。用兵有言。意古者兵志之詞。而老
子稱之。下文是也。不敢為主而為客。史所
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敢進
寸而退尺。易所謂師左次無咎者也。是皆
至誠惻怛。不嗜殺人之意。所謂慈也。夫如
是則行雖有行而不敢恃之以為武。猶無
行也。攘雖有臂。而不敢恃之以加人。猶無
臂也。前雖有所就。而不敢輕交。猶無敵也。

手雖有所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皆臨
事而懼。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
或問用兵以慈為寶。何謂也。且聞之書曰。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豈其以
慈為寶與。林子曰。是固然矣。汝獨不聞禹
益之班師乎。干羽兩階。有苗來格。又不聞
文王之伐崇乎。是致是附。四方無拂。至於
不得已。而抗兵相加焉。則以悲哀泣之。戰
勝則以喪禮處之。故曰夫慈以戰則勝。而

曰哀者勝矣者。何也非所謂天將救之。而以慈衛之與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林子曰。何以謂之吾言甚易知。而又曰天下莫能知。何以謂之吾言甚易行。而又曰天下莫能行。豈不以舍易而求難邪。然吾之言則有宗也。吾之事則有君也。言之宗事之君。則是我且不能自知矣。我且不能自知。而人安能我知而知我邪。此聖人之所以被褐懷玉。而為天下貴也

或問夫惟無知。而林子則曰我且不能自知者何也。林子曰。言則有宗也。我其能知我之言之宗乎。我其能知我之言從我之宗而出乎。事則有君也。我其能知我之事之君乎。我其能知我之事。從我之君而出

乎。獨不聞釋氏之所謂如來乎。如如不動之中。盖真有不知其来也。從何而来也。窈窈冥冥。昏昏默默。余於是而知所謂行不言之教者。言矣。而不知其所以言。雖謂之不言可也。又所謂處無為之事者。為矣。而不知其所以為。雖謂之無為可也。由是觀之。我且不能知我矣。況於人乎而能我知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莫我知也夫。惟其能無知也。故其人之莫我知。此老子被褐懷玉之本旨也

林子曰。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見也。則人因其所見見而知之。而曰夷者。則人惡得而見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聞也。則人因其所聞聞而知之。而曰希者。則人惡得而聞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有所於得也。則人因其所得。得而知之。而曰微者。則是老子之得。而實無所得矣。而人惡得以其不得之微。得而知之也。此其

所以知我者希也其能免於下士之所笑邪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集解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為上矣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為

知妄知在心斯為病矣

莊子曰知謂無為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畏天之威乃所以畏天之命也何以謂之居此言居天下廣居之居也則是天之所命而我之所生者本如是其大也本體虛空本無限量豈曰四海皆在度內而亦且足以包羅乎天地故孔子辟之天焉而無不覆幬地焉而無不持載若徒宗之形骸之細以為身方寸之心以為心則

是狹其所居矣。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厭其所生。蓋天之生我也。而有如是其大矣。顧乃自狹其居。豈非所謂罔而生也。而厭其所生乎。

林子曰。狹其居者。厭其生也。故下文只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繟。音闡。緩也

林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以其勇於敢也。而無所逃矣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本朝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

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之有為。而曰難治也。集解。上有為。則國多事。國多事。則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何以謂之生生之厚。而曰輕死也。集解。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何以謂之無以生為者。而曰賢於貴生也。集解。無以生為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共。拱通。柱也

荀子曰。強自取柱。兵強者則敗亡。常為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柱。常為衆木之所壓

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為王。強木不得處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老子億。抑高舉下者。謙之惡盈而好謙也。損有餘補不足者。益之損上而益下也。老易之同如此

林子曰。常人則恃其所為。而居其成功。豈非其欲見賢邪。惟聖人則不然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老子億。受國之垢。如太王事獯鬻。句踐事

吳是也。受國之不祥。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又曰。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知樂勝恥負之爲強。而不知包羞忍恥之有益。故視之若反耳。倒置之民。迷也久矣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和。謂和解

集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讐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爲仇讐。既諧和。則不得相讐。遺約而讐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即怨也。無怨安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讐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爲善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責。責取也

集解。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明徹也。

集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林子曰。有德司契。而不責取於人。謂非善人而何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集解。器至小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

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老子億此言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億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

司馬温公曰雖蹠惡隘陋自以為甘美安樂

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老子億章內三使字皆有深意蓋必有悶悶之政而後有淳淳之民反薄歸厚固不可以易而致也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已愈

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老子億美謂華采也有道之言直拈本真不事華采其有華采者必非見道之真言也善得道者也知明道者也得道者知忘是非無事爭論明道者絕學日損無事博洽

蘇子由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

門人程廷良　鄭朝閞命梓

刻林子四書正義後序

粵稽古昔士無葩行亦無卮言惟是心身性命道德綱常廪廪不失尺寸以故先行後言彬彬慥慥下學上達可聖可賢彼孔曾思孟之所以卓然為天下萬世楷者用此道也迺今之為士者吾惑焉借路鉛槧希意瑟竽掇拾古人之糟粕以飾鞶帨澤羔雉為取青紫之階梯迄登仕版不啻弁髦視之甚者以講學倡道為名矢口而談抵掌而論非不津津然以孔曾思孟之言為的也然而徒逞其臆見未覩其要歸於是有揣摩探索為奇擿摭牽附為富鋪張矯飾智辯激烈為高百氏叢興諸說競起箋疏傳註轉相指述令盲者任誦習而闇理趣物者執區曲而撤藩籬夸者炫其慱而不知浮淫浪漫而無根誕者恍其異而不知幻妄謬悠而匪實所謂指多亂視響多亂聽使孔曾思孟之學愈晦愈蝕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幸而吾

師龍江林夫子生於閩之莆中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挽二氏以歸儒率儒流以宗孔嘗有四書正義以開示後學其微詞奧旨不能殫述述其大者如論語之一貫歸仁大學之明德致知格物等章真可謂佩杏壇之正印破千古之迷途縉紳學士翕然宗之其有功於聖門甚大文輝少習舉子業每被服不厭

因日侍左右。深荷陶鎔數年來。稍有所得。廼承吾
師嚴命結集夏午諸經。編訂三教正宗統論。并四書正義。更加刪彙而校録之。梓事告成。用譔數言以紀歲月。嗟嗟。太上相忘于不言。其次因言闡道。由象識心。六經四書。皆言也。皆聖賢之心所發

洩也。學者誠䏌涵養純粹。内外澄徹。得
聖賢之所以為心者。而心之。則孔曾思孟之書。皆吾心之印證也。蓋心根也。言。華也。根深華茂。實大聲宏。德之正也。務華絶根。實不中聲。下士之習也。此古今學術純駁。人品低昂之大較也。藉令以心身性命之真。為羔雉贄悅之飾。以躬行實踐之要。為沽名弔詭之資。以布帛菽粟之文。為雕鏤刻繢之具。即偶售一時。邀譽當世。其於吾心奚補。於聖賢立言垂訓之意。不大相背違耶。命世之英。豪傑之士。欲以羽翼心傳。宣揚至教。以共圖古聖賢真正學術。不朽事功。則吾
師是編之出。誠可為造道者之指南云。

皆
萬曆二十五年歲次丁酉仲夏端午日
奉教弟子盧文輝薰沐頓首百拜書于
宗孔堂之心聖軒

鹿談

時有談秦之鹿者。謂天下爲鹿也。可謂善喻矣。林子曰。仲尼亦有鹿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仲尼失其鹿。而萬世共逐之。自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未聞有高材疾足而能得是鹿者。學庸七篇得

鹿之骨。而駸駸焉入於髓者。尚矣。周濂溪程明道。庶幾乎骨矣。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肉矣。若邵康節者。皇王帝覇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不謂鹿之具體乎。然終少皇皇之志。朋來之樂。其亦不膾不脯。不登樽俎於清廟之間矣。載觀文中子。啗鹿之肉矣。惜乎思決其骨咽之而未能即下。如以其辭。則亦貌鹿之形也。近代諸儒。若陳白沙。志於仲尼之鹿者而能啗其肉矣。或問朱陸。林子曰。夫陸象山者。其吻吻於梵宇之下乎。而朱晦庵。則思欲悉鹿之皮毛肉骨而啗之矣。

四書正義序 鹿談

龍江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

四書正義　　門人盧文輝校輯

論語統論

林子每令諸生熟讀曾論乃復訊之曰諸生旣熟讀曾論矣曾論者儒書也昔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今諸生能爲君子儒乎然儒之道莫大於孝諸生之事父也可不孝乎儒之道又莫大於忠諸生之事君也可不忠乎出則可不弟乎愛則可不

勞乎傳則可不習乎友則可不信乎仁可也而佞不可也達可也而聞不可也欲訥可也而巧言不可也近信可也而令色不可也適不可也莫不可也而義之與比然後可也野不可也史不可也而文質彬彬然後可也狂而肆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蕩則斷乎其不可也愚而直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詐則斷乎其不可也矜而廉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忿戾則斷乎其不可也孔子嘗以仁

教人矣而曾論所記有復禮之仁焉有愛人之仁焉有如其仁之仁焉不有以辨之非所以爲仁也孔子又嘗以禮教人矣而曾論所記有約禮之禮焉有因禮之禮焉有禮後之禮焉不有以辨之非所以爲禮也其曰予欲無言豈聖人之傳道也乃貴於無言與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聖人之會道也乃貴於無知與其曰默而識[illegible]之又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豈聖人今老之識道

也不得不默而有隱之中自有無隱者存與疏食曲肱何以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何以不改其樂民可使由之而其所可由者何事不可使知之而其所不可知者何物至於曾論之所記者有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可不知堯之君之所以爲大乎又曰周之德可謂至德可不知周之德之所以爲至乎微子箕子比干而曰三仁者何義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而曰逸民者何取也管仲

之器小哉則曰人也何以謂之人又何以謂
之器小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則曰惠人也
何以謂之惠又何以謂之君子竊比老彭老
彭者何人以孔子之聖而亦竊比之乎原壤
夷俟原壤者何人以孔子之聖而爲孔子之
故人乎若二三子之學孔子也記之曾論亦
有可得而考也顏回之愚何以獨稱乎好學
曾參之魯何以獨唯乎一貫雍也不佞何以
可使於南面閔子騫之孝何以不間於人言

子貢達者而不受命者何也曾點狂者而孔
子嘆而與之者何也食稻衣錦而曰安也豈
知夫三年之愛分崩離析不能守也何列於
政事之科師商之論交也果孰得而孰失游
夏之教人也果孰是而孰非夫二三子之所
以學孔子者余既試之矣而孔子之所以爲
孔子者獨無可言乎佛肸召則曰焉能繫而
不食公山弗擾召則曰吾其爲東周而其所
以不繫而爲之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

不可不知也於丈人則曰不仕無義於長沮
桀溺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而其所以仕
而易之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
知也其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王者
必世而後仁而其所以可所以成所以必世
而仁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
也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天地中和之
德也而中和之德之所以爲天地者何如不
知不可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

天地覆載之心也而覆載之心之所以爲天
地者何如不知不可也修己以敬修己以安
人修己以安百姓者體信達順之機也而不
知堯舜之所以猶病者可乎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過化存神之妙
也而不知夫子之所以不可階者可乎昔者
程子少讀魯論但覺意味深長諸生能如程
子所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否也其
次能知而好之者否也今既熟讀之矣而又

不覺其意味之深長。知而好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亦異於程子矣。豈所以望於諸生哉。

林子三教正宗

論語正義卷上　門人盧文輝校輯

學而時習之

論語二十卷卷首一字卽言學。而不知其所學者何學也。林子曰。默而識(音誌)之。學而不厭者。學也。識亦知之義也。然其所欲識者何也。識心而已矣。心卽仁也。仁卽聖也。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爲亦學也。故學也者。心學也。

所以爲仁。所以作聖者。學也。

林子曰。不遷怒。不貳過者。學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者。學也。敏於事。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者。學也。日知其所亡(音無)月無忘其所能者。學也。求其放心而已矣者。學也。君子學以致其道。而其所致者果何道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君子小人。分雖不同。而其所學之道同乎否也。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固也。而曰學莫先於辨志。則其所辨者果何志也。豈亦其在於義利之間邪。孔子曰。士志於道。而十五至學。又豈非以道爲志。以道爲學與。若讀書務博以爲學。乃漢以來至於今儒者之學。非古聖人之所謂學也。若讀書務博以爲學。則漢以來至於今儒者。賢於皐夔稷契遠矣

林子曰。學从爻。覺亦从爻。蓋指吾心之爻之中而言之也。虛空本體。本體虛空。或問吾心之爻之中。林子曰。堯舜允執厥中之中。中本

虛也。而易之爻。蓋以象人之眞心而虛其中也。豈非所謂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與。故卽此虛中而學焉。則爲心學。德性之眞知也。由此虛中而覺焉。則爲先覺。寂感之自然也。其曰天下歸仁。以吾眞心一點之仁。而歸於吾心虛中之眞去處也。其曰中心安仁。以吾眞心一點之仁。而安於吾心虛中之眞去處也。易曰。爻者效此也。豈不以所畫之爻。以效吾虛中之眞去處乎。又曰

爻者言乎其變也。豈不以千變萬化，皆由此中出乎。或問中之一。林子曰：堯舜之中本虛也。而其中之本虛，則自然有一點之仁主於其中焉者，中之一也。故儒氏之安安者，於其所當安者而安之也。二氏之止止者，於其所當止者而止之也。而其所謂安安而止止者，靜亦安，動亦安，安於其所而自不搖也。靜亦止，動亦止，止於其所而自不遷也。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焉已哉，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矣。故曰學而時習之。念念常在於仁，無時而非學，無時而非習也

不亦說乎

林子曰：此言說，即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之悅也。

不亦樂乎

林子曰：此言樂，即孟子所謂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樂也

孝弟為仁之本

林子曰：孝弟也者，親親也。親親而仁民也。仁民而愛物也。故孝弟為仁之本。

巧言令色鮮矣仁

林子曰：巧言令色之徒，則心已逐於外矣。亦豈知孔子之所謂安仁，孟子之所謂居仁邪。故曰鮮矣仁

賢賢易色

或問易色。林子曰：易色者，改容之義也。余昔嘗徧叩三門，以賢人之賢也，其尊之也，而君

父之也，其奉之也，而神明之也。雖有珍食，不敢不陳也。猶懼以我為褻，雖有重幣不敢不將也。猶懼以我為瀆。而又況侍立拜跪之間，有若渾身無骨，而屏氣之不敢息者，而子夏所謂賢賢易色之義，似亦如此也

禮之用

林子曰：禮者，復禮之禮也。堯之欽，孔子之敬是也。故堯以欽而中也，孔子以敬而一也。太和元氣，都由此出。中庸曰：致中和。說者以為

致中自能和也。而中而一。更無殊塗。而欽而欽自是一致。余甞有言曰。堯之中。孔子之一。皆直指吾心之真去處者言之也。然而中也而未始不一。一也而未始不中。而中而一者。體也。而發之於用也有不和乎。此體用一源之學。而先王之道。斯為美矣。獨不觀之知及仁守章乎。知及之而無仁以守之。不可也。仁守矣而不莊以涖之。不可也。莊以涖之。而動之不以禮。不可也。或問動之不以禮。林子曰。動即用也。禮即復禮之禮也。若或動之不以禮焉。殆非所謂堯之中。孔子之一發出來爾。外雖可觀。豈所謂有體有用大成之學哉。故曰未善也。孟子不有言乎。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而堯之欽以執中也。孔子之敬以一貫也。不謂之盛德之至而何。而動容周旋之間。有不中禮者。則吾不能知之矣。

孔子曰。復禮為仁。豈不以復禮而為仁之道固在我邪。或問由之之義。林子曰。由也者。由中而出也。大舜由仁義行之由。孟子居仁由義之由。禮記隆禮由禮之由也。蓋仁無不愛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乃和之所由以生乎。故禮之主於中者。能仁而愛。而恭之見乎外者。自和而安。此聖門根本之學也。

或問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林子曰。是蓋徒知求和於外。而不知求和於內。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昔者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豈非以憧憧往來之心。而深藏於何思何慮之地邪。而太易乾初九。所謂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太玄養首一。所謂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是皆斂本以致用。而所謂蘊之為德行者此也。或問何以蘊之而曰為德行也。林子曰。蓋由其所蘊者盛。而其德之所以見於行者。則皆由此出矣。昔者成湯以禮制心。豈非以心而為萬事之根本邪。又問何以謂之節也。林子曰。未發之中。發皆中節。此禮之用之所以為大也。苟不

有以節之其能和乎縱能和矣又安知其和而不至於同且流乎

貧而樂富而好禮

林子曰古人有言曰守之也非化之也化則無待於守矣縱能守矣而猶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若所謂心廣體胖安處善而樂循理者美則美矣豈其能化而超乎貧富之外邪或者以心廣矣體胖矣豈其不能化而超於貧富之外邪林子曰汝知所謂化者乎中庸

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殆非樂而好禮之謂也故貧雖樂矣而猶知有貧猶知有樂富而好禮矣而猶知有富猶知有禮豈其能忘貧忘樂忘富忘禮無待於守而能化邪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

林子曰心爲太極者爲德之北辰也皇建其有極者爲政之北辰也政雖本於德而爲德爲政本無二道也

林子曰北辰者天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乾能轉坤者心也心能旋乾矣心能轉坤矣不謂之我之北辰我之天心乎

或問我之天心林子曰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寂然不動何思何慮之心者我之天心也若夫憧憧往來之心是乃釋氏之所謂肉團心余之所謂五行之心而列之肝脾肺腎者是乃人之心而非我之天心也

三十而立

林子曰立也者立之也即孟子中道而立立天下之正位之立也四十而不惑此孔子之見性也五十而知天命此孔子之知命也既見性矣復知命矣而六十耳順不謂之盡性而至命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之本體虛空虛空粉碎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林子曰溫故自能見性故曰知新豈非有德者必有言而爲德性之知邪

君子不器

林子曰何者謂之器而君子曰不器者又何也易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故天地之形氣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天地之形氣也人之身心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人之身心也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帝堯之不器也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孔子之不器也道德經曰天下皆謂我道

大似不肖老子之不器也金剛經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釋迦之不器也

林子曰譬之璞焉制而器之則為瑚璉然而瑚璉雖云美矣是亦璞之散也故曰君子不器

知行

時有論知行者或曰先知後行或曰先行後知或曰知行合一紛紛辯說如仇讎林子在坐僉曰林子獨無言乎林子曰余亦何言余惟太古之時人多神聖知行之字未製也唐虞三代之時神聖間出知行之名始立也降及後世世道交喪不惟知行之說太詳而先後之辯亦支離而無紀矣余亦何言余惟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爾

異端

或問何以謂之三教者流也林子曰三教者流乃三教之流敝三教之異端也又問何以謂之三教之異端也林子曰仲尼之時中也

黃帝老子之清靜也釋迦之寂定也悉皆本之於心者端也彼三氏者流而不知所以求端於心者異端也

或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者何也林子曰異端之說非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而後謂之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是儒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修心煉性便是道門之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性便是釋門之異端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

或問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也。斯言是與。林子曰。倪寬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禮樂之本也。故時而冬至矣。黃鐘之管以候氣也。若得禮樂之本。以建中和之極。則其灰之在管也。有不依候而飛乎。余於是而知秦而强焉。必其先時而爽其候也。又於是而知周之季而弱焉。必其後時而爽其候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故積德不百年。

而曰能興禮樂者。未之有也。

君子無所爭

林子曰。學以不爭為大人。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則亦何爭之有。老氏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釋氏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也。

禘說

林子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其曰始祖者何也。程子所謂厥初生民之祖者是也。夫既曰始祖。乃厥初生民之祖矣。則是厥初生民之前。尚未有人也。而又曰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何也。豈非始祖之所自出者。由太虛而後有氣化。有氣化而後有形化與。而王者之大祭。又豈非推其形化之所由始。而上遡之以

至於氣化。又推其氣化之所由始。而上遡之以至於太虛與。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然此非有他道也。亦惟聖心方寸之太虛。則皆有以涵之也。故曰如視諸掌。余於是而知天下遠矣。可得而近之者。視掌之義也。天下大矣。可得而小之者。視掌之義也。余嘗譬之一勺之水焉。而天光雲影徘徊於其中矣。又嘗譬之徑寸之鏡焉。而天地萬物森羅於其中矣。而聖心方寸之太虛。

豈曰明鏡止水云乎哉此乃覩掌之大旨也然不有同體太虛之孔子焉其孰能知之其孰能知之

或問孔子曰不知也然則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其知之而不肯輕以語人乎林子曰汝以為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若以孔子為不知也夫孔子且不能知矣而又安可以語人乎若以孔子為知也夫孔子固知矣而又安能以其所知而語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乎然

孔子豈有不知而亦未甞不以之語人也余讀曾論至於覩掌章而知禘之說莫辨於此矣子其試思之而禘之說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其以語人乎其不以語人乎

安仁

林子曰孔子曰安仁而仁安於中心之中也孟子曰居仁而仁居於中心之中也

或問中黃林子曰中黃者黃中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性由此立而天命之性在我矣誠由此盡而寂然之誠在我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曾論曰吾道一以貫之記曰中心安仁皆指我之土中而言也而作聖之功不過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爾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林子曰仁人心也我固有之我自不違之然亦不可得而違也

夫仁不可得而違矣則仁非在外也仁非在

外又焉有違仁之人哉林子曰即心即仁仁其可得而違心其可得而違乎特人之自違其心自違其仁爾

夫既曰即心即仁矣又焉有違仁之心哉林子曰明道曰人須是識其眞心眞心也者仁也若為物所引而生其心者非眞心也然而眞心亦未甞亡也特其物有以蔽之爾

夫心本仁也而物安能蔽之林子曰此內外賓主之辨不可不嚴也蓋心之仁者內也主

也。物之蔽乎其心之仁者。外也。賓也。以外之物。而蔽乎其心之仁。是主失其所以爲主。而賓反為主矣

或問不違仁之旨。林子曰。仁卽中也。執中者。不違仁也。仁卽一也。主一者。不違仁也。仁卽密也。退藏於密者。不違仁也。又問中何以執之。一何以主之。密又何以藏之。林子曰。執中也者。意之注乎其中而執之者。不違仁也。主一也者。意之注乎其一而主之者。不違仁也。

退藏於密也者。意之注乎其密而退藏之者不違仁也。故意不可馳。意馳則仁違矣。

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今不曰心而曰意者何也。林子曰。意者。心之發也。意之所注。非心之所存乎。

敢問意之所注也。豈非所謂黜聰遺明者與。林子曰。意之所注。卽心之所存也。心之所存。卽耳目之所在也。故耳目雖日用事於外。而耳目之神。則常在乎其中者。內外合一之功。

聖人之學之大也。豈其黜聰遺明。而後謂之反觀內聽哉。故造次顛沛。耳目豈在內邪。而曰必於是者。耳目豈在外邪

林子曰。仁之難成久矣。而為之自我。非純其心焉不可也。故日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繼之以月。月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繼之以年。年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一息尚存。此志蓋有不容以少懈者。尚恐私意之竊發。而敢曰我仁也乎哉

林子曰。仕者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而蒞官有所不暇矣。士者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而業舉有所不暇矣。至於農者工者商者。亦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矣。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蒞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則終食之間。亦有所不暇與。又曰。造次必於是。比之終食。則又難矣。況蒞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急遽苟且之時。為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

之有所不暇也乎哉又曰顛沛必於是比之造次則又難矣况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傾覆流離之頃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

我未見力不足者

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曰仁之爲器重舉之莫能勝也毛而輶之者何也道非毛也而人輶之也器而重之者何也道非器也而人重之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夫既任

之矣則未有舉之而不能勝也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

朝聞道

或問朝聞道者何道也林子曰此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之道也人能聞道則性由此盡命由此立而所謂不死者在我矣故夕死而曰可者豈非所謂身雖死矣而有所不死者在乎

林子曰道有可悟不可聞道有可聞不可悟故堯舜禹之所相授受者允執厥中也孔曾之所相授受者吾道一以貫之也豈非所謂道可得而聞邪至於所以中所以一蓋有無方無體不可以心思而擬議者可得而授受可得而聞乎然此所謂聞者聞而能悟也聞而能悟則聞爲眞聞矣不有眞聞而曰夕死可矣惡乎可哉

林子曰我其聞道乎而神則自凝於眞際之中矣我其未聞道乎而魂則常游於一身之

外矣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非道家之所謂昭昭靈靈以歸天而其形則既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又豈非釋氏之所謂空空洞洞以合虛而其形則既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

古人有言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何謂也林子曰我生也而不知我之所以生者故曰如喪考妣我生也而超出我之所以生者故亦曰如喪考妣余於是而

知釋氏之所謂不死老氏之所謂長生孔氏之所謂夕死可矣者豈非所謂大事既明而超出於生死之外邪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林子曰刑者何刑之也刑百辟之刑刑寡妻之刑懷刑之刑也惠者何順也刑之反也孟子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又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吾道一以貫之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一貫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眞爲學之領要也林子曰即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爲孔子之的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即七十子之賢未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顔悟莫如子貢雖啓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之

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猶不悟乃曰非子之高明其孰能知之林子於是歷呼諸僧而語之而諸僧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復就途人而告之而途人亦應之速而無疑也由斯而言之余亦孔子也而諸僧及途人皆曾子也何春秋之時得人之難而今乃反人才之盛也何諸僧及途人之所知者而七十子乃反不達也二人復變其說曰孔子只言一而門人昧之朱子蓋以理字而萬世唯之林

子曰孔子何不蓋以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傳萬世之下皆知其道豈孔子閟道之秘不若朱子與抑孔子教人之心不若朱子與二人默然無以答林子又曰曾子與朱子孰賢二人即曰朱不如曾然則忠恕之道子知之乎幸為我言之林子三問而三不答曰幸毋多讓即其所聞知者而言之可乎二人乃曰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忠存於中而恕以推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於是林子復呼諸

僧而語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豈曾子之學不若朱子而忠恕之說不如益以理字之為眞切明白邪故由前一貫而觀之不惟三千之徒不之知而七十二賢亦且不之知是仲尼之門之以為難也而今乃易之者何與由後忠恕而觀之不惟七十二賢能知之而三千之徒亦能知之是仲尼之門之以為易也而今乃難之者何與

林子曰根心者一也而生色而睟面一以貫之也黃中者一也而通理而事業一以貫之也至誠者一也而載物而覆物而成物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君子之學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有體必有用猶有陰必有陽也故退藏於密神明其德者其體也巍乎成功煥乎文章者其用也聖人之一聖人之體之大也而一以貫之聖人之用何如其神也昔者舜處深山之中木石與居鹿豕與遊聖人之體蓋有不可得而見矣及其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豈非其蘊諸中者則固有微妙眞機不可得而測識邪獨不觀之水乎洸漾奔騰者而知其山下之泉靜而深也又不觀之木乎扶疎挺秀者而知其地中之根深而固也故善為學者明體以適用而善觀人者因用以知體若有體而無用則其體也必不大若有用而無體則其用也必不神朱子曰曾子於其用處蓋已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是朱子之言先用而後體而兆恩之意先體而後用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所謂一者非其體與所謂貫者非其用與邵堯夫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經綸起於心上君子亦惟善事其心而已事心則體立體立則用自行蓋天下之理不外於聖人之心而寂然不動者遂通天下之故矣余林子集中所謂一貫之旨者惟欲人先立其體以

適於用已爾而非他也

曾子曰唯

林子曰古先聖賢所相授受有不在於言語文字者故謂之別傳然而別傳也者其別有所傳乎其傳而無所傳乎然而非眞有所於傳非眞無所於傳者別傳也故別傳也者無傳而有傳也余嘗考之孔曾矣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別傳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眞機存乎其間者即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曾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曾氏之傳旣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非孔子者乎余於是而知聖賢之所相授受者誠不在於言語文字抑亦別有所傳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余故曰予欲無言者聖人之至教也

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旣萌則即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

忠恕

林子曰以仁存心而推之以愛人以禮存心而推之以敬人者忠恕也然仁禮之根於心即仁即心即禮即心註所謂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者是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無有乎非仁而非禮者矣

盧文輝曰夫一貫乃孔子創發其竅以授曾子非若忠恕所雅言而習聽也然所謂忠而恕者即所謂一而貫也但忠恕尚在勉強之方而一貫則屬渾然之境唯造詣有淺深故了悟有難易不有孔子孰與因機而利導之不有曾子又安能契機而悟性也授受之際眞有神會天通而不徒事於見聞之末矣

子使漆雕開仕

林子曰。開非不仕也。使其能信。則亦仕矣。若曾點者其殆未聞不仕無義之旨乎。

吾未見剛者

或問何謂金丹。林子曰。操持此心。久而不渝天理常存。欲不能屈。譬如金之堅利。能斷一切物也。道家亦謂之鐵漢。佛氏亦謂之金剛一刀兩斷。立定脚跟。更不回頭。無復顧念。此孔子之所以思見剛者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既曰言矣。而曰不可得而聞也。何也。豈其聞之。而無所於聞邪。若吾道一貫門人亦皆與聞之。而曰何謂也。又何也。是亦子貢不可得而聞之之意也

林子曰。道其有所於聞乎。聞而無所於聞也性其有所於見乎。見而無所於見也。道若有所於聞也。性若有所於見也。則是性與天道

也則皆屬於見聞矣。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況可得而見乎

林子曰。性與天道。皆備於吾心堯舜之中。吾心孔子之一矣。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吾心堯舜之中。孔子之一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況命乎。而所謂命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地。而無所不具焉者也。其曰天道者。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乎性。夫誰得而言之。既不得而言之。則亦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未知

林子曰。未知。焉得仁。蓋仁道至大。而聖人之所罕言者。令尹子文陳文子得而知之乎。夫仁且未之知矣。而以仁許之可乎哉

願聞子之志

林子曰。自度而不度人者。羅漢果也。未先自

度先要度人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為未至者佛果也夫豈惟釋氏而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佛果也善而無伐勞而無施車馬輕裘共敝無憾顏淵季路之羅漢果也禹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為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雍也可使南面

林子曰可使南面者可使之南面以聽用於天子也論語曰子使漆雕開仕又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又曰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使之義一也又曰可使治其賦又曰可使為之宰可使之義一也若他諸徒之才或可仕於大夫者有之或可仕於諸侯者有之至於仲弓之德行殆非他諸徒所能及矣故曰可使南面以聽用於天子此亦用才之道也大抵聖人之道達而在上而為天子焉而為諸侯焉而為大夫焉則舉賢才而用之用之以治天下用之以治其國用之以治其家窮而在下而為師焉則養賢才而使之以其才可用之於天下也而使之聽用於天子以其才可用之於其國也而使之聽用於諸侯以其才可用之於其家也而使之聽用於大夫窮達雖殊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則同矣

朱子註曰仲弓為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夫仲弓則居敬行簡矣而簡字且勿論其曰寬曰洪曰重曰有人君之度則亦從何所據而云然乎

有顏回者好學

或問顏子謂之復聖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此蓋棺之定論也夫所謂好學者好之而未得學之而未能也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若聖人者樂且忘矣而况好乎

且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而顏子則不免有怒特不遷爾。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而顏子則不免有過。特不貳爾。不遷不貳。乃回之眞切着實工夫者。好學也。余嘗儗之經生云。經義既明。論策既工。謂之有學則可。謂之好學則不可。蓋既得其道而中道者。聖人也。經義未明。而思以明之。論策未工。而思以工之。謂之好學則可。謂之有學則不可。蓋未得其道而學道者。賢人也。若顏回者賢人也。未見其止也。

然所謂止者。堯之安汝止。艮之止其所。大學之止至善者。止也。止也者。主一無適者敬也。而所謂惜乎者。非以其既死之後。故孔子惜之邪。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好學且不可謂之知矣。而可謂之聖乎

或曰。禹稷顏回同道。由孟子之言觀之。則顏回且與禹稷等列矣。而子以爲賢人也。豈孟子之言有不足信與。林子曰。余惟信孟子之言而已。孟子曰。孔子賢之。孔子賢之。而後人乃以爲聖也。何與。載觀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矣。具體而微。而可以爲聖乎。具體而微而可以爲聖。則冉牛閔子。亦可以爲聖乎。此孟子之所以姑舍是。而願學孔子者也

與爾隣里鄉黨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爲福田利益。則非矣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林子曰。仁根於心。而心不違仁者。事心之法也。若自顏子而下。日不違仁。月不違仁。已云至矣

求也藝

或問冉求藝者。列之政事之科。而孔子每曰於從政乎何有。後仕季氏聚斂。且爲之謀伐顓臾者。何也。林子曰。始而曰從政乎何有者。蓋不過即其才而稱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終而曰非吾徒也。無乃爾是過與。蓋不過即其失而攻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

林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而賦粟倍他日豈聖人之教有未至與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林子曰昔者子夏之學於仲尼也而仲尼不假盖者何也且其論交也則曰其不可者拒之而朱子謂其言之迫狹也豈非其儒之硜硜哉故曰無爲小人儒者大之也

林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者小人儒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者大人也君子儒也

林子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一體乎萬物者也故儒也者需也從人從需爲人所需者儒也栖栖皇皇席不暇煖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也豈特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三皇以其皇爲人所需者皇而儒也五帝以其帝爲人所需者帝而儒也三王以其王爲人所需者王而儒也亦豈特皇帝王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天以其無不覆幬爲人所需天亦儒也地以其無不持載爲人所需地亦儒也由此觀之儒也者合天地皇帝王而一之者也孔子之儒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者也惟其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故其爲萬世一人萬世之一大儒也

林子曰世之儒者專事於威儀文辭之際而不知根本工夫眞實學問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能反之心性之内而求之本原之地斯不謂之儒邪至於二氏者流專以離塵超俗爲高不以嗣續綱常爲大此其所以與儒者異也若能不以蓬島之旨求之海外而求之吾身不以淨土之旨求之西方而求之吾身不離日用之間率循常行之道不荒唐不枯槁是亦儒者而已矣

行不由徑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曲徑之說也

林子曰。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大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爲已。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大道以爲天下。而王道在我矣。以此大道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此大道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甚夷者乎

人之生也直

林子曰。人之生也直。蓋此心元在於我之眞去處而本直也。而直養無害。乃所以復其人生之本始之本如是也

中人以上

林子曰。論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三千之徒。可與之言而語上也。可得而數矣。況後世乎。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由是觀之。非有中人以上之質。而不可與言也明矣。非有聰明聖知之資。而不能使知也明矣。又焉可以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槩責之中人以下。不可與言者流乎。記曰。知聲而不知音。鳥獸是也。故音也者。不可以與鳥獸而使知之也。又曰。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故樂也者。不可以與衆庶而使知之也。然則何以謂之樂也。天地同和。而無聲之樂。不可以知而知。以聞而聞也

仁者壽

林子曰。孔子之壽。仁者壽也。故曰天眞自性。元不亡也。若以身之生死爲生死焉。是以殀壽而貳其心也。又曰。仁則心生。身雖死不死也。不仁則心死。身雖生不生也

說者曰。精神順軌而不亂。血氣凝固而不搖。或又以壽身壽國言之。似入於養生者之家矣。孔子豈其然哉。昔者孔子嘗以果實之仁名心。謂心之生生不息者仁也。今以果實之仁言之。伏其實於地。而芽之樹之。條之華之

而復實之。則其實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然其一實一仁也。又各以其實而伏之於地。而復芽之而復樹之則其樹也殆不可以億萬計。各復條之。各復華之各復實之。則其實也豈曰萬之萬。億之億焉已哉。然其一實一仁也。若孔子仁也。芽其實於三千之徒而三千之徒。雖未必盡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身一孔子之仁也。由孔子至於今不爲不久矣而願學孔子者。亦不可以億萬計。是雖未必

能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身。一孔子之仁也。自今伊始。至於天壤既敝之時。而願學孔子者。又豈特萬之萬億之億焉已哉。是雖未必能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身。一孔子之仁也。此其所以爲仁者之壽乎。有志於仁者。其細思之。甚毋以其身之壽爲壽。而流入於養生之家。使孔子之仁有未明於天下萬世也。噫

林子曰。由其身而先之。而仁則先其身而先焉者也。由其身而後之。而仁則後其身而後焉者也。又曰。由天地而先之。而仁則先天地而先焉者也。由天地而後之。而仁則後天地而後焉者也。此仁者之壽。固不與其身相爲存亡。亦且不與天地相爲終始者。此孔氏夕死可矣。長生之學也

君子可逝也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

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然而從之者不其愚乎。故於此而無所於思。無所於慮。不可也。論語曰。可逝也不可陷也。此蓋自有天則者存焉。順而應之者。聖人也

博學

或問博學之旨。林子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者。學於人以爲學也。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者。學於古以爲學也。要之學於人。學也。學於古。學也。不過欲以善事其心

矣豈其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而後謂之博學哉

古人有言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由是觀之唐虞以來未有所謂冊子者而聖人何其多也三代以後冊子既繁而聖人之不多見者何與此德性之知見聞之知所由以異也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若徒口誦其言而不知有所謂心法焉雖日玩索竟亦何爲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是也

約之以禮

林子曰約禮之禮復禮之禮也

或問何謂之約林子曰天地之道易簡盡之矣故博我以文者聞見之知也何其繁且難也約之以禮者德性之知也何其簡且易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豈非博學詳說以求知此至約之地也至約之地既已明矣然後方可以修道之仁而居乎其中矣故曰居仁以我自有之仁而居於我至約之地何其易也故曰居易

林子曰以約失之者鮮之約曾子守約之約將以反說約之約與夫守約而施博之約皆所謂約禮之約也約也者約也不謂之以我之眞種子而居之於我之眞去處者約邪至簡至易而冒天下之道固在我矣故堯舜名之爲中而執之也孔子名之爲一而貫之也易曰同歸而殊塗而殊塗則同歸於此矣一致而百慮而百慮則一致於此矣

林子曰天下歸仁而仁則歸於我之天下矣中心安仁而仁則安於我之中心矣故天下也者中心也以此而歸仁而安仁豈不謂之至約而至易乎

子見南子

林子曰見南子者禮也而子路不悅者何也豈聖人之心有不由邪即不白矣聖人固無損也而必矢之者何也聖人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而況矣乎

何事於仁

林子曰。何事於仁者。何事於博施以爲仁也。故事仁於外也。博施其大矣。事仁於心也。約禮其要矣

述作

林子曰。經傳尚矣。而古先賢聖乃以其自性眞經而文字之。經之以爲經。傳之以爲傳。以敎天下萬世。而所謂不可使知。與可使由者。

咸備於經傳。夫孔曾思孟之傳。旣皆本於自性之眞經矣。謂之作可也。謂之述不可也。然而孔曾思孟亦自以爲述矣。故曰述而不作。孔子之謙辭也。余昔嘗竊論之。曾論者。經也。學庸七篇者。傳也。余每語人。則未有以余之言爲不然也

竊比於我老彭

林子曰。仲尼所嚴事者老聃。所竊比者老彭。漢疏論語所稱老卽老聃。彭乃籛鏗也

默而識之 識悉音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而莊子曰去識。是與。林子曰。詩稱文王不識不知。莊子曰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冥冥者。默默之義也。廣成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不謂之冥冥昏默之中。則自有眞識者在乎。故眞識不識。不識者識。若也不識眞識。而求知於耳目。以爲識焉。則未有不蔽其虛明之本體也。故曰去識 識俱悉音

德之不修

林子曰。德之不修。由於學之不講。學之不講。由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故徙義改不善。乃所以講學以修德也

林子曰。性本善也。而改過乃所以遷善也。六祖壇經亦曰。常自見己過。與道卽相當。又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由此觀之。改過遷善。而儒佛

之教有不同與

申申如也

或者以檢束之嚴。果足以病道。與林子曰。心本活潑。道曰自然。故外無安舒之適。則内無自得之眞也。余於是而知文王之雝雝。孔子之申申。自能與心而相忘。與道而爲一矣

志於道

林子曰。古人之學。槩有其四。有曰志於道者。有曰據於德者。有曰依於仁者。有曰游於藝

者。大道生問志道。林子曰。此言志非士志於道之志。而有修之之功也。亦非苟志於仁之志。而有求之之法也。大道曰。願聞其人。林子曰。天性渾全。不假修習。則堯舜其人。孟子所謂性之者是也。故道體無爲也。自然而已矣。而堯舜之性之。亦無所爲。自然而已矣

鄭生問據德者。豈非脩爲以復其性。而所謂湯武反之者。然而何以謂之據也。林子曰。德得矣。而猶恐失之者。能無據乎。故據也者。持

而守之。而不敢須臾違也

林子曰。道者。自然也。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忘。故曰上德不德。不德之德。何待於據。然此所謂德者。行道而有得之德也。據字又何等着力。此便是落第二義

或問依仁之仁。林子曰。仁之道非一。孔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又曰復禮爲仁。天下歸仁。又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

人心也。古今言仁。莫有先於此矣。若夫易經仁者見之之謂仁。論語孝弟爲仁之本之仁。管仲仁者之功。而子貢之博施濟衆。是皆求仁於外也。豈非失德後仁。做之傍之。而依之者仁與

自行束修

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林子曰。束。約束也。修。修治也。若不能約之規矩之中。以修其身。則聖人安所施其教乎

伯夷叔齊何人也

林子曰武王之伐紂也而孟子則曰聞誅一夫紂矣者何也天絶之也天絶之者何也民絶之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此萬世之定論也然當其時且不能信於夷齊之賢人者何也夷齊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則將何以答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應變之權也

樂在其中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而所謂樂者豈非從未發中發出來乎故曰樂在其中者孔子之眞樂也而非有所假於外也

學易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五十可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也

憤悱

林子曰何者謂之憤憤也者憤也憤恨之義也何者謂之悱悱也者悱也而非其心之所安也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故不能如舜不免鄉人能無憤乎殆非有志之士之心之所安也

發憤忘食

林子曰發憤之旨卽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也發卽啓也是皆所謂因其機而利導之爾故憤有未啓悱有未發此孔子之所以憂也憤既啓矣悱既發矣而孔子之心能無樂乎甚而至於忘食又且不知老之將至此乃孔子誨人不倦無已之盛心也

生而知之

林子曰以孔子之聖而猶曰志學豈其生而知之者性生邪虛靈中啓自有眞知故曰生知所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也

林子曰孔子之所謂生知者豈非眞知無知自性而自知邪

子不語怪

古先聖王固天下後世不可以幾及矣而後人每神其說而奇其迹入於誕而可怪者衆也若少皞星虹華渚之瑞顓頊瑤光貫月之祥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二龍繞室五星降庭等語不錄可也嘗觀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崩女媧氏戮之因煉五色石補天載觀堯使羿繳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或曰不其怪與林子曰如以其辭謂之怪可也苟逆其志謂之怪不可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共工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頭觸不周山崩取譬之辭也天經地義爲之民滅不謂之天柱折地維裂乎五色石者五常之喩也煉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若夫射也者以比德也堯有峻德而天變頓消如繳之射之之速也十日竝出甚言陽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陽而僭亢之災也凡此皆指帝摯之荒淫而言之時日害喪之義也昔有長於文技者率多寓言間以奇語讀者不以辭害意斯爲得之故謂天可得而補也山可得而觸也風可得而繳也日可得而射也而信之者愚也謂天不可得而補也山不可得而觸也風不可得而繳也日不可得而射也而辯之者亦愚也昔有鑿井而曰吾得一人焉或信而往觀之者有之或不信而往與之辯者有之夫六經之道雖曰燦如日星矣然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況其言古而邃而其意遠而微者乎故鑿井而得一人焉是亦雲漢之遺旨也而天下後世有不往觀而往辯者抑寡矣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林子曰金剛經曰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川老頌曰如來不措一言須菩提便興讚歎斯爲得之故孔子有言矣則自有至理者在焉而二三子則黙而會之於有言

之表可也孔子無言矣則自有至言者在焉而二三子則默而會之於無言之中可也若二三子者既不知有言之至理又不知無言之至言孔子亦且柰之何哉論語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而目擊道存之下則又不在於言不在於隱矣道其可得而言可得而隱哉

林子曰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有言者而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言乎道其可得而隱乎

論語曰約之以禮七篇曰引而不發此乃孔子所謂予欲無言吾無隱乎爾之微機也會得此機即當有所自得於心所謂能者從之是也故曰中道而立而卓爾躍如之真機在我矣由是觀之則所謂至道者豈聖人所得而言亦豈聖人所得而隱之者乎

林子曰夫道豈必待言而後顯而上智之上

豈必待言而後知哉故伏羲八卦而文王重之矣大禹九疇而箕子演之矣世代之相去何其遠也而聞知之下自有心相感通者在焉余於是而知顏蓋目擊孔子之無言也而愚魯之授受則言矣言之不其罕乎而不可使知之道則又焉得而言之而使之知邪釋氏嘗有言曰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此孔子之所以欲無言也而無隱之機豈在言傳故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林子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不可使聰也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不可使明也常人無以與乎不可使知之道不可使聞也余於是而知予欲無言孔子之至言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之真知也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若二三子則求之言矣求之知矣求之聞矣求之於言而卒不可得而言求之於知而卒不可得而知求之於聞而卒不可得而聞不知反而求之而必

索之言語之末焉安得不謂聖人之教之有隱也哉

知之次也

林子曰見聞之知非不美也而孔子亦謂之知之次矣但以見聞之知而梏其心焉則德性不尊德性既不尊矣則安有所謂德性之知邪若所謂德性之知者豈非其能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而得其所謂眞消息者曠世相感以續其道統之傳邪

與其進也

林子曰與其進不與其退歸斯受之矣豈其有已甚之行邪下三句重潔巳字故互鄉之進也豈其無潔巳之心哉我則不爲巳甚從而與之安知其不爲聖賢乎公山弗擾之召也豈其無潔巳之心哉我則不爲巳甚從而往之安知其不爲東周乎故孔子處之而設科也不必皆才子弟也歸斯受之矣出之而行道也不必皆明君也召斯往之矣

黃生對問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互鄉之難與言也亦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與林子曰人皆可以堯舜也特未聞堯舜之道爾若聞堯舜之道也安知其無豪傑之士出於其間乎此孔子之所以與其進也雖然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焉豈非下愚之不可移邪然聖人終不忍以薄待天下也故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歸斯受之而巳矣

我欲仁斯仁至矣

夫仁不在外而孔子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者何也豈所謂仁至者非以其仁從外至邪林子曰心本仁也心之蔽於物而違仁也心既蔽於物而違仁似若仁之去我也撤其物之蔽則心之仁卽此而在矣心之仁卽此而在似若仁之去我者而輙至也故不曰至而曰斯至夫至曰斯至豈非我自有之我自復之而若是其速哉

或問欲仁仁至豈非釋氏所謂當下成佛之

義與林子曰欲之而即至者蓋以驗吾心之仁我之所本有也而非謂當下之頃即可以得仁而成仁也

聖仁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林子曰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易所謂何思何慮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堯舜豈易爲邪林子曰得其門而入雖易而入其域而優則難又問所入之門之易而優入其域之難者何邪林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聖即心也而心固在我矣聖之存主之謂心心即聖也而聖亦在我矣余故曰得其門而入者易心雖在我而分量廣博之如地不可得而盡也聖雖在我而至德峻極之猶天不可得而躋也余故曰入其域而優者難然仁與聖一也知仁則知聖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其易也其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之莫能勝也行之莫能至也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爲仁致一之功又何如其難邪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何其易邪其曰夫聖孔子不居惡是何言也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由此而美而大而聖而神是作聖積漸之功又何如其難邪

林子曰以其聖與仁也而不可無從入之門焉則曰入門以其聖與仁也而不可無事心之法焉則曰心法然而所謂事心之法者豈非其所從入之門邪

或問其仁如天聖不可知豈非所謂儒教之極則最上之一乘邪而其所從入之門願夫子明以告我林子曰由志仁而任仁由任仁而至於如天之仁者極則也而志仁而任仁豈非所謂爲仁之心法以入門與由有恒而

君子由君子而至於不可知之聖者極則也而有恒而君子豈非所謂作聖之心法以入門與

恭而安

林子曰孔子之所謂恭而安者豈不以恭之見乎其外者乃禮之主乎其中也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

啓手啓足

林子曰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媾精化生之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之所謂乾稱父坤稱母蓋謂是爾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參之啓手啓足孝子事父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父也

仁以爲已任

曾子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仁道至大而天地非仁無以覆載而其所以覆之載之者天地之仁我之仁也日月非仁無以照臨而其所以照之臨之者日月之仁我之仁也故仁則能仁而無不愛也仁則能義而無不宜也仁則能禮而無不敬也仁則能智而無不知也夫仁則統乎義而禮而智矣而與義也禮也智也又列而四之者何也林子曰仁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者是乃仁道至大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曾子之所謂任重者以任此仁道之重也乃若樊遲問仁而孔子則曰愛人管仲器小而孔子則曰如其仁載觀之繫辭有曰仁者見之之謂仁皆非曾子所謂任重之仁也

民可使由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謂也林子曰若三綱若四業文行忠信詩書執禮皆所謂可使由者易知而易從也而曰利曰命曰仁曰性與天道者非所謂不可使知之道者乎若或以不可使知之道而強人以必知

以必從以厚望天下萬世則天下萬世其有不驚不怖而重其疑畏之心邪

有道則見

林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聖人之出處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人之出處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余則以爲聖人不曰有天下而不與亦且有其身而不與焉惟其有其身而不與故其有天下而不與或者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與爲非者以其不有其身也而其所不與者豈非惟此一心邪林子曰何哉汝之所謂心也汝之所謂心者豈非余之所謂五行之心邪五行之心有生有滅亦皆聖人之所不與也然則其中心之心乎曰亦非中心之心也其圓融不測之心乎曰亦非圓融不測之心也其無所倚之心乎曰此眞心也眞心是性而無其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無所倚之眞心則固能彌六虛而無外矣故心無其心而心則不屬於我矣此聖人之心之所以能歷萬劫而不壞也

子罕言利

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孔子之所謂利者殆非何必曰利之利也若何必曰利之利而孔子則亦當絕口不談矣而曰罕言者豈其然哉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以利爲本不可使知之道也不屬於見聞覺知不着於意必固我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眞性是心眞心是性而性也者乃我之舊物也故曰故而仁義禮智根於此矣當仁而即仁當義而即義當禮而即禮當智而即智者利也故寂然不動者故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利也天下何思何慮者故也而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利也一者故也而一以貫之

者利也中者故也而發皆中節者利也至於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至於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博厚而載物也高明而覆物也悠久而成物也夫豈必待見而章待動而變待爲而成邪雖有亦足以發之顏子而猶曰欲從之末由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洪生文誼問孔子之罕言林子曰顏曾之愚魯既不多得而子貢之穎悟又難與言然則

子貢而下復將誰語哉故遇顏曾則不得不言遇子貢而下則不得不默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亦不能不罕言也

文誼又問穎悟莫若子貢矣而其所以不可得而聞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一貫之旨啓之者再猶且未悟而性與天道是亦一貫之旨也余今問汝汝以爲孔子之所謂性與天道者可以言而顯乎否也可以不言而隱乎否也孔子曰予欲無言而子貢卽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所以罕言此其所以不可得而聞也

子絶四

林子曰我之眞心本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而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也太虚也

無意

林子曰無欲者無意也無意則元神爲用矣若思慮之神卽元神也但思慮之神則意矣

無我

林子曰關令尹曰人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亦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燥動不停未嘗有我君子觀火亦知其所以爲學矣世有入山林而求靜者是其靜者身而未嘗靜者心也心未嘗靜則山林之中是亦名利之場也世有處廟廊而能靜者是其喧者外而未嘗喧者内也内未嘗喧則朝市之間是亦寧虛之境也所以然者何也惟其無我則山林靜也朝市亦靜也惟其有我則朝

市喧也。山林亦喧也。然能盡無我之道者。其惟聖人乎。故火蘊之石也。固無我也。而其燎于原也。亦無我也。聖人之心。猶火也。退藏於密。神明其德。猶火之蘊之石也。巍乎成功。煥乎文章。猶火之燎于原也。寂然而凝。沛然而決。未嘗有心也。未嘗有心。未嘗有我也

盧文輝曰。無我之我。萬物皆備之我也。堯舜惟無我也。故能合唐虞為一我。孔子惟無我也。故能合天下萬世為一我

文不在茲

不曰道而曰文者何也。朱註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道蘊於中。不可得而見矣。而文顯於外者。皆道也。豈曰文王之至德也。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巳哉。而帝堯之峻德。亦且煥乎其有文章。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矣。至於孔子之峻德。亦帝堯也。至德亦文王也。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子貢曰。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又曰。仲尼日月也。夫誰不得而仰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配天配地。萬世為土而萬世而下。孰不囿於孔子斯文之中邪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林子曰。我其有知乎哉。我其無知乎哉。故有知而知。非真知也。而無知而知。乃真知也。真知之知。乃孟子所謂不慮而知也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即

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即火者。無火而有火也

空空如也

論語曰。空空如也。宋儒釋之。有曰空空者孔子也。有曰空空者鄙夫也。或問二說未知孰勝。林子曰。孔子空空也。鄙夫空空也。空空者。本體也。孔子鄙夫一也。但孔子能復其空空之本體。而鄙夫則失其空空之本體矣

林子曰。鄙夫者二。有有知者。有無知者。故鄙

夫之無知也。雖曰非大人之赤子矣。而質任不欺。椎魯無文。猶有所謂空空之本色者在焉。若鄙夫之有知也。而變怪叵測。豈非孔子之所謂無所不至者哉

或問鄙夫之空空。是亦孔子之空空與。林子曰。然。但鄙夫每自鑿其空空焉。故不孔子。然而見父卽能孝。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君卽能忠。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孺子入井。卽有怵惕惻隱之心。鄙夫與

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此其虛心以應世。而孔子之天則固在也。至於不能忠。不能孝。不能仁。而曰鄙夫者。何也。此盖失其本虛之心。而鑿其本體之天者然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常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分也。眞心也者。一也。誠也。寂然不動也。善惡之幾者。陰陽之義也。然孔子之

所謂兩端者。非周子之所謂幾善惡與。而曰叩其兩端者。盖因其所以問乎我者。而我反以叩之也。叩亦問也。端者。端緒之義也。故旣卽其動於天理而爲善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爲善之端者。從何而發見乎。復卽其動於人欲而爲惡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爲惡之端者。從何而潛萌乎。反覆詳說。俾其知所察識。反而求之。而得其本心也。豈非聖人之心教。而爲學者

趨善去惡之一大機也哉

河圖洛書

林子曰。河圖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河圖者在焉。洛書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洛書者在焉。故河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八六十四。而虛其中者。中心也。洛書之數一而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而實其中者。中心也。譬磨之中心以爲心者。俗所云磨心者是也。故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王中

心者。蓋以主此中心之中。而命之曰王。夫何爲哉。以守至正而已矣。命由此立。性由此出。

林子曰。八實其中。河圖而洛書也。其聖人無心而有心乎。九虛其中。洛書而河圖也。其聖人有心而無心乎

林子曰。河圖之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〇。所謂能會這箇麽者是也。洛書之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仰之彌高

林子曰。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本體本無窮盡。本無方體也。

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

盧生文輝問曰。仰之彌高者。豈非所謂語大。而天下莫能載焉者耶。鑽之彌堅者。豈非所謂語小。而天下莫能破焉者耶。在前在後。蓋有不可得而窺其朕者。豈非其虛空之本體之本如是耶。林子曰。然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諸人還識得麽。若也不識。爲汝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然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此篇俱係原文）

循循善誘

黃生陽問曰。既多識而非之。又先之以博文也。何與。林子曰。博之以文。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循循之善誘矣

林子曰。博文者。博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所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殆非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多學而識之之謂也

或者以多識而非之。其不流於禪乎。劉生獻策曰。壇經曰。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是佛氏未嘗不博學也。若以爲自根自本之

學則非矣

兆居生問曰。仲尼之教。亦有頓漸與。林子曰。一以貫之者。頓教也。先博文而約禮者漸教也

卓爾躍如 並釋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邪。林子曰。顏子之所以稱爲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爲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機也者其神乎。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

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口之所能言也。是雖孟子亦不能發其蘊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程子曰。顏子之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分明見得方可。夫所謂卓爾者果何物也。所謂躍如者果何物也。有可見乎否邪。無可見乎否邪。而曰分明見得者何也。見不以目。自有真見者在焉。自有真見。則自有真知者在焉。自有真知。則自有真消息者在焉。而所謂真消息者果何在邪。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豈非所謂真消息者在邪

未見其止也

林子曰。至善之地。乃吾心之中之一。所當止之處也。孔子曰未見其止也。豈其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顏子尚未之見邪。故孔子惜之也

或問何以謂之止。林子曰。止也者。止之也。歸宿之義。不失赤子之心也。學而至於能見其止焉。此乃極則地也。更無復有進步處矣。故顏子之未見其止也。而孔子則曰吾見其進也

林子曰。孔子之所謂見其止者。帝堯之所以安汝止也。釋氏曰止止。道氏亦曰止止。皆所謂見其止而安之者。止之也。故止止而能致其中焉。而天地有不位乎。止止而能得其一

焉而萬事有不畢乎

匹夫不可奪志

林子曰不以身之死爲死也誰得而死之故曰匹夫不可奪志者能事心也

經權

林子曰經常也權亦常也夫既曰權矣安得謂之常邪林子曰經也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權也者常也遇變而通之不拂其常道也故父子大恩也而堯舜則禪受之君臣大義也而湯武則放伐之出處大節也而伊尹則就湯就桀所謂遇變而通之者權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曰唐虞禪者義也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所以公天下之心任天下之重與夫順天應人之大而不拂其常道者經也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謂其能權而經也

林子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若未可與立而即曰能權者是亦小人之無忌憚也

孔子於鄉黨

林子曰孔子燕居則申申夭夭三變則儼然而溫而厲鄉黨恂恂宗廟朝廷惟謹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見齊衰必變見冕與瞽者以貌不尸不容不變食不遷坐色勃足躩趨翼踧踖怡怡與與非外也皆直從吾心中發出來爾故能神變無方欲不踰矩

必有寢衣

林子曰寢衣者寢而衣也豈必其齊而衣哉有訓又非也長平聲寢衣之制今尚有之度其身之長而半之

林子曰寢衣紀於褻裘之後豈錯簡也雖褻與寢皆有其制而不敢苟也如此縱曰錯簡而半以覆足者何爲也或曰此致齊之誠敬也而致齊之誠敬顧有在於覆足者何取也或執又半之說甚堅林子曰此不必深辯惟做其制而衣之而臥而起則有許多不便處不可不知也

割不正不食

林子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豈非所謂用之以禮者與昔歲有一士者每執割肉不方正之說甚堅而周生與之辯未能也一日士者買羊以祀周生偶造其家問曰此羊幾何士者曰十有二斤周生曰熟之尚有幾何士者曰不及五斤割而去其不正者又三之二周生曰夫不正者其有如是之多與而子必不之食矣而不知此不正者可以奉父母乎否也可以遺兄弟乎否也可以啖妻兒乎否也士者不能答周生曰上而父母中而兄弟下而妻兒而皆不之食矣無已則以之食犬也不亦可乎夫天地生物以養人也而故暴殄之如此何其迂也士者曰吾過矣吾何嘗以其不正而不之食邪吾少習其言而不察之過也

出三日不食之矣

林子曰先祭一日宰牲而次日始祭若復宿肉則出三日而肉敗矣而又况際於盛暑之候者乎

迅雷風烈必變

林子曰聖人之精神命脉其殆將流通於天地而無間者乎故常而同其常也變而同其變也至於聖人之心則有眞常者存焉豈其烈風雷雨得而迷哉余於是而知聖人之心常常也變亦常也

林子曰堯舜之禪受也湯武之放伐也周公之東征也豈非所以順天地之變而精神命脉之相爲流通者乎

門人

陳懿德 梁典
劉佐聖 蕭夢鯤
黃大鋮 金一春
扶東陽 郭一中
陳召南 陳雲路
鄭天德 鄭朝科
陳日 陳大琳
蔡國熀 梁

仝命梓

論語正義卷下　門人盧文輝校輯

德行

林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德之見於行者又所以成乎其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易曰顯道神德行謂顯其道以神其德之行也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存乎德行成之於默出之而信者德之見於行也故入則孝出則弟者德之見於行也

言忠信行篤敬者德之見於行也毋自欺者德之見於行也動心忍性者德之見於行也卑以自牧犯而不校者德之見於行也聞義能徙不善能改者德之見於行也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德之見於行也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德之見於行也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德之見於行也推之而至於澤潤草木恩及禽獸者則又德行之大也推之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者則又德行之大也推之而至於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則又德行之大也然德非道不明道非德不成苟或執德之不弘卽是信道之不篤將何以爲卽事卽心之學內外合一之功哉

林子曰德行也者德之見於行民可使由之道也而孔子之所以教人者敎以此矣故聖門高弟而以顏閔等列爲首稱者豈非其以德行爲先邪至於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

所謂不可使知者則罕言之若非有中人以上之資殆亦不可得而聞矣然孔子之所以敎人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也最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而不可一日無焉故常人非此無以樂樂而利利賢知非此無以希聖而希天此孔氏之教之大而諸凡天下萬世而爲我同胞之民者無一而不在於孔子所容蓄之中矣若釋老之教則背精微之致而專與賢知者道也故以老氏言太極而釋氏

乃言無極。無極則太虛矣。老氏言一。而釋氏乃言未始一。未始一則太虛矣。若不先之以孔氏之所以教。則所謂精微之致。又焉有從入之門邪。然而孔氏何嘗不言太極。不言無極。何嘗不言一。不言未始一。孔氏曰。易有太極。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所謂周流六虛者。豈非所謂太虛同體邪。太虛同體。是無極也。是未始一也。由是觀之。釋老精微之致。孔氏兼之矣。教雖有異。而道則焉有不同哉。故學者之學。當以孔氏之教為先

未知生焉知死

林子曰。孔子之所謂未知生焉知死者。即道家之所謂生門死戶也。故生而生也。而其所以生者。固在於此。至於死而死也。而其所以不死者。亦在於此。若不知此意。則未有不隨死而亡焉者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能知所以原其始而始之。則必知所以反其終而終之。此道家所以長生。釋氏所以不死者。而體魄非所論也。嘗考之洪範九五福章矣。其五曰考終命。然而何以謂之終也。終也者。終也。蓋言未嘗死。而亦未嘗不死也。而君子之終。殆異於小人之死矣。堯典曰。帝乃殂落。釋者謂之神氣歸天。體魄歸地。而孔子所謂夕死可矣者。正此意也

黃生問曰。中心之心。非我之眞心與。林子曰。中心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謂之眞心。不亦可乎。余每以此語人。豹今明言告汝。此亦非汝之眞心也。若所謂眞心者。蓋通於死生之故。而未嘗有存亡焉者乃汝之眞心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旨微矣。余嘗深究其義。而反其詞曰。未知死。焉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或得以益明。故我而生也。則中心之心固在我矣。我而死也。則中心之心寄在何處。豈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而謂之眞心不可也。若余之教。每曰始而存心者。存此心也。中而致虛者。心要放而不復

存矣。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又且忘之。而不知有所謂心焉。不知有心。乃見眞心。然此眞心果無所倚與。林子曰。惡乎其有所倚也。蓋此心之分量。本自廣大。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卽此心也。釋氏所謂人死性不滅者。卽此心也。天地有壞。此心不壞。惟其不壞。故名眞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曰夕死可矣者。以此眞心。不與天地而俱壞也。第中心之心。則自孔孟以來。鮮有知之者。而況所謂無存無亡而無所倚之眞心邪。故爲學之要。先自識心。而作聖之機在我矣

升堂入室

林子曰。耳目之竅。吾身之門戶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廳事也。藏心之淵。吾身之密室也。故衆人心處於方寸之地。猶人之處於堂也。則聲色得以從門而搖其中。聖人仁還於藏心之淵。猶人之處於室也。則聲色無所從入。而窺其際。故善事心者。潛室以顧晦。而耳目爲虛矣。御堂以聽政。而耳目爲用矣

季氏富於周公

林子曰。春秋之季。若周召之孫子。入相天王。故咸稱之曰周公召公云。而曰季氏富於周公者。蓋言諸侯之大夫。而富於天子之宰相也

屢空

林子曰。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而孔子之所謂空空。乃其眞去處也。豈曰盡性。亦且知命。而顏子所謂屢空者。雖曰不能盡性。亦且能自知性。此顏子所以能聞一而知十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林子曰。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賜不受命。林子曰。子貢之多識。以爲學。猶商賈之殖貨以爲富也。（舊有此說）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予一以貫之。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

之微。殆非窮至事物之謂矣
林子曰。子貢不知一貫之旨。而從事於多識不知天命之大。而殖貨於見聞。不知無言之妙。而列科於言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曰不受命

億則屢中

林子曰。何思何慮者。空也。億則思慮起而不空矣。故不億而知。寂而照者。先覺也。

不踐迹

林子曰。迹出於履也。而足之所履者迹也。故吾之心。即孔子之心也。而信吾之心焉。則其所行皆孔子之行也。吾之足。即孔子之足也而信吾之足焉。則其所迹皆孔子之迹也。其曰不入於室者。以不知有孔門心法焉。故不能事其心而孔子也

林子曰。忠雖古人有陳迹矣。而忠則本於心信吾心之忠而忠焉。未有不能忠者也。孝雖古人有陳迹矣。而孝則本於心。信吾心之孝而孝焉。未有不能孝者也

林子曰。五帝之不相襲禮者。禮之迹也。惟其不襲禮之迹。故其所履者。則皆天地同節之禮也。三王之不相沿樂者。樂之迹也。惟其不沿樂之迹。故其所樂者。則皆天地同和之樂也。其曰入室者。乃聖人之所由以聖也。而孔門心法。其殆入聖之門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此至孰能爲之大。俱重以字。蓋儒者有用之

學。達則以於天下。窮則以於萬世。窮達雖殊。各致有用。此儒者之大也。故孔子之栖栖皇皇。席不暇煖者。以此。甚而至於公山佛肸之召。亦且欲往。蓋天地萬物。莫非已也。而老安少懷之志。眞有不能一日少忘於懷者矣。故當其時。微生畝譏之。則曰無乃爲佞乎。接輿譏之。則曰何德之衰。石門譏之。則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至於荷蕢。則曰深則厲。淺則揭。長沮桀溺。則曰而誰與易之。而孔子悉

其言於曾皙論而不以爲諱者何也豈不曰我以天地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我分内事皆我所當爲也而彼以其身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非其分内事皆非其所當爲也此其分量之大小後世自有能辨之者亦以俾知儒者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

孔子之意以吾一日長乎爾而吾老矣人莫我知世莫吾以如或有人知爾而以爾也則爾將何以爲人所以哉毋與無通毋吾以也之以卽離不吾以之以以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

子路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

求也何如

冉求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

赤也何如

公西華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

點爾何如

曾點狂者其意以爲我不爲人所以而何以之問乃我之所不願答也雖曰我之志異乎三子之撰而其實則曰我之志異乎孔子之問是蓋不敢明言其所以不願答之意而婉其詞如此也今卽其所言之志亦惟以適一已之樂而亡君臣之大殆非孔子平日之所敎今日之所問者故孔子喟然而嘆其意以爲由則爲人所以而仕矣求則爲人所以而仕矣赤則爲人所以而仕矣惟我與爾相從於杏壇之下以適一已之樂已爾大抵儒者之志志於方之内而曾點之志志於方之外曾點之志如此又安能不起夫子之長嘆邪

此與字卽惟我與爾之與

朱註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曾點之見宜不

至此孟子曰文王望道未見則是曾點之見賢於文王矣又曰而其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其曰上下天地同流者即孟子所謂過化存神王者之皡皡也其曰萬物各得其所者即中庸所謂載物覆物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其曰妙者又非中庸所謂不見不動不貳不測邪曾點能到此地位乎否也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夫以安百姓固聖人功用之大也其視天地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至於不可心思擬議而為聖神功化之極者相去又何如邪孔子顧乃以安百姓病堯舜而以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以許曾點也必不然矣百姓則盡乎人矣萬物則盡乎物矣邵康節曰聖人盡人昊天盡物而曾點之胸次其亦如昊天之廣大能盡物者乎孔子之志志在天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出關之嘆則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丘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恇志在天下也故於荷蕢者曰果哉末之難矣於桀溺者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況於丈人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其譏之者益又甚矣於丈人則譏之如是其甚於曾點則與之如是其深也何與

喟然於曾點即憮然於桀溺况考其行有不掩焉者孔子豈不之知邪縱不之知矣孔子獨不徐觀其行而輙深與之邪

樂正子為政於魯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孟子之喜孔子之嘆也蓋孔子既不用矣惟冀其徒有以行其道於春秋孟子既不用矣惟冀其徒有以行其道於戰國此孔孟之心一也或曰當春秋之時孰不志於用世而曾點獨以浴沂風雩為樂故孔子許之余亦不敢以為非也但曰人欲盡處天理流行而其所見似有賢於文王天地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而

其神聖似有過於堯舜余亦不敢以爲是也且其子參鋤瓜而傷其根點杖之而仆於地身且幾於不免夫父之於子理之所宜深愛也以一瓜之微而杖其子幾至不免謂之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可乎季武子死點則倚其門而歌謂之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可乎又況所謂與天地而同流盡萬物而得所而堯舜文王之所不能爲者以之而許曾點也余弗能知之矣

三子者出

孔子因曾點何如之問而曰彼三子者以我有何以之問各陳其爲邦之志如此也曾點又問曰彼三子皆志於爲邦者而夫子獨哂由何也孔子答之曰我非哂其爲邦也我乃哂其不讓也我若哂其爲邦也爾以爲唯求則非邦也與而邦雖小是亦邦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何其讓也吾何爲哂之爾以爲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是亦邦也以小相自居何其讓也吾何爲哂之大抵儒者之志在於用世而爲邦以禮貴乎能讓此聖人立教之大都所以異於荷蕢沮溺者流也　唯求以下皆孔子之言

克己復禮爲仁

林子曰克己者能自之之謂也與下由己之己同復也者復之也復之者反之也所謂湯武反之也反之者以反其所性之初也余嘗譬之碩果然而其生生之機元含於果核之中者仁也仁含於果核之中者禮之渾然者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者禮之燦然者也故復此燦然之禮以還於渾然之性亦猶果核未芽而含其仁於中者仁也

林子曰禮見於外則燦燦矣禮復於中則渾渾矣禮之渾渾者仁之肫肫也故仁含於果核之中者幾希也洗心退藏於密寂然而不動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之機以具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我也者心也心之仁也

然以其仁而伏於土而春之則未有不芽不條不華不實矣易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復禮之仁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而其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之機有不在我乎復禮之仁寂然不動之誠也而其所以載物覆物成物之機有不在我乎

易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不專則不能直不翕則不能闢不神則不能化易曰顯諸仁藏諸用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所謂復禮爲仁也太玄曰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故心藏于淵而不外也猶仁含於核而不芽也又不覩之四時之所以行乎冬也者藏也冬而閉藏也不固則其春之發生也無力所謂隕霜不殺草春秋書之者即此意也故冬而藏焉而藏其所以生之春而生焉而生其所以藏也不藏則不能生天地且然而况人乎此復禮之所以爲仁乃聖學之大也

家語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林子曰老子所云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而孔子贊之如是其至者何也殊不知此乃孔子所謂復禮之微旨也又按禮記曾子問禮者三子夏問禮者一而孔子俱述老聃之言以告語之夫老聃者豈曰能明道德之歸已哉又且考禮無失巨細有經此孔子所以龍之而曰吾師也楚彬陽何氏家語註曰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即當時在周所從問禮之人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即孔子所從問禮之人舍此人則

當時更有何老聃而知禮邪。
林子曰。余讀禮記家語書。而知老子之習於禮矣。然家語所謂禮者。乃出世間法。而禮之實藴乎其中也。曾子問之所謂禮者。乃世間法。而禮之文見乎其外也。
林子曰。世之儒者。徒知周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然自有之禮。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為不足信也。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林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天地萬物皆備於我者。以我原有此仁也。故復禮為仁。而天地萬物之仁。皆我之仁也。
林子曰。天下下字。與天地之間間字。天地之心心字。皆指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而言也。
林子曰。此即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也。凡夫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以明。星辰之所以列。風雨之所以潤。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深。飛走動植之所以生生不息。則

皆是氣也。則皆是仁也。蓋以吾一身之中之一斂之而有餘矣。此乃歸仁之大義也。若曰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即以其仁歸之。豈其然哉。舜仁也。而瞽瞍不慈。周公仁也。而管蔡流言。孔子仁也。而子路則曰意者夫子其未仁與。是父子兄弟師生之間。其所以相為周旋取與者。既密且久矣。而猶如是。況於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者乎

非禮勿視

林子曰。非禮勿視者。心要在於禮而視也。心不在於禮而視。則其視也不為色所引而去乎。故曰勿視。非禮勿聽者。心要在於禮而聽也。心不在於禮而聽。則其聽也不為聲所引而去乎。故曰勿聽。勿言勿動。亦復如是。或問何謂心在於禮。林子曰。心在於禮者。心在於仁也。心在於仁者。心不違仁也。心不違仁。心在腔子裏也。心在腔子裏而心存矣。心既存矣。非敬而何。又曰。未視而敬。敬在視前。及至

視也而後敬焉。毋乃巳疏乎。未聽而敬。敬在聽前。及至聽也而後敬焉。毋乃巳疏乎。未言未動。亦復如是

敬而無失

或問何以謂之敬也。林子曰。心主乎中者。敬也。夫心主於中則能思。敬雖無思也。而心則常主於中矣。禮曰儼若思。故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下此一箇若字最妙。能知一箇若字。則能知主敬工夫。朱子曰。堯典是第一篇典

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又曰。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黄勉齋曰。敬是束得虛靈知覺住。眞西山曰。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

林子曰。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存心也。存心也者。心在腔子裏。所謂敬者是也。故心在腔子裏而事親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事君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士而農而工而商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視而聽而言而動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廟廊之上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三軍之中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造次顛沛之際者敬也。無一時而心不在於腔子裏如此。然後方爲脩巳以敬而無失也

四海兄弟

西銘曰。民吾同胞。故以父母爲父母。而並生

於父母者。兄弟也。以天地爲父母。而並生於天地者。亦兄弟也。若道釋者流。豈其能外天地以爲生也。不外天地以爲生矣。謂非同胞之民。吾之兄弟而何邪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曰赤子無知而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並釋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道釋者流。則必欲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

業也。亦獨何與。此其無知入井。殆有甚於孺子之可哀者。仁人君子。能無怵惕惻隱之心乎。論語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之僧尼道士。誠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有同胞之念者。能無錫類之思乎。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今天下之溺於邪也舊矣。而仁人君子。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子。別之以夫婦。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而以道援之可也。顧乃不之援而反驅而遠之者何與。是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而仁人君子。毋曰天下溺焉已也。乃實吾之赤子無知而入井者。吾之兄弟顛連而無告者。如其無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則亦已矣。如其有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能不援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

業邪。此余一念慈愛于之懇切者。眞有出於至情之所不能以已也

居之無倦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又曰。曠安宅而弗居。其居同也。書曰。宅汝宅。又曰。奠厥攸居。詩曰。惟民所止。故居也者。宅之也。奠之也。止之也。要之心主乎中。而心在腔子裏者是也

林子曰。居而無倦者。敬而無失也

林子曰。居之無倦者。心安於腔子裏。而不須臾離也。即此是忠。推而行之爾。故曰行之以忠

仁禮

林子曰。知愛人之仁。則博愛之說不足非也。知禮後之禮。則忠信之薄不足異也

不如不善者惡之

林子曰。黃裳天下一人之對。寔未若韓侂胄事魔駕誕之論。更足以見朱子之賢者。何也。蓋韓侂胄不善之尤者。爲不善之尤者所誹

訕則我之善益彰矣故曰不如不善者惡之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林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性之知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見聞之知也

或問曰見聞不足知與林子曰儒者之學自有孔門心法在焉若不知心法而見聞以爲知者見人之見聞人之聞知人之知也知人之知故言人之言也至於言人之言而每自以爲得者得人之得也譬司人之財者非不

有所積也但所積之財寔非其所自有也財非其所自有矣而謂之有財此有用也可乎言非其所自得矣而謂之有德必有言也可乎若夫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吾身之內自有眞消息者在焉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故不知心法則不知幾希不知幾希則不知眞消息不知心法不知幾希不知眞消息是不以德性之知以爲知也顧乃見人之見以爲見聞人之聞以爲聞知人之知以爲知言人之

言以爲言得人之得以爲得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而自矜其有也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林子曰艮其止者止其止也止其止者止至善也定靜而安其重艮而止乎

林子曰易之所謂位者非吾身天下之正位乎所謂思不出其位者非以立吾身天下之正位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之天下與論[illegible]

下歸仁之天下天下之義一也皆指吾身之眞去處而言之所謂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是也

林子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朱子本義固有是言矣抑豈知背之眞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元不隨天而轉邪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而背之眞去處也豈非所謂所哉或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獨不覯之北辰乎論

語曰北辰居其所是天道且有然矣而況聖人乎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

抑亦先覺

林子曰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先覺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寂而照者先覺也若思慮一萌卽不名覺而况曰先覺乎

林子曰觸物而知不思而知觸物而覺不慮而覺

林子曰覺性性覺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以我之覺本乎其性性空故靈靈則能覺此覺性之所以能覺者眞性眞覺也

下學上達

或曰學以無爲爲大與林子曰何哉汝所謂無爲者或曰聖人無爲也天無爲也豈必下學而後能上達邪林子曰昔者孔子大聖人也猶曰下學上達顧我於孔子何如也而以無爲爲大邪子以爲不學不立而可以知命不踰矩乎否也不善不信而可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乎否也不致曲而能化乎否也不時習而能悅乎否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豈吾子乃性之者而無待於反之之力邪周子曰誠無爲又曰誠則無事若誠之者則有爲矣有事矣豈吾子乃誠者而無待於誠之之功邪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

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入德之門眞莫要於此矣而邵康節曰心要放者何與若也不知下學之有爲而着於空焉則謂之落空漢而操存主敬之工夫殆亦未之聞與若也不知上達之無爲而着於相焉則謂之守尸鬼而太虛無我之分量殆亦未之聞與

謝顯道程氏之門人也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明道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又曾往見伊川伊川問近日

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故必始於愼思愼慮之功而造於何思何慮之地斯爲學者有漸之學也

眞德秀問僧六波羅蜜菩薩脩行之漸必有理在僧曰此六波羅蜜分爲前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俱有漸次階級猶聖門教人以下學爲先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德秀喜曰今所謂前之三者猶充實之謂美充實光輝之謂大後之三者猶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後爲徑山三塔記云權形雖謝眞體弗移誠非章句之儒所能道也

知我其天

論語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惟聖人之太虛之與天同也故曰惟堯則之惟天之太虛之與聖人同也故曰知我者其天

林子曰聖人之心與天通矣故曰知我其天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與故一行之有愧於心是一行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行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殛責者未之有也一言之有愧於心是一言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言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殛責者未之有也又曰凡有所言凡有所行而無愧於心也即是我不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爲非而我不自以爲非者豈非以我之無愧於心而不得罪於天地鬼神邪凡有所言凡有所行而有愧於心也即是我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爲是而我不自以爲是者豈非以我之有愧於心而得罪於天地鬼神邪朱子曰勿求人知而求天知故始則一言一行而求爲天知也終則一言一行而可與天知也此孔子下學上達之序而無以異於人者如此

果哉末之難矣

林子曰。心出世間矣棄世間而爲巢許也易。心出世間矣混世間而爲周孔也難

脩己以敬

璋生問主敬。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

易曰。學以聚之。何以聚之。左傳曰。敬者德之聚也。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敬則心之精神聚乎其中矣

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或問以禮爲敬可乎。林子曰。禮者敬而已矣。即事即心。無内無外。而禮以制心者敬以直内也

夫脩己以敬。固君子之所以事其心矣。豈不以靜而後能存。存而不息與。林子曰。靜不在靜。而心在腔子裏。便能靜也。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與作敬。故靜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特動靜之間。心在腔子裏而靜邪。雖至造次之際。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豈特造次之際。心在腔子裏而靜邪。雖至顛沛之頃。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此孔

門之公案。自有心法者存焉

林子曰。敬敬敬。心爲一天。存便是敬。故操存此心。不少懈。即對越在天。不少違也。敬敬敬。出門使民。當主一而無適。齊坐尸立。惟儼然而若思。敬敬敬。仁惟生道。誠乃實理。而敬則生道不息。實理無虧。令人常自惺惺而不放逸也。敬敬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敬敬敬

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其曰抱一。則堯

之欽湯之禮文王孔子之故者在我矣其曰爲天下式則堯之所以雍黎民湯之所以式九圍文王之所以光四方顯西土孔子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我矣

原壤夷俟

或曰原壤自放於禮也而曰孔子之故人者何也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與林子曰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必不當有夷踞之非若以孔子喜原壤之

曠達也亦不當有叩杖之擧由此言之則孔子之所以與原壤者殆非夫人之所得而知也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

朱註曰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者是矣而曰卽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者豈非所謂物物刻而雕之邪

林子曰子貢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

其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之旨而片餉閒可以立躋聖道邪

無爲

或問無爲本旨林子曰以脩身言之而不亂其神者無爲也以處事言之而不鑿其智者無爲也

林子曰聖人無心而有心有心而無心也無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或曰舜無爲與林子曰舜之無爲黃帝之無爲也黃帝之無爲大禹之無事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而謂黃帝堯舜無爲也可乎哉其曰無爲者我知之矣爲其所當爲而無所爲也若大禹者敷土刊木奠山濬川而孟子則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謂大禹無事也可乎哉其曰無事者我知之矣事其所

當事而無所事也

林子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黃帝者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黃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橈甲子容成蓋天萸蘆置閏隸首筭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內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監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而謂黃帝無爲也可乎哉又曰先黃帝而興者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尚矣伏羲氏神農氏人文始開或有制作而不多見後黃帝而興者如唐之堯虞之舜夏之禹商之湯周之文武人文既備而亦無事於制作矣由是觀之自生民以來制作之盛眞無有過於黃帝者矣制作之盛眞無有過於黃帝而謂黃帝無爲者何也有爲而無爲也

殺身成仁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志士仁人豈不愛其身哉以有仁在則身爲輕矣而古人之所以可生可殺可榮可辱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與爲非者亦惟有見於朝聞夕死之明訓而有不死者存焉故殺身以成仁矣而此心之仁有不長生乎

論語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若伯夷叔齊可謂蹈仁而死矣故曰求仁而得仁若比干仁者以諫而死豈不以不仁而生實不若以仁而死也自唐虞三代以來聖賢何其多也或生或死而亦未嘗稍離乎仁也中庸曰修道以仁離仁則離道矣離道則生爲徒生死爲徒死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

行夏之時

或問人生於寅而寅乃時之正令之善也由漢以來皆建寅其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乎林子曰否此非孔子之意也又問孔子之意

林子曰行夏之時吾其東周孔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寅而丑丑而子子而復寅者迭建之義新民之耳目也自古帝王之興也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使農不失時也奚必子丑之爲非而建寅之爲是邪如必建寅之爲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爲哉且商革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有商也周革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周也此蓋聖人之微權

矣余故曰行夏之時吾其東周之意也豈其使天下萬世因之而世守之而無所損益乎其間邪孔子必不然矣孔子曰所損益可知也而朱子則曰所損益者文質三統此其所明也至行夏之時乃曰時以作事而歲月自當以人爲紀也何與信如是言也則商湯周武不當損益而孔子所損益之言亦非邪

昔者曾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邪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公曰奚爲其大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去不肖明並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龍叶瑞公獨以冠冕爲問故非大也不以冠冕爲大則不以輅車爲重也可知矣不以輅車爲重則不以夏時爲正也可知矣不以冠冕爲大不以輅車爲重不以夏時爲正而曰百王不易之大法也何與若夫佞人之遠鄭聲之放是誠百王之所不能易也

鄭聲淫

此重聲字

或問鄭衛之風悉紀淫人之辭而孔子録之者何也林子曰鄭衛其風之淫乎非必皆淫人之語也而其風之所靡雖臣子之不得志於君親者亦每於此寄興而托情焉然後始見鄭衛之風之淫也林子曰在上倡之之謂風在下成之之謂俗若必采民間之淫辭而録之謂之國俗可也謂之國風不可也又曰

貴者不能免而賤者將置力焉賢者不能免
而不肖者將奔走焉此其所以為風也孔子
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故風行而草偃
者風也

林子曰詩之被於樂者聲也古之樂也其聲
淡今之樂也其聲淫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然聖人之所以放之者以其聲也豈徒其
詩之章句焉已哉卽其章句而被之樂焉而
靡靡之聲足以導慾而增悲者亦風也本曰

如以章句而已矣則鄭衛之詩約有三十什
而聖人顧乃以此三十什以槩二國之風之
淫也豈其然哉

君子求諸已

林子曰初學之要惟在自已心上做工夫盖
心譬木之本根也本根既已堅固枝葉自然
茂盛若徒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
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賢大學問亦惟近裏
着已都從心上做工夫爾

人能弘道

林子曰大道無名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
日月大道無形長養萬物道固若是其大也
而人之弘道也則亦能若是其大矣余最愛
論語一弘字弘也者弘之也以充滿斯道之
分量而弘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

孔子曰知及之之也者之也此也所謂孔顏
樂處而仁在其中矣其曰仁能守之者何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而心安乎仁者守之也

動之不以禮

或問動不以禮林子曰卽仁卽禮卽禮卽仁
而生生不息之仁自有天則者在焉不思而
得也不勉而中也豈其有待於安排而擬議
邪若或有待於安排而擬議焉則是動不本
於禮殆非本體之自然順以出之之要道也
故曰未善也或問何謂天則林子曰無所於
規也而自有至圓者存焉無所於矩也而自

有至方者在焉。此蓋天則之自然也。天則者，帝則也。而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動於禮而善也。矩亦則也。而孔子之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動於禮而善也。又不觀之帝堯乎。昔者史氏稽古帝堯曰欽明文思安安。書之開卷，只此欽之一字。欽卽敬，敬卽禮也。欽則自能明，欽則自能文，欽則自能思。又且安安而無所强者。動於禮而善也。故觀帝堯之安安也，文王之順則也，孔子之不踰矩也。則聖學之大成也，從可知矣

有教無類

余嘗謂性本不殊，道惟一致，而其設科以教人也，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固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空同，昌黎之留衣於大顛，何嘗以其我儒也。而於道釋則並棄之邪。伊尹農夫，太公屠叟，傅說築於傅巖，仲由薪於韞丘，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

時從林子遊者，有已達之士，有至微之徒。人或譏林子。林子曰：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道無所不容。彼貴者不自恃其身之貴而恃其有尊於貴者在焉。彼賤者不自知其身之賤而知其有尊於身者在焉。吾子以其身之貴爲貴乎，以其心之貴爲貴乎。以其身之賤爲賤乎，以其心之賤爲賤乎。且衛青人奴也，而爲大將軍；邵平列侯也，而爲種瓜人。身之貴賤有時而易如此。況心本無貴賤，安可以其貴而貴之，以其賤而賤之邪

古語曰：淘沙見金。余之淘沙者三，淘心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淘身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余嘗竊慕不追不拒之訓，歸斯受之矣。然卒叛而去之者有之，余亦不敢先意以逆之。此又以淘人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又曰：金

出之沙也。積沙而汰之。然後可以得金。三千之徒。猶之積沙也。一貫之唯。沙中之金也。苟道不自我而絕。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則孔子之願足矣。曰。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而孔子則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鼓𤸱悲之瑟乎。曰。苟有悔心之萌也。又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鳴冉求之鼓乎

易曰。方以類聚。故有類而無類者。聖人之廣大也。無類而有類者。聖人之精微也。[illegible]

友多聞

或曰。三益之友而多聞。不以為益乎。林子曰。益矣。而多聞之益。焉可誣也。但孔子之學。貴行而不貴聞也。尚矣。故曰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况其所聞。皆其心身之益。而可措之行者。故可聞不可行。君子有弗聞矣

行義達道

林子曰。行義達道。當合窮達而言之。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之大旨也。故堯舜達者。固當行其義於天下矣。而孔子窮者。獨不可行其義於萬世乎。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而春秋之作。能使天下萬世之亂臣賊子。惴惴焉而不敢肆其惡者。豈非其孔子之政有以正之邪。余故曰是亦為政

林子曰。詩書既刪。而詩書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禮樂既定。而禮樂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

或問何者謂之義。林子曰。義者宜也。有達之

所宜行者。有窮之所宜行者。故君子之達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天下者。固云達矣。而君子之窮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萬世者。是亦達也。夫達也者。達之也。達而行之之謂也。故行其義於天下者。是達其道於天下也行其義於萬世者。是達其道於萬世也。然有窮有達者其遇也。無窮無達者其心也。求之於古。則仲尼其人矣。余每以此語人。而未有不驚且駭者。而况能得見其人乎

余嘗謂齊景公千駟條是亦行義達道之微旨也豈不以景公富而有馬千駟伯夷叔齊窮而餓死首陽一則曰民無得而稱焉一則曰民到于今稱之而其所以行義以達其道者亦惟存乎人爾固不在於窮富死生間也斯指上條而言

學詩乎

過庭之訓只曰學詩而誦詩三百猶以爲多然則聖人之學豈其多識而務博邪

性相近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孟子則曰性善者何與林子曰孔子相近之旨而程子則曰兼氣質而言之者是也孔子又嘗繫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非孟子所謂性善哉孟子願學孔子者而其論性又焉有不同哉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故術不可不愼也其孔子之所謂習相遠者與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或問上智與下愚不移豈其無知無能也而孔子謂之下愚與林子曰此非孔子之所謂下愚者若以無知無能而以爲下愚焉則亦子之無知無能也是亦下愚不移與殊不知孔子之所謂下愚者非爲無知無能之下愚而安於下愚者道也乃爲有知有能之下愚而自謂上知者道也然則上知之下愚也豈

其不可得而移邪林子曰能移則便爲上知不能移則終於下愚夫亦存乎人爾

林子曰愚者之愚可得而移也而知者之愚則自以爲知不可得而移也不肖者之不肖可得而移也而賢者之不肖則自以爲賢不可得而移也

林子曰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者上知下愚一也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必爲之者上知之所以爲上知也知聖人

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之所以爲下愚也

林子曰纔知聖人之可爲纔覺聖人之可爲而爲之者上知也忽然而不知不覺而不爲之者便是下愚雖知聖人之可爲雖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也忽然而能知能覺而必爲之者便是上知

或者以下愚之人豈能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邪林子曰余所謂下愚者非與至愚之下愚者道也乃與上知之下愚者道也

又問上知之下愚林子曰汝獨不聞夏之桀商之紂乎天下萬世孰不以爲至愚也其所謂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者其愚邪其不愚邪謂非上知之下愚而何若至愚之下愚昏昧迷蒙亦惟寒而知衣饑而知食已爾然而知寒而衣知饑而食則亦有眞知眞覺者在焉不謂之天之青日之明而爲重雲之所障蔽邪至於風吹雲散天復而青日復而明

安知其不能爲聖人而得其性善之本體也故曰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

林子曰爲惡之人至於盜跖極矣而性善之孔子固在也

召子欲往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林子曰何以謂之和其光而明乃光之體也其曰復歸其明者和其光也若佛肸公山弗擾之在春秋斯其爲塵也大矣召子欲往非所謂同其塵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夏桀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主非不塵也而狄梁公則仕女主至於柳下惠之不恭雖曰君子不由也而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牛且耻飲其下流矣萬古清風是亦特潔其身已爾而斯人之徒謂之何

哉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者是矣而曰卽凡天下之物若一草一木之屬豈非所謂緒餘邪

禮樂

林子曰禮也者序也何物非禮樂也者和也何物非樂以此舉禮樂則禮樂之情得矣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

異流而竝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稽之庶彙豈必夔夷復生而禮樂可興矣

予欲無言

林子曰予按康節詩曰恍惚陰陽初變化絪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又曰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實仲尼無知之妙無言之境也非不欲言也不能言也然非有實探天根之處親詣

恍惚之域者其孰能知之

子貢曰予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不謂之欲因言以述道而道果可以言而述邪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謂之欲因聞以得道而道果可以聞而得邪余於是而知無行不與乃所以接顏曾者流也而不言之傳無聞而悟殆非子貢而下之所能得而知也夫顏曾尚矣而子貢之頴悟猶且不能得而知況後世乎

釋迦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釋迦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孔子所謂予欲無言也夫曰欲無言者而前此則有言矣故有言之教其教之以民可使由之道乎無言之教其教之以不可使知之道乎

林子曰天不言而所以立天之極則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者在是矣聖人不言而所以立身之極則四時之合序萬物之皆

備者在是矣

比干諫而死夷齊餓于首陽 並釋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徹生問曰豈非卽心卽佛之謂與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栁下惠爲士師三黜

林子曰三黜者何黜者辱也黜而辱之者三

也若旣退矣安得不去而况三乎時有聞林子黜辱訓義大以爲非遂造林子以與林子論辯林子未之荅而先問之曰兄官矣今何爲不仕荅曰吾旣以考績家居矣惡得而仕諸林子曰若栁下惠旣退之三矣而猶不去兄何其果也殆非栁下惠之聖之和矣於是乃以林子黜辱之訓義爲是林子乃復語之曰孔子之道進禮退義一何嚴也言弗行也則去之禮貌衰則去之甚而至於身可死也道不可枉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况枉道未必能生而直道未必能死者乎

無可無不可

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或者徒知所以不可而不知所以可卽曰能清是亦伯夷叔齊其人與若孔子則伯夷叔齊矣而未嘗以降志辱身而自以爲羞也徒知所以可而不知所以不可卽曰能和是亦栁下惠少連其人與若孔子則栁下惠少連矣而未嘗以不降志不

辱身而自以爲潔也

林子曰伯夷叔齊之器只貯得一箇清栁下惠少連之器只貯得一箇和若孔子清矣時而和也則和孔子和矣時而清也則清故曰君子不器

日知其所亡 忘音

林子曰亡有二義有死亡之亡謂其心之死也則生之有出亡之亡謂其心之放也則存之由是而等而上之生生而不息存存而匪

慚者賢人之學也復由此而等而上之不待生而自無不生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聖人之至也然其初學之功亦惟在於操之使不亡爾譬九仞之山始於平地之一簣者造聖之漸也

不得其門而入

林子曰夫子之墻數仞矣而不得其門而入者是亦聖門之所謂門外漢也雖有頓悟終落空無性與天道豈得而聞

允執其中

黃生州問執中林子曰思不出位者執中也

林子曰堯舜允執之中孔子中心之中也

或問允執之旨林子曰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與精而為一而會歸於黃中之中而允執之者此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而為萬古聖學之宗也若孔子一貫之一是亦精一之一也余於是而知堯之欽欽此也孔子之敬敬此也中庸之誠誠此也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詩之敬止禮之毋不敬無不在此也

古人有言曰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夫心神也不有精以養之不可也蓋人之始生也而神與精本不相離而堯舜精一以執中者直不過以復其不相離之本體爾故曰性之也豈非其成性之本體之本如是邪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

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即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即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象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

夫堯舜曰允執矣而所謂中者豈非其有定位之中與林子曰堯舜所謂允執厥中者非

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矣。若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則堯舜之允執也。而反爲中所束縛矣。烏得謂之中。明日又問曰。喜怒哀樂之中。與允執厥中之中同與。林子曰。不同。喜怒哀樂之中。無定位之中也。允執厥中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夫旣曰允執之中。無定位之中矣。而今復曰允執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吾竊惑焉。敢問。林子曰。堯舜神聖矣。其所相授受以爲學者。雖與人異。亦與人同

也。故始而中有定位。堯舜之始學與人同也。而所謂允執者。允執而允執之也。終而中無定位。堯舜之神聖與人異也。而所謂允執者。不允執而允執也

林子曰。譬果核之中者仁也。仁其無定位乎。旣而芽矣條矣華矣實矣。而莫非仁也。仁其有定位乎。或問莫非仁也之旨。林子曰。芽而條。條而華。姑且未論。而其實矣之中。一實一仁也。程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林子曰。譬之石焉。隨所在而擊之則火矣。是夫之未發也。豈其有定位邪

林子曰。中有定在者。在此中也。而曰中無定在者。乾坤合處乃眞中也。以其可得而允執也。故曰有定在。然豈特在此一身之內爲然也。是雖一身之外。而遍滿天地亦皆吾心之中也。又豈特在此天地之內爲然也。是雖天地之外。而遍滿虛空亦皆吾心之中也。易曰。

周流六虛。余亦曰。此心滿六虛

林子曰。允執厥中之言。至於今固在也。孰有能知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故曠百世而相感焉。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而其所以相感者又何物也。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而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若湯則聞而知之。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大抵見不以目。聞不以耳。而合堂異代之際。自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而相爲感通之機。殆非夫人之

所能察識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或問何謂命之眞去處也。林子曰。身命落處即是我之眞去處也。獨不觀之男女媾精一點子宮者乎。而所謂子宮者。是胎人之眞去處也。而胎聖。而胎仙。而胎佛。亦有所謂眞去處者在也。若也不知眞去處之所在。則不能知命。不能知命。又安能立命。不能立命。又安能盡命。故知命而立命者。君子也。立命而盡

命者。聖人也

堯峯顯暹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門人

鄭烊　周京

朱廷祿　李日果

何獻　王仁德

方潤　丘

仝命梓